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一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集部第一一〇册目次

## 集部・別集類

# 石龍菴詩草六卷

〔明〕徐學詩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三年重慶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龍菴詩草四卷附刻二卷》提要

諭祭文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惟爾宜遺三代氣寨兩間甲第蜚

[illegible]西背飭法辨冤獄於廿載活繫囚者

千人迨至遇變發奸忤權膺杖天高君

遠振如孤鳳之鳴山重葉輕矯若冥鴻

之翮放舟謝客刺逸屐高風借箸籌軍



徭仁言利溥暨下賜環之詔特晉銀臺

詎濱易簀之期曷司袞職雖崇階之已

贈奈加遜之尚稽特勅芳酹於故邱用

追忠魂於往禩如存盼蠁式克靈承

勅命

崇禎七年歲在甲戌十月　日

之寶

重刻石龍菴詩序

士有得天地正性忠直剛方為國指斥權奸言人所不敢言蹈九死而不悔雖志抑未伸其氣節自足不朽豈必以能文名哉拜闕一疏廷辯數語此即文之



磊落軒天地者較雕蟲小技求工字句聲韵間孰短孰長孰得孰失余亦於上虞徐氏重刻先賢銀臺公石龍菴詩不覺三嘆也明世廟時奸邪嚴嵩父子柄國先後直諫諸臣得禍最烈者

曰楊曰沈廷杖牽不死削籍家居十有八年遺詔復官晉秩卒於中途而學行最純者曰徐明史具載凡讀書者莫不知公為一代偉人明尚氣節頗侶東漢嘉靖當正德後部曹爭以詩才



勝館閣李王諸子名聲籍甚公在林下篤於孝弟沉靜淵默既不以氣節自矜間有詠歌亦無絲毫怨怒意摹倣變雅離騷不讀畢公原序及何公名山藏不知公涵養性情之功實出諸公

上也至聖稱志士仁人論者謂慷慨捐生與從容就義稍有不同如公殆志士進於仁人者耶方其應詔上書家人皆不知固自分必死以冀君之一悟乃得出獄為民父母相賀素位而行



思不出其位在國為忠直剴方之臣如疾雷發聲能使妖魅喪魄在家即為恭謹溫良之子養志承歡又如春風冬日可親可愛王龍谿最重公德行招以講學則堅辭不從公蓋深知講學

漸成黨禍其害必流於國家不可不預防也公節氣言所當言名心早絕即講學義事猶毅然不為況與小技較量長短得失於字句聲韻間乎詩不存稿隨興所之其孫采輯成集經百數



十年後人能再付開雕皆非公當日所料及也然以後學欽公氣節慕公學養則是刻也亦足以見公性情之正深於詩而不失之愚云

旹

乾隆戊寅十月望日天台後學
齊召南書

齊召南印 博學鴻詞



明史列傳

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
部主事歷郎中二十九年俺荅薄京師旣退詔廷
臣陳制敵之策諸臣多掇細事以應學詩憤然曰
大奸柄國亂之本也亂本不除能攘外患哉卽上
疏言大學士嵩輔政十載奸貪異甚內結權貴外
比羣小文武遷除率邀厚賄致此輩掊克軍民釀
成寇患國事至此猶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以謾
清問近因成都有警嵩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



樓船十餘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又納降職總兵
官李鳳鳴二千金使鎮薊州受老廢總兵官郭琮
三千金使督漕運諸如此比難可悉數舉朝莫不
嘆憤而無有一人敢牴牾者誠以內外盤結上下
比周積久勢成而其子世蕃又兇狡成性擅執父
權凡諸司奏請必先白其父子然後敢聞于陛下
陛下亦安得而盡悉之乎蓋嵩權力足以假手下
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文詞
便給足以掩罪飾非而精悍警敏揣摩巧中足以

趨利避害彌縫缺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又足以
結人歡心箝人口舌故前後論嵩者嵩雖不能顯
禍之于正言之時莫不假事托人陰中之于遷除
考察之際如前給事中王曄陳瓚御史謝瑜童漢
臣輩于時亦蒙寬宥而今安在哉陛下誠罷嵩父
子别簡忠良代之外患自無不寧矣帝覽奏頗感
動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學詩特為所私
脩隙耳帝于是發怒下之詔獄嵩不自安求去帝
優詔慰諭嵩疏謝併為世蕃乞回籍帝亦不許學



詩竟削籍先劾嵩者葉經謝瑜陳紹與學詩皆同
里時稱上虞四諫隆慶初起學詩南京通政參議
未之官卒贈大理少卿初學詩族兄應豐以善書
擢中書舍人供事無逸殿悉嵩所為嵩疑學詩疏
出應豐指會考察屬吏部斥之應豐詣迎和門辭
特旨留用嵩患益甚居數年以誤寫科書譖于帝
竟杖殺之葉經字叔明嘉靖十一年進士除常州
推官擢御史嵩為禮部交城王府輔國將軍表柙
謀襲郡王爵泰府永壽王世子惟燎與嫡孫懷墡
爭襲皆重賄嵩嵩許之二十年八月經指其事劾
嵩嵩懼甚力彌縫且疏辯帝乃付襲爵事于廷議
而置嵩不問嵩由是憾經又二年經按山東監鄉
試試錄上嵩指發策語為誹謗激帝怒廷杖經八
十斤為民創重卒提調布政使陳儒及參政張臬
副史談愷潘恩皆謫邊方典史由嵩報復也穆宗
即位贈經光祿少卿任一子官陳紹終韶州知府

石龍庵詩草原序

徃

嘉靖時分宜父子用事以片語榮辱生殺士大夫士大夫建言有纖芥及嚴氏父子則天子立與杖論死謫戍謫為民無倖脫者刑部尚書郎上虞徐公首攻嚴氏語最悉天子意不能無動會方士陶仲文為嚴居間遂逮公於理然猶暫停其子世蕃官公謫在野凡十有八年穆宗即位亟名公為納言踰月卒公卒後若干年而公孫爾一登於賢書始錄公之詩稿屬池陽畢鏘序公詩無稿今所錄者皆孝廉爾一搜訪於親戚故人與其諸父伯叔諸父伯叔又或於記憶多誤謬篇或不全止二百餘首畢鏘敘曰此吾故人龍川徐公詩也平澹而閒雅温柔而忠厚寄興在林皐草木而忠君愛國之意未嘗忘此固吾故人龍川徐公詩也方嘉靖之會多知名士哉直言則楊兵部繼盛趙御



史錦沈經歷鍊給事東而文章則宗吏部臣吳給事國倫王刑部世貞與其同舍李攀龍徐中行號稱五子此五子自為標目名重天下即沈公猶倖倖喜以其直自見而公悃愊羸弱如不勝衣於二者之間皆不屑也乃直言之疏則公最先上自分死矣從容定身後計家人不知也明日就逮晚會賓客笑談引滿恬若平時賓客不知也既杖而罷官亦罷其父安寧公官父子東猶溪山閒獨時吟咏隨手棄去意不欲以著作令後人知也今取其詩篇讀之才情豈必減當日五子哉特不為五子色澤耳同時直節最著者無如楊兵部然未嘗不手錄年譜以付其子使示後世前古節義最著者無如靈均乃離騷山鬼諸篇亦何其牢落不平若是公詩既一出於忠愛而畧無幾微感憤之意併不欲以其詩示後人然則今日而欲以文章節義知公者非公意矣雖然在後世烏可以不識公之文章節義天生孝廉使為公後固欲使公有知于後

世也老臣鍇昔逮事
世宗皇帝親見楊公以直言死濱死不回見徐公
直言不死亦濱死不回生不以自異每縉紳先
生枉顧而問
先朝遺事及當日廷臣誰最賢者則輒爲拱手舉
徐楊以對
旨
萬歷丁未年夏仲戶部尚書池陽年弟松坡畢鍇
謹序



# 石龍庵詩原序

旨考

世廟時言事者則嘖嘖以言徐先生云先生行畧
具在鏡山居士所爲傳中厥后寔多賢者孝廉君
其孫也君來謁分弟子時手一編示人曰此不肖
王父狀國史家乘班班然可睹已又蒐遺箚得先生
詩如干首謀諸剞劂以志不朽而屬分水令龔承
先爲之序夫古來悲憤之士每托歌什以鳴其不
平如楚屈子則冣著者當時上官大夫講蘭袖等
爲奸蠱君於耳目之側而靈均不得行其說走吟
江臯繼之以死斯可謂奇於不遇者已至今讀離
騷九章諸辭藹猶有濤飛雲白山凋木落之象焉
而說詩者類取其忠而傷其怨夫騷上無知已下
無同調四顧煢然卽欲不怨而不可得也乃今觀
先生詩渢渢大篇殆忠而不怨者歟夫絲綸之地
父鬼子蜮不滅於上官氏托窟妖狐授機厖犬播
弄二百年來搢紳未有之難不減於子蘭鄭袖輩
而獨忼慨出一疏以磨虎牙痛哭流涕長太息而

言之幾與楊沈同禍此夫衷所鬱結亦不減於江皐憔悴吁帝呼荃也而先生何以不怨蓋當疏上之日

天子已心識先生忠故爲拔去眼前丁以快其志而繼是言者愈出愈奇爲朝陽鳳不爲仗下馬若浩氣丹心之詠卽斫頭陷胷無所憾此固屈子所不能得之懷王與景略諸人者而先生獨能邀知已於不可測之聖明結同調於不畏禍之羣喆則又何以怨也故其爲詩情深而不刻氣宕而不佻



溫厚和平而不使人味之易盡晚年更鎔圭偶發道妙于音律而春風所噓當者心醉豈若是意氣自矜鑠文罔以爲奇者哉愚于是悲屈子之踔厲于才而猶未躋夫道岸也夫不遇而怨卽賢者不免先生而不遇也怨乎曰不怨何以知之曰先生嘗道之矣自喜一節者不足以進全德之地未免鄉人者不可語于賢聖之徒大哉斯言人品心術舉由此造固其學力所詣亦天性然歟然則此嘯吟之餘亦止性情鼓吹未足以盡先生又何必强寘楚騷之旁而定其怨不怨否也愚愧不文無以闡揚先生萬分一辱與孝廉君同官五雲之間且附有年誼世講莫逆故不可辭因爲誦其詩論其世其人而僭贅一言云爾

年家晚學古淝龔承先頓首拜撰并書

陳太宰手東

走砻病柴立闕然久不

候昨闢

駕從有意乎辱臨之也徑燕身𤋱不敢以當

重客是用布辭且不佞蚤闢教於

先翁矣夫旣以交臂失所侍而

金石之遺

足下又不鄙而命爲役是不佞所上効諸

先翁下藉以托不朽者併在此舉何敢自棄焉

惟是哀憒迷忘業屛筆研不復理如其以無

當而浣

大業安事此爲竊願

足下之改而他屬也仵來以

札慇焉申命副之

腆貺竦汗何能當無已敬領

先翁遺稿將奉以卒業倘邀

福延視息或幸窺一斑當効片言第亦知此

生何如得終役否區區之衷謹布諸左右惟



足下委照

諸貺藉手鑒

上臨楮馳誠

十月廿二日有年叉頓首

有餘

黃山人手柬

承

命闕

尊王父集不穀以坐疾稽之至北月而始卒業

尊王父作大抵渾淳不漓天眞朗然自是白地

明光不穀辱以

謬昵味同骨肉稍綴以越贋

足下與

尊公細覽之知足爲宮錦累也日者闕



吾丈灼艾頭相請北上何日病夫昔未盡傾倒

冀以後期爲懽旬日時切懷思力疾八行不

悉言

眷弟之璧頓首

左長

考訂諸公姓籍

陳有年 心穀餘姚吏部尚書　車任遠 遠之同邑山人

陳治安 爾道會稽巳酉　葛曉 公旦同邑山人

黃之璧 白仲同邑山人　孫日章 蘊父仁和國子生

劉以聚 會嘉分水庠生

諸公各有訂正至于句字之殘缺者多由黃

山人訂補圈以表之不欲混實也

校正同門子侄

任

鄭 壬午見任保寧府同知　良棟 辛丑見任四川按察司廉司

如翰 辛丑見任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



任孫

震 丁卯見任大理寺評事　宗孺 丙辰見任工部營膳司員外

景麟 巳未見任太常寺少卿　人龍 丙辰見任工部尚書加一品服俸

觀復 庚辰見任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

景行 壬子見任山東德平知縣

曾任孫

宏泰 巳酉見任南直巢縣教諭

參閱

劉康世 稱爲分水庠生　章士正 伯厥分水庠生

章華國 發甫分水庠生　從正實 泰卿分水庠生

重校族孫

自修 庠生　夢旦 庠生

一飛 庠生　自傚 庠生

倬 庠生　維焰 庠生

英雄 庠生　殿最 增生

登雲 貢生　嶽降 庠生



殿邦 貢生　尊德 庠生

繩武 庠生　修德 稟生

繩木　士龍 庠生

華國 庠生　繩模 庠生

軾 癸卯候選教諭　騰璧 庠生

水若 庠生　袞衣 庠生

轂 增生　受采 庠生

賀 庠生　思東 庠生

英 貢生　月士 庠生

錫祉 庠生　錫山 庠生

鳳來 庠生　典周 庠生

之騂 丁卯　錫川 丙子

芳 癸酉　鳳翥 庠生

士奇 庠生　之駿

之騤 庠生　印申 庠生

肇湘 庠生　錫齡

天善 庠生　純 庠生

有光 庠生　烺 庠生



宇和 庠生　宇參 庠生

東 庠生　煌 庠生

立綱 庠生　學宗 庠生

元益 庠生

重編裔孫

益瓚 九十老人　琳 福清巡檢

顯職　顯夏

光訓　光虔 庠生

光地 庠生　光被

德基　光華　庠生
樹檜　承鼎
樞　桂昌
敏橋　敏栻



# 石龍庵詩草併附刻目錄

詩草卷之一

治平寺覩袁比部履善仲春題碧桃之作時已北上悵然有懷因次其韻
登發寧陽望嶽
登扶京樓
薊北秋懷十首
乙巳上陵同諸僚長登望湖亭
丙午元旦雪霽登朝和燕韻二首
題紅梅次韻
挽用光陳太守三首
送潘明府之武陵兼呈賈侍御
元日登朝
秋夕李于鱗王元美諸君登城南樓翫月病未能從用韻
送丁衆軍之曲靖兼呈潘明府
西省諸僚長登毘盧閣以茱萸賜朝士韻得一枝來分韻得來字

詩草卷之四

携酒過瑞蕉池同顧南宫劉望陽餞龍川先
生賦得塵字
又
顧聖之
同前題賦得齊字
箕　仙
贈龍川先生起任銀臺
又
董　份

送徐龍川出錄江淮
王崇古
省寮古虞徐子會稽陶子永康徐子奉　命
錄四兩畿鑑川王子偕諸君祖於惠河之
水亭酒行歌闋悵然爲賦用續驪音
朱朋求
贈龍川先生起任南臺
陶欽臯
送徐龍川先生出錄便省

任惟賢
丙午沽頭寄龍川叔
王國禎
送鹿川徐君榮歸兼呈龍川
顧
寄謝徐龍川
豐道生
癸亥二月六日步至靈隱午倍徐龍川王龍
谿趙麟陽顧南宫李珠山孤山觀梅

犨其贈龍川子
楊繼盛
送徐龍川審錄江南
附刻卷之六
通政徐公傳
徐龍川先生小傳
先祖龍川公行畧
述先小錄引
增補　請優卹易名疏

目錄終

# 石龍庵詩草卷之一

古虞徐學詩以言著

治平寺覩袁比部履善仲春題碧桃之作時巳北上悵然有懷因次其韻

石橋隱隱接湖堤水抱峯廻寺更西芳草携樽春巳去短蒲迎棹綠初齊啼鶯何處關離思看竹無端續舊題闘道扁舟數來往桃花津路未應迷

蚤發寧陽望嶽

東望初生泰觀開日高遙見始皇臺千年碑在應無字五樹松存豈舊栽巖巘遂令空宇宙蒼茫何處覓蓬萊平生無限瞻依思此日巖巖意轉哀



登扶京樓

層軒高棟榜扶京新築沙河百雉城萬歲由來居北極九重端合向離明紅生海日鯨波靜翠擁關雲鳥道縈指點自疑霄漢上遭逢何幸泰階平

薊北秋懷十首　五言律

出郭迥添愁風烟古薊丘遠峯孤落照大野曠清秋鼓角殷城闕旌旗拔戍樓生來弧矢志溫飽未甘休

其二

莽莽塞雲北漫漫潮海東千山疑朔氣萬里颯秋風躍馬誰家子杖藜何處翁浮名兼浪跡佇立嘆飛蓬

其三

携落層臺上蒼凉四望孤暮雲低斷壘秋色淡平蕪向夕羊牛下迎風鸛雀呼歲華看又晚壯志惜長途



其四

燕京昔定鼎　文祖自提戈北極居恒在中原望匪他大行天設險滄海日無波萬里擒胡羯　皇靈永不磨

其五

勝國山河在荒原雉堞存寒鴉猶作陣凍蟻若爲屯天府開　金闕　皇圖亘玉門黍苗何匪茹薄伐覓宵奔

其六

關塞極西北秋陰鬱未開紛披木葉下蕭瑟野風來射石空飛將懸金有昔臺斯人不可作懷古重悠哉

其七

極目莽蕭條凄然魂欲銷遠天歸鳥没孤戍夕烽遙課歛秋方急村墟業半凋腐儒仍抱病何以答清朝

其八

中旦獨無寐清笳懸曉闉北門誰鎖鑰西塞更風



塵旅食驚寒節儒冠愧此身與言覽晨鏡投筆是何人

其九

秋寮歲將晏天寒日以曛繁蟬凄重露孤鴈失層雲物色俱衰變羇懷方紛亂關山今夜笛凄斷不堪聞

其十

嚴霜下野草日暮轉蕭森坐惜羣芳晚悲其遊子吟浮雲千里色明月故園心鴻鴈天南在何時寄

北音

乙巳上陵同諸僚長登望湖亭

望湖亭上望湖中木脫天高一鑑空北極星辰宵爍爍西山雲氣曉濛濛　五陵遙薦雲行露匹馬晨嘶迥朔風共訝鄉心思泛菊漫攜樽酒慰飄蓬

丙午元旦雪霽蚤朝和蘊韻二首

禁城凝素（詩多殘缺同邑黃之璧白仲爲訂補之圈以志實後同）耀朝鵷紫陌連暉照乘車曙色　天顏春並霽日華雲樹曉爭花宮中卜吉方祈穀海上占豐共慰家何幸含



香霓舞踏幾回搢笏欲忘乂

其二

霽華達曙賜纖毫綵仗　皇輿夙戒嚴三白有祥先賀麥八荒無禁盡開鹽揚塵積絮翻朝袂望闕飛花落帽簷宴罷正思歌郢曲朝回共凝和蘊尖

題紅梅次韻

丹葩琦質本非倫何事紛紛笑北人玄圃另分姑射種西岡獨借洛陽春餐霞欲蛻凌雲骨索笑驚

舒點絳唇圓吏不妨頻折贈仙胎元擬億千身

挽用光陳太守三首 五言排律

金章悲冥漠玉樹想丰神素秉羔羊節曾埋驄馬輪一麾五嶺郡三載萬家春旱魃方爲虐風雷遽作屯顪天寧計日矢志竟忘身送送泉臺路憑誰話苦辛

其二

萍梧韶郡守哀挽曲江濱淚逐隨車雨魂招度嶺雲銘旌歸故里俎豆想遺勛疇昔誰知已生平我



識君循良應入傳太史足徵文何日生芻奠重過宿草墳

其三

小弟遙扶櫬諸孤遐在綳艱危踰嶺日淒斷聰猿聲宦數終强仕清時失老成雲霓南海望月旦古虞評共已推先達端無塊此生百年俱待盡夫子獨含情

送潘明府之武陵兼呈貫侍御

天末凉風已變秋送君千里倍離愁仙鳧青漢雙南去旅鴈汀洲各自求賈使正持湘楚節潘郎今泛武陵舟相逢一笑蘭皐上翹望長安憶舊遊

元日蚤朝

雞唱銅街星彩稀嵩呼齊祝奉天扉禁城色動千門曉閶闔春開萬國暉金闕卿雲圍寶蓋玉階仙仗迓朝晞含香忝綴鵷鸞末朝罷從容畫省歸

秋夕李于鱗王元美諸君登城南樓翫月病未能從用韻

天末凉風欲變秋賞心朋輩憶良遊仲宣詞賦空



千古元禮襟期隘九州塵世幾人還下榻 帝城何處自登樓白雲亦好看明月秉興能過一唱酬

送丁參軍之曲靖衛兼寄潘明府

滇池燕塞路茫然忽憶參軍蚤着鞭萬里鄉心殊去住中天月色幾虧圓洞庭葉下舟南渡江漢春生鴈北旋若向武陵逢茂宰封書應爲故人傳

西省諸僚長登毘盧閣以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分韻得來字

梵閣鳴鍾拂署開行郎結駟蚤朝回燕關極目三

邊靜塞鴈橫秋萬里來俊士謾憐王粲賦淸時不羨郭隗才遙瞻萬壽（時上在萬壽宮）　重陽讌正獻金莖玉露桮

送豐城杜子民曹長謫滇南二首（五言古）

驚飇激浮雲朝日曛未光良友夙言駕薄送燕山陽問之適何適云在天一方攬袪欲從之道路阻且長極目雲中翮翩翩兩迴翔如何同心懽一別徒相望情相望所均而我更悲之顧瞻滇南道遐哉萬里餘麥齃足妖奸羅施多魍魎我開雙龍劍豐水有故池神物爲人試合并固需時請君看牛斗夜夜光何其

其二（七言律）

聲名十載漢庭郎此日滇南尉亦香荒徼忽憐人獨去遐陬何可更無良刑書草罷甘霖夜劍氣光寒瘴癘鄉莫道孤臣身萬里賜環終自奉明光

孫庠生景龍從龍編



# 石龍庵詩草卷之二

古虞徐學詩以言著

白雲樓夜集適謝山人至分韻得開字呈諸曹長

白雲淸夜集明月綺窗開喧景坐方寂故人期正來含香司寇署作賦建安才勝會良難數誰能辭百迴

白雲樓漫典三首

伏枕經旬省署幽興來聊復此登樓雨餘忽動三秋色病起初開萬里眸絕塞風烟勞悵望滿城借掩留自傷蓬鬢垂垂短慚愧當年馬少游

其二

獨倚危欄望薊丘商飇颯颯振長楸浮雲城闕空時序落日關山起暮愁王粲荊南懷故土季鷹江上憶扁舟長安高閣多統綺搖落能同此意不

其三

殘暑纔看暮雨收碧空河漢漸西流九衢夜色澄新霽雙闕鍾聲度蚤秋玉笛暗隨商氣變金莖高

傍月華浮坐聽邊厲衡雲過散騎潘郎易白頭

同歐希甫諸君登武宣城樓　庚戌年作

御陌塵飛戍角哀壯懷愁思宄難裁經旬烽火嗟無及直北風烟慘未開淒斷不堪聽玉笛蒼茫何處問金臺相看此日登高侶誰是當年定遠才

庚戌歸田過萬松嶺

十年不踏吳山路此日重經歲欲殘過嶺萬松参莫碧披風雙鶴落聲寒蚕春物色行多與故國朋交好共權今夜扁舟江上宿一蓑清夢在漁竿



戊午中秋

佳期齊色每難開坐見清輝海上來芋栗但隨村舍有壺觴莫問漏聲催共憐後夜光逾迴自覺因時首重回清肅劉琨今不見鯨波長泛使人哀

嶺北閒居二首寄孝廉陳用章

年來習靜轉成迂自笑支離一腐儒白首豈能違我性青山真已遂初圖石潭夏吸寒於鑑溪碓冬舂潔比珠即此簞瓢過陋巷便應耕鑿老潛夫

其二

十年奔走　帝京塵萬里生還　聖主仁多病實甘清世隱閒居真得故園春板輿花下長攜酒茆屋山中自卜鄰蚕晚溪頭新雨過短蓑輕笠獨垂綸

春日題方山屋壁

花滿林間山滿川山家風景暮春天十年躍馬長安道此日歸來始慨然

其二

倦倚空牀心自寘柴門無事晝還扃塵中車馬渾如夢誰識山房睡獨醒



答友人

長羨清溪與碧山那堪此日更生還一丘已卜計將老十畝之間心自閒駒隙歲年今莫問雀羅門徑只常關五湖烟景君家在漫說奇蹤不可攀

九月家宴拱北堂

西省幾年懷節序北堂此日侍庭闈黃花正對娛親酒綵服今非遊子衣隨意嶺雲從片片多情簷日更暉暉一樽欲盡歡無已百歲相看願不違

析爨

編籍歸來十七春力耕織嗇敢羞貧蹉跎婚嫁隨緣了補葺茅茨歷歲頻俗債幸今無累我乾坤從此作閒人呼兒呼婦無豐養簞食栝羹足老身

十月八日籬下獨酌

樽酒山堂歌獨酌東籬秋色甑逾嘉繁華不競重陽節冷澹猶開十月花幾樹傲霜還特特一枝槩露故斜斜郎傷遲暮寧無賴始信吾生自有涯



十月十二日家君邀客賞菊侍席二首

霡霂窮秋罷復飛初冬寒旭始熹微賞心尚愛花枝好對景何妨月令非金盞黃流香共滿玉翎白髮坐交輝稱觴戲綵真吾事淸世寧慚蚤拂衣

其二

春暮移栽今幾時若爲佳節泛花卮漫憐荒徑八情淡自識深山物候遲叢竹尚堪籬落伴蚤梅應結歲寒期忘形一笑真同瘦對景相看可廢詩

郡倅雷公新晦翁像於奎文閣祀畢讌坐時憂海寇

雲影天光一鑑開紫陽祠閣水東臺當年土木儻遺像此日丹靑拂舊埃俎豆未聞軍旅事笑譚今見折衝才看君更慨滄洲趣日暮憑欄興不回

壽仲山兄五旬

英年意氣郎相期忽漫蹉跎向暮時未論買臣今始貴丞知高適久能詩夜牀風雨多幽興春草池塘幾夢思此日蓼莪聞有賦稱觴先慰北堂慈

漫興

小園閒尋得勝遊登臺非復濟川流漫言丹鳳歸



千載自撫靑松成一丘何處城中皆翠壑誰家門外郎滄洲浮雲過眼須臾事不向樽前賦四愁

留客見郄詩以嘲之

停雲懷故友幸爾過柴門芋栗園中菓魚蝦江上郇聊供四草具共對一淸樽縱乏留君住東籬菊尚存

送郡守宛溪梅公擢兵憲於■賦贈

東風吹碧草送客越江滸千里平蕪思孤舟榜枻吟雲泥終異路去住豈殊心何處遙相憶春山黃

鳥音

七夕

空山初見火星流又說今朝會女牛渺渺鵲橋何處度盈盈河水故年伏藏身自分名愚谷乞巧何心問柳州向夕凉風㘭高樹獨看新月倚西樓

宿杖錫禪堂

山僧邂逅不知名坐久禪堂亦暫迎落日浮雲看屢變上方初月喜生明幽棲自我須巖壑大隱從渠托市城相對無言亦無念夢魂入夜有餘淸



遊杖錫石橋和陽明先生韻

遊與年來不憚高芒鞋踏樹復攀條危梁駕壑泉如瀑古木號風秋未凋到處姓名惟爾汝隨身行李只簞瓢此行小試登山脚欲向浮羅訪鐵橋

小樓夜坐次羅念庵先生十首 逸其六

年來呼馬或譍牛懶散無心復夢周空谷閑關疑伏枕良宵隱几好居樓意因虛室時生白入翫榮名漸覺浮世路輪蹄誰暫息信如陶令感行休

其二

世途儘好讓人先率性何嘗有累牽長倚小牀安處坐不妨高枕倦來眠心期自得終須得物欲求全苦未全無限英雄忙裏老這般消息幾能傳

其三

習障驅除力甚艱古來忘寢又忘飡洪爐鍜鍊那容雪珠子圓成自走盤漫說牿亡猶具足須知後獲本先難等閒舜跖分頭面誰謂將心與汝安

其四

仰鑽瞻忽昔賢曾欲罷應知又不能頓覺喟然才



已竭飫知卓爾見初凝樓居莫訝仙爲侶面壁休疑我亦僧想見心齋眞氣象怡然陋巷復誰稱

送張汝玉年兄錄四江北

恩流祝網出燕臺萬里霜天曙色開淮海星纏贈使節江山文藻憶仙才白蘋洲畔行馮軾鴻鴈樓前數舉梧更羨南歸及春蚤彩衣花下試新裁

秋懷二首寄皇甫子約年兄

搖落悲秋霜露客淒凉去國芰荷裳思君此際腸能斷況屬燕山南鴈翔

其二

冉冉京華歲屢周西堂蟋蟀又吟秋重陽風雨三年夢故國雲山萬里愁海內弟兄堪墮淚天涯時序獨登樓自憐虛識山陰路未得相從魏子猷

掃石

清晨掃石坐臨流賦新詩卽此玩物華悟彼天地機進乘夔龍位退與回參期白雲在齊天舒卷自有時

送唐汝賢考績



齒舫輕橈耶水濱此行何地再逢君探書禹穴懷司馬載酒蘭亭憶右軍報 主心懸霄漢日趨庭夢遶武岡雲自憐多病逢相憶黃鳥嚶嚶爾獨聞

小樓晚坐 癸丑年作

佳節初晴堪極目小樓晚坐當登臺平沙十里秋容淨落日孤村返照來白鴈天邊看獨遠黃花籬下向誰開蕭蕭短鬢迎風散又覺清霜一度催

咏石筍

五丁閒混沌雙筍削芙蓉峭節凌霄漢孤根倚澗淶光搖滄海日影臥碧潭龍忽聽濤聲起風來絕頂松

癸丑冬春之交大雪和蘇韻四首

極目郊原不辨鴉停炊門外望柴車流澌凋道寒仍合破臘梅梢凍欲花乘興未能將遠棹遣懷聊復過鄰家無端盡醉歸來晚獨掩荆扉手自叉

其二

無住不安庭樹鴉漫空誰認百牛車塵寰此景真無垢結習從渠自着花但得靜觀無俗念應知僧



舍卽吾家稿心苦行何爲者冷坐蒲團足疊叉

其三

經旬積素尚飛織向夕號風未解嚴遶屋饑烏思得食服箱老驥噴如鹽庇寒徒憶千間廈獻曝將依何處簷佇想高樓回晚照卽看懸霤盡垂尖

其四

初霽風來陣陣纖餘寒猶傍積威嚴山家有幾通烟火村市無多競米鹽預想尋梅應著屐幾回索笑欲巡簷閒中得句聊隨筆漫與何心擬鬬尖

冬底大雪漫山太平歸然特異開歲朗霽洽旬輝映因憶丹崖霽雪迺余鄉八景之一也追索諸題賦之逸其三

雙峯挺秀

雙薦高峰秀且圓北來剛對草堂前同登奕世推茲勝特立雲霄媿後賢設說山靈真可據偶逢地主遂爲傳誅誅學子方加簣萬仞工夫須勉旃

九溪滙潦

碧澗粼粼九道趨東西迴折抱村隅紛然異派終歸壑正爾同流豈合污泉飲固知人共足谷居敢以我名愚如何涇渭揚清濁不似山中混混初



檀燕仙踪

千古旟檀護有名羣仙讌集亦難評牧兒猶識初平石樵採疑聞簫管聲巔有方石十二列成行次清風明月山下時聞絲竹之聲相傳爲神仙讌集之所見縣誌幸巳全身歸舊隱敢云脫屣羨偷生時來阡陌頻瞻眺松栢蕭蕭獨儈倩高王父塋于山上

石筍春霞

雲根峭拔倚巒巘絕頂芳菲簇錦葩異卉似承仙掌露高標疑見赤城霞不爲春風開爛熳祇云空谷競浮誇遊人莫話前朝事萬載　皇明樂未涯

龍頭玩月

碧溪清夜浩無邊水滿澄潭月滿天照影但誇遺石在潛身寧識抱珠眠昭回雲漢思霑澤想像風雷見在田莫謂臨淵勞悵望且須攜酒美潺湲

臥病有懷二首

閉門十日苦崇朝節值黃梅雨更瀟伏枕祇憐同病客囊琴猶憶舊知音空林寂寂雲門道野艇悠悠曲水涔安得共攜僉策往冷然是處卽披襟



其二

綠槐初遍小庭陰靜臥懷君思不禁城市儘消多病日兵戈應見息機心藏身已分名愚谷頓性由來羨竹林寄語東鄰十三丈山亭菊臘幸留斟

上虞直南四十里釣臺山有雙石筍臨倚山嶠參差並峙高各數百尺縣誌云若見而立者其巔有異花開時爛若霞錦宋高孝二宗

殂落連歲不花會稽賦中所謂花含戚者此也予生則未及見花而巔有古松梃然獨秀嚴冬大雪殊爲可玩緬惟陽明先生偕徐曰仁氏同遊賦詩於此實爲正德壬申之秋距今五十六年矣山深道阻寥寥絕響而予與武進金聞野同邑陳疊山偶會山中復尋茲遊徘徊瞻眺悵然懷人者久之已迺訪獲遺詩於野老雜抄簿中字且訛落稍爲訂正因次原韻附見仰止之私云時隆慶改元四月



十二日也

幾向山中玩此峯蒼松絕頂冣宜冬昂霄宜若見而立抱節豈爲陳所封竹實未舒應待鳳春花落盡任遊蜂祇看清影鄰鄰在猶詫嚴潭有臥龍 王韻

其二

勝景良朋會偶然清遊何藉杖頭錢真成倚玉瞻變表更憶題詩仰二賢峭節未經媧氏煉盤根不受祖龍鞭遐哉卓立超塵土任爾滄桑幾變遷 徐韻

題嚴子陵釣臺

三聘故人來草澤一宵清夢共衾裯忘形不覺天文動占象虛疑太史籌豈是客星侵御座祇緣龍袞迫羊裘白頭諫議成何事自合絲綸付釣鈎

遊石梁

誰自洪濛駕此矼斷崖蒼壁鎖重重空厖彼岸疑蹲虎偃跨中流似臥龍履險謾尋羅漢跡濟川遙憶傳巖功空中總是天台路惆悵仙源未可窮

贈趙元朴應召北上

念年心跡共滄洲　明詔何期並見收愧我空言



叨簡擢知君入告有嘉謀時當共濟存無競道以和行貴不流此日迎薰俱北向一朝分袂忽驚秋

贈總督劉大司馬羽泉

瑣垣京兆久嚴廊推轂臨江重海防先事經營存保障相幾勦捕恥張皇四郊虎旅紛無擾三載鯨波鎮不揚更乞瓊輸陳　黼陛桑田處處咏甘棠

錢塘觀潮

天空木脫快清秋與客觀潮共倚樓雪擁浪花山郤徙風排江樹海西流千門駭望何容瞬萬舶奔

迎各掉頭消息等閒何處問斜陽把酒對浮鷗

無題

幾人空谷羡逃虛九曲清溪舊縣墟海內弟兄誰得似山中尋從日相娛春風洲渚閒垂釣秋月山亭共挈壺自是仙家留故宅葛翁丹井未全誣

輓萬都督鹿園次唐荊川韻

嘗聞太史將投筆更爲將軍一賦詩掛劍幾時逢季子匣琴何處覓鍾期總戎久繫江南望遺壘空傳天下奇此日攙槍猶未掃悲君奚以得生爲



擬古三首送侄師聖僉憲西川便省東越庚戌

五月望日作

行行重行行送子燕之圻凱風自南來吹彼楊柳枝如何連理親折此贈遠離晤言未終竟征馬忽以嘶丈夫志四海胡但傷臨岐顧茲相須殷執手重踟躕達士策奇勛努力在明時行矣勿復道皓首願相期

其二

行行重行行送子憶故里故里郱何許瞻望片雲起誰無南枝懷況切北堂倚老父前月歸緘情獨寄此今爾復言邁看雲還陟屺遊戀趨庭展想像何能已長風振高翮洪流馳巨鯉攬轡登前途萬里從茲始

其三

行行重行行送子適西蜀高會集英傑清商激妙曲相顧獨黯然戚戚誰爲慼傷此遠別離而更在異域劍閣摩層雲峽濤振窮谷信茲行路難壯遊恥跼促況當強盛年高軒抗長轂勗哉愼馳驅昔賢有芳躅



四皓圍棋圖

商洛相看已白頭紫芝歌罷復何求百年坐隱藏高着四海旁觀較罕儔應笑重瞳空覇楚似爭一子爲安劉應知拂袖歸山後當日殘棋悵未收

咏白燕

玄烏司分至仲春差池玉羽詫奇新莫嫌此輩非同類稍得相依亦故人久謝烏衣仍戀主由來玉匣可容身也知皎皎能爲累且着尋常黑角巾

冬至書懷

開闢空谷悟潛幾萬化原從一息微忽報管葭迎夜氣卽看梅柳動春輝形如槁木甘同腐心似寒灰欲盡飛卻笑牛生虛習靜反觀猶覺熱中非

輓荆川先生

博苑萬卷世無倫下筆千言若有神草木春風多色態芙蓉秋水自天真篇章誰復誇前輩膏馥還應及後人辭逍遣編能迸淚年來几案欲生塵

丞渡曹娥 時以家君病東歸

秋後曹娥水輕橈幾度經江流含宿霧山色帶殘星涉漲迷常渡呼舟遲遠汀漸知行路苦何事遠親庭

雪霽與閩人信齋步月東雙橋次韻二首

對月無須問客愁兩橋烟色坐來收堯夫且欲探蟾窟寧戚何心歌飯牛雪與疎梅相掩映星將遠水共沉浮行歌斗酒黃泥與寂寞遺踪今幾秋

其二

佇望徒懷平子愁眼前風月要人收百年空媿立



仗馬念載難成露地牛泛雪不須過剡曲臨梅恍覺在羅浮相看才力如君幾其遣尋常兩鬢秋

熊侯國用招賞並蒂蓮和韻

琴堂雨霽景初涼池上開鋪抱晚芳紅藕一莖驚異蕚碧波千葉照新粧同寅正協如蘭臭麗藻遙傳等夜光相見和風揚瑞靄滿城應被令君香

無題

斗室似爐開永晝寸心如水湛冰壺原非消渴文園令何待秋風病始蘇

# 石龍庵詩草卷之三

古虞徐學詩以言著

五日偕雷栢山陳蒲洲泛舟東湖追踐春郊之約

端陽擬泛湖中舸舊約追尋郊外春彼姝者子懃空谷不速之客忻故人艾葉榴花爭節序萧觴角黍聊情親廻舟忽展水東眺昨日懽悰今已陳

遊焦山寺

妙高臺上振衣還遙望雲林更一攀北固倒江飛



斷石南徐控海屹重關雲濤四壁疑無地砥柱中流別有山千載焦君應識我可容半榻共投閒

贈雷別駕禱雨有應

三月無雨夏將半農妨栽植公憂旱俄與一念禱穹蒼倏遍四郊爭泮渙青衿童子連袂歌白髮耆英稽首贊轟然一夕驚震霆須臾萬竅看冰泮連朝飛灑盡露足百里焦枯同汗漫既雨仍懷未雨憂中宵催吏防湖岸更問府囷多積穀亟欲散之拯塗炭我公得請六千石給發之餘存其半喁喁待哺長苦飢何適靳之寧非算頻年倭寇畧浙東今復飄駛向吳中攻城殺將不可當放火夜掠彡雲紅此夷出沒信叵測軍儲倉卒誰能供我虞安堵賴保障適曰何敢貪天功琴堂晏坐殊整暇懍懍常如對敵營脩築團練無寧日神機器械羅百工昨來城中初識面不須决拾彎雕弓整刷鞍馬日馳試臨危擬向開前鋒

水東精舍讌坐有感次陳用章文韻

空谷年來常臥痾登樓感慨不勝多簡書遼左還



曾不烽火吳中近若何時傳遼左遣兵討為寇疑妄　正書萬方同寇盜敢憐多病獨維摩只今撫字勞陽子此邑猶聞黃鳥歌

甲寅臥病經秋次韻答陳用章四首

百年遺虜犯燕山萬死孤臣叩　帝關斧鉞幸寬明主宥犂鋤敢放此身閒餘生自分終南畝朽質何堪錬九還多謝故人憐我意白雲黃鶴果誰攀

其二

草堂幽坐對南山身世浮沉了不關貰鞠自斟三徑晚白雲長護一溪閒秋吟思逐凉飈起晚眺心隨倦翮還想見淵明眞趣在高風千古共誰攀

其三

違世孤懷誰與晤知君親誼獨相關溪山有夢馮詩遣城市無心共我閒草閣晚凉人獨倚荒原烟潤鳥初還開函忽對窗前月咫尺淸光不可攀

其四

空谷杳無人問訊幽窗惟聽鳥間關躬親稼穡非



多事趣在田園卻自閒說訝三秋成曠別應憐萬里得生還年來料理安身處小結蘧廬斷宿攀

贈雷別駕署邑

人言小邑漸彫敝百廢聿興無廼費當歌無暇縷縷陳請舉其大一二事古虞城闔板作扉檻析榧脫宵不閉我公訪寺得廢鍾八百鉀鉀亟舁至悉發鑄冶鼓洪爐鈞鍠鍋鑛須臾備向來荒草臥追蠡今日鐵門聳扉兕一夫當關自委蛇萬騎仰窺空嗁嚴更思城頭闕戍啇適來粮戸呈常例羣然白鏹當庭出何忍罪之徐引譬我身未足爲干城我口安能肆吞噬爾等無知不足呵爾等有心聽我誓瑣階羅拜呼青天各願罰備安敢避登城一鼓競子來百室崇朝遍鱗次人言攝令鮮庶僚一身叢之無廼勞豈知從政貴得體眞宰不以劇自撓覽勝尋幽興不淺閒吟得句親題標朝登夏益爲巡海夕臥東山還聽潮紫陽精舍久頹圮一朝輪奐肅淸高張筵復舉奎文讌滿堂愛客皆吾曹吁嗟百年太祖妣很蒙旌扁光衡茅比時丑月暑



正烈葛巾野服思逍遙披襟象洞心如水濯足龍秋興亦豪月明溪路肩輿度青山兩岸何嵾嵾孟陽飲酒眞浪跡杜甫東帶空煎熬憶昔郡國試九載吏稱民安久難治只今遷轉僅三年未及相親望相代遞來沿習頗成風萬事不理日以懈㚇玆攝縣數月爾種種端如一生在河內寇恂不可留并州郭伋焉能待安得如公十數輩參領方岳淸四海

謁箕仙作

蓬萊長駕玉龍車朝攬天風暮海霞恭院彼庄何
足較偃踪是處即爲家

和箕仙韻

夾岸桃花開正新劉郎重問豈無津虛疑天上驂
鸞客應識山中避世人

舟中同阮督學應薦話舊設及時事有感

詞苑共省舊論文一笑相逢坐夜分當日壯懷期
白首十年岐路望青雲覩風暫倚江南棹攬轡曾
空冀北羣珍重濟時還我輩可無投筆策奇勲



初夏偶成

節序清和候溪山錦繡文新秧初出水宿麥望成
雲斗酒自爲樂流鶯亦可聞眼前暮春景點也孰
能羣

秋日偕侄師聖閒步漫詠

秋日澹清渾良辰屐屐懷洽邂逅洲渚舞攀躋山磴
狹諸昆憶舊遊小阮忻同甲落日倚餘酣登高望
衣袷啜茶若解酲吠竹循翻笈跆藉望廣遠謳笑
磬細劉山深藕末開源靜鷗可狎獨塊鬢蕭疎茶

莫將安插

聞信齋赴試病歸見過詩以慰之

三試期君已見奇橈聲何事到江離一衾自擁孤
舟病千里相過風雨時壯志尙看青鬢在高懷暫
遣白雲知行藏莫謂天無意和璧由來出世遲

壬子秋日泉遊石龍岡

節至親闈蹤燕賞與餘羣從復招呼出門便爾登
高去攜手權然自友乎丹碧映霞遙爛熳石潭秋
水若虛無此懷此景眞忘世千仞岡高一笑孤



冬日訪錢八山於秦望山中次陽明先生韻
三首

初冬風日開新霽乘興探奇跡五雲自古山林多
獨往由來鹿豕可同羣三年苦行思超乘四壁空
巖更杜門須識靜中還有事莫令者處轉成昏

其二

翠微杳杳千峰靜此日山樓倚暮雲客抱枯棊聊
遣興夢回孤枕悵離羣溪聲到耳傳清籟月色依
人度石門便欲攜家此中老肯教塵世坐來昏

其三

憐君學道心偏苦黯黯三年臥白雲遯世肯容妻子累入山不與鹿麋羣已知夙種無根樹更欲新開不二門堵室猶嫌窺面目祗餘石竇度朝昏

寄陳進士用章文

聯牀晤語幾經宵別後空齋倍寂寥黃雀依然喧徑草白駒何似食場苗棲遲祗憶朋交好覊寐寧爲見女勞千里相思還命駕計程奚惜數山遥

山家四時吟



花滿青山水滿川故園風景暮春天未須童冠間遊咏處處農歌出野田

其二

雨歇黃梅日正長平疇風細稻花香省耕緩步歸來晚一枕山窻夢亦凉

其三

天末凉風初變秋山田蚤稻每先收月明庭院開新釀共慰辛勞且暫休

其四

杣柎地爐堪擁膝水綿胖襖且披肩三冬小閣凭欄處雪嶺蒼松儘耐看

題苗留犢圖爲栢山雷使君作

空山積雪歲云莫野無徑兮川無度何處老翁踏雪來共攜一卷樵相顧自言同鄉適異村生來不識山中路昨聞雷侯攝縣時虞人愛戴真猶父當日攀轅衆莫留惟公傾蓋情如故欲往從之良無因敢請茲圖爲一賦就中指點駕車人云是晉時苗壽春政成秩滿一朝去焚香曳杖爭迴輪憖憖



共勸一桮酒下車慰藉何䏲䏲彼時駕牛產一犢猶不忍私遺之民可憐牛犢宛相戀回頭瞪目含悲辛別茲人心霧萬物欲別未別情難陳相逢大樹偶稅駕他時應指甘棠舍是誰摹此太留情緬想良工殊有徑拂拭珍函數十年重之不減南金價試問圖與意何如中藏耿耿那堪畫茲圖未髣髴留真意在難留圖是假憶昨雷侯離會稽傾城擁餞娥江湄褰予抱病不獲送幾回想像首低垂展轉披圖見真意千載物色殊光輝人生富貴倘

來爾何事汲汲遑遑爲吁嗟此圖君請受吁嗟此
意君莫違感君交誼辭不飭願君秉志矢無忒相
看祗作座右銘莫令空掛塵中壁

寄吳羣倅鼎庵

躍馬提戈奮紫髥渠魁薄海幾殲黃堂別駕才
初展炎熾先聲諡自潛以例論功猶未稱如公遜
美抑何謙　明庭拊髀須頗牧蠢爾遺俘詎久淹

同觀政諸年兄遊香山寺

遥望香臺輿屢馳同袍共結賞心期燕山霧鬱皆



名勝秋日登臨此最奇歌帽漫傾桑落酒看花散
坐竹邊籬樽前一笑空諸界獨倚南雲有所思

雪後東歸

蕭條歲暮客舟行雪滿郊原輿轉清紫翠倏看成
皓皓町畦恰喜盡平平沙鷗自慣寒流浴釣艇偏
憐遠溆橫萬戶經過喧處少扣舷時爲一含情

擬送河上翁一首因謝四濱有唱而漫和也

千年不鼓車攻在何處騷人與復多作賦楊雄才
邇爾受書黃歇意如何白頭老去渾無事青史傳
來定不磨便向終南雲霧裏採芝猶有頌堯歌

南洲

家聲遠藉南洲裔譜系今傳下管徐十世衣冠猶
古貌一邨雞犬自秦餘結廬不羨高門第投老真
堪下澤車海內故人休問訊無心更作絕交書

客有譚白燕來巢者主人繫而玩之戒予慎
言少出感其意戲爲此答

輕身素質未應珍穴處巢居孰與鄰肯信烏衣常
戀主恥隨粉蝶浪矜春羽毛偶爾殊同類來往何



能不近人莫怪呢喃頻自訴玉成多謝及烏仁

闔閭城下別林太守時擢兵憲

與君同向曲江遊屈指升沉十二秋憲府共迎新
使節吳門誰繼舊風流天涯浪跡襟帷徙海上餘
氛覺樂欣此別雲泥空悵望未知何地復登樓

宿洞庭東山法海寺

閒尋邂逅宿山亭松竹幽窗夜不扃一榻慈雲心
共寂半牀禪月夢初醒風飄疏磬來何處響入虛
堂清可聽此際萬緣空似洗回頭應不媿山霧

林屋道中逢老人遺櫻桃一籃賦贈

五湖春水正冲融一棹清蓬駕晚風彷彿瑶華度林屋偶逢丹實開仙翁筐中點綴星堪摘熟後圓明雨更紅信美平生未嘗此何緣郤獻野人叟

登縹緲峰寄林毛二使君

澤國東來滙具區千山繚繞貫如珠鶯花晚送三江棹海嶽晴開萬里圖春水盤空爭碎硯白雲隨浪入虛無亦知地主遙相憶此日登臨興不孤

洞庭山別張納言



前身曾伴赤松遊七十年餘髩未秋標邁昔聞漢長老（侍）（敎）（令）（領）晉風流浪跡湖山雙短屐寄生天地一虛舟洞庭信宿難爲別浩蕩烟波孰與儔

丙辰春遊荊溪夏回棹西陵過徒徒步尋蕭山丁令君賓山留飲爲丹峰先伯故交也次

松雪韻

年來交態漸蕭疎偶向荊溪問隱居久客敝裘非季子長途病渴豈相如過門不解通家使倒屐渾忘識面初酒美茶香情已適呼童愼勿打池魚

次王龍谿先生勝果寺韻

上方晴日俯崔嵬吳越江山四望開眺賞難同朝與暮高懷共適去還來游心物外無常住寄跡塵中不受埃試問空巖何處月應知明鏡本非臺

題鴈四首

寒空萬里靜陽烏幾行餘雲路呈儀羽霞天映錦書翩翩遵陸漸翼翼向風舒梁苑蒙瞻顧池潢不敢居

其二



隨陽初奮翼孤叫忽離羣遺響驚燕塞餘音振朔雲秋宵千里思客枕五更聞何日回天聽榮遲持節人

其三

秋夜寒初厲南征羽倦飄回翔時復集欲戢意何長寄跡經胡雪棲身耐野霜上林春色蚤信宿寓衡湘

其四

旅食遊南圃乘春向北歸頻隨羣彖競穩傍折蘆

依少豖還相顧飢飡不願肥汀洲多矰弋愼莫近
漁磯

秋夜憶唐荆川二首

搖落空山夜未央無端離思繞迴腸淸霄孤月同
千里秋水佳人自一方亂後音書仍阻絶愁邊霜
露倍凄凉幾回夢入荆溪棹陳渡橋南問草堂

其二

英年抗志盃焚魚苦礪淸脩倚念載餘已向名山藏
秘術還期瀚海試雄圖鐵骨不受鴟鳶嚇涸跡從



敬牛馬呼此夜月明空萬里誰知淸影對君孤

送王明府之任龍溪

蕪歌一曲對離筵憶昔逢君里翩然明月幾攀變
楓閣淸秋同泛大江船竭來傾任八千里忽漫論
交十九年此別淮南會何處朝 天雙鳥鳳樓前

春日同錢緒山過靈芝寺次唐荆川韻

丈人久矣息機心春日相從祇樹林花厭紫芝之無
復採歌傳白雪有遺音空門自證因中果苦海誰
乘乘成尊何幸投簪同此地追攀應不惜高深

次韻答葛公旦

閑居常有感世事漫無端空谷還誰嚮孤懷祇自
寬性眞便野服心竊媿儒冠偶傍東山臥無勞比
謝安

別閣泉省長兼呈讌會諸君

送梅雨過霄蒲夏對客筵開酒滿巵四海萍蹤憐
倂合同心蘭臭更誰期閣梅有夢事非偶 僧夢長橋疊閣
見閣泉乘軒過之 甘露從天瑞亦奇 甘露曾降省中樹杪 聞說高堂
猷渥閣泉家扇名 遠丞獨明德慰相思



戊申中秋泰山翫月

岱宗峻極雄天下崷崒連雲幾百盤千里正逢明
月望萬山高倚碧霄看振衣日觀滄溟破鐵劍天
門星斗寒夜半酣歌何限思望中北極是長安

聞台

空谷逃虛向暮年何期寵荷 主恩憐敢云衰草
踰風助祇訝殘花沐雨鮮老去有懷空愛日生來
無讖漫憂天多情臺史勞相慰感激[illegible]力莫前

謁闕里

已登岱嶽窺滄海復謁宣尼到孔林千載共瞻緜
簡在幾人能向仰鑽壽秋風古木聲嗚咽化雨空
壇憶鼓琴此日宮牆仍數仞入門慙媿負初心

放鶴亭送友人

天畔孤亭秋日微送君千里思依依江城向晚誰
橫笛野戍迎寒半掩扉落木蕭森聽不盡長江浩
渺念將歸登臨惆悵更思古不見鶴來空夕暉

雲鄉八景吾宗先叔祖九溪翁壽域題也緬
惟癸卯之秋授簡命賦適計偕北上未遑戌



中冬予以使事還省而翁捐館舍四載矣瞻
拜封塋悵然懷人追書諸策以附掛劍之私
云　逸其三

玉屏圖勝

崑岡一片翼如障壽域迴看儼作圖旭日晃疑開
湶鏡閒雲時見拂偃衣荒原宿草猶饒潤疊嶂凝
嵐媚遠輝珍重地靈人孕傑森森秀樹滿庭闈

象鼻春噓

丘陡　郭璞賦形如丘陡　何年來越徼洞開今日見雲鄉[illegible]

回一息風先動氣鼓羣芽草自芳不向金門迎御
輦堪依巖竇作山房時來行樂真如昔指點松楸
徑已荒

石筍龍胎

雨露風霜秋復春依然變筍石嶙峋蟠根絕壁應
無種驤首浮雲若有神蒼蘚剝餘疑解籜碧潭窺
處見脩鱗千年倘有遼東鶴雙表堪歸跡未陳

隱地浮青

萬峰廻匯下幽棲咫尺雲霄若可梯脩竹故廬還



密邇　芳草自萋萋居鄰木石人稀到望入烟
霏路欲迷此日萬山徒在仰雲鄉杖屨更誰攜

釣川涵白

羊裘誰占此溪頭世遠名亡不可求銀海光搖波
似練玉蟾寒浸夜如鉤鷗鷺滅沒空中影魚隊分
明鏡裏游弔古懷人倍惆悵空令佳景對荒丘

登潤州城

南徐城壓大江流越客重尋感昔遊[illegible]帆檣齊
鳥去三山鍾磬隔林幽向來風景依然在[illegible]後[illegible]

蹤等是浮萍落孤懷無與晤暮雲春樹不勝愁

重遊金山寺

憶昔隨親髮尚童那堪雙鬢已如蓬念年重到金
山寺一宿仍依慧遠宮風斷鐘聲潮上下月明帆
影岸西東憑高不作閒愁思坐看雲飛萬里鴻

江天閣夜坐

後夜凭欄寂不譁江空月白淨無瑕塵機暫息諸
萸界浩思疑乘萬里槎正使參禪能證道未妨倚
舍明

何年解脫葫蘆縛小結茅菴傍水涯



別駕柏山浴釣川

釣川一鑑湛空明長夏登臨快濯纓吾道共尋
水樂使君真比石泉清遠沙月出明於洗幽禽風
來水不驚相送溪橋無所贈知君三復有盤銘

九月舟次淮陰驛懷故園種菊二首

淮南秋水正湯湯越(客)(停)艫思渺茫不奈關河常
萬里那堪風雨又重陽故園種菊虛佳節驛路關
梅憶舊香惆悵征帆何處落一聲哀乍正鳴鄉

其二

舉俗佳辰同九日他鄉尊酒自孤斟天涯節序偏
遲暮客路風塵閱歲華叢桂秋殘空不折官梅春
遠尚無花東籬一種幽芳在悵望開時不在家

# 石龍庵詩草卷之四

古虞徐學詩以言著

卜鄰 寄趙元朴侍御

越嶠吳山只數重長於秋水憶芙蓉卜鄰擬定終焉計遠比同依若个峰野性自便隨鹿豕 明廷端合讓夔龍雲冠白髮終歸盡布襪青鞋任所從

善卷寺

陽羨南山聞最勝善卷千載更稱雄奇探石室開丹鼎靜憶巖湫臥玉龍雷篆尚留唐殿古圖碑猶識國山封芒鞋踏遍峰頭路極目烟霞幾萬重



張公洞

灌木叢陰蔓古藤洞開絕頂駭崚嶒蓝珠幻結諸天像嵐气寒凝六月冰巖竇暗迴須秉燭石橋齊度偶携僧平生漫有探奇興如此幽奇信未曾

玉女洞

滿眼紅塵祇浪遊洗心真得此潭幽千巖麗景迎朱夏一鑑清流照素秋不見玉顏留[illegible]月空餘靈跡費雕鏤可憐大塊同歸盡何事吾生嘆[illegible]浮

上方寺送潛賓毛使君

細雨輕帆陽羨來湖山隨興復登臺[illegible][illegible]樓閣迢相望澤國風烟慘未開留滯尚憐司馬在笑談真見折衝才莫言勳業終遲暮不信英雄盡草萊

贈鄔中丞玉峰

吳門風雨夜停舟忽報仙槎逐穩流邂逅壓寰應暫謫飄零江漢亦奇遊啣恩尚憶雲中鳳浪跡聊隨海上鷗 聖主親臣今幾在藏身未許覓壺丘

贈陶孝廉景熙

兩肖聯魁仰素脩景熙曾傳北畿被革賢良真擬仲舒儔明



珠投暗光何損璞玉懷珍久自售宦海狂瀾看百折詞林健筆握千秋 明廷三策期君獻肯爲平生溫飽謀

答和三峰朱太守

避寇移家亦幾番深山深處盡驚犇江東漫繫蒼生望海上誰營細柳屯環堵僅存聊息燕千林如熾若亡猿空譚誤國懃嗟昔 密勿甘來不在言

贈張槐東

蚤年高志在青雲晚就儒官亦不羣重席佁應推
講秩曳裾那復籍王門二郞必做槐先植三徑無
資菊尚存八十太平林下老好將詩酒繼陶君

題玉潭山龍谿先生游寓

丈人蹤跡遍寰區偶向仙巖一卜居何處登樓非
故土此時隱几即吾廬簷前蹲石疑聽法檻外聞
鶯亦起予坐久不知塵境遠巖光潭水自如如

獨坐

獨坐空齋且罷書靜觀物態自真如落花樹底紅



猶在芳草庭前綠不除常見雞雛來趁食未妨鼠
壤有餘蔬眼前莫更安排得生意無端各任渠

送畢學使廷鳴赴廣西大參次龍谿先生韻

江皋幾歲紉秋蘭采采餘芳欲贈難吏部文章堪
範士漢庭　恩命又彈冠王程肯厭三湘遠風雪
行看八桂寒十載重逢還別去浮雲應嘆聚星難

晏坐

伏暑經旬都謝客空齋晏坐設焚香洞來白日心
如水靜對青山思獨涼

贈箬溪顧大司馬

聞道尚書八秩強端居長日對青牀蔣徑竹風
猶在韓圃黃花晚更香一代具瞻同斗岳十年高
臥自羲皇何當再促東山駕濟海蒼生慰素望

夢王東華僉憲

契闊十年成永訣秋風夢裡復相隨殷懃猶似生
平日寤寐真懸故舊思伏櫪詎忘千里志渡河其
奈百年悲烽烟未息君何處一束生芻漫爾期

答和朱三峰先生雪後訪梅



何處尋芳欲散愁梅花雪後更清幽一枝近喜開
東閣千里遙知寄隴頭對影漫須驚歲晚和羹先
已覺香浮聞君更羨方來賞未摽還應盡見收

答葛仲韶

孤踪愁我隘塵俗賴君端豈厭過從數何當禮數
寬吐懷時拂劍對酒或欹冠身世逢　明主行看
策治安

題榴花

灼灼庭前榴正花綺羅晴照碧天霞托根萬里自

安石分種一枝來漢槎不向春風矜國艷只應秋
實斂霜華可憐文士珠駢賦欲憶湖邊楊柳斜

和箕仙韻二首

空山夜初寂乘約此尋幽疎雨將梅潤涼風已麥
秋雲霞頻命駕萬朶一虛舟千古遺靈在應同川
上流

其二

十年臥空谷病懶廢將迎坐對青山老心隨流水
清雲林甘寂寞草木任枯榮何意乘鸞客投詩問



朽生

辛酉立秋日假榻惠安山堂南瞻台鴈有遠
覽之興

孤蓬問衆剡溪涯信宿僧堂頗自宜天姥諸峰真
入夢鴈山南望更多奇蚤聞落葉秋初到晚逐涼
風輿已馳婚嫁年來粗漸了不妨隨地可棲遲

覩月和箕仙韻

乾坤一鑑共嬋娟海嶠初離已碧天積雨霽來看
漸滿滄波隨處映俱圓應知山館停杯客試問蟾
宮搗藥仙俯仰今宵何限思寂寥千古向誰傳

剡溪返棹

千里尋真不計程扁舟北去復南行春山蘿薜聊
隨興遠水蒹葭若有情歲月幾時能春我乾坤何
處更逃名臨流悵望伊人在漫向閒鷗自卜盟

過清風嶺烈婦祠

自從兵馬息江東路長松杉祠宇崇一片貞魂溪
月白百年遺血嶺雲紅事當時會是非異心在綱
常生死同慙媿中原多草腐獨留山水借清風



題石城大像

浪說桃源可避秦石城天造古藏真不緣絕壁留
奇像那識深山有巨人俯視塵寰凭玉局坐超幻
劫現金身老僧更欲誇神力千仞巖頭耀覺輪

呂蓮峰留飲

雄文久擬似相如杯酒重論慰索居覽勝未妨窮
五嶽研精應已足三餘春盤留客惟蔬菜龜欄同
殉兩腐儒促席共言真共適平生肝膽向君輸

千丈巖觀瀑布

千尋誰闢兩崖開縹緲懸泉噴峽來赤日半空飛
朔雪玉龍騰甲動淵雷奇觀雄愜莊生意作賦慙
非李白才徒倚不知明月上徒瞻銀漢共昭回

寄謝李憲副子高

歸臥空山十二年杳囿鬚髮巳蒼然門前茂草從
羅雀檻外清流只釣竿祇謂浮雲終蔽日何期披
霧復瞻天古來知巳艮難遇管鮑於今重結緣

和箕仙韻

暴雨崇朝罷蒼烟向晚凝寧知空谷裏驟聽海濤



生

和箕仙韻二首

靈機探深騐韻高神更爽何當千載下刪後聞遺
響

其二

良宵欣此會深夜坐來清新月一鈎墮長河萬里
明

和箕仙玩月歌韻有懷未盡次韻遊仙二首

勞生碌碌空白頭車馬競逐誇衣裘何當解脫塵
中綃並騎乎鶴青天遊瓊樓玉宇望帝鄉翩然若
覩雲錦裳凌虛倒影探月窟桂子散落紛天香夜
深新魄杳何處坐對星河空問此想像清風永不
移何時普照還無私吁嗟今夕玉輦仙觴首閒庭
惟碧天未須滿目飛明鏡明鏡皎皎瑩瑩懸更無
睛晦與圓缺滿腔清賞寧論鐵黍于定兮天光發
險夷踏遇皆能安本來此物無疵垢寶珠常在金
盤走迺知人身小天地一竅清光貫牛斗

其二



獨坐空山十二秋靈臺黯黮不勝愁煩公示我光
明訣高臥銀蟾照九州

其三

深山獨院靜無埃萬里長天一鶴來祇是形骸分
爾女未須塵世羨蓬萊

陳敬夫年兄招西湖泛舟二首

山雨乘新霽湖船傍晚開十年秋水意此日故人
杯返照樓臺靄寒城鼓角催月明如可待放棹且
徘徊

其二

湖山元宿契城市復塵囂正億扁舟役何期折簡招秋客一鑑淨雲物兩峰遙不盡登臨興聯輿渡六橋

觀杖錫龍池今爲井和陽明先生韻

白雲深護萬峰尖硼壑陰森不受炎靈沼苔荒留古刹清泉竹溜映疎簾千年神物歸何地此日僧家甃近簷俯首淵然空悵望固知能躍亦能潛

御校場懷古



絕頂空增一悵而宋高南渡此揚師千峰峭拔旌旗閃萬派奔騰甲馬馳眼底山河隨指顧帷中將帥足分麾那看慟哭金牌後想像驚輿比望時

偶成

陳編竟日坐來枯過眼千言一字無長夏空齋惟寂寂比窻高枕自于于蘧然寤寐乘真覺璧爾形骸喪故吾此際靈臺何處見石潭秋月照冰壺

贈趙元抃移居越城

抗疏歸田十載餘自姚遷越意何如肯堂人識承先志避俗何嫌涸市閭室靜無塵披散帙門清如水映長渠卜鄰莫訝他年約假榻相忘即我廬

嘉靖庚戌冬予下錦衣獄時杭人李珠山承案過蒙軫念不相聞者十四載矣茲會武林歷數前事恍如隔世頃以衰病一切廢置偶偕李君少戇眞聖觀少山樓將有所適顧南宮劉望陽繼至顧君意氣甚偉長於詩歌分韻索題得樓字聊賦此章以贈癸亥十月廿三日也



虹梁桂棟若丹丘與客閒尋共倚樓感舊漫追燕市別採真重結武林遊霜寒樹影依巖瘦日暮雲陰近水浮邂逅南宮吳處士分題聊爲故人留

陳敬夫年兄總憲吾浙轄閫藩比其行也缺爲面別詩以送之

平生意氣謬相知二十年來復若茲我自山林甘閒寂公今社稷繫安危閫中正切維藩望河內難淹借寇期此日茆簷開曝背北風岐路不勝思

登昆盧閣

傑閣縈廻丹檻上飛甍縹緲碧空浮漢京文武雍
熙日秦地山河百二州天險重關臨絶塞 帝畿
千里俯平疇禪宮勝跡如鱗次冠蓋年年此共遊

贈陳持齋發粟

百歳曾誰一日閒無過斗室與三飡守財可笑甘
爲虜索債何當巧化難祇爲兒孫供酒色寧論鄉
黨有孤鰥丈夫此舉千秋事不減當年晏子看

過長山精舍贈葛仲韶

久向宮牆識步趨考槃山麓學如愚紛華等是浮



雲過夢寐眞成野鶴孤舊業未須窮萬卷閒情那
復賦三都心齋尋取簞瓢樂陋巷於今我丈夫

次虎泉贈韻

褫紱歸田傍海濱閒居病懶不衣巾隨呼牛馬皆
吾與竟作巢由亦帝臣白社笑吟聊取適扁舟來
往未妨頻武林諸公欲招入社尋常慣見風濤惡敢謂中流
砥柱人

西省白雲樓冣勝衙署之尚矣已酉轉副四
川部得朝夕登覽繼今旼歲將週兩寺適在

告多暇睹言興懷聊成二詠庚戌又六月念
二日也

上林花發柳初齊畫省高樓試一躋欞檻凭虛開
廣陌轆轤引水散平畦千山遲日都城外萬樹春
雲御苑西欲向仙郎問佳句池塘芳草正萋萋

其二

三伏炎塵滿市闤端居眞得此開顏芙蓉江闊心
同遠楊柳春風意自閒湘簟桂樽聊對客玉泉金
甃西山名漫看山可憐河朔誇逃暑何事昏昏醉忘



還

七聖庵別圖上人三首

其一

吾宗老伯七旬餘少小離鄉傍佛居今日通州城
外過小庵下馬一踟躕

其二

背郭禪房隔市塵初冬簷日煖於春一樽且就山
公醉明日長安車馬人

其三

何事當年別大輕南枝越鳥古今情白頭空憶孩童侶不識存亡問小名

江湖覽勝亭

羣山廻合一亭幽坐擁江湖左右流紫翠千重樓閣晩風烟萬里鴈鴻秋新宮競道擕蓬島古刹誰知郎帝丘城角未傳漁篴起閒情不覺落滄洲

次山谷木人洲

山林失足復滄洲漂泊摧殘漫不收萍水總憐樗朽質風波難撼槁心頭枯槹未鑿圜堪灌機械都



忘鷗自投極目微茫雲樹裏千年物色悵何求

贈相士因㣧齋謝公走東至山中

考槃在深谷歲晩聊棲遲肉食豈吾相麻衣空爾知溪山[illegible]景松栢歲寒姿對此將忘老行藏信有時

元夕三首

殘星點點墜蓬瀛萬頃芙蕖出水明騰沸笙歌雲漢裏熙熙民物樂昇平

其二

元宵對景人人樂五夜觀燈處處譁隨俗不徒酬節序奉親兼是愛年華

其三

山中令節競春妍溪上花燈映水燃萬國賞心同此夕高堂具慶復齊年

寄謝葛公旦次韻

齋居逃暑碧山隈何意高軒入谷來不是剡溪風雪夜豈應清興及門廻

贈七十翁



聞道先公舊司馬喜看令弟復乘驄槐堂琴瑟春風裏花蕚樓臺碧海東鶴髮稀年偕老在鹿門攜隱幾人同清秋初度長生燕並坐吹笙月滿空

九月晦日

多病終年守故籬漫看節序幾推移千林楓葉彫風露一徑寒花開更遲晩節未隨秋令改良宵還待月明時空山短景無相慰細酌清吟當在玆

賀思明潘大宗伯公五旬

帝京冠蓋憶追隨忽漫升沉各艾時樗櫟豈堪親

玉樹蒹葭何幸附喬枝朔君學孔應無過媿我希
蘧尚未知脩竹山窓情莫譴臨風遥誦武公詩

補遺

題寶蓋

開道山僧開法界若爲雲物散天花困輪五夜凝
蓬苑想像千官擁翠華

彭水部邀登放鶴亭

九日登高多慼慨千山對酒復霏微歌風亭古空
殘草戲馬臺荒半夕暉遠客依依憐此會長河渺



渺念將歸月明徙倚聞嘹嚦不見鶴來空雁飛

# 石龍庵詩草附刻卷之五

## 一疏稾遺牘

### 劾權相嚴嵩疏

謹奏爲奸貪輔臣欺 君誤國乞 賜罷斥以清
治本事頃者逆■犯順侵入畿甸焚殺之慘前所
未有致厪 皇上勑諭文武羣臣凡有見聞可以
助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昨又指示部院科
道諸臣仰見 皇上憂勤惕厲之心先事預防之
慮羣臣莫不震聳思效條舉目陳而未嘗有探本



之論盡言於 皇上者臣備員郎署非不知隱默
遷延可以苟祿全身而出位言事罪不容死伏念
交質爲臣身非已有覩事積憤義激於衷又遵奉
聖諭人許盡言所以不避貴勢冒昧陳之臣惟
外攘之備在急脩內治內治之要貴先端政本歷
觀前史得人則理匪人則亂其言似迂其應如響
竊見大學士嚴嵩位極人臣職司政本奸險莫測
貪黷無止以內勳貴之交結以外羣小之趍承賄
賂塡門舟車載道凡文階武職自布按參遊以下

瑣瑣無論至如巡撫總兵等官每一遷擢例索銀千兩諸他珍奇玩異之物擅擬　上用者猶難數計蓋不如是卽不能安其位凡此非扣軍衣粮則剝民脂膏而來也故嵩每歲四季遣家人數十輩回籍樓檣坐船更番迭運擅役夫隷冐支閘廩沿河驛遞州縣望風迎順嵩輔政十年不爲不久不爲不專大臣不法小臣鮮廉民貧軍削日甚一日釀成虜患其所由來漸矣而嵩猶泄泄爲自爲得計日肆欺罔臣嘗記嵩往歲參論序班龔桔等疏



內無故自表云寸絲尺帛不敢收受門可羅雀等語蓋目所覩萬手所指將誰欺欺天乎然此特無事時耳見今虜勢猖獗武備廢弛正宜張皇六師克詰戎兵之日況身居元輔世受　皇恩如嵩者尤宜食不下咽寢不帖席創往更新捐軀殉國圖贖前愆而何繆引老子佳兵不祥之說以謾　清問且貪饕如故恬不知省薊州總兵羅希韓牽肯拿問嵩子太常卿嚴世蕃接收失事問革李鳳鳴銀二千兩囑伊代任他日鳳鳴必將掊尅邊軍取償倍利尚安望其練精蓄銳爲京師之屏衞哉漕運總兵員缺世蕃又接收年老昏庸郭琮銀三千兩囑伊推補他日琮必將掊尅軍卒取償倍利又安望其釐奸清弊爲漕河之保障哉此二臣失事老廢衆所共知又當多事之秋一旦舉而委之重任聞者莫不錯愕問故而臣亦得以知其槪又近日史館書辦例與八品此　聖恩也該部未題之先世蕃卽邀爲已力而預索顧希曾陳世良等銀一千二百兩王府科缺至猥瑣也舊吏未滿之日



世蕃卽許爲註擬而預受盛堯相銀三百兩蓋大而銓曹本兵之選擢起用微而官辦吏胥之營求項撥以世蕃權臨勢託而得美地者十常八九臣徒見積忿痛心流毒滿耳固不能以悉數而亦不敢以瀆聞綱利之密不遺鉅細誠前此輔相所未有之貪亦所未有之富也夫嵩節蒙　皇上之優賚久叨一品之厚祿歷計不下數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承平無事賣官鬻罪賂遺請託之贓何啻百萬似可充其欲矣而不知足奈何宵旰不

逢國家多事緊急用人之際京師安危粮餉緩急所倚賴之官而復賄囑李鳳鳴郭琮爲之不知嵩之心何心也又自九月初旬以來嵩之私宅後門暗集車輛數十搬運行李出張家灣旬日未息本月十三日黎明時分嵩又潛自直所出私宅看發女輛四十餘項回去非嵩眷屬卽世蕃衆多之妾媵也今潞河樓船一十二號滿載南還彼亦自知其非各船封識悉假别衙門名號以誑道路臣聞君逸臣勞又聞主憂臣辱嵩旣平時不克任事以



成 主上之逸臨變又乏籌策以紓宵旰之憂及事稍寧人尙驚洶卽顧其家屬重賄悉徙而南以先衆望于已得矣如君父何如國事何負 皇上天地罔極之恩積天下神人共憤之禍不知嵩之心何心也臣受職至今每接士大夫論及嵩父子無不切齒痛恨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敢抵牾誠以內外盤結積久勢成而世蕃狡鷙擅執父政諸衙門奏請稍涉疑畏者必先關白世蕃而後聞凡票擬密經其手故 勅旨未下而世蕃卽以宣

示於外又嵩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illegible]以廣交自固乘機搆隙足以示威脅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强辯而精神警敏揣摩搆巧足以趨利避害而彌縫缺失其私交密會令色甘言又足以結當路之權心而緘其口卽巨奸老猾鮮能逃其術者幸今 天威在上 離照方中先經論嵩者不能顯禍于正言直指之時往往托事假入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臣晚進不能悉記姑卽目覩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瑄御史謝瑜童



漢臣等彼時俱蒙 聖恩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識度痗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者誠畏其陰中之不測也伏乞 皇上勅下科道備加詢訪指實參論如果臣言不妄將嵩父子並賜罷斥别簡忠良委任責成乾綱總攬于穆淸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自無阻撓脅屬之患天下官司庶府庶幾革心向化而安攘之政一舉可振內順治而外威嚴尙何醜虜之足患哉此 聖諭所謂大破逆賊虜寇之大端也昔宋

臣岳飛以精忠神算之將當偏安板蕩之餘論天下太平不過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而已況今四海一統　聖人在天子之位又何太平之難致然大臣不正而責小吏之廉必不可得文臣愛錢而欲責武臣之死亦不可得今街巷小民亦相語云臊子到門前閙老還要錢有口不敢言況陳列食祿者乎故臣不量孤寒踰分觸權于嵩實無一毫之私怨惡也倘涉虛誣甘受欺罔之誅死無悔憾謹奏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廿八日

## 復龐省庵侍御書

伏唯明公按節初臨德威憲度遐邇震叠自藩臬鉅公下逮郡邑庶僚爭自濯磨以承德意而豪家武斷亦且頹爲之革面而歛跡蓋由公剛大之氣不計利害厝寘之密不厭繁瑣上之所以令乎下者悉本至誠而下之所以承乎上者罔敢虛應故雖片帋下頒而窮鄉僻壤莫不風行而雷動是豈昔人所謂執一御百者可同日語乎 詩 屏居深谷想望丰采何啻泰山喬嶽巖巖屹峙於霄漢而悵然無從一快覩之也去冬偶寓湖利乃辱台旌枉顧誨言色笑平舒和暢藹如春暘之被物令人心醉而神怡者久之既而復拜案行事宜盡蠲夙弊弘濟時艱猶復虛懷周詢下逮椎魯劈晝未竟旋見舉行如驛遞庫役之裁革里甲坊頭之節省司差府牌之禁止昭布方冊在在稱便是何我公練達之素而聽斷之敏也兩浙士民誠服愛戴咸願稽首　闕廷暫借寇公而才名德望簡擢臺端驄



輪迅邁可少逭哉然而宏規締畫堪著令甲俾得良有司奉行斷可施之百世而無易者更乞我公留意是誠南國之棠陰也真切真切 詩 編籍以來寘身草野不敢比數衣冠伏承大君子不鄙寒腐先枉台教重錫多儀迥殊常格 詩 何人而敢當此唯長者之賜有道之貺對使拜嘉感媿無地筮憑尺素願布寸忱此皆兩浙士民同心發願無由上徹而 詩 迺不避庶人之嫌信恃知己之愛代申感激冒瀆清嚴非敢爲一人之私謝已也萬唯台慈

照原幸甚

王父嘗被公延入署中三日夜細加浙中利病所在而家大人以髫齔從之公復爲牘以報王父逐條疏具行止而稿不存矣僅存此札聊附鐫以見意云



## 一 贈答詩文

李攀龍

贈龍川先生奉使便省

同省御栢賦採蘭西風灑袂倚離鞍青雲莫謂論交易白首猶悲行路難南國錦衣花下燕東山彩桂月中看乘秋何處逢歸鴈欲寄芙蓉江水寒

潘晟

贈龍川翁奉使南還

金旄玉節指南州草色河梁動別愁仙佩暫辭分



鳳闕　宸章初捧下　龍樓丹毫日映中臺曉寶劍霜清碧漢秋傳語故鄉同學侶莫將榮寵問車裘

賀徐龍川親翁五袠二首

綸巾野服任逍遙贏得清名舉世推一壑獨看流作枕　九天應覩羽爲儀嶺猿汀鶴寧終戀風虎雲龍自有期莫惜鬢毛今已艾太平全賴佐康熙

其二

當年叚玉愧相隨每憶清宵晤對時蚤識鳳毛偏

有種應憐樛木久無枝世途休戚惟君共生事蹉跎祗自知何日重依 雙闕下逍遙一誦白駒詩

陳 緯

射虎行贈龍川先生

藍田山南有猛虎磨牙殺人人共苦昨見射虎山下郎彎弓欲發身先傷行人畏途祗爲虎昂頭白面多威光邯鄲少年負豪氣揚鞭爲問山南事人言畏虎我則殊下馬偏袒衣短褕翻身一箭入虎窠虎縱嚙我奈我何歸來飲酒邯鄲下拔刀斫膾



仍高歌君不見没羽石中今所聞今人猶說飛將軍

秋日懷徐龍川

苦憶山南徐孺子秋來長日閉雲關黑頭辭宦應多暇白晝窮經總未閒興到擬將懸榻下夜深疑是泛舟還叢叢芳桂空山裏未許高人獨自攀

再用前韻寄龍川三首末致欲訪之意

幾日思君稀會面獨於清夢得相關梧桐月上秋將半草閣雲停人自閒漫憶風波驚往事且隨雲鳥共廻還明時豈合沉淪久矯首龍鱗尚可攀

其二

金罍遙望見南山中有佳人獨掩關陶令歸來非太蚤潘郎官罷正堪閒門依脩竹開三徑爐有金丹煉九還莫道維摩長抱病知君高臥已難攀

其三

足音長不到空山闊別經旬欲扣關蟋蟀夜堂人正寂蒹葭秋水意俱閒月明溪岸烝藜熟雲起峯頭放鶴還正擬此時來問訊石林松闕共躋攀



五日偕雷和山徐龍川泛舟東湖追踐春郊之約

出郭偶因端午節追懽猶當去時春耳習艾葉初逕眼莫道繁花不待人西蜀文翁真不俗南州高士坐來親他年越水傳遺事此日風流尚可陳

徐龍川見訪別去有懷

佳人昨來草堂暮青眼相看意轉濃別去歎蹤又陳迹幾宵明月自山中南州高榻懸何在北海清樽倒未空何日論文重過我相思多在暮江東

王世貞

答寄徐龍川三首

憶昔公車亂後開當時諫草壓霜臺金雞北極蒼孤下威鳳中原好再來我自江湖甘落魄君知天地尚憐才山陰倘有乘舟約莫遣王猷興盡廻

其二

折檻封章動　九重匣中雙鍔鎖芙蓉歸舟剡曲家家雪採藥天台處處峯歲色平林空虎豹春聲大海起魚龍向來雷雨皆天澤未許逢干地下從



其三

十載客城涕淚殘京山空木蔓仍寒批鱗　北闕狂誰在息翼南溟老自寬何地可償明月璧故人仍擬切雲冠風江大有波濤思舟楫毋歌行路難

曉

夜過管溪欲訪龍川先生不及却寄

行盡山隈復水隈到來嶺北仰崔巍龍門深鎖溪聲月惆悵無緣首重回

張獻翼

送徐以言先生起任通參

北極新　明主南都古納言整冠還魏闕投袂起衡門雨露天家澤風雲客路繁詞臣兼抗疏人譽一何尊

胡正蒙

送龍川先生讞獄江北

輕颸吹爽散林坰淮北畿南攬轡行　詔電遠從雙闕下法星深映大江明風生筆底春先到霜凜臺前宇正清孺子門牆經駟馬里閭爭說漢廷



平

黍鳴雷

贈徐北部出錄便省

井梧初下葉秋色滿平陰旅食愁方泥離羣感更深路分燕柳外棹弭越江潯使罷趨庭日懸知慰夙心

李　奎

攜酒過瑞焦池同顧南宮劉望陽餞龍川先生賦得塵字

賓館靜無塵背山對故人馮唐今未老鮑叔舊知
貧葉落池邊樹湖平江上津明朝別離去幽思復
誰論

又

十年隔別苑風塵池上逢君正小春古洞閒花寒
弄石涼林孤鶴漫隨人道時且帶登山屐混世難
遺漉酒巾擬手放歌須劇飲不知斜日下西津

顧聖之

同前題賦得齊字



惜別同留約春遊恐未齊地偏容我醉山靜足鷄
啼煦贈平池潔佳人落葉萋近來倦土馬高臥其
深迷

箕仙

贈龍川先生起任銀臺

聖主當陽萬化熙昔天共切帝臣思班生逢葵登
仙日唐介直還諫被時　玉殿　龍飛春蕩蕩丹
山鳳起日遲遲念年獻函經綸熟細檢封章對伏
蒲

又

抗草當年入　禁鸞奸雄落魄膽生寒由來下榻
聞徐孺未許東山臥謝安耿耿葵心傾白老迢迢
帆影傍雲看東南民力多憔悴此去須教稅斂寬

董份

送徐龍川出錄江淮

漢署郎官英妙年材名已在洛陽前省中照映常
如玉天上趨遲儼若仙奏罷法垣多著令賦成建
禮共推先再看持節南歸處冠蓋傾城擁別筵



王崇古

省兼古廣徐子會稽陶子永康徐子奉
命　錄囚兩浙鹽川王子偕諸君祖于惠河之
水亭酒行歌闋悵然爲賦用續驪音　探韻曲

秋日水亭蘭葉長送客臨流酒盤觴西風在道蟬
在楊採蘭相贈餘馨香請君聽我歌鳴榔商聲未
發別思揚懷昔投簪各異方幾年壽省日相將運
甓陶侃志廟廊南州徐幹俱鸞皇一朝出使各參
商爲華　天威劍拂霜燕冀江淮皆帝鄉百年禮

樂稱隆昌願君紉我幽蘭芳蚤布皇仁報刑祥法
星昨夜生輝光

朱朋求

贈龍川先生起任銀臺

聖主勤求舊旌弓到海陬幾年歸嶺北此日送江
頭政在銀臺紀勛從玉節籌山中只我耳所願治
伊周

陶欽臯

送徐龍川先生出錄便省



自昔同遊漢苑春天曹雲省更情親高槐日上趨
徜後古柏岐分攬轡新爲報使君傳斧鉞絕憐仙
侶動江津錦袍蒼鬢遥相望故國蓬萊鴈正賓

佺惟賢

丙午沽頭寄龍川叔

憶昨金門別蹉跎又二年每因逢過客接得寄來
篇總荷箴規益頻勞魂夢牽何時竹林下清話共
樽前

王國貞

送鹿川徐君榮歸兼呈龍川

難弟攖心月蒻梁難兄衣錦又還鄉雲開千里馳
騏驥天遠孤飛有鳳凰尊酒看山分越巽片帆帶
雨下淮揚白頭笑醉班衣舞回首龍樓日正長

顧

寄謝徐龍川

白沙翠竹護茅廬臥病山城十載餘直以衰年棲
陋巷謾勞任客駐高車呼童旋雉庭前草設榻忙
收几上書卻笑腐儒龍嬾甚無能欵曲媿何如



豐道生

癸亥二月六日步至靈隱午陪徐龍川王龍
谿趙麟陽顧南宮李珠山孤山觀梅

仲春戒時彥言訪通僊堂麗日啓重闔和風泛孤
航澄湖渟玉液瀦藻涵瑶光香飄羣刹聳影落雙
峯長六橋煙柳碧九里雲松蒼放馬依豐草鳴鶴
聞高岡解節濯清沚移樽浮夕陽江梅燦餘馥參
差侵羽觴獻歲忽桃李明節愉冰霜物性有如此
伊人期自將俛仰壯懷激管絃羈愁忘鳳笙歌伐

木瑤琵揮隰桑古祠欽徃哲象賢罔中庳鄰井沛
餘澤蕪提藹遺芳白傳亦艮收惠政堪比方君復
廼山人豈徒金玉章陳橋恥爲佐桂斧義尤傷雅
抱寄玄虛隱德存綱常四賢徵易地千載增慨慷
退眂烽火息當塗狐虺藏馳塬不可駐庶以詠時
康

釋眞贈龍川子

夫予贊易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
焉弟子記之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三



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又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
也幸而免莊周云道之眞以治身夫人之生孰無
慈良愧恥之心遂而充之擴而行之自淵居而放
乎四海油然而興默然而應不號而乎不繩而同
是故以眞感者物皆眞應之矣以罔施者人亦罔
之矣養生者匪食則孳匪衣則溢匪室無以辟風
雨不得已而圖所以生菽粟茂藿食之眞也絺褐
布素服之眞也衹因夷奧居之眞也杖屨橇俞行
之眞也不傷其生可矣罔於食上弋鶬鴰下狩熊

猩河涸魴鮭海登鼉龍太官之露雲芝之飲閟罟
之果滇狄之蔬一席百品未爽於口充腹云乎哉
罔於服冰紈霧縠錦祖綺襦籠纂玉枕翠衾珠舄
金蟃之裘火鼠之帨鮫綃滌暑崖貂禦冬蔥里訴
求曰易數襲蔽體云乎哉罔於室柏梁椳棟珉礎
麝壁金繡玥簾地氍毹錯雕樓五重瑤臺十仞回
廊萬步曲巷百折索材川楚歲無虛日商周鼎彝
晉唐書繪柴汝尊益齊其宇姚黃魏紫扶桑末麗
川桂洛菊設其庭孔雀鸚鵡皓鶴白鹿炎豹青獅



飛鳴決驟于其間巴童吳兒鸞翣蓮炬導其出燕
姬越媛空侯笙簧侯其入容膝云乎哉歲輸金帛
於家舳艫數百蔽流而下絙夫億萬晝夜勿息涷
餓殭尸過棄川谷養子義孫馳饋十舍監司守令
膝行千武匍伏道旁莫敢仰視簫鼓喧前劒戟森
後瞋睨不顧一頷爲榮徒步云乎哉嗜欲深者天
機淺丧其眞而欲無涯志非望不族不已梁冀董
卓石崇桓玄爾朱榮李林甫楊國忠元載張彥澤
蔡京童貫秦檜韓侂胄賈似道胡惟庸馬順劉瑾

江彬錢寧郭勛胡守中後先相望暨其終也不能持一物天之定也惡乎免至於嚴氏而集群姦之大成矣余年三十有五乞養還山時太宰霍宗伯交章薦之始嚴氏從先大夫後因寄聲周尊崖欲候余直史館余謝曰爲親而棄又奚爲而出嘉靖

世蕃名虜入寇距京師僅二舍 詔百官獻計龍川子疏入忤嚴氏遂繫之鍜掠備毒不屈請戮之 世宗皇帝不許敕戶部放歸戶部猶希嚴旨拷其櫫無食再日而龍川子怡然無色望隱嶺



北山中侍兩峰先生葛太宜人養志康壽益操六經靜驗于身心性情之德行著習窮酒色聲獻之欲一洗而空之爲名者罷輒殖居塵驛閒里或崇釋使狎屠酤學仙釋畔名教唯龍川子暨鱗陽子四五公不然甲子秋世蕃伏誅丙寅冬 世宗遺詔錄言事坐廢者 嗣聖皇帝徵龍川子納言于留都人亦未見其色喜余謂龍川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值有道不變其塞可謂善葆其真矣龍川子亦悅余招之不來僻之不愠老且病而不動

於學既窮虛空而不動於中韓退之歎百世相感其之間也余爲山人忘乎人間世已逾三紀碩閎忠孝正直之士其心感觸不能自釋娟亞僻倬同升南安憲煙同曹夢坐膺陽終其身弗睨意氣相許聖域之逖未捻戲面遊汝谷吳悟齋海剛峰董幼海何古林聶紫懷之若鱗陽子宿齋子紫墩子立峰子則兩與之進矣矧與兩峰先生偕升於浙闈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它余與龍川子殆近之矣余陵候恥納言濟優 聖天子將徐而進之先



逸而後勞先暇而後劇先歷試而後柄善繼述之道也

楊繼盛

送徐龍川審錄江南

坐落蘭司庭牛虛有功此去更何如西臺月下幽人榻南國星隨使者車寒雁不堪雲暝夕秋風兒是禦飛初秣陵若遇相知問爲道疎狂病未除

通政徐公傳

贈大理寺卿原任南京通政使司右叅議徐公學詩當嘉靖世爲刑部郎中上書言事頃者逆鸞犯順侵闖畿甸焚殺之慘前此所無羣臣知効條舉目陳而未有以探本之論進者臣惟外攘之備在脩内治内治之脩先端政本大學士嚴嵩奸險莫測貪黷無厭見今虜勢猖獗尚引住兵不祥之語以謾 清問而厭子世蕃復以貪狡佐之薊鎮



總兵羅希韓奉旨拿問世蕃接受失事問革總兵李鳳鳴金二千代其任漕運總兵員缺世蕃接受年老昏庸總兵郭琮金三千補其缺二臣失事老殿衆所共知又當此時委以重任聞者莫不錯愕問故而臣亦得以知其槩又近日史館書辦例與八品此 聖恩也該部未題之先世蕃即邀爲已力而預索顧希曾陳世良等銀一千二百兩王府科缺至猥瑣也舊吏未滿之日世蕃即許爲註撥而預受盛寬相銀三百兩搖大而銓曹本兵之選擢微而官辦胥吏之營求藉世蕃權臨勢託而得美地者十常八九又自九月初旬嵩後門賂集車輛數十搬運行李旬日未息發回輜軿四十餘非嵩眷屬則世蕃衆多姿媵心亦知非凡座船封識悉假用別衙門名號於巳得矣如若父何如國事何臣每接上大夫論及嵩父子莫不切齒而七八年間竟無一人少敢牴牾者誠以世蕃狡鷙擅執父政内外結成諸衙門奏請稍涉疑懼者必先關知而後聞奏嵩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



發制人勢利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擣隙足以示威脇衆文詞便給足以飾非强辨其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利避害彌縫闕失其私交密會令色脂言又足以結權當路而緘其口若前此論嵩者嵩不能顯禍于正言直指之時往往託事假人陰中於遷除考察之際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塏御史謝瑜童漢臣等彼時俱蒙 聖恩寛宥而今安在伏乞 勑下科道詢訪參論將嵩父子並賜罷斥此 聖諭所謂破逆賊虜寇之大端也公西曹

冷局耳而能知分宜相如此詳者蓋公宗兄應豐
以太常直中書數知相事故公內憤而發之疏入
上責公爲親報復私仇下錦衣拷問獄上放公
爲民而亦令世爵罷職養親云　上旨云爲親報
復益指疏中御史謝瑜也謝公同里人嘗出按蜀
自蜀中飛章詆相相乘大計假中旨民之矣始公
疏上時　上益三置三復徬徨至丙夜命大閹曰
來日留嚴嵩說話而嵩未之聞也既聞大驚亟行
金　上所幸陶真人所真人亟入侍泛言相忠狀



上出公疏袖中示真人真人則又言是直爲其
座師鄉人甘心耳座師者彭公鳳也相同里人嘗
面斥相奸相御之嗾言者誣以他事廷杖去彭公
於場屋中最爲知公而鄉人則謝公矣其日相入
朝諸閹以　上命閼而諱之微真人幾殆云時公
父兩峰公方偕公母安人葛出知安寧具疏前一
日歎客如平時疏入嚮棺備後人莫知者技出候
旨猶紿其家人曰結正署中事耳因就謁同舍郎
沈公橋以父母託入朝房而　上旨下矣逮校二

人至酬之少物一校訶擲於地一校曰徐公清官
安得重酬并取納公袖中詣錦衣使陸炳拷掠備
至必得主使者姓名公曰夫人臣盟日夜瀝肝膽
不憚蒙誅爲朝廷發大奸懸父母妻子不與知誰
主使者彭鳳以場屋文字相投岡交道耳謝雖同
里其詞七尺軀輕十室邑耶公竟不勝拷悶絕於
地錦衣吏錢坤李奎石首王爵等相向憤惋曰徐
公即死謂公議何微舉足踢械鍵鍵稍寬痛稍以
不楚使亦頓悟杖數四速舉碁拍案若怒杖卒不



力者卒悟使意杖亦轉輕既入獄局衛甚嚴橐饘
之入輙爲羣校所摽而給事中沈公束久繫獄具
有一切飲食藥餌出周旋公公得不死凡四十餘
日獄上當事者當公絞刑相擬讁之　上直民公
也公得爲民旨詣禮部除名戶部註籍黥黑負刺
出城相猶私遣二人尾公居數日　上忽詢公名
於諸閹且介志之而相始返尾公之人矣後醮壇
青詞有列姓名同公者　上復問即其人耶其人
聞之遂更名學謨云而公宗兄應豐明年相以大

計去之矣乃　上則特留之後且十年相竟中應
豐以他事亦被廷杖去公出城之夕同舍郎劉公
松詣送不及而有黃主事某輙以劉貢憔於相相
亦去之以大計公家居十有八年歲之丁卯　上
晏駕遺詔錄言事諸臣朝議肯公遂起公南通政
司右參議至未踰月而卒始公舉嘉靖甲辰進士
授刑部主事蓋隸曹貴州司貴州司分掌吏部訟
獄吏部所送獄即多探其意旨爲重輕而公不少
狥假甞一貸微眚之吏而重正贓濫之官千戶李



雄有前後妻前妻生二女一子女曰玉英桂英通
書史能詩子曰承相後妻一子曰亞奴雄死後妻
私於其弟榕謀以亞奴襲雄職因共酖殺承相誣
二女有婬行故殺其弟滅口而誣以送春別燕二
詩蓋獄成者二十年所公閱玉英自理疏有臣母
事臣不敢言之語一訊得實即生之且以二女請
宥亞奴存雄後丙午夏京師淫雨浹旬忽夜半水
大作獄處最霿因千餘人且立盡公適提牢亟督
吏卒借塈洞所集民材架巨栅悉處囚其上逼視

之曰吾以意縱汝即逃亡族矣諸囚羣泣曰敢哉
囚飢且病公出私錢市餅餌姜椒療飽之出三日
水稍平於是諸囚讙譟呼謝公大司寇入部閱囚
囚無一死且亡大奇公也戊申奉　勑慮囚江北
却一切例鍰餽金所平反不下數百人已酉陞四
川司員外其秋晉江西司郎中歲庚戌八月虜突
騎薄都城既去　世宗赫怒厲士下吉求言公劾
相嵩上矣歸則奉其尊考及母安人色養至備遺
屋數椽畢以讓其伯兄薄田不給甁無宿舂而宗



族孤貧不吝分賑問耕課讀待鄉黨稚少如親弟
子有爭訟者往往以禮諭止之暇與親故留連其
獨居終日端坐不發一語邑令欲一覘其顏色不
可得胡公宗憲總制浙直威名赫甚而亦著敬禮
賢士大夫顧獨不得一交公胡公跡公甚切而公
避益堅他日上百金爲安寧公壽公拜遣之其後
龎公尚鵬以御史按浙所以跡公如胡公而公竟
見之爲條浙中均徭之害請更其法曰條鞭而龎
公推行之今則江以南盡用此法矣公所以避胡

之堅而辭餽之峻寔以胡爲分宜相之人第口不言耳其後相敗胡亦坐罪公則歎曰雖然胡公保障可念也首爲頌冤公故以論相厥哉同時諸公有切齒相父子者亦卽輙慰解之生平不見喜怒之色而氣度兀然其靜證闇脩超然自得往往見之吟咏箴銘如曰洪爐煅煉那容雪珠子團成自走盤曰心期自得終須得物欲求全苦未全曰自喜於一節者不足以進於全德之地求免于鄉人者未可與語于聖賢之徒王龍溪先生稱公之于



學庶幾默而成之者趙公麟陽亦謂公早歲豎立本於天資之厚其學問之涵濡充拓得于中歲以後者淵乎未可測量也公字以言別號龍川浙之上虞人

何生曰當分宜相在位論相者如公疏中所云王陳謝童諸公竟罷置畢此時嚴氏之惡如方夭之棘人有言之而亦未盡知之而諸公先言之故其受併也愍而諸公之直無所伸其後言者則容城楊公麗水沈公仙居吳公上海董公柳州張公諸公此時嚴氏之惡如將潰之毒勢且横裂四决人皆知之而不敢昌言而諸公言之故其受禍也烈或以死或以戍惟公與南海何公先後建明其時若虎方牙如隼始擊而二公折其齦鎩其羽雖未得有所顚落而知人所共知言人所難言適當其會故公與何公並坐廢逐覩死戍得稍間乃 天子雖逐公乎爲公罷相子世蕃職不可謂不行公言而知公忠者最後相敗竟自長安鄒公發之始知諸公之忠國家而國家藉諸公力不淺也鄒公



當時立以言蒙難容城麗水禍最烈 穆廟登極以後名亦最著卹典亦最隆何吳董張四公皆至大官公方展鴻逵之翼而奪於天則世道不幸也公孫孝廉爾一命予傳公且言公被召時同行三公皆應名出者會於武林而三臺共餞之迎謂曰朝中三直公笑答曰海外三絶蓋當時客衣以幾積爲譏三臺服俱截衣而公與二公則直裰而已直裰野人之衣也屬對絶奇而公之簡朴此亦其一斑哉

鏡山居士何喬遠撰

徐龍川先生小傳

盡吾師水部望平公數爲予言銀臺有龍川先生云爾時予初釋褐心猶童談銀臺舉相事輒爲引大白叫快絶不細請而今釋然之于孝廉普伯氏也銀臺公姓徐諱學詩幼穎異十七爲諸生常領傷二十七上春官爲輸編彭公所賞識亟首之不遂而戒以 廷試時必相投卷公感其恩而故左之已而郎比部吏曹謹一胥浮其罪公滅之不爲狥 世廟時千戶李雄女王英倖送春剔燕詩爲



後母所文入上書自白得免死今傳作話一段有曰玉英之獄者則徐公讞之也獄秋潦公急出多囚約毋逃我囚如約不逃一人公多方爽塏而滿貸之慮囚江北平反三百人會分宜相方謙恭下士人人以爲伊周而公首攻發之卒爲言者地公幾死虎口頫 世廟天臺杖六十爲民去一時論播滕子到門前闕老還要錢天高 皇帝遠不學詩無以官 世廟聞之憫憐問徐某在否乃得生還事之顛末在何儀部傳公生平學問孤高淡易

還家來布衣革履娛二親如平時逢人坦坦絶不言温室事亦無一毫傲睨怨望之意然有人偷鑒聰惻胡公宗憲故柄要赫甚欲交公爲重得公至虎林遽出訪公覺之千旄甫動而竹輿已渡錢塘胡趣出訊明州而公入天台矣是時縣令某責世禮嘗齮齕公遂侵公叔氏舅氏不爲動及胡公造請令負弩驚悔如失公返謝之而胡公事敗公後獨疏其有保障功其美惡不掩人如此代胡公者劉公叢別公頃惧掉其臂公不俟車徑長入麗御



史衙廳入撫以師事公公入其署借箸三日今海内通行法目一條鞭者皆公所以請麗也公極愛王龍谿先生敏妙而不喜其講學公善奕張江陵在史局時每爲敍予竟月不語公器之云異日當國家之用嘗泛大湖遇石尤舟幾覆公指顧湖山自若走天台石梁往來魚背上歌番以習陽明先生之意界不善飲而飲不辭左右嘗師飲人得至三十杯輒自頌又嘗灼艾四十九壯火駢鑽必殢持之不雜色 世廟上賓遺 詔首起公報至公

方啮噬終局乃起知　上不豫泣數行下曰奈何
且報我吉耶同舍者三公會武林三臺俯百壺之
餞解衣迴謝曰朝中三直公戲答曰海外三絕蓋
三臺俱雜精裁衣而所舍三公則直殺耳其爽給
咏朴皆此類也始公疏奸相時以其太公若母託
同鄉沈公太公以賢科爲州刺史亦以公罷父子
反相賀公趦遷留都太公戀家山而以太母行邑
大夫遣導則甚盛公以悅母不一辭過鎮江訪太
公所判署有黎一本是太母所手植公落其實而



奉之以爲饋公之王父號拱北翁者嘗懷黎獻母
夜夢帝錫數人爲孝感之應至此爲一事云有宗
兄應豊公以太常直中書數知分宜事常語公故
公疏最驟而應豊公亦以公及踰年亦廷杖爲民
兄弟衎衎反又相勞苦而公之敦睦退讓產取其
磽祠則獨任族指繁矣吉凶教養之舉皆於公焉
待火至令虞芮不忍訟而沐德郁之清風直濯于
畯婦之耳也下管徐公豈非盛德可師乃今日教
時之急務哉顧將撫汀贛爲替卿相而天遽奪之

不展其大用五十一而死天道何草草也或曰公
瑞時催七閲月而生天亟降之以靖國氛故氣血
未發不宜壽嗟呼以公之正氣凜凜春陽藹移即
此時言及猶恍見其眉目可愛而可敬者公何必
以形體生也

遂園居士王思任撰

先祖龍川公行略

緬惟我王父生平志行則京兆陳公絳嘗狀之冢宰趙公錦嘗銘之矣而掛漏特甚諸所稱舉自活囚建言二事外不少概見至所深思力踐以有得于身心性命之間而未可尋常測量者不及一焉議儗具以我王父捐館之日家伯父輩屬俱藐孤未能悉徵當日行事爲之地耳他如　國史稗官郡志邑乘載記不乏亦僅存涯畧未易細縷爾一不孝心竊傷之間從二三長老有所稱述輒載筆



以從得若干事而因有以想見王父就將所至私念王父背捐垂四十載先民故老日經衰謝及今不爲揚扢恐我王父一生刻勵大節炳然幸就湮沒而一旦不免越厥命以自覆是用不辭蕪陋輯錄如左王父諱學詩字以言龍川其別號也世居上虞之下管鄉五世祖妣孫氏以貞節旌高王父諱敎以所居面北號拱北翁嘗自吳歸懷棃十四以獻如母氏夢數人咸謂孝感所至傳于邑誌孝子曾王父諱子忱別號兩峰起家正德己卯鄉薦

初判鎮江誌稱其剛方練達再判寶慶誌稱其清介諳練祀名宦擢知涼州尋補安寧會王父建言得罪力懇致仕配葛氏以王父　恩封安人初王父姙七閱月生故多病及免襁在羣兒嬉戲中有成人之度稍長知讀書即秀敏飈發軼羣趨庭應對未嘗闕一語高王父奇愛之指語人曰是兒不止以一第自涵者惜余不及見之耳年十七補邑弟子員嘉靖癸卯舉于鄉則郡司理[illegible]袁公祖庚錄之時年二十七矣明年上春官禮科給事中



寧鄉周公采業儗薦第一人矣偶編脩彭公鳳以本房承乏密搜各房得王父卷輒持去與編脩袁公煒所薦瞿公景淳卷奪第一人迄以諱周不果所薦乃既雋王父第八人猶爲扼腕不已則戒以　廷試日必授卷于公王父竟不授卷于公而公乃益器王父也周既爲王父言其事則王父退而就弟子位矣試居三甲觀吏部政乙巳授刑部貴州司主事七閱月而曾王母以　恩封益拱北翁皤然在也司故分掌吏部訟獄吏部所送獄即多

訶其意旨為輕重王父不少徇假有吏以薄譴必
欲重褫之王父一訊無他即還其役嘗劾一州官
賍濫獄且具賄囑其鄉里要津祈解不聽卒正以
法千戸李雄有前後妻前妻生二女一子女曰玉
英桂英通書史能詩子曰承相後妻生一子曰亞
奴而私于其弟榕雄死謀以亞奴襲雄爵因共酖
殺承相誣二女有媟行故殺其弟滅口而証以送
葯別燕二詩爰獄成二十年所矣而玉英自理疏
有臣母事臣不敢言之語王父訊得其實即生之



且以二女請宥亞奴存雄後丙午夏京師霪雨浛
旬忽夜半水大作天明部門外成浸獄處最窪囚
千餘人且立盡矣王父遽提牢丞督吏卒借隍祠
所集民材架巨柵處諸囚而悉去其械還視之曰
吾以責脫汝即逃亡族矣囚泣曰奴輩敢負公囚
飢且號寒更募善泅者出市餅餌并煮姜椒療食
之凡捐俸五十金人日二餅云出三日水稍平向
胥到部閱囚囚無一死且亡乃大奇王父所為大
人以脫囚之再踰日生時六月十九日王父方身

覆囚呱呱弗子也王父在部六載聲稱赫然時尚
書鄞邑聞公淵雅器王父凡一擬禮科一擬銓曹
輒徃從吏部持之曰吾部中不可無此人耳戊申
奉　勅慮囚江北却一切倒鏝餽金所平反幾三
百人巳酉陞四川司員外其秋晋江西司郎中故
相嚴嵩貪黷險奸而厥子太常卿世蕃復以狡驁
佐之賣官鬻獄門如市屢自給事中王煒陳瑨御
史謝瑜童漢臣等訊嵩得罪猶屬嵩為宗伯至癸
卯執政後權勢日盛士大夫無敢建言纖芥及之



矣歲庚戌八月[illegible]虜騎薄都城下恣所侵闖焚掠
既去　上赫怒厲士下旨求言　旨曰文武羣臣
凡有見聞可助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而所
分布要害尚以賄置若薊州總兵李鳳鳴漕運總
兵郭琮其最大者王父奮然曰此何等時而大臣
猶乘危邀利以私非其人哉遂疏其事上之時王
父宗兄應豐公以太常直中書荷　殊眷數知嵩
事言之故王父疏最覈而斥世蕃事尤多　上覽
疏大驚益三覽而三復之徬徨至丙夜命左右曰

來日留嚴世蕃說話時王父以應詔言事不由銀
臺故嵩父子不得預聞爲地恩甚有爲畫策者亟
趣萬金　上所幸黃冠陶仲文入侍泛言及嵩詆
立盡忠任勞任怨狀則　上從袖中出疏示仲文
矣仲文曰是直爲其座師鄉人甘心耳蓋彭編脩
鳳與嵩同里閈自爲諸生常面斥嵩貪橫至頸顏
發赬色嵩啣之及是嫉言者誣以他事廷杖去而
爲王父南宮座師謝御史瑜王父同邑人嘗巡按
四川飛章言堯代四凶嵩居其一嵩乘考察嫡內



批民之而王父疏適及其事于是仲文爲揞言子
上　上以其言爲然而疏乃屬在中書也其日
世蕃入朝諸少年中貴以　上命闞而譁之甚窘
微仲文幾殆云王父具疏前一日名會賓客談笑
引滿如平時嚴家奴成爵竊楮以俟曰勿令家人
覺則身詣朝房候　旨猶紿王母曰結正署中事
耳時尚未曙因就謁同部會稽沈公楝以父母誥
抵朝房未幾則逮校二人出矣王父戒少物擲之
一校訴擲予地遂以拳掊加王父一校曳其肘曰

徐公請官安得重酬并取納王父袖中是爲十月
朔日蓋疏上再閱月矣　旨曰逭厮爲親報復私
仇好生無禮着錦衣衛着實打了來說時錦衣使
陸炳叙掠備至必欲得主使者姓名王父慨然曰
夫人臣盟日夜瀝肝膽不憚誅夷爲朝廷發大奸
慝雖父母妻子不與知誰主使者彭編脩偶塲屋
以文字相賞固其職耳謝雖同邑至舉七尺殉之
豈情也哉詞色抗朗不少挫萎體羸不勝及以械
具夾脛而擊之遂悶絕於地於是錦衣吏錢塘李



奎不首王爵率其屬十人前抗聲曰徐郎中言事
爲國耳械故浸漬百毒即血濡及之不三年必潰
爛死豈不傷哉因共擊碎械具杖行至三復悶絕
如初然而杖以十計者六矣杖側使欲重斃之歟
然而已至是炳大連舉拍案若重怒其不力者杖
以頓輕杖已舁出褁以葦箔自杖所至獄所經一
關檻獨峻杖而未絕者拽從其上不勝楚必微有
聲息而舁者知之至是微聞王父有聲曰生也夫
既入獄爲衛甚嚴緹騎之入則羅校操食之家奴

成爵徃訴沈公橋公戒令翌旦執標食者以號而
旨之入然巳再閱日不相逼矣適給事中會稽沈
公束繫獄久具有一切飲食藥餌以資得不死在
獄凡四十七日嵩以餽至却之乃嵩於沈亦歲再
餽而沈直訴而受之迄十九年不異也時次輔某
擬以誣妄諭敘呈嵩嵩曰能言人之過亦好事毋
爲深求令吏邊方雜職以上而　上則自內改批
云徐學詩不必別處着他原籍當差爲民去嚴世
蕃罷職養親　聖明獨斷蓋以黜逐示保全而嚴



氏亦附折其獻矣先是京師有櫟子到門前閣老
還要錢之謠而王父疏及之至是有續其謠者曰
天高　皇帝遠不學詩無以言殆羨爲朝陽鳴鳳
云其日出自獄則負而之禮部除名戶部註籍爲
民猶負創疾馳出城時親友無從者獨前李王二
吏駿之行俄聞有策一蹇驢朗吟去國一身輕似
葉高名千古重如山者王父曰必謝茂秦巳果茂
秦至矣編籍例用長解王父獨遞解遞解嚴矣而
又督以嵩所私遣二人良鄉令

簽解見其人即勒返之而其人則尾之於後居數
日　上忽詢王父名於諸閣且令志之其人始返
王父既從彭城部使者聞其事於是有生還之望
矣而王父宗兄應豐公明年亦以大計黜乃　上
則特留之又十年公力懇外補嵩遂乘閒言於
上曰豐固不樂在　上左右耳竟被杖爲民去王
父出城之夕同部新喻劉公松詰送不及一策馬
過邸門而去有主事黃某偵其事進之嵩嵩亦乘
大計去之後隳坛青詞有列姓名同王父者　上



復問即其人耶其人即更名學謨云大宰活囚建
言二事皆伯祖學成公所身閱能言其詳而遠先
不可復作後有所聞未有及其悉者不能無憾遺
之感矣王父既歷困蹐自信益堅靜證關係一肆
其力于六經而日唯娛奉曾王父曾王母以爲樂
布衣革履自奉蕭然當道餽遺無所受亦絕不通
一刺有暇日與二三同志若王龍谿趙麟陽先生
輩放棹于央山越水閒逍然樂也胡公宗憲以軍
興制浙直聲名赫甚顧獨不得一交王父嘗介龍

谿先生請見先生屢爲從臾不可則以天真書院
會邀王父至西湖而公遽出訪王父卽日返渡錢
塘公則趨汎明州益汎必由虞而王父入天台矣
公至虞爲默然者久之曰此直避世士耳既奉百
金爲曾王父七秩壽拜而遺之王父所以拒之堅
者以公嘗附於嚴氏第不令人知耳而猶以公多
東南保障功不可忘及被召出將疏浙中四事行
之則復公爵其一焉邑令某頗齮齕王父尤貪橫
嘗以城工拘王父親叔某某輒荷插就役以要王



父王父不爲往會王母母弟適贖鍰令輒乘王父
入城繫之邑門王父爲出錢代償而不與言所謝
去一切餽遺令輒冒以屬贋後稍聞亦一晒置之
至胡公一嘗造訪以後令益不勝屈服矣而王父
遇之無以異總制劉公譏詗王父且別惧揮其手
益京堂例耳王父遂不候轎而入公詰朝躬詣謝
過則王父遄歸矣是時浙方患苦軍徭一切郵車
所經其舟車供億之費皆有產者往爲備具晝夜
均之或所占不過晷刻而偶爾煩重至破產鬻妻

見者直指龐公尚鵬之按浙也甫下車卽以辭交
請見而王父辭之既就訪王父西湖王父趨避返
棹而公復詰朝辭儀從至矣時王父尚在牀蓐辭
以他辭不見公去而旋至始見之則延王父入其
私署益閱三日夜而別而家大人以髫齔從之時
王父所條畫浙中利病如庸役里甲方頭司差府
牌種種不一而單條爲最請更法曰條鞭輸財于
民授役于官而公遽推行之今則江以南皆用此
法矣公初盛治具邀王父至其署中所供不殊寒



士王父每欣商其事云龍谿先生以王父大父行
降友王父卽王父稱先生亦曰此游夏遷也而獨
不從之講學唯勉爲一赴天真書院意講學非逐
臣所宜耳手譚特妙當在比部恒與同部袁公福
徵對壘而江陵每坐觀其傍局已有言江陵無一
語唯爲逐子欲入侯觀後局王父以此深相器異
曰此當今人傑也嘗特造訪荊川先生而不遇益
生平誠嚮慕之乃先生亦卽遄復王父于家矣宗
中有稱產而急無所售卽王父應之故王父置產

自曾王父所置百二十畝外才七十畝皆入與顧
觀之者
[illegible]嘗受句讀於從祖兄瑋瑋後貧甚鬻之田六畝
先世喬年公有懿行當　太祖時以明經聘授福
建僉事而爵係大宗嗣垂絕王父倡宗中好義者
與娶婦有子且為置產樹碣而族共供之祀以不
廢宗中有產者當往任梁湖驛儲胥各若干時刻
合之得三日即所云軍循法也王父曰不亦殆哉
為計產合醵所需而身督子弟之幹敏者往應之



蓋宗中賴保護焉居恒命篤嗽遂宗中後進弟秀
明任啓東共事後以甲子丁卯繼登賢書宗中五
經甲乙科唯麟經未售就童侶中擇叔氏鄉習之
後以壬午舉于鄉一日家集開令叔氏良棟生叔
指稍為掄摺即云此當出身科第者卒成辛丑進
士伯氏鳴鳳與叔祖希明伯啓東同進而資尤倚
異乃獨以逢時為王父所難伯兄兆龍幼而敏甚
愛之然每屬其首曰好秀才耳已亦無不懸瞻者
宗中少年或從事京師而為王父謗書訾之嚴氏

歸而匿非敢見親過請途輒避去王父呼與俱來
轉慰解之曰吾定知汝無此事汝不得自疑也性
不善飲而喜飲嘗盡一小杯習飲至三十杯嘗約
友四十九六並燃不為動色行坐凝然不左右顧
視有所顧視則身與俱旋舟過太湖風驟舟中人
俱慍眩不能支王父兀立舟前指顧自若天台石
梁稱絕險履之如平地政以陽明先生嘗經往與
得其遺跡耳王父在田間凡十八載蓋十有三年
而嚴氏敗繼王父起如沈經歷鍊揚驚部繼盛取



禍尤烈而鄒侍御應龍獨以專斥世蕃得請　上
旨蓋　上任用嵩久不輕以耳目易股肱即王父
固有不專詆世蕃之恨至是讀其疏慨然曰吾意
固如此耳乃當日所以攻詆世蕃未嘗不悉而世
蕃亦輒坐罷職抵坑拊背以啓侍御公納牖之機
則王父早計哉于時浙中巡按若黃公廷聘龐公
尚鵬張公科先後薦王父於朝而龐係特疏云追
世廟上賓遺詔起王父為南京通政使司右參
議時　廟議兼次諸言臣死事者首椒山公錄用

者首王父故賜環十九人俱原官銜王父趨貳銀
臺而郵典亦唯椒山公最優耳王父聞名之日與
客別墅手談從容留與終局巳更布子而客辭之
始歸歸輙訊　上起居曰不豫則洒淚掬巾起曰
汝不報訃而報吉耶邸報人茫然失所望既與同
名三人會於武林而三臺餞之迎謂曰朝中三直
王父笑答曰海外三絶葢當時客衣以襞積爲敬
三臺俱裁衣而王父與二人則直裰耳王父念曾
王父暨曾王母俱年高欲疏乞終養曾王父曰不



可若父子亦唯　主上所賜優游田野幾二十年
矣今日乃汝致身之日矧吾尚善飯毋吾念則偏
侍曾王母抵留都任矣其日自田間出邑大夫所
以遺楔甚盛王父一無所辭葢以此娛悅曾王母
耳過鎮江率以游曾王父作判時故署其署中衆
曾王母所手植者至是衆實取共歌而樂之未幾
擬撫汀贛時外王父滌公晟爲大宗伯念王父體
羸多病遠事遠繁非宜推官之銓部銓部曰然第
叙推有體乃此公既抵留都可徐徐推轂乎仍以

副推上而　命未下幾痢忽劇猶自謂無恙勉慰
曾王母疾革前一日始請一訣以逝時蒞官僅逾
月耳家伯父輩俱留侍曾王父無從者殯斂不足
以辦棺賴合都縉紳賻奠襄事其屬纊之言唯恨
不能盡忠盡孝無一語及私云時浙江巡撫邢臺
趙公孔昭南京河南道御史麻城周公弘祖各特
疏請以王父郵典比椒山公例太宰[illegible]楊公博
乘爲題覆得　首贈大理寺少卿而未及請誥也
宗伯高公儀則自按例議覆一祭餘悉待之時少



宗伯山陰諸公大受少司空餘姚趙公錦爭之不
可曰盍留疏俟其後人盍語近激而高持之益堅
竟留疏不覆也王父天資潛靜其學問所至一以
陽明先生爲宗而本之夷易不見艱難之意故以
論嵩罷同時諸公有切齒嚴氏父子者亦郎慨慰
解之其獨居端坐或終日不發一語自爲諸生業
不屑章唯默坐搆思不問家人生業甁無宿舂欣
然自得也事曾王父曾王母靡所不竭其力宗族
有孤而貧者不吝分資贍之遇父兄親子弟禮必

恭光嘗誘掖鄉黨後進以底于成所與告勉雅俗
謂乎父巾曷犀下先[illegible]以先行序而父必許祖往
以禮諭而止之嘗卒臨變不必動余爲裁定數語
如有成畫者縉紳先生自二三知巳外寡所接與
所接與多親戚故人所至留連或邂逅立談竟至
移晷家人時至失其所往至其吟咏箴銘之間亦
往往有以自見曰洪爐煆煉那容雪珠子圓成自
走盤曰心期自得終須得物欲求全苦未全曰須
識靜中還有事莫令着處轉成昏曰分外不加毫
末事意中常滿十分春曰自喜於一節者不足以
進於全德之地求免于鄉人者未可與語於聖賢
之徒龍谿先生嘗稱王父于學庶幾嘿而成之者
一生也晚及接見麟陽先生先生曰自尊王父早
世以去使吾輩擔當當世之志消磨强半其銘王
父則曰先生早歲竪立本於天資之厚至于中歲
以後其學問所涵濡充擴者政未可量耳爲詩不
存槀今所存二百餘首率由親戚故舊所繕寄或
家父伯叔所憶誦者故多謬誤不全至所投贈詩



歌篇什家大人嘗擇取其品騭之精者附之二尚
而旋亡于丁亥回祿之警建言以前則王母當被
逮之夕傳且抄究主使急付煨燼然時已交傾海
內自七才子而下各有賦贈今鮮孑遺良可惜矣
王父距生正德丁丑十二月十五日卒於隆慶丁
卯八月初九日家故多壽自曾王父曾王母以上
三世暨曾王父之兄若弟俱以結髮同躋上壽而
中唯男壽一女壽二未踄九旬王父圖爲坊表未
遂而又自以受體溝所以守保厥身靡不至獨不
獲一躋遐算豈非天哉享年五十有一配劉氏
勅封安人安人之外王父則余宗聘君諱文彪當
武廟時同以布衣對策忤劉瑾廷杖戍鎭番者也
王父有子男三長鳴望邑庠生娶職方司郎中陳
公縮女次鳴旦邑庠生娶刑科給事中張公承賫
女次鳴玉國子生娶武英殿大學士新昌潘公晟
女郎爾一所自出今　上戊戌授池州府照磨是
時危疑𡟶赫甚其所齮齕無不立徵械一日直
檄屬家大人稅六鎭故事照磨衆郡守操之至是

兩遊之家大人而家大人力返之且迄善御所遊
二人稅不啓瑠以不怒則池陽賴爲保障矣女一
適順天府尹陳公繹子泰與滿翌孫男六女三望
一男兆龍邑庠生娶庠生黃君鳳岐女一女適松
滋教諭陸君定子元書且二男長攀龍娶庠生陳
君孟麟女次從龍邑庠生娶河南按察司照磨張
君絅女一女適湖廣巡撫車公純孫庠生仍安玉
三男長印爾一娶頃者張給諫公孫女繼娶工科
都給事中仁和孫公枝孫女次景龍邑庠生娶庠



生葛君煖女繼娶山陰庠生俞君宗文女又次承
龍蚤卒一女適車駕司員外新昌呂公若愚孫庠
生初聞曾孫男十七女六兆龍五男長慶源邑增
廣生娶頃者陳京兆公曾孫女次慶澤娶庠生陳
君繼忠女又次慶滙邑庠生娶會稽陶君志莊女
繼娶庠生陳君光裕女又次慶淙邑庠生娶庠生
林君一棟女又次慶洽娶陳君毓英女爾一三男
長言遠邑庠生娶頃者車中丞公曾孫女次言與
出繼弟承龍又次言近尚幼未聘皆側室褚氏出

一女適光祿寺監事山陰王君鍾琦子崇夏孫出
景龍四男長言中邑庠生娶庠生陳君渠女次言
敬又次言愼未聘又次本洽尚幼二女長適江西
參政山陰何公繼高孫育仁次適兵部尚書新昌
何公閶玄孫裕如攀龍二男長言直聘石君化女
次言正尚幼二女俱未字從龍三男長言揚聘會
稽陶君崇逵女次言灝又次言煥尚幼一女贅望
江尉鍾君成功子振承龍以爾一次子邑庠生言
異爲嗣娶兵部左侍郎山陰王公元敬孫女玄孫



男四女七慶源二男忠裕忠礽二女慶澤一男篤
棐一女慶滙一女慶淙一男忠祁一女言遠二女
已上俱幼今　上丁丑諸生請祀王父于邑賢祠
學使删中喬公因阜瞿然曰此公尚未膺俎豆耶
遂檄祀郡祠云嗚呼我王父生平梗概具此矣即
其造詣所至節目所存亦旣不媿古之君子屬以
昊天不弔門戶中衰家伯父輩方以憂在蕭牆之
內不暇惆釋爾一生于最後勉自激昂爲冀覬揚
我王父于萬分一而才弗逮志泛猶未有所成乃

屬於人亡世遠之後捜訪遺聞底蝎罷熱庶幾籍
以邀榮當代名公之𥘉少寬擢髮之誅又復自念
見聞寡眇文質無底思終不免隕越貽王父羞唯
是王父千秋不泯之志實與海內作者共之倘海
內□□鉅卿志士仁人舒其悼念并既其孤寵錫
片言垂之千禩則爾一幸甚家伯父輩幸甚世世
子孫幸甚

已酉南宮之役俼給諫廬陵彭公維城侍御冀
城史公學遷各疏請追諡王父爾一爰次所聞

投呈當道因復互有所聞得十餘事私識不惡
棄去悉爲綴入附錄亦黃犢之意云
萬歷庚申仲春　　日不孝孫爾一齋沐百拜謹
次於分陽署中

述先小錄引

徵善而卽誣譽先以精重人情乎爾一詎不敢處
此唯是質文名實之間厥有攸底列在祖若父記
曰先祖無善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
知而弗傳不仁也古之君子未嘗不論撰其先祖
之美以明著之後世其兢兢有如此耳豈其介終
於廢墜以速戾于厥躬唯我王父盡先館舍垂四
十載褒嘉闕繹迄俱泯泯乃間者彭史二先生疏
請易名俱亟及我王父是唯宇宙間忠義流行薪

盡火傳不容終昧我王父死且不朽一更何言一
所痛者我王父立朝淺而匿跡久見額者十一齎
志者十九不暇具舉如矯脫縶囚千餘議革軍徭
諸弊種種所自表豎皆在建言一節外卽建言一
節當是時七八年間士大夫無一人敢與少牾而
王父獨不惜矢口攻之此楊觜郎逮戮疏所以獨
致惓惓而疏垂排抵世蕃世蕃亦輒坐罷職厥後
鄒侍御竟以專斥世蕃一舉回天則王父早計哉
歿之日趙周二先生請以王父郵典覩椒山公良

所稱事蓋棺論始定而當事者以未及殺身爲難之夫身亦願其初莫捐不捐耳其究至於殺身不至於殺身遇也矧我王父百鍛瑟終十八年藥投草野寒操徹骨嗟嗟奚遽不當一死哉且當日賜環十九人獨王父趙貳銀臺不踰月推撫汀贛而未及 命下以逝相提較論 先皇帝施而未竟之恩殆未可量詎意寂寂至今匪匪名字混在儕人而其他不暇具論亦奚以辭 先帝而慰忠魂方今 一人在宥百辟惟刑千禩曠然一朝舉舉當事者弊惟慎慮周詳而矢以公執敢以私干唯我王父生平鷸鷸義無終晦而其遭時處數之奇雖生萬死僅存雖祿沒世食貧雖官踰月彌留尤令人沒齒不能乎者竊思當事者或未悉茲本末而猥與一節自好尋常被放之夫同類而稱不唯我王父一生砥礪終歸湮沒而亦奚所當於當事者抉微發幽礪世磨鈍之盛心記曰孝子不譽親良友不譽甚一不孝亦安能明著其善克免于不仁不知之稱乃鄉者數君子所共推稱業章章如



是比邱風馬白簡相將豈甚無見而然者唯當事者鏡核其指歸而審圖進之爾一即率犹頫越有餘榮爾

萬曆己酉季冬日不孝孫爾一齋沐百拜謹書於長安邸中

浙江紹興府上虞縣會試舉人徐爾一
奏為孤忠首諫清論素孚優卹易名湛恩未霈比
例瀝陳情悃懇乞
聖明俯賜特典以光
聖治以風臣節事 臣 頃借計吏至京幸際
聖明初御淵澤弘敷敬為故祖原任南京通政司
右參議贈大理寺少卿徐學詩具疏陳乞
卹典蒙禮部覆題予祭一壇而先是萬曆年間疊
臣史學遷科臣彭維城等亦先後疏列祖名於
謚議公揭發門弱息孫顏未能消滴分銖
天朝恩露 臣 祖有知當稽角九原而 臣 竊不勝凜
凜廁闕
國家之典
卹典所以崇獎忠直褒闡幽遐不令濫觴而開覬
倖之門不至靳與以沮勸義之途 臣 伏覩近日
天恩恢廓陳乞紛紜間為裁抑要于至當而至於
不妄求于格外而止循請于例中不希
神廟以來優渥之恩而止援



世廟以前辭恤之典不濫靳磨賚為子孫利益而
止顧求
恩寵為泉壤先榮如 臣 疏所懇竊庶几為
聖明不恡優給者 臣 伏查
卹典係例一款大小官員有明諫顯諫身死國是
者或與祭葬或與贈謚或祭葬贈謚兼給又查
得嘉靖年間兵部郎中貴華建廷杖為民起用
贈大理寺少卿給祭葬優卹其家謚忠裕兵部
員外楊繼盛疏劾嚴嵩被戮贈太常寺少卿給
祭葬蔭子
勅建忠祠謚忠愍 臣 愚不肖間嘗取 臣 祖生平梗
概畧與二臣比較如當嘉靖庚戌虜薄都城 臣
祖以刑部郎中應
詔列嚴嵩父子奸惡時自嵩入相後七八年無彈
文 臣 祖為首發則有楊繼盛劾嵩疏內三稱 臣
祖及京師括 臣 祖名與字而有滕子到門前附
老疑要餞天高
皇帝遽不學詩何以言之謠可據如

世宗皇帝閱祖疏至再命翼日留嵩說話行荷轉
罔而爲黃鬼陶仲文所中摘疏中語指爲同邑
親謝瑜報仇錦衣衛欲得主使根據拷掠備慘
再絶復甦則有遣厮爲親報復私仇好生無禮
着錦衣衛着實打了來說之
旨可據如 臣 祖扼吭拊背之杖在詆悉世蕃罪狀
觸所深忌擬杖擬遣諭必寘死地卒賴
世宗皇帝保全則有徐學詩不必別處着他原籍
爲民當差去嚴世蕃罷職養親之



中旨可據如始終勁節不撓嵩所切齒爲世大創
則有直隸徐學詩鬪
世宗皇帝於青詞內見其名詢及 臣 祖遂更名學
謨事載實錄可據如 臣 祖歸里後遭世蕃危中
瀝濆不測則有波及族黨乘大計黜祖兄太常
卿應豐祖兄故荷
世宗皇帝殊眷
中旨留用事見楊繼盛疏內而卒中他事廷杖編
籍可據如 臣 祖完德全名爲一代直臣之鬼論

乎朝野則有
世廟上賓名用以言得罪諸臣十九人差次等第
各起原官而獨超授 臣 祖銀臺之
遺詔可據至里居十八年閉門著書絶跡公府獨
因御史龐尚鵬式廬造請㦸議叙致均徭爲一
條鞭垂東南數百年利賴及廷杖之日賴錦衣
衞官該貴爵李奎等感憤倡義踢碎世蕃所製
藂棫併其他空節懿行慘禍奇窮不可枚數事
稍稍見於郡邑誌書名賢紀傳而爲子孫所得



因緣附會援拾粧褒者一切不敢輯舉以瀆
聖聰 臣 愚不肖竊謂 臣 祖節義官階恰與二臣符
會而至於當朝野側目之日首發昌言事雖於
肇當賜環彌月之時溘先朝露數窮于羣凶四
犴狴殆斃闕庭多方搆陷流離草莽不即誅死
而九死一生楚毒同於繼盛今蒙禮科抄衆得
徐大理學詩當嚴相炙手可熱之時首列奸貪
幾斃詔獄益楊沈諸君子之前茅而寂
世廟生全

穆廟起用所遇為過之矣獨身後
䘏典未得視黃少卿贊楊少卿爵
恩劑所不斷祈抄出覆之微部覆看得本官百鍊
剛腸千秋勁骨當分宜竊政之日政世排媚惡
之時竄獄賚官炙手者甘為鷹犬剟嘗聲而結
舌者自比寒蟬淡此爽鳩先鳴杖馬廷誰百械
甘為待斃之忠魂恩出
九死幸作生還之逐客以孽子而襯峻秩似罪其
身而用其言由郎署即晉銀臺則局于前而伸



於後顧忠無不報
聖明之雨露方新奈數與可知直臣之墓木已拱
公論既定
䘏典宜加據所推稱亦足定定臣祖龍棺砎而起
蒙予祭一壇上不得比隆繼盛次不得同科黃
贊使
熙朝有未敫之遺澤而地下有未瞑之貞魂此臣
所以仰瞻
天閽俯弔先魂撫膺悲感而不避呼號于

君父之前也伏乞
勅下該部查照黃楊二臣事例果否符同
懇賜易名并給廕得
䘏典使亡者勤衔結之私而存者竭捐糜之報所
隆施在一人一時而所風勵在天下萬世其裨
新政而作敢言關係匪淺鮮也臣曷任激切屏營
之至
天啓二年四月　　日具
題



聖旨禮部知道

石龍庵詩草跋

如翰爲兒童時每侍先王父及先君之側必稱引吾宗先正爲後生小子法程則必首聘君與納言公云聘君爲如翰曾王父以布衣應經明行脩徵忤逆璫劉瑾爲
旨下詔獄謫戍如翰曾其疏
上聞以易名請茲不敢贅納言公以英年登上第爲北部郎抗疏劾嚴分宜相
廷杖謫爲民及
穆廟登極以南納言卿
賜環未幾卒于邸則如翰諸父行世所稱龍川先生者也翰生也晚不及親侍公乃公之人品行誼則耳而心之久矣大抵人臣盡忠極諫攖剛主之逆鱗易磨權奸之虎牙難當分宜柄用時其毒燄爲何如哉而公偃游白雲署中又非有言責者比乃慷慨抗疏又委曲以達之
聖覽至使先
肅皇帝爲之丙夜動容相箸乃賂黃冠倖免而卒



困公以杖維時宇內人士無問識與不識皆仰公如景星慶雲慕志節者望風內謁幾同龍門每出游閭里則童叟聚觀填隘阡陌其所謦欬著述聞之者五內爲傾得之者什襲爲寶又不啻如球璧珠璣矣第公卒于宦邸平生著述多散落遺失其孫孝廉爾一訪求搜輯得詩稿十之二三又多脫誤則托黃山人以意爲之訂補乃付之梓而以跋語屬余余與孝廉辟氣臭味寂稱莫逆而公又翰所心楔神注然一希光附名而不可必得者也敢不竭其愚心以効一言于簡末盖嘗聞之宇內有大不朽四事功節義理學文章是也公節義英英能麻今昔固不必言而潛心性命之學妙契文成宗旨本于天賁而涵濡充廓于學問歟而成之爲請名公所心服惟是年不配德位不竟才人或惜其事功之少概見而不知公爲比部時屢讞重獄雪異冤平反辟特著且脫諸重囚于械活之淹汨中郎大司寇亦嘆息恨異里居之日值吾鄉困于徭

役直指旐公撫秋更法赦之乃延公于柏署中
閩殺食者三月出而條欵之議定益斷浙之民
至今幸有噍字則䖍公之德而公之指蹤實多
則公之事功已見一班其厄于年而不獲竟則
天也乃若文章則公之餘矣若讌語則又公文
章之餘矣然誦公集而悃想見公之爲人其經
緯世途時時見之叢軼紛拏則公之事功也其
壯爽激亢緖者發騷而悱惻則公之節義也其
温和苞孕之旨邃詣有趣然于物外而快然自



得于胸中者則公之理學也嗽十年後凡宇
內人士猶得儼然如覿公色笑而恍然如會公
神情則今日之刻又豈特辭韻法律之爲矜式
哉子與氏有言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余如翰業已知公之爲人矣而今且得誦公
遺言敢曰尚友庶幾其無忝私淑乎則願與我
後生小子雅共之時

萬歷四十八年秋七月中元小侄如觚頓首撰

鄣後學余詠書

## 石龍菴詩稿後跋

戊寅之秋重鐫前銀臺卿　龍川公集成凡
四卷并錄其奏疏傳狀及名公倡和詩附之
仍貴山人白仲之舊而稍增焉承先志也或
惜之曰片羽吉光未登全豹豈罔守之失傳
而言金聚出自貴室耶余曰不然忠諫文苑
皆不朽事也特精神之所注有本末耳彼以
多文爲富者騁風雲月露之章羅秋實春華
之句苟可馳聲藝苑即一屬辭必索之以鮑



誇於世此子長鴻毛之論足爲[illegible]觴而
王仲任所以有華殘玉屑之喻也若夫忠諫
之臣當其束髮受書即以有用之學自期一
日立朝論事凡有關於國計者非公正不發
憤雖權貴不挫折苟利國家生死以之至詩
古文詞之傳不傳勿計也而後之讀史者雖
得其殘章隻句必珍而藏之以爲出於某公
之手足垂不朽無他本末之數較然也矧繼
龍川公當世宗時以言事觸分宜遭玉沈

之後盧朋楊鄒之先路十年箝舌一疏祓心
朝士大夫莫不爭先覩之爲快所遺石龍庵
詩草畀司農叔之趙家孳傳之王山陰狀之
抑聞之公年十三應童子試入城郎首謁同
邑御史謝猖齋公具請其劾嵩疏讀之爲流
涕益忠義之氣本於性成云後建言歸籍幾
二十年其登臨之興偶托於詩未嘗爲鳴劍
籌邊之激而惓惓至意時寓於諷咏之餘至
賜環起任南通時有叢於嚴者祀之出郭叩



所憇曰公慨然曰吾當廓清餘氣乃益其忠
耿之氣終始不渝也夫詩者志之所之公之
詩温柔風雅本性情爲佚蕩雖無心於律而
行雲流水之趣盎然其詩家之正宗乎杜少
陵以稷卨自許而每發於詩以顯其社稷蒼
生之志文死亦忠諫也公以正大之性情著
聲於朝柔節於野而偶發之詩忠諫亦文死
也雖寥寥數卷而不朽之事存焉視彼鳴犢
累牘又多乎哉嘗讀楊忠愍海忠介二先生
集其卷帙亦簡而皆爲後之有志者輯之公
殁其伯仲之間歟是集也初鐫於萬歷間爲
其孫工曹善伯公所輯錄論撰祖德而表
揚之亦綦詳矣善伯公亦歷官郎署曾上三
疏辨熊經畧毛將軍之罪以劾奏袁崇煥所
著有沙頭警夢等書凡十卷世傳祖孫忠諫
不衰云

族孫錫川頓首謹跋

石龍菴詩稿後跋

虞中四諫首標清望於銀臺海外三長獨著忠孫於竹冊當我　顯祖親政兵曹之日正明世廟寵任介休之時究騎臨城首指鷹鸇逐雀高山雖射羣驚履虎咥人臣操如冰戕使貴臣失意千金賂及貴冠君顏幸霽終憐清署卹究廿載歸白屋攜遊檀燕花濆晚風絲竹潛迹石龍溪畔夜月澄潭雙拱鷹峯從容幸侍千尋匪宕安步能移葉花吮以薺



功名而或尋章句既躬行而兼學有時洗性怡情謝草未焚仰宸居於天上心苗欲活貽甲部於人間夫何鴻翼初展鳳鳴間歇宦囊虛貯士林識皂篇之香巾帙希存蕭苑重曆蝕之賦念茲　先業雅賴傳人何儀部之表揚尚慰鍛羽折翮之志黃山人之綴錦不諱鷄歷鬼蜮之譏郎此片翰遺輝幸積可年薪火乃■

聖主右文之世詩教崇興承　旨使採拾之餘藏書待獻爰是重新剞劂用誌編摩亦類死節客城浩氣丹心尚待後人之補納言江左函碧廣不忘前烈之遺云爾

八世裔孫光地光度光華薰沐頓首敬述

石龍菴詩草四卷附刻二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徐學詩撰學詩字以言別號龍川上虞人嘉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遷郎中以劾嚴嵩父子罷職隆慶初起南京通政司參議未上而卒贈大理寺少卿學詩不以詩名而所作音節頗清亮蓋嘗與李攀龍相贈答故流派與之相近遺稿多缺字邑人黃之璧爲補入以圈別之後二卷則附刻劾嵩疏稿及傳畧諸篇

# 山帶閣集三十三卷

〔明〕朱曰藩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山帶閣集三十三卷》提要

## 山帶閣集序

海內談藝家言必稱朱氏父子云其
之叅政公在弘德時與徐昌穀顧華玉
號江東三才有凌谿集行於世而其子
子价守九江有重名學士又爭說射陂
先生不休以為司馬談遷復出今山帶
閣集是也余得而遍讀之嘆作者之難
云夫古今脩辭之士曷嘗不欲著經世
之大業垂不朽之盛事乎然詩與文未
易能也少陵昌黎業各擅其長矣乃先
生兼之其文溫純爾雅明實精典有兩
漢之風詩則磅礴蘊藉未易窺測大都
古詩宗六朝律則初唐之才藻而盛唐
諸家之體裁至於飄跋翰墨有晉人風
致即無方諸古人乃先生平日好古慕
序獻古而能去陳脫近秦漢是宗卓然
備一代之體博學兼揚用脩而玄言山
詞標出指示朗徹千古奇俊慕劉元



[seal]

淵幽思絶塵神游于八極莫可蹤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矣信矣余聞參政公雅好搆書手自讐校先生少負奇質所聞已與人異而借計時久閉門讀書又二十年及舉進士官郎署守令每携書自隨即尚書之期公家之會不顧也卧以薦籍食以嘗飴至其會心欣然永日先生之自謂也宜其言文而傳遠哉余往來實應湖上問先生之家世於縣令李源甫氏源甫文雅好脩遂惠先生所著書屬余以序又遣其孫肆夏過淮而請因道其鄉往于先生者如此余友郭次甫吳曰南皆先生莫逆交又促余序且言先生嘗云後世有定吾文者不佞豈其人哉不佞豈其人哉

萬曆癸酉秋日淮陰陳文燭玉叔撰



山帶閣詩序

維揚朱子射陂以挨探和契乃以其莊稿寄余批評細閱之少快以予傳者若其金刻之乃秘之篋中携至邛州以川陸公見而稱之而屬慎以序嗚呼詩之設自亘古不始故數百年士林多宗杜陵子美建安古不為無所踰越至字莫載其句與題既不知妙人亦不知位置子杜世可手至更松溪與石山諸公余曰論詩如品花然予為藥下述若棟刺相其是看天然一種風韻定之學杜者氏中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一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山帶閣集卷之一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雨

積悶臥空谷不禁風雨繁秋陰西候短淮圻濁河吞徑反妨人過橋危帖石喧孤城早休市擊柝閉柴門

竹西

望望行宮地遥遥大業年山光連古寺水調尚遺篇軟纜千花妓迷樓五色烟繁華何可弔高樹起秋蟬

觀漲

青天嫢白龍下上石潭口噴作萬斛珠箕踞忽醒酒

嘲愽支子

康裘帶索鶡冠低夢覺承明尚草廬時時著書人取去湖南風雨即空居

長歌行

秒秋蕭瑟天氣涼商飈習習振曲房三五圓景揚素光美人高讌在華堂授衣同試寬揔長蘭殺菊酒薦芬芳衆賓精妙進樂方主人敬酬萬年觴



[library seal]

郭明河夜未央湖波木下遥飛揚北斗横天鴈南
翔不覺霜露沾我裳及時游衍匪太康樂往哀來
摧肝腸皎日爛爛生東方

平河曉發淮陰作

酒鏊龍燃蠟舟寒更擁裳邐聲沉遠戍商語襍殊
方潮應淮洲月烏啼海樹霜軍城連北極回首感
行藏

水西仙人山贈黄丈

星槎直指斗間迴霧島烟洲天倒開照夜雙珠跳
日月飛雲五采結樓臺



琭編金簡萬言餘仙手緘藏太乙居秖是神光埋
不住風雷白日取天書

囿菊盛開請友人來看

上客秋尋菊行厨晚擊鮮過時花始綻舊賦草仍
傳玉女明珠珮瑚臺陽米烟氤氳紅燭棄醉眼對
相憐
碧水芙蓉落清霜鴻鴈哀與緣遲暮放花鬪艷陽
開紅吐星毬爛香分月朶迴妙婷元絶俗蜂蝶莫
輕猜

夜别鄭允之高郵

辶淮海讀書臺立壁雲峰萬仞開寒彩燭天星
亂夜深龍女送珠來

雨雪篇

玄英霏霏雨雪墜東壁中昏日南至曰為改歲亦
旣勞役車載休厥民隩
黃蒿古城日無色野田滯穗雪一尺有烏有烏東
南來皷翼張咮不得食
增氷峨峨雪千里北風舟楫淮湖沚居非樂土行
長途短衣匹馬胡來此
南有佳人奚如玉我欲從之騎黄鵠山中瑤草凍



不死素書臘月無雙鯉

泛白馬湖

萬象肅玄夜雨湖粘碧霄魚龍海藏伏星月玉壺
搖俊味飛霜刃清歌倚洞簫秖疑天路近河漢轉
僊槎

春歸

春光三月暮林卧逼朱明櫻筍分裘畢琴書置頓
平狀洞穿密竹花劇隱流嬰長日豢騰夫吾將迯
此生

漫興

北斗插河河色明水樓殘夜月華生荷花不語鶯
鸞廳醉勒飛瓊調玉笙

秋日諸人集于林

打魚沽酒前谿近藉草閒花小逕通谷口松杉藏
曲折水心臺殿愛玲瓏海門月吐中宵動淮浦涼
生萬壑空眼底風流二三子山陽真賞將無同

涇上夜賞芙蓉

木末搴露痕水濱搖夜影酒翻紅袖單歌怯彩雲
冷

贈王子美還吳兼訊其內弟二文氏



湖冰不可涉行李走荒城下馬吳音別霑衣海雪
輕燭道忘客夜索土話鄉情歸見潘楊好因聲寄
友生

即事

野夫嗜酒愛風竹日日茅堂坐翠陰獨樹山櫻堪
取醉乍飛粱燕忽流音神遊五岳佩真籙龍卧一
丘躭苦吟閒門草合斷行跡不到天涯春已深

初夏

千章秀木雲晶晶城南草堂朱夏明桃花塢中游
客散龍女廟前湖水平落日風煙空惝怳殘春離
恨劇縱橫繁華過眼都堪戀駐望徒傷萬古情

不見

官河一雨水添尺河上園林花盡飛病客尋花脚
無力夕陽臨水淚霑衣江湖落魄真躭酒士木藏
名自採薇悵望心期獨不見草堂明月待人歸

出郭

盤壠穿松入雙橋倚角開石流當飲馬風葉背臨
臺雲氣淮湖合鴈聲邊朔來南村釘面毯邀置碎
寒杯

石塔標雲古風旗表野高白毫翻葆羽青海送波



濤縱酒高陽里呼鷹代北家平原侵殺氣雲木半
蕭騷

月夜泛舟至范氏東原草堂

水門蘆葦月娟娟醉欲天風晚放船不向江湖流
落久豈知身是酒中仙
東原草堂千竹開三逕湖波溢月來莫向高丘望
遠海人生樂處即蓬萊

不寐

萬感因秋集殘燈柰昏平生無定力中夜怯猶
魂流火窓前度陰蟲雨後喧般憂自不整中湯奥

心論

北園春日雜興口號

大江以北無花園二月流鶯尚未啼曉夢覺來閑
百囀似嗔桃李不能言

豔豔江梅氣 千香風爭引入西家先春誰肯携
雙雙纈縱晚猶能領百花

垂楊故自是嘉樹漼濯新條春月前即使中園無
此綠夭桃穠李若為鮮

花庵屏風周四角大半山茶間木香昨鵲花朝仍
九盡榅袍先負醉花傍



吾園海棠只一窠記得春前聽好歌莫惟花心愁
欲斷妖紅猶繫舊輕羅

粉墻紅藥三四種云有揚州金帶圍笑看酒徒誰
是相太牢元不換吾薇

大都好花無十日翠匝紅堆卻恁繁堅人怕見銷
魂處才過清明即閉園

去年宿麥今年拙迭舍寒渠注碧流長日數行渾
懶讀恭陰負手聽鳴鳩

圍香小塢青玉屏過客相尋懶送迎幸仗百花為
地主只巢雙燕話春情

林鳥養雛渾嬌嬲弄花穿柳太分明野夫病酒拋
春臥此物撩人苦未平

昨日花開今日穠花穠十分宜日中黃昏酒醒月
生暈多少憐憐仗主翁

白頭浪裏亂帆張湖亭一望春茫茫誰家紅樹簪
眼過愁殺多情鮎上郎

碧天中斷鴈行哀日暮花林扶醉回腸斷野橋鄰
忽過夕陽一半在莓苔

藥闌分得寶粧成欲鬧不鬧殊有情貧家十酒未
易負一顧休論國與城



水面樓臺日半斜誰家春恨送琵琶翠蛾細瀉清
潭月紅粉偏憐小樹花

題堦下新移小崑石

冷鑿何山骨峻嶒此見分球琳來洞府羅剎面峰
文金屑宜調乳朱明亦吐雲北窓清夏晚苔竹助
清芬

溪上待月而雨

積水昏生霧明河白界天月光愁裏減秋色雨中
鮮冉冉荷香起涸涸竹溜穿薄寒侵病骨行問舊
青氈

雨坐

香氣濕不散竹光青欲流崩雲微見日疎雨濟生秋歲月消黃犢江湖寄白鷗閒看高士傳吾意賞巢由

寺坐書感

四角風鈴語神傷斗閣昏毫光披雪壁仙唄徹松門撥火分煨芋揮絃罷奏鴉白衣唐相國心事懶殘論

十月一日上冢過松林作

冬氣入林早先聲警歲寒平湖當北拄孤翮正南摶霜翦翮海尗綠日烘仙杷冊浮雲暮迴首何處是長安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山帶閣集卷之二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寒食偕家人上冢比回小園西軒海棠半謝

悵然柬同賞諸友

白楊夾䅖晴郊遠花絮霏霏晝鎖門兩日風沙太
無賴一年春事黯銷魂狂歌客散青天月回首誰
憐蜀錦園彷彿深枝猶可數亟呼銀燭坐黃昏

仲氏南園呈取翁

飛閣臨衝支徑穿古壇風冷杏花然千門小雨鈎
簾外青草群飛鷰翰前春服未成聊出浴漁翁何



事獨鳴舷世情秪覺滄洲好白眼青騰醉看天

首夏園林對雨作

繙經青撩雜默默感春遊坐見衆芳欲徙憐好客
稀桐花落茗椀莓潤濆絲衣童子知人意焚香宣
寂樸

風雨前林暗沓沓卷耳齊五湖花水外萬竹草堂
西物象成陳賞春情想醉題安排非妙理流浪信
幽棲

湖西白蓮草堂同王丁

業與山潭曲曲幽芙蓉亭子碧雲秋踏歌儂亦解

吳語一笑端能破客愁露下採香露袂濕月中搖
影入杯流君看印渚何如此況復司州得並遊

淮陰覽古贈吳子

引領睇皐陸盛實俯要衝國大體自尊形勢得其
中雙城九萬戶與古郊鄣同陽鳥出浦樹身出蓬
萊紅樓船揚大旗伐鼓滄海東三洲卷白雲千里
羅朱甍天寒大澤凍勁翮搏高風前有一母漂正
對韓王宮感此千古意入市與子逢把臂入酒鑪
拓弛如山公鄣重飲我酒雙環歌玲瓏唱到玉闌
詞絕倒摧群雄傾杯吸淮水桐栢為之空北斗掃



瓊席霜大照芙蓉肝膽一夜盡欲發聞晨鐘天明
挂帆去腸斷南飛鴻

別汝忠

城陰把袂意勞勞水舸雲光動白袍海內文章君
自愛眼前盆盎我將逃黃蘆伐鼓鴛鴦起北斗迴
船脾脫高一自風流嵇阮散山陽空社長蓬蒿

贈子長

綠潭未泮氷朱樓初霖雪腸斷金翠花歲暮不忍
折

北風孝廉船計偕凡幾站長河有怒蛟慎側腰下

劒

澤國魚龍氣征途氷雪文悲歌過燕趙一叩望諸君

萬柳閶闔殿飛花引御舟棹歌雙綵女催過洗妝樓

碧水金明池片片桃花色念我孤鴛鴦何由生羽翼

寄程自邑

爾自三河返誇予二華遊衣[illegible]嵩岳霧行李汴梁舟容禮初懲減交情未見投殷勤花下句催夢過吳洲



一代空同子人人頌執鞭贈君詩滿篋恨我見無緣綠水蓬池上黃華艮岳顛平生高李過徙感昔游篇

西華金天外若歸八月凉騎驢洲仙掌收上抚千將沙裏河船暗雲邊華樹蒼新詩真妙絕吾仔亦能揚

老鮑西行日題書詣李公畏途終不到哀歩望誰通幸汝來淮上將秋發宋中閒居理前草應不待歸鴻

中秋環樓讌李海州伯材醉送湖上作五首

搗上秋風無桂花卉衣今夕醉朱家醉來欲跨飛龍去王屋峯頭看月華

泠泠方響按新歌散水玲瓏苦調多不是酒樓留太白只因明月醉嫦娥

紅點丹砂白映雲海灘之鶴百為群使君不是浮丘伯那向蓬萊頂上聞

金光岌岌塔墮水午夜氤氳秋滿雲我是淮南白毫子爛銀盤裏一逢君

蓬萊飛梁幾千丈倒挂青天雙綵虹月中時有仙人過手把芙蓉抛海東



寄空同公用其體

縮地真吾頌從天有此來三山停病舸六月離繁臺行樂將璧返授衣驚節催菊花芳意晚猶及故園杯

記得高沙送龍門此路長驚呼出[illegible]失喜拜匡牀是夜牛女節兩湖雲水鄉經過如不忘應有寄來章

每憶揚園會從公信有神江山一老寄眉宇再看真強洒竟難酧告歸良亦頻平生材劣性不吐[illegible]

入闕

湖口停回棹茲時秋正中今來月幾望念別首長
東詩闘金山壯歸將玄鶴同閑想召宇飛夢到
崆峒

到眼濵中作驚心頡上傳方言採伶楚藥刀奏塈
錢風水前程定川原吾氣旋康王城下路記得上
南船

寄稱自邑淮上

梁苑沙墩路幾千客情冷落逼殘年兎園賓酒樊
樓妓一曲琵琶欲坐天



春雪亭上作

今年春早氣尚微小亭雲晴雪亂飛飄花落絮不
到地弄日吞烟故點衣忽東過帆昏更疾酒邊高
塔坐忘歸商歌郢曲謾愁思一笑看梅無是非

雨中有懷

樓前鳴雨送中宵河上園林隔畫橋春水故添三
堰雪陰風偏勒百花朝亭梅古色愁堪折旅鴈青
天氣不驕漉酒采詩俱有意風流早晚得王喬

湖上送友人還吳門

風岸桃花暫眼嬌鴟夷舟穩臥吹簫誰能載得西
施去却弄吳王送女潮

牡丹一首　先人手植已熄復華

庭前木芍藥生意久堪嗟誰灌千畦乳重令二枡
華故香仍馥馥新態特斜斜富貴非吾願子孫能
幾家

亭雨

亭雨消長日徒傷静者寬春歸　花送天遠五湖
尋白鳥沙全濕紅橋郴半昏年年幽徑草長為護
籬根

四月二日亭上作



喜霽閑能賦傷春醉怯歌林深朱夏沙軟走黃
河鍍翠桐初引殘香蝶自過楊花太愁思故故點
衣羅

伐竹

長夏剿叢竹丁丁聲滿林不材雖自託疾惡固予
心遂覺東南美而懷山水音前湖月色占誰為抱
鳴琴

林中作

野人傲兀甘青丘高鳥凉雲何所求沙嶼熒熒水
碧火吳淞渚星氣流摧藏抱膝扶風嘯慷慨回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三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山帶閣集卷之三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虞美人草

清和池館儷人天妙舞婆娑應拍傳便覺有神依蓓蕾敢云無策庇嬋娟傷心鉛粉難禁淚落日蘼蕪更著煙千古怨歌留意氣月明空送載花船

孟夏二十七日行田雜歌

迴谿宛轉入垂楊雞犬村村白日長桑裏鳩鳴九扈氏水邊人立萬春鄉

草閣南東霽海煙萬家耒耜雨餘天更憐村婦多新餉湖落平沙蛤蚌鮮



雨過青坪不見人剪茸新麻白如銀數聲鼓笛叢祠近知是祈年賽水神

田田荷葉大湖西千隊鴛鴦掠水低卻似吳娘機上見綠羅初薜錦茸齊

卧看青天覓岸移花谿轉轉使人迷白魚驚榜蘆雛短貢口穿林棟子齊

九轉滄湖深幾深一歌一轉有遺音湖南柳林歸棹晚雨腳平拖蒼耳林

九日許仲詒顧懋涵邀遊碧峰寺晚酌雨華

之頗二首

尚會唐丁夘能來頋虎頭江昏一綫去雲君萬峰
流梵樂偏娯酒天花故入樓上林銜杯早同醉御

梨秋

秋巳六朝遍吾能九日來龍沙王者泆鍾岳太平
林毫雨古花濕山寒小草衰烟帆眺不極誹挽大

江廻

發京次静海寺是日江上始練水軍

試罷樓船將吾尋幕府山夕江寒淰淰霜樹錦班
班白葦鴐鵞起金樓鴃鷳閑北來王氣重飛釆逗



龍灣

大江東北走此地忽州丘佛日斜人海牙旗閃堞
樓五天施食夜三宿落帆秋醉鼓崩崖望明朝發

石頭

邵伯道中

去日流火來肅霜無ialogue六澤鳴鵁鶄螯龍已卧忽
人立遠山將盡如眉長古寺斷碑羅尹偈君灣川
樹謝公棠舵樓北望黑烟直好共乘春早鴈翔

蜡日雪巘環樓亠目懷二首

元化貞且夷四運戒廿六慫俛仰身口累豈不懷康

年愛此玄冬雪綏綏灑離筵靈襟溢冲虚流覽太
素前瓔紕破瞑色海突沈凾煙融液弭蝗遺華黍
宜開先氷杖伺晨烏求食不遑眠明發忽萬里念

我遊子顔

馮軒俯凉野眷此北路長生平昧剗立去去逾川
梁矯首聖人居凫藻馳明光决起豈不駛懷哉萬
里翔纓縷策榮名英衰播徽芳吾斯苟未信半路
終低昂天人出廣川涕泣感洛陽歳暮無芳草何

以慰我腸

功德寺



馳道𨚗沙碧春風倒玉瓶飛泉八解吐行殿九霞
扃石鏡翻龍象大池洗日星先皇避雨處猶結御

香亭

玉泉

釆仗驟山浴白雲汾水歌戲魚天一笑在藻樂如
何捽劒金人立投壷玉女過無嬿夘海小千載不

揚波

望湖亭夜酌于言子美

古寺翠微東湖大暝望開山精聽說劒法供肋傾
杯沙月千巖動金元百戰來至深移斗柄更上登

星臺

玉泉寺小山子言將卜居因贈

笑指蓬萊石春桃幾度花仙潭飲白𢈔童子戲金沙一榻居士室三車長者家憑君磨素壁重過賦青霞

碧雲寺

釆秀攀初地千巖拱石堂松雲綴碧網花水落金梁象外有佳色空中聞妙香流杯分片片隨意據匡牀

香山寺



初日照不徹香山隔綵烟三花金澗轉九點玉堂懸寒食宮旛送飛觴褉帖傳都人解盤馬箏識来和賢

聞自芭南游寄之

二月荊衡客南游水事多雪消收岳市花冷怯湘娥夢入驚猿斷書因回鴈過平生濟勝具流滞奈予何

送子兲還吳因寄雅宜王丈

南樓曉風秋倏𢿱白頭浪起三洲匯迷樓五雨如竹林酒醒楚雨連滄海滄海東頭誰所居念爾歸

心在闔閭佳期獨迫蕙草晚昨夜新收徐淑書滿上秋砧聽不歡紅羅綷縩白露哀美人只說相思苦遠道誰知行路難我昔失意長安陌悔別青山淚沾臆慰藉若非君與張也子言涯途蹭跌頭應白

張訪三花石室中君秉素舸向江東嵇康自歎無仙分王烈重逢有素風別調競將灘響峭離顏不醉水花紅水花紅嫋越溪烟清興長憐月下船遥將雙淚隨君去滴作明珠寄所天

枯槎篇

枯槎者朱子園柳也大風拔之卧卅上成枯



槎朱子感焉作枯槎篇

有苑中園柳遂揚出高屋流亂濯輕絲下映秋水綠我亭適對之灝氣朝如沐方託山中年詎詑流青木飄風爾何來忍使穠蔭織玄蟬失所翳歸羽尚𦐇𦐇伐樹太行盡帝弗省其龐何期樊圃姿反為梼杌惡五沃失𦍩𦍩靈根指河濆一罷山陽𨦟

且問成都卜

雨中憶園北梅花

小樓坐雨惱不徹況是梅花隔野園何事亭臺妨一到傷心天地漸黃昏含顰恐妬蛾眉色拭淚應

挽汪筋痕翻手陰晴君莫較碧林明月有芳尊

中秋值雨懐友人

昨夜清輝眺遠林小山大山秋未深淮南賓客一笑隔天柱風雲萬里陰廓落酒杯江海氣逶迤人代桂花心鄰家兒女不愁思擫跋擬金攪静吟



# 六山閣集目錄卷之四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 山帶閣集卷之四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贈子春

八月濤頭滾雪流龍爭鰲掣截江舟棹歌催出鮮
花漾笑指琉璃五鳳樓

鷄籠山房雨霽

客樓晒起西日曛鍾山叟叟擁歸雲鏡中島嶼後
湖出花外池臺上苑分何處攀龍光祿讌當年怨
鶴草堂文殘英儘及東林醉莫遣流鶯醒後聞

春盡山中書事



樂游苑前烟草萋狂夫酒病五陵西花心獨抱殘
春苦物理惟將一醉齊龍武新軍虛節制櫻桃原
廟對招提客窗故事供時眼藥盌香爐坐午鷄

枕上

如意山楹當戶然支離倦客頂風眠竹西歸路拋
書裏太液晴波颺箄前空翠淋漓疑作雨雙旛旖
旎可論禪手巾香帔派忘暑消盡空門不作人

還涇上園

湧座槐陰青障天南山雨脚北山懸臨川不廢齋
中讀輞水真從屋下穿文簟香牀供卧病黃鸝石
磴夢游仙風花長夏無機事自汲丹砂弄井泉

枕流橋避暑口號

竹牀花簟坐蕭閒好是儂家銷夏灣誰道屏風無
九疊彩雲飛作洞庭山

氷井轆轤青絲系玉絙三五挂西樓龍頭小罍卷
海草牛女雙迎紅燭秋

擣衣

大布新裁野服寬尚方遥念禦衣單九華掩映有
奇色空翠冥濛生晝寒霜露中原秋點點魚龍平
海夕湧湧揭來久負東籬醉多病心情太懶殘



雨

長日攤書不整冠野情依約此林端病來參徹人
間雨木落遥悲天下寒苔逕一條封窈窕湖窗千
里送波瀾同心久枉岩中贈石上瑶華秋未殘

雨夜

多病維摩獨倚牀蕭條寒雨響空廊定中鑪氣戀
清夜風末鍾聲隔上方一片氷心隨境徹半年絲
淚感交長（悼飛去也）平生鴻鵠輕千里不為江湖滯稻
梁

小至對酒堂菊尚妍欣然有作時閑王師閔

罪太同

吟極還持小至觴尚憐其菊蔭苑堂孤生義分明

霜見絶世風神空谷歲笑指九華談姤復似開一

旅定河湟太平歌酒閑愁破漸覺簷前白日長

得幼靈書卻寄一首

有鳥雲間來尺素向我遺反復相思字淚為故人

滋洞庭日夜波連林無媚枝屏營空岩側煌煌三

秀拔眷此東南美曷日不念之詎意竹箭心皎潔

蕭艾期水居去人遠遙天尚氣悲欲訴萬古懷芝

也胡紫茲酬歌響金石般般派三詩徐聆南馳帆



一夕嗟仳離

早起

高齋一雨早涼生玄鬢蕭蕭觧散輕物外林泉相

枕帶秋來雲日自淒明薇花對起山中草蕉葉能

傳病裏情卻惟華陽老居士也從阿育託身名

甲午贈子韶

川流與岳峙去住情軒軒力疾坐前墀送子酒一

樽六翮養已齊凌厲游中原縫綣居人思先申行

役言

同侶戒前期長帆馳風句望望白雲鄉釆釆綠水

薦方山暮投宿西陵朝有獻子痾會將蘇爾去無

多戀

秋鍾鳴景陽時哉協金奏過庭肅令趨同枝競雙

秀出入群彥場文采何裒裒窈窕天人篇三年下

帷後

維北黃金臺獨往懸躧步今剖連城珍復振西雍

鷟定勝物乃超翥大道自遐努力相翱翔直以家

國故

金虎望舒圓帝鄉三五節淮水天上流鍾山斗閭

揭匡坐聲司寒闌夕鳴括桀勉副食蒴音無令和



樂缺

顧中丞席上賞菊作

霜城落木滿長安甲第留賓夜不寒十月菊花他

自媚四方文酒會真難箇中銀字翻新令杯裏流

黃映合歡病起一飛思報主陽來天上接鵷鸞

月夜鷄籠山房留別雙梧湯夫

相戀不成酬相思追此時酒邀雙樹置塔語一燈

奇白月照眉日青山生別離朋簪盍自足吾道更

何之

阻風靜海寺憶城中湯陸諸友

南歸客滯江干三宿維舟倚石欄絶壁夜龍紅
丹古題閑剥緑苔看斗斜鳷鵲樓陰直江斷虚
龍溯氣寒恠衕雕筵虗邂逅北風明發路滂滂

夜歸湖中作

平生逸氣吞雲夢此夕歸艢犯斗牛萬頃琉璃長
不夜五湖鸂鶒劃中流霜華送酒天齊落海客吹
簫曉更遒南國故人拋漸遠明朝回首望京樓

正月十七與子春曉渡獻縣城北橋堤堤亘
卜里横誇河上氷合將泮水物翔泳四起盖
北來異境也率爾占絶句六章歌之少暢道



路奔壽之况

枕上滄浪夢不成驚鴻别鶴太分明天吳夾我
朱轂直跨金鼇背上行

中水城邊沙鶴呼硯磊填胞無酒沽我有醮船滄
海畔一箇珠玉夢梁湖

萬古天開洗玉河雲中岡脊走滹沱君王不奏龍
池樂到處春風魚藻多

燕月斜河五色明桂枝孃孃意中生眠雲舞石沙
鷗路借汝看花一線行

飛窮撰袖碧毿毿清曉驅車玉女潭誰把悲笳吹
桃花惆悵隔江南

同貂揚子濟時雄獻賦長驅入紫宮卧聽汾陰歸
鴈響更添新藻壯河東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五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方官店見西山　盧溝橋

和衡山太史春日石湖臨汎之作

四月三日於呂梁見新月呈友人

樓鴉　送范客還里

張子言書齋看移樹因閱案上大唐西域記

戲有此贈

潞河　贈莫氏

任城道中和得蔡大行子木岱宗四首兼懷



許泰安子春

送人還南康　亢父行

南中桊橘柚送勞子還洞庭

雨過樓上看月作

午日和王維禎年丈夜讌環樓留別之作

橋上納凉即事口號

伏日憶湖上作　逍遙館詩

七夕橋上讌集　中元日齋中作

九月六日至逍遙館呈家叔

九日館中讌集

山帶閣集卷之五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方官店見西山

御氣西瞻五色文玉蓮千朶散氤氳野人不識天山雪錯向空中禮白雲

盧溝橋

萬仞青天雪打圍燕乾河北雁歸飛春風催獻蓬萊賦先放桃花照袞衣

銀磧平鋪御宿川雪峰晴盪五陵煙行人莫話江都好一朶瓊花白照天



禁柳春風第一橋平沙蹀躞馬頭高垂鞭醉看長楊雪笑拂鳴弦落皂鵰

和衡山太史春日石湖臨汎之作

乍明乍晦山半晴欲蕩不蕩湖船輕一色麴塵堤柳接二月穀文春水生笑折早梅浮臘酒背看歸雁起江城年年楚客傷離思夢裏來聽茂苑鸎

四月三日於呂梁見新月呈友人

呂梁山前新月明流坐不禁千恨情行來獨樹滁關盡望入雙蛾淮水生孟夏滔滔憤長往百年亦嗟何成題詩一問道門侶爭遣時人習氣平

樓鴉

年年銀漢橋成後樓上昏鴉接翅歸御史府中棲未穩倡家樹裏聽應稀絲垂槐穗廠朝雨紅入蓮衣浴晚暉春去秋來渾底事只輸鴻鴈塞門飛

送范寄遂里

風潮行欲盡小艇入涇谿灘水千盤折叢花六月齊歸裝解江北稚子候門西夫去相思夕秋堂暝雁低

張子言書齋看移樹因閱《大唐西域記》戲有此贈





庚高自比殷太師王適復稱天下奇高齋安穩坐朝雨種樹卻如波叱權我來看花不得意五陵年少輕相棄昔看居士婚嫁畢招携同去栖靈寺

潞河

潞河春晚不飛沙柔櫓咿啞到處家星露半壇鈴索冷水仙祠下折梨花

舵樓十里桃花斑上都女兒送客遂離杯倒吹燕支色春與渾過口外山

贈貞氏

嘗誦昔賢語結友到臨淄何期稷下遊獲此雲間奇召庚生民秀爲國楊令儀朗然一相覩神寶光陸離和璧本在礦隨珠渊見嗤飄風與徂雨東翼暫低垂眷此歸飛心畢不遺鶖斯從倚杯酒間數語肝膽披乃知貧賤交釋去按劍疑魯壺非爭酹齊竽激哀絲仰嘯代宗小俯歎黃河馳

君父沒已久悅默經舊疆皇皇祇役心阡術軌跡長大道難遠時宵人貴安常東阜有素業嚶鳴已在袁驅車向前去去逾太行引領顧京邑朝寺正相望泰清高中天來精應節昌赤旂既霞戈黃圖復龍翔群賢羅天堦四海咸化光之子變龍姿





陶唐遲明攷小往怨在野大來歡食場努力易英猷阿閣行頡頏歸來荷鋤暇爲子歌鳳凰

志士貴逢時旅人偏感遇大江阻生平倏爾得萍聚璣軸齊魯遊搞藻山川趣去去遠修門行行循歸路朝經聊攝城夕望大庭庫覽物詢土風是節春之暮麥龍去苞鳴寺堂秋胡駐淺瀨戲輕儵踈林振新羽解帶藉落英酌泂蔭嘉樹既擬東武吟亦爭靈光賦綏此行役勞紓我丘壑素戀別惠周章邇往夢迴互非君解天弢幾爲樊籠誤

落魄家淮南賣畚入城市饑從王孫飯倪首胯下

耽頗矜山海情亦究天人理蔘森東南行欲飲三
江水離居屬美盼投分爭知已在旅子敦余親仁
吾賞爾雕龍刻天姿竹箭武庫美君然體貳才乖
翰東溟駛示我承明作二俊恐羞擬持此棟隆資
下問逮遂京海以微涓輸山以一簣止斯道苟揚
確請從國風始

任城道中和得蔡大行子木岱宗四首兼懷

許泰安子春

石闕披三鳥天窓散九川我將觀海日君已躡春
煙禪古亭亭樹香逢處處泉莫驚詩語峻搖筆與



天連
之子告衣日春晴海岳明麻衣倒景出玉節步虛
行白馬吳門色天鷄午夜聲皇華問使事莫訝訪
蓬瀛
陰洞何年雪天壇夜半星回頭看濁世拊掌在僊
屛寶籙千年秘金芝三秀靈飛來王母使偏覺羽
衣青
玄尾同年友論交吾亦神百城迎玉冊雙盖接朱
輪吳觀僊闆對秦碑樂石湮辛分同賞趣飛藻慰
沉淪

送人還南康

清波左蠡分秀色東林接日射金芙蓉香鑪晚明
滅

亢父行

匆歌行路難聽我亢父篇阮公守東平忿地與之
連奏賦悲幽虛伥伥存顧瞻客從遠方來遺據懷
古賢軌輒倦修坂邸俾界旋淵日入不遑息饑渴
中自煎孤獸向我蹲梟鳴惡木顛川唯莧葦區屋
被栲栳椽畏人警前途終夕無安眠邦亂部既分
邦滅城亦遷危邦古不入躑躅以延遑明發即長



路歸我涇上園

南中榮橘柚送勞子還洞庭

南中榮橘柚秋實世所欽包山傑巑植震澤滋玄
津天文璇樞應地氣鶉火分紛緼播特采煌煌精
色新州貢共推擇明堂享嘉賓一笑喻淮枳厥包
失其真翻令伯夷像不為堯舜甄抱此碩果憂雕
飭向澗濱毋以歲晚慮自委下體屯子其一爾志
三秋撰良辰自有金華宴照耀佇上珍

雨過樓上看月作

仆子倦遠道客游還舊邦廻磎既繞宅原隰亦當

愬夕月清夏滿時雨凉海空遥帷褰素景輕襟披
凱風仰視雲間翼儔侶嘯相從訢意羈瑣餘得此
妙善同獨往為誰思端居秘樓冲危言極星爛長
吟步仙踪王喬紫烟上簫史綠雲中但覺形神王
不知歡讌終

午日和王維禎年丈夜讌環樓留別之作

高樓望鄉路南入敬亭雲爾到青山宅長歌白鷺
群停杯談使事露坐動星文莫惟渾忘暑清風秀
句紛
用世無長策歸來卧海雲當途不相假落羽敢求



群梵俗離騷節王人封禪文聞君話海岱奇思益
繽紛

橋上納凉即事口號

上林獻賦恨空間水驛氷鮮夜半催枕上笙簫聽
漸近楊梅盧橘過江來
閘口東開水氣凉綱船催運過襄陽合歡花裏家
人語明日湖南了愿香

伏日憶湖上作

伏天謝人徒烟熅者未關大塊置洪鑪熾此陰陽
炭望望有滄興番番初日昕林飛高凌熇庭藥赤
年焚如何困象居重此羈勒絆延頸澄湖陰何異
求凉鴈方舟宛中央清塘晚凌亂菡萏映清沚游
魚戲文瀏窈窕延露曲羅縷秋水辨有懷懷即陳
思樂樂易辨大顧氷井臺右盼凌風觀下流非所
希沿泗且江畔

逍遥館詩

邴氏尚蕭游跡公樂當年諒哉父子情不為時世
賢東阜有先業馮棲與靜便崇岡左右抱陽湖舒
其前版築即曩基渠渠架修椽南带海光枕北悠
暑氣鮮樂志山陰論繕性蒙莊循酒德逃關著拳



緒引商紘蟬鳴六月稻鴈種雙菜道蹤足樵漁侶
息肩功德園朝游褰杜若夕諷閒祈榾求絕塵外
躅時叶彼上言小節欲問道何當順風旂

七夕橋上讌集

飛軒俯流波凉飈起衡漢昊天垂光澤鮮雲一何
爛新月照前筵共此牛女讌果菜屬時新羽觴隨
風轉哀哇徹清商碧樹先秋變感彼天上期樂爾
人間見星渚服箱弛閣道仙衣絢鵲起即迷津雞
鳴嗟戒旦彌年清殘曲空懷嬿婉歎中飲感七襄
擬賦玄龍煥

中九日齋中作

陶枕平衾障素屏空齋獨卧雨冥冥輞川舊侶施爲寺内史新邀寫得經窓竹弄秋偏寂歷玉蘭乞食久飄零年來會得逃禪理長日沈冥不願醒

九月六日王逍遥館是家叔

九轉蒼谿深復深逍遥高館斂秋陰咪鐙夜就林間宿落木朝開海上岑西候雲霜初釀菊東都父子不留金野塘莫繫重陽馬千古茈沙恨巨禁

九日館中讌集

廣澤湖前霜日輝高齋一望送將歸酒邊落木來天近鞴上饑鴻學海飛黄菊兩開心賞異丹仙可學世情徵莫辭九斗供高醉况是東皐獨…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六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山滯閣集卷之六

九江太守廣陵朱日藩

[seal]

冬晚

饑渴非心害圖書與目諜營玆一丘老同荷百吏休晩飯山僧去霜鍾海寺流寒梅意無著隨月上簾鈎

對雨柬徐楊二先輩

長安飛雨灑輕埃萬戶千門畫裏開霧樹稍迷蓬閣觀烟絲猶娟建章臺故園紅藥誰同賞旅榻青苔客不來莫恠殘春倍惆悵一山風景各啣杯



清明揚州道中憶王端公

江花江草淨春烟北望空懷乘興船水國人家種楊柳清明士女競鞦韆客厨未乞龍蛇火旅食頻催犬馬年遙想風流王柱史西臺銀燭柘枝顛

雨中感山房桃花之作

離恨長縈露井妝六朝烟雨斷人腸多情誰是題箋客妙相空留說法場天女獻花仮上座朝儂迎日逗飛梁春衣典盡春剛去一月山樓貰酒狂

食櫻桃呈博支兄

故里櫻桃食殘春修竹厨相思一水隔離別二人俱見樹惜黃鳥傾筐瀉赤珠情真直欲獻不謂尚方無

送張寸還洞庭

五月江門著氣鮮水祠簫鼓賽龍船最憐別樹當官路不礙歸雲入洞天樓閣雨山搖碧落楊梅千磵瀉紅泉葛裙紗帽吟長夏貟儗平原赴洛篇

五月鷄鳴寺

五月鷄鳴寺山僧集講臺梵輪轉圓覺初地見如來法喻銷金鏁茶分文竹杯坐深如有待一笑海榴開



午日林屋蔡丈見召不赴

佳辰風雨殢山居雅會空傳長者書望裏石渠耽寂寞意中宮樹轉扶踈白頭供奉題瑤帖朱夏尚明想玉除最是淮南好端午旅人還自愛吾廬

雨中過天隆寺檢楞伽遺教諸經

雁陽飛雨過江寒亂石高杉路萬盤不向諸天行處險豈知三藏取時難深林貝葉僧翻少巾夏枇杷鳥啄殘獨恠世緣非偶爾到門先認說經壇

山房雨讌重贈陸貞山

一笑鍾山當戶披翠微臺觀雨絲絲草堂故事

滑過江令鮒魚賞不遲祇樹影隨朱夏轉陽崖花
映碧天垂沉冥自是浮生理爭忍春歸惜酒巵

送陸子玄游泰山

君是蓬萊使經過太乙家仙壇摇石乳玉女掃松
花匣裏靈文秘壺中内景斜盧敖儻相遇携手五
雲車

不到天門久令來幾易春發狂觀跳日抑手謝特
人御道九松古神河九曲湮云亭問消息流恨逑
狂秦

江上别友人



二月江上來桃花漲春洲多謝王歷陽迎我凌波
舟畬刷振鷺羽嘯集西雍倚飛閣對鍾山紫翠日
夕浮題詩江東寺今古自下楼連船載壺觴策蹇
覡王庚本懐濟伐心不為貴林丘彈鋏桂玉苦肤
簽衣囊羞歸去翳負郭惜别臨清流多君送遠情
日暮猶泐頭烟樹廻目惜榜歌浩悠悠暮潮止可
涉相憶歲方秋

水樂亭成詩以落之得十首

漈東深西秋已分紅亭姿媚水花文裁詩欲報白
雲子把酒先浮滄海君

雙橋對峙看人閒九曲紅欄鎖碧灣好是白家伊
水宅凉州歌罷日沈山

水碧瓏瓏秋可憐江湖真在卧房前端居好養維
摩病銷得天人第一絃

五湖秋水净琉璃依舊垂楊接汴堤莫聽龍舟五
更曲揚州花月使人迷

把酒洗耳話达生世人久已棄君平明河直在朱
欄外誰趂靈槎犯斗行

白馬洲前魚舸秋彈歌不作越鄉愁朝來載入旗
亭裏親故門前置兩頭



黄河南走下淮洲千里一曲無時休豎人拾得支
機石濯向昆侖五色流

風流最愛永和年四十二賢何處游儂家亦有蘭
亭水洗出鵞群媚碧天

董生陸生吳下豪斗酒經過話久要莫道嬾存無
妙曲醉鄉絲竹不須調

曾因枕樂動鄉思為爾潺湲日夜馳何似鷄籠山
下聽半天樓閣日斜時

齋芝歌為袁淮安作

淮水東流抱郡城城頭佳氣夜分明使君拾得金

[illegible]竹馬兒童歌太平

靈母雕盤象太微甘泉舊是耶非聖人正御明
光殿塵裏遙看一騎飛

小山大山秋月明八公賓客夜吹笙淹留好伴淮
王醉玉酒雙行石桂英

銅池瞱瞱吐三花曾是劉安服食誇好共仙人騎
白鹿不須綵女餌丹砂

三洲無塵淮水平山陽太守著書成清時不遣人
文秘化作靈芝五色明

鈴閣重陽夜舉觴高筵明燭蕩秋光尊前不用茱
萸女笑折金花過酒香



雙城揷斗瑤光流夜半望氣來中州金莖三朶象
嵩岳太室少室分兩頭（表時轉懷慶）

江淮草木已知名借寇仍傳河內行即看五雲隨
五馬更分三秀映二城

落日水頭作

春堤殘雪盡潺潺水生陂不待桃花發真看竹箭
馳下田道演滎反景騎崦嵫隨處卅堪繫垂楊正
散絲

贈袁河內

漢郡由來重仍傳借寇行山從上黨斷河入大伾
平訪古停千騎班春徧百城西征雲物是馮軾賦
先成

#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七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山帶閣集卷之七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圞樂成開築臺以賞之得二首

落日平臺賞因成獨酌謠可離誰可贈相詶故相
要謝朓中書省揚州萬歲橋較量春物美應不詑
前朝

是法皆平等杏臺結勝因門無問疾客室有散花
人漢廣思游女黃初賦洛神我心能解脫相外轉
相親

丁酉九月十日水樂亭酌別子韶



雨過谿亭半清秋敞桂筵承家有祖武擢第及兄
年拔劍長虹斷看花麗藻傳鍾山喜迎客先賦濟
江篇

上海董子元樂志圖

夙愛山陽論憐君此道敦欲從江海去不改帝王
門三泖神龍卧華亭玄鶴軒蒲菰蕩喧溷霽景媚
中園霞外神游夾風前[illegible]聽喧酒花應獨對竹柔
與誰翻王集閑成帙潘詩莫感婚精和要在飛蒭
喪貫忘言幽右倘有悟遐翰慰思存

瀦觴祠

水殿不生塵荷花作四隣乞靈巫媼醉失歲豎吭
負行雨曾堪賦分風又送人前林霜月白千古見
情與

為石民望題畫

空山不見人飛翠淋漓濕雲裏三石梁咫尺愁相
失

別俞子

咫尺兩鄉隔鳴鞭隱暮靡山空風色迥腸斷未歸
人

採秀山房歌為丹陽孫志倫作



修然五內長金沙服食空巖閣歲華祈磵桃花紐
一簇與公休賦赤城霞
君家雅擅蘇門嘯[illegible]微林端天劃開水落雲高秋
似沐七峰横拂酒杯來
石門松火祛幽陰腊入包山不覺深巖頭似訶風
水響地底更聞雞犬音

望季逍遙館作

昨來忽往逍遥篇無事要我高齋睇望裏仙家不
易刊水拗深處一嵩然

坐部中五韻

長嘯入重湖田廬苦未蕪愁文搖水鏡雲朶媚香
鐙靜諷楞伽偈閒披山海圖勞生竟何益道在且
從吾

劉朱二鄰叟來看館中

青蘿齋閣白雲交俗駕那能及遠郊却討東鄰老
田父逢人亦解話三茅

睡起

代嗁復不巢卧此海上林詩書還夙好稼穡知天
心濟泊世累遣蕭閒道趣深寄謝當塗子榮名非
所欽



雨霽晨眺作

東皋夜來雨晨起眺前原欣然野中作佇彼農人
言黃雲侵麥壟白水注楊園自是天機妙枯槔空
爾翻

飲罷

沙谿雨過漸通潮新漲溯來拍小橋九曲湖堂藏
窈窕數株門柳伴逍遙時魚饌客烹蘆笋海鶴驚
人起稻苗飲罷中庭不成寐夜闌河漢正參寥

將發館中留上家叔

一春客裏寄谿堂七日北遊遂須獲償舊時補遊

絃誦新歌翻出接輿狂曉風村巷楝花盡宿雨陂
塘麥氣涼珍重桃源不易入空勞酒食餉漁郎

七夕雨

閣道中宵急雨鳴遙憐牛女渡河情吳臺鴛鵲飛
來重長信流螢洗後明不謂金壺能續漏秖緣玉
筋勝露纓江湖亦有佳期隔愁見秋濤混太清

樓居值雨作

高閣凝香晝寂寥秋陰不散氣蕭蕭海田已沒綠
苹蕩淮雨猶添白馬湖望里三山那可往愁邊雙
樹楚相饒孟公酒興年來劇誰把鴟夷一見招



中元

七月十五士女喧淮南競會盂蘭盆功德未須論
上乘歲時聊爾識中元香花夕散頭陀寺龍火秋
飛長者園斜倚水窓驚物變淨名心事與誰言

七月望夜亭上

城外重湖已合圍雙流分月瀉清輝積陰遂見秋
風起行潦休驚海水飛娟娟銀河低案户塗塗玉
露稍霑衣季鷹元不營當世豈為鱸魚始憶歸

秋日病起

焚修一室內零雨響前檐老樹秋生籟寒鴉昨入

城觀空悟無學得米小群英病體脫然愈人恬[illegible]
氣平

寄答王子新

兩家父子擅風流江左相看三十秋徐庾爭吟玉
臺體王謝又闊烏衣游客夜紅燈何處酒病山黃
葉隔年樓西洲風惡船難繫空遣多情恨莫愁

齋居讀經有懷湯二子重

積雨淮南館淹留無一欣秋花落淨水瞑雁響崩
雲不滅泉生病長勤初夜文平生誰與晤拋卷忽
思君



秋夜長

幽憂獨臥秋夜長起看階下月如霜薊門葉葉落
無數洞庭去雁儼成行貴游珠履竟長[illegible]美人墜
瑟滿高堂此時但愁天欲曙此地惟知曲未火

秋閨怨

合歡樹上烏欲棲空房織錦賓家妻迢迢夜夜誰
能奈三三五五並相攜鏡花對影慚雙笑燭淚分
行伴獨啼莫道回文能妙絕陽臺雲雨隔安西

隋堤柳

興道里前楊柳新蕭娘攀望獨傷神憐儂正好留
儂作若個璫他遺個春紅頰忽拋妝罷淚翠蛾長
帶睡餘輦龍舟風起花如雪三月揚州愛裹身

明月子

碧草庭中望明月纖阿西去無停輈誰家歌吹衣
以思妾人身世賤而浮玉露襲衣衣帶緩金波滴
酒酒心柔從來樊鄧多滯客空遣妖姬哭蕩舟

北庄庄在射陽湖之西

西隣春築捍海堰北庄秋漲監淮守山陽濁水不
可白射陂草田那得青即看雞鴨捍高木便辭蛙
黽揚空舲湎攜一斗挂帆去直向天河寄酒星



初冬亭上十二韻

蕭索水亭上炎天此勝場涼波逐秋落靈籟入冬
長氣比青蘋肅濤非白鷺翔溜沙全學篆卧柳即
成梁下釣禽驚翠懸嘗葉委黃奇峰斂雲色明鏡
揉湖光秖共溪童語難逢酒伴狂茶坡望淮甸水
碓廢河陽穀洛鬪方息淄澠味已嘗寒來遷枕坐
節去罷壺觴獵響傳空澤衣裁感後房無為寒女
歎成貸理之常

忽憶

忽憶東林好胡為火宅留誰攜長者子同上智人

角應器隨長仕靈圖悵卧遊停心自有處處[illegible]
悠悠

臺上有懷沈烏傷

亭皋落木莽蕭蕭村酒凌寒力易銷霜稍故畦猶
滯穗風梯斜逕只歸樵為農頻荷成功退負郭亭
嫌獨往遥咫尺柴桑不同賞謾持殘菊向西招

冬夜有懷傅文子冷爾贈歌

玄陰晦冥朔風烈后土吹來十字裂若家草堂湖
上頭中夜玄氷瑩奇絶復值明月海底來琉璃不
動天倒開勁氣鼎鼎絮袍薄君也當門方定脚墻



根寒梅漸有花男兒身世不落莫傅文子人中英
爾今胡為卧空城明經六上欲能舉讀書萬卷翻
逃名世人結交樂歡娟三春桃李方爭榮氷心玉
壺誰賞汝明堂清廟徒峥嶸只今君持後母服緑
父寒宵苦孫宿鴉人曰辦皮閣丞女孫聊進山樽
酥邑子三五來授書倫開時坐湖南座經月不飲
偶過我一樂大白歸去速猶言酒濕太傷脾一日
治之祭衛復窮冬執闕奈君何天畔哀鴻斷還續
傅文子歌慨慷莫採山中藥休拘肘後方上聖貴
遷節卑人易周章徐御的是有二子元亮問官胸

一艇如聞注易今已畢束卷空齋獨坐忘歲晚篸
岐知不惑煩君為我指亡羊

贈王滁州還郡兼訂再過之約

歳晚琅琊路官程不可攀簿書牽藻雅獄市寄仙
山幸爾還趨府不然長閉關草堂蘭燭短早得慰
春顔

歳暮作

端居逼歳陰復運慨方深碩果非終剥羣鶏未革
音曲房深宴養後圃暫窺臨莫道天心遠梅花已
滿林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八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山帶閣集卷之八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家園種壺作

春柳半含荑春鳩尾上啼弱苗何日引長柄得誰
携瓠落非無用鴟夷愛滑稽揮鋤不覺倦新月在
樓西

三日不飲酒

三日不飲酒兀然陶野園竹葉一樽滿梅花兩樹
繁把書觀大略即物唱高言偶覺形神暢廾關道
妙存



野雀滿空園

春來無所適野雀滿空園獨酌鄰家酒閒從長老
言揣摩說苦屋詠笑隱金門而今有何疾終日臥
丘樊
伊余抱微尚微尚在丘樊夙好養生術無通運命
言黃河千載俟白璧一朝冤因之且高卧野雀滿
空園

園居讀老子因懷王滁州少白

坐久拋書起懷人步野園覆巢翔瑞鳳汙瀆戲孤
豚客路青陽轉關門紫氣屯向來玄牝意微妙共

雜論

夏日閒居作

夢樹蒼蒼玉不如牽風弄月此閒居竹林前竹冷新鉤簟架上梅過自曝書散騎古廬誰偃息平津客館久丘墟種瓜莫道東門近肯為鳴騶整荷鋤

贈張舍人子明奉使還朝

君房秉筆紫微遙整奉天書下九霄西掖文章傳近侍明堂典禮布中朝香貂乍醉梁園雪畫鷁便驚楚棣潮唱徹竹枝留不住鳳池秋月待吹簫

涇上作

北窓午睡覺信步出柴門谿靜　蟬噪林腔泉果繁遠書來白社野老刈青園意到即堪述底須遺世言

伏日獨酌亭上

剝門晝掩少來賓大暑誰逃火宅屯一道清谿飛閣裡解衣槃礴酒仙人

汎湖西荷花蕩作

蘭橈畫檝下前川誰道江南可採蓮江南蓮子肯如水江北蓮花香滿烟

愛殺江都夏日長芙蓉高彩溢金塘筵前不見司



花女千古留傳水殿妝

塔前水店尚鈎簾花月留人不放船姹女數錢紅燭下蠻童沽酒白雲邊

龍堂對起大湖東雨過停舟看棟隆萬柄荷香秋在水青天雙掛美人虹

秋髮

秋髮不盈握秋蓬仍苦飛何須五日沐自信九陽晞病覺星星改心從種種違漢家方尚少素領娓朝衣

上方寺雨坐感秋鷰作

蒼蒼古木隋家苑三五秋鷰帶雨飛貧士性情多感激前朝歌舞有光輝傷心柔弄纖蠻語瞥眼嬌憐閃菊衣莫道相思無處寄西林紫椹會應肥

中秋觴客水亭病疾不出

水亭八月望尊酒集同游數武妨追逐中宵想獻酬塔翻東海影濤湧廣陵流如何楚太子強起獨無由

塔

何代芙蓉塔長留碧海西徒憐浩劫盡那得半空躋象外胡僧禮花邊估客迷大堤明月好夜夜足

招携

箏

日者西園宴賓和獨未收弦張鵾轉急柱促鴈相
求靡靡縈懷惡纖纖繞指柔多情如有待庭樹莫
先秋

宿子良分司話別

猷猷獨明時世人無所之聊因荷鋤暇一與故情
期勝地追遊反離堂風雨思秋禾猶未穫稚子莫
朝飢

蕭條吏人散高館張燈初誰言狎野客亢是在林



居零雨濯叢木流潮通暗渠他時一樽酒把影應
躊躇

失牡丹

倏忽彩雲散春風無處尋也知得喪理難解惜春
心

重宿圓通寺呈大梅年兄

記得高齋宿孤雲往復還往還惟北寺[illegible]
關木落收窓米樓高盡海山春杯如昨[illegible]
花斑

揚州北門夜別陳山人

雪花如手落銀塘紅燭青尊夜正長莫惜離情向
人盡北風吹倒九龍岡

宿上方寺觀勝公夕課

上方佛事作雨巖肅秋陰字論學無學自覺心非
心莫荒參請絕花飛迴向深十洲元不遠同越海
潮音

書漂母祠壁

瓦罐終朝歎屢空清淮千古照慈容男兒命落悲
臣院多少人間飯後鍾



故國旌旗散海烟王孫飲啄自天憐歸來不道黃
金少亭長惟銷百箇錢

田館獻家叔

秋盡東皐不掩扉酒旗橫颭蟹螯肥放舟試就田
翁飲採菊還從野寺歸遠水淪漣寒月上高窓寂
歷暮林稀即心自覺塵勞斷底事驚鴻夜半飛

駕幸承天作

見說龍飛又章陵幸舊廬不因留守奏臨漢即回
輿
真人思舊里南即襄漢路借問載筆臣誰奏南征
賦

留徐子九宿

凉雨中宵覺頽然豁旅愁貧家唯茗粥仲夏尚衾裯漢翰府連得清言信宿酬嚶嚶喬木裏欣見鳥相求

雨中簡支廣文

時雨灌庭木夏屋生濟澌多病成高卧懷人妨獨往三逕披草中雙禽語花上近局似可招尚山豈徒仰

別子九作

不醉長安酒春花病裏飛故山殊可適吾道未全非客路鳴蜩急吳門盧橘肥亦知離索苦難挽老萊衣

五月南湖道歸程日近吳送君自應反憐我閉門孤架上收詩卷床邊徙藥壺眞吼不可望春靄滿平蕪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九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西歸內人曲　射雉曲

臨春曲　放鷰曲

幽居感秋寄賜公上方

九月一日行田　早起

野步　田舘侍家叔

至北合作　蘭泉

贈河岳山人　為同橋題屛風

偶懷陸給事浚明　無題二首和王十新

和吞愁涵

送陳玉泉之京兼似石城吏部

贈顧孝常移侍北省

觀音閣和王給事韜孟

蔡子木改南曹渦贈

送王鯉湖賀　萬壽表

赴大府阻風湖口作

舟次諸友携酒來看

贈吳女忠　涇上園即事

置酒園梅下餞家叔南遊

# 山帶閣集卷之九

九江太守廣陵朱日濬撰

## 西歸内人曲

石頭城下桃葉津妖姬夜度淚霑巾行雲忽散湘東宴落花枉負江南春倉皇岐路猶纔口敍眞空宮剩病身回首王郎遺曲苦幾時舟楫定迎人

## 射雉曲

端門不聞鼓漏殺湖北埭上鷄始鳴宮人嚴妝度中夜隊主新翳移空城草烟暮歷雙媒起花釆毬



一箭明立馬至尊催獻賦賦蘭英文筆劇縱横

## 臨春曲

閣上張星舊在天閣中望月夜仍圓雲歎宿鬟初臨鏡風研乾紅未染箋兩臂舞釵金阿那一聲歌樹玉嬋娟君王萬歲歡無極月信江花易夕烟

## 放螢曲

九曲池上新月微芙蓉夾岸熠燿飛飛飛熠燿風不定採採芙蓉露未晞今年七夕相逢樂誰家八月避暑歸見説西都有征婦餘光獨照流黄機

## 山居感秋寄暢公上方

[illegible]南木葉已紛紛十日清齋禮白雲莫是[illegible]未能[illegible]

有學阿難何事樂多聞雨餘山院空花老飯罷寒
塘信鳥羣見說法門元不二誰憐居士志長勤

九月一日行田

見說東谿樂秋風引興賒帆低拂稻葉舟又礙藤
花白日逢村靜青天入鴈斜門前高柳樹望裏近
陶家

早起

野外安仁室閑居養性情聊為拙者政不怨退而
耕東帶鄰鷄慣開門秋漢傾錯然群動衆默荷歲
功成



野步

役役悲人境吅頭萬事慵年豐鳥獸樂秋爍樹陰
濃次第經塘曲逢迎話老農今年釀秋早吾子儻
從容

山館侍家叔

板橋依舊状踈楊歲晚逍遙過草堂古道風來動
禾黍高原日落見牛羊劃鮮每損旧家餉飲酣仍
同秋社狂千載南村還可續共吟佳句立蒼茫

至北舍作

雞舍驅場步步漸誰披平地出荊榛旋呼斗酒會

鄰曲使提雙墩論主賓并秋未喻須晚稼魚陂盡
展入寒蹊洛陽二頃元知足李子何心復怨秦

蘭泉

春泉蘭氣薰初日蔭高樹迎看九曉滋因知夜來
雨

贈河岳山人

鹿巾手挽入關門仙客前來紫氣屯擬古先傳十
九首註書應了五千言青天塔廟長千里綠水鶯
花太傅園放浪自教風格在肯因瑤瑟易銷蒐

為同橋題屏風



杖底清瑤流冷冷堤洗耳風遊前山鍾遙出白雲
裏

楓葉日以冊村旗引沽酒借問持竿人今朝得魚
否

天雲滿平原蒼茫一歸騎昨與山僧期晚飯感配
寺

青山昨夜雨澗花尚沾濕橋西春澗多緩轡須泉
入

偶懷陸給事浚明

碧山朱閣古臺城三月飛花蕩諫情記得相逢撫

別許先將覩院英流罷
無題二首和王子新
十二朱簾卷夕曛楊花春莫轉紛紛近憐纖手明
如玉只恐翻身化作雲心事誤栽金鵲扇淚痕偷
寄石榴裙相思好憑雲間月莫學羅敷誤使君
葱青玉樹宮槐陌婀娜纖腰楊柳枝多病心情寒
食後小樓風雨落花時陽臺來夜難爲夢洛浦微
波可寄詞何許鑒懷心獨苦朝來青鏡有垂絲
和荅懋猛
上書長不達把袂忽同遊未覺風情減偏傷年鬢長



秋平生介然分之子藐焉儔出谷鶯求友停橈月
隱洲幾年中散駕今日越人舟緩步長楸近文瀾
曲水浮榴花初夏醉桃葉別時愁好在汀南夢春
君到蔣州
送陳王泉之京兼似石城吏部
一尊南浦岳公遊白合花開月滿樓叔問向來傳
死甚新篇真見出錢劉黃河水早生瓜蔓兩舸風
輕轉石尤我有相思何處寄消秋雙珮鳳池頭
贈顧孝常移侍北省
潦城五月雨絲寒都省移居便問安到蓋風流年

少與群賢文采及孫難盤中時物供廬橘砌下幽
花媚渥冊東閣下簾休報事自公應兒日加餐
觀音閣和王給事韜孟
禁垣西畔夕郎家疋馬岩扉訖物華白下池臺脤
鍾鼓青春章奏入烟花隱愛獨抱籌邊策長嘯唯
看泛海樣落日三山懷謝朓隔江紅樹散餘霞
蔡子木改南曹過贈
幾年天北倦風沙玄武洲南繫客家山牌賁城衝
白鳥波搖甬道入荷花簿書自乞分曹便觀闕亢
非去國賒昭代兩都無賦者郎潛日見有光華



誰賦南山就彩毫長生殿裏醉儒桃朝端吉識斑
送王鯉湖賀　萬壽表
行舊州縣徒令法從勞河復黃樓休泰鍊秋田紫
塞肅弓刀乘時好獻平胡策見說今年太白高
赴大府阻風湖口作
望望不可度南風吹客衣海上颶初起天邊鷁退
飛烟攤林殿暝雨驟水鍾微如何艱方意只人故
園扉
舟次諸友携酒來看
潦日芙蓉渚寒花送遠遊多情愛臨況賤子且淹

留酒散寶場夜潮來海樹秋秪應殘月上梳篁叟

中流

贈吳女忠

眼前時態日紛紛物外心期獨有君最喜相思無
遠道即從欣賞得奇文春歸學圃經芳草雪壓淮
濤滚莫雲珍重大才行端世少年人誇比終軍

涇上園郎事

臘梅剛盡春梅發綠萼紅英爛滿枝老子故情渾
約結人間多事強支離夕陽占塔歛前院隨意蒼
苔立片時婚嫁向平粗就畢逍遥名尚足幽期



置酒園梅下餞家叔南遊

邗江仲春月物色尚蒼茫偶話林間別因逢年外
芳參横停勸酒花劇殢他鄉桃李育溪上長歌謝
傳覺

贈放時訓

送君重入承明廬計君休沐忽年餘林間但愛尋
眞部天上渾忘讀秘書朝寺故人懸榻久關河春
水進册初隋堤楊柳嚶鳴合十日淹留慰索居

酌牡丹下

小橋水暖蘸垂楊黃鸝恰恰春景長已聞市上[illegible]

嘲王吏覺甕內酴醾香翰林當日供奉由洛陽丞
今遊冶郎自笑腐儒頭欲白也來花下領年光

寒食

水滿春湖花滿城況逢寒食雨仍晴花深不礙秋
千山水澗從教舴艋行午憩旗亭分杏酪夜歸錫
市有簫聲多情一樹山梨白小立柴門待月明

眾僧為賜公題

米熟尚欠筵飯來即問口頭此一粒義逾恒何所
有賜公大導師傳法自作首偶飲蜀井斗卓錫岡
之右上方秋雨零禾黍晦南畝我來一問法憔作



獅子吼鍾梵聲清夜江山徹高臘笑啓斗露厨共
傾三昧酒一飽香飯餘深慚問升斗

松林同友人作

琴巘陂陀返照孤天風灑灑肺氣蘇廻岡東折見
城郭透林一片明淮湖久坐時聞松子落重來應
泛菊花無杜門裘足豈吾事要趁清秋送百壺

山帶閣集卷之九

# 山帶閣集卷之十

九江太守廣陵朱日藩撰

過子新

昨夜前谿雨開門芳草多偶將清景值更覺惠風和初日籠高竹沉烟揭湧波右軍渾喜事自起放龍鵝

書主人壁

閑來偶出田間飲一騎翩翩度郭斜盡日並河行馬麥狂風吹海漲魚沙高情不負新豐酒小隱翻饒草曲花花下淹留君莫笑青春何處送生涯



南村

楊花灇院燕翩翩聽起南村獨悟言三逕不愁芳草合空林唯見白雲屯田居有作傳開巷政府無書奏晏溫潦倒嵇生違俗久只將琴酒寄黃昏

北庄望射陽作

故國東來射水深土人猶說魏陳琳建安文字無如古鄴下風流只至今雙笛參差吹落日踈墩迢遞帶中林孤尘書劍仍無賴謾把花枝酹後簪

涇上桂開諸友携酒樂來賞有懷愽文子作

別業小山邊淮南秋可憐可憐叢桂發復值望舒

開炎泗沾平樂新歌按罷娟不知居士室誰是散
花天

宴罷早過涇上作

淮王宴客罷桂子尚氤氳燕邑憐雲散秦樓戀夜
分紅粧迴燭影翠幄胃釵文腸斷梁塵下餘音詎
可聞

戲柬友人乞舟

邗江積雨水平烟嫋嫋新渠媚碧天天畔迎人桃
葉渡江邊殢客木蘭船吹簫詎擬招飛鳳掛扇先
教見採蓮珍重五湖風日美報君多奏定情篇



葛氏藏書樓歌

中都葛君有道士三世僑居廣陵肆天生妙志用
不分金薤琳瑯稜青字漢帝虞遺三篋書邊韶曾
稱五經笥𢰅來傾蓋邗江邊知我所辯心相憐不
辭寶藏出琬琰更開武庫森戈鋋嘗言心悟法華
轉莫使多方患子偏墓中威斗豈足辦宮內騶牙
空復傳君家世傳稚川學不獨遠尋句漏藥問君
購書起樓時飛梁縈出彭城閣用砂句讀細磨勘
蜀錦裝池恣裁削金樓子內收未備竹素園中舉
還略輕車重馬四方來秘府靈山一時聚樓西住

近買胡宅櫝中十襲來重譯夜夜文光薄斗牛火
齊珊瑚爭敢射乃知真好不誤人世間尤物皆無
益江花潠潠江水陰江上芙蓉千竹林碩乘素舸
泛秋色上樓一解囊中琴為君彈出衆山響滿發
皆成金石音

贈沐大華並憶升庵楊公

蒼梧花底星回天醉臥昆池秋月圓惆悵江南夢
來處誰家雲樹琵琶絃
濯錦江邊霞滿天博南山下草如烟相逢偷把刀
環視腸斷孤臣謫九年



贈楊公

金錫飛來即是家蜀岡千里走平沙秋林細雨無
人到靜看殘鶯度落花

七月二十八日淮陰舟中見月

北渚降帝子西方思美人娥眉畫轉細羅襪厈曾
新的的夢中覺熒熒波上親小山叢桂早應見滿
冰輪

寄幼靈白下

參筐飩皷饗初筵共道南都獲俊賢郄氏桂枝今
曾擢陸機文賦早年傳同袍老我祭酒客伏枕懷

君京兆天合服鳳膏如可到林風吹斷藥爐烟

秋日臥病水亭有懷

斷崖森木帶溪亭病骨偏驚秋氣凉枕上白雲傳
粉絮林頭緑水學瀟湘西山鍊藥還刑秘北海傳
書尺素長望東仙家可乘興幾時沿月下陵陽

燕薁引

上林苑西重陰垂漢家馬乳秋纍纍群臣未拜金
盤賜正是文園病渴時嘗言逾淮橘為枳淮南亦
種燕薁子一朝偶患齊后瘧七日方瘖趙簡樂起
來燔極華池乾菱藕堆盤懶咀嚼何人旋摘此逼
側冰丸入口生顏色不用玄珠罔象求龍疑舍利
菩提得淮南隴右限川梁燕薁蒲萄味各長低事
千金道大死空勞斗酒博西凉詔中但見誇珍味
席上誰能延樂方樂方久閟尊爍爍親故仳離那
可道流年時物感飄風拘方服食依衆草憶昔弱
冠客安西醉裏親嘗擁露時囊底空致燉煌種浪
說大宛生荔支

暑夕水樂亭放歌

洞房昨夜秋風度江南采蓮今已暮夕看牛女渡
紅橋朝見蕪葭生白露白露空博朱火光愁惕奈



伏猶披猖銅炭洪爐重鼓鑄鍍湯世界少清凉小
亭結搆谿之湄曲曲闌干映緑漪一部清商聽不
徹三江水碧詎能緇石供朝堆赤瑪瑙簟文夜啟
黃琉璃窓裏白雲初泛灔簷前銀漢自逶迤逶迤
銀漢宵將半枕上唯瞻星火爛馬援烏鳶跕水中
越人篁竹沿溪畔北朝始識常侍熱齊兒空下臨
緇汗井中謾剖緑沉瓜盞內時調飛雪散憶昔公
子游南皮徐陳應劉同一時園中珍木鬱映帶神
飈夾轂賓從隨懷人自遣朝歌訊公讌長傳鄴下
詩我今胡為獨閉關玄霜猶閟鏡中顏坐待風生
土囊口起看月出旁心間擬尋莊叟談秋水懶學
岑參賦火山

感辛夷花曲

昨日辛夷開今朝辛夷落辛夷花旁尚剩天邨共
芙蓉亂紅萼小山桂樹猶連卷五湖荷花空綽約
連卷綽約宜秋日端居獨養徵君疾高枝朶朶艶
木蓮溶葉層層寒巖橘山鬼已見駕香車文人應
越夢彩筆辛夷辛夷何離奇照水偏宜姑射姿蕭
晨東海霞光爛玄夜西園露氣滋檀心倒卷情無
限玉面低回力不支見說東都便留坐惟應御史

㷀[illegible]吹此花愛逐東風媛故人逸韻嵇中散山陽
開了合歡齋石湖亦樂亭夕餘嫋嫋巖櫳碧樹圓
紛紛磵戶香花滿塢裏王孫芳路長卷中裴迪新
詩短新詩已舊不堪閒江南荒館隔秋雲多情不
改當年色千古芳心持贈君

寄上大司寇䪺公

後湖秋盡沙水清孝陵紫翠轉分明獨持北斗調
元氣更闢東園豁野情羅逕夜携山客入竹洲朝
聽省郎平滄州飛迎趨承倦閒說郊居賦欲成

不寐

殘燈一盞藥一爐玄冬肺病稍欲蘇童子垂頭欲
壁睡邏卒接踵當關呼四大形骸長不疾三餘文
史強為儒天明還擬策高足竚待城烏尾畢逋

病中贈北上諸友

倚伏諺無端春來樂事寬華燈綴綺席木藥媚雕
闌一病幾垂死餘年敢愛官王陽爾先達何預貢
公冠

至日寄友人

一冬伏枕若支離旋喜青陽到海涯候鴈即看成
北鄉早梅依舊發南枝丹砂未就憐同病花借



惜憶衣歸見說曲江遊事好遲君驄騎莫春時

有司舉餞北上病中書懷

聖明求治幾臨軒疾病經時尚掩門狗監誰能薦
司馬淄川固欲上公孫龍飛漢殿王春早花動河
橋旅思濫頻待陽和均普物倘因流落晩承恩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十一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山帶閣集卷之十一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將入都作

曉月不盈尺虛溝已辨纁稍稍日離海油油山出雲緹騎羽林集宮鍾長樂聞遙將萬年觴來謁聖明君

道中寄傅支子

湖上春風吹柳條湖邊春水蕩蘭橈嚣聲只在三官殿草色初回五里橋遲日園林長獨往鄰翁杯酒孰相饒誰憐病起金臺客疋馬關山路正遙



玉河堤見新月

翻楊東下轉金溝忽訝纖纖並馬頭班殘未秋爭似扇秦樓初晚正如鈎雙蛾耿耿水遙傳恨一掬當窗不攬愁湯道南州歌黃草萍情元不為封侯

即事柬友人

朝來枕上驚雷飛客堂起坐雲霏霏黃蘭已惜鳴鵙早首蓿即妨胡馬肥群公齋沐趨方澤賦子毛留歌式微問訊北門梁學士好書見示否垂衣

青懷荅友人

竹林曾擬米清真晚謁山公作選人潦倒豈能逃

水鏡淹留初得溢朝紳步兵酒美空傳法太樂官閑尚禁身落日汀蒲那可采江南腸斷白蘋新

謝邢雉山梁玉蒼二太史見訪

迢陌浮雲合嚴城棲鳥頻未卜千金夜能來兩玉人顧言靚世皆留是索寞才子邢居實名家梁國珍長離元比翼絕足祝驚塵幸藉孫陽顧仍叨王翰鄰閒花傳麗藻拂霧視清真嘉樹還堪賦明河自可親望舒邀日馭大火落星旻更漏消長夕茶湯委角巾玉談霏滿座蘭室馥經旬珍重相知樂須教白首新



九月出塞有懷

笳鼓咽刀秋龍沙賦壯游殲他陳學士空坐白雲樓

上谷龍音寺夕眺贈蘇寒村參者

空廬不在遠寒月上龍沙壯士思橫草閼氏笑採花一鐏麝國酒雙樹法王家預恐他宵夢空房響斷笳

天城道中

奉使偶承之何人衛不然孤身絕大漠入口寄荒田別淚刀頭盡歸程馬足穿關山今夜月作意爲中閨

將入雲中作

只尺分胡地崎嶇出漢關敢云杖馬策聊得視刀鐶蘆卷邊聲苦楓經戰血殷今宵看太白一上紇干山

雲中樂

寒門楊柳未經霜錦帕貂裘馬上妝帶得相思出關去銀釵嶺上斷人腸

浮圖峪

城上飛狐口城邊巨馬河新霜祭寶纛大將擁彫戈地險真堪據天驕未肯和高樓有少婦紅袖濕燕歌



塞外野寺夢亡友顧吉

幾年濁世斷相關仙馭何緣出塞雲讀盡金剛經一卷不圖成佛頓逢君

仲冬十四夜園亭遲丘永嘉

不遂氾湖遊中宵南下船月欹帆影駛風熟鼓聲圓掃石真良覿折腰憐大賢行行康樂後春草有新篇

十五夜

月色白太甚佳人三五期棲林驚霜翮坐檻戀風枝靜念如有晤孤情不自持西輝那冉冉徙倚謝思詩

冬日涇上承半窓梁湖二丈同集餘庵顧子分得烟字

園亭别來久松栝鎖蒼烟暫芝對林中酒欣承月下篇歲寒同社友淮水未歸船率爾酬嘉藻深慚沈宋賢

贈石城文選拜南太常

我祖都江左鍾山萬古馮朱旂廣鹵簿白露漢園



陵懷里心長往分曹半有恒清齋三五日贈子玉壺水

長干讀書寺寓逆奉常歸問法山僧老看花酒伴稀東曹辭水鏡九列耀金緋敢謂崩府得潘輿不可逝

至日園亭作

短髮對霜林蕭條自不禁柿殘餘半果杉暝泊雙禽煩惱無緣斷聲聞與習深唯心何以在頻見一陽臨

贈張府檢

淮海諸從事無如之子賢翁天辭大府雅頌對初筵父老模中書旋投囊裏篇殷勤一斗酒田步酌橋玄

贈倪南城

初發南城道知君水宿歡吏民迎内史服食寄仙壇謝屐紅泉遠顏碑綠字殘漢庭興禮樂早晚逢倪寬

雪霽過涇上

水鳥入林飛寒梅亂點衣虚亭人不到神女折花歸



遊恒山山在渾源州南十里

壹戰朱旗疊疏聞千秋玄岳得追攀宋人空奈飛來石禹貢重尋大茂山樹裏河流迷九曲霜前軍令肅三關新詩自愛蒼苔好不是燕然勒石還

立秋日書懷

明光奏賦早無緣在野長令習氣偏懸耜育音書畝畢携書還就北窓眠閑門草色臨湖水窮巷槐花咽莫蟬驕省金貂非不貴鬢毛爭肯待流年

山帶閣集卷之十一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十二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山帶閣集卷之十二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

[seal]

喜蔡比部考績北上奉送一首

春江不用檝桂席候雞鳴莫辨濤何氣直看風始生雪消瓜步泒花近廣陵城願及隨陽雁雙飛入帝京

涇園梅集諸君子有作奉荅一首

三徑梅初發求羊昨見過贈芳辭甚妙終夜飲無苛斜月當歌住生香與酒和他宵笛中聽離恨滿江波

贈子長刺泰安

太山太守才且賢舊遊曾賦天門篇嶺上白雲迎建隼廟前香井識投錢　聖朝未覺登封急良牧惟聞撫字先見説屬城蕪似昔兩岐歌頌聽真傳

鶴泉引贈王儀部

我聞王霄峰蜜湫與天通環視海上山羅列如屏風屏風九疊金芙蓉青天雪瀑落長松内史讀書處乃在古田之西綠嶂之東有時或與仙君逢仙君今笑入竹中内史謁帝明光宮明光起草春日長柔心藻質映文昌坐見松雲牛粉署戲看花水

緱□擁金壇玉羽無纖翳飛觀凌風起雲際得道
由來天上志藏珍且避人間世永嘉山水足宜披
予亦將從謝客游相思儻見南樓月夢得臨皋濯
素秋

壬辰六月□部宅避近秋渠端公醉後放歌

平生江海人世事我何有十年結交長千行江表
英雄接杯酒旅榻長棲鍾阜雲燕船遍繫秦淮柳
前春清涼寺把袂陳夫子今夕長安城傾蓋張桂
史杜白聲華句下傳聞名未衍相周旋朗然一笑
觀世態如披雲霧覩青天入門示我兩巨軸江



搖動赤霞稽首傲謝康樂之官臨海作次憶許玄
度携家會稽住二子風流與予善一朝洛羽辭金
殿父知避世在朝庭豈意勞人有州縣予亦領縣
太湖湄下流磬折獨攤眉陶潛志意多所恥張敞
眉臆固無奇今夕復何夕共此君子堂西山過雨
死樹涼白雲司裏冰盤出册鳳樓中銀箭長析上
骨袍製家繡櫪間驄馬嘶玄黄高談耳熱寡忌諱
金杯鎔盡烏臺霜陳夫子酌巨觥笑引兩童吹玉
笙彷彿緱山雙鳳鳴參差訴盡今夕情人欲倒天
不合昇天河宛轉北斗横北斗横天已侵曙烏雞

小史便旋去

秋夕奉懷荊川太史

此夜游塘獨捲簾新涼昔社有餘閑黑頭世味渾
如水黄閣身名剩在山負手祇應行藥後解顔多
是授詩還塘前蕙草饒秋色遠道含情可易攀

食橙書感

綠橙挺南國香苞微近相黄茗奉高堂噉之每不
喜小齋鮭菜餘聊以潰吾齒年年夏秋交時物倘
堪紀婆娑雙樹間風日自清美吾豈慕金虀迢迢
太湖水



石梁公餽蟹

不解吳興饞持杯待蟹黄東湖田稻盡何處得新
芒

九日至廣洋湖旧舍

行藏不自料乘興信扁舟一笑茱萸熟幾家雞犬
留楓江明日路榆塞去年游靜聽長淮水潺湲似
隴頭

月下望東莊作

此夜秋場月其如抱景何漁燈起平楚櫓響界通
波回首追歡地傷心作苦歌沾衣元不惜草露本

無多

湖上

湖上楓林晚柴扉隔水關偶因行藥去遂作泛舟還吹竹商飈烈傳花海霧斑州霞低照酒東望有神山

醉題道濟館

不到田家久嗟翁取我歡池中覓青角屋上乞黃團滄海當年變重陽昨日寒平生步兵酒回首傷沈瀾

東林



絕勝東林夜柴門片月開綠烟生水上白露滴松間攜手懷三益齋心受八關重陽新酒熟盡放縣人還

兀坐

門前荻塘路盡日無人行流覽周萬象兀坐燗孤明啁啾羣雀散瀺灂戲魚驚歷歷平生事徒憐星紀更

過顧氏庄

古木帶連岡尚書舊草堂霜春田稻白酒壓蟹膏黃劒餒兒應返樵蘇業就荒西州他日路掩泣感

行田即目歸示城中兄弟

游絲胃高樹婉變遂相親感彼物外趣念我意中人湖田足朝夕秋水瑩心神沮溺終須耦誰云力不任

入城作

惻惻秋原上堆烟起暮津殘鐘三楚寺歸棹五湖人懷役牽黃綬留詩贈白蘋鱸魚非我志儻得遇玄真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十三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大司空南坦劉公志樓居樓未成翰詔衡山
文丈為圖一樓系以詩贈之司空公出以示
門下客俾各賦一詩且約不必次韻用成字

春日吳興喜友人見訪

舟泊北固讀外方詩錄

月下泛邵伯湖喜而命酌

宿甓社湖　高沙舟中曉望

東平夜發　魚山道中



過陳思王墓　元旦早朝作

立春日早朝　盧溝遇番使入貢

過琉璃河新橋

東阿寒食憶都下盛游邸寄江兵曹端明

東原驛得鼎卿大行消息

奉天門領　勅作

九日宿坦上有作寄大司空劉公

賦得雪山事贈大中丞林公入蜀

山帶閣集卷之十三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大司空南坦劉公志樓居樓未成翰詔衡山
文丈為圖一樓系以詩贈之司空公出以示
門下客俾各賦一詩且約不必次韻用成字

華陽登樓不復下司空慕之樓未成招隱謝吉無結構臥游還擬居高明浮雲西北帝鄉遠碧海三五仙人迎心期只尺九垓上肯向人間借路行

沈約有陶先生登樓不復下詩

春日吳興喜友人見訪



東亭楊柳綠繅烟日日春陰咽管絃一斗未銷愁市酒雙橈忽送洞庭船洲邊蘋葉愁如積水曲桃花嬌欲然明發峴山陪禊事風流添得未和賢

舟泊北固讀外方詩錄

蓬窗手把故人詩多景樓前夕照時萬古雪江來有派三山錦樹對含姿憐君絕似辛棄疾好我不殊劉改之滿眼相思無處寄幾鴉飛盡佛狸祠

月下泛邵伯湖喜而命酌

樹繞邗溝蓋天圍斗野歡湖空水不響人靜月相隨簫鼓沈沈去樓船默默移酣鄉欣入手先[illegible]

猌持

宿甓社湖

回首吳山盡獨坐江南船日月不隱避空水共瀁
鮮吾鄉覆盂地今夕諕珠篇醉取雲笙吸飄飄狎
海仙

高沙舟中曉望

水上望落月盈盈入故園不辨邗溝路秖疑朝旦
暾霞匹標遠觀霜侶嘯前騫側想寒梅樹吹花滿
北軒

東平夜發

山帶閣集卷之十三　二

夜半趨朝過陽谷年前乘障迻陰山朔風兩度礮
碻口明月一天㳺子顏獻納長瞻龍尾上飛騰無
計馬蹄閒故園回首春如海釀得梨花待我還

魚山道中

鄆州城頭曉角悲魚山山路轉威夷征夫篝火來
炙轂客舍斧冰方作糜披章曾尋曹植墓獻花難
問智瓊祠村童相聚渾無賴爭逐餘聲送畫旗

過陳思王墓

夫人自感魚山響千古高情寄白楊洛浦錦衾徒
嬋娟鄴宮劍爵久荒涼詩成獨贈同門友勢去潜

悲異姓王隧道風填飛藿滿爭教來者不心傷

元旦早朝作

晴雪初消太液池春風欲動萬年枝䍐冠斜綴朝
班合仙掌繞分淑景遲代馬自隨胡部樂宮鴉慣
識漢官儀小臣江海慚無補願採回波入壽卮

立春日早朝

閣道斜蟠太一宮羽林仙仗日華東臘辭龍袞飄
殘雪春動雲韶協早風諸將隔年歡飲至名山幾
處待升中承平月令無多事秖望農郊杏乳紅

盧溝遇番使入貢

山帶閣集卷之十三　三

西極名王款近關旃裘半曳珥雙鐶繁華初上千
金堰紫翠偷窺萬歲山禁御年深羌果羡沙陀天
遠戍旗閑漢家作意求龍種爭及輸來汗血斑

過琉璃河新橋

聖明親賜萬方歸雙舄猶循舊路飛白晝雷聲生
積水青天虹影掛斜暉江淮烟火逢寒食京洛風
塵化素衣駟馬重過春好在盧溝殘月莫依依

東阿寒食憶都下盛游却寄江兵曹端甫

朝下軒車滿路逢獨驅疲馬向關東水紈乍襲春
齊女臘燭遙傳隔漢宮楊柳陌斜宜便面桃花馬

簇若屏風鎖萬千里江潭殘別恨誰牽夕照中

東原驛得吳卿大行消息

驢背東平道行行意自閑平沙千樹棗故國萬重山古墓看碑立斜陽探騎還始知張博望已度穆陵關

奉天門領　勑作

玄極齋壇散寶衣彤庭初旭閃龍旂香分洞案開黃道花擁扶欄上紫微仗外平看三事列御前親捧十行歸都門明日辭天路草色青青棧馬肥

九月宿坦上有作呈大司空劉公



下山西走長城去呂山揖之少延佇我來不及採菊期扁舟獨宿山邊墅石壁縈紆浦月斜夜深如到秦人家隔溪火度犬吠處揭來曾醉林中花林中邂逅憶初夏綠湯衢阜帶幽榭偶遊俗吏携酒來正值高齋覲易罷欣然把臂共入林山花始開歡而冶笑折花枝簪鬢邊跪領歡情向深帘風流南坦老尚書終歲蕭閒只隱居人間入座皆甲第物外四壁空邊廬黃昏饑虎出西崦藤磵槿籬猶未撤餙材湯道若予工冶坦自哂師吾儉長日青山藥銳成洞天雲氣接前溜臨流懶奏琴三疊對月惟聞嘯一聲干時又謝安期策洗耳蒲輪向蘚蘚但話初移坦上時幽貞頗協南村宅會心握手誰敢親甘泉老人孫太白從此湖南雅社成故事留連歲華積年來漸覺筋力遠欲構飛樓坐空碧閑關不受尒予朝問津已與漁人隔龍津橋下水長春玉芝瑤草閒嶙峋童時誦得華陽句豈期重拜白綸巾一行作吏增多累半世尋師始遇真猜厭願留供賤役不知將法付何人

賦得雪山重贈大中丞林公入蜀

西山高高聳飛壁萬仞崔嵬界天白中宵吐出石



鏡光玉壘靈關相激射喜逢年事再得蠲更拈檜名仍跨笮六花銷作錦江春長負華陽作磐石中丞昔降壺公時具瞻已共五岳齊會稽尋山不快意杖鉞却向峨眉西西南羌戎大一統行行好把甘棠種謗聽人歌蜀道難自覺公來雪山重籌邊樓上井絡懸十二雪峰俱眼前使車正及陽和候二月錦城花滿烟乖崖濟猛元因俗諸葛貴和者有篇殊方分袂情偏切至後江南尚無雪孤山梅花正惱人他日相思向誰折樓船鐃吹渡寒潮滿胃渾疑雪未銷見說西山高不極好持歸闕壽

唐堯



山帶閣集目録卷之十四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黃鵠行贈米仁甫

黃鵠橫絶游四海種桒忽值山河改可憐斤鷃困蓬蒿終日啾啾竟誰待仲冬雪雨灑寒若霽後弁山當户高雲中鳴翼何廷厲有鳥有鳥求其曹入門意氣宛如昨夫君何讓代北豪十三同筆硯十四頭角變十五授經義真如肉貫弗二十文賦雄直奏明光殿秦越分飛知幾年每驚邂逅即離筵青袍小試不得意長嘯歸泛鴟夷船去年觴我吳



山顛江上潮米噴白烟西與落日望鄉處遥指茅亭樟樹邊君已冥冥脫網羅下流潦倒奈予何奉君恍乏王山禾君不見古來萬事直如此歸來且著龍門子

迎曦草堂曲

君不見天壇夜半海波赤三山離離相盪射夸父空教化鄧林何如卧待東方白禺中元自近衡陽曦將出兮照扶桒仙家引領望光景小兒拍手歌滄涼滄涼曙色散成綺窓裡幽人猶未起長日惟耽竹素園高情頗狎神仙士檻外春風百鳥喧露泫花枝綴瓔蘂嶽麓崔嵬湘水深茆堂突兀烟光紫幾年服食寄丹砂吸盡天門五色霞鏤金句好顏光祿奪錦才高丘永嘉羨藿偏來心不轉桒榆影入興還賒靜居獨思偏觥叙彝華自燭幽人室山中先聽玉鷄鳴天邊不歎金鴉疾陽澤光昭六合新喜看冠珥抱孤輪遂莱正在夕升處天保歌成萬國春

雩東草堂歌為叅省廖公賦

武陽真人駕白駒東臨天水心踟躕至今石上有遺味霞蹤千載標黃雩黃雩之山饒怪石朵朵芙



蓉揷天碧山口飛泉七道來匯入東江兩相凑夫子昔日此山居五湖身世心皇輿壯志懶投湘水賦少年不上漢庭書二十登朝何矯矯覩風共羡安仁少斯文正印在河汾水部新篇落江表江表龍門十八年揭來趨走省臺前文翁篤至雩東嘒笑指草堂沬水邊康樂空懷斤竹澗輞川謾賦金屑泉大人有作營世業雲臺麟閣高中天我聞茶陵冩名德嶽降繩繩徵夢卜清河學士早從龍西平相公舊懷麓黃雩續起更明秀擬作嵩高奠南服南望南衡如陳雲氾隨湘轉九疑分膺寸已為

天下雨呈沙更麗斗間文謝公父負蒼生望背倒
東山卧策勳
　陳道復牡丹八仙花寫生
尋常姚魏浪風流誰伴君王月下遊琼亦上妃初
出院内家雙引水晶毬
　夏日邑齋新製凉㡉成因題一首寄翰苑諸
同志
吳兒竹枝越女絲炎天偏與水堂宜白蘋風起森
帷度蒼弁口斜支枕時山熟茶人争茗荈水荒漁
父失鸕鷀長官公事無期了清夢何因入鳳池



　尚書劉公賜訪邑齋授我手書蘭亭跋一卷
金砂泉一罌罌有四黄耳可以施鉉蓋非挈
缾者之所宜承敬置水堂輙成長句馳獻于
時莫春三日
真人來自曲林館乞我茶泉净客塵入手不知金
鉉重勞心空笑竹符頻盤中山果堪消夜窓外時
禽久報春假覓禊堂蘭亭帖自臨瑶帖度佳辰
　古冲相公五十初度壽之 代廖參省作
官父自叙知天命大了勵志夙希聖行年五十踰
望隆尚爾維藩服官政君不見天地之數五十五

皇極居中為衍毋沖而用之道不窮五福錫汝若
岡阜紫薇樓下群仙迎四月九日天氣清明光炫
籌海屋近吳山呈瑞卿月明我閒閒氣賢哲生如
公無乃玄元之裔長庚之精或曰武夷之仙伯託
化來毗寧公昔修學冲岩上鄉人久儗山中相出
窓已表壽雲徵危峯特作擎天狀不信君看右轄
前巖巖大石森相向洒中争唱鶴南飛蹁躚轉覺
形神王他席他鄉共此杯樓中鼉鼓聲如雷薇花
向人如欲語張公索酒林公催湘西野夫醉無力
徙倚闌干望天色紫宮新報換中台丹書即下朝



南極
　聞孫員外遊天台山田奉訊一首
天台一萬八千丈爾祖當年欲到難金聲徙向賦
中聽岳色遥将畫裡看此地問程由剡縣名家高
舉復都官杖藜曾過寒山否雪院無人虎跡殘
　洗心亭為王龍溪賦次念庵殿撰韻
聖人藏密理即事思其居身既在濠上寧知吾非
魚獨樂愛君賞繁文俳子虚遥憐隠几處時到物
之初
溪上秋山起山下秋溪深龍門亦已久真源誰復

畢竟觀靜者趣戰勝淡然心試照溪中影素標[illegible]
許僊
亭中抱膝坐世念息憧憧處柔符上善尋諦得真
空悠哉魚鳥樂大矣造化工爲語支離者須知物
理同
拾去春池礫湛淡無一塵靜觀象外色悟得法中
身久撥形骸累寧憂骨相屯歸門真意在持覺[illegible]
川人
午日同盧明府及吳興諸公泛碧浪湖作
傾城拾採岴山頭避雨競乘輕利舟爭標忽憶楚



人俗感慨吊陷謝傳遊中流吟嘯去不止薄暮雷
電歸何憂潭口雙魚禁如玉醉看新月生汀洲

小常閣集目錄卷之十五

九江太守廣陵朱日藩撰

八月十七日夜陪天泉翰長屏石晋長泛舟吳興城東甘棠橋分韻得空字



山帶閣集卷之十五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神樓一何峻有序

序曰神樓一何峻古清調曲秋胡行也歲戊申大司空安仁劉公初度之辰通家小子廣陵朱曰藩感事矢懐用此調歌厥樓壽焉公欣然舉觴領之凡七解

神樓一何峻神樓峻而安神樓一何峻神樓峻而安胡不京洛遊畏彼狹路間狹路能摧輈險於太行山仙人王子喬招我戯雲端笑取雲門瑟洋洋為我彈歌以言志神樓峻而安一解



紫氣從東來樓中有真人紫氣從東來樓中有真人大道無我一氣孔神手翳華芝舌嗽龍津高視九州外汗漫來相親憶我壯時乍北海稱主臣歌以言志樓中有真人二解

真人向我言天下方太平真人向我言天下方太平閶闔九重無為自寧紫壇肅肅珮玉鏘鳴詒我嘉穀異穗連莖四方露積如京河湟休用兵歌以言志天下方太平三解

云何高明家鬼必瞰其室云何高明家鬼必瞰其

室周公大聖人尚不信若奭東征避權首成王孰
書泣未聞几几外跬步縱赤舄欲犁北庭寬先歎
東門窄歌以言忘鬼必瞰其室 四解
我頹樓中人長享黃髮期我頹樓中人長享黃髮
期逍遥九天上高明誠有之嚼藥挹飛泉肯為腊
毒悲後天而不老蜉蝣爾焉知窈窕道之極廣成
不吾欺歌以言志長享黃髮期 五解
大江浩湯湯歲莫心獨苦大江浩湯湯歲莫心獨
苦前有毒蛇後有猛虎朔風吹翳菜短褐裂如縷
行宦三年歸簞食欲遺母江歩豈無舟誰人為把



艣歌以言志歲莫心獨苦 六解
勿歌行路難百年會有役勿歌行路難百年會有
役聞首華陽樓迢迢幾千尺帝鄉渺何許俯視一
氣白學人初入道敎坐面石壁三年始與言長跪
授老易歌以言志百年會有役 七解

己酉仲春祀壇宿齋碧浪湖舟中雷雨大作
因述所懷寄獻南垣

浮玉山前雲覆湍湖南二月起龍蟠春風久儗在
沂水夜雨若為仍濯壇槃杏又鶬叢事動翳菜猶
恢客袍單江舟肯渡何須艣只向玄真乞釣竿

幼霖見訪霅上冒寒獨遊遂爾病作戲柬二
首

具趙遊客真好奇相逢只恨尋春遲山南浮圖雲
作頂水北女兒寒鎖眉停笮詎有中人望排戶誰
知上客飢腸來稍稍勝事出陸郎且莫乘斑騅

邑齋以新樣吳箋寄兒子無示自意

相國池頭春又分朝來衙鼓懶相聞長官尚擁黃
紬被故事曾傳白練裙滿地幽香綻蘭茁誰家新
淥散鵝群鄉園祓禊行將盛留滯應憐老右軍

江南春和倪雲林二首



江鄉春事過櫻筍夜深方響遊船靜橫塘初日揚
沈烟妝樓照見吳姬影薄羅初試飛絲冷娃兒去
汲西家井欠伸花底拂香巾粉得新茶賽麯塵
夕陽亭亭鼓聲急隔江露冷瓊花濕相思欲歸歸
不及楚天如酣波搖碧莫上高樓望鄉邑十二闌
干人王立西湖鶴首轉流萍日暮歸來抱劒愁

沈青門劉望洋董南衡王箕泉相招泛西湖
至孤山作

年時約醉孤山雪此日相逢春已罔蘇小曲中
白紵遄山亭下摘青梅句傳主客圖垓選天入

山盡自開爲語蘭橈且停轉夕陽波色湧殘盃

夏日同武林諸公集紫陽菴各賦一首

丈徑鑿空出瓏瓏石笋穿紅樓嵌洞穴碧樹障人
烟江外魚沙湧窓中鷲嶺懸諸公話丁鶴吾輿亦
翩翩

浙江驛看潮因憶故人來禮部子禹

樟亭送客雨氣昏坐見汀沙沒舊痕高塔逼雲迷
白社兩山蟠海豁青門潮平不覺鴟夷怒石立猶
憐羅刹存歲歲西陵芳草合天涯孤劍獨消寬

過七里瀨郤寄方十洲年兄



蒼崖中斷綠江斜客路初從洞口花雨後亂泉鳴
急沫水邊高樹着浮槎下瀧不住鳴津鼓隔瀨猶
看理釣車莫恠懷人心獨苦滿牕嵐翠屬詩家

江行紀事寄上坦翁

漸江東下日潺湲薄命驅馳敢自閑夜火遥投富
春郭早潮已及桐廬山齋心尋擬芝秀洗眼驚
看桐石斑鄧望華陽天路遠高樓應待落帆還

自三衢入常山道中憶豫陽田丈

鷓鴣山前船打灘浦口亭中客寄飧風旗引路雙
崖合雲碓舂江五月寒玉版斲巢慚紙尸木奴斑

嵋園宮翠微西畔林扉好欲共游巖賦考槃

常山還舟憶南衡諸公

扁舟遥指六和塔一葉飄然下瀨輕秪愁多雨壞
水色未暇披霧詢山名觧綬即看成遠客唱橈聊
得慰孤征江樓薄暮重雲合屈指應勞數計程

下七里瀨

水駛崖傾舟箭馳入瀧便覺天地奇飛泉琤琮亂
人語白雲蓊鬱疑晨炊欸乃又聽漁父曲徘徊欲
賦小冢詩高岑半掩松蘿頂消受清華自不知

沈青門楊南泉李崆峒劉望洋方十洲童南



衡洪方泉招遊飛來峰北走諸公追脫俱返
駕遂移觴天大佛寺亭上

九里松前有餘映入山出山俱不能繫舟且共停
中路飛石無由扣上乘樂府伎歸收綵扇禪林鳥
宿傍金繩燭華歛畫湖如掌特借南軒更一凭

八月十七日夜陪天泉翁長屏石曾長泛舟
吳興城東甘棠橋分韻得空字

洞簫高揭入瑶空栁浪蘋風觸處通童子謾歌青
玉案道人真在水晶宮秋光自傍雲官好野興還
將騎省同盡醉莫辭聯夜舫天涯轉眼各飛蓬

山帶閣集卷之十五

門人蔡翰臣校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十六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山帶閣集卷之十六

九江太守廣陵朱日藩撰

同吳門諸友泛舟至雅宜精舍

自我抱茲獨悁悁三十年因從酒船去始拜草堂前神位千竿竹心香一縷烟平生山水邀愁絶伯牙絃

一片石湖白書堂隔暮雲古松因蠹折老鶴更誰群谷虛神不死風行水自文參差臨極浦猶似望夫君

夜讌王磬山房有作呈衡山太史



懷役不忍發山房兩梧桐中宵遊芳席四顧諧群雄但覺觴來盡寧知鬢已蓬伯通門廡下潦倒愧梁鴻

妻子盡相笑追惟何太頻琴逢賞心者花醉去官人起舞嬌紅燭分題詠白蘋不愽柳家句枉度江南春

金山四首

躋踏蒜山北客子久傷離牛伏連巖古龜飛出浪漩泉通派瀠雙樹鎖禪枝蘚壁尋遺跡鶖心憶佩觿（戊寅從先君來遊）

舟船來香象天宮降寶幡百生逢盛日一柱壓中原動浪眠鷗起披林下葉翻憑高空有賦老病向文園

歲月祇孤柱魚龍界四圍水心唐貢獻京口晉邦畿後夜寒潮廣前程遠岫微南岩無限好欲下更依依

親舍白雲近我行猶未還孤城背邗水落日下吳關沙上田家靜蘆中釣艇閑小樓淹坐處剛對五州山

盆石詠



焚香讀楞伽難字羅梵筴年來心力微強學不如昔拋卷呼山童解囊出吾石貯之古銅盆磷磷水生色瀧勢上下分汾洄循地脈衆窾攢一拳吞吐怒流濤孤柱對豪起東南何崱屴東南何崱屴咄咄不可迫仄想故人心瑩然尚堪即嘗開了元借覓自齊安得而我証此戲大末正于後之一年綈塵縷清淺印遺跡群兒施力罷反袂還面壁

滇南七夕歌

予少日遊滇南見其土風每歲七夕前半月家女兒年十二三以上者各分曹捐裝以香花

水果爲供連臂踏歌乞巧于天孫詞甚哀婉暇

日因採其意爲滇南七夕歌五首末首有所懷

因併系之曹子桓云爾獨何辜限河梁悲夫誰

則爲之動念哉

上馬下馬雙臂弓鈿車奕奕五雲中橋邊莫射填

河鵲枕畔偏憎絡緯虫

高倚銀河搭綵樓女郎三五對抛毬抛罷繡毬無

氣力鸚哥花外月如鈎

一宵爭抵一年長猶度金針到繡牀天下真成長

會合昆明池上兩鴛鴦



綵袖飛來山上山小樓金馬碧雲鬟荼花滿地無

人掃二十年前苔蘚斑

錦窠何必奪丘遲畢竟還他蜀錦奇近日錦官空

擅巧慱南山下乞蠻姬

八月十六日夜顧子伯健自淮上來訪館之

西深精舍逝夕月色如畫樗臺松徑頗愜幽

賞酒中放言得五言古詩五首

夜來大柱陰俛仰意耿耿相邀徐偉長共坐西齋

靜幽闕忽離鍵人月心兩徹今年鳫候早連翩散

林影舉頭見青天笑把山樽瓈勸君勿悽情秋深

霄半令

歷歷三古樹覆臺如白榆把杯呼明月躍出滄海

隅高臺非昔有今月不古殊勸子盡此觴繫子衣

上珠隆墀歎遠壑相輪說浮圖寧知一指間已自

非今吾

中亭名四照愧無若木華其東曰綠滋亦未馥秋

葩何以奉伊人西臺雲月嘉松下布几席跡柯影

交加小弟將進酒陶生歌蒹葭徐卿意有適焚香

候月華

洞門夥沈沈夕與滿月期上有望湖臺萬頃堆琉



璃款扉穿曲廊朱欄四步之場廠亦喜吝吻吻隨

屐綦懸榻爲子下中夜話離思昔別猶火旻今來

庭綠滋

君種步隲亭我守卯平川用盡野中力秋瓜不値

錢帝城競五色美好有別傳達人解其會一笑委

自然願君歡此飲無事空熬煎古賢際遇時不待

桑陰移

識吾邑舊刻

縣北罕堵波上刻詩二首一爲穎濵作施昊熟在

其一七言律勝國初已有何日打之下慰余瞻

禮久
客話射水西龍華舊禪寺殿前一片石盤螭作唐
製野老習見之自恨不識字誰知灰劫中妙有千
古事



#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十七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泖谿子至館屬值省禁戲柬

池上月色皎甚泖谿子已卧行吟菊下獨酌

寄懷



# 山帶閣集卷之十七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冬夜涇上小臺有懷升菴太史公

五湖凍合一片玉五兩攢成千竹林高臺獨立者誰子明月中天猶此心東閣秪驚梅信早南雲猶繞鴈書深美人望望那能即榜枻空思效越吟

雪巾承咸唐宰公偕諸僚携酒饌來看奉謝二首

政美天人協淮南臘雪深寒宵一杯酒不負百年心片石延陵字重泉大隧吟夜烏驚客散啞啞起東林

大雪衙門下而無車馬蹤群公問遊軸野老愧龍鍾水陸行厨送月星終夜從來醪泖底物三咽益春容

廣心樓絶句十首

隔西鸚哥樹單棲鐵鸚哥兒童作蠻語花鳥入滇歌

海水平如鏡山窓春不侷片帆挂金碧遠樹落丹青

林逋水影句慧句非慧句争似滑谿邊圖情人川

閒

停雲獨倚闌扣門問來使云是張公子永昌送詩至張公子永昌張愈光也

披衣下樓去看賽碧鷄神中途逢置酒大有周旋人

拾得玉傘蔺網來金線魚醉裏窮愁失虞卿轉著書

滮池放舩時水木互明瑟主人不出山影落江南筆

臨卬與滇池揚來相弟如一白茲樓定南州雲樹



疎南州兄揚雄蜀都賦

牢愁誰是作論衡昔人稱諸言此樓小茶子納滇彌

學士天祿閣水相錦官祠斧柯不在手龜山苦蔽之

贈孫下石曹長出守承天兼憶蔡衡州子木

銅魚新佩出承明驛路梅花接郢城楚地尚憐三戶困

帝鄉親法一麾榮青陽欲動章陵色白雪應添江水聲聞道衡陽天更遠可無回鴈寄離情

聞鳳原允

夫子罷官歸楚城田園春到堪娛情抗疏不避明主怒得罪甘與齊民眂寸心向我問生死病骨剩備占陰晴青棠館中臘酒熟何日杖藜來細傾

安平迎春曲贈岳明府

鎮湖門外青旂轉通海橋邊采仗開三雪歡聲騰楚甸六龍佳氣護燕臺鐃歌靜帶軍中樂巾舞橫飛馬上杯莫訝谷鶯喧太早漢宮喬木喜春來

贈水部郎中芷江鄧公致仕還龍陽

拂衣而去有何難直道功名進退安魏闕浮雲從



不定洞庭春水自來寬上陵力盡他山石轉漕心懸衛士殫雨坐為君成獨笑欲尋周禮補冬官

憶昨經過涇上園茅齋一枕殢春喧起來對向花前酌語次偏承物外言自幸林亭成雅集豈期軒蓋動離魂園東綠水千家繞不獨鯫生解感恩

沈氏兄弟門共輿來弔感贈一首

高帆破浪下江東哀白驚呼二妙逢昨夜苫廬疑有夢一春湖道苦多風家林絮酒薰天地國史人材看始終此意眼前誰可及新詩占罷授兒童

贈顧考常領南太常簿

少年從事得青曹夙夜寧辭奉職勞郊祀帝牛滇

蠒栗寢園春果及櫻桃青谿舊邑繞尚書府白馬新
翻太祝袍世務別來談更熟為君笑解呂虔刀

贈譚子羽

邗江朝雨闇平蕪只尺雲帆隔上都海嶽新圖是
外史栢梁佳句接鴻臚宮衣到日應栽葛關吏過
時急剖符為問西州別來事與君執手與踟蹰帥
也冷

大梅兄以沙桃見餉且致辭云往允孟蘭仙

供感謝一首

沙桃風味動江鄉每近中元拜寄將敢謂目連能
救母祗憐阮籍尚依長旋操盆歒分來焜虎凝瓔
瑶作報章供奉似君才不忝漢庭早悅識東方



秋夕涇上園與韓山人話舊

山人昔在長安市邂逅識我平陵姿韓康尚守賣
藥價朱雲空掉直言旗長年漸覺初心負多病難
聞大道邂語到夜闌群動息一輪明月照華池

新月篇贈張子

南樓向夕待情人西池秋水搖白蘋吟邊忽訝雙
蛾細愁裏驚看片玉新幽洞纖纖穿窈窕小橋淺
淺帶翁淪桂花尚有經年約莫恠仙娥半向親

川谷泉檀子舊曾于吳興相識今秋特訪余于

家湖之上留連彌月臨別贈詩

憂病謝人事荒園盡日閒留君池上酌貌取海中
山舊雨迷蘋渚新臺護枳闌那堪高興盡又伴碧
雲還

九日澍谿子至遂集涇上小臺

今朝九日風日晴仙人小舄來霞城憑高且喜成
勝會別久未暇申離情斷塔雲標雁序直遂湖霜
落對田平籬邊菊花細無那一花一吟杯一傾

池上話澍谿二首

廿載不相見今宵奉款言論心對明月交臂倚前
軒病後倦為客別來聞有孫閒徵少年事走馬說
梁園

今歲江淮水楚吭姝可憐閒君探禹穴愧我種荒
田鰕菜一杯共蓬蒿三徑穿多情池上月還為故
人圓



澍谿子至館屬值屠禁戲柬一首

水落人心定秋深歲計踈如何祈穀禁恰值聚萍
初曹氏屠門嚼莊生鼠壤蔬莫嫌同食淡射水有
新畬

池上月色皎甚泭谿子已卧行吟菊下獨酌

寄懷

獨坐板橋口羈鴻斷續聞迴看一窓月如隔兩鄉雲吟裏黄山近樽前紫菊芬清輝真可攬掬掌接朝曛



山帶閣集目録卷之十八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贈張甌江尚寶二首

之子趨朝日南來未隔年欲歸丞相府甃議度支
船鹽美終調鼎籌深謗劝邊何須見優孟自是識
韋玄

澱湖三百里長伴使君遊大雅承燕國新波榜越
舟簫聲吹月上塔影入烟流回首飛航處汀寒起
暮鷗

和泭谿子病中見示



大雅東來重起予歡言終日坐前除池中水坐論
心後檻上月明行藥初覓句不妨公幹病攝生新
究伯陽書天都見說芝堪採杖屨相從計未疎

和泭谿臺上因憶空同公角集此園

荒園草樹翳竟日無人遊惟君賞茲臺睠焉念中
州白雲入大梁黃河走商丘秖疑孤塔下猶繫李
膺舟

贈姚贊府

別院梧桐雨秋深獨掩關敢勞青雀舫遠下白狼
山穉縣詢前事憂民識舊顏七區征稅急猶望替
公還

諸郎爭向我還遜阿翁來一罷烏程酒重逢姚合
杯疎花殘逗水纖月巧臨臺不斷江門約寒潮去
復回

程自邑話往日與李海州伯材遊聊山事因
弔伯材

平生遠遊志歲莫此齋同朋共子華子細談東海
東陰火鯨波裹桃花石室中石郎轟飲散誰有古
人風

贈蒲塘先生之遂昌



吾道逢南至君今道更南秀家緇雲嶺買棹富春
潭子夏元通易商瞿始有男仄知傳道巳孝弟口
奚慚

淮海稱奇士無如鄭所南閒情寫蘭竹薄宦歷江
潭栁惠齋三仕陶潛合五男大樓巖上石獨對我
何慚

酒餽傅文子以詩來謝奉答一首

夫子閉關久門無好事人手持一編易坐待五湖
春共甕初浮蟻陶樽旋拂塵卑醪方愧薄挾纊敢
當仁

雜言贈北湖贊府之共城

葉下何纍纍桑中日閑閑共城渺天末輿落蘇門山蘇門山空百泉響嘯臺只尺臨泉上泉將地脈來汾晉雲湧山形連上黨衛郊二月草萋萋雜花滿樹鶯亂啼縣君香車塵不起贊公紫騮嬌且嘶我聞三湖寺北湖更奇絕君作北湖遊我惜濟南別憐君曾中小雲夢斗水寸鱗真瑣屑北門王事寧敦我先天易學須誰說北湖子進一觴堂前春月皎夜光華燈十二燦成行銀花碎碎迸長廊同心列坐如河陽落梅折柳歡未央小孫延頸待君側衛猴如拳許尚將君莫忘月朔望君朝尚方



贈了敬游茅山

三日齋心坐道場前程遥指白雲鄉茅家兄弟歡相迓贈爾一雙金鳳凰

老去名山興未忘每於真誥識良常羨君直入羅姑洞抄出仙家服术方

春日東城同泑谿傳文作

幽居意無頼同上土山巔白水圍城郭青林指墓田花遊他日盛草坐數杯傳目送來風翩翩入遠天

當杯不自惜默默感年華日夜邗溝水春風楚樹花漁歌歸別浦遊女散平沙獨有雲頭月般動伴酒斜

池上望南園梅花

政爾一水隔盈盈不可親吳中採香徑漢上弄珠人容臭寧須飾形相即未真遲回道一笑風掣玉堂巾

諸友來集梅下有作

園梅大縈品風煖散晴葩暈入閼氏血香生萼綠華五加薰酒氣四照絢亭霞莫訝東林暝今宵月更嘉



涇西杏花雜興十絕句

新闢高齋看杏花一枝籬外特天邪朝來強忍春寒立笑殺司空表聖家

張村趙村與吳村千古空傘豔客鬼墳東一樹穠如錦莫怪先生獨閉門

静春堂上晝遲遲一樹生紅照酒巵入手風光須愛惜莫教輕到退房時

成都才子玉堂仙一謫南中三十年錦樹洪春枝裊月夜來新夢到連然

不分山禽逞強啄折將瓊蘂向南翔傳枝可道新巢好肯信詩家惜杏殤

小楊支頥向日眠維摩老去不參禪正憐覺性渾無著花外一聲金磬圓

仙翁今年政八十神樓遥望隔華陽杏香花底長生酒更祝春風六萬場

堂前雙杏艷春陽累歲西枝減舊芳鶸鼓倩誰來判斷惡詩聊爾為平章

一片行雲經楚腰綠楊紅杏水迢迢春來依舊青溪路錯認仙娥立縣橋



白雲池上四樹杏日日春情著綵霞卻似名姬藏別館短轅來往洪為家

涇上夕眺柬友人

臺下平池池上花春風無日不山家紅蔵塢壁攀危磴綠浸闌干繫短楂小市漸沽寒食酒中林長隔炙人車夕照也戀西枝好不管城頭已暮鴉

夜合花

夕陽西塢有蟬聲一樹當軒報晚晴冉冉細香穿澗入茸茸高彩隔池明毫端似秃詩翁筆冢下疑懸戰馬纓青劒年來成底事欲從中散學長生

仲泰安招遊湖西荷花蕩分韻得深字

雜佩搖湖月明妝隔鏡心輕橈隨鷺轉別墅入花深翠蓋水中室丹霞酒畔吟非君能泛愛詎得獨開襟

贈顧伯徤秋試

合歡樹底靜佳眠白下豪遊到眼前商女尚歌淮水月宮衣偏帶秣陵烟六朝文物雄江左四姓聲名爲彥先　聖代只今方重禮曲臺遺學待君傳

西齋書懷寄上吳興一庵唐丈

連朝寒雨掩柴關樹色禽聲別院閒倦倚小童呼鹿鹿戲拋殘果乞山山淹留出岫雲心懶拓落當窓石性頑惟是禾真秋興逸白蘋長夢雪溪灣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十九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癸丑元日揭坦翁引年圖于墳菴焚香贍禮

郤寄

雪霽墘上作　涇上春日六言

淮上別舍弟子敬

下邳雜歌七首奉兵憲李公

將至臨清寄周萊峰水部

扶竹山房為臨清俞二守賦

憶坦上松花寄上尚書劉公



敬贈座主詹端毅齋相公謝病還華亭

東谷歌為萬提舉作

贈何柘湖之任南院

閒警一首和文石太史

次坦翁韻敬贈大中丞午塘閔公入朝

文石太史以胡桃見餉啓謝之餘復愬報章

本荅

過通州水史屏城黄康川二尸曹郊餞不謝

金浮丘乃正王夫人為內子寫心經楚辭代

為贈之

英鳳巖視権清源事竣還朝奉贈

癸丑子敬生日因閱逍遙館漫抄次韻

癸丑季秋行田與子敬夜發官庄

堵壘　廣洋湖夜泛

闢車蕩　射陂

卜居一首呈同巷諸長卿燕荅鹿門憲使見

寄

至日齋居次宜山省丈韻

宿省酌華峰長官署次韻奉荅

# 山帶閣集卷之十九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癸丑元日揭坦翁引年圖于墳菴焚香瞻禮卻寄一首

急雪打窗風折綿玉爐温温朱火然諸人皆為六時擁夫子能斡三陽旋座上青幃似搖動簷前白日任虧圓看花不礙玄都約只憶江門弄酒船

雪霽壠上作

三朝大雪封墓門東林雲霽朝日暾山禽倒啄女貞實田犬戲撥米乍根城闕風雲仍倜儻村庄節序各温存荒蹊不是山陰道招隱唫成自舉樽



涇上春日六言

三徑履綦日絕二橋川桁人行别院海棠猶壢小堂翡翠相迎

雙去雙來燕子自開自落桃花過客齊歌白紵老夫不鍊丹砂

白雲池上花發青棠館裏鶯啼載酒門無好事逢春擘箋新題

淮浦春潮可渡隋堤官柳成行日日尊絲入市家家蜆斗堆墻

春事已過九九月閏更值三三考槃最宜江北杜鵑不到淮南

高塔亭亭送客平湖淼淼連天柳外打魚船去花邊沽酒旗懸

扶老閑來矯首如意倦即支頤小草終慚遠志名花羞對將離

明日落花寒食誰家芳草高樓樓上休吹玉笛樓前正繫蘭舟

淮上别舍弟子敬

幾年憂病卧林廬穿得新池試養魚三徑蓬蒿稀過客小窗燈火只殘書致身自分青雲杳學道空慚白髮疎此日沙頭垂而首不堪淮北有雎渠



下邳雜歌七首奉呉恐李公

林外聲聲婆餅焦白門答伏甚蕭條將軍不辨沙中戟老父空餘水[illegible]橋

飛廉作惡雲屏屏欲涼拂拂晝日冥聽起掩篷惟瞑坐豈容舒卷及蘭亭趙子固過公於下邳攜蘭亭云風聲如吼終日屏息舁得此卷何以解日盡日數十餘卷

泗水南頭徐廟山險於峽口遡潺湲三朝秪見黃牛故一日誰辭白帝還

金龍太子碧霞君一路流祠瑣幕雲胡餠蒸羊新
汗酒舟人惟乙枊將軍
河勢中高亘呂梁渾黃新吠漕渠長陽侯不伏人
拘東立地黏舟顯勝場
夾岸新工櫛櫛斜兩隄甬道築長蛇渾河久失丁
溪水廟議空求贛口沙
臨淮功業正當時滿眼瘡殘白羽麾則道綿蕭歸
大澤肯令篝火集叢祠

將至臨清寄周來峰水部

晨波綠瑩心連林鳥聲寂望裏相風竿似欲迎我



艋有美舩司空奇行即良覿豈無新知樂念子飢
如惄解愠快雄風問奇得雕覓小筆山水圖已堪
米家敬將子篤明義于役奉省檄二入承明廬誰
誇鍘刀青冉命臨留城君困車轂擊胡為抱璵璠
翻令守瓴甓

扶竹山房為臨清俞二守賦

憐君種竹清溪上竹幹對拙尤可憐秖須團欒夾
池水自愛娟娟籠曉烟合歡見說武林笋獨箭不
敎柯亭椽君家素修伯喈業會持雙管調鈞天

憶坦上松花寄上尚書劉公

夏駕山頭曉月橫山家促露採松英別來幽勝屬
空轉語及分張嘆即驚香泛渚茶宜紫荀味調崖
寄失朱櫻前身合是仙壇夜夢在劉綱案側行公妻
白康食其案上松花
餠子次日得我書

敬贈座主詹端毅齋相公謝病還華亭二首

黃閣朝朝聽履聲秖將文字答升平素絃本協薰
風調饑溺其如淡水情壺遂當年虛漢相申公再
起為蒼生捣來莫道神功斂泖上寒華也自榮
歩兵共飲三江水內史空標萬始亭鶴唳入秋偏
歷歷尊絲迎客故青青賜金　聖主優賢逢出祖



群公重典刑獨愧受恩江海士披簑無補者遺經

東谷歌為萬提舉作

玄谷何蒼蒼朝旭升其東卜築此城隅君子有素
風誰言萬盈數退然挹謙冲輪蹄遠俗紛水竹成
幽叢草自外家花樹好香撲玉缸堪絕例數年空
把劍江書一笑相逢日幾道相逢復相歡月光明
素盤疑是池上出春草長闌干君今特郎庚臺去
豈直東南充一尉到日江淮多白雲間看牛斗有
紫氣羨君兄弟涉飛龍莫諺長吟向谷中

贈何拓湖之任南院

紫微內頭白玉堂年深珍木欝蒼蒼開徵故事翻
貞案細擬燄塵看畫墻會粹書名標爾雅友于官
舍接文昌中郎琴酒追隨地東道君還倒屣忙憐屋舊雨院孔目

閒警一首和文石大史

海畔孤山烽火明狂寇蹤跡勾吳城繭絲見說東
南盡抱鼓那堪日夕驚前茸通番留一穴　國初
備倭修五兵天心本為承平厚此際鯨波已告平

次坦翁韻敬贈大中丞午塘門公入朝一首

三載承恩下赤墀玉堂鈐索畫遲遲侍臣歸近天



顏吾國史功多日曆知華蓋星辰迎入直吳興山
水謝探奇不才召從先驅史官滿正逢開閣時

文石太史以胡桃見餉答謝之餘復奉報章

奉答二首

西羌名果餉公市仙掖驚傳退食餘擣栗枇杷大
官句戚鹽脯剝右軍書帖來定出紅羅袖摘處應
當白玉除瀝上三桃猶未備潘郎若儗賦閒居
華林園中秋色新八十四樹高嶙峋胡竭奔逃預
以兆上賢剛樸誰其倫青堂亂擲獮猴果茗盌香
泛蝦蔡仁由來微物有本性敢向金華競席珍

送通州丞史屏城冀康川二尹曾郊餞奉謝
一首

候館疎花暑氣鮮使君送客敞行筵幾年離索老
傾蓋半日淹留更促絃漕水新從天漢落戍樓直
近斗城懸相看不盡當杯興通潞亭前起暮烟

金浮丘乃丁丁夫人為內子寫心經楚辭代
為贈之

校文仙媛莳溪濱妾在淮南仰止勤王合初逢月
上女秋風為御雲中君羊花五色浮紈扇帶草千
絲結畫裙見說大家師望重漢宮早晚捲清芬



貞鳳巖祝推清源事竣還朝奉贈一首

夏木陰陰省署幽焚香長日肅清修買人入市爭
聞鐸官舍臨流欲下鷗久儗吹毛甲智數更憐敲
骨訴徵求攀留莫礙朝天路共作元同不繫舟

癸丑子敬生日因閱逍遙館漫抄次韻一首

寒月涞廣川默默如有悟咲摘野田花為子浮初
度致身乏資用為郎屬遊暮何言一尊酒良游得
同娛細和蕪菱章觴行不知數

癸丑季秋行田與子敬夜發官庄

雙舸試寒潮肩隨信所之胅交行不亂稜遂沈

逆月印中霄語雲迷空谷期云胡投来去元不若

長飢

塔壘

塔壘有先業弥棟俯平阜菽麥雖能辨鑣刀豈自

操但守天之聚寧知作者勞不見示 陵佰提封誤

計曹

廣洋湖夜泛

中散不復疑吾道已如斯寸寸碧闌下雙雙青翰

移霜蝵擘蟖斗水髮摧尊絲田橈正燕賴何處吹

參差



闌車湯

淸霜脆榆柳大澤響荀蒹葭魚浛四通水鷗分半席

沙蕩田連綠草海寺爍丹霞記得東林醉樽前又

女華

射陂

青青陂水上草田常不區漢屬廣陵郡乃産臧陳

徒沙擻排萬馬烟海失群凫目極旅簷下歇長貴

酒壺

卜居一首呈同巷諸長卿燕谷麻門憲使見

寄

太平門裏三條巷龍廣山邊一畝宮覓句無心追

謝朓解嘲聊自比楊雄澤居膢臘惟餘水蓬轉飄

飄但信風老大求安非我志莘因有道就墻東麻門

來詩云又音玄暉江左來

至日齋居次宜山省丈韻

攝官初擬爽鳩司潦倒郎潛不恨遲孑夜幸聯羲

省月太音先寄早梅枝迷陽七日冊天意湛氣三

宵定我私便擬隨君朝象帝俗心寧肯作梦絲

宿省酌華峰長官署次韻奉荅

分曹與子隔西東此夕何緣併在公明月每憐手



里共清言初得兩心同秋卿位迥依叢棘園上巢

空子乳桐邂逅不須驚歲晚青陽回首荷遭逢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

九江大守廣陵朱曰藩撰

敬贈太廷尉方崖趙公入朝

北寺懸秋典南都晉月卿久疑虛上列猶未副群
情撼木家風舊鳴騶祖道榮巖程先旅鴈候館及
山櫻夫子生人秀于今絕代名詩傳臨海嶠摽映
赤霞城汲黯匡君略高怀求友聲不才慚受簡窮
巷累迴旌郊衛新柳暗春江潮水平平生陳伯玉
感遇獨心傾

敬贈大司冦若溪顧公考績入朝二首

鍾山蒼翠後湖澄都省中當貫索星七宿象天垂
執法三年報政喜無刑春聲欲動朝元引斗柄先
回老圃亭霄漢發歌
皇春切咎繇稽首入虞庭

紫氣親承雅社遊俄分節鉞向南州花迎諸葛曾
籌筆草翳函關舊結樓四海共懸霖雨望中臺重
侍白雲秋春風解識將離恨未遣垂楊拂御溝

題天泉山房圖別潘僉憲之嶺南

井峯朝露散崔嵬蔚藍天若水春流駛縈金谷
泉人文昭絕代靈氣孕高賢憶昔徙勞且[illegible]休

沐年閑居騎省賦名山太史篇晤言來紛下眺樓
共風前紫筍談茶事金韲列鱠筵離居五袂拙
政亦三遷舊雨蕭朋館新波輕利船烟春如畫
逍遥人欲仙未按番禺節且省匯沮田
聖主方虛席蒼生未息肩秪應東閣裏長作宅園
懸

春雪禁體和王寄山長官

閒道都官退食來急風吹雪馬頭開楚詞秪解歌
梢佩秦法空教重棄灰栩栩爭翻新夢蝶亭亭偏
拂舊家槐大田勝有豐年慶庚憶應將不可垓



無央瑤花拂面來鍾山後湖相映開即從江令誇
壇樹懶向胡僧話劫灰望裏遠洲迷宿鷺吟邊舊
陌失宮槐高情不向山陰盡汗漫應須向九垓

代姬人怨

丹青謾說可傳真攬鏡朝來忽自嚬卓女檀痕猶
較淺漢宮玄的鎮常新小星三五衾裯夕明月團
圓筍篋人便欲將身倚輕檝桃花愁殺渡江春

春日憶家之作

阿觀看花涇上園阿誅從之阿練喧池邊利斗群
浮水草際頻嘗牢守門其日輿情消簿領多生婚
宦長兒孫阿都相見應能語慰我能鍾勸一尊

贈謝與槐祭省之浙江

百二雄秦塞東南美會稽旬宣薇省使邂逅秣陵
栖頭上休簪豸腰間已鎊犀賢誇魏公子書寄庾
安西三舉肯伶刺一燃天祿藜芙蓉初出水桃李
下成蹊白雪莬園興赤霞台海題微言粗領略先
達荷提携祖席春波綠江干草樹齊他宵見顏色
應怯曙鶯啼

送陸貟外考績北上

莫愁湖上花如雪新林浦口行人別行人別路入



雲長白馬青袍朝建章建章宮殿雲中出萬戶千
門迎曉日未試金爐侍史香先簪畫省郎官筆郎
官筮仕送且都三載淞牒水江吳承明常吟陸内
史奏讞每驚兒大夫記得苕溪春標格柳家洲畔
蘋花白君到朝廷遇故人誰憶平生歌舞席

春日偕比部諸長官遊牛首山用先君子舊
韻二首

牛頭名道有心期老大尋山不為詩到處莊嚴成
佛土隨時齋茹美園葵梵流諸壑香花滿塔湧中
天日月逐一宿觀空了無著法門應許証章師翁

棧閣危欄倚即凭眼前遺景恨難勝大家謾說圖
欒説古寺長傳無盡燈洞口逢迎多異鳥林中接
待愧高僧烟窻半掩薔薇上身在天宮第幾層

贈蔡郎中出守辰州

竹枝離恨繞天涯沅水辰山候使車不為酉陽多
逸興肯同勾漏覔丹砂散衙坐列窻中岫問俗行
穿洞口花見説遠夷能慕德頌聲還許到京華

立夏雨坐東二谷兄

急雨翛翛初夏寒石榴花底獨憑欄家僮打酒偏
提滿婣子加衣半臂單病骨重驚天地肅閒心忽



放水雲寬消將雞肋終難捹細請星官筭一盤

送人遊太和山

青嶂揷雕梁送君游武當騫林試茶味榔樹發梅
香天柱多仙室真人授異方金針磨得就到處是
鴛鴦

許太夫人八十壽詩

攝山高士明僧紹吏部人倫許子將兩世通家嬿
陽縣百年拜母喜升堂凍醪斟酌春杯滿卿月留
迎舞袖長醉卧萱叢天地穩任他槐棘鬱蒼蒼

贈甌江張子暫如永嘉雜歌一首

解我紫綺裘換得金陵酒孫楚樓西一送君勞勞
亭北重回首我聞勞勞亭一名臨滄觀古人惜別
處楊柳如絲亂君不見康樂袛役將東還隣里相
送至方山又不見幺暉覺從西府入夜發新林至
京邑京邑自昔稱佳麗九雉都城騰王氣我逐群
公餞光祿君向山頭望延矦羨君高才足文武擬
君真是楊德祖甲辰之歲始覯君後來左遷到吾
府淞泖邪江畔遇我蓮花浦萬柄芙蓉醉楚腰一
聲霹靂鳴天鼓廟堂不用籌邊策至今西北猶驕



虜君今永嘉去復此清和天永嘉太守當代賢維
桑上謁禮必虔王璐孟顗何足傳君家先太師一
代儒經綸封留無萬戶令子以官貧歸來尋別業
蕉花初燁燁洲上富木奴盤中珍石蚨二谷侯君
君所覩共余聯騎簇征輪君行若到江心寺秋月
先傳寄故人

雞鳴寺閣夜餞王寄山蓮使之歷下次二谷

長卿韻四首

軺車異小戎梵閣隱花叢最是日張離讌共東對煩
宮鳥歸衹樹夕冬散大江空不盡攀留意山燈一
徑紅

字內方多事縣官憂吏長君今佐計府何以慰思
賜管子策雖在海沂民未康寄言齊相國休牧上
林羊
君昔寓憑虛于今歲幾除江山白高閣南北又離
居壁上紗籠字腰間金佩魚均輸有新議愧之次
南書
漉海煮成鹽雖云信手拈牢盆徒自設積貯未曾
添濟水躁而伏杜陵清且廉大明湖上月行矣覽
相淹

碧溪精舍為歐鑑齋題乃翁年伯卷



碧溪何處尋九轉入雲林落落皇王事僮僮獻納
心一丘藏曲折千古見高深戍欲陳明薦藤花滿
磵陰

後屏詩壽右堂盧公

恭聞縉雲郡名因黃帝傳下當心陽位上應玄都
天匪直崖王佐燕不乏古仙藥有龍鬚草丹成上
釜烟平阜欣块鬱秀竹羨逝如相承降嶽地久嵷
卜居緜郭郭倚三面流泉抱兩脅溪洄星突瀨山
伏石如舩大業元軒豁清修更靜尋衣嵐翠滴滴
洞乳玉濺濺木合疑無路花飛別有川明時山甫

秉大屋拾遺椽門外高峰對窗間岫領懸中臺卿
月轉三署法星聯史局收宏議文衡秉化權招搖
廻北斗玄武動南旃酒熟酴醾後筵開山水前白
雲飛画省玄鶴下青田長歌且聽曲蒼恬白依然

望牛首山贈石城太常

城南雙闕川嶙峋緬置宣州恐未真謝朓白吟窗
裏句許詢曾是景中人禪關夜扣鍾鳴後法座朝
來塔影新洗耳莫嫌牛渚近巢由何愧外朝臣

贈邵裕里年兄兵憲川東次二谷韻

峭壁微分一線天使君樓艓上巴川孤城閃日朱



旗外百丈牽雲疊鼓邊高峽兵書封有待平沙陣
蹟踏何年知君大計能安蜀巖武奔皐未足賢
昨日同為都省郎故都春事足平章祖堂參透融
師偈江縣吟成召伯棠三蜀山川開遠道六朝文
物又斜陽贈君欲擬巫山弄沈宋其如再有唐
一代楊雲大雅宗無端留滯老尚同憐余渡落妣
奇字羨爾扶搖值便風諭蜀定知馳筞馬渡江應
得遇涪翁浮雲西北關山迴春酒年年憶射洪
六十江邊召父祠君行又繫劍南思聽猿已似三
峯後叱馭初經九折時吟處蠻牋番美錦倖中賓

布衿長絲相望不道雙魚遠底事君謨懶寄詩

贈二谷叅省之廣東五首

便道循歸路何時到永嘉風吹合浦葉秋及日南花歷歷江中嶼飄飄海上槎王程無遠近談笑即天涯

侯鯖與朱亥意外獨相親君寧抱關者予愧鼓刀人猴馬天街晚看花省署春杯中後湖月深酌見吾真

海有蛟龍悲樓船盡置戈漢軍偏下瀨唐檝慣淩波席卷泉山近旍飛浦口多頼君揮白羽談笑靜南訛



牛首南郊寺梅花西寨泉旃林同繫馬香閣互談禪城闕空多事江山自往年相思一收睫到處是諸天

楊越東南盡朝臺一振衣天晴諸島出秋爽緒風微銅柱馬人集氷絲鮫女織樽前荔子色偏映使君緋

六言長句贈二谷侯叅省之南海因便道過家

石頭城上烽火樓南望朝臺送客遊部曲新兵歸典午叅軍舊事付長流宮中久罷收珠使海上須添下瀨舟多難不堪身在客羨君先到好溪頭

贈顧戒亭郎中出守始安十四韻

英英桂林伯言擢尚書郎稍稍曾後無如顧長康一麾欣有託二始屬惟良好續驂鸞錄行吟入桂堂山形控陽朔水勢抱灕湘風俗虞衡著封疆會府長壯璋元特進琴瑟想更張五管通爽夏三公逼廟廊判花仍戴筆視草罷含香征帆入隨湘轉瀧歌與棹將洞中迎石鷰山上採都梁舉白君須盡徵黃事有常海氛銷茂苑文教被狼荒明發東門道爭看建隼光



贈楊朋石貟外之北禮部時此君侍其父辰陽使君同行

蕭蕭燕京道軺車來往頻掌儀重謁　帝學禮不違親七月涼風發千秋　聖節新嵩呼聯父子虎拜慶君臣名表光清秋文昌切紫宸錦窠真足瑞蘭搓自生春家口鍾山下田園滄海濱亂離生計廢夫住俸資貧大雅須公等無才愧我辰莫令憂滌室不待遣蒲輪氛祲行看熄瘡痍未絕呻　皇仁念胞與君子以經綸好去論心友南宮吾故人

贈黃鳳巖長卿考績入都十韻

一自妖氛起加之旱魃災戎成真不退觧作幾時來雲漢群心切天官列宿推君行占七政指日近三台歲月丹陵節江山藻鏡才世英初到洛叔度可方回闥閱馳　龍㓕埴篪進羽杯莫雲江樹闊秋日水窗開祖席收殘豆歸鞭動遠埃須言承渥澤早下鳳凰臺

七月十五日於靜海寺餞二華年兄過江受山東軍



幕府名山古中元吉日俱寺門臨道上祖席置城隅建牙師尚父出車譚大夫東人歎行邁南國望來蘇烽銷吳苑茂草拂楚城蕪閒說長鎩手能持丈二殳先聲來歷下猛氣無東嵎但恐戰場窄翻令長技拘君今秉妙筭何以佐兵圖迴洄舟欲至談笑酒頻呼辭題三宿石香飯十方盂削壁嵌笨閣滄波閃白鳧長嘯掛帆去無勞歌載驅

贈阮沙城長官發兵廣右

元瑜留省秀書記獨翩翩國有門庭冠天分斧鉞權鷹揚推尚父狼跋撿遺簡奉使詩三百勒王卒五千蠻方漢威遠猺獞上官便宿飽洸

書急還舟水軍先驅除須此輩盤錯見高賢山鼓聞寒狖江清尺喘鳶蒼梧雲氣直白帝暈圍偏兵後加枯旱民真在倒懸市空無赤米井渴及黃泉即看軍容入如聞凱樂傳王城抱龍虎秋丁耀戈鋋防身一寶劍相贈統朝鞭長千楊柳陌爲别莫經年

贈宜山兄奏績入都十二韻

三五月華滿關山行役勞獨是朱從事能憐何水曹白雲連省閣青海漲秋濤片帆凌杜渚六轡入神皐夫君讙道術賤子荷甄陶文義決疑獄國風



流楚騷山游詩滿篋花署酒粘袍分曹一相隔雅會久難叨巴渝歌邵伯石門酹侯高君也亦庠補行矣當寵褒嚴霜委時菊五夜瞬仙桃漢宮方有待家人望大刀

張氏節孝詩

寡鵠中夜啼娶人心悲酸古云殺身易又云立孤難敬姜無私愛尼父知禮嘆倉卒胖合離矢志於蓋棺九原見夫子予立家道完號也猶至孝母老病在莞流賊焚其廬凶燄不能殘賊驚入見號抱母淚沈淵太息捨之去三老談諸鄭劉君典留獄

值我來都亡見我頭搶地再見免厥冠袖出節孝
傳華袞頗有千感之為叙述繁蕪悉與刪

石川張大遊冠金陵過贈一首

昔作程鄉尉公來峴社遊湖山自浮碧天地幾清
秋水宿舟中宅神栖畫棗樓詩將白蘋贈人以赤
松求無住從雲散如斯歎水流西榆當暖景東鯢
起豪酋列戌連京口懸烽照石頭沼將沈茂苑王
已燬崑丘家室倉皇問圖書辛苦東奔亡衝賊過
失路望門投不謂懷仙引翻成遁世謀冗曹聊問
馬逸駕忽停輈大國歌黃鳥忘機信白漚朝庭齡



絲地群公障塞憂斶書雖遺士矛戟未同讐何日
鯨波靜關心桑梓稠翠鳳翔淮海朱鷺飛吳洲孰
是無營者因家且住休長干多古寺處處可淹留

九日高座寺同少峯兩江二長卿集納言石
川張公息使仲山王公餘峰張公作二首

省中疏雨點朝陽退食邀賓石子岡高座道人元
卓朗過江諸老每相羊荒臺不見采萸女清梵猶
傳孔雀王薄暮海氛銷欲盡為君更盡萬年觴

瑞稷詩為楊利津賦

明柔何繁蠶兩岐攢一科故人楊執戟蹄我歷山



阿齊有循良吏民與愷悌歌海濱雖厲斥樂職自
和中和雲散灘壇雨霜澄潮瀣波六穗導真異八
穖渙多陶令瓶中粟唐侯壟上禾不用鵝安撒應
將秬鬯羅　聖明思令德無事貸監河

早赴朝天宮

不知江月向西傾但訝金波觸處生喚起藍輿行
十里夢聞天仗打三更樹聲礫格氷枝勁人影驂
騑水路明欲向冶城尋故事白頭寥落伴長庚

龍山戶曹奏績入都索余賦金陵歌榜大白
舊韻和贈一首

金陵自古稱盤踞二江平迴潮來去潮來猶打石
頭城潮去空餘海門樹此地興王今幾秋淮泗即
鶩馳急流飄風吹我至吳會美日淵人為楚因隗
君黃金亦壯哉西都賓客來都來離情已寄燕臺
月春氣先飛鄒律灰二吳沴毒太堪嗟逆歲殺人
如亂麻只今督府無消息愁來簷下問梅花征虜
亭千里道贈君歲晚無芳草君看一鴈入雲中白
日行天方皓皓

贈惺菴此部兄以奏績歸壽乃翁一所老先
生兼呈存庵吏部舊曾長

君家易知復難忘兄弟閒閑尚書郎欲歸萬石淤
沐舍久踰三公登降堂執法中臺平獄犴談兵幕
府憤天狼巾山春早荆花合屈指看蘇及壽觴

冷泉馮伯子之訃至自臨朐玉泉憲使有作

石城太常繼之寻添同游次韻一首

不見大馮今幾秋人來驚報岱宗游行吟想對長
安月徙倚空餘故國樓自古高才無貴仕即今諸
將說封侯秣陵信是多知已爭者遺書涕未休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一

九江太守廣陵朱日藩撰

首春卧病承雉山太史見召不赴奉謝

上元有作因似陳仲極兄弟

榮山人荷葉仙酒歌

西營種蠶豆成留贈後來長官

入宅

贈金元庵庫部使湖江二藩便道歸省

贈楊魏村考功奏最入京

蓬萊道人寄書曲　雨中檢道經作



贈王筴中

贈王梣溪長卿奏最入都

沈玉岩扇頭見垻翁淮漲見憶舊作遼升庵

先生寄至廣心樓新曲有云中山老劉盖指

翁也因而識感

贈石南駕部兄考最入都

見莫中江新詩感寄

贈張玄超下第還松江

十月一日上陵作　松陵楊明府殲倭卷

台州知事武君死節詩

清涼詩臺　嵜壽張文洲

蚤起之朝天宮作呈南橋省丈

憶太平門宅東梅花寄姪孫纁



#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一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首春卧病承雞山太史見召不赴奉謝

城南只尺若天涯聞道春還學士家座上拼櫚甚作頌門前楊柳未藏鴉琳瑯高榜懸金薤綸綍新銜換白麻自欲問奇妨卧病敢勞折簡向侯芭

上元有作因似陳仲極兄弟

雪霽鍾山生碧烟影燈初動月娟娟人家盡向門前劇病客翻從白下眠雲冷獨驚連雁起風回誰把落梅傳香衫細馬城南陌猶自癡心妬少年



榮山人荷葉仙酒歌有序

乙卯正月二十二日夕夢同數客在茅山有丐者來巾褐藍縷佩大柚作瓢瓢云能造先天酒出瓢少許置大荷葉中俄傾酒熟首授余飲且謂余曰造物戲人世之忙兒匿跡矜名或或自喜其醯雞舞甕耳小子戒之余再拜謝因請其姓曰我姓榮夢中擬作榮山人荷葉仙酒歌記事覺而摩目扣齒揚推成篇

山人不是蒯子訓山人不足安期生安期瓜棗一時戲子訓酒脯四座傾山人解造先天酒柚作瓢

壺懸肘後解壺瀉出丹數粒十尺高荷擎在手酒
史酒熟把似人翡翠盤中真汞走色溜桃花雨香
噴松醪春首持乞我飲淨我道心塵朱陽館前滔
日晴芝田柳谷高烟平滿室朝士來問道峰頭白
鵠爭飛鳴山人顧我語造物怕忌盜虎欲食人肉
尚惡奸神明至道之要貴無我天地一指稱大寧
世間恠鬼強自好桎梏蹴蹻矜虛名爭如安坐飲
我酒令子齒髮老復丁余聞愕然拜長跪請厥系
我系自敘斯偶遊伏龍地覺後猶疑酒在吞客樓
支枕聽鶯新從此刻舟應自笑胸中添得滎山人



西營種蠶豆成留贈後來長官

肉味忘來久有青畦色新休嫌羨芹者不見拔葵
人

入宅

西營大樹漫遮樓二十七竹無叢湫門前講肆非
馬隊（宅南對新泉書院）溪上舊府為鴻溝地冷不妨花自
發林深惟見鳥相求鳥鸞橋下市時路向市猶疑
放學遊（先君為南戶部舊宅在會同館前今為總巡廳）

贈金允庵庫部使湖江二番便道歸省

長離鸑鷟接層霄又見鵷鶵決起高兄弟當惟但

兩綬省郎還許峙三曹秩薦忠孝方馳履江漢經
營敢告勞我有一尊雲如酒倩君海上摘蟠桃

贈楊魏村考功奏最入京

楊氏載德史所誇羨君新出表長沙文章吏部堪
名世禮樂中朝迭起家太尉旌忠傳石烏廣陵懷
惠勝棠花近臣見說多虛位好去明光共草麻

蓬萊道人寄書曲贈郭次衎

幾行碧字寫魚牋繫在小兒衣帶邊海中大波若
雷響山頭石室與天連清虛秖愛彼朵樂謳唱誰
知引絏賢史宗謫限計當竟白土垛上煩相傳



雨中檢道經作

銀燭森森掛四簷靈編朝啟碧牙籤林中鸚鳥音
相和門外皐蘭路欲漸合眼覽時如悄道沈心何
可棲巖泥途偶爾妨趨府不是君平喜下簾

贈王美中

翁子辛勤困負薪棄繻辛逐出關人西京文字慚
同傳又見終家對白麟

贈王拷溪長卿奏最入都一首

三載彤庭拜袞衣文疆聲價自來稀春回建禮先
書最天數陰符似息機老駕無神空冉冉芳蘭初

握即依依承恩莫忘江南信郭隗臺邊有鴈飛

沈玉岩扇頭見坦翁淮漲見憶舊作適升庵

先生寄至廣心樓新曲有云中山老劉盖指

翁也因而識感

惟是尊前欠老劉白家詩句太風流角觥尚爍中山酒商調新翻滇水樓何日瓌瓏歌七犯頻年脊塹問三洲負薪棲竹非吾事頑逐靈槎向斗牛

贈石南駕部兄考最入都

時菊發華滋停杯念遠離送君出門外謁帝燕山陲政報三年滿官聯兩省奇石林階燕語祖席卜良時川源猶沃若絺谷未棲其旅思履霜節宮息湛露詩墻東初開闊湖北久追隨好去承天寵因旋及我私五花馳錦誥三秀侑瑶卮願言家慶些莫忘縉雲司



見莫中江新詩感寄一首

美人無如莫瓊樹度得新聲字字清出水鮫珠秋月螢落天瀑布冬冰明歸飛秪憶林中侶適軸渾拋世上名二十年前同採藥白頭驚見大丹成

贈張玄超下第還松江

一片丹楓落硯臺無邊離思為君栽蕭蕭暮雨吳娘曲湛湛長江[illegible]遠信未傳烽戍定明時應見網羅開孔融自愧能知禰尒汝何不但舉杯

十月一日上陵作

山氣蕭森寢殿幽石橋泱泱暗泉流二陵風雨那堪避　高廟衣冠正出遊博士臚傳斯色動更人漏盡唱聲收頻年鄉國稱多事欲扣神軒懇隱憂

松陵楊明府殲倭卷

東南正須洞忽爾捷書聞楊僕樓船將吳子水犀軍虎林乘盛氣鱸鄉掃妖氛晝夜十餘戰水陸百千群嬰城自作屏擐甲敢言勤海波稍容裔烟閣轉氛氳平生一寶劍端不負明君



台州知事武君死節詩

漢末將子文骨青神合貴戰賊死鍾山廟堂至今歸借問台州掾何如秣陵尉君也慨僻人志在敵王懷居鄉表豪雄攝縣招敵前侯臨台州城倉卒海波沸惜哉無制兵一鼓即成潰罵賊口不絕元喪于猶銳台人俎豆之新宮掃塗藏戶曹與總管三忠魂魄教傳芒禮國殤白馬擁朱旆南望赤城深金霞潤生氣

清凉寺臺

依舊寒潮過石頭迷城霜樹赭皐川絶憐一鴈寒
中下正對三山水上浮太白獨酌板橋清玄暉初
登烽火樓氛祲未銷鄉思惡却看江漢轉悠悠

寄壽張文洲

十年不見張京兆三泖相望欲到難記得同車過
下瀨幾時捎珮出長安田園亂後惟生草上釜歸
來久合丹九轉若能分我喫約君海上共驂鸞

蚤赴朝天宮作呈南橋省丈

肩輿豈不穩路滑自難安遠夢徵新境餘酲散蚤
寒霧開馳道直月隱洞門殘曲徑之玄入虛壇龍
虎盤蘇爲候遥祝留著集群官甲仗連宵合朝衣
點雪乾迎長增　聖曆多辟愞　皇歡至前斷獄頓得
微陽長是冬皇孫生 無令沴氣干一時中外意同委佩
珊珊

憶太平門宅東梅花寄姪孫繩

都官舊宅鍾山脚山脚寒梅一逕通水齧幾回消
夜月雪香將不勝春風折來剩博燈前醉別後曾
從馬上逢北渚近傳多異術頗因頃刻慰衰翁



　門人蔡翰臣校

#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二

九江太守廣陵朱日藩撰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除夕書懷和石城

令妻壽母共君三膝下斑衣作隊來天涵不妨來闕下春聲先已動城南新綠蟻歡多酒茁渠青雲任有男莫笑王戎成俗物林中觴詠我猶堪

元日試筆次石城前韻

西閣新築徑三三獻歲過門未得參閣道春星雖拱北天池雲氣異倦圖南一鳴鶯世兆龍虎五瑞朝元輯子男珍重山公推轂意嵇康心事久難堪

元日承鄒川世丈見示偕南山仙伯唱和高廟之作恭次一首

憶昔

高皇定鼎年南琛西貢共爭先青雲閣是能千呂白日何嘗不照天康老衆觴歌愔愔尚驟拂袖舞翩翩憑誰一掃鯨波靜王節春行兔罝罷

上元坐雨書感

小樓臙覺尾涔喧坐對鍾山獨悟言天上不妨祠太一酒中誰去奪崑崙城南歌鼓豪游減江北烽花野市昏縱使歸來心賞異祇應寂寞掩蓬門



贈彭冲溪

海內爭吟才子詩漢庭新命下何遲但知旅思隨花發不伏春光被雨欺賈誼書如諸老意匡衡能解學人頤多情未厭分曹冷傾採幽蘭慰所思

口號贈餘山

十里垂陽陰御溝縹雲偏繞鳳凰樓傷心重到笙歌地頭白蕭郎感舊游

贈卞虛樓之任廣省

越王臺上海氛收荔子椒花媚遠洲廣府人傳五羊舊卞家君是六龍優到官先入紅蓮幕按縣應尋碧玉樓（白沙樓也）七十二峯秋色裏相思寄我小羅浮

贈彭魯溪年兄出守邵武

彭宣早負漢重望昭武獨當閩上游碧玉環中舊山水朱幡影裏古諸侯欣聞角鼓緣邊郡喜見桑榆蔭道周莫說一行天更遠惟良先已動宸旒

封君東隱輓詩

青溪水木湛清華夏屋高車司馬家萊子方營甘旨近鄒仙翁俄返白雲車佳城欝欝由拳近飛旐翩翩京口斜故里兵餘耆舊散幾人會哭野田花

余三十已金紫家在廣漢孝子里南來類得豫章
書金鷹橋邊一雙絳節風九疊引雙旌分曹先擬
向湓城傾召手輓西江水倒向揚都洗甲兵

贈陸郎中出守雲南歌

歸化寺前松謖謖夜火人投板橋宿東逝一升滇
海光金馬碧雞相伺伏依稀風景類青名遁邐川
原連貴竹行盡黔中數十程五華高塔遠來迎雲
邊笳鼓隨千騎徼外煙花絢百城君是平原陸春
秋讞疑獄忽擬都省赴去問昆明俗昆明我舊遊
其俗似揚州山水勝圖畫士女習風流探貝買檳
榔一貝呼一庄四庄呼一手一手買一口太平官
府神仙侶若除斷格得刺使使君蚤預王佐才良
二千石何有哉田朝傳友德前元寨天亦近時名
守黄會稽吾家士字鎬貞石黃名復少年此父先君子為作去思碑
從此西南風氣殊華夷一統使君需簪嶼何須立
山例儲胥總見此田租文翁教授能安蜀諸葛天
威已渡瀘化行海外知君易回首中原轉多事王
室雖應在乃心欲贈魴魚何處尋

巾擶泉許丈

擶山虎穴寺新遷龍尾灣經過訪生死使我推縱

頑徵君江左彥隱上元開依投三十載林茂鳥
飛鵷高言慰寂寞雅詠劇妖嫻道大轉偕俗滔蓬
超人蒙騎驢背遊行馬施新闕令子宦久成伊
余鬢亦髮神期冥若存音徽杳難攀玄度來何莫
遠遊去不還惟見庭徽古秋花滿樹殷

夏太常祿竹為馬石翁題

誰向箕踞谷戲化珊瑚擲春風尚書省笑指太常
迹歎歎敝朱常九几步亦鳥促蔵赭玉鞭持贈驗
鸞客

西山採芝曲壽阮太夫人

西山芝草長開花山中仙媛名彩鸞採得靈芝來
獻壽鍾陵市上日如書仙郎家住南昌里下欄畫
欽徐孺子起家四入司馬門上疏還撕職方氏阿
母今年八十強瑤池年鶴降西王母而已授長生
籙霞帔還馳錫命草堂前置酒陶嘉月膝下兒孫
各羅列東籬九華紛獨菲東瑚三華離不結予似
靈芝生向陽換卻開頭上雪煌煌三秀世間種
頭君先把入彤闈然指西山間前路春風走馬既
郎歸

贈凌雞山之官成都

觸角金吾仗山頭玉壘旌中丞行省地提舉相離
情國課輸鹽井家書說錦城秋風上峽路先去棄
江平

寄贈林竹泉

君子嘗世業小人亦不閑一為形役累擾擾征途
間丈夫不稱意拂衣還故山參軍懶醉長沙酒看
竹弄泉怡白首泉不比君之清竹不耐君之久即
令高興落何處遙想菊花應滿手君有五男兒季
也爲名世餘皆俊才子抵出燕山桂勸君有酒莫
惜傾世間萬事亦有㤜蘆末不將鴻水止銅九那
得地震停夫君尚用總不驚飛瀑瀑雪林青青先
君舊說延平府來大山水最許古淡君長嘯竹泉
深日斷春雲橫劍淵



忠唐八詠

鎮湖門

古塔掛城隅遠客湖中見水口鎖金陵帆轉三官
磯

迎春橋

綠伏簇花毬橋東端鶴浮一聲春鼓動爭看採蓮
舡

八寶亭

陰砂當年盛元符下定州至今建子月寶氣滿邢
溝

宋涇河

新波漲石橋曲曲亞傍轉遂令水樂亭漁舟來覓
蜆

凌谿石

季子延陵北羊公峴山西千年名不滅六字汝南
題

白雲池

回廊繞曲池無山亦芳餘時有白雲來只可自怡
悅



槐角樓

淮南一葉下五湖雲水秋使君送客罷一上夕陽
樓

白馬湖

綠水平如鏡芙蓉媚遠天時間採菱曲唱近使君
船

汶上寄陳玉泉

汶篁瀟洒魚鹽寬洙泗猶堪耐淨寒惆悵江南別

來事部慚捧盞話長干

雄縣贈范明府

白溝南下鄚州連十里荒城水浸天上國中書通六詔甸人芻秣困三邊民拋耒耜求鮮食客藉薪飧得飽眠默數城頭更鼓盡的知君是好官員

白溝道中

霧淞纍纍帶雪花近村茅屋淨無沙一聲煙槳中流下疑向淮南問酒家

入都道中戲成寄南曹諸同志

憑誰傳語草堂靈鍾草休教俠勒銘縱使西山精雪好肯將金紫換緇青

寄賀鄧虛郎中十七韻

湖上一為別掉頭成兩鄉不愁波水惡祇見明星煌君讀三年聞余春千甲糧舊曹仍假息新借漫翱翔梁月夜行白汀蘋各自芳採採思誰寄遙遙託夢將不寄趣　楓陛經過向玉堂玉來極翩然讀罷忽披猖語笑渾無畏妻孥試改常懷之守不滅封處意難忘欲憶下朝日同為倚郭郎美村携製錦未路隔含香典客名空在籌邊策有良斯解滄海靜秋馬孱庭瑞協千芝集嚴徵三雪祥



時各喜起遠道獨周章不嫌公舊隊同荷聖恩長

入都首贈吳比部峻伯喜而有作

日日汀洲採白蘋相思相望又殘春何由天日圖來使忽漫瀟湘逢故人省署年過無夙侶江潭亂後有通津緇衣笑把從吾好更厭重看京洛塵

冬夜偕張襄比部方城吏部集況丹湖禮部宅得天字

北陸冰霜候南宮詩酒筵羈懷冬緒野性治與賢家酣酬紅面施人出豆肴厭厭不覺醉西掖勵鈞天

同峻伯吉大集子相宅得初字

只尺天門懶上書偷閒來醉付閒廬無奈紙覺綠青在舊石翻偕昔好蹤玄谷浮灰來律動碧疏移月孕林初莫醉殊深傳公讌得飛花轉後舉

長至雪後早朝同吳峻伯作

曙色初分雙闕開山西抱上林迴相平風未意羊頭動吹律先從啟閣來萬歲新宮蟠碣石三更凱樂奏靈臺極知郢曲人難和且傾留歡待早梅

戲傚吳歌嘲文大宣

家在東吳菰蘆中北風吹我似飄蓬明歲掃榛下
灣去見說秀州春酒濃

贈金元賓

妙語箋心扣玉衣一廻拈出一廻新遂來官裏三
場雪天意分明答聖人

夜過海印寺

閣上青山失鏡光石橋煙雪夜茫茫北城月暗嚴
更動西苑風傳仙樂長過海有人逢寶塔揷天無
日見雕梁興衰自古元難定秖合齋心奉紫皇

李翁相公席上作

氷雪闌干死樹皆生來東閣漸生暄不知身去中
台近秖覺青從大雅論白雁類蒸蘋烹復進竹爐凍
額炙能溫一飧日日昔難何況出平生史字門

方城席上留別諸君子得山字

朔雲只尺暗燕山滿座詩人送我還大呼大鴻元
不斷夜中寒樹木春琴清朔雪調傳空谷木夜霞
杯發旅顏好去江南梅信早春風先到秣陵關

同友三橋吳䝴叟集馬孟河宅用三橋韻留
別二君子

陵日論交晚更親花生顏色酒生神西清下直還



文非左掖傳符罷徹延白雪調高元和寡青山賦
去苦家貧歸來回首園欒夕知爾停杯憶遠人

席上再和三橋韻贈孟河

勞歌一曲醉顏消欲向鮫人買織綃新詩昔傳鸞
掖近故山空待鶴書招青門送客離筵早紅燭留
人舞袖嬌嬈兒芭葵宜臨美季長奇氣舊凌霄

藥湖別業為九右大膳部作

綠水青山梅口紅鈴黑鴉丹頭借問真人何處況
家新起高樓
欄外澄江如抱樓中列岫縱橫讀罷花公藥鏡轉
令心地分明
石髓時流丹洞玄鶴白舞之四便有羽翰白日何
如家世青天
華京不廢丘壑高門誰進吹漁閑來石上垂釣勝
起齋中讀書

葵陽歌為李中舍調甫作

江淹昔作草木頌隨意種桃皆可供即今薊北榮
紫葵遊海傳來日南種西平公子挺奇標特地閒
渠植翠條高髗亭亭爭捧日脩翅丹冉總凌霄憑
軒指客忽大笑似我丹心向本朝君不見洛陽相

忠孝家當年曾進姚黄花爭如調元握斗柄晝
令四海皆桑麻葵乎葵乎爾太榮秋葵之下小葵
生師曠占來知歲事公儀休去非人情豈惟藿食
厭真味自是冠冕超群英宣貞金華省逶迤侍晋
拱結友不羞貧作人忠所未勝此高墉德遂令孤
生重歲晚憐余滞逆旅欲求葵陽無好語十日揆
之相始終七月烹之識節序西園燁燁會有時為
君更歌春白紵

張周田吏部席上留別分賦長短句

淮南路掛城頭望入屏山小苑幽雲暗盧龍塞月
沈丹鳳横天中淹留不歸去侍臣新典鷫鸘裘



山帶閣集目録卷之二十三

九江大守廣陵朱曰藩撰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三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贈郭山人

塘墻新滌影脩脩一笑能來郭四朝擬接土山開靖室且支丹竈向跳寮扣舷慣愛池中戲相杵時聞城上謠見說五游還有待須因香茗結逍遙

早過涇上見小亭牡丹偶成

冷烟妥婧冪鮮妝支徑西穿暗有香步砌自憐如發者折旋還可奉君王（李太白詞折旋消得君王）蛛絲旋處何多喜蛺蝶飛來只恁忙水際竹間元絕調肯將新怨寄昭陽



新築朱干草堂芍藥盛開志賞一首

芳藥揚州品中園此日花不愁春色晚且覺更情賒綴戶嬿朱網封詞謝白家（白少傅為主客郎中知制誥草詞畢誦謝眺紅藥當堦翻句以為未盡更作芍藥詩十六韻）鹽砂如可就一為拱龍霞

月夜泛舟涇上因懷次父

弄月清溪曲花源覺有香中宵綠烟合拂曙綵雲翔翱搖燕人未返秉芳歌獨長何由稅歸鞅水榭湛燈光

朱干草堂成寄舊游諸同志

結構非玄迹有形還有因聊將上池水一淨明窗塵碓室養虛牝圭墻奉應真太息驅馳非男歡豈盡輪

再題朱干草堂

一曲紅窗影幾級清瑳流泉通滄海眼屋接土山頭藥氣穿橋發茶烟擁洞幽倚闌觀易罷月出衆魚遊

坐草堂作

仙家多藥落吾室且朱干牆非潮痕上禽臺楚望寬微風動窗柳跳雨濺丘蘭日燦飛中栗無人詢素餐



山縣橋望涇上園

虛舟日來往欣賞在中園解脫雖無計浮游稍避喧綠務斂華色丹火蘊靈根最是會心處儵魚滿北軒

焦山霽公以禪衣贈次父遊泰山

剪得秋雲製衲衣奉高山上雪將飛江干一笑非傳信珍重平生郭泰機

休承寫梅竹壽次父題其上

仲武情多易斷腸絕憐高竹倚新妝明年此日是
生酒何處題詩寄草堂 次父人日初度

避寇入淮作

朱干回首付樵蘇亂帙堆牀再見無老去未能空
所有猶教稚子讀陰符

寇近半夜入舟

阿覩提燈抱阿怗倉皇數口入鴟夷莫言居十家
財盡靈照猶能賣漉籬

小楚書屋呈主人

堂前兩株安石榴一石間可易斗誰為主人相



料理山菴箇箇似獮猴
霞帔朝來無一絲離羅九色任紛披內人不伏相
消遣戟手山翁叫樹枝 翁言一絲兒羅披兒

再呈小楚

兩世同作世所難兩年多難佛相看誰知須洞烽
烟裏却為鵝鸛定合歡

亂定還家志感十絕句

變酒無帷舊空夭 占得休因向壁箋欲為未千重
兆廢拌人先覓舊身錢
南鳩高杉三樹奇相應結箇小茅茨倭奴全不知

天道盛衰元非斬伐時
豐屋高門一炬空堆牀亂帙尚還公易安居上休
相妒傳癖終難比臭銅
使余小鑄釋迦佛長與丁蘭作好供衣鉢鏡奩無
暇恤傷心何路覿慈容
莫厭神樓是俗居乾坤何地著吾廬天公似肯憐
麋竺留得湖州一篋書
閣道平鋪偃綠波涇西長是夜深過如今還向涇
東望不分牛郎得渡河
無由水榭湛燈光謗把郎當笑郭郎惟是迷廬新



月過金波不改舊塘墻
官滿歸來香醉山身名已在有無間無端過着齊
皇后打破西家白玉環
富家高樓百尺懸貧家入尺亦堪眠人生譏作千
年調到底相將宿露天
亂來哀怨轉茸茸一縷衝風舞白龍便欲乘之問
王母蓬山何地可相容

嘲傅文子

三年不見徐無鬼火候偷揪大樂成坐上弟兄猶
欲盡白頭相對說長生

草堂詠懷之作

清池曾證阿羅漢落日猶懸守堵波只謂朱干堪
隱几豈虞白地忽横戈道人應憶燒丹竈童子還
尋漉水羅途窮阮籍正無賴林竹青青奈爾何

月下看芍藥懷次甫

莫惟留連清夜遊草堂花月足忘憂直從蘭栗知
名品剩把蝤蛑助拍浮傳彩幾枝皆沒骨銷銀一
色正當頭玉笙吹徹無人和誰在揚州十二樓

郭山人重宿朱干草堂有作次韻荅之時山
人將入東觀海市因以為贈



淮南叢桂花欲開門前忽報幽人來高窓斜日耿
離枳暗井新波生海苔遂志但從公理樂驚時不
作子山哀蓬萊閣上秋容淨獨往知君幾日迴

聞先人舊劒為人所獲

自從斗野辨張華鏽得延平舊土花不用飄零歎
身後眼前猶見落南家

次韻答贈三橋文郡博

積雨經旬卧中園忽欵柴故人能枉駕秋月復揚
輝以我亂離瘼看君戰勝肥華京信可樂貴使頒
無違（三橋入京諸老欲留之於都下三橋以便養乞得嘉興）

八月十六日張雲石學諭携酒過涇上園看
月兼挈其僚雙谿張君寒泉雷君同至次日
雨中二君以手植秋葵鷄冠相贈統謝一首

文昌仙吏意蕭閒携酒來看香醉山本為月明聯
桂籍更牽秋色到柴關金莖渴後欣承露絳幘聲
中愧合歡人世路岐元不定長因芳品憶歡顏

冬夜寓館集新安十岳王子吳興虛谷王子
吳門質山黃子金陵太華陳子雲浦盛子得
深字時虛谷將還吳興十岳將為廣陵之遊
因以為贈



虛堂風雨夜蕭森短燭熒熒客思深不謂亂離成
聚首却談兵火轉驚心苕谿山水清冬緬隋苑烟
花白日陰欲解囊琴重進酒江南江北愧知音

飲柘湖翰林宅

何郎懶僕西州道買斷青溪醉物華翰院燒燈延
散吏丹房臨水學仙家當歌絕勝金陵子噇酒那
堪玉樹花滝坐不知霜月曙潮滿歸馬散銀沙

阿五行贈江郎

阿五行五年亦五天然白皙好眉憮堂前叉拱耆
客來揖客周還視無忤開口如將詠鳳凰能言誰

歌調鸚鵡潮溝北岸文通家霜風吹綻東籬花不騎竹馬遊三逕却解香囊佩九華九華燁燁森相向緑酒金英兩搖漾星郎席上值方干淮陰亂後憐朱放與來但覺天地寬醉後不知雲月上周顒送客到向夕卻抱阿五加諸膝持樽細課杜陵詩欣賞秖酬盤裹栗兒家自有侍中貂莫持汝父郎官笔阿五同生有四兄連枝競爽各崢嶸當問賓氏連珠盛即看燕山擢桂榮擢桂之榮早通籍經庭氣色侵鸞掖他年世好五忽忘一笑升堂歌主客



答客問

顧渚故人相借問年來何計作生涯朱雀航頭買曆日紫花瀨口待新茶客曹再入身如寄屬國將歸鬢已華但領天梁工有助蒯緱不敢歎無家

山泉為慎道長賦

天目乳長出茗水太湖背穩負烏程觀物惟應知者樂發源誰識靜而清竹符調處金沙遠文鷁浮時碧浪輕獨有繡衣歌古調閒來石上濯塵纓

贈盧冠右年兄考績北上

北城畫角曉吹霜襆被遥携入建章木遇莫言淹

漢署感交偏自念盧郎風塵須洞似稍息宮室蒼嵐止米火客路喜逢陽道轉願歌天保贊時康

金惺庵北部告疾歸養予以舊僚例綴贈言之末

惟君團扇上只畫天台雲親也含其下遊子意良勸君家何嵬鼎三峙尚書省朝來府中趨鞶若參差荇明發心不爽振衣何所之迢迢赤霞城蒨蒨白華詩兄歸不待弟母病只緣子星聚真人廬春生冠蓋里去去且承歡人間行路難北風吹落鴈知我到長干



嘲角雙羅

盤中幾莖背蓿菜窓下一盞燕青油多才終夜不成寐明發添脩五鳳樓

贈江兵曹

驅馬西山道落日上河橋引領望京邑雙闕鬱岧嶢與績載新圖宮署宿僚街衢積凍草江海生冰潮踢來須我友舟子謗招招

招招欲何之結綬赴王畿粤以甲辰歲得來于音徽子有從戎策大對斗光輝鉛刀奈一割栢册蒼不飛誰令勞赤縣而以補皂衣

皂衣典屬國直廬連建章仙閣月傳粉賜被烔篝香旃裘送質子禁木歌夷王鼻魚一出門風木酉含傷三年司馬續十載尚書郎

尚書余羨子司馬子承余胡將北典謁來博南陡輿栢梁火災後江淮兵亂餘　聖人思道久臣子入告初握手欲有言太息浮雲徂

浮雲雖北徂長黃昔南至出宿將戒途致齋且即次青蒂萌感生玄夜耿不寐沉潛一以飱豈復憂穢累大道苟忘言中和良可致

栖雲道院同青城荊石沈潮三省丈謙集之



山英子海樵陳子小岳王子士雅黃子幼海周子分韻得齋字

越水吳山惜解携朔風相聚絕能齊歡來不覺尊中盡醉後還分席上題天首鴻飛驚霞集簷牙松老伴雲栖歲寒莫厭過從數春草萋萋又馬蹄

小至齋居有作呈諸省丈

省署過從若比鄰盤蔬相媚餉齋厨不知灰作飛葭管但覺氷心在玉壺守素自能謙道術結丹訣解探靈樞復亨本是吾儒事好為君王奏六符

贈吳之山時之山將遊南滁

京兆詩雄吳長公烏巾白帢古人風有時志怒發座上獨出歌謳行道中謂我淮揚粗硯管與君江海共飄蓬環滁酒熟濠魚美豐樂亭前禮醉翁

席上以後湖憲使所寄檳榔分貽十岳王子感而作歌

青天寥朗空人心我行昔到檳榔林昆池一鏡湛海色禺山金碧何沈沈雲津橋畔行人走邂逅相供人一口坐上寧須班竹盤袖中各帶烏銀釦臉霞倫始少年姿我亦隨時咀嚼之深谿四谷不可徃清風明月長相思張鸞按節金滄北驛使南來



致消息囊盛初捧喜欲顛緘題細注勞相憶旋尋古賈出扶留精好特為諸國極南朝文士王僧孺啓中曾謝千陁利（國名出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萬里提携感舊歡百年許與存高誼西邸休誇四韻傳各微新事賦新編彥升夜燭應須續（任昉贈王僧孺詩云嘉樹表登借今夜燭）遠想長吟也可憐

樓上對雪贈王仲房

謾華無軼蔽江關驛路梅花不可攀明日故人從此去落帆先上大樓山

酬楊伯海寫雪山障字見貽

望裏三山接冶城氷花淵淵石梁横挿天樓閣那能到應有仙人字玉清

贈黄士雅暫還吳門

朔風雲樹黯江岐客子出門何所之漢上題襟頻有淚咸陽沽酒苦無貲亂來里巷從殘草雪後林亭獨杖藜墻脚凍梅薁埜滿待君携手賦新詩

魯嬰羅倆蜜橄欖為奴子竊食詰之成歌因似嬰羅兄一笑

有物梭腹兩頭尖美人持贈意太恢我時病肺怯飲酒又恐生食火上蒸拜嘉即令藏密室他日飣



坐當筵驗昨來入室偶經目餅口已改原封嚴啓封旋視旋咀嚼始覺一半為人拈封來合示莫果字記室他冗遂失籤亟呼小奴正厥事涅中曳置裩上纖天生席珍豈易致乃與汝輩供無厭汝知此物何所自霜苞遠出西昌巖愽羅會表三衢異章貢非同六日詹舊稱未聞透白審峻枝須是落紅盡朝酲不待柘漿析和羮枉說春梅黏金莖進上貢奩至宮女漸開玉手摻追窮雛未得餘肉獄具合將鼠子殲奴也扣頭了不懼如雀對鵠口甚惡吾儕偷食何足算君子博物殊未覩此物何以稱諫米所貴苦澁不貴甜大人能將逆耳受異日豈至噬臍嫌耳言納交易如醴美疢在身誰肯砭蓋將嗜好諧一世詎劒折檻誰為銛何況鼠穴不易塞西苑貍能胡可瞻敬為主人通此惑誰重何暇羞傷廉奴言甚辨目之去坐對雪風吹破幨傳聞妻孥欲就我月圓之夕離茅檐大奴趣為辨梨栗莫令稚子憖陶潜

徙宅作

烏蠻橋北省郎廬歲晚寒流不滿渠官舍除來真若磬客裝移處愧專車驚心王曆冉逢閏洛䬂金



陵八徙居官業無媒家業散欲從何處託成書

喜潮溝路重修贈黄省庵庫部

春潮淅雨過鍾山官舍瀟瀟竹樹間門外一條羅帶水屋西幾折蛾眉灣羨君指顧能平險憶我淹留只閉關興發不妨尋叔度月明偏愛杖藜還

丁巳除夕待家人不至

獨把屠蘇酒燈花兩穗新江南春信早七日定人還

鳳泉六言贈子來

聶嬰楷對起後天繁地初成鳳德還符井德泉明合瑞文明

#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四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四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奉　旨進銀助工

五雲深處鳳樓開中外欣欣盡子來敢謂鷺鷥能割股願同鶡王可擭災司空慣見如無物村僕何知歎破財安得黃金過北斗即教三殿麗蓬萊

沙羨郛引贈肖若憲使之湖省

江漢滔滔南國紀何況龍飛稱帝里送君去食武昌魚笑我惟卄建業水君也行年三十始十載聲華淹粉署鷂首行看問俗來豸冠且喜寧親去鸚鵡洲前綠水嬌香蘭滿把媚吞袍到日應贈鶴樓峻吟邊猶指鳳臺高憶昔吾降有茲地小字武昌吾祖乙江舟横對漢陽軍日毬滚出金濤沸老大無成秖悲詫羨君佳境初殘慶世系雖叨近紫陽風流獨許馳江夏大文鐫石為我圖小篆題曰沙羨郛沙羨楚地郛我姓長使清光接郢都吾人去作觀風使數月相携一觧槩臨岐不惜鮮贈君願因惠好傳文字

試燈作

臘月不寒正月寒酒樓燈市悅風酸閒情頗與丁

年異韶景元非千夜閬歲歲耗磨成故事家家則
劇動長千兒童乍見街頭戲歸傍殘燈弄影看

送余伯祥讀書水興寺

薰爐照榻蓮漏遲坐掩遺經有所思欲似沙門精
義學故從天竺扣仁祠山堂桂子元無隱劒客桃
花更不疑自古入神方致用秋來與爾定佳期

春夜雪用先祖舊韻識感

潮溝官舍翳叢篁雪灑寒燈醆更挼往事傷心誰
王濟遺文酸鼻証三倉國恩欲報身先卒家業渾
抛世未康假向東皋藝黍稷剩將西候備蒸嘗



椒鷗海經臺宅同冠岩水庵二省丈賞梅作

端公宅中春酒熟折簡邀賓來看梅但覺高吟逸
水部頓忘執法近霜臺紅攬逆處醉眼纈玉屑霏
時笑口開莫謁稽留門主客參橫月落不知回

贈林確齋納言出倅高州兼似郡守白谿周
子

何事高州郡徒勞漢寺郎八岡承閥閱五嶺動軒
裳住近烏蠻邸離言木鼈鄉感時花遞發積雨草
空長祖席江光肆炎方山氣涼夫人傳錦繖書院
祀龍驤榕蔭欄干綠焦陳俎豆黃狂言動楚抱歡

滉漾華滋今日衣冠地古來鱗介場長官稱有道
聖化衍無荒祭鱷同韓愈還珠羨孟嘗莫辭勸遠
績相望在巖廊

柘湖内翰致仕得
肯諸公次衡山舊韻為贈予亦勉成二首

不作常參住帝京新詩更比玉堂清扶搖豈肯因
風力廓落自然遺世情煙雨野陰滋畝蕙長楊腊
月響山鸎南朝古寺經行遍日暮田園歸治城

千古鍾山擁晉京門前淮水為誰清即看江令還
家日肯作平原覊宦情異代風流草市宅江令宅在草市
故鄉離亂柘林鸎東田見說堪行樂莫惜經旬懶
入城



再贈柘湖用韻二首

學士聲華動兩京歌章傳誦滿西清樂游不負城
南約歸夢新添池上情未信在山為小草誰矜出
谷有遷鸎故園開說烽烟净扶醉來登石首城

高臺隔水眺宸京承露遙憐禁太清前佩仍為五
陵客買山暫割九峰情天開不驟新調馬御製猶
傳舊詠鸎我皇祖御製集有鸎轉皇州賦及詩二首報道後湖
風日美候君藍轝過臺城

日者承海樵陳君以大雅見投即擬和答因
循春莫始克成篇

昔見元龍到滁州不知為別幾經秋奏伎還看小
垂手移居新仕大航頭青山窩出從人乞白雪吟
成愧我酬病耙何從望顏色風林纖月一痕留

贈董約山出守尋甸

君家祖德流滇海遺廟至今香火繁去作月狐新
太守（月狐尋甸山名）應逢竹馬舊兒孫夷歌慣愛褰帷聽
蠻俗偏知露冕尊祀罷碧雞歸路晚蒼梧花下月
黃昏



書感

高鳥未盡良弓收有人攘臂欲封侯天公自爾玩
開眼此輩無如亂帶頭叢下謗言青玉案民間爭
唱白衍鳩腐儒不是從軍客一感東山一淚流

江九川道長太夫人壽詩

鍾山百疊秀春雲山下官梅二月芬阿母高看朋
壽域太微先已動星文紫泥宣　詔天邊近青鳥
御昔海上聞受日滿蕉風色好北堂初試越羅裙

清源道中子長子春限韻立成（戊戌下第作附錄）

夜衣行貴防茲地古諸姜登艦眺淮甸田廬雨插
倉晉徃水未泮今來薇亦剛吾謀適不用非無三
耳藏

贈盧次梗

河北春深鴈不飛江南二月遍芳菲一行本為酬
知出千里翻饒採秀歸戊苑罷花添躍藻越鄉奎
葛換生衣感交詩好元難答海內誰今劉振威（劉現為振威將軍）

金陵勝游用為林大理迎養作

聲名文物帝王州榮養誰營白下遊歸鴈無勞問
南海探梅長喜過西洲平反共羨張廷尉侍奉能



將陳太丘朱雀航邊歸路晚風花何異大橋頭

贈白岩太卿年兄入都

傳望山頭曉月斜凝笳疊鼓引仙槎喜承君命仍
將母不礙王程一過家玉輅正來臺上駿金牌曾
掌漢中茶極知考牧中興事沙苑行添馬鬣花

壽顧少峰

相勸隨時愛景光相從已過少年場新詩漸逼高
詹事美酒先浮顧建康庭下兒郎森玉樹筵前烟
樾集金閶古桐陰裏青溪月樂事偏饒養鈍堂

東大樓歌贈汪于元盉歸新安

昔日泖溪子話及東大樓云是秋浦山下帶舟泛
流夢中不識路長吟李侯句千千石楠樹萬萬女
貞枝山山白鷺滿磵磵白猿吟猿吟誠知曙陌上
行人去君從長安歸一見相勞苦客裝先遣上蕪
湖蹇驢獨跨來瓜步坐間示我薊門作覽古懷賢
意寥廓五噫無事出關悲三表共羨籌邊略一時
朝野爭倒屣近看秋晏奮鵬鶚採蘭忽起故園思
江門歸路有姜詩一樽且對金陵酒七日可抵黃
山居不見泖溪今幾年送君因述大樓篇風塵在
眉髮毛改世事浮雲如箏閒問君西歸幾時還君



言我所歸不從秋浦過笑指雲中六六峰吾家住
處在若箇灣雲巖漸溪灣傳舍新詩滿壁間秋來
東閣涼如水總是江南雨後山

贈真上人印經還菩提寺

汝是東川大導師誓弘三藏化清規西來設道獅
文字南去還應有路岐稜峽月歡樹冬冬滿天秋
動雨絲絲深山石關何人見終愧韓陵一片碑上
公我為藏經閣記未就末句及之

汪少母吳孺人壽詩

進日家園卉木敷阿母行遊少母扶歸樂無勞歷

仲氏止戈今見植遺孤泰臺漫垂懷清客國學編
憐歸覲徒閏月補觴秋未改黃因風雨感蘼蕪

汪子元毅構綉佛齋終日閉關以鑪香經卷
自適又性有玉川之僻頃游金陵黃子士雅
出所藏茶罌贈之形製絕古余亦投以陽羨
御茗二串元毅喜甚趣余作詩因邀士雅同
賦

清齋耿無寐烟穗引綠髮因以詔同道遂令智慧
發俄頃風浪鳴江聲撼深樾童子呼不譍松枝掛
斜月



鷓鴣天　寄宣城諸公惠梨填此為謝

記得花開川滿樓笑人樓上擬攀條當時曾辨雲
中樹此日猶勤天際舟　持碩果感離憂青山又
見御梨秋侍臣最有相如渴一字文園淥白頭

日雲樓為孝豊吳石岐考功賦

昔與故鄣鄣孝豐為故鄣縣地青山阻問津含雲幽岫夕
向日遠峰晨梁吳均與友人書云僕去川謝病覓蔣離梅溪之西有石門者孤峰欲雲云云叩為岫合游縣無黃犢當有犢陰鄉屁故鄣縣詩云雅犢角掛縣後人懷
人有白蘋高樓雙美合更謂憶吳均

贈秋駕部環溪僉憲楚臺

使君家在投金瀨使御秋隨泛斗槎黃紙分封奉
日下白雲望盡是星沙附京天遠空司駕行省宣
尊更觸邪岐路相思何處寄小春江畔有棠花

感張幼于史叔載南歸賦贈一首

播酒新開對夜航下塘烟月正蒼涼鄰河不用歎
秋水接輿自為歌迷陽彩筆誰憐花有夢青雲共
指日無光讀書於人本樂事豈曰結網專求魴

贈潘芳洲春元北上次毛青城韻

探花昔入少年場御苑春歸杏早芳漢策萬言如
水注虎巾淺帶受風翔禹門閥閱田看斗遠道冰
霜數舉觴奏賦又聞工射雉玉堂應羨獨穿楊



贈汪禹又下第還新安

寥、虎館月當天客子停杯待暗籥坐久總驚寒
氣至吟成翻為美人憐黃花節序持螯裏白岳風
烟落雁邊識取孔門真樂破肯將章甫易鳴絃

過湖南舊僧因寄所知

吳興老衲到長干掛搭因涂舊長官古寺誰憐獅
子吼遺碑曾見錯龍盤亂來山水自清遠別後心
情更懶殘囬首白蘋亭上月相思無路共憑欄

九日高座寺飲餞大司徒石者馮公二首

高座前朝寺長干九日臺笳書非有暇劒屐豈能
來樂奏紅樓徹花吹玉醴開都人快瞻衮隔竹拱
三台

日下儲胥靚雲邊烽火接都人漸行樂計相久分
憂六代青山古三江白雁秋并州回首處還悵舊
彊不

敬聆大司徒馮公奏績入朝次韻二首

鳳凰臺上歎離筵望入楓宸雨露偏邦計漸從會
稽定省廬舊與建章聯地卿班在南宮上天市春
回北斗邊先把平成數禹績裁款薦延祝堯年



老臣憂國赤心存夙夜寧知入座尊已見司徒推
鄧禹更將宮傳待劉昆花明北闕春開仗竹覆東
山雪滿墩轉聆復聲霄漢隔有懷空憶謝公論

送族孫繩兒子方中還寶應

孫山孫下弟子月子還鄉汝避青雲路予慚白首
郎兵餘楚城急澇後海田荒閒說西窗下今秋菊
更黃

舉世學干祿何人思致君君以聲華盛從令帖括
紛未須歎楚調且與念張文此意終能領他年看
策勳

贈吳駒埜

傑本江北人愛唱江南春斗酒長千里一笑得吳均十載汀洲採白蘋吟成南岳書生雲入東不寄相思字别後猿聲那忍聞

贈蘇民楫還休寧次黄士雅韻

與君交臂便情親一月淹留始問津自是雲山待逋客不因花鳥弄歸人蘇耽興在城頭鶴鄧國功成閣上麟聞說桃源接仙境有人相約共逃秦

白嶽草堂歌為何侍御年兄作

我昔沿夢遊黄山籠巢曾携雙白鷴君今入奏過



白岳冠上我脊一豸角白嶽秀出齊雲傍東連斗野西開荒名都環拱三天子靈境咸稱小武當仙翁何處去採藥中使有時來降香懸崖直上幾千仞絶頂有泉變脉潤芙蓉繡幣藏雲芨紫翠丹房封玉印真形誰為寫山圖故交昨日傳音信問君别山今幾秋留都日騎驄馬遊臺評共推游察院吏治久欽元道州題詩每向臺城柳對酒同登蕭寺樓登樓指白嶽隨山望箇閣回首見揚州風江竹箭流故鄉兵火不可住欲就松蘿卜一丘聞說尚書代祀歸醮壇風冷杏花稀争如雪後尋丹埜共向天門把繡衣丹埜重開舊草堂繡衣到處看輝光元君坐鎮顥氣白正可别作一嶽當少陽

贈毛青城十絶句

門下東吳舊文學尊前南省老同官試問三周華不注何如一醉小長干

兎官閣上吟風筝别調依稀自有情一線利名牽不住朝來掛在錦宮城

姚園綠水也堪憐一樹梅花小雪前斗酒何人能縮地孤帆明日漸摩天

我愛君家童子郎慣駕小車騎白下向人亦說還



鄉好二月嘉州見海棠

喜園樂樹帶秋陰夜半潮音起梵音君是梁臺傳大士金剛講罷返雙林

南下江門幾日程屛風九疊漸來迎欲將左蠡揚瀾勝不打偏梁閣道行

今之沙市古沙頭君到沙頭穩泊舟十里雀竿懸火夜少年誰不醉荆州

西望昭丘雨色分可堪搖落别夫君暮春三峽啼猿裏寄我巫山一段雲

君到青羊尋故事應逢天竺古先生徐甲不來關

今去只憐終夜草樓情
荷髦杖節鎮臨淄正是丈夫五十時羅衣翠襟金
横帶莫向巴江戀竹枝
蜡月一日公座戲成因呈旋峰長卿
印文生緑硯封塵一度衙時一月新庭下米茶放
鵲使（滁州解天鶯失其一）山中欲動採茶春（主客嘗進茶）長松出
院虎迎客馴鵲因寒轉傍人頼有南鄰賢武庫監
河暫肯貸吾貧
贈張水庵僉憲之湖南
白雲司裏趨衙忙黄鶴磯頭又併裝千里提封楚

澤遠十年供奉　聖恩長朝廷日下論公道遊子
春來見故郷澤畔芳蘭猶可佩休將遠意託瀟湘
贈陳維敬北上
老郎頭腦真冬烘作詩趣韻苦不工朝來逺遊欲
有贈横厓之横題作虹虹光萬丈本自奇蒼厓横
映絶世姿聞君隱豹亦已久者欲將至斯其時君
不見薊門突兀雪中開宦游歷説聯綿來明時獨
賞千金駿高築新臺禮郭隗
寄升庵先生
將花落盡鷓鴣飛古南臺邊春事稀錦水繁華

麗藻禹山金碧有光輝爽中僮隸傳書至煎上人
家酤酒歸笑挈一壺江浦去輕紅剛值荔支肥
贈鳳汭年兄考績入都一首
雪蟠鍾阜曉青青客路西穿白下亭淮浦漸通從
水事祠官將涉動江星一行便作山公吏十載虚
傳劉氏經去去即看陽律轉鳳儀先春在虞庭
焦山圓瀾上人携中泠泉過金陵見訪紀贈
長句
京口三山落晚霞中泠一勺汲朝華封時不用紅
泥印開處先尋紫筍茶鐺裏雪江翻逺浪渡傍春

水帶平沙尋常行脚非難覓珍重肩頭軋軋鴉
郭次父話朱千草堂
碧池寒澈瑩無瑕一點琉璃定晩霞遊者自芟林
下竹藏春先數洞中花當窓古塔魚沙涌繞舍新
城雉堞斜且喜風光漸流轉肯將離恨落天涯
傷沐太華
花滿秦淮酒滿缸美人一別永相望初傳西蜀弦
中曲（太華巧我升庵書刻甚多）自和南唐帳底香入夢范張情
更遠從遊程杵義偏長細書任遣吟胖暗淚灑蠅
[illegible]作行

南柯子答孝符送梅

月映琉璃水風揺雲母屛憶梅昨夜下西洲折寄一枝春色到潮滿　落日窗中坐有人樓上愁漢臯曾許結風流記得多情邂逅弄珠遊

小歲日金子孚黃子淳父郭子次父盛子仲交顧子孝符讌集齋中得唐字

瓯卷一瓢飲翻成大雅堂鹿鳴思食野蟋蟀謗歌唐氷雪殘年盡鶯花故國長諸君陶謝手謳浪領春光



山帶閣集目録卷之二十五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入板橋好共昆明秋月滿刺桐花下聽吹簫

晦日姚氏市隱園讌集得山字

正月初年時俗重況逢晦日物情[illegible]主人置酒偏
臨水諸客憑軒共說山棋罷行觴樹下釣餘收
艇島藤間夜珠明月誰能待一燈看燈絆客還

種辛夷花呈文大德承

兩樹亭亭立夕陽青天露坐惜年[illegible]家丹粉誰
神品寒食風烟又帝鄉楚客含毫心最苦六宮倦
繡日初長故園春色三年隔開說回花半過墻

贈慎山泉道長歸吳興

素舸東回透水離上菰下菰花參差閑來秋可飲



酹酒此外惟應食蛤蜊擊楫中流徒自苦吹簫極
浦爲誰思遙知別後雲門寺更有書生惱辯師家

舊本聖教序在山泉處故藏及之

秋日箕泉大理邀集高座寺夕酌于雨華臺

得飲字

北寺列棘撈南岡雨花枕三山控荆流鍾阜抱王
寢我不踐斯境年光倏將稔鶩沸野性憒悅豫嬰
鳴蹌歲飫備殽烝秋游非帳飲高情輕結襪好音
懷食甚夕江故如練霜樹漸成錦當歌不停杯共

訂歡何甚

五洩行贈李武選武舊宰諸暨五洩者諸暨山水也

李君將有千里別席上僕話五洩諸暨縣北五
瀑布土人呼洩義同泄五洩奇峭天下無惟石關
道難爲超艱雷半夜折岩角白簾五級垂天都水
經五洩三洩著其餘二洩不可去宋氏志中洩作
潭西潭東潭搖夕嵐三瀑次第亦瀑紀妙在東西
兩潭耳東潭飛瀑妙之妙潛溪筆力亦奇哨萬斛
雪從天上擲白光閃閃山猿嗷何時八柱納凉行



炎日分他幾盌喫生平烟火氣自消人間氷炭勝
空轢會稽山水美東南競秀爭流景不厭法曹浦
汭行嶧外康樂殭中望嵊尖五洩應當必游地雪
灑林丘句堪擬千古高吟待吾子君言格于巖亦
在五洩邊有樹不知名[illegible]花四時然釆之絕無徑
隔水見紅鮮先公作宰[illegible]三巴長陽溪側有異花
路人欲摘必先請似有神物司其葩今日聞君道
茲樹頗覺逸興生天涯去去相思何處寄騷人空
說折疏麻

飲朝天宮贈毛子

南麓有高臺半尋花載酒來淮文闕入雲天
長江學字月迴廉蕪葉暗籬門近蘭蕙香
生曲水開小雨淹倘情不惡更譫殺核助殘杯

贈柘湖東歸何村字

落日前墟望綠溝柳色昏客子已判袂居人獨掩
門君尋故鄉陌新營御上村東田已俶載應念綠
疇繁

南主客少湖公挽詩

端公話我通家事望空憐宿草繁仙籍自從收
片玉客曹還許掇孫高門文采承餘慶隔世羈



孤感舊恩他日生何處黃鸝湖山下獨銷魂

送吳秋宇內閣還朝

三年不入紫宸班紫索無聲禁邸閑敢向江湖忘
魏闕重經鄰里別空山秦淮官舫鳴朱鷺端午宮
衣賜白鷳回首航頭新宅美三槐如幄待君還

再次棠翁老相公初度謝客之韻奉壽一首

春亭更覺春光好花信朝來幾番風服衣又添新
歲感枝頭猶似去年紅易齡共喜歌瑕福絕學浴
知得縕空獨恨一壑遲白下峙看三接春黃中

贈金存庵叅省福建

棣華皆有贈獨欠次公詩聞說泉山下于今海孳
滋　皇恩重藩屏使者極馳驅到日炎氛息無夢
事剪夷

贈荊石年兄守信州

近詩最愛江隣幾平淡之中有古風千里分符兵
江右數年聯省在[illegible]東向來清要人虛擬此去循
良志頗同最是孟光傳慧夢那名先領十年中

敬別大宗伯李泉孫公一首

建禮卿雲接建章古松吹花春紛黃朱提銀鑄重
臺印畫省爐薰百和香秀蛇自昔稱南國文昌上



帶鍾山紀號鳳閣闕入新年細雨圍陵作寒食桃
江夫子名蓋代星之北斗山之岱手提又柄至南
宮權衡低昂惟我在藩也年來喜得師門濟不敢
嘆遲進但知臺閣求三語邀意江湖把一壁[illegible]
灣頭春色好禁林[illegible]月點聲早周宗[illegible]阿詩
漢闕將趨龍尾道啟不支離祇自恰[illegible]石[illegible]之首
不迴工輸猶遺就規矩才也何嘗棄不才一[illegible]
作潯陽客楓葉荻花秋械[illegible]俯[illegible]平[illegible]阿游人
慚北海孫窗石感知空有百年身[illegible]天惟漸悟道
真教我冥其心剪泉心將因傳火悟前新[illegible]

於焉薪火傳也
不知其盡也

望入縣城作 五月十三日

畫船吹笛曉波平波上連雲粉堞明不比潯陽江
上路白頭浪裏出湓城

揚州遇荊川公

北固山前雨洗兵水犀親領入邗城秋風回首天
池頂顛者應來告太平

初經廬山下

每念江州表兹岳到州何意便經行嶂名未証三
天子臣氏誰為七弟兄洞穴吐風泉更響松門峯



葉寺偏清尋幽歷嶮非吾事他日因來或省耕

宿頭陀寺

晚宿頭陀寺頭陀接待齊因之話抖擻聊爾泊招
提到處連山極行來廬嶽迷寺碑無暇讀兔慚王
簡栖

贈豫陽楊子奉太夫人還建寧時乃兄沙溪
任九江推事

相門才子似君稀遂道綿綿將母歸伐木久聞歌
古調採蘭真見慰慈闈池塘春草香生夢官舍臣
廬翠拂衣莫嘆雁行容易斷年來總入上林飛

贈劉安元

幾年想見劉希夷酒熟春還尉所思念我徒勞九
江郡將詩特赴二林期夜樓梅花忽大炎天池殘
雪何爭奇也知老子興太淺不似孤山放柳時

九江春日憶家之作

四河圖成雌又雄年來離恨隔江東椿兒繞樹春
園裏嬌女摘花風雨中谷引水蕉誰共賞窓臨山
帶句難工湓南竹馬歡相待未覺群童厭禿翁

洪州入西山道中

曾將唐韻手重刪欲寫烏絲未得閒當日絲䌷何



處過落花鋪裏望西山
春風夾路米囊花仙馭西飛白日斜自此人間若
剩住綠羅何意裏丹砂

白鹿洞

澗水觸石鏘鳴璆桂樹叢生山之幽山南初意到
白鹿水北恰當逢女牛入耳潤螗休大沸會心尺
蠖自知求回看五老好容色菲酒江湖邇早秋

贈周晏山參省入蜀

曉乘殘月渡江干湓口南樓尉合歡三國風流餘
赤壁九江山水帶未闌無營不覺功名大遂道何

渺然渉難聞說工師求大木錦官城外試尋看

贈果州別駕高河吳君升庵公高弟弟子而予之世家也運木入都邂逅潯陽歡言相得述贈一首以訂西歸之約

十幅黃旗出峽門九江秋水又雲根堯年曾說洪荒漾紫霄峯古刻云洪荒漾余乃撵禹貢重經敷淺原世路何緣粗得逌交情有自細難言百花亭上春帆轉共訪匡廬倒一尊

九日饒州還郡作

秋氣分明徹上霄潯陽何處不通潮狄公曾免三



鄉稅陶令虛傳九日招問水巳回童子渡計程漸入使君橋雲端鴻鴈嗷嗷急欲泝橫江夜唱橈

張田道中

向馬廟中汀水平望入匡廬眼便明磨蟻南旋縈導騎貫魚西向引船舫高田尚畱餘秔稻鄱境如聞報甲兵慚愧閭閻情可得顰將揖讓化溢城

金陵兵後寄舊遊諸公

白下官梅幾度開相思長繞鳳凰臺勝槩江水九回曲眉蹙春山三禍來新亭勝日何人集莫愁艇子空潮回度樓望斷烟帆暝闌說江南事可哀

春日憶長干之游寄諸同志

秣陵春盡草萋萋每憶城南送馬蹄禪關道人多法侶新亭長者結幽棲延川谷散閑情適塔上花深舊望迷幾度鳳臺歸路晚長風吹雨過青溪

紀夢因呈念菴先生 有序

癸丑臘月十有三日在太平門官舍夜夢云主張白日千年正領略春風一座先既令族孫秀才纔筆之冊乃後七年巳未自客部郎中出守江州纔以冊示曰夢之徵在此然非予之所敢當也因述其句成一



篇紀事以俟念菴先生証之

我身疑是朱公換夢裏句傳癸丑前主張白日千年正領略春風一座先今來得展元公墓平生書讀明道編欲彰所知誰可証引領無由到石蓮

中舍淨山梁君入都赴過潯陽奉贈一首

海昏縣西惡路歧淨山過建昌為邑人所稱急走潯陽覓舊知遺余佩兮溢之浦發君問省道傍兒郡齋梅花過人日廬山雲引春旗思門嘉話那能並且對举燈舉一卮先中大夫出文康公門下

城上望開先寺瀑布因似歷陽曾明府

闕北瀑布白嫋嫋城上望之那得從雪後風煙排五老泥中羽翼羨雙龍山首石耳堪作潞村店凍醪聊啓封春花爛熳雛雛動更遂仙鳧扣魯恭

南康道中寄吳使君

雪和氷雨迸成珠相思碉底出彭湖候鴈已應無所往饑烏何事集於枯廬谷道人絕火粒洞學諸子待晨餔岩阿凄凄好滑急春風爭及使君需

雪中懷袁太冲時以沖作武昌簗湖省通志因述唐武昌令孟彥深與元次山苦雪獻酬之事孟以比袁詩自元起興耳



古雪因懷孟士源日來天地皆昏昏樊口誰能遊退谷禺中莫辨是仙村東風杏花未易折寒食蠡牛豈待言謾須惆悵惜物炎鹹燒柴溫一尊

司馬仁山劉君出使江湘奉贈一首劉衡州人也

湓城積雨掛斜曛仙旆南來春巳分旋喜合江連鄱渚即看廬岳入衡雲千程不礙還家路部檄先占用世文明到朱陵堪灑著石壇涼月夜思君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九

淮陰門人梁楨臣校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六

九江太守廣陵朱日藩撰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 贈徐安宜序

唐李白集有贈徐安宜詩安宜邑故名也每諷詠至此必三復焉味穆如之頌想豈弟之風遺愛美韵如在目中幸哉桑梓之有遺而黌風之曾寄也明明我侯東海遥裔後數百年相望而至孰謂古今人為相遠哉唐之盛時吏治尚淳厚群下化之革苛撓之習爭以惠利顯詩所謂清風動百里惠化聞京師蓋其徵矣方今



聖朝興嘉靖之治擇用有司惟慎惟久侯起家即屈在是邑亦牛刀之小試與侯秉性淳固賦才膚碩學足以濟時志在於行道以邑介于江淮既要且劇求民瘼之由臻悼前政之靡序喟然歎曰循理者奉公者也恤人者體國者也太史公序循吏止云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而已豈非善哉下車以來不設科條務在休息事無細大隨時而應苟識其情不憂乎遠苟明其趣不煩強武誠古道也第卓茂之心雖盛而容人不詣紫芝之訓方行而魯山未顯不肖竊為侯遲之比游學留都言旋徂暑睹物色於川陸採民謠於里閈訢訢然附侯之政行矣方政之初如元氣絪縕莫知所判及流行之後萬象昭著始有可指者大雩滅蝗無勞秉畀甫田之惠也賓傳有給無勤假人大東之助也租庸立法安養得宜由庚之序也賢令非新思樂以詠泮水之復也增壙有崇蕃將載錫康年之祈也詳化裁之端次即雅頌之徽猷豈直如前唐令之云哉使白遇此故將肆清礫之才摛雕潤之美上擬樸棫述今日官人之能下歆菁莪為君子樂只之祝而不肖行役方倦於旋逢末學素



艱於摛藻仰承雅績雖乎高士之名流覽遺篇難嗣謫仙之撰乃二尹王君者以侯新有勸奬之舉必欲不肖一言之固辭不獲為作贈徐安宜序表治世安樂之風勉效卜商稱中和樂職之詩終愧何武強顏命筆其辭云爾

## 贈王先生典校章丘序

朱曰藩肄小雅至南有嘉魚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太平君子至誠與賢乃如此夫是故曰樂曰衎曰綏曰來曰又其援引無厭之心可想也孰謂其為周之衰哉乃先生是擢予重有感焉先是

皇上臨御既久敷求化極以選例守資格一時英
俊多詘下寮乃毅然詔天下撫按察舉其屬賢者
來三途超用之其在江北者凡得十數人而先生
首列既上逾年才有是擢噫疏留中與抑下所司
且格之與方周之盛君臣道合有寤寐之成王必
有吐握之公旦小心下士斯太平之所由致也而
今顧乃爾是以辯者不能無異代之思焉報至之
日藩徙候先生且進而言曰藩聞之士有用世之
才之志而詘於下寮由上不知所以求之也上求
且得矣而所司猶以資格待之是所司之責而上



之德意固在也且士之忠夫上者惟其才志之不
知耳苟以才志而受上之知則雖愈試愈難皆我
所以自效於上而不容避者也苟但以此為致身
之術而有所推擇於其間豈用世者之立心哉章
丘濟南之名邑也稷下儒風山東相業所從來尚
矣先生之往以其驗於吾邑者施之正其經術之
學敦其習尚之厚俾人材之出彌盛於前衆而用
之足以仰副我
皇上敷求化極之心殆有藩輩所不能承而必俟
於茲行者矣是又豈資格之所能拘邪雖然藩又

聞之生生之不能一也體與情反質與願違至于
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者是也勝而不知
其類則疑異而不知其通則激故虞史紀司徒之
命曰敬敷在寬風人美山甫之德曰柔嘉維則是
又古人立教之大方也先生曰善會邑侯徐公以
贈文見屬遂次第其語書之

贈蔡少府序

州縣之吏與民最親為者在於寬性厚中不自尊
大上下交愛而已世顧有峻法程物操若束濕使
帖帖不敢仰視而所欲ゞ遂此其治狀非不赫然



具也將如吾弟之意何蔡君之尉吾邑爲九載矣
盡考一上最三入覲同官長貳調者罷者內補者
量移者病免者艱去者去復來者萍聚蓬散其多
不可指屈而君逡巡幕下布袍羸馬與之周旋懊
懊如也幕下雖無專職而君每事必存爲民心上
官凡有會計平反檢覈營創諸件相委者君處之
皆出當上官意而民亦不稱病即民有水旱之變
無所赴愬君必先民請上官告災ゞ賑益懇辭苦
期在必得上官素重君皆從之上官科其下民有
應其不便者輒又自解曰有尉在亡憂也民間必

事蒞尉廳無大小君必盡心與之指畫稱量斟酌若家事亹亹不倦歲時君行田至諸里諸里父老望君至相率捧壺飧遮馬首依依不忍去君亦爲之延竚相勞苦惟恐傷父老意也迹君之心玄滄以酌物之平優緩以忘官之卑令不恃威而行事不以術而御詩云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蓋有之矣所謂上下交愛非邪九載幕下雖若淹君然中間同官調者罷者內補者量移者病免者艱去者去復來者求其如君雅志結下俾懷惠不舍可多得邪君嘗謂予曰投錢飲水吾不能矣予仕爲貧



者卓茂不言乎以仁愛相敬事亦人情也顧丈不當乘勢強求耳予善其言且解之曰苟下有愛上之心則以官爲家者君之分也矧君乃愛民如是孰不欲君之長子孫哉第恐不可留耳君謝不敢當君黃巖世家賦性長厚有治才故其爲政若此今年夏巡鹽臺察沈公訪君賢特移文獎之君寮長暨鄉學士大夫擇七月十六日奉行是日也凉飇拂旂橫吹載道觴君于泮俎豆生色鄉民來觀者如堵咸嘖嘖稱快予因述君久任親民之政作贈蔡少府序以徵之且曉諸觀者曰無多戀君君亦此遠矣

平齋張矦臺獎序

異時潘年少不更事稍識字義讀古人載記見其所謂不朽者志業榮懽而史家特張其辭見殷殷研研不覺令人奮衣起慨然有志於功名之會頻年放歸跟蹌草澤中無所表見始悟古人所以能不朽者實爲爾彼所以榮燿而殷殷研研者聲也君子不見也君子之學有諸己效用於時隨其分之所至皆足以惠澤吾人於凡身之通塞貧之崇卑胥不顧焉自盡吾心而已矣而何以其聲爲也



是故中興之功耿鄧著矣而褒德之封必先於密令開元之治姚宋著矣而文行之謚不泯於魯山蓋實勝然也故相則實相令則實令以其心之白盡者並垂於不朽後之觀者固不論其崇卑通塞也是君子之立心也平齋張矦治吾邑未數月風教大行於是漕臺周公下令獎之矦江州世家長厚玄靜雅宜於民下車來律己以廉奉法以公見星出入章程是遵公私百費簽省殆盡田野之間鷄犬不驚旁邑疑讞卬首待決郡檄臺符委屬於道而矦方逡巡退思慮有失政噫若矦者其所親

自盡其心以求古人之實者歟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藩方有志於古人之實得侯而事之其為慰何如也侯復推念世好不見鄙絕故藩得緣漕臺之舉奏是說於侯侯其篤信勿疑坐進此道以待嘉績之成以為我 國史之光使他日循吏傳中有邑曰寶應其令如密之卓魯山之元則凡邑之山川草木與有榮耀矣而況屬其后者乎

作平齋張侯臺獎序

## 贈賢侯咸唐岳公上最序

公家汝南予家淮南公宦遊淮南予亦待罪湖南



乃己酉冬予改官歸始識公公入尋應 朝去予竣還邑值予守制居里公乃能數過予偶論事相合人遂謂公厚予者予曰予與公共海內大義不當不厚設有意求厚公反不予厚矣公一日飲于予家酒中予慨然舉觴屬公曰國家承平日久服飾事皆拘文牽俗架漏度日而無惻怛之實即有緩急何以為計公應變之材也宜為國家自愛平之未幾虜變作國家始以西北為意集錫糧繕兵甲募壯士考圉牧精訓練謹障塞一時海內諸公凡有安攘之具經濟之略者皆連茹而起布列庶位國勢赫然異前矣獨公之材尚淹滯守土不有[illegible]理每一除目下予輒傾耳問曰有吾咸唐否其心恐恐惟以國家失公為歉也乃公宦亦將以其最上鴻漸有期厥僚周君劉君馬君以圖所於予予未有以應也是月甲戌之夕以家占禱往禱於瀨口神之行祠夜宿湖口神見夢於予曰我有三策欲授於子子其秘之以待而發策相授其一策曰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其二策曰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其三策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



百馬四疋受畢神復曰予其秘之遇長者出焉搖而念曰長者長人者也吾咸唐乎方欲談於公而三吾來趣文甚急使者旁午於道遂於序不及之以公之業按三策所失乃尚書文侯之命之文大是吉語

## 贈東坪涂公擢承大僕序

東坪涂公以甲辰對 制臚傳第四人授禮部主事在禮部四年左遷高郵州同知在高郵又二年餘擢南太僕寺丞其寮海寧徐子問於射陂子曰東坪公茲擢序遷與抑量移與射陂子曰東坪公

之初謫也公過與抑他譴與徐子曰亦公過耳射
陂子曰然則其存遷哉凡察舉之道官於內者跡
有可剌每六年所司則籍其名聞於　上各調之
外俾歷艱省愆以成其才及其居外既久觀風者
以其才終不可棄薦然後稍稍轉近內地故曰量
移東坪公何取於是邪夫皇華者縉紳之公途也
王道平平四牡孔碩東坪公懷叱馭之心而獨逢
其會六日不詹亦可亮矣乃東坪公則謂余曰國
制入有法出有程官聯所在毫釐敢渝哉僕自待
罪以來荷　上恩德每一思之未嘗不惕然汗下



也噫善哉有道之言聖人德學莫備於乾乾之龍
有潛有厲有亢固非龍所自取也時也聖人值其
厲亦不敢自安曰乾乾因其時而惕固歷艱省愆
之盛心也公乃達於是東坪惟達於是是故在吾
郡二年餘夙夜在公不侵官不鄙夷其民簿領期
會奉行惟謹過盤錯陰避其難遇哀矜必恤其隱
仁心浹洽四境歌馬凡觀風者之至高郵必首相
勞苦舉著之薦剡曰同知某即古之循吏不是過
乃有茲擢人顧有為東坪公不滿者抑豈知東坪
之心哉予則曰由東坪公約己之誠反之則其謫
也謂之私譴亦可也由盛世與才之道視之則其
擢也謂之量移亦可也徐子曰子言東坪公則盡
矣其如大僕何射陂子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
馬以乾之健效坤之順乾壯惡首用六永貞漢石
慶為大僕武帝御出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夫六馬豈不易辨哉而必數以對者
因時而惕之心也蓋言慎也東坪公以之其於馬
政也奚有或曰是擢也蓋當塗者知東坪公之賢
故深其資以為遠大之地云

明府信陽岳公臺獎序



信陽岳公治寶應之三年政成矣會河道都御史
方公巡按御史吳公龔公名下教獎焉贊府周君
即予謀曰諸當路於公有茲舉吾子盍為公圖之
予曰諸當路茲舉鄭重矣抑於公能深知乎周君
曰奚不知也方公之教云云凡六言吳公之教云
云凡四言龔公之教云云凡八言大要皆以公為
勤矣慎矣廉平矣奉法不擾矣奚不知也予曰知
矣弟諸當路之知公者以寶應而予則以公而知
信陽以信陽而知寶應也昔子貢為信陽宰辭於
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之為吏者奉法以利

民庶乎之守不可改也予貢奉之而信陽大治夫
士脩於家以圖自表見於一世莫不樂古昔之盛
求道術之本窮萬事之始終而協庶品之自然蘄
身於其鄉興起於百世之下者前喁後于不有所
奮發者乎是故揭竿者所以端景也先河者所以
務本也予故以公而知信陽也知信陽則知實應
矣夫實應號不易治者凡以水利之不時濬導之
不給廢隳之不振耳公下車以邑有汜光諸[illegible]陂
以漕堤堤善潰潰則大爲民田害公即首加講求
多爲作斗門股引諸支流使輸之海異時水驟漲



不至暴田識者鑴曰桐栢其從近乎矣予何三洲之
平也邑當周道每以夫役接遞爲艱公庶其敝用
漢過更法稍加省息其間民既便之而往來者遂
用不滯又莫不驚曰異抿其弗塞矣乎何三關之
夷也公清裁遇事立斷其爲政也敎本實慎章程
仇惡植善風教秩然四達閭則詢邑之廢墜凡廨
宇賓舍郵亭河渠渠畎之類次第脩舉之而民卒
不以爲病也公署邑三歲皆大稔不逋稅糧閭闔
之間禮讓興矣每清夜立縣樓　波城水店明
月如晝而更鼓之節絃誦之音與道人木鐸相應
和聞之者又莫不驚曰是殆入古申伯之國矣乎
何吾人之宴喜也盖公之政於是乎成矣吾故以
信陽而知實應也夫以實應而知公者其委也以
公而知信陽以信陽而知實應者其源也諸當路
即其成者觀公是故入其境至其邑升其堂目之
所見以爲勤矣慎矣庶乎矣奉法不撓矣而下教
獎之云云抑其知公脩於家興起於百世之下所
自期來見於一世者將來乘風雲依日月即旂常
所紀竹帛所垂衛霍將相之業且不足道而區區
一旅之衆曾足以揚名哉是故抱豫章之才而不



爲班匠所顧奏綠水之曲而不爲牙曠所賞未之
有也諸當道茲舉鄭重矣抑又有需道焉需須也
公之爲治有孚光亨矣則天位之共大川之利如
龍之召雲律之命呂所必致也抑豈在予之呶呶
邪故需又爲飲食之道太史公所謂沐浴膏澤歌
詠勤苦非大德莫能預於斯者也周君曰善作明
府信陽岳公臺獎序

## 贈陽川先生序

黃廣川曰爲政而宜於民故當受祿於天朱子謂
其所盛假樂之言然熟玩之自覺其有深意盖以

異洞天人相與之際知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也嗚呼世之君子在違外易以愚其民者可以省矣嘉靖辛亥秋大水淮溢劉伶臺揚之北災越明年壬子秋復大水淮溢劉伶臺揚之北其災在高郵州治之東及寶應及興化為特甚兩年阻饑民靡弊殆不可支會楚壽定王府絕有　旨取其王喪及其府中人歸京師用舟數百艘自長江而下繹留都留都所司供給稍不愜意為其下詆挫不可堪先聲所馳周道洶洶陽川高先生在州喟然謂其長二曰即州民靡弊若此其又胡以堪之事不容



綏民不容擾柰何是在我輩其長二亦毅然合口曰是在我輩于時府主南昌吳公下車甫三日入庫發帑金若干以畀其屬曰州某以此辦某事曰縣某以此辦某事毋擾吾民也夫事必有統統之在府統必有攝攝之在境至期我其逆諸迎鑾之諸與其行人定約束諸君第各守方隅竢其來惟正之供耳陽川奉命偕其長二奔走惟謹而吾邑令太和廖侯亦新自閩中來驩然見士以吳公之仁恤諸君子之協心舉百艘之舟不數日出黃浦而北閘閘之下若不知有茲役者聞其入淮淮之

所司攝之不得法復為其詆挫如留都云射陂子曰吾鄉阽危之後民命其將蘇乎其端見矣蓋物極則反致至則見循環之道也故不至九四則曰有命即州民靡弊若此非陽川諸君子維持茲役民命殆岌岌更不可支矧曰蘇乃陽川諸君子則維持之矣是知天意欲蘇吾民也使天意不欲蘇吾民必不萃吾陽川諸君子于一方而維持之如此予故有感於天人相與之際而知吾民歌舞之有日也陽川滇之大理世家父某先生正德間為湖廣桃源尹以循良稱兄雲川先生以御史立朝



風采卓卓乃陽川則自太僕丞出丞吾州慈祥畫下清苦持已略不以遷謫介意州民戴馬清軍侍御槐軒王公廉其賢下令奬之而其寮為問序於予予故述陽川恤民之誠於一方氣運相斡旋者如此且以祝吾陽川受祿之大也

贈青城先生守濟南序

青城毛先生以南京儀部郎中出守濟南故事同年官南京者相率醵飲為餞而其贈言則同部者任之予以請於鳳南周君周君曰吾子長又曰太史公謂凡吏奉職循理亦足以為治故所紀者衆

脩身利民之事亡他異也然齊部舒緩朱慱糾之齊俗奢侈龔遂變之班史叙其事曲盡細小令人歷歷如見青城故太史氏也託之空言孰與見諸行事哉行以濟南自傳矣予曰美哉言也贈人不當如此乎雖然青城以吏事自見久矣不待濟南也青城自翰林出嘗推事兩府云青城性仁恕務恤民隱在池州時丹陽一道疑讞多所平反經其手者皆自以為不冤後刑部郎中長興徐君審録到丹陽見青城所平反獄情歎曰欽恤二字法家恒言乃有實心體認若此者乎可以高其門矣



尋調蘇州蘇州江南會府島夷入寇焚戮之餘百廢叢脞上官喜青城來一切兵事悉以諉之青城匍匐于芻糧戎馬之間占氣決遁咸有奇驗猶以其餘力平反郡獄如在池州時予聞邦之曰先生王貌何其豐也吳事亦夥矣不足以勞先生乎青城曰予性不厭事事來雖紛糾叵耐一以歡喜承受遂旋了去吳事雖夥不知其勞也噫青城恤民為德參和為仁乃又能勤其官如此何有於濟南哉青城少以神童聞太師石齋楊公奇之遂受學于升庵先生之門其學於天文地理人事之紀洞

徹淵奥非短綆可汲予聞有難事隱義就青城質之青城抉擿剖析使胷次疑網立地劃然語曰儒者區也青城有焉濟南

命下予往候青城青城曰別吾師升庵三十年矣今緣此得過家上冢先見吾師於江陽旅寓幸甚頃者不識忌諱自淪江海已分長引直惟國恩深重無毫髮報稱可恥更惟童年先君子携之入

京師期有所成立薄命孤露以來墓草日茀雖有祿權而始願違矣予曰徐之教不如詁也慨昔楚大夫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憫原見放作辭招焉青



城別其師三十年矣而升庵先生自滇入瀘修執恬漠深入元一方且俟子於至清無為之境何待於招也青城見之者於所謂可受而不可傳之旨有得焉則以其餘濟世酬物何遠不詣豈直以循吏自止哉故曰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周君曰善作贈青城先生知濟南序

贈大司徒東穀孫公致仕歸洛序

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賈子謂潛龍入而不能出亢龍往而不能反則將何以語時哉是故盈縮天之常數也進退聖人之常道也聖人處大運之

中撫艮凝績譽之轉輪無瞬息停止豈容通商量
於其間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又曰利貞者性情
也東敎孫公致其大司徒之事而歸也留都諸公
莫不惜其去若曰公之東其心慰矣如吾黨何自
吾黨言之公之不宜去者二而亟當留者三胡伴
孫公之歸之遄也公老成典重出入兩都吾黨方
倚為師師之望可去乎公在度支為最久其於國
家經費之畫極其審緻曹中方受成於公有所持
循矣可去乎故曰不宜去者二公雖引年以去而
體力堅強如四五十歲人可留也公自辛巳入仕



途逺今三十餘年苦節直道以身繫安危于天下
也如一日也不衰可留也　國家瀕年用兵海上
可謂師老計詘矣執事者方躊躇閒而山陝河洛
之交以地震之變來上連延數千里使人聞之慄
慄無置足地嘻難矣哉微老成奚以共濟可留也
故曰亟當留者三胡伴孫公之歸之遄也予曰唯
不然公之歸釋位耳至於公之心固未嘗一日不
在朝廷而朝廷之心亦未嘗一日忘公也老子曰
樂與餌過客止第人之共好當以客視之自不容
文耳世人亦傳蔡澤說應侯之事此兩人者所謂

償危之士固非有平日道義之交也一日欲奪其
位一詎肯讓之卒之辨窮理極竟降心於亢龍有
悔之一言誠以天道之不可易也公之往殆乾元
用九之數與是故陰陽消息之理屈信相感之利
昭如也苟剛而能柔則無首也大終也一也如環
無端者也昔文潞公謝事歸洛年八十餘復應詔
而出國家之用捨大臣之進退其不常有如此則
公遄歸胡足為異公其毋決於遁思哉諸公曰善
乃相醵崇酒殺張鼓吹餞之于江東門外既醉歌
白駒之四章以為別



九日高座寺敬觴大司徒石渚馬公序

皇帝三十七載季秋九月大司徒石渚馬公在留
都將以其戶工兩省之績上于時門下士大理評
事王生子卿太常典簿顧生履祥主客郎中朱生
曰藩睹茲大慶且默有將離之感爰以是月九日
僎遵豆拭几筵迎公于高座寺觴焉原夫天地訢
合以生百嘉上下勸恤以熙百志達陰陽之化者
達消息之幾得禮樂之情者得張弛之用是故共
其戚者同其休成其終者惟其始寔人道之大榮
而極治之盛選也公以　昭代重臣出綜留務百

詼乎吾知東南之平定必自台始矣昔昌黎韓氏因論李司徒之賢謂唐之平定必自幽州始以幽州亂之所出也今台實亂之所出二華以克亂之才往隸之豈必昧首握刀郊迓庭謁瑣瑣如李司徒始足為賢唯上官優之以渤海視台以龔遂視二華不以文法拘之而已二華雅度恢廓天才傑邁鑒達足以通微沈潛足以致遠在本兵數年中外諸盤錯咸伏焉二華以身殉其間不辭也由是而之焉其於治台也何有夫文法者今之所謂簿書期會是也以是言治即尋常能之矣奚必以勞



二華二華盍即台之不講者以求今日安攘之實效庶不負當軸者推轂之意云爾於是諸君子曰信如爾之言東南之平定有期矣請遂書之以為二華贈

贈雙泉茅子序

余自為舉子時即受知於鹿門先生先生過實應冒雨訪余湖上曰聞子久矣胡與世不偶也即徵余所業觀之余得奉教于先生為進取之式釋褐後出宰烏程烏程與先生梓里同在倚郭竊喜近先生之居矣乃先生方自卅徙 陛乞官尚書郎叅

被讒出倅大名府竟余任滿去不得一奉教先生也癸丑秋余除先安人服補官南刑曹而先生亦以山東副使自北來復相會湖上先生謂余曰子入官久矣胡與世不偶也余曰惟先生其終教之先生不之答一笑別去入南都邂逅雙泉大學時雙泉歷事于御史臺御史臺與刑曹聯署于玄武湖之上雙泉不鄙推先生之愛乃數數過了寒暄外間語及作縣舊事雙泉每過有推獎余搖首曰止止昔人為頓丘令年甫二十三思此時所行不愧於今余去貴士未六年追思之可愧者多矣所



謂罪臣猶知之者也昨與鹿門先生遇亦因以有請先生不之答退而思之殆蘇轍君之意乎轍君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余憤耗以學為仕其不見咎於先生固宜雙泉為先生愛弟自小同筆硯即擅二方之譽頃自鄉學來遊成均聲價藉藉動六館馮君民望謂余曰雙泉才質膚敏生而有志於四方乞 國家典章民間利病靡不悉心講求為有用之學間與鹿門論及時事鹿門不能難也余乃躍然曰夫子謂學而優則仕殆雙泉之謂邪子憤耗有愧於其

友于者多矣會雙泉歷事竣同鄉諸友介馮君正又贈言於余余方有愧於其友于也乃述與鹿門先生交承之自為雙泉贈云

贈大司寇箬溪顧公考績入朝序

原夫贈言之道其來尚矣而余獨有感于嵩高烝民之什夫贈增也財贈之使富言贈之使行增於善古之道也同為鄉士同立本朝國而歸謝城而徂齊不有善頌如古甫則上下之交否而申伯山甫之心晦矣申伯山甫之心舉德而自媚於上者也是故二什之中以中興之美則歸諸君以祐命之隆則本諸天言意諄諄惟恐無以慰申伯山甫之心使其美大之弗究焉者故曰贈增也箬溪顧公以兩京刑部尚書考三年滿將行矣會余承乏來佐公部事侍公不數日即執手于郊贈之衢欲一擬穆如之頌以為公贈未能也公弱冠登朝敭歷中外者垂四十餘年余家食時即仰公名德耿然若雷之上為鄉邦重望比備官南來幸綴公末行荷公不遺殷勤下際益因以測公懋德温恭樂易令人依依不能捨大宰烝民二章所稱述公備之矣此其福極兼隆自足以追跡古賢又之衛武其為美大又奚待人言而贈也獨惟
皇上中興任賢使能一日起公于家撫滇未幾遂正位都省天下歙然稱朝廷為得人公入朝之後即奉明旨修嘉靖新例寄公以石畫之重公參詳明允著為成書使中外知所遵守確為一代令甲可謂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者已鑠乎休哉其為上下之交也前春
皇上以公之勞令暫泊留省消息其躬遂再閱寒暑今一旦聞公履聲知公之來必坐公於清燕之間談治理究化原仍留公以自輔公不南矣余何能釋然於公之行也因寓書於公曰吉甫曰式是南邦南邦公所懷也又曰式遄其歸遄歸我所望也書曰公無困我公亦將有意於是乎敢因吉甫之言以為贈然言也余之私也在公實無所於增也

贈兵憲天泉先生之嶺南序

天泉先生以南京刑部郎中擢廣東按察僉事奉勅兵備嶺南故事同官者宜有贈言而諸長官以屬諸曰藩曰藩不得辭乃作而歎曰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嘗觀嶺南地圖其經緯才寸數

其中間相去或至數千百里而此數千百里之地為要害為吏習為吏治與時相因革者自非久於其地孰習其故之人不能了也山澤陋儒不出庭戶一旦使之揣摩臆度而談制粵之奇不亦見笑於大方之家哉往先生以太史謫嶺南歸也曰適待罪其上因定交焉先生既曰藩以高要之石二其一澤而不足於性其一燥而不足於質曰藩因以詰先生先生適爾而笑曰茲二石也殆可以語嶺南之治矣乎夫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古之全大體者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



綏法之內是故交臂非故而削跡無根其說在田禾之覩亢口而菑闕于之行峭澗也 國家經營嶺南逮今幾二百年荒之康之使為我用久矣譬之高要之役千夫挽緪百夫運斤箐火下縋而有茲石之中值前二者質以燥病性以澤病將遂以之為棄物耶亦在乎用之之人也洪範曰平康正直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是謂乂用之德乂用者何法如峭澗人自不入我不先賣敵國焉質於是曰藩喜曰予今日始知二石之所以為用也敢不拜先生之賜乃今別先生五年復忝綏先生未僚而

又因以贈先生之行則所以贈先生者豈敢揣摩臆度而為說哉是故語要害則關沫若徼牂牁開五管控百越先生所歷也是故語吏習則猺賊弁刃於深峒蛋人舞楫於巨洋先生所稔也是故語吏治則文以填撫武以勦殺憲度著明軌迹英易先生所講求也五年以來孰因孰革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務變我乃神而臨之如田禾峭而難犯如菑闕于欲嶺以南之不治也得乎雖然三藩聞之質以義鍛性以仁體仁以行義則可以施及蠻貊故曰我德如春民應如草夫陽氣一布



雖窮崖絕嶠其生意罔不蔚然者天地之大德也使以窮崖絕嶠之生為大德所不及一切刈夷而蘊崇之是海南旃檀不足珍越女荃葛不足御也昔武侯志平中原先率師南征底定其地而後軍國之用始足故勢有所必須則力有所必盡不然治之以不治耳何苦繩以重法而自傷天地之和哉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又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此則先生言外之意而曰藩之所揣摩臆度者也先生其與我乎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六　門人蔡瀚臣校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七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山帶閣集卷之二十七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南昌熊翁七十三壽序

南昌熊翁七十三壽序揚朱子之文也南昌去揚二千餘里朱熊素乏平生乃一旦因請者稱文壽焉何居朱子曰南昌之有東湖尚矣今夫西山者非道家所謂十二天柱極玄之境哉乃東向橫出而章水則從廣豐來經白社歷南塘折而注之湖湖之在大江橫焉按志其地雖卑薄然菰蒲産魚稻有果蔬茶荈橘柚筍葛之饒凡古之高逸獨行不返者咸居之若漢徐孺子宋蘇雲卿其最著云翁南昌人生二賢後如請者言應亦知所興起矣故予於翁雖乏平生雖相去二千餘里而可以徵之壽客曰何也朱子曰凡養不必豐善時則願居不必擇安上則泰守不必執明分則定巽順以韜貧祿貞以委運斯超世之洞觀而上善之高符也彼廣漢之相竟不正於和議之非介休之出亦無補於黨禁之禍即奚益矣而二賢者方且匿要遐棲儻來外物泊然自適於性命之真豈不皥絶以輕舉哉翁生其後流覽前迹西山巖巖東湖

瀰瀰徘徊埋腰得所灌之園俯仰傑靈想故縣之
椽當不爲之興起邪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乃人豈敢盡語二賢若微獲其心而粗有彷彿
斯亦可以述矣按請者曰翁年七十餘不知入城
府其亦遯世之遺風與又曰翁墾田一區每獲必
倍他田其亦食力之前効與又曰翁質直長厚人
所取信人有貸隨力所給應之後負償亦不較其
亦庇物之弘量而厚俗之善物與合三者而論之
斯皆媚雅尚古逶遲引年之高致也翁之壽謂無
所自哉南昌固盛文士當不誚予言之無徵也請



者爲張氏輯翁里人且親一日詣朱子再拜曰輯
賣藥江湖間受知先生今辭先生歸欲得先生文
爲能翁明年二月十七日壽輯族且貧無可贄然
知慕先生文先生不可辭朱子感其言許焉因思
南昌山川土俗之故及徐蘇之事可徵於翁乃文

邳柘庵石翁八十壽序

邳柘庵石翁八十太學楊子科高子如錫周子西
爲子之奇與其叔子蘭將善會蘭坡歷事將歸乃
相與謁文於同舍朱子曰藩俾蘭歸爲翁八月二
十一日壽朱子曰往于北上盖两過邳望其山川
城集人烟之盛心私愛之卒不得一停覽而去翊
知翁矧知所以壽翁雖然頃卒業焉翁上予曰隱
者也盖在畊商之間曰翁老而傳矣得傳乎曰翁
有丈夫子四抱孫且曾四世、壹繩繩乎盛也曰
翁隱以老邳之人亦知之乎曰奚不知也鄉飲酒
位三賓者十年矣乃戊子歲恩詔下復拜社帶之
錫雖然翁闇汤人也賦性靜而不矜立身恭而不
雜處人和而不先食味別聲被色老安當代終始
一致故邳之人敬重翁無小無大無面背無不以
長者長者云於是朱子聞之勃然驚蹶然起曰懿



哉若人壽所從來矣夫宣氣者存乎承乘剂理者
別乎外內人於當年而不究乎消息之會豈所以
盡生生之道哉是故虞璇璣以觀大運則知天地
之動未嘗偏據要會以觀方來則知六合輻輳未
嘗缺盈則招忌謙乃受益理勝則氣豐矣氣豐則
生完矣生完則命立矣懿哉若人恭而不變於斷
者得所御也雖後而不敢爲之先者應其始也物
競而獨安靜者要其終也之三者也君子之所以
立命也而能達焉厥亦有所自哉壽所從來矣昔
黃石素書授自圯下圯下固翁之仙里也致恭守

谷之說道家者流恒秘之其亦深有契於翁乎是故有心奉持而忘懷拘執於眇覿之託見混俗之妙焉於子姓之衍見敦裕之繁焉於賓徊之膺見取物之漸焉變動以趨時寂嘿以息躬而生生之道得矣石之子若孫方慶其大人所履之祥而不知其積之之遠也邪之人方訝其鄉長老所獲之厚而不知其得之之有本也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翁之謂哉翁之壽未可艾也而奚八十之足言於是諸子聞之勃然驚蹶然起曰幾乎休哉子之言翁壽也備矣碩遂書之以為石子歸棠重未予不可辭作邵柏庵石翁八十壽序



大封君靜庵先生楊公八十壽序

先生抱剛陽之資懷肅敏之材明盈虛之數達希微之旨外圜而內方體融而用周寄跡於紛華之境而不為所縛流心于寂寞之域而不涉於畸行年八十里人化之國人傳之曰靜庵先生吾淮之庚桑楚也其姻有闞墩周子者語於曰潘曰先生之壽其殆有得於靜與夫靜者壽之基也以靜其壽殆老氏所謂衛生之經哉孔生得之矣先生天性純懿老而不渝殆抱一猗先生究養有道祥與履協殆勿失猗先生擇地而趨行不愧影殆無卜筮而知吉凶猗是故泰宇定天倪和翛然而往侗然而來世人皆芒而我獨有所不芒也非極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若是邪是故行年八十里人化之國人稱之曰吾淮之庚桑楚於是曰潘聞之俛而思仰而吁曰固也子之論先生之壽也殆所謂真人之道其諸異乎吾聖人之道哉吾聖人之道合動與靜而一之者也是故旋風偃岳而常靜野馬飄鼓而不動聖人者以照心堅定力順天地法四時當動而動不逆之以數吾陽當靜而靜不反之



以耗吾陰誠知其機之相涵環中而不窮者也方乙巳春予過淮造先生之廬先生見焉于時都諫君方當言路先生知曰潘之將與都諫君面也語間及天下事肫肫有憂色又若有重負于其身焉者先生時年七十餘矣今年辛亥予復拜先生之廬值先生他出而面都諫君首詢先生起居都諫君曰大人自不肖之南也其貌日豐其步武日翔其心若有疑疾一旦無所聽瑩而豁然除也蓋歲釀酒數十斛日召鄉黨親友相燕會使不肖侍焉樂也是故曰潘於動靜之間而徵先生所以壽予

之元朔慶也而不為懷動涵靜與子之還里愠也
而以為娛靜涵動與君子之守固止一隅皆可以
父視難老唯知道者有自然之壽誠以其識端于
微而藏用于密耳向謂先生衛生之經或在於是
人因疑之為庚桑楚而予方擬之為徐仲車也詩
曰豈弟君子遐不眉壽先生以之他日彌性純嘏
益將邁周文父子之齡以觀我都諫君勛業之成
也奚八十之足云蘭墩子曰善哉子之徵先生之
壽也可以壽先生矣盖先生懸弧之辰在今冬其
月己亥其日甲辰



知足卞翁八十壽序

翁吾揚義門祭酒卞鶴臯也年七十時即易其鶴
臯舊號曰知足且額諸堂逮今又十年七月二十
五日值其誕辰寅樓郝丈寓書于與司馬氏曰藩
曰射陂足下知足翁八十矣足下知翁者頗得足
下之文為翁壽於時曰藩初段官與司馬值倭賊
犯江南警報晝夜達留署望烽給餉卒卒無須臾
之間為寅樓圖也頃之寅樓以翁誕辰且近復走
使來趣文曰藩乃作而歎曰知足不辱卞翁真智
人哉古之智人知足於己則務內遊貴而不以名
傷身富而不以利累形逍遙天地之間安其性命
之正所謂知足常足也　國家財賦莫盛於東南
承平日久吳會諸大家以貲雄里中者美田宅厚
奉養刻聲伎逸樂極矣其心尤日以為不足也豈
知倭賊一入境而此大家者名姓已歷歷在其籍
記中又得其平日仇人怨家為之嚮導賊到發其
秘藏如取諸寄至於屋舍什器所不得去者必火
之俾靡有孑遺而後已嗚呼宜而不施聚必有闕
吳人其有爽德哉然吳人固以貨殖推卞氏卞氏
江以北人也櫟五世同居至菊亭其家始大翁又



其二季守菊亭遺規至今日又六世矣而卞氏聲
望益表表于江淮之間凡江淮之間義所當舉者
在卞氏殆無復一遺憾太史公所稱富好行其德
者非邪矧翁年七十時即以知足自警行之十年
坐進此道尤可驗者行古人異宮之禮遠慮以合
愛遵七十傳子之制與亢而偕極中心熙然於仁
義且視以為蘧廬矣曾與世人老不停心相刃相
劘不奪不厭自速好還之咎者等哉詩曰君子萬
年景命有僕翁之謂矣因書以復寅樓曰曰藩不
文然足知翁翁踰七之先其自好也以人佛氏有

為之法也翁望八之後其自樂也以天老氏無爲之益也故人之壽翁也以人而吾之壽翁也以天斯可以長久矣乎吾丈其往質于知足之堂

## 夏翁七十壽序

翁有孫曰訓入太學奉翁來南雝持其師劉子化光書謁射陂子圖所以為翁七十壽射陂子曰生之入太學幾時矣曰逾年矣然則生辨志也久矣古者養老之禮莫備于大學以生所聞於今者如何曰先生未之詔也曰翁今年七十矣即 國家行養老之禮則有虞氏之下庠三代之西郊皆度



老之所有事也生獨不為而祖願之乎曰訓也曷敢知于茲訓遊庠時見吾鄉高年有德者歲時郡大夫畢致之學宮講賓主之禮禮文有度觀者嘖嘖心竊忖之曰使吾祖及其年即周旋其間奚愧也雖然訓也曷敢知于茲於是射陂子喟然嘆曰生以學有二乎哉夫鄉里有齒則老窮不遺此由大學來者也故曰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其老同則其養同其養同則其學同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何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在鄉則養之庠在國則養之學所養者七十也非以夏氏之老也是故以夏視老則私以學言養則公訓卒乃啓化光書書若曰小子館於夏氏者逾年知翁最深以翁有可壽者故紹介於先生翁先世以錦衣起家執戟奉宸遠有光寵矣翁曾不之榮以行義未見於鄉荒歲給櫝貧者無算也又樂與四方賢士大夫遊務得其驩心雖傾家不之恤翁子一曰暘其行已亦肖翁孫三人夫婦偕老非復抱曾孫矣人以為翁行義之報云射陂子曰若翁者豈直庶人者老哉固大道之所宜邀也乃今七十尚未見養於鄉吾何靳於一言以慰生耶生恭敬而溫文



其於大學養老之禮鄉謙讓未遑第能推壽祖之心益致力於孝弟之間以求古人老老之本意則道猶不遠也以此為壽又奚待於餼漿而酳爵割牲而摠于始足為榮哉苟不云乎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 石樓先生六十序

嘉靖壬寅春石樓史先生六十初度先是伯子德龍自揚走使於其同年友朱曰藩氏圖所以壽先生者曰藩既拜命作而言曰懿哉先生殆古有道之士與昔太丘居潁灝夫以淳幼安度遼民化其

德君子患無其實耳即先生於揚奚異哉先生性剛中與物無競少通九流百氏之言尤精於易學者經指授皆有聞於時居鄉能慷慨赴人急人以不平來必為之剖義所否斷斷不少假也咸悚然心服而退噫成人才厚風俗先生於古人何如也先生母大人年八十先生事之未嘗一日不得其驩心性尤友愛於史氏伯從間歲時燕聚周恤慶唁莫不曲盡情禮棣棣如也怡怡如也予過揚每拜先生之廬入其門升其堂門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



之謂矣而德能則曰大人夙愛趙整道趙整學一身所濵纖悉皆仰給大人趙整不知也但口毋以是累學者之志而趙整學顧俯愧無以壽吾親也足下其圖之先生精力壯健飲啖如三十許人能徒步數十里外足力不倦庚子秋從先生泛揚北門上寓岡飲平山堂酒酣先生引予觀九曲池遺址坐大明寺井亭酌第五泉指顧江以南諸山道其名於夕烟蒼莽之外歷歷不遺予因請曰先生完養如此其有道乎先生笑而不答予故曰先生殆古有道之士與是故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先生得之措諸行則德齊微諸感則物孚衍諸後則胄享方將超塵埃遊泰清以觀吾德能發軔於天衢也德能奚愧焉作石樓先生六十序

封儒林郎翰林修撰允懷李公雙壽序

福之集於是人也人咸羨之福之集於是人也人咸羨之而不知福之集於是人也厥原遠矣而可以徒羨乎哉羨而不推厥原非皇極嚮用之意也嚮也者聖人所受於天以定天下之極者也是故横海之鯨不育於蹄涔千霄之木不植於培塿凡



以積之不厚則發之不極也斯嚮之所在也吾蓋於允懷李公有徵云宜公之篤生我石鹿也吾揚入　國朝來百八十年雖名世者代不乏賢而掄魁之選獨虛其人嘉靖丁未春吾石鹿裒然應焉一郡鼓舞以為快事而其識者則曰吾不喜石鹿得掄魁喜掄魁得石鹿耳蓋重石鹿之德足以為多士之冠也此可以占公廷訓之素矣公句容人四世祖徙家興化孝弟力田世有隱德逮公尤肫肫有至性謙厚不伐鄉黨稱其長者故積久而發於石鹿如此厥原遠矣大容山鍾秀率湖得勝世

之論賢者必徵于地靈固也在孔門則不然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盖賢其類也産其迹也福之集於是人也非福之集於是地也故曰君子爲在福祿綏之綏以人也公也集之石鹿綏之是以人心莫不羨李氏之大也而究厥原者鮮矣石鹿官禁侍既三載以其績上得貤

封公如其官今年公與其配徐安人偕壽六十石鹿復請於

上循例歸省既歸值公初度之辰寅樓郝丈與公有年家之誼徵予言為壽予乃反而言曰人之不



可拘以地也迹也地之可以擬夫人也類也石鹿之材豫章矣遡其植捨容山可乎石鹿之德神龍矣遡其育捨平湖可乎天保之原壽曰不騫曰方至皆於山若川焉是徵然則容之秀平之勝公寔會之矣雖謂福之集於是地而徵諸公亦可也雖謂福之集於是地而徵諸公以大發於石鹿亦可也石鹿文學行業卓然本朝且其德量休休有大臣之度中外之望屬焉公與安人甫開壽袠吾知其和神養素逍遥順境坐俟我石鹿濟台階位崇足他日使人之羨者曰君子一日之養固可以三公與也綏予休哉兹特其權輿云爾

## 大光祿西愚陳公暨胡淑人雙壽序

我　皇上治理天下既歷多載逮極錫福化行宇内于時有碩德重望之臣曰西愚陳公以光祿正卿請老于姚江之上今年七十有二而其配淑人胡亦七十有三其子曰都水君方奉

上命治河于高郵既得代將取道南還圖所以為公及淑人壽會州人朱曰藩自吳與來相見甚喜曰吾望子久矣子為我作雙壽序我持歸以介壽吾二親予不可辭曰藩乃欣然作而言曰樂哉雙



壽予鄒孟氏之言樂也其首章之訓何盖以所性之樂繫諸天人不能必也乃幸吾厚焉顧人之求諸己者或反是其性則亦無以自全其天雖樂也而恐非出於吾之真蓋俛仰不愧樂斯真矣以予觀於陳氏之世完於人而協諸天其樂也人完於天而徵諸人其樂也天性真篤諸閨門情效達之天下使天而不人則决其性命之情聖賢不能了也人而不天則阨于運數之奇聖賢不能强也乃陳氏則雙美合矣陳氏在昔稱大丘長又得元方季方為之子一門名德至今傳焉西愚公以進士

起家歷中外者三十年懿行大業清修美譽嘖
嘖滿天下固今日之大丘也而二子者長都水君
次大史君又同舉辛丑進士繼公入朝學行政事
接武競爽方以昔之二難殆不啻過之君子于是
知陳氏雖宄于天而要其所以培植者厚矣詡以
人而協天者非邪都水君之歸也燕几在堂樂縣
階面洞酌江水注之雙罍率我婦子拜舞庭下嵩
呼載陟幸瞻望之可依塤篪迭奏念德音之非遠
重以蘭森玉立羅列膝前所以爲長久爲孝先以
承陳氏之世者益姓如來如即鄒孟氏見之亦必



大快曰此吾所謂一樂者矧公及淑人宜若之何
是故治理行然後化機順化機順然後賢哲生賢
哲生然後福祿降福祿降然後視效定視效定然
後風俗醇斯固天人相協之實理也樂哉雙壽乎
陳氏之錫類也大矣小人有母別已三年今也歸
及翳桑之下睹慈盛矣不覺拂衣而起奮袖低昂
殆不知其樂之所自也矧大史君贊筆退朝書雲
於京臺之上見牛女之分有德星聚焉而吾覩正
會其下其爲情又何如哉曰藩不佞請以賓雅之
酒壯爲都水君贈都水君試取而歌焉以侑公及
淑人之觴計公聞之亦欣然而作言曰有足哉朱
氏之子之原壽於天人之際也乃肅然起北向稽
首油然誦天保之卒章以爲都水君報然後揖淑
人與之皆坐而飲酒

## 劉母許孺人六十壽序

曰藩記少時金陵東橋顧公謫全州以清湘名勝
紀三弓寄先君子先君子讀之竟謂曰藩曰全州
古清湘也地雖在遠然其山水寔重天下紀中所
載不誣矣宜其清淑之氣生賢如敬所諸公卓卓
也歲甲辰曰藩釋褐與環山蔣子爲同年知環山



爲全州人又見其人品儁上於是益信全之多賢
爲有自云他日與環山語問及之環山笑曰子知
全矣予願有請於子予有友劉君繼道其母許孺
人者六十矣願得子之文以爲壽了寔知全不可
辭曰藩笑曰湘之山渺然天末即予不釋褐識子
亦難矧劉君矧劉君之母環山曰知友者友知母
者子劉君蓋予同學云今舉於鄉矣劉君與其弟
繼周繼選繼達失父最早孺人憂諸子之無以立
也家門之故咸一身任之周旋百爲稍以溫裕又
力爲諸子延師雖數百里之外弗憚煩費是故諸

子潁母之教各有以成立而劉君發科之歲十月一日適届孺人六十之壽嘻母之勞亦少酬矣哉古人謂山益高水益深俗益美氣益完固蓋不獨男德為賢而又有女德焉若孺人者固吾全彤管之所選也吾子以予而知劉君又因以知劉君之母矣謂不可以為壽願吾子之終惠於全也曰潘曰諾哉退而擬古詩二章授環山案中俾其歸畀劉君歌之為孺人壽焉礲兮巖兮湘之山兮碧玉劍兮鈷兮鉧兮湘之渚兮瑶琚吐兮渚有芳蘭擬之湘之君子萬年敬以將之



朱老夫人六十壽序

文石先生之在京邸也以家瀕海為賊所出沒父與母皆年向六十累月不得一信到每中夜起遶楙行鬱鬱不自聊諸元老為之計曰斯人也其遂之使南乎無何司業之命下矣無何文石南矣無何我餘山翁偕老夫人來矣同鄉諸君子莫不曰孝哉文石其心遂矣吾輩將何以壽其二人命仲冬四月為老夫人初度乃相與聞壽於曰潘曰蕃曰孝哉文石其教興矣諸君子曰何也曰潘曰易大傳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言教之所以興也夫教之所以興者何也身也唐陽城為國子司業以省親詔諸生明日還養者二十輩人咸謂陽子為教之速也或曰匪速也亦漸漬有素耳矧文石今日躬行彰灼如此而其教有不興者乎夫司業古之保氏也保氏者審諭師氏之德行而後教之藝儀者也夫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固教之所由興也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朝廷賓客軍旅車馬諸容直授數之一節耳而養國子之道不專在是也是故在文石之身大司成曰吾教有至德中和之謂也君子之深愛和氣愉色婉容如是是足以養國子矣丞及博士曰師氏之教有敏德仁義順時之謂也保氏之於親百順備矣是足以協恭吾師氏矣貴游子弟曰先生詔我以德行亦本諸固有以守其所以生者也今觀其室洩洩矣融融矣吾輩之遠遊者可以已事遄歸矣詩所謂永錫爾類非耶乃文石得籍是以壽其二人也語曰美意延年老夫人今年才六十耳由是引之偕老我餘山翁矣極也是則凡為人子者所願以不匱者也諸君子曰善吾聞南司業之官雖冷寔近日爰立之階吾請再祝文石以壽其

二人可乎曰潘曰保氏之職以理義正王反教養
世子於相道本不大遠也何也夫孝一也故曰自
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惟文石圖
之則所謂得萬國之懽心與得人之懽心以事其
親其理有二乎哉經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
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曰潘每讀
至此未嘗不愀然正襟危坐以思也故綴又結之
曰有覺德行惟文石圖之善如諸君子之言以壽
其二人也是則凡為人子者所願以不賢者也作
朱老夫人六十壽序



張母陳太夫人八十壽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魯人頌僖公
稱成令妻壽母夫以諸侯之母而有膺多祉之祝
慶其於朱夫人之全願哉陳太夫人者東湖先生張
公之配也以子貴嘗兩受
封矣今年壽甫八十而其伯子義庵君者益隆
季子後湖君者位益高乃太夫人又體力精健視
聽不衰一時外內諸舍暨諸孫子團欒膝下衎衎
自適殊不類八十人頌所謂壽母非邪予故祝慶
之曰太夫人而不以厭
封號稱孟知其後之祿位名壽為未艾云夫富貴
於古比之傳舍為謹慎者為得久近世人淺薄私
自愛重驟膺一命之寵出入里門輒曳帔垂蓋盛
氣突如惟恐無以眩人之觀視此其後將何繼哉
東湖先生吾邑碩儒也積學弗售太夫人相之艱
貞力善表表邑中而二子者連舉進士為地官大
夫督餉宣大比門僂峙榮耀矣太夫人視之泊如
也比其再膺宜人之
命寵錫臨門賀者觀者一邑為震會有媼自太夫
人家來具道其章服之美禮文之盛而太夫人方



默然匡坐以一人扇俛首若有思者先大父人間
而歎曰賢哉張母其念舅姑之不逮邪悼夫子平
日之勤劬邪抑佚以思初安以惟始也可以訓矣
夫福壽在天地間孰非人之所願顧以積久之理
湊儻來之數其中自有玅機固非人之所能必也
吾邑之進士科將四十年乃張氏兄弟連翩而起
皆由東湖先生與太夫人艱貞力善食報其後宜
如此使人力可為當有攘臂以先之者矣是位在
聖人非大寶生在天地非大德邪矧太夫人老而
康強恭儉好禮以訓其家人即孔子所歎敬姜之

貴何可多讓此乎祝慶太夫人而因占其後之祿
位名壽為未艾也去歲春開鄉人有獲白兔者按
瑞應圖曰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此時邑中尊
老年八九十者有數公寔應斯瑞或曰兔者陰精
於姻教娩娩為近是徵在太夫人

太子太保魏國篤齋徐公六十壽序

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無謂我
耄而捨我休哉國家於勳臣世選其勞而耆壽俊
之在位也有以哉詩人作淇澳以美武公言綠竹
之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浸潤之故武公之所以



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烈而益加明德之功是故
宜入王朝為卿相也太子太保魏國篤齋徐公總
留務既久
朝廷軫其勞俾暫釋府事奉祠
孝陵下留都諸公曰篤齋公元勳世裔與國咸休
留務固藉以為重然在公亦無官耳詩不云乎觀
于蒸嘗陽孫之將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中山王以開天首功稱秩
元祀未幾北徙遂以金陵為留京百數十年來秉
輿既遠而霜露之節歲時之享對越于

竟嚴者相承惟公家得以其名代嗣
天子行事則奉祠之典不其重與夫有興王之運
然後有名世之臣有象賢之裔然後有永寧之國
周公之伯禽康公之召穆康叔之衛武一也漢初
定功臣作十八侯之位次逮孝武後元之間遂靡
有孑遺胡乃祖竭力於前而支庶賴以代
朝卜世之長遠隆三代而中山建國以來代有偉
人相繼至篤齋公夙承先王之訓襲爵開府四十
餘年而武寧之業益以光大即三代所稱世家賢
冑奚以加焉然公性至醇謹奉



上法篤於名義兢兢于當世之禁章穫外毫釐不
敢自恣故名其齋曰篤以見志夫人臣懷厭聞之
忠竭誠於上曰篤獨大君念屛翰之誼而德於下
曰篤不忘篤厚也上下之間愛念深矣留法固之
足重哉是故即公至性一念兢兢視武公之瑟僩
自持殆無少異此其曼齡之祥維藩之望
朝廷方倚以為重而一張一弛消息其躬正以當
異時之委任豈曰佚之以老也公今年六十矣恭
謂曰為共籾度厥甥安遠柳侯問壽於余余故本
公之世徵公之學謂可以比隆耆艾之武公如此

休哉大雅柳有云夙興夜寐洒掃庭内為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此武公九十有五之戲戒也安遠其歌之以奉公初筵之觴尚亦公所樂聞哉

石所黄公雙壽圖序

四牡之卒章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讀者謂先王之時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相體如此余於石所黄公雙壽有感焉黄公省甫之世家也入 國朝來以科甲顯者十有五人公



世其家學弗及售脩然樂志以雅操自將歌配劉宜人賢而與公同志遑誕我浮溪長卿秉中和之德肅意甫之儀在留署三年于茲矣而石所公暨劉宜人今年皆七十有一二月十八為宜人初度而公之初度則在十月十有七日且慶在望浮溪不遑奉一觴為壽其心亦可念哉人自甫中來聞治所公傳語浮溪曰兒曷不一歸採哉盖去年冬浮溪以考績北上約得便道歸省矣已而不果公故詬之於是浮溪益不自聊同寅諸君子為之圖會有茲役以浮溪往此固

聖朝以孝治天下俾凡為人臣子得以消息其私[illegible]夫家庭之間情也情不可解故主恩朝廷之[illegible]法也法無所逃故上義君之於臣不忍以法勝情而必體其[illegible]父母之心則臣之於君豈敢以恩後義而不慎其所官守之責故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浮溪勤恪供職不敢毫釐自解一旦以寧親之念叉講茲會計上上堂稱慶之餘入子舍不遑十數宿而四牡且[illegible]矣矧石所公暨劉宜人年皆不甚高且彌健有壽者相而浮溪之恥封公二人於例必再考始得是天畀公二人以未



艾之齡而食報為方遠 國家懸浮溪以未酬之典而徼用為方深則浮溪今日之歸直慰其父子相望之情而已異時浮溪年勞之積恩命之加祿養之厚必有大慰公暨宜人者在而此非其至也易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此之謂哉於是包山陸氏作椿萱並茂圖贈浮溪歸壽諸君子各題詩其上而以[illegible]序之

太[illegible]龍溪翁七十序

古之君子志存濟物猶禽役蟻焉望其報而為報[illegible]焉是雖天人相合之幾而在禽與蟻一皆

其感自不容已也矧夫當塗大人得志行之恩洽乎萬衆而功著于一方舉吾民於水火之中而措諸衽席之上其為感又當何如哉寶應之尹氏師氏介其文學吳生敏道以書寓曰潘曰吾輩之欲有言也而不敢輒以言也惟吳生述之其亦執事所喜聞而樂道者乎於是發吳生之書讀之喜北向拜者四已而復南向拜者四吳生之書曰先生知之乎吾邑之城之工興矣非復曩日之疑阻矣語曰桑陰未徙而大功立殆吾海防白川劉公之謂乎今歲江以北大水巨浸粘天不見草樹



公以脩城事之舟來寶應入其城見其公私廬舍焚燬殆盡瓦礫成峰荊棘載道歎曰傷哉民困至此尚堪役乎於是盡罷而議俾官為之脩惟合當者則資之民耳於是人心踊躍城事聿興吾尹氏師氏之播氏和也圖逆其踊躍於公不可得乃屬翁龍溪老先生今年七十矣願即先生圖之朱曰潘曰是舉也誠余之所樂道者也白川公之恵在寶應寶應感白川公之恵而無以報也乃祝龍溪翁以報之上下之義協矣大准揚之有寶應猶人有腹心之疾也虛虛則恢然為之父母者不此之慮惟律嬰兒以剔首搔痤之常曰是將犯其小苦而致其大利也不知疲吒胡以堪哉生我民白川仁民知哉余於是而益恨前議者之膠也是故迴變之謂事白川公以楚崇巨儒自甲辰起家揚歷中外十五年于茲德宇凝邃風裁練達為一時所倚重寶應何幸值其此復如此且因以建其保障之業於萬世之所謂桑陰未徙而大功立是也此豈值一猶一筏之力哉願吾民者含蟻之感無以自達於公溯其所自宜莫逾於祝龍溪翁者矣董子曰為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詩云樂只君



子福履綏之以吾民之心占之龍溪翁之福履未艾也岡陵松栢尚可縷數哉道南其述余此言為子師尹復倘得上聞于白川公亦可以紓公靡盬之懷云門生曰先生之北向拜四以桑梓所在感白川公也復南向再四何也曰余於龍溪翁為年家子復拜所以南祝翁及翁夫人也

海陵顧氏雙壽詩序

嘉靖戊午秋吾揚七君子舉應天鄉試下時大司徒通州石渚馬公偕同鄉宦留都者相與張綵幟列騎吹迎此七君子於寧陽侯邸為重歌鹿鳴以

熙樂之盍成盛事云越三月此七君子中黃君懋功
沈君履仁錢君白文宗君子唯陳君思進顧君益
卿儼然造主客官舍投謁焉曰潘蕭客入坐定黃
君曰承忍等幸奉教于先生願有請同年海陵顧
君子俞在具慶下蜡月二十有三日為厥父梧竹
公初度承因等綸製壽圖以祝之願得先生一言
於上也又曰梧竹公海陵名儒素有大志弗克
以貢待進于家公性端方樂恬淡胷中坦然無
物也然孝友之行實鄉邦所推重而厥妃徐少公
一年尤稱慈諒婦儀母道卓為家人之法寔生子
俞以食茲報其初度即此月望後一日云惟先生
圖之朱曰潘曰善凡諸君子是舉也請君子偕子
俞同聽鹿鳴矣小雅於鹿鳴之什次以四牡何也
鹿鳴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太平之君羅賢是用
得賢而置之列位矣則四牡者周康鳴之所有事
也君子委身於君豈得以私恩害公義其故四牡
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善凡諸君子是舉也曰我
子俞介壽之端乎如開今歲之元子俞俗待之後
移官第六鄉人多憾子俞缺此以為梧竹公壽子
竊謂不然先中大夫鄉舉在弘治戊午同年汀都

大卿盛公儀有重名物望亦以元璐之止中第六
吏有戶侍興化楊公果司業儀真景公暘名次又
稍後而此三公者碩德偉業燁然當時為吾揚表
表人物傳至今六十年後非曰潘以先人之故誰
知其名次甲乙也是故君子於世顧吾所自樹立
何如耳孔子曰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
無舊言吾鄙之子俞念之則知所以壽梧竹公姥
矣且世事安有恒明年春
皇上臨軒進諸君子於　廷而清問焉其目云云
吾子俞伏几操管顧名思義以平日所受於梧竹
公者妙契疾書曰臣對臣聞云云一旦簡在
帝心風雲之致也子俞於此將使梧竹公姥為留
夢炎之親乎抑文信國之親乎余故書諸君子之
舉而謂為子俞介壽之端也子俞舊名對揚學象
岡胡公試其文奇之改名廷對自少有軼材博極
群籍所養更完粹他日顯親揚名豈直為吾揚光
重哉曰潘鄉人也幸見歌鹿鳴盛事又重以諸君
子之請爰撰斯序云爾

壯母梁孺人六十序

趙太后愛長安君重以長安之位封以膏腴之地

多子之重器秦攻趙急其臣求救於齊齊曰必以
長安君為質師乃出太后不肯明日謂左右復言
令長安君為質者必唾其面此母之於子少而能
愛者也公父文伯之母績文伯退朝曰以歜之家
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
乎母乃歷述古人能勤之事以詔之且曰吾冀而
朝夕脩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其奚以
避辟此母之於子愛而能教者也夫母子之情
道一氣君子感先山之異林念鳴鳩之如結是故
人各伸其在心之思斯融融之孝得常而洩洩之



慈有嘉矣陸生者淮陰人也其母梁孺人今年六
十乃持幣徵予文為壽予久知陸氏為淮陰巨室
厥考壁峰公有才術以計然之策起家梁孺人相
之家益以大産有三子生其季也孺人既棲居能
慈於三子尤肫肫念生不置生弱冠即遣之入太
學從縉紳先生遊生亦聰悟循循自好名士多友
之稱曰淮陰陸生是舉也所謂各伸其在心之思
非邪生少年承父母之廕即割戶產以自封殖此
何異長安君其母之能愛可知已生又能體孺人
之訓出遊國都奉教君子以增益其所不能其母

之能教可知已是故懷劬勞之感者凱風是偶侍
膳寢之心者陟岵在望孝以融融慈以洩洩壽所
從來矣雖然語有之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
施聚必有缺是故嗇也者長生久視之道也君子
貴嗇以其得淺深之宜耳為人子者草具以奉母
殺雞以待客其施為不宜矣豈嗇之善哉生也念
之斯可以上達孔門論孝之旨以為介壽孺人之
大端也生之伯姑為牛楚坡先生配予與楚坡先
生兩世同年頃歲挈家避寇淮陰館于楚坡之宅
陸安人之愛子內子真若姊姒復敦以婚姻之好



感之中心正愧無以自効則斯文也予曷可辭
郤其幣而撰斯文不濫辭不殉俗

#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八

九江大守廣陵朱曰藩撰





# 帶閣集卷之二十八

九江大守廣陵朱曰藩撰

## 寶應朱氏世錄序

昔莊叔鼎銘祖考著後世之休章孟鄒詩子孫述先人之志曰藩讀之未嘗不泫然流涕也悲夫我朱氏自八三公以來蓋七世矣世為寶應著姓乃獨無譜往先大夫罷叅政自雲南歸稍論次譜事邂逅卒譜迄不成悲夫曰藩嘗聞之朱氏以儒起家實繇我琴鶴府君云府君美姿容天分英敏鄉長老見者咸器之既長益嗜學工行草聚書千餘卷閉門求志不樂仕進閒居則作為數詩以自娛有集三卷名馴鶴亭稿藏于家與合肥徐誌善誌晉奇詩曰盛世無徵聘青年有令名深藏知重價幽隱見高情軒冕從渠貴山林也自榮何時淮海上夜雨一尊傾蓋府君卒之十三年為成化丁酉王父舉應天府鄉試又二十三年為弘治己未先大夫舉進士於是朱氏以儒術顯名江淮間稱先觀矣然實起自府君乃王父及先大夫則又克纂府君之業文學政事赫然見推於時厥行實詳絫碑志中茲不叙小子曰藩曰我朱氏自府君來好

賢樂善三世相承殆天性流通矣不然何海內賢
豪人之交朱氏者之夥之乂也悲夫此我朱氏之
所以至今日也方府君卒時王父才十六耳府君
挈王父手以授周東谿安曰以此兒相託時王父
已廩於庠矣東谿日過舍督王父課業間不值題
扉而去有少年學業在收心之句王父歸見之怛
悚竟夕晨起具衣冠詣東谿長跪請受責因益自
奮勵年三十二游太學太學有共郡楊循吉趙寬
新著名皆王父同年友又少王父十餘歲王父自
視以為不如遂邀與同舍以師禮事之畧無町畦



之嫌二公亦傾心定交焉後楊公欲以女歸先大
夫王毋范慮道遠遂不果嗟乎世人慳傻娟疾稍
得志傲然自足毫厘輒不肯假人我王父獨何心
執正學書院者卒泰士之尤者也蓋創自前楊公
一清正德間先大夫以提學入秦拔士得一時諸
君子以為尤萃之書院中復脩楊公之教而先大
夫特雍容接引於上出院中所藏書相與虛心論
究以求真儒詣極諸君子曰我夫子愷悌作人如
此胡忍負之乃欻然奮起其所成就視楊公特為
尤盛云先大夫歿今二十餘年而此諸君子者以

事過寶應未有不把香案酒走哭墓上也聞
顧公璘忤鎮守太監廖為廖所誣奏逮入京
夫聞之大悲詫拍案哭已即命筆立草疏一
之疏若曰臣入關過大梁見墟中人道其守明
璘治狀如某事如某事雖昔所稱龍圖𠁅過臣
謂璘當首蒙擢用以為理人者之勸而後來傳
曰璘逮矣臣去大梁不三月璘逮寞罪也得亡
文致之者乎願聖明一察臣言璘不勝大幸即臣
言妄臣耳與璘同罪臣昧死言疏往會顧公事已
自白遂不上方草疏時曰藩在側如昨日事耳詩



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氏有之矣悲夫此我朱
氏所以至今日也曰藩不肖自總角時幸所聞如
此乃儻蕩不自樹立亡以表章我先世癸卯冬得
病且死伏枕歎曰記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
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即不肖負
我先世以死死耳乃又併先世之美由我而不
傳焉天乎豈先世所望於今日也哉病逾年幸不
死適當北上乃發家笥得墓誌銘三首墓碑一首
傳一首携以自隨釋褐後辦事戶曹稍無事乃序
自琴鶴府君以次得三世編成帙題曰寶應朱氏

世錄歸而俾方中刻之宜祿堂悲夫小子曰潞
曰能成先人之志庶幾籍此以為譜事張本云爾
府君父諱益字宗泰宗泰父彥明是為八三公八
三公當元末避亂自縣徙湖之西村承亂定復歸
故業洪武三年編戶西南隅家于孝僊橋之西然
朱氏自八三公以上其系次莫可詳已悲夫古人
有言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凡為朱氏之子若孫
者可以覽觀矣

兩山遊錄序

兩山遊錄者前通政叅議崑山石川張先生之所



撰也兩山者曰武夷山在閩之建寧曰匡廬在大
江之西跨九江南康饒州三郡先生以嘉靖丁未
春遊焉歸而編其遊事得日記三卷吟稾三卷題
曰兩山遊錄或曰先生武夷山遊詳日記中卷廬
山遊詳日記下卷其上卷奚詳也曰志始也大凡
致遠者未有不審於始者也始之不審而能約其
趨以合於事之中亡是理也是故始不可不詳也
朱曰藩曰吳興諸公蓋有崇雅社會云社實創于
大司空南坦劉公先生素見重於劉公又雅與社
中諸公　善因招先生來吳興入社先生社會[illegible]

以為兩山之遊是兩山之遊吳興其權輿也烏可
以不致詳哉先生為詩不事刻削即事書興大或
千言小或數韻皆玄晉蕭雅無宋唐之撰可以觀
盛風化濡涵性真韻稾諸什視他什又特卓卓焉
詣可傳也日記三卷卷卷咸肯實不刊曰藩嘗語
人曰先生日記有六善焉昨先生至自秋社也首
出以視曰藩曰藩因請曰先生出遊不五越月自
兩山之外如上清如九華如石鐘所收拾殆盡東
南數千里道場山去吳興城南門才七里耳曰藩
到官二年餘曾未得一振衣其顛徒從雲表見缶



浮圖忍今其尖耳先生何神於遊哉充先生此志
即周歲可徧歷五嶽誰能挽先生者乃先生方縱
遊間倏意及社期趣棹大江兼程而比期入社與
諸公會不爽時刻厄則數千里外來者何也所謂
約其趨以合於事之中非邪乃知君子之遊固自
有道正不在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如謝康樂始足
為快也或曰日記何以稱六善也曰先生風雅之
指歸而人倫之標準也日記中言天方則孝思不
匱言陽明則傳習不倦言舊遊則邂逅不忘言邀
遂則應接不苟言圖經則考覈不謬言時物則鑑

歌不遺一事與而進道善矣可傳也已潘為先生
序之

庾開府詩集序

予家故有抄本庾信詩二卷卷次無序且篇章重
複字畫舛脫蓋好事家所藏備種數者爾戊戌冬
讀禮環樓之東閣偶誦信哀江南賦傷焉因取是
本為之校讎本內周圜丘方澤五帝宗廟大祫五
聲調曲諸樂章則考之隋書音樂志郭茂倩樂府
詩集等書五七言諸詩則考之藝文類聚初學記
文苑英華等書凡增入詩十二首非信詩刪去者



二首竄正字三百四十有奇其不可考者姑仍之
釐為六卷可繕寫取後周書信本傳道諸首題曰
庾開府詩集按隋唐書藝文志皆載庾信集二十
卷或曰二十一卷而文獻通考陳氏則曰信在揚
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
集止入魏以來所作乃知予家所有直魏以後詩
耳然亦未知能備否也信他文賦往往雜見不暇
編輯且意是二十卷人間尚有藏者姑校讐其詩
如此哀江南賦今見本傳中信南人流滯異國雖
位望通顯而鄉關之思終身不置是故其言有最

作者信又有望渭水詩樹似新亭岸沙如龍尾灣
猶言吟暝浦應有落帆還寄徐陵詩故人儻思我
及此平生時莫待山陽路空聞吹笛悲亦可傷

張南湖先生詩集序

吁三百篇以來聲音之道變也極矣是故國風散
而離騷興離騷歇而五言作五言極而六朝麗六
朝工而唐律盛唐律慢而宋詞填宋詞度而元曲
靡是故魏晉以還歷代制作秪郊廟讌饗樂章稍
存雅則自餘閨情宮怨之什夥如矣然美人託詠
於顯王從妃取諭於賢臣使其哀音柔弄果足以



達誠所欠一旦聆之為之泫然回心焉是故亦諷
諫之一端也可盡少哉吾郡南湖張先生弱冠作
無題詩及香奩雜詩數十首一時盛傳以為淮海
才子乃去年秋先生嗣子惟一刻先生全集成持
過涇上以序見屬集自弘治辛酉迄嘉靖庚子編
年分類凡四卷各以其時長短句附諸後予讀之
竟歎曰先生直才子哉先生固詩人之雄也昔元
稹之歌詞宮中傳誦號為元才子及觀長慶集其
可傳者殆不止是先生以奇才卓識不獲早售於
時優游田廬輟耕之暇紓寫心曲聊復爾爾乃其

幾入楚後詩格更奇辭更古旨趣更沈著方將超西崑之畛域闖少陵之堂室竄激犇騰軒豁一世惜當日傳者徒見其杜德機而止尒然予聞新安有程方岳旦者奇士也與先生善每醉後歌先生詩曰堅性素於時事薄羈懷翻共酒杯親又曰黃金易鑄爐中像白玉難開璞裏心輙為之泣下不能已吁若程公者何邪非有感於託諷之深如此邪此固可以占先生才情之妙矣或問先生長短句予曰詩餘圖譜備矣先生從王西樓遊早傳斯技之旨每填一篇必求合某宮某調弟幾聲其聲



出入弟幾犯務俾抗墜圓美合作而出故能獨步於絕響之後稱再來少游予每欲擇其詞之精者合少游詞成一帙以遺鄉人為詞學指南弟多事來未遑耳先生名綖字世文別號南湖起家武昌倅擢守光州在兩郡咸有惠政其詳具載顧按察所作墓志中予不文勉荅惟一之意如此

袁永之集序

書有之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我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詔翰林為文通道理明世務毋事浮藻及為深怪險僻之語繪苑相承確為定式自金華廬陵以來諸公之文其合作者不但文從字順各識其職而中間懇款容緻之處讀之藹然使人足以得　祖宗致治之盛厥亦氣數之一會哉弘德間海內數君子者出讀書為文斷自韓歐以上稍變前習一時學士大夫歙然趨焉而柄文者顧不之喜目其文曰字子股乃數君子亦抗顏不之恤各以其志勤成一家之言行於世然以天下公器趨捨相詬識者非之他日讀胥臺先生投大梁李公書蓋喟然自失矣書中云吾能總統包容則無可無不可斯言也其中和之經乎夫趨時久則不免



于規磨之偏信古過則亦陷于陸沈之弊君子所養尚有定極則和衷之下交相為用矣以詬為先生人品高止度越一世童子之日即洞大文流傳過江北人士爭錄之曰此吳下袁五郎之作弱冠中南京解元連舉進士高第被選為庶吉士讀中秘書已授刑部主事改兵部上官之日適兵部火上怒下之獄謫戍湖州會赦歸以薦起補南職方員外郎官止廣西提學僉事夫以先生之才之識入館後即使得專其職以至今日　國家鴻業經所潤色者宜何如哉然先生性耿僻不屑俯仰惟

時一二新貴人方在要路秘知先生之名欲招致
先生以為羽翼先生謝不往因擠先生出使不得
近侍而武庸之酷熖乘之矣謂之氣數之阨非邪
先生斥既久始有起廢之命即又處非其地使其
平生辛苦李無所試上之不能振　皇朝同文之
風下之不能食昔人稽古之力而流光荏苒世短
情長蘄老惲州鵬集詎舍矣悲夫先生此中忞忞
悍誰符邪乃知前日數君子者其感激發憤雖盜
正則要之各有不得已之情而其本心非欲一於
求異也悲夫悲夫嗣子進士魯望刻先生集成使



來問序因述予所欲論說者如此集凡二十卷先
生手自選校題曰衷永之集序因之

霞石小稿序

詩以道性情故曰可以觀然貴有其才有其才又
貴有其學有其才有其學又貴養之養之久發諸
性情之真自有婉雅蘊藉悲壯怨誹之妙渙然言
表使讀之者愀然得其志之所之而泣為之下是
詩也是詩也求之於放臣怨女懷沙恤緯之口為
得其真哉聖人採焉後之人不達聖人為教之旨
本守人誰道便涉藝門浮雲白日摘為古選青技

黄鳥拈為六朝曾不知古人貴其一字幾千金流
轉如彈丸者為何物卒使讀之者秖覺巾悶飯飽
剪截千篇一律而竟莫得其志之所之是詩也為
詩邪韓子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氣盛則言之短長
與聲之高下皆宜乃知古之大才與六義相左右
一有所發不可刊置別處有本故耳霞石小稿者
新安江叔子民瑩之作也民瑩讀書篁南山中又
稱篁南山人山人弟禮部荊石子與余同年友善
壬子春荊石起復北上過八貲見訪致山人書欲
余序其稿久未之復也越今夏丙辰荊石再起復



乞南補車駕過近首徵及稿序且曰昨與家兄書
云此來無別事為兄索射陂處冷債耳已而山人
亦自新安來相見歡甚秋齋美月把酒論文余因
謂曰昔人謂帶二江今有之矣山人笑曰少陵言
見一珠非邪雖然子奏績近矣何以教我於是退
而出其稿及近日所投諸作讀之愀然曰有道之
言哉可謂發諸性情之真矣詩體以則文核而雅
足以一洗近日剽襲之陋方采山謂山人持論和
易有古士之度江頡谷謂山人用志不分獲誠壹
之效可以得其著述之本矣余復何言山人少為

豪子時有志於用世已而病棄去講軒岐之學淵
從方外者遊皆得其秘訣以其餘力洩於詩文故
有精有氣有神如此而猶不恥不肖拳拳下問因
復之曰僕病矣五技窮矣不足以奉明問矣公之
神方工而僕之技就窮弟恐僕之急於燗公更燗公之謝
僕也靈樞八十火記六百有真傳乎

## 秋佩先生集後序

君子之學非夙有本原而欲其卓然名世難矣哉
范文正公在朝言事太急人或病之公引大過九
四以自解且曰吾儒之職去未了之經則莊乎無



從矣吁古人審時定趨其律令乃如此憲使少嵋
譚公按淮南出秋佩劉先生遺集視其舊吏曰藩
且曰子為我識諸後曰藩受之既卒業乃作而歎
曰吁先生其殆以肴文為志者乎往昔　孝宗在
御恭仁禮下言者過為激切皆見優容其或甚忤
不過退斥旋召還之以養成直言之氣可謂勉勉
一時矣逮正德初逆瑾用事乃首治言官極其慘
毒而天下始以言為諱先生時在戶科特抗疏發
其姦及張綵黨惡諸事瑾大怒矯　詔杖先生奪
職削籍還里七年瑾誅起先生為金華守會瑾黨
有分巡浙東者附御史潘鵬併力擠先生先生復
致其事去又八年　今上踐祚以薦起為長沙守
尋陞江西副使皆未及赴而先生亡矣先生有至
性少日即知求盡性至命之學讀書鳳凰山中凡
刻益苦先配程夫人歿六年不肯議婚惟其成學
以副親志比學顯庸矣而又不究厥施抑何故哉
蓋嘗觀之范公顯于慶曆聖德之朝而先生亦際
夫弘治維熙之運其在大過九四均有棟隆之吉
是以越分抹時先後一揆然范公之攻時宰僅其
以西事悔過遂驩然成經略之功而先生之攻瑾



值其逆焰方熾不能止其燎原之慘徒使後來者
服先生先見之明而竟無補於一時之事實豈或
爻位雖符而承乘之數或異與先生遺集凡八卷
奏議居三之一明白洞達讀之使人灑然而其宗
事經物尤極纖悉蓋誠心公道必求獻替之實而
非徒市謇諤之名者也　先皇悲惻作人之功其
於先生見之矣餘五卷為碑表序傳書記雜文凡
若干篇先生在金華三年餘其所設施多見諸作
中是故東滄女之禁停則例之删乞給莊祠山之
祿請入何王金許之祀表江濵金朱二節婦之閭

理彥所嚮婺人風勵此其志可與因循簿領者
共惜其平生所試僅此一郡可徵耳先生自誌曰
居官雖不能庶然取斗米片紙以自肥天則殛之
前罷歸爲璉以公事羅織前後罰鍰三百石餉遼
產盡賴公私助之乃得事同鄉衆人李其者客死
都下會先生西歸以冊其柩同返間關萬里不以
爲難蓋先生行仁之心無時刻或弛故遇事輙發
優紆中節非若人勉强要譽於一事子然無實之
可繼也善乎文正之言曰君子之道如陽春白日
於照臨生育之意亡擇小大之限哉此予小子因



先生謁如之言而洲其學之本原如此先生舉已
未進士與先大人爲同年先大人居間嘗語曰藩
曰吾同年在堂諫如長垣翟光佐涪州劉維馨新
淦徐省賢風采振耀皆卓然名世者小子知之乎
回思聲欬泫然在耳噫今日以鉛槧之末供役
我少峒公臺下乃得縱觀先生之遺言以大慰平
日嚮往之私曰滌不佞敢敬書以爲我少峒公復
維馨先生字也先生名臣秋佩其別號云

## 七修類稿後序　代作

莊子曰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
而盡物夫道一物也物一道也惟其足物即是道
苟不足即道亦物耳近世學者語道爲神奇語物
爲臭腐於凡君子所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一
切惡之以爲無益之辨不急之察而自任以道雖
應酬日用之常亦必欲狃於仁義道德之奥以詫
人曰有道之言嘗如是吁過矣道一物也物一道
也神奇可化爲臭腐臭腐不可化爲神奇乎何以
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七修類稿者吾杭
藻泉郎先生所著之書也書凡五十一卷上探天
時下窮地紀中極人事蓋靡所不備云先生間出



示予予受之越數旬始卒業見其間事事物物纍
纍縴縴莫不可喜可愕可採可證以成一家之言
而於國家典故爲尤悉歟曰虞初九百惠施五車
豈直爲稗官小說哉即人未究全書先覽篇目吾
知其渴見之心甚於諭衡者烏得以至賾而惡之
先生曰吾老矣無益於世聊藉以優游卒歲焉爾
子何論之過與予曰不然昔夫子論學志道據德
依仁而必曰游於藝論詩可以興觀怨群事君事
父而必曰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理固無容廢也
近世學者忽於下學上達之旨輙以道自任雖應

酬日用之常亦必紐於仁義道德之與使精粗相判了不交涉吁過矣道一物也物一道也貫陳之梏會無涉於精微之蘊觸楚之萍豈盡律諸身心之學卒有使命臨門茫然失對不幾于一壺千金時邪是故學者論道自有本末而小物亦何可遺故曰人皆有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先生名某字仁寶少有俊才充郡庠諸生以親老歸侍遂不營當世好古樂道大為時賢所重自先中順公以来與予家通書相好故予得見先生此樂而為之叙述如此



#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二十九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九江太守廣陵朱日藩撰

## 成湯陵廟碑

史記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亳今鳳陽府
亳州也書有三亳西亳在偃師皇甫謐辨其非湯
所都明矣南亳在穀熟湯自商丘來始都之書序
所謂從先王居作帝誥是也北亳在蒙一曰景亳
亳山名湯所盟處春秋傳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
考其地里皆不出今州境百里之外而皇覽亦曰
亳城北東郭三里許有成湯冢云是亳者成湯



首政之地吾民所當報祀千世世者也乃亳前此
不聞有祀湯者何哉嘉靖戊午監察御史張君桉
縣至亳詢其故憮然以為缺典乃命知州事餘姚
某建廟于陵之陽祀焉未幾廟成知州乃走使南
都以碑事見託或曰亳之祀湯禮歟曰禮也祭法
曰先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又曰湯以
寬治民而除其虐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湯而不
祀無可祀矣矧亳為湯首政之地而體魄之所藏
乎商俗敢重祀湯作帝誥孔安國謂作誥告先王
言已來居亳也而盤庚之遷西亳也亦曰茲予大

享于先王則犧牲粢盛獨非亳衆之所常有事乎
亳衆得而不祀湯也按風俗通湯者攘也昌也春
秋元命苞湯樂曰大護護者救也夫湯以寬治民
而除其虐其功烈赫赫在天下固不但亳人之所
當獨祀乃亳人者生于百世之後猶得非先委假
以為天下觀德之倡謂非禮之善物哉吾知盼嚮
之餘昔所云作福作災今始有所定而亳之民受
福穰穰矣詩云勿予禍適稼穡匪解此之謂也若
夫國之大祀所以為萬世帝王功德之報者則自
有太常之典章在易用及哉是役也崇德善俗教



民以禮監察君可謂得觀風之體要而其守奉揚
承意以存國故使歷世缺典不勞而舉其能亦可
書也作成湯陵廟碑因詩以系之其詩曰有娀立
子契玄王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天乙湯道
古賢聖基必張驟宮神告天降祥金符帝籙何煌
煌自辟來享商是常聖敬日躋官賢明一德咸有
唯阿衡尊我升陑四海同仲虺作誥寬仁彰東郊
之戒崇有功咎單明居亳衆承桐宮桑林帶萬嚮
景山亢亢松柏長大河東去何湯湯猗那久廢誰
云將國故當舉委道旁遺冢七尺上正方東都御

史按水荒負行是冢薄之陽持斧于今央有光新
廟奕奕天際翔卜日得吉展玄堂根組于豆羅殖
薦笙聲嘒嘒鼓逢逢神之聽之和且平執爵其崔
在　中唐純嘏既報乃筆揚我民世世來承堂謐
我　皇運萬億昌

申豁鋪户領鹽碑

瀕海之郡鹽之所産也而通州一焉國初立法令
民關中凡無引而鬻者治之以法若爲令甲惟在
奉行者推其意而權宜之俾上不廢法下不病民
斯善矣近年鹺院以他州例令此邦鋪户盡赴真



州領鹽以鬻土人憿下鋪户率皆罷市離去本業
寖爲地方之患戊辰夏掾章喻侯南嶽被薦移
守於通政暇選諸生校藝郡中賦領鹽事乃進
鋪户於庭備詢之賦泣以愬侯曰噫是誠在我於
是下刱鄭宋向之鹺院以爲通産鹽之鄉法當禁
其舟車之販令民竈比屋而居民之不能爲鹽猶
竈之不能爲五谷也彼此相易習以成俗今欲土
民盡食商引之鹽雖家置緹兵户列邏者其勢必
不給矣縱使得禁民不鹵食其患小竈不粒食其
患大吾恐枵腹待斃者不死也竈丁亡則國課虧

善奉法者固如是乎況引鹽始由本郡載至真州
今復自真州返之故地往復千里勞費不貲以故
出於官者價百出於竈者價十夫人趨利以就便
情也孰肯舍比鄰之賤以就官販之貴哉然則鋪
户不惟有飛輓之艱抑且有包陪消折之苦矣說
者謂通不宜獨食私鹺固也然不知郡中捕獲私
販歲不下三四十萬斤令鋪户鬻之反浮於所領
引鹽之數則鋪户未嘗不浴價於公小民未嘗不
仰官而食也今又重之以此則前所捕獲者將令
鋪户轉貨於商人行鹽之地可乎或者又謂此特



輒商人之不及爾不知富商之貨動逾鉅萬而小
民所領大倉之稊米也則益於富商者甚微而病
於小民者不勘矣經國者能無動念乎狀上鹺院
薊郡孫使君棟悉其誠懇遂允其請且於捕獲者
減其價二十之一方之積也以除無何喻侯有鴛
部之命瀕行鋪户朱相等以爲侯之惠在通人當
沒世不忘不有以紀之非所以垂諸遠也乃僉謀
乞言於紀之石以永其思乃託江子一山以請予
謂鹽莢之利博矣三代時修其職貢故其利在民
漢以下則官厲禁故其利在上夫利既歸於上而

顧使害貽諸下乃今寬大之　朝爲之牧者坐視
民隱而不知邱是烏在其爲民父母也通郡領縣
之患昭然矣前此未聞有獨之者其或念及乎此
而才不足以副其所爲才可爲矣而信不足以孚
其上秪見其難就也今喻侯當倭患荼毒之後推
亡固存薄征厚邱固足以繫民之思矣而復以餘
力袪郡中數十年之患非其才有餘而德足以信
上者能之乎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
人必有所濟況百里之守以潤澤生民爲心者乎
是宜致通民繹思於既去之後至欲其子孫世肅



其報於不忘也余家接壤於通鹽公之德風多矣
故因其請而樂道之以慰通民之心云

九江府重建濂谿書院碑代作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尼之家法
也周子曰萬世王祀夫子此在後人兆崇素王之
功教思無窮耳乃夫子何與於是哉夫子之言曰
人不知而不慍又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其下
學上達自得於知天之妙者方且㒵與俱泯外物
焉足以尚之濂谿先生者世家道州營道縣濂谿
之上卒葬九江故九江建濂谿書院以祀先生舊
祀書院在府治之東一里許予歷九江首謁先生
入書院升其堂睹厥廟貌不足以妥先生祀事重
令所司逹之時嘉靖己未十月朔日云越明年庚
申三月來書院漸報成事乃擇九江諸士子讀書
書院中俾學官董之以講周子之學乃周子何與
於是哉自孔顏來以迄周子二程子道統明已程
氏門人記二先生語曰昔授學於周茂叔每令尋
仲尼顏子所樂何事而明道又曰自再見周茂叔
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由是上遡孔
門千載絶學始有端緒回曰不改夫子曰在中所



謂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者也夫子許回曰惟我與
爾有是夫信哉先生幼孤爲母舅龍圖學士鄭公
珦所器鄭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先生先生
惇學行己聞道甚早嘗作太極圖易通易說數十
篇後以鄭公奏試仕至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
先生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在南安年少不爲
守所知在合州爲人所讒不爲趙公抃所知先生
處之超然也大抵先生出處本息不卑小官而樂
於求志在九江築室溢浦以濂谿之名寓之謂交
人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獻

殆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谿者
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先生
此志所謂人不知而不慍者邪遯世不見知而不
悔者邪宋黃庭堅氏亦謂先生胸中洒落如光風
霽月孔顏真樂端在是矣而陸子靜則曰後來明
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矧至今日君子弗求
自得動輒高於古人曰聖夫謂吾有志於聖可也
謂挾聖以自大不可也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中
間至之之方宜何如哉而詎曰予聖譬之論樂曰
聲依永非有所安排布置而然也若謂聖可以安



排布置而然不幾于求依聲乎聖門之學不如是
也要在求志以驗其所得之實[illegible]備書院成因令
有司行釋菜禮以祀先生并以諗諸士子之來遊
者

重修寶應縣廟學記 代作

太祖高皇帝正大統之三年寶應知縣王驥始奉
詔建廟學居久之圮為正統壬戌知縣朱瑗修之
居久之又圮為天順癸未知縣龍淮修之居久之
又圮為弘治癸丑知縣郗立修之迄今五十載矣
乃又圮於是御史河中楊公奉 命清理兩直隸
戎政行縣至寶應發其察院無礙帑金十鎰有奇
命主簿徐志高董其役修焉志高受命經始於嘉
靖己丑六月既望廟自大成殿東西廡戟門櫺星
門學自明倫堂博文約禮二齋及講射之所肄息
之號至於庖廩靡不易故以新斬然完繫而又繚
以周垣飾以丹雘深敞弘顯大於舊規矣用今年
七月辛卯行釋菜禮於先師告成事里居氏某曰
往歲令修廟學時先大夫實相厥事云先大夫言
縣令於廟學尤盡心規畫措置諰諰然惟恐有一
事不到也故予見廟學之圮獨於前功傷焉乃揚



公謁廟畢過予因言及學事公曰學圮矣不修何
也予曰邑當周道官勞民罷矣公曰弗煩於官弗
擾於民如何予曰非常之舉可望之常人哉因起
再拜囑公公毅然曰我修乃有茲舉夫寶應有廟
學百七十年于茲矣逮而圮圮而修特有司者之
事耳率皆踵武具文卒莫之能大也公按節南畿
屬城鱗比簿書期會尤恐莫周而最爾下邑獨垂
眷拂新厥廟學大於舊規俾炫熿淮左此豈直里
居者之慶也邑之人文或其興乎公名瞻號舜原
予依僚可任大事在南畿風采卓卓尋改大理寺

規去者有祀先睦族錄予見之信古秉禮篤倫厖俗宜其施於有政矣然公固愛邑之諸生毎與諸生語必大加奬進故為新厥廟學如此予故曰邑之人文或其興乎是役也公主之助之者則泰州倅歸安朱君懷幹邑令桂林宋君佐云朱君以刑部主事左遷泰州來攝吾邑事精敏有吏材未三月邑之宿弊蠹革殆盡後又以臺檄來築運河石堤令以茲舉捐俸金若干畀以成之宋君當提調之任其廟學規畫措置蓋無異於韓而奔走晝夜卒成厥役者則主簿志高也志高者恩縣人也事



成宜有記公向以屬予義不獲辭許勉為論次且系之曰櫺星門外撤民廬數夏闢神道控湖去一矢地耳夾植槐柳中以坊表焉寔廟學之偉觀也覽方輿者歷歷云奇惜公未及聞耳雖然其待乎

菊亭記

揚自三代時即產竹禹定其貢曰篠簜篠箭竹簜大竹爾雅所謂東南之美者是也自是之後至隋唐間則稱所謂瓊花者至宋熙寧間則稱所謂芍藥者厥產為愈奇矣然揚亦產菊乃不甚著豈以菊天下所有非若是三者為揚特產故邪卞公者揚州人也性好菊自稱菊亭處士余盡知焉公世家揚之沙上其地尤多竹不啻千畝公顧舍焉而以菊稱何居信哉物固係於所值也公擅素封之資為君子之富家累鉅萬有而不享獨好乎此豈人所棄者我取之邪將事於服食如道家者流邪抑有感於時俗之變特因奢而示之以儉也若然公之好雖不以竹余固知其為三代之民矣大揚自隋以來非所謂佳麗之區繁華之會乎俗習豪靡皆好花卉隨所獲為酒食費輒揮手盡不為後日計由是觀之開明市之春風蕃釐觀之夜月果



揚人之福哉公固重其俗之難變也產業雖盛能五世其財治家有法度君常服用如寒人子姓化之亦不敢同時俗之好凡積餘即以繕學立田置義家脫人囚繫歲侵大賑又收其死者瘞之每心有所感揮千金若涕唾不顧至今揚人之言尚義者必曰卞菊亭卞菊亭云嗚呼揚雖不著菊菊不以公而顯邪公所好於揚為儉邪奢邪然揚之俗亦自是變矣至於按譜以徵奇信方以乂壽徒區區於菊之一節固公之所不屑也公之菊方將掃隋唐之遺跡奪熙寧之陋尚直與夫禹貢之篠簜

並美於東南以貢揚人比屋之俗以助成我 國家淳熙之治謂公非三代之民可哉公有孫曰岡與余善余感公之意不暴於世也因子陟請為之記

## 寶應縣重浚宋涇河記

宋涇河者寶應縣之市河也南北界運河東注望直港名曰宋涇所從來可知矣按舊誌洪武初浚宋涇河置板閘一座正統二年大水運河決閘毀至九年民人李忠建言于 朝 詔修焉迄今八十餘年河復塞縣大夫咸唐岳侯詢其故歎曰縣之有茲河也猶人身之有榮衛也榮衛稽留奇邪作矣故曰見而寫之無問所會尚谷泄泄扎吾今乃知汜光白馬之不足以停蓄沆堘而廣洋射陽之可以淹被上流也吾今乃知宋涇為河東下西高而攬其谿谷之會也吾今乃知其縣之民利所由興而人文之所由振也河其吾浚矣乎乃集衆議之共計動工若干費若干議成以其事白于水部郎中龍陽鄧君復白于河道都御史山陰何公報如議侯乃齋戒選吉日以牢醴告于神集衆舉事人心翕然從之不逾月而河浚矣一日侯過余曰功者難成而易隳者也予浚茲河役甫成聞尚有異同之論今幸以成事告非託之貞珉其何以垂厥後而定民之極是在吾子於是曰藩作而言曰昔孔子言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乃知春秋浚洙之民豈盡可與慮始者哉是故君子將有為也惟其然之善也他固不遑恤也侯浚茲河斷斷利縣之民而又蘄其縣之人文之振百為撥畫必要其成甚至畚臿細事一皆躬自閱實不盡以委諸人卒使八十年之廢不逾月而舉是豈偶然之會邪撤工之日傾城聚觀大湖洋洋賓贊主縣南水珥其市六橋帶其流夾涇民居棟宇峻起舟自東水門來如入異境譬之人身之血脈復屬由此而彌性發祥亦自盈庭之理他日寶邑之士其有既富而穀不文而興者乎侯寔起之矣按穀梁傳曰浚之者深之也秦蜀守李冰湔堋碑亦曰深淘灘淺包堰盂深則輸者易瀦淺則灘者易入此宋涇河之以侯而浚也侯所謂攬其谿谷之會者也後之君子其尚末覽之哉侯名東廾字共汝鹵之信陽州人

## 自松林泛舟上城東南角晚集介公房記

林野寥落之情豈不居然可即哉傳支子曰嚮蹔
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將有儔飲河既足自
外皆坐嘖嘖傳支子之樂其天矣哉夫安平困淮
以南一澤國也彌望蒼茫淼匯耳謝靈運曰曼
千里而無山李嘉佑曰楚地連山寥寥斯抱憾也
又矣乃邑故有土城自塔西北末轉而東可一里
許至市河口為水關斷而復起東去又半里許折
而南貫鹽橋是曰下河下河居民浩穰之地而城
東南角者適當之且北角特斗絕捅入大湖之心
帆檣目前下白浪山湧舟人呼嘯之聲直灌耳入



也往予與傳支子讀書介公房暇日相與泛戚家
汪上土城並河行至市河口途窮而止是故於所
謂東南角者每有遺憾焉顧乃償於今日今日為
仲夏已未歲在庚戌舍弟子敬將行則過涇上圖
別予予命兒子方中具茶果酒脯往餞於其舟舟
時艤松林下衡皐文鷗波日搖蕩令人心目頗豁
汪之西有鄭氏館秀才李子偶讀其中衆往拉之
同遊不值子敬曰弟今日不成行矣曷不往下河
拉傳支子遊比至下河拉傳支子至已微醺口喃
喃誦淵明語不置且曰胡不拉李子來子敬笑曰

固拉之不值殆來拉兄傳支子亦笑曰詎已詎已
因招與上城之東南角班草列坐酒五七行予因
指一阜謂子敬曰孰謂淮以南無山哉彼對河拔
地起綠秀而正方者不類留京之天印山乎是阜
也與東南角實相賓主云而其地脈乃自我官庄
阡來阡有松千餘本蓊然成林墳塋廬舍皆隱不
見第極望沈沈耳須臾有雲氣從塔頂起微飈颺
之而南雨隨下衆猶堅坐不起雨轉急始入舟還
艤松林下雨止矣入城過寧國寺適李子自西來
衆大笑以為奇因揖之過介公房子敬重取酒於



家時天已暝佛几上列樺燭二函索火爇之并取
舟中所携笳樂一觧供佛而幼弟曰蕙就其室出
李子近作一篇衆爭傳玩且歎曰古人云天馬行
空信不虛哉予自甲辰入仕路南北奔走凡六年
餘始得假息此房殊為不易盖介公之師曰誐和
尚與王父江陵府君善予家自江陵府君相繼讀
書此房凡四世矣酒中不勝舊遊之感而傳支子
俛首獨有思已而顧予曰適得句子為我續之因
索紙書曰昔別木蘭院今來簷蔔林子敬奉別游
方經營且續句而簷溜復淅瀝有聲諸從者荷傘

裰環立戶外有趣行意遂哄然起至縣橋下夜人
定矣射陂朱曰藩著

九江府新建靖節先生祠堂記代作

先生爲潯陽柴桑人柴桑今德化縣之楚城鄉也
其地自清風嶺南至桃花尖諸山皆是當時總謂
之柴桑云府志云楚城鄉西南八十里正德六年
提學副使李夢陽得斷碑題曰晉陶靖節先生故
里乃始得其地于面陽山表先生墓嘉靖十一年
九江知府馬紀又得先生祠址于山麓請建祠祀
先生因其禮皆以春秋舉行予昨道九江訪先生



遺事不可得北至南康望落星寺人始有指謂先
生之斜川者於是喟然歎曰有以哉先生之居在
山南中間所謂上京栗里西廬等處相去直三十
里耳乃九江在楚城鄉之西南何得以訪先生顧
先生亦自不數數於九江先生述夷齊云天人革
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唐虞求箕子云去鄉
之感猶有遲遲刻伊代謝觸物皆非僻世避地兩
得之矣其住山南也暇日但至田舍及廬阜二觀
含是他無所造上忽欲識先生莫能致命其故人
龐通之齎酒具于半道栗里相遇其醉俄頃弘至

先生亦無迕弘又嘗與虞登之謝瞻其集湓口南
樓且要至先生瞻所賦詩叙在坐四人其云方舟
析旬知虛謂先生云先生亦自有作題曰於王撫
軍座送客此外閑居則新好競招莫遂停雲之思
孔業雖述徒念校書之勤而已他復何所往哉先
生去今將幾千年世人靡不知重先生乃其實莫
有能究先生者雖以東坡晦庵諸賢亦止論先生
一隅而全體或有所遺焉噫嘻先生實三代行
之士文集上卷與其平生盤纍相表裏無一字虛
設觀其榮木詩寘彼不舍安此日富不舍者何乃



天了川上之旨即先生傳之何得云自漢以來無
人能識耶不然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所成者果何
事耶故曰先生實三代有道之士其他出處死生
言動皆其存日有爲之跡耳但其無爲本體人克
莫之究矣戊午秋予今九江府建先生祠堂于府
治之內越四月祠堂成第無祭知府紀向所請祭
皆祭于楚城鄉先生墓地茲欲舉其一春以祭之
府使九江人得預先生俎豆爲幸秋則仍祭於楚
城鄉庶爲兩便云因示之府并附于所欲言者爲
之記

## 青居公館記

青居山在圓通山西北其麓有青居舖距潯陽驛六十里舊無公館凡握符馳傳經過此地者仰往宿于圓通寺方丈亦或假榻于居民之家殊非事宜少司馬應臺傳公巡撫江西特按潯陽始創玆公館館成題曰青居公館往來者便之經今凡若干年矣觀河洛而興思念甘棠而勿伐後來君子寧不有感于玆乎昔太史公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在七領中所謂肆目若涉天庭者正指此山第三領寔推峻極是故伏滔稱之為江陽名嶽云夫青居山者在廬山下特耿小山耳視廬山曷足以為輕重雖然古人有言不察細者視遠故也是故造彝蒼者必資三飧之飽步丈尺者始遂上霄之路公館去潯陽六十里南過石硎入東西二林上天池觀太祖高皇帝御製周顛仙碑必自青居發足則青居謂廬嶽之權輿非邪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待賓客其在今日賓至如歸亭有青居之利者可以知所自矣青居山無可紀其傍三山曰圓通曰石耳志中紀宋賢事甚悉有西亭



歐陽六一與居訥禪師談道處又有至樂亭蘇東坡至寺過老泉忌日為仙公手寫寶積獻蓋頌亭今廢而朱文公則曰圓通寺無他奇但門逕竹木深邃為可觀耳相去三百載風景宛然如從晦翁遊不隔一二日耳山水發越不有待於人哉應臺公有社稷之器近代人品謂與遂菴晉溪相埒其在江西當嘉靖　戊申己酉之間紀綱振肅惠化流行民間至今且思歷四政為我御史大夫吉陽何公公於應臺公有寀親同道而謀並朝而立相期為極遠玆復先後埭焉古所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者與因補亡館石敬併及之後來君子其恒體作者之盛心勿視為平津之馬廐云爾



### 餘姚縣新立文宗杜史坊記

嗚呼孝子孝孫之心孰不欲表揚其先祖之美以明著之後世顧力之所去而吾力適不足以挽之來有不求[illegible][illegible]付之無可奈何者惟是先祖之美灼灼在人心不容遂泯一旦有好德君子力挽其勢而表揚之此其意嚮所在固非以孝于孝孫一人之私而然然而為孝子孝孫者不此之賴而欲以一人之私表揚其先祖之美亦不可得也故

曰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餘姚縣文宗桂史
坊者為其鄉先生東里邵公立也同年四川按察
僉事濟謙曰潘曰先祖舊有文憲節孝坊立於長
伯宅首伯兄命以宅潛售之巨室遂徙其坊於宅
之東街家君與濟夙夜不遑寧處定以力雖不能
復其宅而坊為祖德所係不得已聞於官荷監察
御史劍門趙公分巡蒙泉姜公洋山凌公行縣督
其為先祖別立一坊於姚江驛之前以表揚之於
是先祖復有文宗桂史之坊坊之成在嘉靖癸丑
十二月六日子盍為我記之曰潘聞而歎曰有是



哉昔南陽名仟人不肯從廣川之陵過者自下信
乎天下之事情之獨者或扼於勢而道之同者必
逢其會也東里公連舉甲辰進士令建平有惠政
選北道陞陝西按察副使成奉
勅視學平生持身極清苦其學行卓為一時儒臣
之冠在陝時以不阿逆瑾致仕瑾誅行起矣會當
路者以排己為嫌置弗叙嗚呼平津雖忌仲舒猶
不失膠西公也乃爾然公得年為最長見其子令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時順為臨淄令復見其孫僉
憲君連舉甲辰進士為六合令始歿歿而僉憲君

哭子孝思之極圖復遺坊而不以殖産為心甫從
以動劍門諸公好德之念而重示表揚在他人自
付之束手敝周而已公可謂不歿矣是坊之立姚
江之風化其益興乎何也諸公之意嚮見矣是故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在邵氏不以反古復始之心
為私在監司不以彰善癉惡之政為患有身而知
修有先而知孝有職而知舉大公之極理自會通
故曰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人謂可不以善
自力哉然則是坊也雖以之風化天下可也碑是
士圭之法東里公其表乎姚江其地中乎作餘姚



縣新立文宗桂史坊記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 山帶閣集卷之三十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 淮府審理楊公配吳孺人墓表

南駕部次泉楊君數爲予道其外姑吳孺人之賢似欲有所請於予者一日持所爲孺人墓志銘侑以幣拜曰我外姑氏沒十二年矣我外舅龍巖公卜以己未元旦窆孺人于羅陂之阡亥山巳向厥惟吉壤惟是墓道之石其辭尚虛願於君子圖之予受其志銘讀數過因謝曰子之文核矣典矣可以信後矣予復奚言者君固以請曰志志諸陰表表諸陽微表無以慰其子孫暨龍巖公之心惟君子其卒圖之予諾焉表曰孺人之吳系自繁昌始祖諱南父經德安守禦所正千戶母氏以弘治壬子四月初六日生孺人于安陸邸孺人生性簡素精女紅勤斂貞肅家居進止有恒度常變不渝父毋特愛之名淑坤字以順得年十九歸龍巖公龍巖公父曰恩副公母曰黎夫人孺人事之極其孝謹日夕就養必躬具飲膳見食則喜或食不甘則蹴踖不自安必再具而後進舅姑亦鍾愛之曰吾家孝德婦也歸龍巖公二十年餘相敬愛如一日

以嘉靖丙申十一月二十八日卒得年四十有五
生子男二長明德太學生次峻德女三駕部君蓋
其中婿云孫女四其詳咸載墓志中駕部君曰表
表諸陽者也孺人諸行實厥志詳矣無庸表若其
出於變故特可表者有二方孺人之歸龍巖公也
甫三日即遭大父復齋公之喪孺人相龍巖公倉
卒中事事有條理憲副公與黎夫人自閩舁喪歸
縣檢送終事乃至無纖細可憾黎夫人尤稱之與
應人之變憲副公為所誣被誤逮下　詔獄闔戶



拘禁吳氏欲迎孺人歸為潛避計孺人泣曰吾舅
為國盡忠罹此大禍死即一處死耳吾將安之在
獄六越月事竟白得賜還鄉人莫不羨其孝烈夫
事變猝起雖丈夫平日以定力自負一旦失措者
多矣乃孺人能從容得正如此駕部君銘辭曰三
日即哀六月繫獄予蓋讀而悲之曷可以不表哉
會予將有潯陽之役駕部走趣曰外姑之請惟君
予其卒念之勿俾龍巖翁及其子孫缺望可也作
淮府審理楊公配吳孺人墓表

陶灣山阡表

吳興浙西名郡生其間者不惟尊官鉅儒布列寰
宇赫然名世而山阿水曲敦本好事家儗素封志
舉蜚遯如古逸民之儔往往多有之侍御慎君謂
予曰蒙不肖願有請陶灣山者先君南槐翁暨先
母唐塋地也墓石久未表於心惘然蒙不肖敢白
拜以請予諾焉退而發其志狀則見南槐翁起家
教子綽有古人之風尤所當表者翁名祥字元慶
歸安人曾大父文聰大父端父經母吳氏翁生而
穎絕有治事才其父能之年十八俾出贅翁曰童
子遂服訓固有之孰與務本力穡日夕侍下以養
吾親哉於是受田于苕霅之間因其沃饒大肆力



於農倦則輟耕坐隴上取陶靖節田園雜詩歌之
樂也未幾產益植家口日益衆厥父竟以翁為能
而憐兄若弟之不逮也乃謀割產意欲以其豐者
畀其兄若弟揣知父意手自割產即以其豐者畀
其兄若弟父大悅翁持瘠產自刻益苦而厥配所
孺人者克相翁奮然為成立計家益用大裕方且
闢門治第待落成其正寢以奉父居會父卒殯焉
孺人出溪村唐氏生而端雅治家極嚴整善蠶為
具與槩者之最下逮豢豚伏雌亦各有則人爭效
之翁性素剛直與物多忤一有所觸輒鞅鞅不自

郵孺人扣衎其事必怡顏婉委引之於道翁亦[illegible]
自悟曰汝言是也翁既以逸民自終生蒙有三子
長節縣學生次慎次益肖出常訓之曰韓大夫到
者吾慎氏所自出也昔則有東陽太守傅至宋諱
鏞者守吳與因家焉爲吾歸安始遷之祖歴元入
國朝雖代爲名族咸隱德弗耀無以自表於[illegible]
小子識之其思有以畢予之志矣慎用是益感[illegible]
舉進士歴漳浦知縣爲今官慨昔盛時先世之[illegible]
人可以公侯干城漢之舉賢亦自三老孝悌力田
始仕隱之道未嘗異也彼梁伯鸞龐德公之流生



丁季世飄然遐舉豈真好異不念子孫哉我躬不
恤遑恤我後意可悲已觀南槐翁自少至老子子
自樹立以孝悌著名於鄉復教成其子俾畢己志
大行其道於時顧有鹿門諸賢所願而不可得者
此雖吳興風氣淳厚產貴產賢直爲常事而我
國家誕受多方承平日久風化之所被拂氣運之
所流通即翁一家亦足以徵皇極錫保之盛矣迦
可以不表哉先是翁感異夢語其子曰歲在癸吾
其已乎乃亟起覓塋地得陶灣山於縣之西喜曰
吾之首丘也越明年己亥翁果卒塟焉作陶灣山
阡表

王母于孺人墓誌[illegible]

王子仕時介其友吳子進南過予拜且泣曰祭酒
不即死滅將以今年辛[illegible]十一月二十八日祔吾
母于先君子之兆其所以不朽吾母者惟先生是
圖道南復贊之曰先生雅知仕時誼不可辭予退
乃發南埭張君所述狀敘之曰孺人諱毓秀姓于
氏于氏自吳門徙家于高郵世爲高郵望族曾祖
景輝將仕佐郎祖孟爵父昆母沈氏以弘治乙卯
八月二十日生孺人孺人生而端靖淑柔不妄語



笑於女紅特所慧解父母憐焉年十八歸同邵王
君某字用明號鑑泉鑑泉故倜儻好修之士而以
孺人妃里人稱之王氏族甚大孺人入其門上下
怙帖無閒言繼祖姑朱姓嚴急人稍觸之輒大怒
怒不可解孺人侍其側十餘年竟不觸其怒及將
時勞苦孺人曰新婦休矣大兄椎早卒遺一女孺
人撫之逾於己出既長厚其奩具嫁巨室張氏子
孺人性勤敏家務纖悉必躬到不以爲勞既育
有諸男女又值鑑泉多病勞益亟凡鑑泉諸藥餌
飲膳非口自嘗非手自調毛不以進也比鑑泉卒

哭之哀之靡不如禮里人益稱之服除後諸子咸
長成孺人復教之俾各守一藝以自立又為之授
室有孫拮据十年而孺人亦病矣孺人生子男七
人長樞先孺人卒次梅次登庸次柱次楫次登瀛
登瀛與兄登庸俱州學生次登第女一人適州學
生耿樞孫男六人廷輔廷相廷弼廷佐廷陳廷袞
女一人長聘衞若次聘萬邢慶孺人病革召諸子
立床下誨之曰汝父辛苦起家卒時才四十八耳
吾今年五十有七乃復從汝父于地下吾復何憾



某所田若干區於上書若干卷皆汝父所積以遺
汝曹者也汝曹勉之其自為門戶計吾復何憾已
又召諸姉授以家事亹亹百餘言而逝實嘉靖庚
戌正月二十八日也嗚呼予識仕時自去歲一見
即愛其淑明清理有仲弓之器抑孰知其母之賢
如此哉語曰知母者子是宜銘銘曰吁石窌安厥
右穀上後

解州知州前戶部郎中張君墓誌銘

吾邑易學在弘正間稱東湖先生先生於易有師
受學義研深頗數不利于場屋乃君與其弟參政
君旦傳先生之學相繼大發且同出太學士龍湖

張公之門龍湖一代文宗雅以作樂自負持談識
君兄弟許其經術精粹文氣淵密有遠人之致[illegible]
君乃止曰惜哉君諱[illegible]字子翀世為揚之寶應人
父禮東湖先生也贈戶部郎中母太宜人陳氏以
正德丙寅九月二十一日生君君生有異質器度
坦夷不設城府童時東湖先生稍授以經義君言
下領會且更有論難先生大奇之既而充學官弟
子員與參政君講業于家鑿粥自勵寒暑不少懈
學既成參政君先君連舉嘉靖乙未進士君欣然
曰是足以報吾老父矣日夕侍東湖先生庶幾人



事亹亹不倦識者莫不服君之度後六年辛丑君
亦連舉進士觀工部政尋以東湖先生憂歸服復
授戶部主事監崇文門稅再督密雲軍餉已又監
兌兩浙糧運其來兩浙時予方知烏程以屬禮事
君見君會計精密不縱不弛軍民稱便間戲之曰
張二汝能持此一握竿了天下事盡在掌中矣尋
轉員外郎郎中督餉宣府去京師不三百里巨閹
豪黠持權貴書來干政每為所撓無可計給君至
風力赫然一切書絲不之來君乃大為更張悉占
窩之淪裁後財之券嚴互察之法公名報之輸一二

稱邊餉頓偁召給于時後洳君亦以郎中督大同
餉事兩鎮相繼稱北門雙鑰會宣府領軍把總某
侵俸鈔事發君怒欲罪之適當考察年渠乃膝言
誘君一時當路失察遂出君為解州知州君怡然
就道曰州縣我素心也今獲遂矣到解即詢疾痛
平徭役抑兼并鋤奸弊遇事隨發案無滯牘未一
年解以大治稱將及而君不能待矣君之卒以
甲寅五月五日得年四十有八又六年己未二月
十八日君伯兄朝散君易將葬君于龍首村祈塋
之原先是持父學吳子道南狀過金陵再拜謁予



銘君憲參政吉附以書諭托切至予不可辭按狀
東湖先生父君若父褒是為君曾大父君兩娶先
祁氏贈安人繼吳氏封安人子二元勳元輔俱吳
出二子咨性穎悟可以讀君書矣悅予釋褐甲辰
歲君兄弟自鄉中來行會都下相得樂甚中秋夕
酒酣上觀星臺徘徊四眺意氣豁然是夕君發論
更迺敬嘗念于惻然感焉回首十六年而浮世事
變遂如此云銘曰孰俾之茂孰俾之朽茂者匪敎
而朽者匪荒嗟乎悅庵猶此晦

贈南京戶部員外郎潛庵楊公傳

揭陽桃山之洋洪里有隱君子曰潛庵楊公以子
白贊貴贈奉直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而其配陳
氏為宜人公諱宜守良瑜其先自徽之婺源徙揭
陽相傳至公父秉榮稱正心公毋謝氏生公兄弟
三人公其中子也公生而朗慧讀書成輒不忘稍
長入縣學充弟子員治詩經作文根據義理深以
藻繪雕悅為恥其友侍御鄭公一初每資焉曰良
瑜理窟也邑子及四方之士遊門下者一經指授
即出以取科第如拾地上芥乃公自試輒不利
而正心公年日高公不忍遠去左右即力解學籍



督東脩以為養且曰易稱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我
之謂矣因自稱潛庵子云毋歿公喪之有禮比其
喪正心公也於禮不致毀公哀號孺人慕殆甚毋
歿時鄉人感焉季弟發早卒遺一女正心公均其
產為三分授公與其伯氏曰以發祔其孤女汝等
共嫁之已伯氏以多子故議立發後衆咸曰父命
也公曰發誠不可無後兄議是卒三分其產如伯
氏議仍共嫁其孤女公平生忠厚惻怛處人接物
惟恐一毫有傷其意至義不可奪則毅然山立萬
夫莫之迴也年七十有三以　恩例應得冠帶邑

令某詢公公謝不往既而行鄉飲酒禮請公公又
謝不往人問其故公曰君子不失身匪人自古未
有不愛民而能養老者也先墓為豪民所占公聞
諸官豪大有勢力弗得直公即聞之　朝行本府
勘得太守湯南崗嘷為改正乃已李彭山本以御
史謫揭陽簿舉行鄉約欲得仁厚耆艾者為約長
衆推公彭山得公喜甚曰先生陳仲弓管幼安之
儔也吾約得先生行矣乃分都圖出
聖諭以授公公為申明條目朔望集鄉人講馬清
議格物禮讓大行鄉人至今尚曰使李彭山不出



楊潛庵不死吾揭楊可以無訟矣陳瓦人有賢行
先公卒親友誄之曰貞哲孺人而公自撰其狀鄉
人以為實錄日贊令為南京户部郎中朱曰藩曰
癸丑冬予補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郎中召為員
外郎相與三月改户部去郎中君才識通敏可任
大事且器度淵雅人以逆來傍觀者皆不堪而郎
中君怡然受之無難也予心敬郎中君一日詢其
家世郎中君因為予述公行事云云且云不肖家
食時與友人營墾一廢寺田先君聞之召不肖曰
爾墾此欲以為養邪非仁者之粟矣許魯齋不云

世亂無主吾心獨無主邪於是不肖悚然有悟予
曰有是哉君家
聖制中有云凡所著見孰非典刑可謂稱情也已

## 裕齋先生行狀

嘉靖庚子春三月十有一日裕齋朱先生卒於家既
卒哭厥子啓芳詣其友朱子曰藩稽顙泣曰不孝
孤啓芳等卜以今年某月某日奉先君柩往塟於
其鄉某原將圖所以不朽先君者於鄉邦立言君
子其行實惟子焉徵嗚呼先君凉德詡行大都無
可不朽者然自少力學思以儒亢揚宗游邑庠幾



二十年竟轗軻於時鬱鬱不得志及不孝長解文
義先君以為可教督課之晝夜額額必期有成立
乃戊子不孝領應天鄉薦歸先君以其志少酬遂
去冬不孝完歷南部歲暮事未竣獨卧寓樓忽思
古人風木之感淚涔涔滴比晚默咎不祥已家訊
至果以先君病趣不孝歸不孝歸跪膝下見先君
神采大非平時殆越欲絶亟就醫圖之三月竟不
起比疾革先君引不孝手書思貽令名四字且曰
吾兒他日脫有一命之寄翁不及見矣木欲靜而

風不止兒念之乎天乎慟哉何遺言之及此也風
木之感豈侍奉者之所宜及邪將不孝之梟天已
奪之邪抑心神感召而先動其禍福之機邪朱子
曰已無為是無為是子請以平日所徵於先生者
質之子可乎於是啓芳收泣曰甚幸朱子曰功名
之際豈不命哉吾邑有東湖徐公者慷慨喜事之
士也精於易有聲場屋先生受易其門徐公雅器
之因妻以女曰吾得壻楊郎無憾矣於時人以先
生為徐公所擇壻又受其門易其功名可立致也
乃竟轗軻於時鬱鬱不得志何也啓芳曰不孝不



敢誣往弘治正德間文體典質先君論文於徐傳
其體每試輒以其體作文後來時體轉相趨承先
君略不動意曰文自來如是以故不獲售朱子曰
是固命也先生之文固不宜於今即當時亦不
售何也姑勿論吾聞昔楊氏之富盖甲於貲應云
然起自惰農公惰農公生三子乃先生先生先生
當楊盛時在父兄間無子弟之過性不樂奢靡既
入學布素恂恂儒人也惰農公尤愛之曰是兒必
亢吾宗比惰農公卒家口日益繁楊氏稍陵夷衆
微矣先生事三兄孟謹三兄以先生故合爨者十

數年肫肫不忍析比析先生又恥競訾產曰吾儒
人不須是舍宅於康莊之衢出居別業破屋陋巷
飛雪塞門或晨炊不給先生偃然傴臥蓋未嘗低
眉向人也朱子曰先生之志非涌也晚年稱裕齋
子者何也啓芳曰先君晚年始有田二頃在蜆蠦
蕩之東既解學籍遂遠跡田廬為稼穡之事每春
秋佳日輒命扁舟載酒壺臨汎蕩中觀省也輒欣
然獨往曰吾今可以裕矣夫功名於身至疏也君
子之疾夫沒世者謂其無所表見於世矣乃又曰
以勞廢心體豈善生之道哉詩不云乎今我不樂



歲月其除又不云乎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吾今可
以裕矣於是自稱曰裕齋子而以家事悉傳之不
孝嗚呼先君轗軻一生不孝傳歲家事方圖承歡
晚社期頤未艾詎意其乃止於斯邪天乎慟哉盖
得年五十有四云先是
皇太子生詔天下學校老成皆拜冠服之命縣大
夫亦以例授先君不孝為之請於君笑曰兒欲翁
褁此往蜆蠦蕩邪卒不之授朱子曰猗歟先生雖
不功名表見於世然即其生平為人子為人弟為
人父篤愛以全倫若節以貞操若和以善老皆歷

厥鄉人所稱也匪無徵者予不文謂即此代吾子
塡諱何如於是啓芳復稽顙泣曰甚按楊氏世
系曰楊出松江之華亭由華亭徙之衡陽鎮遂
爲寶應人後又自衡陽徙今在城之東南隅爲邑
望族世有隱德五世祖曰寶夫寶夫生德輝德輝
生季立季立生友智友智生臯是爲惰叟公配項
氏以成化甲辰三月初五日生先生先生名不字
時報娶于徐生子男五人長即啓芳次啓業次啓
昆次啓秀邑庠生次啓元孫女一人謹狀

顧親家姊石夫人祭文



有生胖合二儀玄妙顧朱之睦寔惟世好於惟夫
人女德婦道太僕者舅廉訪者考配我重峯高風
灝灝克生令子黄流玉瓚三女有家仲嬪余舍叔
也從夫泣送于野持踵而别悲其遠從哀衰忽纏
大命雙窆訃到吳㽞寔惟除夕病妻相向五內如
折追念往事益感余懷孑身伥伥議婚於淮豈無
骨肉情去則乖豈無姻娅強合難諧相與二君啓
我名門庚帖誤授弗協於婚中夜躊躇夢有所存
恍惚異境驚我心魂萬山之中古松雙倚有人笑
指紫藤在此余因再拜採藤而起覺而喜曰婚事
諧矣山寔重峰藤爲蔦蘿天作之合更復云何家
人之宜敢忘斧柯紆余內顧忝乙制科筮仕領縣
老母弗將方中與婦留侍于堂丁未覲還能羆協
祥娛我堂上益壽以康二姓之慶方來源源天胡
弗弔降此煩冤叔固可悲胡忍仲誒真性所傷割
愛何言方中訊至出祖有期遠寄菲奠我心孔悲
楚與相望官守限之一酹無由涕下漣而

祭倪封君文

惟公少習安期之策以諜人之宦尋好彭聃之道
以遂己之志超然物表熙熙無累寔産哲人百福



既萃四牡彭彭有來南城弦歌三年見子政成郎
潛留署蘭握更馨將有
命章以爲公榮乃公之榮孚在令子蕃也之師顯
允令德仲舒之學伯淳之識玉色金聲中和之極
艮貴在天鞶帶奚飾戊申之冬蕃與北慈水部未
奠侑以美辭高誼在心日夜念之不揣不腆用代
報施敬此三爵以瀉吾私

#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三十一

九江大守廣陵朱曰藩撰





# 山帶閣集卷之三十一

九江大守廣陵朱曰藩撰

## 思唐八詠引

思唐八詠者為信陽岳公作也公以鎮重之德卓異之才來治實應善政善教士民靡不蒙其慶云尋應詔入補尚書地官郎而士民者乃思之不置曰公曷舍我而去於是即公嘗所創建所疏濬所名表所往來之地而迴翔焉而躊躇焉而思焉而不忍忘焉曰公曷舍我而去邑之外史氏藩者屬公之慶尤為最深者也乃即士民之所不忘者繪為八則謁鄉邦立言諸君子俾末言焉庶幾士民之思得達於公不至於有懷不盡而已也前後共得詩若干首成一帙可觀覽矣顧卜尚未值首序尚虛會藩以考滿北上邂逅公於彭城出以呈公公即以序見委遣使相從要以必得行至鬼嶧二山下顧見其使因念公意不可竟虛夜泊旅亭覔得破硯禿毫姑為之引引曰岳公號咸唐思唐思咸唐也八詠者何曰八寶亭曰凌溪石公所創建者也曰宋涇河公所疏濬者也曰鎮湖門曰白雲池公所名表者也曰迎春橋曰魏角樓曰白馬湖

公所往來者也公之蹟留於實應而士民之所識不忘於公者以此邑外史氏藩姑為之引若夫簡端之序自當有待而非藩之所敢任也

玄英倡和引

嘉靖丙辰冬余循例考績入都得與三橋文子孟河馬子霽䆊吳子相邂逅甚樂也未幾余事竣將歸孟河乃集二子餞余於其邸第酒中三橋有首余三人和之已而三橋復有作余三人再和之詩成得七言律八首固京師詩社常事在余則為始逢世盛樂甚余輩俱生長東南雖論交有先後然各以文章行業相砥礪與尋常泛泛不同自兵興以來四五年間人各一方惟是追維自嘗至於天者亦無由過者今一旦以事邂逅于此豈非異數哉方時大報禮成天地閉塞

聖人齋心于九五三公穆穆然降堂方且爍礪石之新宮奏靈臺之凱樂青陽應律白雪呈祥自余計諧以來入都亦屢矣泰和景象無如此度之盛者乃得從諸公後歌詠盛德大博珠玉以歸誇詫故里豈非異事哉乃彙八詩成一卷題曰玄英倡和按之孟河而僭為之引爾雅以冬為玄英而余取意則不然玄時也英賢也南主客郎中朱日藩書安福邸舍

人日草堂引

升庵先生在　山陽以厥象託王泉陳君寄我白下予即揭于白下漪齋日夕虔奉如在函丈之下乃己未人日積雨稍霽西域金子東海何子吳門文子黃子郭子秣陵盛子僧子相約過予饍之齋中賓主凡八人齊南嚮先生象在壁間諸君不肯背之坐各東西其席如侍側之禮先是比丘圓瀾自焦山來壑中冷泉見餉罌未啟置在墻腳乃覓得陽羨貢茶一角烹泉為供茶熟以宣廟注之獎洗水香於鑪作禮畢就坐各瞻仰嘖嘖歎曰幸甚今日乃得覩升庵小小之象郭子曰先生長耳重頤壽者之相今甲子幾何矣予屈指曰戊申甲子乙丑庚辰今年七十有二金子曰先生風骨灑然而胸中蘊蓄如此殆所謂芥子納須彌者耶盛子曰博哉精哉宋以來無此人予曰先生此中如太圓鏡燭理精微不以纖毫臆見自役豈宋人之學可語文子曰今日之會奇矣詎可無述予當勉作人日草堂圖以寄先生庶幾因象見象如子所謂大

□□重發光也予不覺欣然拊掌大笑因歌人自題詩寄草堂遲憐故人思故鄉之句辭其平□去其重字令童子作八鬮散諸君前約曰請各賦一篇拜寄先生見吾輩萬里馳仰之懷何如於是諸君各欣然拊掌大笑曰幸甚越二日文子圖告成又二日諸君詩次第成予乃為之引復以諸君姓字鄉里及生平列于後彷彿季倫金谷之敘□樂鄴中之擬云爾

## 白岳游詩引

白岳游詩者新安羅山汪君禹乂之作也別汪君



三年矣戊午後七月汪君自新安赴試來應天手此帙為贄余即席讀之至應是崔文子之句曰是天問所謂白蜺嬰茀者耶胡吾子用事之奧也此與沈約之賞雌霓何以異哉越九月汪君復下第將還新安與其友胥陽蘇君過我話別燈下命酌復出前帙理之共得詩七十有一首首首推評咸欣然會于余心格古而典詞清而贍使人聞之作朝陽鳴鳳之想因持觴勸汪君曰子是之音不俚在卷阿吉士之列仍錯之白岳耶誰與為召康公者汪君曰夫子是言非我執贄門下之初心也予

有以樂之余曰文至今日可謂極盛矣後來僞作承前論定之餘準格摘詞立心便追古人似無多讓然不求其根而祇采其英雖極鮮華之選而雜襲之久不出自然終成嚼飯與人非惟失味乃令人嘔噦耳斯病也升庵先生寔箴之而曰藩則竊比于老彭者也帙中諸作如天門歌洞口逢王山人二首超然直詣至君子有所思行置之選中無別矣此不足以示雜襲者之程乎以吾子所詣更歸白岳藏修三年益求其至者而出則長離振翼豈惟脫穎於文哉吾於斯道更有望也吾子念之



酒酣蘇君出素卷索書舊作至憶梅之什有曰冰魂幾回銷夜月雪香將不勝春風韓非言之矣冰魂夜月亦有據乎余曰道家本行經云夜月能銷冰夙愛其語因強揉合之耳胡足以當吾子之問然蹄語之奧微吾子又奚以發之也嗟乎凡今綴學之士能讀楚辭韓子如二君之奧者何可多得

## 朝臺紀贈引

朝臺在番禺城東北三十里昔趙佗王南海聽陸賈一說因尚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複道還迴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

臯門漢以來守土重臣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
發於烏道遙二谷先生之往其肯嘗踐矚乎先生
清修古道自致淵雅釋褐後即任南刑曹既而以
病謝去讀書故山者六七年親友敦之出仍補舊
曹以癸丑冬余來南曰藩雖晚進幸以官聯先生
末行先生不之鄙欵言莫逆傾心定交逮今二十
有七旬而先生擢參廣省矣夫鴻飛天首斥鷃焉
知業欲綴鄙文首以叙平生知己之遇顧倭寇
發難惜夢日騰落也初劉本兵古烽給餉卒卒無
須史之間夜中不寐偶占得五言近體五首七言



近體一首雖不成章藉手為別因繕寫成卷題其
卷曰朝臺紀贈用備統朝故事云爾若夫久要微
言固非倚馬之所能辨也行矣二谷繫馬朝臺僭
留余諸君子憑高一眺睹巨海之浩茫觀島夷之
出沒因彼兵食訓練水師使虎士電怒鉦鼓天作
截其歸路擣其巢穴立掃妖氛一雪我中國之憤
其功固不下樓舡之定越地伏波之平嶠南也歩
曰大師克相遇先生亦有意於是乎

山帶閣集卷之三十一

門人蔡翰臣校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三十二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與吳中江書

舍弟歸辱手誨諸貺辰奉惶悚不肖十一月來即謀襄先祖妣葬事百余冗迫懷抱可知幸今冬虞之後始獲稍稍妥妥新春伏惟行署有相台候動止萬福別後承頻有過從旅況吾不落莫新作想益加富詩末技也以吾中江曠世之識超凡之才寔所語此顧乃卑遜如處女使人人若得以開戶爲者何邪且以古人之詩言之其爲調之高雅措辭之深雜立意之玄妙中江豈不知也顧乃一有所作於己之調之辭之意反遲疑而不能決遷延而不敢出豈古人所有中江獨無哉意者躭嗜太銳謙虛太過是以自信不專求全太速反有傷於淵雅之致耳誠欲獵古人之菁華傳一己之體格不斬勝於人不茍同於俗博採以聚之玄覽以一之未契不強求寸契勿固執若有若無必俟其優柔自得與已爲一蓋自得則自信自信則無古今無人我合衆會之緒成衆妙之門不貴織微而貴簡切不貴精析而貴神奇渾融無迹自不待較之於銖銖兩兩之間矣方其求之之初千蹊萬徑我或不免爲古人所使至此則通於一而我反使動古人也是故自信由於自得必自得始可以言詩也是故詩不可徒寄好惡於人也侍中江愛放言至此行矣中江以子之心行子之事勿悔歲月之無多勿憂聰明之不逮勿患著述之不早我能爲蘇李則贈答之數首足以見蘇李矣我能爲阮步兵則詠懷之八十首足以見步兵矣靡薄無實之言雖多奚益向見中江言唐荊川作詩亦不甚多似荊川意亦如此不知中江以爲何如匆匆卒歲扁舟之約不能踐矣聞新號鳳阿定否舍弟轉諭索鄙作昔周王之吉士非召康公不能遂歌區區謭劣豈易供此後容後圖之不具

與朱雙橋書

契闊詎如許七月間承卑從過敝邑適爲小兒議婚于淮遂虛良覿返舍即承我拓湖內閒如沃冷水慓慓不以爲信史數日始的傷哉慟哉默坐秋齋沈吟悲咤憐才憤命有身莫贖毋一引領南譙未常不呼天長號泣盡而繼之以血也慟哉傷哉矧執事同鄉同榜同官同患難同夙昔之情哉嗟

哉柘湖已矣已矣人生有終誰能免此不肖徒悲夫伭駿骨於泥塗而世無伯樂與香草於蕭艾而莫辨若于士生斯世何知已之難也夏初大行梓宮南來我柘湖受臺檄自滁徑徐自徐徑淮過敝邑索飯於不肖備道水陸奔趨之狀塗次饑渴之苦且曰過邵伯不知我雙橋能作一東道否不肖時視柘湖容澤黯慘以為國事在躬重以積勞耳天乎誰忍料其如此也上官以王事檄吾柘湖吾柘湖以王事奔走於檄臣子之分臣子之命夫復何言獨不思滁非孔道山行數百里卒然顛與夜



會所執者皆無大役沿路州縣官吏自足以給使令何必鴑遂如此令其奔趨饑渴如此無謂如此且上無毀知已即上官一顧指間陰受其福者何限何獨我柘湖寡祐而溘死於奔命也而一疾不救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況瘴非死人之疾六日而歿一大賢非平日積善之深何以至此已矣第為知已一紓憤懣耳柘湖尊人已至滁否丈夫子有幾人否身後得人料理否旅櫬尚未發否此間如坐井中通不得聞消息專乞詳誨冀稍徒步自得伸生芻之情餘不能悉

## 復羅念庵書

龍泮來承手誨兒悉舊問足仞長者不遺遐心幸甚幸甚但恨比時卒卒氣浮意淺言無當不足以承教孟然徵之夢境三年猶歷歷也來教云人間何得數數三年是三年又一夢也由之溯自百年亦一夢也第於夢時果能捉其歷歷之真庶幾雖夢非夢耳名方犹疾泌語箴心九仙臺清吟恍然接我崑閬之上先覺之呼寐者至矣某自入官來因循一紀吾斯未信寔未敢下心顧平生微志謂人之於學雖根器利鈍不同要須自証自悟始



得靠人言語終落聲聞故程氏云不能存養只是說話而佛氏亦云自悟修行不在於諍夫子所謂朝聞果自聞乎猶待人也故曰說食不飽此明道辛勤登躋邇遹而上自至十三級坐相輪中猶見人說相輪也顧不逮之資入就衰之境實証何日天既儆夫子以為依歸自失不敢終棄或有一唯之日耳背妄意斯道自孔顏來惟濂溪明道為得其真至今日接我念庵大然彦聖藩之師也且他以道稱宗者辨皙非不明機鋒非不捷為人之心非不切切也反求其中純乎純者鮮矣此愚生羅

在顛倒夢想中而必欲挽其歷歷之真此也豈惟文章小技哉大抵天下之法無爲自能有爲而著於有為者便與無何本體不相涉何也謂其有意於其間也其所謂終落前人圈襀不是家珍以是也南坦翁誠當代其人老氏猶龍之喻足以當之某在湖幾四年始以詩筆受知終以璞古見信遂成莫逆至於州學呆素不講不能扣也聞今春過安仁上冢曾至石運洞否某去夏補南刑部五月間轉兵部值倭寇之變日夕逐逐皆未引領南天無由一伸起居罪兄三年又藉手於泮殆亦佛法之因緣邪時事日非難言難言仁者尚有意於斯世乎即有意於斯將當從何處插手不即付杖屨一聆極論為具官式懸仰何言餘具別紙



與劉坦翁書

曰藩別公數十年以獲造真廬覿睟顏聆教盡日稍慰積仰坦林舟中卧遊久矣一日措身其間不必盡也藩常讀謝靈運山居賦劉孝標金華山棲志每歎古人過於揄揚未必如此乃今信其有也夕陽出山留連淡日公不忍別曰藩不忍發別秋之後因成絕句一首夕陽野艇語從容藍輿歸途田燭紅小舟山前泮吏報五林昨夜相舟東題曰別南坦丈丈後作並紀茲遇云爾綺樓之作欲勉強奉教中夜引枕兒不能就大抵達人曠世之度超於埃𡏖之表應酬伎倆自不容投必得陶韋之筆情來氣來蕭灑數言始與茲樓相映帶也如何如何比者嘉禾水澗官舟皆取道湖洑曰藩疲於應接痰火大作早起後目風寒嗽不止遂卧病邑齋暫謝人事遥夜一燭坐童僕靜默驚風攪樹爽籟集庭顧景徘徊不去見寶涕身在湖南家在江北七十老人獨留堂上孤羈遠道夙夜終鮮之助無之



湖田失歲里閈蕭條雖朝夕足課而緩急誰恃文勝厚衣安仁當膳八之情也到官以來五十餘日氣變如此而起居不聞公謂曰藩何如其為情哉曰藩不肖藉父祖餘此兩執郡縣之役雖無卓異可紀率克守官箴不誣考課少年之日習於見聞晉念異時倘叨一命亦庶幾無忝前修固不敢視為徒勞妄自菲薄亦何值業不勤致身已晚始願雖獲於事主即境公昔於遠親昔楊朱臨路而長號墨翟睹絲而歎良有以也重念先人平日雅好辦書家藏殆數萬卷皆手自校讎識以印記藏

之邪上别葉嘗指示曰潘曰我平生辛苦有此祓能繼我之志否曰潘時尚少也自省事來即感先人斯語閉門不出出其書徧觀之卧以薦寢食以當餡偶至會心處輒欣然永日矢以自終二十年來困循無成甚至田園日蕪慶吊都絶亦不暇顧也近時一二有道君子見曰潘如此憐其愚而爲教甚頊曰潘自揣人品卑劣不克負荷嘗譚之曰君素毒貧子說金無乃以黃葉止啼耶若曰潘意則不然必欲辛勤如程子所謂迤邐直至十三級以求其輪不敢對塔而說也古人云吾何信信乎



我而已孤明歷歷天不可欺使我中無所得徒受人寄載黨同伐異曰潘死不瞑爲之也初心自許荏苒至今生命不諧當此劇縣物至承前百冗交集自朝至夕卒卒無須臾之閒異時微向末殺盡矣前偶作家書潸然之潸誤作涠字竟不知塗註友人強題芙蓉障子謠用竹閒水際之語蓋牡丹事檢史記叙白圭貨殖偶採得商君傳至無功者雖富無芬遂疑謂白圭齋於居積如此精神荒耗殆類從志平素餡文不如此之謬撥厥本原寔由驟去鄉土關山阻越雖微古人嚙指之誠自不覺

心馳神摇耳嗟呼嗟呼生今之時古道難矣相勗相摩雷影如馳回思二十年僶俛家食求以繼先人之志者何如荷諸君子之教雖不敢苟同蘄無負於歲晏者朝歌絆足之嫌中散頊纓之喻固非至訓然徒使竹素之功收於錢谷丹鉛之力銷於簿領亦非曰潘多病之所堪也蓋秉田委吏必達節者能之吾斯未信他更何言仰惟我公天壽平格保乂王家碩望鎮岩廊清節肅海宇後來之士伏在下風欲丐一言以爲終身旌鏡卬首而不可得曰潘何幸山公謂稽紹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



盈虛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此所以不容不恡於我公我公之誼亦不容不爲之思而忘其瀆也雖然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臨書不勝悚慄

### 後坦翁書

日來騷煥奔走賤事汗涔涔滴體力殆不能支急足至齋出手誨首蒙指我以清涼勝境三復灑然雖慈毋憐赤子之膏火不是急也心感心感西湖山水無好情況對之草草一遊殊無所得大巡尚鎮院不得辭辭後即東陽矣趨侍膝前尚未有定

百奈何奈何某無似累眷我公緒言提示寔競鏡
莫之承居閒亦竊以管窺蠡測摹擬道真恨乏定
力卓識未搓其樞耳苟搓其樞敢惜箋心血揩以
奉所天向見示小傳就事論事詳矣第於所謂樞
者或恐未之加意耳樞者安身立命理以馭氣不
淪于言語文字亦不離於言語文字者也以近作
易明者譬之如蘇氏於韓昌黎曰匹夫而為百世
師一言而為天下法程氏於邵康節曰先生之學
可謂安且成者是已噫嘻是道苟無樞將如水之
泛濫流何所紀極哉然是樞也必待神情自至



有會而作始為合作固不在硬立一說主張其閒
曰樞也是以愚劣於此實難皇恐皇恐烏程諸同
官不解事徒見某屬公之慶別來輒又奉覵坦上
不置使某何安然實非某有心使之也惟我公亮
之石渚公相見極感至情且述門下引進某之厚
之悉何敢當何敢當又來諭及神棲圖洗紅事恐
亦未可俗之嘗記道笈云黃庭之人長衣絳子能
守之可無恙真人法服用介樂康公幸審焉存為

再復坦翁書

孟氏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是故麒麐鳳凰
秋陽江漢言者莫不各極其形容而識者獨謂顏氏
之子喟然而嘆為得其真豈不以一個河上公只
是可道非道一部金剛經只是旋說旋破得此真
可以忘言而言者祇及中人以上似於有些古怪
有些往處痒不住諺曰同床各做夢難哉難哉別
公雖不計歲月幽嘖所鍾千里神合者屢矣此中
烱烱更有何物只恨不得侍公破例碩耍以領從
心至教抹撥世間一切桎梏自好之徒乃知郭子
所謂混混與一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者
為用力之與也教中拳拳以碧湖售雨為念且援



及寒門故事終南之捷豈容再誤獨延平之劍當
終合耳尋春一線不知杜牧有此緣否公教亦云
有造命者主之某謂世之厄我者其命乃運命之
命某販心門下者則性命之命命境既異相植自
難苟入古言在造命者又自不得與何敢以此之
命俟彼之命也笑笑玉巖君好駱　棵雅大是洪喬
又恃公門下常川不難某幸甚附　上沉香五十方
漫充櫝中清供瀆瀆惶恐

覆坦翁書

欽玉岩至奉到手諧無任珍慰焚香發緘反復

旨具會兵餘信非一時福地得見真人當不至此此真人應以有位者言番文不憯坦林無恙固元倉子之畏壘也故鄣不在福芘中乎大抵履霜不戒之禍顴天求賢之心今昔正相反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何昔之實而今之文也漢文之於河上曹相之於蓋公求何等實心惜也有道德五千言有臺飛十二事乃不用之以新以守以藏以修而竭力于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天豈肉人乎專氣致柔與天同居披褐懷玉敬慎默知師之授我真矣曳杖行歌急於弹指恐能與世紛紛師



之慵我明矣肉人何知但願掛衣冠神武門供役于華陽樓下聽師恩誨以畢此生雖爲旌陽公之于大允充運米之役無憾也安能與邪魔濁世之流爭長競短乎明歲九月當滿一考稍了小小世緣過此曰藩一身輕似葉矣盖曰藩釋褐一紀餘尚未修先塋之享未能免俗待此成禮耳師常恨曰藩不家江南又承有金山再過之命今諭又及息園游塘令人妬寵心熱贼勢未定彼中未有動理紫山神阜訊後轉加姿媚半山亭子無恙司空圖詩云清香一炷知師意應爲昭陵惜老臣可念也曰藩有弱孫四丁緣他日欲有謁不敢邀以召聞承書帕下逮鄭重何可言王君人回敬報遠信之至

## 與涂東坪書

不奉台範忽復改歲承入滁後起居萬福爲慰何日行縣得一遂瞻奉耶曰藩不肖藉庇得於去冬襄先妣大事日來株坐服含志意淪落如聞逆胡犯順神武赫怒有擣穴犂庭之舉中外皇皇祗承吉日我公亦以馬政宣勞于外舊雨黔黎不任倚望敝邑萎蘆沮洳之場甚不便牧養公所知也曾



起解馬匹皆至京買納始堪驗收不致悞事亦公所知也今日兵興急務豈敢以舊規言有命即須備馬以行敝邑馬既不堪用必須轉責于他處然後赴臺下告投起解解後又走數千里始至都交納遠適土性羸疲羸困此馬足納乎即納足用乎上下往來奔命徒期得罪誠所不辭但恐無益於事殊懼殊懼我公高明仁恤豈俟曰藩覼縷便行而無益於事不若因其益者而便之也我

皇上安養休息天下三十年來恩洽一世一旦有所振作凡有血氣者雖身充騶牝體加銜勒以敵

王之憸以報有生遭遇亦所不當避顧事至難處雖捨身無益且不足以濟一時之急此亦執事者之所宜軫念也敝地原派馬皆寄養士著之家非軍衛處所必欲用本地之馬無所於辭第恐公亦亮其必不堪納而聽其市也市一也市於本地也孰與市諸近都之便也解馬有官俵馬有戶各于紀所係使其納也足以備國家之用不致悞事市之遠近一耳又何必起自本地使之行數千里羈疲羸困無益于事哉此在明公必有定策語曰井蛙不可語於海者拘於虛也日藩不肖誠見桑梓利害昌昧一言不避瀆諳耳惟明公圖之



寄升庵書

曰藩陋劣童時侍先君子即知海內有升庵公迄今三十年餘忝承緒業不敢失墜研求之餘益覺斯文正脉有在跂仰轉切後又覓得公在滇諸論撰讀之輒欣然有槩於中精義玄解種種奇特折衷之恩在脩文者真罔極矣近代文章之家立言垂後寔多其人求其如公朗徹千古即事稱奇使異時穢習謠障彈指洞非厥儷鮮已其何幸以亦獲與聞於公以為終身揑鏡慰甚慰甚辰下冬序嚴溫伏惟台候萬福各天相望縮地無由每想塵範之　故調聆縹碧之殊鄉未嘗不折芳草於傳聞之戍託浮雲於信苴之宮搔搔我心豈勝勞積方今聖明在宥天下含生之類一有失所猶為遺棫顧一代宗工又滯幽裔俾我等晚進從之末由徒寄遐心於蕭瑟憭慄之外皇穹果何意哉所賴惟愉君子神明相之佇協好還之期慰我倜儻之望耳茲箬谿翁之便輒附平生所欲言如此外作一卷併往充贄儻謂可教大賜刪削非無[illegible]願之至唯公亮之圖之



寄唐荊川書

伏自乙未接侍之後倏爾三見改歲引領夙愛每增勞積第踈懶屛居無緣脩候門下為罪兩屬之便輒承動定陽羨山遊秣陵水宿逸駕仙遊即恨不得一操几杖耳徂暑伏惟履道萬福天生荊川玄風灤雅振絕古今奚待某贅其恨近代名流起家之餘好爵一嬰惟篤意真古而意趣終[illegible]蓋自韓歐相沿不勝其敝間反者又偭　弘乃荊川方且覽德千仞會粹百家洋洋灑灑以迪我文明於周漢之上愛而不見僕人宜何如其惓惓也

悉山之便輙勸状弁附拙作二紙雕朽之質尚足與進不停及不次

與史大梅書

不才落落與時齟齬在都二月奔疲苦惱腸已千結顔不一開獨天臺郊寺二渚與兄相對不異在上方時何慘舒之不均也因憶周濂溪云到處雲山皆可造時清終未忍辭官程明道云縱使權酤戲課利不過抽得俸中身彼二公者真已至道勢利不足以怵其中故其言優裕如此吾兄行有長人之責試一悉之何如悉得過時則知明道之言



非尋常之輕功名者濂溪之言非尋常之重功名者其於發軔恐亦有助更望兄質之讓溪翁以為何如至於不才已是潦倒徒能言耳九街塵土一得即浮便謂四肢安妥俟偃臥數日心志稍定更當拂拭鏡臺不敢自弃盛使旋聊布下忱其他覶縷不遑占謝

與桑南皐書

非辱教不以煩瀆為罪心荷心荷待占未至弟亦自占一卦得需之上六按王弼傳此文處需之終非若六四之塞路也與三為應三來之已乃為已援故無畏害之辟而乃有入穴之固也即程傳所謂處得其安是也三陽所以不敢進者須難之終也難終則至不待召也已居難中故自來也處無位之地以一陰為三陽之主故必敬之而後終吉弟觀弼所謂入穴之固非弟今日肝病而不出乎非程傳所謂處得其安乎正不知何以中其敬處無位之地值忿競之心而欲終吉難矣敢不避再三以扣明者并將此占及吾丈原占細為一推以決進止三十年榜末可擬同室之誼披髮纓冠吾丈念之否毋曰西堂長老不管閒事也如何如何

山帶閣集目錄卷之三十三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撰

九江太守廣陵朱曰藩著

跋空同先生集後

君子之言無所倚之謂聖是故中正和平言出為經尼父不可尚已孟氏而下吾未見其無所倚也倚者何德未及化必藉於氣以揮霍其言大其事功耳軻之言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七篇之中大抵皆是氣之揮霍也其視中正和平者有間矣先友空同李公以奇材卓識在弘治正德間倡為古文力追秦漢一掃近代冗襲委靡之弊有集若干



卷傳布宇內讀者謂若有物憑藉其間景駭響振使人不敢以褻玩何也蓋由公平日毅然以節義自任特立抗疏詆外家近巨璫三入犴狴瀕死卒不死以其孤憤洩為文章結體包宇宙摛字入秋毫遒聚爾雅動高前式當其自信時雖宋蘇軾唐韓愈薄不為也公之文謂有所倚非邪公固一代明氣哉公歿新學聿起病公者曰節義血氣耳文自韓歐小氏以來已有定式何必摹擬秦漢措哉李氏子不聞吾聖人之道而死噫嗟嗟無所倚之謂聖川之文有所倚者也子所謂不聞道者也則摹擬宜也子聖人也亦規規于韓歐蘇氏操其關鍵尋其節奏獵其情采每一篇出曰此韓文此歐陽文此東坡海外文無乃亦有所倚哉惟是心與摹擬秦漢者何以異石亭陳公曰當凡才法之日出世者便要據獅子吼阿難罵迦葉做一程佛子[illegible]之何子曰佛固好做但恐只是魔得其使飛精[illegible]入假汝說法汝終不是到地釋迦耳相與一笑曰到地釋迦如何曰無所倚之謂聖

跋姚氏所藏大聖降水母圖

丙申夏客金陵於友人几上見元人大聖降水母



小說甚奇為讀一過迺今豢谷贊府視此圖云李龍眠所作變相種種較之小說益奇矣噫古人左圖右史有以哉按唐貞元壬申泗州大水呂周任作紀歸功于刺使張公記中敘張之處畫可謂條理矣是年泗雖水不為災奉天子明詔守一方民有大患以身捍之要當以張為法若曰支祈鎖而淮淝平黃犢驅而次江瀆此又一說也

跋葉母還金傳

射陂子曰葉母還金之事蓋在弘治己未間於時先大夫方舉進士寓都下頗傳其事為家人道之

蓋相去四十有七年矣內翰君邂逅出此傳褙卒業焉高誼斷斷知一日也太史公曰無不善畫莫能圖何哉

跋先人與海山先生書

右書乃正德戊寅先人賀聖節事竣還滇至酉陽寄海山先生者是歲先人以春末予身起家四月至武林大病四十餘日信聞盡室憂灼老母晝夜泣嗚呼今二十九年矣先人又有疏詣海山論出處事用碧箋楷書大約計四百餘字

跋衡山先友詩八首



吾友王履吉氏嘗言平日嗜大復六子詩每風月清夜輒誦之不置後寄予詩有云閑居覽遺編遂不覺用其詩語可謂酷嗜也已太樕撰懷之什出自謝靈運之擬鄴中顏延之五君詠約之懷舊詩九首雖人各為辭雕畫不同而中間真意可念大復要自得之唐詩張說有五公杜甫有八哀詩讀者雖不論世代其品自高別矣矧近日之靡靡哉石渚公卷中見衡山此詩詞不相襲而意則獨至使後生於弘治成化間人材欣然有尚友之意真合作也小史意為二本題曰文衡山先友詩八首

[illegible]之詞小安得起吾履吉一評之

跋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嘉靖丁未夏楚東湯公搆閣于峴山之陽閣成問名於所嘗遊者久之無以應也公乃自命曰清遠泉咸拊掌以為天然中的非屬思可及夫吳興山水之清遠也尚矣微此閣此景弗彰微此名此閣不重公也抽數百年之秘以惠吳人為造物者斬此二字不以酬公哉有非屬思可及也趙松雪有吳興山水清遠圖系以是記圖不可見即是記所稱諸山水清遠者悉欄楯觀歷歷可証問取以



呈公公喜曰是吾閣之左契也予盍出數言并將托之石以永茲閣

跋石渚馬公所藏元人臨桃源卷

唐畫品桃源圖極稱工妙舒元輿作記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襲目詳玩自覺骨戛青玉身入鏡中升庵楊太史在都下時云見元臨本石渚公此卷亦云得之都下殆升庵所見耶不然何圖之工妙恍然即元輿所記也因請公綴以陶淵明桃花源記一首并詩王摩詰桃源行一首且系之曰凡我同志欲觀此卷者請先玩是記與詩有所

得㑩幾不隸帶香氣玉身入鏡中之眞趣

跋李太白遺跡卷

內翰過幷邑有白田馬上詩又有贈徐安宜詩安宜邑故名也卷內識內翰爲寶應攷元是內翰猶及知眞知得八寶事云石渚翁出此卷因識吾私

跋十八學士打毬圖

貞觀政成之時其君臣同爲樂如此然觀其締造亦新矣渚翁此圖當與韓昌黎上張僕射書並觀可也

跋去楚集



是學子温柔敦厚有國風之才自入楚來所養盈完粹是集亦可以見其一班矣如云寺據三山勝杯傳五夜深如云夕陽隨倦客芳草下滄洲如云無能隨去住心委片帆飛古趣悠長更有味於楊園之許讀之者豈知其吟於澤畔哉子曰詩可以怨正以能處怨也若楚人深於怨則未必不以叫號悲咤之音發洩其湮鬱不平之氣恣情溢中絡與屈父之盲矣夫然則是集也之名去楚也宜去楚也已

跋方晦叔書

趙文敏公云學書不入晉人格終是胡塗近日書家豪縱爲竿子蒸餅之狀詭怪極矣然祇可以眩俗目不值識者一笑兩江此作沈著痛快而榘度卓然可以一洗弊也吾聞兩江在童子時已爲吳郡枝山祝公所重授以筆法國朝書評比以枝山爲第一斯兩江之派可知已

跋雅宜與元賓手翰

雅宜先生人品超絕一世生平愛居石湖又得與元賓諸君子從之遊山水文字相娛樂遠人望之若三神山人不可即癸丑夏文石太史館中邂逅



元賓因得覩先生手翰數千紙筆意飄飄天才軼出慌若置身石湖之上不待褰裳濡足而從之游也因自摹一卷藏之涇上園而系以予所欲言者於元賓

跋雅宜行書柳柳州文二首

雅宜此書如三河少年衣衫杳拖舉止翩翩令人匠耐舒卷之餘猶想見其在古泉山房修竹之下蕭爐繁几弄筆時也國朝書家評系支山之後其在伊人

跋石川謙遊卷

石川先生曠度小一世自解組歸遊覽東南諸山水殆徧矣紀遊盛撰傳之天下天下好奇之士莫不家藏一弓以當卧遊此弓乃先生去秋過淮吊戚南玄都諫所作君子謂先生此游於師門友道關係尤重故其言益暢以整覽者於此當因言以求先生立德之實勿泛以好奇視之可

跋許石城所藏諸公詩卷

江左前輩風流文采盡此卷矣衡翁之外俱是陳人語曰諸老盡郎君出是不在我石城先生乎宜先生之寶之而特以示藩也因憶小說唐有裴勛者與觀熟遊慈恩寺見父嘗題名處同年多物故



嘆曰此皆鬼錄也藩也能免茲誚乎

跋顧孝正所藏雅宜詩卷

雅宜書臨稽秀娟大際類其為人予少日從之游頗窺其運筆之妙顧性資駑下卒莫能學也今廿餘年薄游金陵邂逅孝正示此卷恍然如覩其風度于石洲兄座上於是二君之墓草久宿而予亦老矣孝正其以予尚能如優孟抵掌談笑像孫叔敖使楚王左右不能別耶謾題其後而歸之

跋趙彝齋寫蘭

鄭所南寫蘭不著土或扣其故曰土被韃子搶去予意寫蘭正不須著土觀子固下筆自有超然塵外之韻著土則著相矣維摩詰所謂畫舍利佛神力去此天所以散華不得也壽承以為何如

跋枝山翁生烟帖

樊樓飲酒處有人誦杜少陵詩大叫曰杜子美可殺鄰坐告變曰殺人問殺何人曰殺杜子美予閱枝山翁此帖幾欲犯前禁

跋張夢晉竹林圖

夢晉白描世所罕見此圖林中諸賢尤覺得其酒中真趣語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夢晉他日



嘗大醉以粉墨塗面插野花吳歌肩輿上武丘山為時人所嫉此何減劉伯倫衡山先生遊方之內老不踰矩而獨於斯人愛念之不置大似伯樂相馬牝牡於雌黃之外嗚呼觀斯圖者請具斯眼可也

跋書郭四朝傳

郭次甫吳門奇士也夙有向平之志以五游自號前歲邂逅予於白下索贈詩往嵩山蓋徊徘於中條女几之間者數月尋至太山遊靈巖寺而返今

難過涇上為予述二游予因相曰二游有奇事否次甫笑而不言太山太守仲君子長好奇人也因偕次甫於嵗祥樓次甫有閒亦常過予白雲池上書者為樂因作贈郭山人詩甚墻新淥影翛翛一笑能來郭四朝傚接土山開竹室且支册龍向竦綠扣舷慣愛池中戲相杵時閶城上謠見說五游還有待頓因香名結逍遙次甫曰予去夏過撫山訪文五峰至一村曰郭干恐是四朝舊迹乃呼童子出其傳并劉大彬茅山志考之良是次甫欣然曰吾二游之奇曾不若今日得郭干之奇也煩子



為書此傳一通俟予三游畢當重表家世于耳

丁巳立夏前三日

跋書貽子真詩卷

丁巳四月辛亥揚州倭報甚急因歎陸子真過朱干草堂筮之初得同人之九三次得大有之初九及九三辭皆襲七占遂取酒與子真暨郭子次甫同酌堂中頗忘鄰戒之震也因誦司空圖詩云山前鄰叟夫紛紛強衰藏愛閉門漸覺一家看冷落地爐三尺自濕存笑謂二君曰二妙在此吾不冷落矣酒半偶出近作五言律詩六首授之子貞二君長吟遠夕和與眺塔西新城而別南報是日不至

跋蔡世卿藏唐韓晉公田家移居圖

丁巳夏五倭賊來之淮陰田望故園焚燒六晝夜雖骨肉相保而家室無可歸矣世卿學士視我此卷常憶在都下曾見葛洪移家圖其人物位置與此甚相似遂稱洪家且簡素可以為人生修靡多累之戒忽引標目乃觀[illegible]成歸樂圖為唐韓晉公滉所作而秋㕘家故物[illegible]按宣和御府所藏晉公畫有田家移居圖一田家風俗圖一卷內諸公跋者皆云田家風俗圖而李文正公所題跋曰西



成歸樂圖是因卷首隸古西成歸樂四字誤之耳也卷內畫者皆作移居之狀而諸公之跋皆曰田家風俗圖是因圖尾鑒定者曰能圖田家風俗六字誤之也以鄙見作田家移居圖為是不然道路奔挽望景而馳中間何以見其可樂與其風俗乎晉公畫在妙品之上古有定評獨恐後世相承以移居訛為風俗又訛而為西成如諸公以田家訛而為葛勾漏如不肖逾遠而逾失真矣世卿其審藏之寓淮凡兩越月亂定携妻孥乘舴艋以歸計餘具俾抵圖中之半寔以喪亂蕩資非平日自然

簡素[illegible]也歸米欲覓善繪者述予所見并規模此圖另作一卷並題葛洪移家圖藏之笥中時一啓玩亦足以爲人生後靡多累之戒

## 跋李伯時戲馬圖

熟睡過雨起坐池上斜日映香醉山濕翠欲流玉波瑩澈茶罷臨窗展此卷觀之恍若二龍駒從渥洼水中出也奇態俊壯真得天用之奇誰云習者流入馬趣乎

## 跋潘石泉臨李龍眠歸去來圖

鶴江公愛李龍眠歸去來圖出燕心堂紙屬石泉



潘君爲臨一卷又屬衡山文太史錄淵明辭於幾幅之左卷成寄至淮公已不及見矣公之子孫以公之愛之而不及見之也相與珍襲之什倍吟公平日所遺諸蹟間以示潘曰先世之蹟以既見而寶之則致存者爲舊以未見而寶之則致著者也新子也體公之愛珍襲此卷于尚書府中每歲時祭享出以列于宗器裳衣之間而公也臨之在上未嘗不見之也是子之寶不以公之目而始存公之愛又因子之心而如在爲義深遠矣是故古之論孝者亦曰不見是圖願勉旃卷爲繪事凡七幅末有詩五首題曰瓠山亦衡山翁錄也石泉名鑾程妻東人

## 跋西園讌集圖

西園讌集圖亦摹本中能品爲大司徒石渚相公所藏流觀之余更得林氏叙述令人遐想當日之盛無由身造其間而與之周旋也天下名士一世不數數且散在四方參辰相望有終身不得合并者卷中自主人外凡十有二客皆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而一時人物風流於是爲盡微汴都遊虎之地晉卿輕好之賢烏能成此雅集哉人常病蘭亭



秖會稽之偏金谷從河陽之好是未必無所盛也金陵爲國家留都重地弘德間先中大夫以戶部郎中主時則海陵柴墟儲公爲戶侍好賢禮士如一時東橋顧公南原王公石亭陳公及先大夫咸游其門稱南都四君子乃今曰潘復亭與我公相値雖性質庸下自砥類而公以當代元老碩儒公餘暇脩緒公故引曰潘而進之門下若可以與語者蓋自待罪爲程以來十年于今矣曰潘何足言秖足以見吾鄉耆艾之德代不乏人且又萃于南都而愚父子獨逢其會也即病其爲會稽之偏

河陽之好亦奚憾暇日公出此卷俾加論述撫昔感今為之灑然詩云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何必身遊其間而與之周旋我敬題以為公殺

跋市隱園後卷

予性愛游泛射陂亭堂去城三十里左帶連岡映在其右秋水森渺殊極江湖之趣可以往而不返也一日入市隱園悠然會心如坐岳陂上自鷗宦來寓白下凡數年人家林館無不遊歷真契惟此水耳欲為各賦其亭八景之勝牽役未遑聊錄此作于卷末識予區區元白勿誚其妄足也



山帶閣集三十三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朱曰藩撰曰藩字子价號射陂寶應人雲南布政司參政應登之子嘉靖甲辰進士官至九江府知府是集詩二十五卷襍文二十八卷應登詩倣李夢陽曰藩則法楊慎嘗因所知通訊滇南慎為選其詩七十餘首品題之其在金陵懸慎畫像於寓齋集中有人日懸禮升菴公像詩是也然其詩穠麗儁得慎之一體王世貞藝苑卮言謂其如高座道人忽作蕃語則訊之太甚矣

# 石室私抄九卷

〔明〕魏文焲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室秘抄五卷》提要

石室私抄序

石室清隱朱紫陽筆也在福州道山下南豪魏先生家近山麓遂扁其門平生著作藏焉題曰石室私抄先生舉嘉靖甲辰進士與先中議公為司馬同舍郎毋與不佞談三朝故事若有未竟者先生分守嶺西轉廣西秉憲思太夫人上終養疏言時清而辭官人臣所不忍也毋病而就列人子所不安也其辭楚楚

今皇帝允之先生家食幾十餘年方蜀有番蠻跳梁發兵勦之龍州有土官變提兵擒之今改為府治黄中巨寇連害三楚調兵平之今征龍州征支羅記可考也廣有徭浪諸賊擁衆横行條安攘事宜練兵息之今嶺西大征議可考也大冢宰滿州楊公寓書言松潘政甚佳龍州功更奇天下之實當爲天下惜之愛先生經濟之畧如此乃先生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自六經周禮外如鶡冠孔叢吕覽越絶諸子何啻百家先生取而定之有爲而言獨見而語妍蚩在巳曳不隨人一洗末師之訛如漢魏唐宋諸人何啻百氏先生極論之設身處地因跡探心

前史屈筆一一弹射令其復生且心服焉至詩歌典麗書記之文翩翩可誦大宗伯烏程董公寓書言政務劇繁曰不遑給參考簡編忝詞林者覸顏矣愛先生雍容閒暇又如此夫騏驥整蘭筋顧盼千里鴻揮勁翮陵厲清浮若太宰宗伯兩公可謂賞音之士矣豈借翰于晨風假足于六駁哉司馬遷自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世有太宰宗伯其人與先生足重矣不佞書以俟之

明萬曆丙戌秋日五嶽山人沔陽陳文燭王叔撰



目録

卷之一

# 石室私抄卷之一

閩候官　魏文焲　著

年友雲竹王應鍾　校

## 乞恩歸養疏

奏爲親老無依比例陳情懇乞回籍侍養事臣福建福州府候官縣人由嘉靖貳拾叁年進士竊念臣草茅賤類遭際
聖朝冒倖祿位殆叁拾年臣舉進士時父某在家病故任戶部主事時嫡母陳氏亦故俱以缺侍湯藥每懷痛割繼歷中外皆扶生母胡氏之官得以微祿就



養兹復叨令秩留母在家别無伯叔兄弟近接家書內稱母老病龍鍾終日卧床奄奄氣息口念臣不置臣見書如見母魂神飛越腸一日而九迴不獲安心供職矣且母今年捌拾有肆愛日無多報日苦短恐寸草之私莫遂則終身之悔何追方今世道清明百司效職求臣周敦頤云時清終未忍辭官臣豈敢自負　明時忍爲辭官之舉顧情緒迫切萬非得已伏覩　大明會典凡官員父母年柒拾之上許令移親就養若果父母老疾去官路遠戶內别無以次人丁方許親身而　奏揭籍定奪查得先年江西副使陳萬言福建副使金立敬近日浙江叅政遏維垣皆以親老疏乞終養俱蒙
聖恩賜允臣今事體實與相同而親病危苦情尤過之伏望
皇上推　孝養　兩宮之誠　廣錫類群工之恵憫臣懇切至情　勅下吏部容臣回籍侍養庶臣母子相見有日皆
皇上生全大造臣不勝感激隕越之至爲此具本令義男魏恩抱齎謹具奏　聞吏部覆奏
聖旨是

## 讀詩

詩之風雅頌何也有王風有列國風有正風有變風有正大雅有正小雅有變大雅有變小雅有周頌有商頌有魯頌二南謂正風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列國之風也黍離王國降而為風豳風本周文中子曰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此十三國皆變風也文王十八篇為正大雅鹿鳴十六篇為正小雅民勞以下為變大雅六月以下為變小雅魯無風何也王者不陳魯詩魯人不得作風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季孫行父請於天王命史克作頌四篇故魯無風而有頌商於周為客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自微子至于戴公中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孔子錄詩之時得其五篇以備三頌故商有頌周頌則宗廟之樂歌皆周公所定其他風雅諸篇或為公卿大夫或為國史作者無主有為吉甫家父巷伯作者已著其名至於列國史官與其國人感時擬托史官採取令瞽矇歌之付之樂官或天子巡狩太師陳其國之詩以觀民風如魏之風褊急唐之風勤儉秦之風強悍陳之風遊蕩鄭衛之風淫亂各從水土之氣述其當國之歌讀其詩可以想見其時故季札觀之而知其國之短長詩之所繫重矣說者於國風多以為閭巷細民所作如鄭衛即以為男女相悅之詞谷風即以為棄婦葛屨即以為縫裳女君子于役君子陽陽皆以為婦人作與綠衣日月終風燕燕柏舟河廣載馳泉水竹竿或以為莊姜或以為衛女或以為宋襄母恐未必皆此婦人所能為也孔穎達疏義所謂不必即其人自作得之矣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或謂子夏毛公作愚以為小序固不可盡信亦不可盡廢如鄭詩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風雨揚之水狡童青衿小序或以為刺忽或以為刺亂或以閔無臣或以刺學校而說者槩為淫奔之詞恐夫子錄淫風不如是之煩也變雅皆厲宣幽時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通小雅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序云皆厲王時大雅雲漢至常武六篇小雅自六月盡無羊十四篇序云皆宣王時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小雅自節南山盡何草不黃去十月之交四篇爲厲王餘四十篇序皆列幽王時考之六月釆芑車攻吉日崧高蒸民韓奕江漢常武楚茨大田甫田信南山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魚藻釆菽

車舝等篇皆中興擇寅任賢修政與公卿祭祀君臣朝會燕享之樂歌列之於變者非以正雅皆文武成三王其詩純美變雅則厲宣幽善惡兼錄美刺互見而朱子不取小序者蓋經文元無可考難以據信其必為厲為宣為幽之時如十月之交豔妻煽方處非指褒姒乎何以移為厲抑戒衛武公自儆也亦以為刺厲信南山四十篇多以為刺幽凡此皆不可強通者也今惟取其善足為法惡足為戒則尚絅可以論學不必為美莊姜白圭可以謹言不必為咏武公曲暢旁通引伸觸類可興可觀可群可怨可邇可遠可多識夫子取思無邪訣三百篇孟子說詩以意逆志此固朱子解經之大旨也

姜嫄為帝嚳元妃其禋祀郊禖使帝嚳已崩不宜有此行如未崩則祀禖歸後豈無當夕而御之時閟之頌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明后稷為上帝篤生如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謂甫申為嶽神所生可乎周人禘嚳而郊稷則稷實周始祖而嚳實稷父也後儒特以生民篇履帝武敏即以為履巨人跡而主稷夫姜嫄禱于郊禖親至禋祀與神明交也詩人以履帝武敏極形容其足躡帝庭如所謂在帝左右云爾皇矣篇帝謂文王乃眷西顧皆言上帝降觀有赫豈真面命之顧視之耶若以履巨人跡感之心動而有娠即不御於夫稷非帝嚳子則周人禘嚳乃如唐人冒李耳為祖文武周公若是之誣耶若以寘之隘巷平林寒冰疑其無父棄之不知先生如達不折不副固與人異至鳥乃去矣后稷始呱必其初生未呱無有蠢動疑其不育而棄之經文之意可會而知諸儒求其說不得至有嚳崩遺腹子之說有人生天亂棄之以顯其異之說是皆信履巨跡而剿之也然則嫘祖感華渚流虹而生少昊女樞感瑤光貫月而生黃帝堯母慶都有赤龍之瑞舜母握登有大虹之感聖人之生皆有靈應亦將曰生於所感而無人道可乎傳說為箕星生之日值箕也蕭何為昴星生之日值昴也亦可謂箕昴星所生乎簡狄以玄鳥至之月祀高禖而生契玄鳥之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後儒即謂簡狄吞鳦卵生契此與姜嫄履巨跡之事相類簡狄嚳次妃也契果鳦胤何不棄之商人郊祀帝嚳亦祀非其祖嚳亦歆非其類生民玄鳥皆宗廟樂歌寧不諱之耶此皆帝系之大經學之要以俟明經者考正焉

讀周禮

漢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禮末世凟亂不經之書乃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序列著于錄略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鄭玄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周禮遂以大行後儒疑信者半今攷之天官自○冢宰至夏采六十二官俞庭椿氏復古篇欲以獸人𩟄人鱉人獸医司裘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移屬司空草廬吳澄氏欲以甸師掌舍幕人掌次女祝內司服夏采移屬宗伯地官自大司徒至槀人七十九官俞氏欲以封人鼓人舞師載師閭師縣師均人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草人稻人土訓誦訓山虞川衡林衡澤虞迹人卝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荼掌炭掌蜃囿人場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司稼皆移屬司空吳氏欲以鄉師司市質人廛人賈師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移屬司空封人牧人充人牛人舂人饎人槀人移屬宗伯司虣司稽胥師移屬司寇春官自大宗伯至宗人七十一官俞氏欲以天府世婦內宗外宗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移屬天官巾車司常典同冢人墓大夫典瑞移屬司空吳氏以太卜龜人菙氏簭氏占夢眡祲馮相氏保章氏移屬天官大司樂樂師大師小師大胥小胥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鐘師笙師鎛師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旄人韎師司干移屬司徒夏官自大司馬至家司馬七十官俞氏欲以弁師司弓矢槀人職方土方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移屬司空吳氏以司勳司士屬天官諸子訓方匡人撣人屬司徒司爟小子羊人小臣御僕祭僕節服氏屬宗伯秋官自大司寇至家士六十六官俞氏欲以大小行人行夫象胥掌客掌訝移屬宗伯環人屬司馬吳氏以伊耆氏犬人司烜屬宗伯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銜枚氏屬司馬民雉氏萍氏柞氏薙氏屬司空夫以考工記補冬官則三十工固不足以盡冬官之事典若謂冬官散在五官之中本其職文牽合倫類而以意見易置即謂周禮全書可乎成王時周公以公兼冢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顧命太保奭領冢宰芮伯領司徒彤伯領宗伯畢公為司馬衛

侯爲司寇毛公爲司空是六卿中召公毛公畢公亦上兼三公矣六卿兼攝官不必備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唐虞至周倍夏商足多矣今周禮列職冗複官屬衆盛一官之設而命士府史胥徒無慮數十人多至百餘人皆食禄王朝者也有膳夫酒正又有腊人醢人十有六官有太卜又有卜師卜人龜人菙人簭人占人有醫師又有疾醫瘍醫有充人牧人牛人又有小子雞人羊人犬人有射人又有射鳥氏庭氏雖氏服不氏有司市質人廛人又有胥師賈師司虣胥稽肆長且土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掌染草



草人角人羽人各徵一物蝈氏去鼃黽壺涿氏去水蟲柞氏攻草木方相氏冡熊皮黄金四目穴氏翨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庶氏萁氏皆壺涿類也此何關於政理布列庶官何為乎六卿六遂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不亦在所損乎其他官屬叅互錯雜如太史而下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宜屬天官而乃屬於春官大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在春官而乃屬於秋官造封邑建社稷設封彊分州里既掌之司徒而山師川師邍師又屬夏官內司服至屨人既屬天官而司服弁師又屬之宗伯膳夫庖人掌膳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酒正惟王及后飲酒不會不幾於導侈乎內宰治王內之政令以陰禮教六宫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九賓客之祼獻瑶爵皆贊謂后亞王禮賓也不幾於媟嬻乎又凡建國佐后立市后正位宫中也可佐以立市乎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后內理陰教也可預外事乎州長黨正族師閭胥一歲之間州屬民讀法者三黨讀法者六族讀法者十有四閭又無數族之民即閭之民黨之民即族之民州之民即黨之民令不煩而民不擾乎條狼氏掌執鞭誓群臣於



馭曰車轘於大夫曰鞭五百於太史曰殺小史曰墨夫馭及太史皆近臣大夫王之執政曰轘曰鞭皆秦法也周公寧有是哉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司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之得非誨淫乎泉府掌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先王有耕歛補助之政以物貸民而責其出息此王莽之五均司市王安石之青苗均輸所以禍天下也山師掌山林之名使致其珍異之物川師掌川澤之名使致其珍異之物太府以式貢之餘財供玩好之用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良貨賄之藏內府掌金玉

齒革良貨賄入焉明王不寶遠物設官而皇皇於耳
目之玩府藏之入豈庶邦惟正之供耶大司徒凡建
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正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
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
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
里攷之周書武成列爵分土之制與孟子荅北宮錡
及慎子之言則公侯不過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此周制也故天子一圻列國一同其來舊矣周禮
列國數同周公佐成王不以此分五等邦君至封於
魯獨儉百里何也周禮以六卿分配天地四時攷之



周官有三公三孤六卿分職率屬此成王作洛歸豐
周公輔相之時載在周書章章明也今周禮不言公
孤而周官六卿又無分配天地四時大行人侯服歲
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
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
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而周官云
六年五服一朝謂周禮果出周公則周官行事何每
相戾也漢興之初典籍稍稍間出獨周禮最後不知
李氏得之何人而以獻之河間當時不言周公至劉
歆始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夫周公致太平在周書

康誥酒誥梓材洛誥多士多方無逸立政等篇皆周
公所作有合周禮否耶其建國親侯立綱陳紀設官
分職制禮作樂果皆布在周禮否耶周書為孔子刪
定治天下大經大法典則具存君陳曰爾尚式時周
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欲興太平之業執此
以往可也王莽王安石蘇綽用周禮而壞唐太宗王
通有志慕古或惜其無臣或惜其無君使臣主相遇
亦未必能行行之亦未必効但其為書規模廣博條
理詳密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中
該人官物曲之利纖悉畢備類非秦漢儒者可到間



有戾於舊章頗謬於聖人亦難以附會強解故謂先
秦有是書如孔壁所藏汲冢所秘後經漢儒如杜子
春鄭興鄭衆鄭玄賈逵劉歆輩以意見增損後儒亦
未敢確然以為周公致太平之書傳信傳疑不以置
博士誠未易輕議之也

## 讀禮

斂人用祭器從葬孔子曰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然秦武公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繆公遂用三良則用人孔子已知之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欲殺二婢以從陳文車死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魏顆父命殺妾以殉至秦始皇驪山之作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始皇死其子扶蘇胡亥不旋踵誅夷瑩守發掘牧兒亡羊持火入其鑿求羊燒其藏槨孔子嘆用祭器惡為俑者謂象人無後而末流之禍極于秦始皇無後之報其應已憯聖人刪詩存黃鳥為戒深矣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夏舉魯人為之齊衰夫所謂同母非嫁母出母乎禮不著嫁母之服孔門不喪出母二母古無服也同母異父昆弟為之服也何居

禮曰喪具君子恥具不欲豫內事也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必誠必信勿之有悔其可也故曰禮從宜

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聞諸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孔子蓋善魯也合葬於防非與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武子之言為成寢也杜氏之喪自外來欲合葬於寢武子有是言也為成寢也

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堯典言釐降二女列女傳堯二女名娥皇女英按大戴禮帝繫篇帝舜娶于帝堯之子謂之女匽氏禮三妃之文疑即帝繫所稱然未敢遽信矣

## 讀爾雅

爾雅有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共十九篇或以為周公倡之於前子夏述之於後或以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或以為當周公時有之以為周公所作者蓋以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基首為始何以此諮為周公所造然其釋詁皆詩

書所有若胡不承權輿及緇衣之蓆兮乃秦康鄭武之時又在周公後其徧解六經而多為釋詩故儒者疑為子夏所足至釋言篇解淇澳切磋等句乃大學所以釋經文詩美武公去周公遠矣然則謂周公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等補益皆無正驗郭景純謂興於中古亦不知為何人但其為經實典籍之樞要訓詁之鈐鍵信非聖人不能為而後人依倣增益遞有之故題次無定非若劉熙釋名二十七篇首天地終喪制作於一人故詮次有定例也疏解爾近也雅正也近世楊用修非之引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引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草紫蓁一名月爾謂其芽拳曲繁盛也解爾為羆愚謂爾與邇同言其為書切於名物歸於典要其事肆其義精其言近其旨遠不遺小物不鶩玄虛蓋取易邇靜而正之義疏解曰言可近而取正也楊用修引疏解謂近於正而非之悞矣

讀五子書

鬻子名熊楚人文王師鶡冠子楚人不著姓名趙武靈王同時尹文子齊人齊宣王同時公孫龍子趙人平原君同時子華子程本晉人孔子同時

五子書恢宏辨博多所獮綸固君子存而不棄鶡冠



子公孫龍子尹文子之言雜以黃老刑名公孫龍子白馬指物通變堅白等篇詞務譎誕尹文子居稷下聚游談學於龍子與鶡冠子皆戰國辨士也師其詭無裨身心用其言不登理道鬻子居子書之首賈誼新書所引七條鬻子書十四篇不載故君子疑為偽書子華子書閎博務持正其於道也幾矣論黃帝鑄鼎上升事謂假以指喻足破後世世主之惑其辭趙簡子騁去而之齊不苟於售與孔子臨河而嘆同遇孔子於郯傾蓋而語終日甚親至解束帛贈之信當時賢士也近世方正學疑其書謂元豐以後人偽為者以篇中字說知之然六書有象形會意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字說其來久矣則以字說斷為元豐以後偽者殆未必然且其文不類宋人

讀六家總論

司馬遷列吾儒於六家與陰陽名法墨皆有短長而於道獨無譽訾竊論之古者道術出於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儒之君師也仁義智禮樂儒之道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儒之倫也易詩書春秋禮樂儒之經也一也有不率教者移之有執

左道以亂衆者殺之異家奚自而興異家之興其始也竊吾儒之近似者以伸其說是以其言易售其教易行其旣也遂與吾道爭鳴矣道家得吾儒一陰一陽之道以自然為宗以虛無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而以道名老聃莊列是矣陰陽家得吾儒羲和之官欽若昊天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以陰陽名馮相保章氏太史令是矣法家得吾儒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而以法名管子韓非是矣名家得吾儒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而以名名尹文公孫龍是矣墨家得吾儒節用博愛衍之為上賢右鬼非命上同之論而以墨名墨翟是矣此五家者皆本吾儒之緒論以立名而司馬遷之論儒以六藝為法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噫此固遷之所謂儒而上古聖賢君師之儒大道大倫大經還盖未之知也夫陰陽也名也法也彼固各守一端以自表異不足亂吾儒之真墨氏與儒並稱孟子蓋已闢之惟道家本於老氏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五千言多引古語或即黃帝所傳故道家皆言黃老老子為周柱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關尹望氣知為異人孔子問禮嘆其如龍其道以無為宗與



吾儒異而孔孟未嘗闢之者以春秋戰國皆溺於功利權謀之習而所謂異端邪說者即楊墨告子許行之徒也惟莊列則宗老氏雖著書立言頗其學未行於世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養生者取以引年全身者取以遠害學道者愛其沖虛論治者喜其清靜而道德經陰符經黃庭經參同契諸書並傳於世遂與吾儒亢立為二矣諸家之外猶有佛氏最晚出其法由戒而定而慧而心經金剛法華涅槃維摩然若皆發明心性宗旨遂與吾儒亢立為三矣夫諸家之與吾儒並也是皇路之蹊徑也佛老之與吾儒並也則大道荊榛矣儒者曰無思無為老曰無為無不為佛曰無智亦無得儒者曰存心養性老曰修心煉性佛曰明心見性所謂致虛極守靜篤非無欲故靜之說乎無色無受想行識非毋意必固我之說乎其言益精以深其道益宏以深孰從而辨之也然老氏之學歸於無佛氏之學歸於空吾儒之學動亦定靜亦定其同者皆求之於心性之間其異者相去特毫釐耳世儒記誦詞章者固馳騖於言語文字象器之粗間有高明之士從事於心性者又溺志玄虛禪定謂為頓悟超脫自

見本性以六經為註脚以探討為俗學此於堯舜周孔精一博約之旨無乃析之未精習之未察乎程子門人如游楊侯謝諸賢自伊川涪歸有叛去師說浸淫於老佛者豈非二氏之學易以惑人歟故曰昔之惑人也乘其蔽暗今之惑人也乘其高明韓愈氏曰佛老之害甚於楊墨信矣司馬遷論六家獨尊道則漢時固已惑之矣楚王英敬信沙門其惑猶淺韓愈闢佛骨其教未行自達磨以楞伽印心盧能以法寶示寂吾人樂焉其教馴與六籍並傳審如二氏之學一切玄空遺棄人倫蔑絶禮教治國平天下之術置



而不講則何妥王衍之所以禍天下者其害豈止楊墨塞路已耶宋司馬光平生於書無所不讀惟不喜佛老之書曰其微者不能出吾書其誕者吾不信也世儒喜其微而不覺其誕有如君實卓然自信又何二氏之足惑予論六家併論釋欲俾明道術者務塞其源可復推波助瀾而胥溺耶

讀荀子

荀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燦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噫自卿為此說李斯師事卿以其術干秦遂有不師今而學古愚黔首之禁以啓坑焚之禍甚矣學術足以禍天下也卿以性為惡以禮為僞以子思孟軻亂天下與墨翟惠施十二子同詆以平原信陵為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其所趨舍如是豈非戰國横議之末俗哉彼其三為祭酒於齊一為蘭陵令於楚皆無益於人國而托身春申所著書數萬言求不詭於聖人者蓋亦寡焉韓愈氏以為在軻雄之間過矣

讀孔叢子

孔叢子世傳孔子十代孫漢孔鮒字子魚蒐輯仲尼



孔伋子思孔白子上孔穿子高孔斌子順之言行列為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合為一卷附焉共七卷曰孔叢子云考之史記漢書儒林列傳不載孔鮒漢書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六篇賦家亦有孔臧賦二十篇至宋嘉祐中宋咸註釋孔叢子其書始傳今讀其書述仲尼子思子高子順多出家語傳記子魚為陳涉博士諫用周章事譬類淺陋諸篇詞氣類非戰國漢初時語漢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禄大

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哀帝使向子歆卒父業歆總群書而奏七略班固藝文志即小說方技搜羅詳悉孔鮒為陳博士孔臧為漢太常所著書篇皆孔門緒論何不采取而獨載孔臧數種也朱文公謂是書文氣緩弱不類西京本朝宋潛溪氏亦有辨說疑即註者宋咸所作噫非大儒孰能正之乎

## 讀論衡

王充名教之罪人也物勢論曰天地不故生人天地氣合人偶自生猶夫婦氣合子則自生也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噫自充為此說後曹操欲



殺孔融令路粹枉奏融前與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缾中出則離耳粹之誣融實本充論謂父母於子形氣不相續而偶相值也噫忍言哉充之自紀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瞽瞍舜神鯀惡禹聖盛矜於己厚辱其親其所自叙即其所著論得免孔融之誅幸矣或謂蔡邕入吳始得其論衡以為秘玩戒勿廣也愚意邕在漢有盛名充欲借之故為此說以高己論耳猶漢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

之左太冲三都賦成恐以人廢言乃求皇甫謐為序其賦始傳自古文士高自標譽類如此

## 讀儒林傳

周道衰聖教湮異端邪說並起而馳騖秦燔詩書殺儒生先王典籍埃滅漢興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士以通經射策而取高位故其時彬彬多文學之選詩書往往間出西漢言易則田何丁寬施讎孟喜楊何梁丘賀焦延壽京房費直高相而施孟梁丘京氏得立博士言書則伏生歐陽生林尊夏侯勝夏侯建周堪張山拊古文尚書則傳自孔安國而歐陽



大小夏侯得立博士言詩則申培轅固韓嬰后倉王式趙子毛公而申為魯詩轅為齊詩韓為韓詩三家得立博士言禮則高堂生徐生蕭奮戴德戴聖孟卿后倉慶普而大小戴慶得立博士言春秋則胡毋生董仲舒眭孟嚴彭祖顏安樂瑕丘江公尹更始房鳳而嚴顏江得立博士東漢傳施氏易者劉昆也而洼丹任安則皆傳孟氏楊政張興范升皆傳梁丘氏戴憑孫期皆傳京氏鄭衆馬融鄭玄荀爽皆傳費氏傳伏生書者歐陽歙也而牟長宋登尹敏則皆傳歐陽氏張馴牟融王良皆傳夏侯氏周防孔僖楊倫皆傳

古文尚書至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註解而古文尚書遂顯傳魯詩者高詡包咸魏應也而伏恭任末景鸞則傳齊詩薛漢杜撫召馴楊仁趙曄皆傳韓詩衛宏賈逵皆傳毛詩至衛宏作序馬融作傳鄭玄作箋而毛詩遂顯傳慶氏禮者董鈞也而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周官傳鄭玄作周官註曹褒作通義傳禮記而禮經遂顯傳嚴氏公羊春秋者丁恭周澤鍾興甄宇樓望程曾李育何休也而張玄則傳顔氏公羊劉向則傳穀梁穎容服虔謝該鄭興鄭衆陳元劉歆皆傳左氏而三傳並興矣至許慎蔡玄博通五經講



論同異故皆列之儒林焉愚讀漢書傳採列傳其在西京董仲舒治春秋爲一代儒宗公孫弘以儒相天下司馬遷貫穿經傳張蒼賈誼賈護治左氏兒寬治尚書雋不疑治春秋疏廣師丹薛廣德彭宣皆以明經任師傳三公之職魏相蔡義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相位王吉王駿貢禹龔勝鮑宣俱經明行脩著聞韋賢以詩教授稱齊魯大儒子玄成修父業受詔與蕭望之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楊雄好學深湛校書天祿至眭孟治春秋夏侯始昌翼奉治齊詩李尋治尚書谷永傳京易皆

推陰陽言災異其在東京卓茂習詩禮稱通儒魯恭魯丕兄弟而習魯詩伏湛傳父理業累世儒學張霸張楷父子通嚴氏春秋而所舍成市桓榮桓郁桓焉桓典世傳尚書代爲帝師杜林博洽多聞長於古學丁鴻從桓榮受歐陽尚書明章句與諸儒論定五經於白虎觀班彪爲世通儒子固博貫載籍徐昉承祖父學發明章句楊終習春秋著春秋外傳樊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崔氏世通經籍篆駰瑗寔儒家文林徐穉姜肱申屠蟠博貫五經志行高絜楊震習歐陽尚書而秉賜彪世傳父業馬融



貫通經籍爲世通儒蔡邕正定五經刻石國門李固負笈從師博覽墳籍延篤論解經傳多所駮正盧植通古今學校書東觀趙岐明經著述作孟氏章句三輔決錄張奐習歐陽尚書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桓譚徧習五經訓詁大義荀爽沉思經書多所著述凡此兩漢經術之士知名最盛皆不列之儒林者各自有傳也統而論之易有數家之傳惟梁丘氏易再傳而得王弼之注爲獨冠書有古今之異而古文以巫蠱廢至皇甫謐始復得之而孔傳遂行詩分爲四齊魯韓氏傳惟毛詩鄭箋至今獨存春秋分爲五然

鄒氏夾氏無有師說左氏至晉杜預為集解始盛行於世而公穀寖微矣禮記則古禮得於河間獻王者劉向考校經籍因而第之傳於戴德者謂大戴禮傳於戴聖者謂小戴記馬融傳小戴之學加以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即今之禮記也高堂生所傳士禮即儀禮也月令則呂不韋所脩王制則漢博士所録緇衣則公孫尼子所撰周官則河間獻王所得而以考工記補冬官之缺蓋非古之全經矣夫經籍厄於秦火漢興諸儒抱遺經而傳業者寖盛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古文舊書稍稍修補



網羅衆家囊括逸典雖非全經而先聖微言不至廢墜漢儒表章之功安可泯也王通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魯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如通所論則九師可廢其他可盡廢耶國家將有大事若立明堂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此劉歆所以讓太常者在當時已爭論之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今六經之道閔墜天未喪文漢儒之功可盡泯哉

周禮土圭測景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斯其為洛邑乎然汝南有天中壹以其在天地之中故名朱子曰河圖言崑崙地之中也呂氏春秋載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沙門惠嚴曰天竺之國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地之中也夫天竺在中國極西佛所居之國惠嚴奉西方之教肆為詭誕白民國在海外舟車罕通惡睹所謂建木者乎崑崙天下山之最高頂也山從此發脉東為中原西為西域南自吐蕃通交廣北即沙



漠水亦從此發脉分東西南北流以地形為中非天地正中也惟土圭測景之法周公制之以求地中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汝南之天中山猶陽城之測景臺也豫州為天地之中洛邑汝南陽城皆豫州之中相去非遥周公營洛卜瀍澗之間非特四方貢賦遠近道里均也而天地所合四時所交風雨所會陰陽所和上覩乾象四時不忒矣下驗土方五衣不爽矣故土圭之測景猶指南之定向也聖人制器之精豈若諸家詭誕而求之神州之外乎

春秋

春秋家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瑣語記太丁時目爲夏商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獻公十七年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公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然則春秋之書三代列國皆有其名而孔子所作則魯國舊文聖人從而筆削之耳左丘明親授孔子公羊穀梁皆子夏門人師承肯授同源共流雖意見同異不能盡槩於聖而詭於經者寡矣沿傳求經聖人尤取證於文獻三代列國春秋喪滅無傳者則文獻不足聖人固已言之矣



## 讀呂覽

呂氏春秋蓋呂不韋招延四方辯博之士而成此書若月令十二紀小戴取之以記禮聖王欽崇天道奉順陰陽者備矣古樂音律制樂等篇采之樂記貴生篇道之真以脩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用衆篇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立功名也大樂篇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精通篇或謂兔絲無根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慈石召鐵或引之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聖人以愛利民爲心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德者萬民之宰也月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虎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牛者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悲召而問之曰子何悲也曰臣身爲公家擊磬不覩臣母三年矣是以悲也鍾子期嘆曰悲夫身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勿躬篇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厤羲和作占日常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氷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人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

上故也諭大篇燕雀處於一堂姁姁相樂自以為安
矣突決火焚燕雀顏色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為
人臣者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
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姁姁然相樂也
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也而不知也其與燕雀之
智不異矣分職篇先王用非其有而已有之通乎君
道也夫君也者無智故能使衆智也無能故能使衆
能也無為故能使衆為也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
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
故武王取非其有而已有之通乎君道也任數篇孔



子窮於陳蔡七日不嘗粒晝寢望見顏回攫甑中飯
食之選間進食孔子佯為不見起曰今者夢見先君
食潔而後饋回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
回攫而飯之孔子嘆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
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
矣離謂篇周鼎著倕而齧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
不可為矣先識篇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
而害其身以言報史也審分篇治身與治國一理之
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
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

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
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
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
多所不及矣貴因篇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
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
成國而堯授之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
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
有舟也秦越遠途也靜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慎
勢篇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



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衆使寡
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郼武其無岐賢雖十全
不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藉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
乎凡此皆至言格論非戰國儒者可及高誘以為與
孟軻楊雄孫卿淮南相表裏信矣節喪安死篇深言
厚葬之非切中始皇之失即劉向不過也其他諸篇
雜引莊列申韓管商子華子尹文子關尹子公孫龍
子孔穿田駢白圭慎到惠施鄧析之言行而儒道陰
陽縱橫名法農墨兵術包羅諸家而成衆覧其曰老
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列子貴虛陳

駢貴齊楊生貴巳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可
謂兼之矣然而孔墨並稱王伯一道白黑相參雅俗
同調其純者則作於博雅之儒其雜者則出於游談
之口且篇多重複咸陽市門當在所損矣今掇其純
者不以人廢言摘其詭於經者數篇以竢讀覽者詳
焉

慎大篇曰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親自
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妹喜
好彼琬琰不卹其衆民心積怨湯曰若告我曠夏盡
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往視曠夏



聞之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五就
湯五就桀聖人之任也如覽所論則湯使伊尹往間
於夏以遂其陰謀此與反間篇湯之興也伊尹在夏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乃孫武子兵書詭秘而謂聖人
爲之乎本味篇言伊尹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
味說湯戰國好事者之言類如此

誠廉篇武王欲伐殷使周公召公就膠鬲微子爲三
書與之盟血牲埋其一許爲世侯各歸其一伯夷叔
齊聞之相視而笑去之首陽之下餓焉

子聞武王至洧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
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
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膠鬲行武王果以
甲子至殷郊大戰克之微子抱祭器歸周二子遇武
王行事灼灼在徃牒可攷夷齊諫伐而餓誠廉矣謂
周召爲三書以盟夷齊相視而笑去之首陽何哉

至忠篇宋之醫者文摯激怒齊王而已其疾以成太
子之義藝則精矣謂之至忠可乎

忠廉篇吳要離欲結闔廬之知燔妻子而揚其灰走
之衛訃殺王子慶忌忍人也荊軻聶政等耳謂之忠
廉可乎



士節篇北郭騷德晏子養母之義及晏子出奔北郭
騷身死齊廷白晏子之賢可也其友亦死以白北郭
騷何爲榮謂之士節可乎

離俗篇舜讓天下於石戶之農北人無擇湯讓卞隨
務光皆不受入海蹈淵而死乎阿餘子以亡戟反戰
而死叔無孫亦從戰死實畢聚以夢受辱覺而求死
太史公曰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
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
辱辭令數子之死也奚居死若此不若無死

[illegible][illegible]篇趙襄子賞晉陽有功者高赦爲首仲尼聞之
曰[illegible]子可謂善賞矣按魯世家孔子卒於哀公十六
年至悼公十三年韓趙魏三晉共滅智伯分其地而
有之孔子卒至悼公三晉事已四十年矣焉能聞趙
襄子而稱之
[illegible]成篇魏襄王用史起爲鄴令決漳水灌鄴旁民得
大[illegible]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爲史公史起忠於王
也[illegible]王可謂能決善矣按魏世家魏文侯生武侯武
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魏文侯用西門豹爲鄴令史
起佐之治水灌鄴旁文侯時事至襄四世矣安得復

卷二　三十

[illegible][illegible]史二人用之
[illegible][illegible]篇商鞅爲秦將誘魏公子卬而殺之秦孝[illegible]是
惠王立以其故恨鞅欲加罪焉鞅以其屬與母歸魏
魏襄疵不受乃納之秦秦人殺之按史記商鞅[illegible]魏
[illegible]伊公子卬將而當之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誘
公子卬各言其主罷兵與公子別也相與坐而[illegible]卒
與車騎取之惠王立疑商鞅之行欲歸魏秦人[illegible]商
君之法急不得出也惠王得而車裂之鞅既以不得
出而車裂安得復出而歸魏

精[illegible][illegible]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
曰與仲父謀伐莒未發而聞於國何也管仲曰國有
聖人也桓公曰日之役有執蹠䊶而上視者意者其
是耶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子耶言伐莒者對曰然
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對曰君子善謀小人
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
對曰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
靜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
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
革之色也君吠而不唫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所當

卷一　卅二

者莒也臣竊慮諸侯之不服者惟莒乎臣故言之是
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矣晉襄公使人於周曰敝邑
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爲祟使下臣願藉途而
祈福焉天子許之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
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
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晉果襲聊阮梁蠻
氏萇弘之所知者意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
子貢曰見之而不言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
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
人而心志皆見天符同也夫東郭牙萇弘之所會者

意溫伯雪之所契者道意猶有象道無象也故曰視
於無形聽於無聲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周公語勝書
以無言老氏著道德以希言道至於無言希言深矣

必已解

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仲
鈇賢者過盜以知而見殺孟賁勇者過河以不知受
辱張毅好恭定身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單豹好術全
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材不材成乎器知不知會乎
適壽不壽本乎數莊生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似
之而非也牛孟張單材矣不能必所遇覽曰愛敬人



者已也見愛敬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
此之謂全身遠害道之所貴吾取之

讀淮南子

淮南劉安招延四方賓客九師之徒作原道俶真天
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謬稱齊俗道應氾
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人間修務泰族共二十篇八
公分造詞賦稱大山小山原道等篇實祖莊列宋竊
莊列聞興詞賦則祖離騷而招隱仁宋文公取之以
續楚辭則大招小招之流也他無傳焉其書雜錯呂
覽議論文辭猶在呂覽之後至若枕中鴻寶苑秘書

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劉向
得其書以爲奇獻之宣帝言黃金可成卒不驗論繫
伏法幾至殺身漢世諸王多招致賓客延譽空文危
詞無益人國或導之邪謀至隕厥宗異夫河間獻王
之好古矣時經術大儒若董仲舒申公者豈淮南可
得而難致之哉

讀越絕

哀公八年齊悼公以季姬故如吳請師伐魯夏取讙
及闡秋歸讙及闡齊既與魯平辭吳師吳子怒使來
儆師會伐齊齊及吳師戰于艾陵獲齊國書遂以兵



臨晉黃池爭長憑陵上國越勾踐棲於會稽苦身焦
思殆三十年其心未嘗一日忘吳也夫自哀八年齊
伐魯至二十二年越始滅吳列國交兵經幾戰伐幾
會盟太史公謂陳恒欲作亂於齊憚高鮑移兵伐魯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若一時事者豈
以子貢善爲說辭排難解世紛如縱橫家者流耶蘇
子由曰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
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
猶在恒未任事愚謂太史公之言實未越絕越絕書
蓋戰國遊談之士爲之其設子貢之辭騁其辯巧殆

類儀泰太史公信之為子貢作傳殆未之考與

讀韓愈傳

韓退之文章氣節為有唐冠冕其論宮市諫佛骨諭庭湊軍正辭直氣凜凜乎烈日秋霜一何壯也然潮陽之行以表哀謝至請封禪迎合憲宗而自欲論述功德希冀賜環且曰自今請改事陛下噫亦可悲矣豈非窮通得喪之際未能忘情與史稱其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表裏然軻於浩然之氣養之能充雄則作符瑞以媚莽退之人品固非雄比而晚節氣衰亦其養之未充退之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日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蓋自傷其才不見用遺口語不皇寧處也退之既知命矣而送窮之文哀謝之表宰相之書又若不安命何哉



讀儀禮喪服傳

禮喪服四制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父在為母齊衰期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者不敢伸其私尊也按孔子答宰我短喪之問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此聖門喪服問答如此蓼莪之詩言父母劬勞一也三年之喪有父在父沒之別乎伯魚之母期而猶哭夫子甚之蓋出母也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傳曰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不在五服之中權為變服之制既葬而除哀痛未盡思慕未忘服可以是斷乎虞夏殷周之禮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註云後世衰微幽厲為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故禮之失自幽厲而下春秋國異家殊異端並作岐塗詭說紛然競起孔子雖嘗正之更復散亂觀檀弓所記委巷之禮無所取裁素冠之詩所為刺也秦人燔滅典籍蕩然矣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即儀禮也后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禮如郊特牲冠義昏義大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并篇大抵皆漢儒之所補緝恐非所謂三千三百之舊者乎文帝遺詔短喪至翟方進以自備宰相不敢踰制遭母喪三十六日而除安帝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而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公卿議者以為不便延熹中荀爽陳便宜請天下通喪可如舊禮以時議格唐高宗朝武后請父在為母齊衰

三年自是父母之喪始同特齊斬異耳儀禮傳自漢儒非周公之舊謂喪服傳為子夏所作亦無證據朱子家禮子為母齊衰三年庶子為其母同為父後則降盖因司馬溫公書儀叅以程張二家之說酌儀禮而稍加增定者也我朝太祖孝慈錄深言父在為母期庶母無服之非定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栽自聖心断以孔子緣情而立文孝子之心始安大聖人制作卓乎獨高千古矣



## 讀晉春秋

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明年士蔿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越二年士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夫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強幹弱枝其生必殖末大必折本之災也大都耦國亂之本也春秋譏世卿言威福不可下移自古人臣專制執國命未有不生禍亂者也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家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殺其君剽季氏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濁亂朝政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禍所從來矣故蒙孽未萌則士蔿之去群公子勢如振槁羽翼既成即仲尼為政仲由為宰墮費而費人叛墮成而成弗克則難易之勢殊漸積之禍憯也如使士蔿幾不早辨計不預畫則桓莊之族將成六卿之偪而分晉之謀當在獻公之世矣易曰履霜堅氷至盖言漸也士蔿銷禍於未然知矣哉



## 閱碩輔寶鑑

耿中丞輯碩輔寶鑑以示館閣諸公有閣臣答書云羊叔子王導高允之流如此人品當另具隻眼予觀羊祜高允勲業清亮固晉魏名臣非輔弼職也乃若王導王敦族黨也方敦之叛導在帝左右依違其間曾無一言救正元帝下詔云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困篤導貽書王含輙稱大將軍巳不諱導㣲周顗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當登三司令僕不爾應誅三問而導三不答二人竟死成帝幸導宅拜導妻曹氏而導偃然受之不辭反怒侍中孔坦密表橫語脇之借喻凌逼如此世以

大義滅親褒之此導所以為巨猾也晉忠臣郭景純旣死千載餘其精爽猶能憤激托夢為詩以示王文成發其奸狀彼何人斯乃欲另具隻眼而採輯之與歷代碩輔同録實鑑此何異王安石喜商鞅而賢呂惠卿也



## 讀路史外紀

路史載天地開闢有初三皇中三皇又分為十紀而以人皇為九頭紀後有五龍紀攝提紀合雒紀連通紀叙命紀循蜚紀因提紀禪通紀疏仡紀自九頭至叙命凡八十三君循蜚自鉅靈至次民二十二氏因提自辰放至庸成十三氏禪通自史皇至無懷十六氏疏仡自黄帝以迄于周世數可知五龍攝提合雒連通不列姓氏年代攷之外紀只言三皇路史則有初三皇中三皇之稱外紀以伏羲神農黄帝為三皇路史則以人皇而列於九頭紀外紀以軒轅即黄帝路史則以軒轅在黄帝之前自為一帝列於禪通外紀以炎帝即神農列之三皇路史則以炎帝為祝融氏自為一帝亦列之禪通外紀以有巢氏居人皇之後路史則兩有巢氏一列之因提一列之禪通外紀以共工柏皇朱襄栗陸赫胥昆居葛天陰康皆伏羲之臣路史則皆以為君延光集以盤古為和氣之寓名外紀以盤古氏為三才首君又一名渾敦氏路史則以渾敦氏列於因提或以為太昊之佐司馬遷作史記首黄帝顓頊帝嚳帝尭帝舜為五帝而闕三皇司馬貞則以伏羲女媧神農補三皇而又兼叙天皇

地皇人皇不詳姓氏蘇子由古史以伏羲神農黃帝
為三皇不言女媧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不列
黃帝從孔穎達之說也世紀舜之祖窮蟬禹之祖駱
明皆顓頊裔也稷為周祖契為商祖稷契與堯皆父
帝嚳而帝嚳為黃帝曾孫顓頊為黃帝次孫則堯舜
禹湯文皆同一源矣黃帝姓公孫顓頊姬姓堯伊耆
姓舜姚姓禹姒姓周亦姬姓皆賜姓也黃帝子玄囂
名摯是為少昊氏而玄囂之孫為帝嚳嚳之子亦名
摯在位九年以荒淫廢是曾祖孫不諱同名舜為黃
帝八代孫堯為黃帝四代孫堯女舜妻不嫌瀆倫若
呂梁碑所載舜繫不出黃帝則世紀似誣外紀載天
皇制干支以定歲序地皇定三辰以分晝夜人皇列
封土以開人文有巢氏構木以教民居燧人氏制火
以教民食伏羲畫八卦造書契作甲曆制嫁娶結網
罟神農制耒耜興市廛作方書黃帝制衣裳作甲子
作算數造律呂作舟車制宮室行貨幣教蠶桑服牛
馬興弧矢制棺槨顓頊命五官作歷宗堯舜平水土
在璣衡脩五教制五刑數聖人開物成務以前民用
裁成輔相以左右民王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
所自起也飲食男女所自始也作者謂聖所宜備錄



乃或載或不載此則遷史之畧也小司馬補史記兼
敘三皇不知姓氏何知兄弟九頭十二頭各一萬八
千歲不敘可也路史人皇以後有鉅靈氏句彊氏譙
胡氏涿光氏鈎陳氏黃神氏犯神氏犂靈氏大騩氏
鬼騩氏弇茲氏泰逢氏冉相氏蓋盈氏大敦氏靈陽
氏巫常氏泰壹氏空桑氏神民氏猗帝氏次民氏辰
放氏蜀山氏豗傀氏渾敦氏東戶氏皇覃氏啓統氏
吉夷氏几蘧氏狶韋氏有巢氏遂人氏庸成氏史皇
氏即倉頡柏皇氏中皇氏大庭氏栗陸氏昆連氏軒轅
氏赫胥氏葛天氏尊盧氏祝誦氏昊英氏有巢氏有而
巢朱襄氏陰康氏無懷氏鉅靈以前百七十有八姓
孔子論述六藝也言易姓而王封太山禪梁父郘姓
攷瑞七十有二君管敬仲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
夷吾所識者十有二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伏羲氏
封太山禪云云神農氏封太山禪云云炎帝氏封太
山禪云云黃帝氏封太山禪亭亭高陽氏封太山禪
云云高辛氏封太山禪云云唐堯氏封太山禪云云
虞舜氏封太山禪云云禹封太山禪會稽湯封太山
禪云云成王封太山禪社首此十二君者管仲之所
知也所不知者其即路史外紀之所載乎近世有考

信編以包羲氏為天皇風姓也更六姓凡十八世歷千四百三十有六年神農氏為人皇傳十七世皆姜姓歷九百有七年有熊氏為地皇傳十世皆姬姓歷六百四十有八年所載各皇無歲不巡狩耕籍祀岱宗祀方澤祀合宮祀明堂大蜡三皇之世惡有儀文如此大備者乎未足傳信秪以矯誣與路史外紀間有異同茫無証據孔子不言管子不識路史諸家何自而識之亦何自而言之詳也孔子序書唐虞以上皆所刪定惟於易傳言伏羲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而家語宰我問則有顓頊高辛季



康子問有顓頊少昊易傳以制器尚象言家語以配五行言皆首出庶物之聖人制作侔造化功業覆斯民故夫子録之於經著之於訓為萬世生民立極諸家所稱或本之傳疑或采之野史如風俗通之列僊氏帝嚳氏始學篇之卷須氏氏譜之吉夷氏莊子之冉相氏豨韋氏夽氏泰氏皇覧之巫常氏王潛夫之神民氏子思子之東戸氏亢倉子之凡遽氏和苑史之大嵬氏鬼嵬氏命歷叙之黄神氏钜神氏辰放氏皇談氏鵾冠子之素皇氏內嵩氏成雄氏與夫黄冶雜子淮南子丹壺書洞神部諸書或傳或不傳路史外紀或采或不采詭誕無稽儒者不道昔孔子作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猶有見聞傳聞之異夫子不易言之蓋其慎也况生千百載之後欲上論千百載之前書契未興文字無傳而云某姓某字某幾百歲某在位幾百年孔子不言而後人言之是欲過聖人耶



孔子所未見聞而後人筆之於書若親見親聞者是欲勝春秋耶曰史曰紀欲以信今傳後難矣

路史羅泌譔　外紀劉恕譔

讀三皇五帝紀

天皇地皇人皇之稱起於秦博士以伏羲女媧神農言者則始於春秋運斗樞以燧人伏羲神農言者則譙周氏也以伏羲神農黃帝言者則宋均氏也言五帝則皇甫謐鄭樵蘇子由皆以為少昊顓頊帝嚳堯舜而家語載孔子荅季康子之言則以為伏羲神農皇帝少昊顓頊大戴禮載孔子荅宰我五帝德之論則以為黃帝顓頊帝嚳堯舜而胡宏胡一桂則本易傳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而言取裁聖經其論始定矣然則家語大戴禮所載皆出諸儒撰記托之夫子未



足徵也三皇之稱原無姓氏世繫蓋混沌之初兩儀始判本取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之義借皇號以立言非指某氏某君也按通紀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帝嚳帝嚳生堯四世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八世也以世次而論堯女舜曾祖姑也二女釐降得無瀆倫之嫌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為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

瞍瞽瞍生舜則舜之繫不出自黃帝與堯非同一祖而堯女妻舜帝繫甚明則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本之漢儒與史遷世繫皆不足據信矣歐陽子曰堯舜夏商周皆出黃帝堯下傳其四世孫舜舜後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為子乃同父異母兄弟而以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為紂王季下傳一世則為文王二世則為武王是文王以十世祖臣事同祖十五世孫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豈不謬哉譙周古史考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羅泌路



史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史皇與倉頡乃一君一臣共工氏或以為帝或以為伯而不王祝融氏或以為臣或以為火德之主太史公曰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則三皇五帝之事還固以為不足徵矣楊朱云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當一當身之事或見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至哉言乎孟子讀書至武城取二三策而已而況洪荒之世乎所謂億不當一者可盡

信哉
閭巷野語方士游談造怪異詭譎之詞以愚惑世俗如淮南子對史瑣語齊諧小說稗官之屬皆學者所喜聞而樂道也昔齊景公海棗之問晏子以秦繆對此與無是公烏有先生事相類所貴讀書者明理而已矣咸丘蒙臣堯臣父萬章割烹飯牛之說使非孟子則二聖一賢乃千載辱人賤行矣予讀史一二事至淺陋不經縉紳先生輒好立異論曲為之解若實有是事焉者是皆海棗之談也予僭為之辨



象耕鳥耘

世謂舜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唐陸龜蒙曰吾得之農家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而象之行必端履必深實似之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而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實似之又曰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有得於鳥耘乎

愚按史記舜耕歷山歷山之人讓畔好事者遂增飾其詞云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謂舜聖德感物其誣淺陸魯望實以薦禹去凶謂得於鳥象夫舜之薦禹也以功去四凶也以罪尚書所載儒者䏻言之魯望穿鑿傅會成好事之謬誣妄甚矣

女媧補天

外紀載諸侯有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煉五色石以補天近世陸深曰媧皇之興繼太昊而誅共工是時火德中微生民甚朴茹毛飲血之外未能盡火之用也平定之東浮山即補天之處煉石竈尚存媧皇察物宜前民用制此以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宜所以開物成務補天之所不及爾

愚謂洪荒之世天地未底平成必得聖人裁成輔相以制其過以補其不及然後天綱立地維張共工之事儒者所不道陸儼山證以東浮山煉石竈謂媧皇氏所制則真有煉石之事矣前此燧人氏鑽木取火教民烹飪至媧皇更幾帝幾代民尚不火食然則燧人氏非耶



羿落九烏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近世楊慎曰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精也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流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愚按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帝命羿射十

日中其九烏皆死之堯典帝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以齊七政夫至德之世日月若連璧堯德廣運何十日之異射天乃桀紂無道所為淮南安與方士作內外書為此荒唐之說楊升庵釋以羿善射日落九烏吾聞蒲且子弋弱弓纖繳乘風而射之落飛鴻魏更羸虛絃而雙鴻下舞羿精於射日落九烏何足為異升庵怪文士騁奇而不自知其好奇之過也

月中嫦娥

王充論衡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以奔月托身於月是為蟾蜍楊慎曰其說始於淮南子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悞也古者羲和占



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

愚按軒轅黃帝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鬼臾區觀星象大撓作甲子則羲氏和氏與常儀皆人名氏非官名也然儀與娥音同字異楊升庵歷引周禮注儀娥二字皆音俄詩樂且有儀叶俄漢碑蓼莪皆作蓼儀以証常娥之為常儀夫占月奔月本非交涉之訛嫦娥竊藥實出淮南之妄升庵曲為之說然則日中踆烏亦出淮南子與羲和占日又何解也

泰伯

三以天下讓說者皆謂讓殷夫太王避狄人之時正值武丁朝諸侯之世太王去邠居岐方為築室之計遷國而存安有窺殷之心夫以物與人謂之讓有而不居謂之讓彼時商室中興何讓之有攷之小乙甲寅二十六年太王遷岐越丁巳武丁嗣立在位五十九年而崩又祖庚嗣七年而崩祖甲嗣二十有八年文王始生太王居邠遷岐至文王生當百有〇〇餘歲矣謂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者本之史記後儒因之耳太王未有廢立之命太伯先承父志托之採藥而去自晦其跡遠在荊蠻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以避季歷故人無得而稱夫子亟稱之言太伯不去則



國其國也今日之天下即其天下也以太伯之賢居句吳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則固可以興周矣讓國實讓以天下也非若伯夷叔齊曹子臧吳季札皆在其君卒後而讓此夫子所以獨贊其至德也謂太伯讓殷則太王陰有取天下之心其何辭於後世

東西周

王城成周皆在洛郟鄏皆周公所營王城朝會之地是

為東都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成周為下都即處殷頑民之地也對豊鎬而言則王城為東都豊鎬為西都以王城成周分言則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昭公二十一年王猛入于王城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詩云大東小東杼軸其空平王自鎬京遷于王城千里而遥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遥所謂小東也此東西周之辨按尚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孔安國註云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瀍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澗水之外所謂下都即成周也以此觀之則王城成周兩處明矣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昭二十三年八月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時子朝已入王城謂為西王敬王或居于狄泉或如劉或次于渠次于萑谷入于胥靡于滑晉趙鞅帥師納王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典籍以奔楚召伯逆王于



尸遂軍圉澤次于隄入于成周雖居無定所皆謂之東王也說者以諸侯城成周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及癸酉王入成周甲戌盟于襄宮癸未入于莊宮皆以成周即王城不知天王所居即為京師既入成周逐子朝旧都在焉其盟襄宮入莊宮宜也敬王遷都成周告于晉合諸侯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晉人執之城三旬而畢謂京師為王城可乎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不免萇弘違天高子違人言萇弘欲遷都延祚為違天也宋東萊呂氏作大事記曰子朝之亂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夫晉逐子朝而召氏之族毛氏尹氏南宮氏皆從之奔楚矣謂畏餘黨而徙成周亦臆說也胡傳謂成周云者黍離而次不列于雅而降為國風之意亦以成周即王城公羊子之說殆未之考歟

## 魯郊禘考

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禘郊以祀天禘以配祖孔子答魯哀公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周之郊有二矣大傳小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祖配之此天子之大祭也孔子曰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皆天子之事守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盖周之封杞宋也以其為二王之後俾之脩其禮物作賓王家以奉禹契之祀禹契不可以諸侯之禮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樂又以二王之後待魯賜魯以天子之禮祀周公然魯之郊也以孟春祈穀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祀周公牲用白牡而不用騂自別於文武在經傳家語可攷也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天子之禮也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積素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此其儀文度數一如王禮明堂位本漢儒以魯得行郊禘遂以天子禮文尊隆魯君若皆成王所賜伯禽為之者嘗覩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



往報之惠公之請盖為群廟度數及魯君儀物皆欲用天子禮樂也則自惠公而上十有八世魯君猶未敢僭擬天子明矣春秋隱六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六羽諸侯樂也仲子惠公妾也初者何始僭諸侯也時諸侯猶用六明矣盖成王賜魯郊謂孟春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賜魯禘以周公為始祖文王為所自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固為非禮然降殺天子當必如家語所稱而魯君之冕服旂輅搢執必不敢僭用天子如明堂位所云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則禮樂傷壞自幽厲而下春秋於魯郊禘之常不書書卜郊不從而免郊者四僖三十一年夏四月成十年夏四月襄七年夏四月十一年夏四月是也書牲死傷而免郊者二宣三年正月成七年正月是也書不卜非時而郊者一成十七年九月是也書牛死傷而郊者二定十五年正月哀元年正月是也誤郊之變而道之也非常郊也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則書之僖八年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則書之皆非常禘也群廟之有禘自閔僖始也近世新都楊氏丹鉛録以惠公請郊廟禮樂於天子謂惠公以前魯無郊禘之事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為誣夫漢儒紛紛

之説固陋矣至於董仲舒一代醇儒治春秋公羊師友淵源所漸其言必不誣對張湯問魯何縁祭郊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故成王令魯郊也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郊用騂犅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仲舒謂成王報德之禮是也左傳魯昭公以季氏僭公室欲誅之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子家駒所譏蓋指群公閔僖以後事也伯禽寧有是哉晉荀偃士匄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此以



知不惟僭用於享祀亦借用於享賓矣此幽厲而下閔僖以後孔子之所傷列國大夫聘問至魯所見而非議者也夫魯一郊也或以為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或謂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或以為成王賜魯郊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王被兗以象天皆以為魯禮魯一禘也或混禘於祫以為合食於大祖或以禘為時祭或謂殷祭或謂喪服即吉之祭諸儒各逞意見靡所取裁遂使成王伯禽與幽厲而下凌替僭竊同譏故博采經傳質以春秋家語攷論同異以正謬妄俟考古者訂焉

## 或問禘之説

子曰不知也蓋不王不禘夫子為魯諱也故知禘之説惟天子得以行之諸侯不敢僭天子而名分定矣祝蝦不敢易常古而事守明矣以辨上下而定民志夫人不致于太廟吉禘不行于莊公六羽不獻于仲宮仲子可無歸賵兩觀無表朱干無設大夏大武無舞季氏之庭無八佾三家之堂無雍徹祿不去公室政不逮大夫晉無請隧楚無問咼名與器不以假人守王章謹侯度信乎治天下如視諸掌無難也愚謂此章通上既灌章皆指魯禘而言夫子對或人含蓄



深遠傷魯諱魯不告者乃所以深告之也能知其説而敬遵先王猷訓則魯為秉禮之國周公其與矣此夫子欲為東周意也惜或人不再問也

廟制禘祫考

周自后稷始封于邰歷十六世至武王始受命為天子故后稷廟為始祖百世不遷武王時增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成王時高圉祧武王新祔于昭之南廟康王時亞圉祧成王新祔于穆之南廟昭王時公叔祧康王新祔于昭之南廟穆王時太王祧昭王新祔于穆之南廟共王時王季祧穆王新祔于昭之南廟懿王時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之上謂之文世室而共王新祔于穆之南孝王時武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而懿王新祔于昭之南自文武而下三昭三穆以次遞遷先公祧主則藏于太祖之廟先王祧主則藏于文武世室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者祔則穆者不動穆者祔則昭者不動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七廟同在都宮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此成周廟制世數位序一定而不可易也七廟其正數常也在共王時文王武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在孝王懿王時文武二世室不在七廟之中鄭康成以后稷與文武三廟不毀及四親廟而七是以祧廟在七廟之中劉歆曰宗不在此數蓋文武與太祖皆百世不遷故謂七者其正數宗不在七數也其廟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有寢廟廟以宅神主寢以藏衣冠廟堂皆南向室在其北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祭則春礿夏禘秋祫冬烝三時皆合祭謂時祫也特祭各於其廟時祫合食太祖及大祫則尸主出於堂太祖面南昭東穆西行朝踐之禮焉謂之堂事復延尸主入室太祖面東昭南穆北行饋食之禮焉謂之室事是謂大祫時祫合存廟之主大祫兼毀廟之主存廟有主有尸毀廟有主無尸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時祭而無祫諸侯有祫而無禘禘則惟天子得以行之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殷人禘嚳周人亦禘嚳蓋舜禹祖顓頊世系出自黃帝則虞夏禘黃帝以顓頊配商祖契系出自帝嚳則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稷亦出自帝嚳故周人禘嚳以稷配四代皆有始封之君故祀以為始祖後世之君皆特起而

始受命非如虞夏商周世系相承可攷也禘祫皆合
群廟之主綴食於太祖而禘祫之義不明諸儒紛紛
聚訟鄭康成倡爲王者始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
生遂指禘爲祭感生帝而混禘於郊或以禘爲蒸群
廟而混禘於祫或以爲禘大祫小或以爲祫大禘小
或謂禘先祫後或謂祫先禘後或以禘祫皆爲殷祭
或謂三十月而祫三十月而禘或謂一祭二名禮無
差降劉歆引春秋外傳大禘終王之說是一世方舉
一禘亦非禘之本意夫以天子七廟著於尚書春秋
傳禮記王制祭法禮器諸說詳矣而議者猶有四廟
五廟六廟之不同四廟者創業之君譜諜不明權立
四親廟五廟本於韋玄成引周制后稷文武三廟不
毀只存四親廟故創五廟迭毀之說唐岑文本議虛
太祖一室以高祖在三昭三穆之列故稱六廟此廟
制不定有乖典禮一也至於昭穆本以父子而論世
數非以兄弟而分昭穆如商祖丁之子曰陽甲曰盤
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者皆有天下若以一君爲一
世則由小乙小辛盤庚陽甲南庚祖丁與始祖契共
七廟而上不及其祖親廟不並殺乎故七廟者以父
子論昭穆若兄弟同位雖以世數論也創業之初世



廟未備以後逝增逝毀孝思無窮而禮制有限後世
或當遷不遷或既遷後祔或立八室九室十室十一
室焉此其位序不定有乖典禮二也漢興草創叔孫
通鄙儒因陋就簡親廟僅有太上皇而上不及豐公
明帝歆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先帝之廟
更衣別室遂為同堂異室之制後世因之以七室代
七廟室皆南向主在室中俱不東向及祫享之時尸
主入太廟之室太祖正東向之位其次分昭穆相向
而坐行九獻禮無復堂事矣唐武德初尊祖景皇帝
為太祖考元皇帝為世祖以上獻懿二祖至禘祫
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與獻懿並列昭穆博士韓愈
議歆以獻祖居東向之尊而懿祖太祖皆序昭穆南
北相向於前此即周制太祫之時后稷之位東向自
如合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入于太廟群昭則列于北
牖下而南向群穆則列于南牖下而北向也而當時
未見舉行者非有疑於獻祖非始封之君混禘祫而
並言耶宋太祖立僖順翼宣四親廟即唐之獻懿景
元也因無始封之祖而禘禮久廢遂虛東向之尊而
位序不明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為始祖太祖實創
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

獲祔誠有如太常丞王普所議普欲以僖順翼宣遞
遷于別室奉太祖為廟之始祖三年一祫則太宗仁
宗神宗南向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向為穆五年一
禘則迎宣祖居東向之尊而以太祖配焉當時亦未
果舉行豈以祫祭之時遺僖順翼宣四祖不兼毀廟
之主於禮未順於情未安耶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
封之君皆為太祖三代而下無諸侯始封之君則始
受命即當為始祖矣議者泥於商周以契稷為始祖
必求始封之君啓禘祫紛紛之論漢以禘其祖自出
謂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立親廟四匡衡諸儒



依違其間唐欲以獻祖為始祖宋欲以僖祖為始祖
議論不定遂至廢禘即韓愈司馬光大賢皆預斯議
亦未有能正之者也今以漢事言之漢初立太上皇
一廟至高帝升遐即為帝者太祖而太上皇遷于別
室高祖而下惠文景武昭宣已足七廟之數在成帝
時則惠帝宜祧元帝當新祔哀帝時文帝宜祧以有
功德於民為帝者太宗則如周立世室與高廟皆百
世不遷可也後各以次遞遷遷主藏于太上皇之室
悼皇宜別立廟如光武之祀南頓君三年大祫則以
太上皇正東向之位高惠景武而下各序昭穆合食於

太廟五年大禘則推太上皇所自出祀豐公於太上
皇廟而以太上皇配焉群廟不與太上皇得伸罔極
之恩而豐公得享大禘之典上以擬迹成周下以垂
範後世於禮為順於情為稱繼漢而有天下者雖百
世可推也若唐之獻懿景元宋之僖順翼宣即漢太
上皇也神堯藝祖即漢高祖也禘祫位序皆可類推
矣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宗廟宗廟莫大於禘祫惟
天子可作禮樂惟明聖能任述作則乘百年可興之
會而正一代不刊之典當必有待而興者矣

目録

卷之二

# 石室私抄卷之二

閩候官　魏文焌　著
年友雲竹王應鍾　校

## 讀戰國策

世稱田文以鷄鳴狗盜脫秦虎口喜其得士之助此特盜之微者夫列國戰爭海內之士並起而馳騖矣蘇秦張儀樓緩之屬各以遊說而盜富貴信陵春申孟嘗平原四豪者競遊俠而盜名譽范雎蔡澤以羈旅而盜相印於立談之間至呂不韋結異人卒奪秦嗣多錢善賈此天下大盜也蓋自儒道衰楊墨莊荀之徒立私說而盜六經天下浸淫溺於邪僻矣明王在上盜六經者必蒙首誅哉



## 讀秦紀

秦始皇之碣石使盧生求羨門子高還奏得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北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塹山堙谷暴師十年固輕百姓力矣始皇死身肉未寒陳涉以閭左之戍舉大事四方豪傑並起而南面稱孤二世立未三年而諸侯師入關矣向使扶蘇立佐以蒙恬能保秦之不亡乎夫民苦干戈久矣秦若舍胡休養其力與天下更始何至思亂說者以胡亥亡秦為錄圖之應予以為迷秦之亡者胡非亥也

## 范增

范增策沛公於入關之初知必奪羽天下何其明也方羽至咸陽增不以此時勸羽都關中務樹德以收民望而以親愛王固失諸侯心矣凡羽所為殘暴弒義帝不聞增一言諫沮惟急欲攻漢沛公死項王即拆籥而定天下乎增固戰國策士之下者耳蘇子瞻以為人傑何哉

## 讀漢高帝紀

史稱漢高祖溺儒冠見儒生輒嫚罵夫高祖持三尺劍與群雄逐鹿布衣遊談之士爭欲攀龍鱗附鳳翼以自托於功名之會如酈生之徒合則朝獻策而夕拜官不合則目為豎儒彼蓋儒名儒服者爾張良有儒者氣象帝尊顯之至呼子房而不名若魯兩生則帝所不能致者也况得而嫚之哉十一年之詔曰賢士大夫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為之駕孰謂帝真嫚儒者哉



## 韓信

韓信起布衣佐高祖定三秦威行魏代燕趙之間當其殺龍且定齊地高祖方困滎陽一搖足係楚漢輕重信於此時侃侃拒蒯徹之謀可謂烈丈夫哉晉武平吳石頭之入濬實上功至為王渾父子所抑輒不勝忿憤護軍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惜乎徹為信謀不及范通也且帝常入信壁兩奪其軍矣信握重兵帝未嘗一日忘信也春秋

鞌之役晉師歸郤克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信於迎陳被械之後乃與帝較將兵多少矜伐凌逼蓋不逮舍人告變其及宜矣然信不負漂母其背負漢至夷其族帝亦少恩哉

趙王如意

甚矣嬖曼足以傾國也以高祖明達誅秦蹷項駕馭群雄遂一海內末年以戚姬之愛欲易太子幾危社稷夫帝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已欲立之則諸子中最賢孰如代王恒顧其母薄姬寵幸不如趙王母耳呂后佐帝定天下間關師旅縛韓信如梟兎一強貴相謂可以制呂后哉帝病困謂太子曰吾以如意母子相累惠帝尚不能力庇之況一周昌耶說者謂帝惓惓趙王如以金注予謂帝愛趙王當使與太子篤友愛事呂后彌謹不以戚姬故私暱之也庶幾趙王母子俱安矣乃聽趙堯之策為置強貴相幾於樹黨夫博者之注金必避回顧惜不肯輕於一擲帝為趙王謀卒胎其禍甚矣帝之愛王不如博之愛金也其不為晉獻公幸矣

婁敬

婁敬和親之策漢唐相沿遂為故事君子曰蓋自齊景公女吳始也夫吳雖蠻夷乃太伯之後周之胄裔也端委而



治周禮列于會矣齊畏其強大妻之以女猶潸而出涕匈奴雖強不過漢一大縣若以匹敵則非吾偶飲食衣服語言不與華同非我族類去吳遠矣遠托異國昔人所悲以天子愛女忍棄之沙漠耶漢與謀臣猛將如雲非齊與吳之比何憂於匈奴豈高祖白登困後君臣色沮故敬得以售其策耶旅獒之訓曰明王慎德四夷來賓漢廷公卿不聞以此折婁敬之說何哉

賈誼

賈誼在漢文時號知治體者至請試典屬國以主匈奴而行其計何其壯也誼欲施三表五餌此何異以果啖嬰兒而塞其啼謂可以繫單于之頸而笞中行說之背耶絳灌輩皆高帝時舊將宜為所非笑也予讀治安策誼欲擇師保傅之官以教太子是矣然身為梁懷王傅至使王墮馬薨乃自傷作傳無狀毒恨而死太史公曰務華絕根悲夫

陳平周勃

當惠時呂后擅權分王諸呂議者皆罪平勃對不如陵嗚呼二公親與白馬之盟豈故負耶呂后與高祖共定天下縛韓信誅彭越殺趙王母子又欲鴆齊王矣其淫奮不下武曌也武后王承嗣三思等且欲立為嗣謂狄仁傑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嘗以忤旨殺宰相格輔元岑長倩矣妃

何益於唐祿產不王呂后容得已乎王陵以病免必盡去諸大臣將肉視諸劉朱虛侯必不得入宿衛周勃必不得入北軍灌嬰必不得將兵與齊連和劉氏危矣諸呂雖王平勃不失為將相彼固有所忌也二公欲圖之以歲耳狄仁傑周旋女主之朝卒成夾日之功君子予之平勃可深罪耶但其對呂后詞失規諷至聽張辟彊之謀請台產將南北軍倒授太阿此則陳平之罪也

## 晁錯

史稱晁錯患諸侯強大議削其地遂發七國之難夫吳王以山海利故國擅富饒郡國吏來捕亡人公共禁弗予如



是者四十餘年此其逆節著久矣高祖封三庶孽居天下半謂吳王濞曰漢五十年後東南有亂者非若耶竟王之吳至文帝朝濞稱疾不朝復為秋請帝於此時遣宗正持節問吳貴以王制貶爵削地之條裁削數縣彼將俛首聽命敢與天子爭衡如格明詔舉兵討之可也乃一切務為姑息賜之几杖漢法為不行矣逮及孝景濞屬為諸父宜禁前過與之更始下推恩之令分封王侯子弟以少其力行賈誼之策可也錯遽議削之且併削諸藩至使濞得為戎首以誅錯為名錯又欲帝自將兵而已居守欲天子不疑已難矣噫錯為社稷計而袁盎至以私恨計殺之盎真傾危之士哉

## 汲黯

武帝英明臣下順指獨能容汲黯不冠不見至避武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憚雖大將軍青不如也帝用黯為淮陽太守謂曰欲得君重卧治之可謂知黯矣黯之淮陽過大行責李息之詞凜然有大臣風雖外補其心未嘗一日忘朝廷也然黯性伉直嘗面斥人主與爭是非至御史大夫湯丞相弘數質責之幾中弘禍矣予讀萬石君傳石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悅之黯之不得出入禁闥以此噫闇闇偲偲皆道之珍



人主惡可任好惡哉

## 讀南越傳

予宦遊雷陽歷合浦橫海蒼梧往往見土人祠路將軍博德長老為余言微路將軍越胥為夷矣夫南越自三代別在荒服至漢武時其相呂嘉殺漢使弑其王帝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討平之始郡其地籍而版焉番禺一大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四方商賈輻輳職貢千餘年文物彬彬齒於上國矣路將軍之功越人思之猶甘棠之思召公焉學者牵於所聞猥以帝務勤遠略比之北伐匈奴此與以耳食何異夫伐叛討貳大順也用夏變夷大功

也廟謚孝武宜哉

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自高祖用婁敬策以公主妻單于五世未見和戎之利冠邊殆無虛歲敬策為不足恃矣逮武帝席文景富庶之業而制匈奴而酒泉列亭障幕南無王庭矣帝於此時棄前議閉諸關謝絕之可也又通烏孫氏彼其衆不及匈奴且屬役焉妻之何也既而昆莫以老聽其孫尚主聚麀瀆倫中國而夷狄則亦夷狄矣噫黃鵠之歌可忍聞耶適以貽千古非笑也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以車師故地與匈奴

車師何西域地也車師王欲匈奴遮漢道侍郎鄭吉發諸國兵逐之遂田其地輪臺之詔曰往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數千人則非可田矣必徙遠卒繕亭障所費大司農轉輸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匈奴所必爭也胡騎往牧其中將大發兵殺吏士是棄輪臺之迹矣夫田者非則罷者是矣弱翁相業此亦可觀哉

讀霍光傳

史稱霍光不學然輔少主正色立朝能從賢良文學之議罷榷酤一切與民休息脩復文景之業至廢昏立明定宗廟大計庶幾社稷臣矣周勃亦重厚少文此二公者皆有安劉之功萬石君無文然恭謹無與比竇太后曰儒者多文少質惟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武帝嘗貴大臣丞相比坐法死而萬石君父子以名位終漢初將相大臣寡文多質議論務在寬厚口不言人過失化行天下治亦近古夫周秦之際可謂文敝矣漢興君臣尚篤行永祚也宜哉

陳湯甘延壽

甘陳功罪匡衡蕭望之劉向耿育谷永輩論之詳矣愚謂法者臣下之所守也恩者天子之所擅也當其奏凱之日丞相御史大夫論其矯制之罪事下廷尉逮繫詔獄天子使謁者持節赦之君曰郅支囚殺使者西走康居恃遠而驕副校尉湯都護延壽奮然發兵屠二重城誅之於絕域揚大漢之威掃谷吉之恥功莫茂焉周書不云乎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其免除前罪勿治然後告廟獻馘議錫茅土使朝廷有執法之吏令主上得自施恩以為臣下效力者之勸不亦可乎

王莽

王莽未顯用時折節謙恭被服如儒生行甚勤備當世名士咸推轂之雖非外戚亦當以孝廉選用矣其爭定陶皇太后事確然有古大臣風時惟恐其不早居宰衡雖周公奚加焉吾觀莽私買侍婢以其宜子送后將軍朱子元此

豈人情耶夫事不近人情君子惡之為其近於佞也世無早辨之者至使莽得文其奸以移漢祚嗚呼共工象恭如莽遭聖明永始之初已在放殛之列矣至元壽元始以後政自莽出庸將及乎

讀光武帝紀

光武自將征隗囂光祿勳郭憲諫阻至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卒降囂衆則憲為無謀矣后潁川盜起京師騷動帝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高祖自將擊匈奴怒婁敬之諫繫之廣武及圍白登七日而解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為建信侯曹操破劉備還軍官渡袁紹議攻許下田豐強諫不聽械繫之紹軍果敗還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夫三子之諫一也高光至以自悔而袁紹竟以殺豐此可不為士君子擇君之鑒哉

壽陵

光武作壽陵詔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劉向曰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帝之見非帝王所可及矣文帝嘗詔治霸陵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然晉愍之世盜發霸陵得其金帛甚多當時猶收其餘以實內府則孝文薄葬之制孝景蓋未果從而壽陵詔稱景帝能述遵孝道雖子孫亦未之知也嗚呼景帝旋盜其為孝文盛德之累多矣

馬援

援西州豪傑也一見世祖于雲擾之際推誠委質勠先零平徼側功爛然漢廷之右矣時梁松帝壻貴重援以父執自處誡之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援有疾松往候獨拜床下援不荅在交趾還書誡兄子敦為杜季良佻人持以訟上辭連梁松帝召松出示援書愈深松恨及壺頭失利帝令松乘驛責援代監其軍松遂構陷之矣甚哉之謗非松為之耶援出征五溪對杜愔言但畏長者家兒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知必有他日梁松之禍也帝以援書責松後用松責援寘逐松謀孰謂帝能保全功臣哉松至永平竟以飛書誹謗下獄死卒如援言俚語曰明鑑所以照形松真瞽子也

讀明帝紀

夷狄交構中國之利也建武間南單于款塞遣侍子詔從居西河美稷發兵擁護之以扞北地為郡縣偵邏耳目其視武帝結烏孫通西域功萬之矣及北匈奴懼求和親帝特為太子議辭其使以成南單于之義豈不威德並著哉至永平初北虜寇邊遂與交使合市且置度遼將軍防南單于帝於是失慕義者之心矣宣帝時兩單于遣使朝獻

待呼韓邪使有加於是郅支徙居堅昆去單于庭七千里
呼韓覲附者數世如帝不欲絶北宜因其貢獻報之略與
相當外示羈縻可也度遼置而南北携矣帝之見不及前
議何哉

班超

班超以吏士三十六人使西域威行諸國爲漢虎臣其殺
虜使執兜題鞭國相能使其國之君臣俛首聽命而降漢
焉此與介子斬樓蘭馮奉世破莎車陳湯誅郅支功愈奇
矣夫漢自武帝番制匈奴通西域昭宣元成之際呼韓内
附烏孫康居遣侍子貢獻至建武間南單于欵塞匈奴漸



以衰止西域慕漢威德願屬都護故超乘此而立奇功然
仲與變强弱之勢殊也予聞匹夫尚不可狃況國乎如使
諸國怒而收三十六人者送匈奴傷威辱重超寔禍首雖
成功非可為奉使者之法也

西域

孝武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由是單于失援犇
來朝者數世矣至安帝永初罷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中
屯田諸羌叛者數起匈奴得以車師擊殺漢吏此則西域
通塞已然之明鏡也議者猥以給西域小費欲閉玉門關
以絶諸羌使其屈就匈奴是資敵以兵而續其斷臂也夫

西域本匈奴屬役自先帝通之彼其樂附漢羈縻勿絶可
也吾觀班勇折廷臣之議與敦煌太守張璫之論其籌策
西羌明矣噫惟在擇都護校尉哉惟在擇都護校尉哉

李固

固於陽嘉間對策忤阿母宦者為飛章所陷棄官是在所
舉士時固已名重公卿間矣后以大將軍梁商辟屢進讜
言及位三公義形於色尤為商子冀所疾夫固不死則冀
之權不張必至殺之而後已君子曰能為無有可謂大臣
矣馬融為世儒宗至為梁冀作章表固之死實出其手融
他日為南郡太守以謁冀弟不疑忤冀受髠笞之辱徙朔



方噫融不為章表止徙耳孰愈徙於從事中郎之時哉

讀桓帝記

劉萬世與帝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相與博塞上干乾象
太史占曰客星經帝座此其事應殆與子陵光武類矣予
謂子陵與光武少同學光武即位陵高巢父之節引足加
腹以示不臣故天應之客星萬世以布衣無功封侯與帝
嫌黷君臣同譴災沴之氣其應為彗史稱客星諱之也夫
犯者夜入經者晝見天垂象見吉凶可畏哉可畏哉

讀李膺等傳

東漢名士以氣節相高務為矯激之行卒罹黨禍悲夫然

滂岑晊為郡功曹至使太守有畫諾坐嘯之謡李膺成瑨劉瓆敗後專誅太學遊士臧否公卿以口舌代衮鉞此豈孔子所謂明夷艱貞危行言遜者耶岑晊張儉亾命困迫望門投止纍自已作禍延親友豈真烈丈夫哉夫好招人過國武子見殺於齊延熹永康之際豈其時耶夫惟大雅明哲保身徐穉郭泰申屠蟠其庶幾焉而孺子遠矣

杜密

君子仕而致政如董仲舒朝廷每有大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動以經對此其度越於人遠矣不幸遭值否塞則如馮敬通閉門自保亦庶幾儉德避難君子



也密才名與李膺等當桓帝時為北海相去官不思投跡深林謝絶賓客乃輒謁守令多所陳托至為太守王昱譏刺反目劉季陵為寒蟬夫蟬有文有信而清廉且儉君子比德焉如不為寒蟬將為啄粟黄鳥乎寧與雞鶩爭食乎寧效江夏鸚鵡乎密既免官猶欲薦賢糾惡自効邦君何哉噫建寧之際密雖欲為孤豚尚可得乎

皇甫嵩

皇甫規降諸叛羌威信行關西其子嵩以北地太守討平黄巾後大破凉州之賊父子勲名可謂並著漢廷矣方董卓被詔違命嵩為元帥拒從子酈之謀不欲討卓以不人臣不敢專誅請上自裁可也及卓廢立刼帝西遷嵩時為上將手握重兵不於此時鳴鍾鼓與關東豪傑共起勤王奉迎乘輿乃舍蓋勲梁衍之策而就董卓之召他日復俛首車下為智士笑如使父皇甫規在肯如是乎司空張温以車騎將軍討凉州賊卓為偏裨應召稽留温不能陳軍法斬之卒亦為卓所殺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患嵩温之謂矣

王允

王允結呂布誅董卓清君側於指顧之間其忠智可謂兼之矣卓死其將校尚懐反側關東豪傑未解天下大勢方



如鼎沸允不於此時延攬智謀之士共定大計皇甫義真世著威名使領凉州部曲下詔關東諸將共奬王室可也乃驕傲得色酋疑敗謀智如荀攸賈詡棄而不録至使李傕郭汜以詡謀舉兵犯闕允不自保而皇輿播越矣護軍司馬傅燮奉命討賊上疏曰使張角梟夷黄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予謂卓雖誅如卓者尚可深憂允之智不及傅燮惜哉

袁紹

甚矣袁紹不可與言也方曹操東擊劉備紹若用田豐之策輕兵襲其後一舉而收卞莊子之功可也而紹不從及

操還軍官渡已為有備乃輕議攻許自白馬斬将之後沮授說以留屯延津分兵官渡不聽遂至覆軍許攸張郃等相繼降操棄謀臣以資敵國一敗兎解舉河北四州之地棄之妻子不保為天下笑夫以紹矜愎自用如此乃欲與操較量強弱共覬中原難矣紹前為何進謀召董卓以造亂階漢失天下則紹之由嗚呼四世五公冢中枯骨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劉先主

帝自得亮以為軍師事無大小必諮之方帝将兵東下羣臣皆諫而亮無一言及帝自巫峽建平樹柵連營數十屯包原隰險阻為軍兵家所忌不聞帝圖方略示亮而亮亦不遣人視師何哉呉蜀相持六月矣曹丕在許猶料其必敗亮顧不知耶及至喪師乃追思法孝直豈亮之智不及法正耶予入蜀由夷道問所謂猇亭者即先主屯兵處也東高扼險法謂我得亦利然退而數百里山形盤折進不得逞将自困於木石之間使遜得以徐而制其敝昔高祖以子房運籌而卒擒羽伐國大事也帝不以亮行何哉

曹操

曹操包藏禍心遷帝許下建安以後天子守位而已帝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則垂恩相捨噫亦可悲矣昔晉文



納襄王而諸侯景從操之遷帝晉文之救也至專封拜擅刑戮則又晉文罪人矣知使操平呉蜀山陽公之廢豈待黃初之世耶司馬光乃以操終身不敢廢漢自立為畏名節夫名節孰有大於弑皇后皇子者乎凡操所為路人皆知之而温公獨不知何哉

辛毗

辛敞為曹爽叅軍延熙間爽從魏主芳謁高平陵司馬懿閉城門欲誅爽敞聽其姊憲英之謀出赴其難事定懿曰吾不誅於姊幾不獲於義鍾會之伐漢也憲英測其有他志其子羊琇為會叅軍戒之曰行矣師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后會據蜀以反誅而琇獲全歸君子曰憲英之智過於丈夫遠矣魏晉諸賢鮮及也其父辛毗嘗事袁尚譚尚相攻毗不勸以輯睦拒操乃為譚請兵于曹至使譚尚兄弟誅夷遂失河北不義甚哉噫毗有媿於其女多矣

陳羣

陳司空羣數上封事輒削其草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漢大保劉敔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

之過所以為優耳魏文成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耶至於事君何獨不然深取高允不顯諫為忠特加優寵世傳萬石君家醇謹史稱石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恱之故能以名位終夫孔子從諷諫惡訐為直予讀羣傳采之以為諫臣法焉

羊祜王濬

晉咸寧初吳襲江夏汝南畧千餘家羊祜時都督荊州不能追討繩以軍法彊埸之事祜其不免矣晉武詔伐吳也



詔罷屯田兵大作舟艦王濬以何攀之謀召諸郡兵萬餘人非出境大夫專之可乎然晉武卒從二臣殆異夫從中制者矣夫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削平吳蜀宜哉

杜預

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曰吾但恐為患不求益也然當時貴要孰有過於荀勗馮紞者哉齊王攸以明德至親為勗等所惡至擠陷怨憤而死況疏遠之臣乎夫干上犯主其罪可赦爭忤貴臣禍在不測漢谷永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相與比周結為死黨春秋歸父家遣朝吳出奔非以季氏無極故耶觀預所求免禍則貴要權移主上乃自古患之矣噫可畏哉

荀晞

蘇章在冀州欲按故人姦贓乃為設酒甚歡曰今夕蘇文孺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荀晞之在兗州其弟犯法晞杖節斬之哭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魏源懷為行臺使巡邊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短長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撿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三公可謂執法不撓矣然晞狗從母之求用弟為督護竟殺之



孰若執法不用之不至傷恩哉

讀晉武帝紀

自古王者受命而興孰不稽古禮文損益時政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慮哉晉武承漢魏百年戰爭之後蕩一區夏而先王紀綱典則以至風俗之變夷夏之防尚多闕有間矣帝宜延訪耆舊宵衣旰治猶懼其怠乃宴安荒淫暱任邪僻不思經國遠猷身沒未幾八王首難五胡乘之而起中原故土剪為戎馬之藪矣孟子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司馬懿欺人孤寡其子昭遂行弑逆懷愍之禍其應亦已憯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陶侃

陶士行自太安初克張昌見知新城公劉弘既而破陳敏走杜弢平廣州斬蘇峻都督荆湘自南陵至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在軍四十一年卒以勛名終亦江左名臣也方峻之叛已半年逼帝石頭矣曾不聞勤王之師及溫嶠邀之猶以不預顧命為恨屢說方肯就道又欲西歸不以粟餉嶠軍向非李陽毛寶諸人侃其不為卞敦乎（卞敦時為湘州剌史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陶侃曰侃機神明鑒比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嗚呼侃媲孔明多矣若溫太真真純臣也



殷浩

處士純盜虛聲自東漢士大夫以為譏評殷浩以善談老易為風流所宗擅名江左縉紳伺其出處以卜興衰惟恐其不就徵辟雖管葛不能過也然浩既受任不聞經國遠謀以固根本輕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姚襄內附不能推誠結為聲援無故遣兵襲之反為所幷又復用為前驅伐秦山桑之敗望實俱喪矣夫以浩行事若此乃欲以虛名抗桓溫溫豈為之下哉浩高談傷教王夷甫之流也不至殺身幸矣予謂東漢處士雖盜虛聲然言行所守未缺無負國家深源盜名負國誤天下蒼生甚矣晉諸公皆為所欺共推轂之何哉

桓溫

晉自建武以來奄有江左桓溫志恢經略舉兵伐燕君子謂是師也直而壯矣春秋楚子伐隨而懼季梁晉侯伐楚而憂子玉燕有慕容垂苻堅王猛猶憚而不敢發溫豈其敵耶且持重兵深入不務乘時趨利乃逍遙河中至使垂得行其計數萬之衆殲于枋頭溫豈得辭四海之責哉未幾慕容垂奔秦遂使王猛得收入鄴之功溫見猛於關中立談之間知江東無比乃棄以資敵何哉

晉

晉之風俗始於王何以曠達浮靡波蕩后生蓋至永嘉咸



康太元之際濫觴矣吾讀北使劉翔責何庾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諸君宴安江沱肆誇之言不聞何以尊主濟民夫晉自太康混一之后不思貽謀遠圖公卿之胄競鶩虛誕瑯邪渡江未見進取中原尺寸謝安石負蒼生之望以聲律自娛至登冶城反以浮辭折王羲之豈真有規世之志耶愚以江左諸賢有愧劉翔多矣范甯謂王何之罪甚於桀紂嗚呼禍所從來遠矣

劉裕

晉自定都建康畫江而守遂失天下形勢劉裕滅秦入長安已有恢復之漸裕不於此時務收人心以慰三秦之望

表留王鎮惡都督雍梁秦州軍事以鎮撫關中西連巴蜀徐議經略可也乃亟欲東還以重地屬其幼子至使諸將相齮齕自內作夏人承之而制其敝舉殽函而盡棄之咸陽故都遂為戎虜京觀矣惜哉噫裕行甚操懿材特一將之任耳奚足與論混壹之規乎

朱齡石

朱綽兄憲為豫州刺史袁真所殺綽後從桓溫克壽陽戮袁真之尸溫怒將殺綽以桓沖請免之綽事沖如父沖薨嘔血而卒元興間劉裕討桓玄綽子齡石為裕參軍江乘之戰請曰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請在軍後此與欒穀所稱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子孫皆所謂義士推其心可與托孤裕能從齡石之請而零陵王之廢月欲盡去晉羣公子視齡石不亦可媿哉

崔浩

崔浩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予觀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佐大武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見知世主顯名友邦真子房之亞匹矣夫以浩之才稍自挹損以保令聚豈不善始善終哉乃恃才專制至與太子爭補郡吏判所譔國史實直此豈人臣之職耶卒罹赤族之禍悲夫浩自負稽古何不以古自鏡也夫惟大雅明哲保身留侯洮遠矣

魏伐柔然

魏太武議北伐其時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占為不利崔浩曰陽為德陰為刑日食脩德月食脩刑今出兵討罪以脩刑也遂伐柔然追至涿邪山大獲而還此與周饑克殷而年豊衛旱伐邢而致雨非以人事而知天道哉太史令所占溺其職矣天垂象見吉凶非通儒孰能識之乎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義熙間長民懼劉裕之禍嘆不得為丹徒布衣卒為裕所殺陸機與弟雲事成都王穎為牽秀等搆陷被收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李斯具五刑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此三人者悔禍如出一口夫飲食以養生亦足以傷生富貴以榮身亦足以危身恭以存位哲以保身則周公仲山甫其人也斯機聽高邪謀助穎造逆誅夷不亦宜乎長民處濁亂之世昧通塞之宜驕縱奢侈貪以速禍不族卒矣至王景文履滿知止屢辭不獲卒亦見殺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君子出處相時而動知矣

蔡興宗

文稱興宗方嚴大明間為吏部尚書武皇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亦被穢辱惟興宗不至侵媟至子業暴浮商受發顧命大臣以下左遷興宗復以人望留居舊職其拒袁顗外補之謀君中免惱可謂先見矣父廓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求嘗相召昔石奮石慶事漢武以醇謹稱故萬石君家之名著於後世蔡之父子遇滔雲之上獨能持正以榮名終豈非至賢哉

湘宮寺

佛教以虛無為宗慈悲為本自漢明帝遣使之天竺得其經四十二章藏之官寺至秦姚興命胡僧鳩摩羅什以華



音譯梵語其書始傳而營寺作像盛於江東矣宋主造湘宮寺自謂功德散騎侍郎虞愿曰此皆百姓賣兒販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予謂若其無知崇之何益噫足以解千古之惑矣

褚淵

褚淵美姿容山陰公主請以自侍備見逼迫淵以死自誓曰回雖不敏豈敢首為亂階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不亦毅然丈夫哉及蕭道成篡逆淵親奉璽綬勸進為齊佐命夫淵少立名義不以冥冥惰行至昭昭伸節不及袁粲方粲謀舉事淵以告道成使為之備粲之死淵為之也昔

劉安欲叛漢而憚及黯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道成議革命亦慮褚公不從淵若義形於色齊必不敢遽爾改物淵特難於一死耳謝朏不勸進亦不死死亦有餘榮況未必死哉齊禪后三年淵死等死耳孰與死於革命之時乎

沈攸之

沈攸之詣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下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至明帝時攸之以功為中領軍封公而遵考名位反後攸之謂遵考曰形陋者若何矣夫以貌取人孔子自謂失之子羽叔向亦幾失鬷明良驥伏櫪美玉在璞何疑於士乎趙文子若不勝衣而顯名諸侯蔡澤雅顏蹙頞卒為秦



相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好女魏武自以醜陋見北使者以崔琰代至若晏子之短郤克之跛相如口吃杜欽偏盲崔浩尪纖裴度眇小司馬光枯瘦王德用黑面王旦高帹歐陽脩短視此非世所稱名大夫公卿耶左太冲張孟陽醜甚輒被唾擲而文章名世夫布衣閭巷之士混迹糞土窮愁困阨槁木其形怪陋其貌庸夫愚婦皆得賤而非咲之一旦致身青雲之上功存社稷名垂竹帛古今貴豪自奮草野何可勝數豈以貌哉乃若顏如渥丹面如傅粉鬒如聯璧美如倚玉蛟如瓊樹瑩如王山而令終者鮮柳子厚所謂施貌媚言譬之賈鞭雖得厚售貴以大擊之効則折

且獲墜傷之患上在塵埃中以物色者奕矣

魏孝文

魏孝文欲行三年之喪臣下不從說者以爲有君無臣夫馮太后親弒獻文在孝文則讐也文姜預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孝文幼冲未聞乎弒魏之臣子無有沐浴以告者徒使馮氏得以祖母稱制專政宣淫且閉孝文而絕之食向非拓䟦丕等能免獻文之及此其肆毒得死幸矣乃爲之衰麻成禮恩同所恃後與七䇿共享忘親厚讐實臣下不早正言之罪也世儒謬以孝文欲復古禮當時諸臣不能將順其君之美失春秋之旨矣



魏孝文遷都

魏孝文禁胡服胡語用夏變夷賢於趙武靈王遠矣其遷都洛陽上覬成周有囊括四海之志焉當時臣下不悅亦人情懷土重遷昔盤庚遷殷其民傲上從康相與咨嗟胥怨王者宅中啚大豈狃於衆議哉魏至正始永平之世屢有叛者則嗣王失政之故宋儒猥以遷都違衆過矣梁陳慶之還自魏曰吾始以爲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此不可以見孝文變夷之功耶春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若魏孝文固春秋之所予也

魏晉取士

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自魏晉貴門地六朝南北相沿而孝廉選舉之法微矣伊陟象賢後相大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非克篤前人之烈哉江左門地最高無如王謝茂弘安石裒然江東之望矣玄暿徽莊羲珣綽虔俱才華名行顯榮當世可謂能負荷矣乃若夷甫靈運僧達華以傲誕殺身王倫首倡革命而成蕭齊之篡王敦謝晦皆謀反伏誅不族幸也此非門地子孫耶王者以天下爲公賢可尊也雖屠販因虜不耻爲卿相苟非其才三后之胤墜於皂隸矣魏晉以降先世族至王謝子孫幾爲門户之禍而國祚亦以不永士生季世沉淪草野者可勝數哉

宋明帝

明帝在景和之世幽囚內殿已歷九死秉亂繼統其視晉文出亡反國豈特險阻艱難備嘗已哉及芟夷禍亂遂肆淫虐末年爲弱嗣貽謀盡殺諸公族去子業無幾矣君子曰樹德務滋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帝不思樹德以固根本惟公族是除去枝葉而欲本之滋曾葛藟之不若矣宋自劉裕欺人孤寡弒零陵王殺晉子孫殆盡而宋之子孫亦相與剪啚天寔假手焉易曰不善之積必有餘殃所由來者漸矣

顧凱之

宋大明間戴法興等勢傾當時朝士爭附顧凱之獨不降意曰辛毘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夫三公人臣之極爵位隆重惟天子得以操之蓋自主柄下移中外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上浮薄競進之徒皆奔走之如劉歆之於新室華歆之於曹魏褚淵之於蕭齊沈約之於梁衍數子者皆以早立名行卒至披猖忘君事讎不啻狗彘乃若揚雄班固蔡邕機雲之流古今所稱文士事莽憲卓穎官為大夫中護軍署祭酒內史之秩未必皆三公也亦甘心焉何哉此非孔子所謂患得患失者耶辛毘在漢為魏侍中至禪代後封侯豈真三公不易者哉凱之所著定命論予不得讀其文至謂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而恭己守道一言庶幾夫居易俟命君子也法興至子業時賜死則張彖所謂氷山者果足恃哉

魏孝明帝

魏神龜間羽林虎賁作亂相帥排尚書省焚將軍張彝之第殺其父子朝廷不能討大赦以安之夫魏用武之國也方乃祖隆盛之時威行萬里及其衰也不能行之宿衛之士雖張彝父子以刻薄搆禍而所係國家大體豈其微哉奸雄有以窺國矣高歡以鮮卑之俠陰動邪謀輕視朝廷



故八柄者主上之操也運之乎廟廊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惡可一日縱哉魏卒以不競夫國悲夫

梁武帝

侯景兵逼臺城湘東王繹入援次于武城夫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于郎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春秋所譏猶在與國臺城君父之難滅此而后朝食可也蕭繹擁兵七閱月選蠕觀望詩云叔兮伯兮褎如充耳梁武有子如此不亦得乎君子曰武帝溺志浮屠捨身僧寺以中華綱常之主從異域殄倫之學卒婦於臣叛君子叛父則佛教悞之也至犧牲代麪將宗社實不血食太史公傳申韓推其慘酷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梁武亦云

斛律光

齊斛律光世著忠勳方瑯邪王儼殺和士開以兵屯千秋門欲殺嬖倖陸令萱穆提婆母子齊主帥宿衛授甲將戰幾於亂矣光不動聲色指揮呼吸而定古有社稷臣斛律明月殆庶幾哉弟羨為幽州刺史善用兵有父風為突厥所畏使斛律氏兄弟久居將相預機密總戎務為國家虎臣齊社稷寔賴之賀六渾之業將由此光大矣廼聽羣小之讒殺之後三年齊滅周主指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

此攻之春秋鄭小國也三良為政而齊桓突盟楚殺其大夫得臣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齊殺斛律光自壞長城自古國家衰亂巧佞之徒得志必殺其所忌此鬼蜮之詐所為作也以高緯為君佐以高阿那肱祖珽韓長鸞輩斛律光弟欲自存得乎

隋文帝

隋文帝臨朝不倦楊尚希勸以務舉大綱可謂正諫矣至謂周文王憂勤損壽武王安樂延年小人務諂其君矯誣若是哉予讀無逸敘三宗勞以享國後王耽樂罔壽至文王日中昃不遑暇食享國五十年百年后崩周公作誥語



武王舊臣曰爾知寧王若勤哉武王之告康叔戒以無康好逸豫此尚書所載儒者能言之尚希之欺罔非以其主不學故耶若文帝衛士傳餐下行尚書事此其用心殆異夫古帝王之憂勤尚希不以此勸沮乃妄引文武之事何哉

王伽

齊州行參軍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謂曰卿等自犯國刑重勞援卒能不愧心乃脫枷鎖停援卒捨之而去相與期至京師如期一無叛者隋文帝聞而驚異召流人宴而赦之擢伽為雍令此與唐太宗縱死囚肆百期以來秋就死同然四百人者生殺出自朝廷安知非徼惠於肆赦之典相期歸獄耶李參等於伽無所覬覦明矣如有逃叛則伽家故縱之誅而自以身代囚人受死也彼七十八者能不負伽可謂革心矣且其罪在五流赦之可也太宗慕王伽之義欲施隋文之恩上示其意下探其情輕縱大辟豈真恥格之誠春秋譏肆大眚君子謂唐於乎失刑矣

南北朝

書美西戎即叙詩稱戎狄是膺戎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固天地所以絕內外也周室衰



微四夷交侵未有入居中國者有之則自秦晉遷陸渾之戎始也嗚呼被髮野祭之兆已先見於百年豈非天地異氣哉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馮翊河東建安中曹操分匈奴為五部散居六郡鮮卑莫護跋入居遼西號慕容部此漢魏以來戎狄入內地之漸也至晉則種族繁矣彼其習知天下阨塞戶口登耗士馬強弱一旦覘王室之難藉中國之資乘時四起賢才失職者咸為之用劉淵技於離石石勒起於上黨苻氏據有略陽姚羌奮乎扶風慕容鮮卑專制平州驍虎狼之威肆吞噬之欲竊古帝王位號宅古帝王京邑中原土宇剪為戎馬

之區邦國圖籍悉入屠各之府其他爭為雄長私立名稱者不可勝數至拓跋珪其先猗盧入雲中繼都平城傳子太武西平凉夏北伐燕遼盡有淮北之地延及孝文遷都洛陽上覩周室赫然強盛光于五胡矣後以爾朱之亂賀六渾宇文氏乘之國分為二至隋文帝廢周自立始成混一之業蓋自晉永嘉迄隋開皇戰爭殆二百年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視周幽王之禍不亦憯哉晉郭欽建議欲及平吳之威徙雜胡於邊地而江統亦有還其本域慰彼土思之論當時不能用也豈非天乎春秋吳楚徐越皆禹貢之域帝王所封上世有顯功焉本卒夏諸侯特以



僭稱稱王憑陵上國聖人狄之嚴為之辨大桓文攘却之功況實氈裘之種非我族類自古聖人禽獸畜之者也乃喜其內附納其質子甚至授之部帥尾而翼之譸盜養亂易曰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晉之謂矣

迷樓

隋煬帝作迷樓君子曰異哉其命名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周文靈臺詩人歌之列于大雅紂以傾名宮而南巢發亡煬之名斯樓也何為哉彼其以弑逆承緒席殷盛餘休志小天下予讀隋紀大業以來攷其行事如築西苑作十六院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從宮女數千騎為清夜之遊此色迷也徼天下散樂魚龍山車等戲此聲迷也裴矩撰西域圖記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即慨然欲通西域此貨迷也伐高麗喪師三十餘萬此兵迷也宇文述虞世基裴蘊郭衍之徒皆以諂諛進此佞迷也以佳句殺薛道衡王胄以諫殺任宗崔民象王愛仁此驕迷也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剪綵為花陳百戲于端門誇示諸蕃此夸迷也築長城營毘陵汾陽宮鑿龍門穿江南河造龍舟此土木迷也巡榆林金河五原河右臨朔鴈門江都此遊幸迷也五子之歌曰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天下之惡皆歸者哉中原鼎沸彼昏不知甚矣帝之迷於此



樓也昔夫差得西施築姑蘇臺遊宴其上伍子胥諫曰臣恐臺為麋鹿之遊帝未幾為宇文化及所發妻子不保遂失天下江都故宮將麋鹿遊乎其中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隋煬帝之謂耶

煬帝作迷樓每一幸輙經月宮女無數多不得進御有侯夫人者殊色忽自縊於棟下臂懸錦囊左右取以進有詩五章云

庭絕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 其

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強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 其

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閑花草翻承雨露多 其

粧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隨處飛
秘閣荷仙弁雕旁瑣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
此詞幽艷凄惋桑間之聲也比於蕩矣孰若班婕伃詠扇
一篇云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
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
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哀而不傷得風人之體婕伃初侍
漢成帝有寵后為趙飛燕所譖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
於長信宮可謂善處怨矣其辭同輦能以禮自防古之賢
妃也如倢夫人得幸則亦張麗華孔貴嬪女學士之流矣
至不得進御毒恨自殺當時女寵之盛何如哉



徐洪客

泰山道士徐洪客勸魏公李密東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
天下宋儒稱其謀奇而正唐初諸人不及予謂武王伐紂
觀兵孟津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皆會于河
朔武王遂以濟師密本石梁亡命依翟讓建牙併有其衆
遲回洛口其無覬天下之志可知矣唐高祖起晉陽以太
宗神武首出之姿濟以劉文靜謀略義旗所指直擣楊越
宜若振槁然方其時中原豪傑並起天下大勢譬之逐鹿
矣江都介在遐服數千里趨利有不議其後者乎高祖西
行猶慮劉武周王世充輩故分兵河東縶馬邑之衆申好

李密繼東都之兵然後拔西河取霍邑克汾絳降馮翊守
潼關狗渭北乃大合諸軍入長安雄據京邑基業已定徐
而殄平羣雄傳檄而定天下此沛公所以成帝業也豈唐
君臣之見不及洪客哉方楊玄感起兵黎陽李密首建入
關之策玄感不從而敗及密自為乃拒柴孝和之議不肯
西入豈天所以資唐也如客之計密一搖足王世充即尾
其後黎陽諸郡非復魏有號令天下其孰從之密才尚不
敵王世充客乃說以武王之事非惟不知密抑亦暗於勢
矣晉陽真主客不杖策從之乃以干密何哉



唐高祖

王者制有區夏封建子弟為國藩屏必擇賢人為之相輔
導之如王有過則坐相者此漢法也漢武帝封燕齊廣陵
策命曰敬曰戒飄飄乎周誥之遺也蓋分茅胙土欲其恪
守侯度俾之世享矣至六朝始用子弟為刺史都督畀以
方岳之任日尋干戈蓋至齊梁極矣唐高祖謂李綱曰元
吉年少驕逸可謂知子矣帝之西入也羣雄相與馳騖戰
爭方始晉陽興王之基京邑所資昔漢高以蕭何守關中
光武以寇恂守河內皆根本是圖帝不思選用重臣以固
根本乃以元吉為并州總管將重地付之愛子至為劉武
周所迫奔還長安舉河東而盡棄之律以軍法元吉能無

以乎反欲移罪於宇文歆何哉秦王世民英武蓋世高光之比元吉豈其儔歟帝愛元吉宜為置師傅之官防其驕逸天下已定徐議封邑可也乃遵齊梁餘轍卒致臨湖之變有唐享國非太宗去六朝無幾矣

總管劉世讓戍崞城突厥惡為己患使其臣曹般陀間之謂與可汗通謀欲為亂也唐高祖信而殺世讓此與趙幽繆王殺李牧何異夫秦忌李牧多與趙嬖人郭開金使言李牧欲反則間而殺之者趙嬖人也未聞以敵人之言而殺其折衝之臣也唐高祖之為有甚於趙王遷矣昔漢文帝患匈奴喟然思古頗牧有臣如世讓竟殺之讓死馬邑被圍卒以和親解唐之君臣制馭夷狄不出要敵之策則馮唐所謂雖有頗牧不能用者高祖之謂耶

春秋凡滅人之國者皆譏之自操懿廢漢魏自立至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宇文泰楊堅遂行弒逆勦滅其故君子孫俾無遺育唐高祖封隋廢帝而選用其宗室君子謂唐於是乎忠厚矣周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紀所謂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王家與國同休蓋欲使之長保世祀至須句寔司太皞與有濟之祀為邾所滅魯成風夫人猶請于僖公伐邾而反其君焉故崇明祀保小寡列國猶守周禮矣秦滅二周夷六國絕三



統滅天道不再傳而厥孫不嗣故滅秦者非六國後劉項也滅宋者非晉後蕭道成也滅齊者非宋後蕭衍也滅梁者非齊後陳霸先也滅陳者非梁後宇文氏也滅周者非陳後楊堅也滅隋者非周後王世充也彼有天命者自為之奚必先代子孫而務勦絕之也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侯服于周又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商之子孫衆盛皆得助祭于周而服商之服也又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周之長享天命而保其福祿也非孔子所稱至德耶自魏迄隋二百餘年更七代焉皆以誅夷後世不血食有唐祀夏配天上繼三統傳所謂聖人以自塞存人以自立善惡之報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 唐太宗

唐太宗以良弓十數出示弓工對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而發矢不直此與柳公權對穆宗筆法所謂心正則筆正皆古之諷諫者耶太宗知以弓矢喻治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問民疾苦政事得失孰若選鴻儒碩輔置之左右講求二帝三王正心之學庶幾朝夕啓沃之助乎而當時侍臣蕭瑀不知納約自牖之義雖王魏房杜諸公皆非格心大臣也不然有君如太宗貞觀之治當與成康比隆矣

大總管李靖討吐谷渾諸軍咸授節度總管高甑生後軍期靖按之甑生誣靖謀反君子曰亂紀凌上唐法若行甑生有生理耶漢大將軍青擊匈奴李廣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自殺晉文公伐楚城濮之戰祁瞞奸命司馬殺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殺之以徇于國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靖為大總管職當斬將反為甑生所持太宗不陳軍法斬之竟得減死非以秦府功臣故耶夫治軍必本於禮禮必本於微自太宗失甑生至乾元以後偏裨殺逐主帥朝廷不能討因授節鉞唐卒以陵替失天下非太宗不以禮謹於微之過哉

自古帝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內外夷夏之防峻矣唐太宗擒頡利可汗用溫彥博之議郡置其地選其酋長宿衛拜官五品以上百餘人入居長安者近萬家亂華甚矣將歲費度支供億疲中國而事遠夷非計也帝嘗謂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鏡考往古審矣至於行事何其戾也且以天子之尊居則九門出則警蹕夷狄豺狼不可邇也乃使之執干戈奉宿衛如一旦有馬何羅之謀犯侯無所施柰宗廟何未幾結社率作亂夜襲御營向非折衝奮擊旋即伏誅如羣酋煽動西晉之禍起於輦轂出不殆哉乃知周公讓白雉召公却旅獒光武避玉關絕其貨于聖明遠覽豈非制馭之長策哉

太宗神武之姿剪除羣雄遂一海內武功之盛近古帝王未嘗有也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賚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桓曰綏萬邦屢豐年傳所稱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則武王之治也太宗不思偃武脩文與天下休息至習射殿庭馳獵洛苑卒之親征遼左困於安市非所謂窮武不知足耳得之心不息耶予讀太史公律書不言律而言兵卒歸於孝文却將軍陳武之議使百姓息肩田畝天下殷富和樂熙熙乎治世之風也故觀樂而知興衰律於兵械尤重王者必稟於六律豈容輕議兵耶太宗七德之舞魏徵不視而不能陳周頌律書引之於恭儉化民也使有唐文德之治不及孝文惜哉

唐太宗伐遼左駐兵安市江夏王道宗請以精兵五千直取平壤覆其根本此正法所謂攻其所不戒而帝不用豈其智窮哉帝嘗降仁杲破金剛走武周擒竇建德王世充矣平生用兵取羣雄易如反掌非若漢高數遭窘辱厭苦軍事者也彼其威制百蠻志吞朱蒙直欲渡薩水梟蓋蘇

父雖涿鹿之戰奚讓焉幾破二部耶驛書矜其為將旨欲道宗葦成功哉予聞高麗本箕子所封史稱仁賢之化也東方之夷異於三方孔子不以為陋漢武帝郡置其地恃險多知兵孫權欲畜之以陸遜諫止隋煬帝竭天下之力攻之不拔夜師三十餘萬此帝所覩見也如蓋蘇文罪可誅者遣一二大將聲其弑君之惡國人不附王師加焉將必有如漢元封間尼谿參等殺王右渠以降矣何至輕萬乘之尊攻安市小城不下而李世勣又欲以克城之日盡坑其民反堅敵人之守哉夫遼司馬懿嘗伐之矣直奔襄平破之於首山卒斬公孫淵道宗之請非往事之明鏡乎



帝蓋自負其材非復曩時上將擊賊比也春秋葵丘之會扛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君子曰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其太宗征遼左之謂耶

## 李世勣

太宗以李世勣遺高宗蓋因其初附之時籍戶口土馬之數啓李密自獻意其不負故主故耳然勣在黎陽其父李蓋為竇建德所執以父故降夏矣後復奔唐使建德怒而殺蓋將不負其父耶勣如徐庶謝唐歸夏可也昔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之秦西巴弗忍也與其麑孟孫怒而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子傅曰夫不忍于麑又且忍吾子乎君子曰勣忍其父不如秦西巴之忍麑也勣輔高宗武氏之立預有力焉卒至幾唐社稷托孤大事也太宗用勣何不以孟孫自鏡耶昔漢武帝以不忤視而識金日磾以重厚識霍光付托得人卒定宗社太宗之知勣有媿於漢武多矣

## 高宗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因以此疑左武衛將軍李君羨誅之又密問太史令李淳風淳風云臣仰稽俯察其人已在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



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按武氏於貞觀十一年以美色召入後宮充才人至是十年餘矣淳風果有此對太宗英明主也豈不悟為武才人就宮中戮之乃留以胎禍且欲盡殺其疑似者耶及高宗感業寺之遇納之拜為昭儀至永徽六年欲立為后去星變纔七年耳顧命大臣長孫無忌褚遂良與夫韓瑗來濟皆叩頭流血極諫至以妲己褒姒飛燕為言何不引秘記以諫豈諱之耶夫檿弧箕服實亡周國讖記之事古有之然褒姒之生也在宣王時宮人感龍漦不夫而育懼而棄之后有夫婦鬻孤服者王惡之使執而戮之逸而得所棄妖女逃於褒褒人以入王宮幽王

見而發之立為后卒致驪山之禍則亡周者褒姒而謠云孤服實亡之謂秘記若閭巷小說類乎太宗誅李君羨實以小名五娘疑為女子之應史謂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及載秘記李淳風之詞意作史者追論以神其事自司馬遷博洽多聞史尚有不實況後之為史者耶

陳子昂

武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襲吐蕃以陳子昂諫止君子曰此役與百姓將有踊躍用兵土國城漕之戚矣是亂道羌為吐蕃除道也全蜀容有息有之期耶予讀司馬相如傳天子使相如責唐蒙以通夜郎不便且諭告巴蜀父老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建開西夷為愈於南夷於是除邊關關益闢道橋孫水以通邛都帝煩百姓或亡逃自賊殺逢君之惡視子昂能扼之於已行何如哉二公皆蜀人也伯玉在天后朝屢進讜言長卿以詞賦得幸死後遺封禪之書其佐望俱不隆顧伯玉一言蜀人陰受其福長卿一言使蜀人蒙顯禍焉二公才名皆世所推讓而立朝行事如此然長卿馳傳入蜀至使邦君負弩先驅以夸其故鄉其在臨邛竊文君當鑪之事非文人無行者耶予過射洪伯玉讀書臺低回留之不能去後憐其死讀感遇詩不覺潸然矣 伯玉後被縣令段簡捕下獄死

武后

武后年十四入宮孀娬媚娘至老淫心未已盛自排抑僧懷義御醫沈南璆與張昌宗張易之得幸皆年踰七十時也婦人四十容貌改前武后老而新牙更生春秋夏姬年踰七十猶與巫臣生女北史胡后年踰四十而妖蠱若二八此皆所謂尤物也武后殺唐子孫臣下幾盡夏姬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其女嫁叔向生楊食我遂喪羊舌氏胡后殺其主濁亂魏國而拓跋氏以亡夫物之異者為妖人之異亦為妖傳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天將禍人國家必先為之妖以兆其亂是三者非人妖耶

中宗

甚矣中宗不足與有為也當天后朝武三思嘗為太子寧復知有廬陵王乎及帝復辟如鋤武氏之黨則三思者元兇也春秋鄭厲公反國治與於雍糾之亂者殺公子閼刖強鉏以無裹言而殺原繁五王之不除三思待天子自誅之也帝不惟不誅又寵用之至於五王必至殺之而後已嗚呼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此衛子鮮所以出奔也然衛衎猶能念子鮮而喪之如稅中宗視五王棄之如弁髦疾之如讐敵何哉且其淹恤在外二十年矣猶夫人也神龍之變其及宜矣春秋之法除君之惡惟

力是視五王失武三思卒被其禍君子曰為人君父不知
春秋之義前有賊而不見後有讒而不知為人臣子不知
春秋之義處經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中宗五王
之謂耶

姚崇

古者人臣見君資言靖獻姚崇謁明皇於行在拜相說以
十事當開元初天子勵精圖治九崇所言略已施行矣及
帝欲選儒生入內侍讀崇不務將順其君之美舉經明行
脩之士而以庸老褚無量充選豈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之
意耶昔傅說一見高宗即勸以終始典學崇所陳十事中



材頗治之主能行之而不引之格心也崇於靖獻之始所
以告君者如此齊舍人以不及管晏規之宜矣不然以崇
之才得遇明皇其相業豈止開元之治已耶

開元初議者欲精簡刺史縣令而傳按察使夫按察使耶
漢刺史秩也蘇章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按其贓
奸則漢之刺史掌舉詔條職在察覘至唐沿隋舊改刺史
為郡守而立按察使之官與漢名異職同然唐之弊在於
重內輕外以採訪使而遷大理人有登仙之羨京官出為
刺史宰相百官祖餞天子親賜詩以寵榮之行者猶懷怏
怏非以不素重故耶漢世重親民之職增秩賜金璽書褒

美當時吏治烝烝不至於姦三代而下漢稱盛治焉夫按
察使固不可罷至於精簡守令重民師帥所使承流宣化
也以武后猶知妙選臺閣寺監賢良出典大州崇患擇十
使之未得人可矣至謂天下州縣安能皆稱其職而不徧
擇此豈宰相之體耶

宋璟

明皇為寵臣王毛仲召客知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可
謂知璟矣璟在天后朝為御史中丞鞫張昌宗逆謀及抗
武后安撫隴西之敕與爭是非凜然持正不撓朝廷視為
表儀時帝為臨淄王豈不聞璟賢及至拜相抑郝靈荃邊



功杜絕一切斜封墨勅與誅東都巡幸犯君之顏此其較
著者如帝任璟專得行所志其相業將爛然功冠名臣聲
施後世房杜輩足論哉予觀開元天寶相臣在位最久無
如李林甫至宋璟張九齡皆不二三年而罷帝嘗思九齡
風度矣二公皆所深知何去之易也夫明皇善善惡惡比
之郭公致亂宜矣若宋璟張九齡者所謂大臣非耶

玄宗

天寶初轉運使韋堅進輕貨及百牙盤食天子置宴加堅
常侍君子曰此唐進奉之始也自是進珍羞進羨餘進銀
器以至藩鎮日進月進非明皇啓之耶夫開元之際帝嘗

以不勞人市恩而擢三刺史聽于蔿之歌而貶元魯山矣
至天寶行事何其戾也予讀無逸周公告成王曰文王不
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自古君人者昭儉德以照
臨百官百官象之禹貢所稱成賦中邦則正供之外天子
無利焉明皇末年惑女寵好巡幸喜邊功信鬼神宇文融
以括客獻緡獲寵視開元之初心志固已遠矣多欲如漢
武則桑弘羊孔僅之徒進書曰無教逸欲有邦韋堅之進
奉則明皇教之也周公訓嗣王勸以則其乃祖無淫遊田
而正供之語重致意焉至所其無逸實對揚大旨豈非萬
世帝王之明鑑哉



明皇以夢得玄元皇帝像又聞空中神語學者多言無鬼
神夫神降于莘賜號土田鄭客入關遺璧鎬池自古記之
矣然不數稔而號亡明年祖龍死豈有國之福耶明皇惑
張果神仙之術迎入禁中信田同秀寶符之應而加年號
意恐臣子有非議者故托所夢所聞神其事耶觀清河人
崔以清紫微山所得戩符按問首服則亦新垣平玉杯類
矣果有之是亦妖也傳所謂妖不自作猶人興也其是之
謂乎史嚚曰國將亡聽於神秦號見之矣天寶諸臣不聞
以此諫其君何哉

明皇以楊太真為貴妃此與衛宣公納伋之妻同俱中冓
之不可道者君子曰宣公為子伋娶齊女聞其美要之河
上納為宣姜尚未為伋妻也詩人惡之為賦新臺楊氏自
開元二十三年已為壽王妃至是十年明皇潛納之宮中
冊為貴妃聚麀甚矣視宣公之醜不已甚乎宣公死公子
頑烝于宣姜皆所謂鳥獸之行衛卒為狄所滅孔子錄新
臺鶉奔諸詩在定之方中之前以見衛為狄所滅之因明
皇在其身耶有祿山之禍殺妃主皇孫數十人不為衛懿
公幸矣太真之馬嵬為六軍逼死貴為天子不能庇一寵
姬所謂不及盧家有莫愁真可為天下后世所非笑耶

安祿山之禍太宗為之也夫王者疆理封域必謹於華戎



之辨矣當貞觀初滅突厥執其名王帝不用魏徵之說縱
之使還故土而以頡利為大將軍封蘇尼失思摩皆為郡
王及拜官五品以上者百餘人夷狄酋長始與縉紳通朝
籍矣自是入奉宿衛出補鎮將遂為唐之故事至玄宗聽
李林甫之策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卒使祿山無側三道
傾覆兩京非太宗貽謀所致耶夫天生文武士以為世用
疏附後先奔走禦侮惟上器使不聞借才於四夷也唐初
名將如李靖李世勣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皆奮鷹揚之績
為國虎臣蕃將雖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固嘗擒龜茲定
鐵勒矣然二人者則亦偏裨之材也以太宗龍興海內上

衆時而起爭欲攀鱗附翼求自致於青雲者阿史那契苾輩足數哉西晉匈奴劉淵為任子在洛陽士大夫交譽其才武帝用為北部都尉卒致五胡雲擾中原戰爭幾二百年此已然之明効也孔恂言于晉武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魏徵亦舉西晉之禍以諫矣晉武既悮之劉淵太宗從悮之於突厥遂使夷狄之禍與唐相終始太宗自謂以古為鑑而不以晉鑑何哉

肅宗

肅宗收復二京安慶緒奔鄴人皆知其釜上露也史思明據范陽新得魏州如帝以郭李皆元勳難以相統孰若分置元帥以光弼領王思禮合河東澤潞之兵趣魏縶思明使不得動而以子儀領七節度攻鄴勢必下之鄴城拔遂移師併取魏州留子儀鎮鄴使為聲援大將專鉞羣帥輯睦河北之功可收矣計不出此而以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為置帥衆無適從卒至上下解體思明得衆其救六十萬之衆潰於相州將誰咎哉春秋偪陽之舉晉匄偃二將皆請班師時荀罃將中軍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卯之戰荀林父為將不能行令先縠違命濟河楚之覘者知其必敗此則將帥異同固成敗已然之明鏡也況九節度之師違異而能成功者哉予讀詩大明武王所以伐商也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采芑宣王所以伐荊也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古聖王行師任將得如大師元老其人焉此所以成會朝之功著來威之績詩人歌之以見周所由興也唐名將如郭李者雖非尚父方叔之儔豈在晉荀罃下哉肅宗不能重任之至與許叔冀崔光遠輩同等夷後以宦者魚朝恩觀其軍容用人如此雖克復兩京竟失河北宜矣

代宗

唐以史朝義降將李寶臣田承嗣薛嵩李懷僊分鎮河北君子曰是復生四朝義也彼四人者皆蕃夷為安史將旅拒王師敗而後降不加戮焉幸矣因而授之節鉞可乎肅代之際勳熊名最著為蕃漢將推服者孰若郭汾陽僕固懷恩李光弼皆故偏裨朝義授首即以汾陽為元帥河北之事悉以委之而解四人者之職一易置之間主威立而國勢安矣自明皇不能保安史代宗豈能保田李輩耶議者以唐失河北由用蕃夷為帥將予謂失在於不用郭子儀也至懷恩叛從而用之晚矣春秋鄭伯謂燭之武曰吾不能早用子急而求子其代宗於郭子儀之謂耶

房琯

房琯出處大類殷浩殷浩在晉縉紳交薦之惟恐其不就

辟也然浩一出即欲經略中原輒進寡謀卒致山桑之敗琯以收復兩京自任而陳濤斜覆軍何異浩之為耶杜甫稱琯醇儒有大臣器使丁承平自是一名卿賢大夫而用違所長桓温亦論浩有德有言嚮為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夫以二子之行事若此二公猶為之惜甚矣虛名足以欺世也琯為相高談釋老廢職業聽門客大招權利可謂大臣器耶賀蘭進明曰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真王衍之流庾翼遺殷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真雖云談道實長華競蓋亦以衍兒之也二子在當時不為不用矣如使久專樞要將毀教亂治敗俗傷化與王夷甫皆所謂異世同踪者也其敗免誠幸二公何為惜之夫永和至德之際朝廷已多故矣復欲此輩禍天下乎

唐大曆間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百官表賀夫鼠爾雅所載厥類多種族盖列於毛用不登於俎晏子患其所託賈誼忌於所投盧元明指之為劇鵜子嫌名之門黠其志貪其行竊禮記郊特牲曰迎猫為其食田鼠也夫猫以捕鼠為職田父迎焉非以去其害稼故耶唐之害孰若藩鎮無禮於君則衛人所為賦相鼠也重斂其民則魏人所為刺碩鼠也其為害稼大矣王朝不能正九伐之法又勸而撫之是慮不及田父而捕之者失職也猫鼠之妖事應已著泚盖以此窺朝廷矣唐之君臣所宜受吊又何賀焉崔祐甫上猫鼠議謂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代宗若以此申飭吏職庶幾折奸雄之萌抑典肅而主威張諸鎮之首鼠者懼且知朝廷有人矣五代南漢主劉龑語其臣曰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小耳朱泚卒以涇原兵發難據長安德宗出幸奉天則入牛角之兆唐建中見之矣意代宗之慮不及龑哉

唐大曆間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度支韓滉奏有瑞鹽夫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鹽以時風而成霖雨而敗理也韓滉此奏何異蘓味道以三月雪為瑞雪欺罔甚矣然武后時侍御史王求禮抗言至為罷朝代宗受百官表賀復有靈應之賜當時諫議大夫蔣鎮實奏成之君子是以知大曆之世非惟臣子不及先朝而代宗之為君有媿於乃祖女后多矣正月之詩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又曰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其大曆君臣之謂耶

府兵

唐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内置諸衛外列折衝天下大勢不至偏重矣儒者輙稱府兵非以其無事則耕有事調發有合古法寓兵於農意耶然遠近分番率以一月不無紛擾杜甫兵車行云去時里正與

壘頭歸時頭白還戍邊蓋傷之也自高宗麟德初劉仁軌在熊津上言戍兵疲羸者多惟思西歸無心展效則已有敝壞之漸矣武后時衛士稍稍亡匿開元間至宿衛不能給蓋自二十從軍六十而免且縣官急於索租浸至貧弱逃亡勢也張說始建議一切募壯士充宿衛謂之彍騎自是府兵死亡不補入宿衛者役使如奴隷戍邊者邊將告之利其死而沒其財以至府兵徒有官吏無兵可交而折衝府上下魚書遂停矣天寶以後應募者皆市儈無賴輩彍騎之法稍亦變廢猛將精兵皆聚西北故安祿山秉外重之勢一舉而覆西京諸鎮之兵共起而誅之當時帥九



節度之師由是方鎮相望至自擇將吏號為留後藩鎮之勢成朝廷不能制矣議者皆咎張說輕變府兵而不知番役之苦其勢必至於壞如山東戍卒還者十無二三則府兵之制亦未為得也德宗朝議復之李泌謂欲復府兵請先行屯田蓋置屯則戍者安於土不復思歸此與晁錯募民徙塞下之意同錯欲營邑立城制里築室通田作正阡陌使其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泌非得於錯之策而以救府兵之敝耶夫行戍如往棄市自秦漢病之予讀錯上守邊備書議罷遠戍選常居者不足且多為之募厚卹其私欲安邊置卒計無出於此矣

## 藩鎮

唐藩鎮之禍始於肅宗蓋自平盧裨將李懷玉殺節度使王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而授以節鉞至代宗永泰初懷玉復逐侯希逸而代之自是崔旰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是又一懷玉矣李希烈逐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是又一崔旰矣至使盧龍之朱滔魏博之田悅成德之李惟岳平盧之李納各自稱留後輕視朝廷會盟拒命朱泚得涇卒之亂據長安而德宗出幸奉天再奔梁州不至改物幸也此非肅宗失李懷玉之故耶晉咸和間右軍將軍郭默襲殺江州刺史劉胤司徒王導以默驍雄難制



即用以刺江州陶侃聞之投袂而起上表言狀討而斬之大哉侃也可謂能弭亂矣予觀導答侃之書直畏默據上流耳肅宗之任李懷玉非以平盧兵衆故耶然侃以方鎮能行之於刺史謂肅宗不能以天子而行之於藩臣耶侃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然則逐節度即為節度則逐天子不當為天子耶唐卒以藩鎮失天下嗚呼禍所從來矣

### 德宗

唐河北再亂則朝廷為之也方李惟岳之叛也張孝忠以易州歸國授之節度矣王武俊誅惟岳功豈降將康日知

等乎乃與之同賞且削其二州分其糧馬德宗於是乎失
歸義者之心矣代宗廣德初薛嵩田承嗣李懷仙輩相繼
請降不乘此時解諸藩之職復使之分鎮河北遂令大奸
根據而不可動至德宗則非其時矣惟岳既誅即用武俊
代之使與張孝忠合兵討田悅魏博下則平盧為之次矣
李希烈何由稱兵淫原何遽倡亂河朔可清藩臣聽命矣
德宗鑒肅代之失謂爵命不足以已亂適足以長亂而於
武俊吝惜節鉞使懷怏怏至與幽魏連衡河北再亂安危
之機惟在所謀惜哉倘用郭子儀李泌顏真卿等謀國豈
至是耶書所謂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其代德二君之謂矣

## 李泌

李泌事德宗相業著於貞元之間蓋駸駸乎治矣泌疾甚
舉竇參董晉自代夫人臣之事君也既以其身又以其人
蕭何舉曹參丙吉舉杜延年于定國周瑜舉魯肅羊祜舉
杜預數公者皆病且死舉賢自代者也參等卒為名將相
若數公者可以死矣當德宗時嘉謀嘉猷中外所稱賢者
孰若陸贄方帝之播越也贄周旋左右匡弼之功為多奉
天所下詔書皆出贄手至使驕將悍卒聞者感涕及收復
京城泌以杭州刺史徵詣行在直西省以至拜相於是致



與不聞有所獻納矣意者二公才名相等不無有所忌故
耶竇董貪縱猥黙豈宰相器舍敬輿而舉二子鄴侯於是
乎非休休大臣矣昔管仲相威公及病公問可代者易牙
開方豎刁三人仲皆以為不可公用之卒至亂齊君子謂
仲不能舉賢自代不可以死若鄴侯者可以死乎哉

## 吐蕃

貞元初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昔晉悼公之世
山戎無終納虎豹之皮請和以魏絳之謀與之會盟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晉於是乎賜魏絳金石之樂此則和戎已
然之明效也吐蕃制有西域地方萬餘里戎馬強盛寇邊
殆無寧歲自德宗借其兵以討朱泚許以安西北庭之地
及泚誅以無功求地不與其心未嘗一日忘唐也且已陷
鹽夏銀麟矣彼何所畏而請盟哉太宗貞觀時以公主妻
其主贊普即贊普之身屢叛矣和親無益況要盟乎君子
曰晉悼公之時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強如荊楚三駕而不
敢爭故無終懼而請和制盟在我也春秋中國諸侯會盟
至交質子猶不足信況夷狄耶故王者別內外脩文教繕
守備申郊圻來則禦之去則守之畏威而求成則羈縻勿
絕此制馭之術也不然雖說以厚利質其愛子結之於天
如董仲舒所議適以長無已之詐唐貞元可鑒也春秋隱

一年書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說者以為書時書月
書日益深謹之知春秋謹唐之盟則和戎亦衰世之事耶
後世至有和親割地納幣稱臣稱子者皆藉口魏莊子之
說失春秋之旨矣

李璀

李懷光鮮奉天之圍頓兵咸陽其子璀為監察御史密言
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其潛與朱泚通謀
也石演芬遣客諳行在告之夫演芬胡人也為懷光養子
皆變而死可謂義士矣璀其愛子乃漏之於君不幾於賣
父乎璀之言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夫懷光以臣叛君
其勢必敗璀固自分必死也倘若事成如河北諸鎮璀當
何如耶則亦死而已矣璀既以父故言於君復幸其成而
生則石演芬之不如也為璀者竭力以諫父不聽則致死
義固無生理也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
馭士王泣而告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
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不忍也遂縊而
死宋儒胡寅乃謂德宗欲全璀宜預詔馬燧特宥其子使
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璀勿死璀亦可以不死嗚呼
豈有漏父於君父死而已不死何以自靦於天地之間乎
璀曰使臣賣父求生亦安用之璀固知以棄疾自處矣李
泌對德宗亦謂璀若不死則亦不足貴宋儒之見不及此
何也

憲宗

唐憲宗討劉闢杜黃裳薦高崇文為將且請勿置監軍卒
擒闢裴度之討吳元濟也亦奏去中使監陳遂成入蔡之
功夫唐自開元初內給事高力士以誅蕭岑功加將軍於
是宦者始預軍政至開元十年內侍楊思勗討平安南遂
進輔國大將軍宦者之為大將自思勗始是後或為監軍
或為觀軍或總禁兵或為招討使或為觀察使遂為唐之
故事矣自郭子儀等討安慶緒而以魚朝恩監之至使九
節度之師潰於相州乾元之事可鑒也憲宗志平僭亂將
相盈廷吐突承璀首唱河北之師身膺制將以至罷軍則
又甚於乾元矣向非杜黃裳裴度諸公力任討賊見信於
君如使以承璀輩忝之雖百高崇文李愬欲成功得乎春
秋諸侯伐齊從齊師齊有寺人夙沙衛者連大車塞隊而
殿齊臣殖綽郭最謂之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寺人
殿師齊人遂謂辱國況使之專閫外秉節鉞師之進退聽
其指麾三軍之命懸於掌握其為宿沙衛也不亦大乎唐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稟食守門傳命而
已子孫輕變祖制遂使閹寺之禍為累朝腹心之疾則玄

宗啓之也

元稹

元和初元稹為拾遺勸憲宗開直言廣視聽䟽曰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得其道競為忠讜小人貪得其利不為回邪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夫人臣奉法遵職糾慝繩違不吐剛茹柔不感怵利疚如稹之論得非擇利害為趍舍耶傳曰興王賞諫臣非臣子所覬覦於君也稹未幾以忤宦者貶江陵士曹即變初志復善中使崔潭峻薦入京職為朝士輕鄙尋至拜相遂與君子為仇所謂迎合竊位實其



自況也對君之詞其情見矣與稹同時翰林學士白居易屢論時政多有裨益如劾宦者吐突承璀解其四道兵馬使與抑節度使王鍔入相皆有關大體可謂抗直不撓矣世稱元白白固非元匹也

敬宗

敬宗欲幸驪山拾遺張權輿叩首而諫舉周幽王秦始皇玄宗穆宗幸驪山之禍勸沮敬宗曰驪山若此之凶耶宜一往以驗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何足信哉嗚呼權輿蓋欲懼之以禍要其君必從也予讀書周公作無逸稱殷三宗不敢荒寧以勸成王伊尹作訓誦三風十愆而戒太甲古人告君之法如此為權輿者無亦遠舉周秦之滛遊亡國近舉乃祖之怠荒致亂以為戒庶幾孔子所謂法語之言能無從之者耶夫自古帝王治亂脩短固不係驪山之幸不幸也如幽始玄穆之為君雖不幸驪山將享國永年否耶權輿之論即不驗則其說窮矣然敬宗不踰年而斃閹寺之禍則無逸所謂惟耽樂之從罔或克壽伊訓所謂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聖人之言信而有徵哉

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

自秦罷侯置守郡縣之設即古諸侯也漢文帝為銅虎竹使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下郡國合符而聽受之郡守職



典專城握兵符以輔承天子重刺史所以尊朝廷也自晋武平吳悉去州郡兵至永寧之後盜賊羣起州縣不能制遂至大亂唐監前代府兵之制諸道雖設折衝果毅府而刺史並領鎮兵至有徵發則符下刺史非所以成相維之勢而銷未形之患耶開元中府兵法壞方鎮日強主將擅兵而刺史之權輕故藩鎮得以旅拒朝命憲宗元和間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以鎮兵隸還本州朝廷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而詔書所下不能行於方鎮愚謂晉室銷兵其弊內輕譬人病虛外強中乾遂至不起唐之天下成於偏重譬之病癰脛指之大遂成痼疾而唐之諸臣

建議欲復府兵原十六衛者竟廢格不行君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唐開元以後是已噫可嘆哉

劉栖楚

劉栖楚實曆初為拾遺諫敬宗晏朝叩首流血至有惡聲遐布恐福祚不長之語耶古之遺直奚媿方敬宗之嗣位也宰相李逢吉與宦者王守澄相結排斥朝士如諺李紳至加貶竄曾不聞栖楚一言救止淮南節度使王播以賂王守澄得領鹽鐵栖楚時為諫議大夫何不請開延英論之夫栖楚本逢吉之黨名列八關豈真慷慨敢言之士昔漢谷永



阿附王氏結為死友至上封事直攻成帝略不少諱史謂永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若栖楚者其殆谷永之流與

文宗

唐文宗嘆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夫河北方鎮自代宗廣德後連衡拒命擅除吏不供職貢者六十餘年至憲宗相杜黃裳李絳裴度諸公謀謨廟廊之上平蜀平夏平吳平淮西能使遠邇之臣望風馳命田興首以魏博歸順王承宗削地李師道授首劉總棄官庶幾哉兩河之難復之于亡矣穆宗長慶初令狐楚引蕭俛入相而元稹輩相與構亂沮敗軍情使裴度不得行其策遂致諸藩再叛故

朝廷用舍河北向背係之矣此非往事之明鑑耶文宗以柔懦之資受制閹寺聽注訓邪謀斥逐李德裕因王守澄之誣而竄宋申錫身自為黨何以禁臣下之有黨愚謂去朝廷之朋黨易去君心之朋黨難甘露之變坊門之射賊在禁庭尚不能去况河北乎小旻之詩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文宗之謂矣

李德裕

李文饒意氣豪邁謀略蓋世佐武宗御回鶻討昭義制馭河北三鎮使為國家指臂之臣相業著於會昌之間亦有唐名臣也假令文饒學道謙挹有休休大臣之度豈不善



始善終保其寵祿哉功成自滿惟務樹黨牛僧孺李宗閔輩流竄已甚不厭輿論春秋論大臣極而至於子孫黎庶之利殆聖人采之於經以為世戒惜文饒未聞大臣之道而至於殆也宣宗灑游之疑即霍光芒刺之兆此豈人臣之福耶文饒在中書不飲京城水飲食悉取惠泉時有水遞之稱每一杯羹費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硃砂煎汁為之其侈汰如此所作平泉山莊遺戒壞一木一石非佳子孫何其不知消息盈虛之理若是哉他日斥逐海上身且不保况能保有乎泉草木哉噫亦愚矣

周墀

大中間周墀入相問所辟判官韋澳曰何以相助對曰願相公無權夫權者人主之柄臣下焉得而有之易稱無成有終書戒作威作福周公以元聖懿親猶不悅於公奭見疑於成王兕羈旅之臣乎嘗讀大將軍衛青傳青事漢武帝尊重無比然出師境外不專誅為大將亦不招士語藉建曰人臣奉法遵職而已立政曰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春秋以來禍敗多矣薦紳大夫東政立朝輙上談伊周下陋管晏跡其行事有能如大將軍青者乎察其本乃與節南山所刺不平謂何所謂瑣瑣姻婭則無膴仕蓋以王朝官爵為一已私恩矣至於我王不寧猶不懲其心焉此家父之所為誦周之所以衰也唐之執政如尹氏者可勝數哉犀在大中相業雖不及姚宋裴李諸賢然抑節度使王宰求領使相與諫宣宗開邊侭然有大臣風在相位不踰年而罷此豈樹權者哉亦可謂賢矣

南詔

南詔自皮邏閣併五詔之地開元末始通朋使納貢稱藩及鮮于仲通李宓開邊隙討之大敗官軍遂北臣吐蕃吐蕃每入寇徵其兵為前鋒德宗貞元初西川節度使韋臯開青溪之道因求内附李泌力勸德宗招之以分吐蕃之勢自是始歸唐矣宣宗大中末邊臣奏減其入貢傔人及不行册命遂致僭叛陷交趾殺節帥議者皆謂貞元招之為鄣侯失計君子曰吐蕃入唐為邊鄙患久矣漢武帝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由是單于失援遠遁則鄣侯之策未為失也方南詔始叛經略使李蒙如不減三道戍卒豈得遽入邕州即五管之兵得人領之可以坐鎮安南矣奚至大發徐汴荊襄等八道之兵赴援且久戍焉民勞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唐人失之矣漢永和間象林蠻反攻縣寺殺長吏朝廷欲發荊襄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以為遠赴萬里必至叛亡議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撫平之惜唐建議諸臣不如李固而經略者未得如祝良張喬若人也蔡邕曰邊垂之患手足之疥瘙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故斂中國以事遠夷譬之刻割心腹以補四支非長計也至使龐勛以桂林之戍倡亂致徐方雲擾黄巢乘之而起何乃罪鄣侯哉

李克用

唐自肅代之後藩鎮跋扈至黄巢構亂海内分崩奸雄乘之盜名踊竊土守以傲睨神器者何可勝數當其時有能扞禍亂仗大義以尊王室者國家宜尊寵之以彰侯度此周之所以褒桓文也李克用以沙陀之兵剪黄巢收復長

安中和之世功在諸將之右矣汴兵陰謀襲之朝廷不能正其曲直使懷怏怏至昭宗反聽朱溫之奏輕信宰相張濬淺謀削奪克用官爵發諸道兵討之唐於是乎失藩鎮之心矣君子曰使唐能移此師於朱溫謀襲克用之日則晉陽之甲固敵王所愾而兼弱攻昧庶幾王者事也諸藩視之其孰不懷畏惜昭宗以褊躁之資而張濬妄以謝安裴度自許輕造兵端使克用有言可執舉兵相向王師敗績於趙城奸雄以此蔑視朝廷輒稱兵犯闕乘輿播越卒致板蕩之及將誰咎哉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蓋昭宗耶無拳無勇職為亂階豈張濬耶



李愚李振

宦者劉季述幽昭宗於少陽院進士李愚說節度使韓建舉勤王之師判官李振亦勸朱溫為唐桓文此兩人者智謀則同然愚志在急君父之難而振則恐權歸宦官蓋為朱氏忠臣矣振以舉進士不第深疾縉紳之士教朱溫盡殺裴樞獨孤損等於白馬驛投之黃河板蕩之禍振實預謀其司馬昭之成濟與溫本黃巢賊黨朝廷不加顯戮授之節帥乃身行弒逆此操懿所不為也凡振所行皆逢其惡豈真望以桓文者哉李愚庶幾知大義者然歷事梁唐潞王入洛至與馮道郊迎其為韓建謀則忠自為謀抑何愚也

武攸緒司馬承禎司空圖

唐興三百年士生其時感在三之義乘風雲而成翼戴托魚水而展鴻猷垂名竹帛聲施後世者何可勝數乃若蟬蛻囂塵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皭然泥而不滓者吾得三人焉其一武攸緒中宗嗣聖間為千牛衛將軍棄官隱嵩山冬居茅椒夏居石室武氏所賜服器皆置不用神龍初召為太子賓客固請還山其一司馬承禎居天台睿宗召問陰陽術數對以至道帝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尋許還山其一司空圖初仕為禮部員外郎棄官居中條山王官谷昭宣天祐年徵詣闕陽為衰野墜笏失儀詔放還山君子曰卓矣攸緒不緇其族傳曰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清矣承禎躬道完名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智矣司空詭跡遠害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當武曌革命諸武擅權如攸緒猶自脂韋萬户侯足道哉景龍之世宗族誅竄殆盡而不及緒故曰卓矣睿宗雖撥戡亂而斜封授官太平用事禍猶未弭承禎埋身理國之論帝者之佐也寧學終南捷徑獵迹曲朝故曰清矣朱全忠志圖攻物縉紳之士不奉辭勸進則駢首就戮圖義不為梁佐命知難而退故曰智矣觀唐名臣如李泌顏真卿裴度諸賢勳業聞望非不

爛然著矣然衡山再召屈佐遠藩鄭侯不無汲汲功名哉
年踰七十取忌權奸魯公殆昧進退之節矣留守東都依
違閒散晉公暗於則止之戒也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
慕武攸緒三子於是乎不可及矣

張承業

唐宦官之禍傾擅朝室濁亂天下嗣君廢置在其掌握天
子出入由其刼遷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
宗非復黃衣廪食守門傳命之任也蓋自豎刁亂齊伊戾
禍宋恭顯構蕭周之釁孫曹定順桓之策舉動迴山海呼
吸變霜露古今以來致亂多矣讀唐史至哀帝天祐四年
唐亾歷梁開平乾化貞明唐之子孫降在皂隷天命亦既
改矣晉王存勗以晉陽之師定河北擣大梁威振天下將
佐諸藩奉辭勸進監軍宦者張承業諫以先滅朱氏為唐
立後嗚呼桓文翼戴天王於周室尚存之日孔子猶深與
之而承業懨懨欲興復唐室於既亾之後此非桓文所難
耶乃知石門之難克用勤王唐祚告終而晉猶稱天祐或
者皆承業之教耶承業受克用顧托定嗣王之位平克寧
之亂養民蓄財召補兵馬行法不遺近貴官物不為私禮
李亞子經營中原光啓土宇蓋承業有力焉史稱宦官之
賢勃鞮之事主管蘇之犯君鄭衆之辭賞吕強之直諫曹



日昇之赦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
權承業皆無而有之至於終身稱唐官不受晉封爵[illegible]大
夫揚雄九原泚顙矣唐之治盡於閹寺縉紳士夫言之切
齒予獨有取於承業蓋以媿夫人臣懷貳心如崔胤柳燦
張文蔚之徒且附于小雅巷伯之義云

天雄兵亂晉王入魏

魏博世叛逆為唐二百餘年腹心之蠹梁貞明間議乘節
度使楊師厚之喪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未為失策而
魏兵作亂刼上師卭命劉鄩加兵誅倡亂者數人餘黨自
定矣不務出此乃欲以刺史之官啗軍校張彥冀收衆心
倒持大阿襲唐人姑息之政欲止亂得乎及晉王存勗引
軍東下斬張彥遂收入魏之功取之如拾芥然孰謂魏博
果強盛難制哉夫劉鄩持重兵壓境王彥章以名將在鎮
城不能定魏亂而制六州則梁之君臣寡謀自失機會坐
待晉師喪地宜矣

梁亾

梁將康延孝奔唐告唐主以梁事唐用其謀遂滅梁此與
裴度得李祐而入蔡州皆用敵人成功者也是故士會在
楚賈季在狄趙宣子之所為懼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卒害
楚國者則析公子靈藋之為也官渡之役袁曹相持攸欲

引還矣許攸降曹為操計畫而紹軍遂潰自古謀臣為國干城君將結之以好仇寄之以腹心此先置之所為咏周之所以興也朱友貞以篡逆得國所與計事者趙巖張漢傑實在左右梁獨一王彥章而不能用德勝之捷恐其成功徵還將士其誰不解體乃知望諸奔齊廉頗去趙蓋自古嘆之矣

唐莊宗

唐莊宗夾寨之戰君子予其同於魯公費誓之師及取魏博定幽燕克鎮州進攻河南遂代朱梁而有天下雖未能混一海內亦英略蓋世矣不五載魚爛而亡何哉君子曰莊宗祖本沙陀朱邪赤心從康承訓討龐勛有功賜姓其父李克用以破黃巢進爵郡王遂有晉陽之地朱溫篡唐未踰年而克用卒莊宗嘗述其父云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當以復唐社稷為心莊宗若能守其先訓滅朱氏求唐後而立之光輔帝胄俾有晉陽比周齊魯子孫世胙享有茅土矣不務出此乃拒張承業勸沮衆時自取志驕氣溢荒于禽色寵信伶宦跡其行事有異朱全忠者耶卒之身死人手妻子不保豈非天道哉豈非天道哉

唐太子繼岌滅蜀獻蜀樂工嚴旭蓬州刺史也莊宗使之歌而善從其官夫刺史親民之職為民師帥古明君尤重其選彼樂工者亦將俾旟熊軾趨翔於岳牧之列乎且將以歌而治耶莊宗定河北席卷大梁擒朱友貞而有天下亦五代英主也方其入梁即用梁伶人陳俊儲德源為刺史迹其行事有與蜀王衍者乎其子入蜀不聞以蜀之賢才進而以樂工獻父子如此欲不亡得乎簡兮之詩古伶官所為作也其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遭亂世思盛王傷之也莊宗者非西方美人固唐伶官之美人耶未幾為伶人郭從謙所弒妻子不保為天下笑乃知成湯不邇聲色孔子放鄭聲彼沙陀之君惡足以知之

唐明宗

兩川節度使孟知祥董璋反誅已見於殺監軍李嚴辱客省使李仁矩之日朝廷不能問及其阻兵稱亂則王師必加矣在石敬瑭諸將破劍州不即據其城而退保劍門使賊得以制其敝遂至失利逃歸司馬法若行敬瑭有生理耶乃以誅樞密使安重誨論解兩川自古未聞有討賊而殺其謀臣謂足以弭亂者也漢景帝殺晁錯以謝七國不聞七國罷兵至使孟知祥得以無有全蜀盡制除吏視其君若綴旒然明宗尚欲彌令四方乎史稱明宗與物無競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而仁恭有餘剛武不足君子傷之也

石晉

石晉以君父事契丹受其策命稱臣稱子讀史者深為中國之恥予謂石敬瑭本西夷臬捩鷄之子為明宗愛壻與王從珂從明宗征伐有功皆夷種也明宗亦胡人為李克用養子克用亦沙陀種也克用子存勗滅朱梁都汴為唐莊宗究其本與劉石苻姚何異然乘亂而取之者即明宗也既而從珂以養子篡明宗之嗣敬瑭以愛壻追潞王於死此皆天道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三綱淪九法斁人道絕矣嗚呼居中國去人倫吾何暇責其事夷之恥哉

石敬瑭借契丹兵滅唐受其策命立為天子則契丹藩臣也至以重貴為北京留守及欲用王威襲其父爵政自契丹出矣春秋楚子入陳既封之矣復納公孫寧儀行父君子曰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石晉之上下則契丹制之也晉頃公之世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以予觀子產所稱石晉尚得為國乎不再傳即有黃龍府之遷則敬瑭父子耶律德光實有以制其死命矣噫可不為借兵夷狄者之戒哉

閩主曦

閩主曦以翰林學士周維岳善飲欲剖視其酒腸此與商王受剖比干而視其心竅何異然維岳以留侍劇飲得不死為學士至為人主狎客非孔子所謂枉之生幸免者耶為維岳者處亂世孰與逃名醉鄉哉

契丹

春秋之義四夷雖大稱子後世乃有單于可汗贊普之號至五代梁貞明間契丹耶律阿保機總八部之衆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服役諸夷始稱帝改元與中國並矣燕王劉守光遣參軍韓延徽使契丹遂為謀主教之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安於其土而契丹強盛則延徽之教也昔漢文帝使中行說傅宗室女嫁匈奴說至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裂所得繒絮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去所得漢食物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匈奴無仰於漢桀驁犯塞則中行說之教也春秋巫臣自晉使於吳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是以始大黃池之盟與晉爭長吳通上國則巫臣之教也此三人者行事相類然中行說者巫臣傾危之士乃若延徽初使虜庭不拜留使牧馬庶幾有子卿之風卒亦甘心仕虜何

哉君子曰河朔自安史以來不秉王化為唐頑民風聲氣
習胥而為夷久矣延徽固賢者而變於夷非俗之漸靡使
然耶大延徽為契丹謀則忠然契丹卒為中國累世之患
則延徽之罪蓋有不可勝誅矣史稱延徽在契丹終同光
之世胡馬不至南牧噫亦惡足以贖其臣虜之罪哉

馮道

道歷仕五朝且嘗受契丹太傅之職則亦臣虜矣五代之
君皆以篡逆得國非真受命英主故道得以富貴淫其終
身予讀戰國策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
其少者少者和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汝娶長
者乎少者乎曰娶長者既為我妻則願其詈人也史記蒯
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
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門者通曰求臣亦
猶是也道歷後唐石晉漢周皆迎降勸進此不挑而和未
三日而嫁者也有婦如此取女者必羞以為配五代主悅
道迎已而寵遇之不思今日迎我他日將復迎人噫使道
如遇漢高帝在後唐之世已難免丁公之戮矣雖欲事晉
漢周得乎昔樂毅自燕奔趙趙惠文王欲與毅謀伐燕毅
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
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劉備嘗舉袁

渙為茂才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且脅之
以兵渙曰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
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予因論馮道舉二子將
以愧天下後世人臣之懷二心者

漢劉贇發徐州

漢隱帝遇害以太后誥迎武寧節度使劉贇於徐州入即
帝位高祖母弟河東節度使崇之子也時郭威持重兵赴
鄴將帥屬心久矣以代王高帝子諸大臣迎立代郎中令
循疑中變況孤危之朝哉使崇用李驤謀疾引兵逾太行
據孟津使郭威不敢動贇入大梁即以董裔賈貞為握寄
侍衛如漢文帝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奪威樹
黨即主勢張而帝位定矣郭威豈敢擁兵自立王峻豈得
遣將拒命況父崇復居太原重鎮哉嗚呼五代之際置君
如奕棊威受高祖託孤之命殺其主若孤豚然何有於贇
吾獨恨劉崇殺謀臣為郭威所賣也

以文臣知州事

唐自藩鎮握兵天下之勢外重內輕其禍遂與有唐相終
始洎及五代陵替甚矣明宗潞王石晉劉漢之事如出一
轍然皆以兵力取之也宋太祖陳橋之變入即帝位易於
反掌非以節鎮專典禁兵侍天子帷幄故耶宋監前代厖

諸將宿衛就鎮而於武臣在鎮者悉以文臣代之於是方鎮之權解而無末大必折之患主勢成於上矣以漢文景之盛在朝諸臣皆高帝舊將不能削七國之權宋易百餘年纍卵之危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以趙普之謀而畐之以漸也安危之機不在所謀哉

### 宋主還汴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漢婁敬曰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然周實都豐鎬至平王始遷洛陽是謂東周天下莫朝非惟德薄亦形勢弱矣且四戰之與四塞較然矣宋太祖議都洛陽居長安以太宗諫止還汴漢高帝聞婁敬之說即日西都長安宋百餘年即有二帝北轅之禍不如漢高規模弘遠矣

### 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

宋祖微時往依遵誨父宗本漢隨州刺史也遵誨藉父勢素侮太祖不禮焉及即位召遵誨為通遠軍使此與晉大公之赦里鳧須漢高帝之先侯雍齒相類君子曰使晉國既附須豈得同縣諸將不謀反齒不知死所矣宋祖之用遵誨人無自危將無偶語不以私憾廢公舉王者之用心也遵誨在邊懷服諸酋能不負宋太祖之公明尤非晉文漢高可及矣

### 潘美副將楊業擊契丹敗績死之

護軍王侁始則迫楊業進兵以陷敵終復惧楊業緩兵而却走時潘美為主將不能制護軍之專詔削美三任而侁除名宋司馬法為不行矣春秋邲之戰先縠違命濟河韓獻子為司馬謂荀桓子曰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晉師敗績殺先縠春秋書荀林父主兵君子曰罪在荀也楊業之死觀春秋書荀林父潘美欲免後戮得乎

### 种放

處士純盜虛名自漢李固唐韓愈皆以為譏夫易稱高尚詩美考槃荊輿顏闔度千木徐穉姜肱法真之流非邪夫掉尾之龜孰與巾笥而登於廟堂之上哉放在太宗朝召不至真宗咸平中拜左司諫遷起居舍人恃恩驕倨至飾輿服強市爭訟為王嗣宗杜鎬醜詆望實俱喪視韓愈所譏刺口論世事者又其下矣昔許由以一瓢取飲訖掛樹上風吹歷歷有聲由以為煩遂去之放隱終南山聚徒講業以千世譽其母曰身隱矣焉用文為取筆硯焚之噫放有愧於賢母多矣

### 以王繼恩為宣政使

自古宦寺之禍至壞國家唐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

黄衣稟食守門傳命而已明皇以高力士誅蕭岑功特授將軍其後掌兵預政遂為唐室腹背之癰宋太宗英明主也方削平海內將士如雲蜀寇李順作亂乃以宦者王繼恩討之襲唐亡軌在廷諸臣不聞以夙沙衛殿齊師辱國之事諫沮何哉繼恩後以平蜀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帝議別立宣政使授之帝知不欲令宦官預政獨可令宣政耶帝之大漸繼恩謀欲易嗣向非呂端則東漢孫曹定策之禍從此始矣易之師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在太宗不宜用繼恩以西討有功優以金帛可也用則必至亂邦聖人之言亘萬世炯戒哉

王旦

寇準王欽若讐之黨猶旦知薦準矣而於王欽若復依違其間方馬知節與欽若爭論帝前帝召旦質之則欽若擅權郡巡檢王懷信之罪旦何不持論去之旦知王欽若不可居相位復留樞密樞密入相之漸也旦罷即欽若相矣欽若首倡封禪旦與之同受美珠之賜遂附會天書以成欽若之奸夫欽若多權術旦為所賣久矣如使李文靖在雖百欽若豈可動耶文靖之言曰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亦知旦不能持正流非為旦憂憂國家之憂者旦也

丁謂

李迪與謂並居相位迪發謂罔上擅權數事願與俱罷付御史臺帝怒出迪謂于外明日謂入謝願復留遂自傳口詔入中書視事小人敢於欺罔其君至是哉考之東漢何進謀誅宦官諸常侍小黄門罷還里舍張讓謀入辭太后於是詔諸常侍復入直進遂被害北齊趙王叡謀出和士開為兗州刺史當就道士開重賂婁定遠願一辭覲二宮於是得見後主及太后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王叡以不臣殺之此二事與丁謂相類夫太后女主北齊濁亂之朝故閹宦倖佞得售其奸謂襲二人故智視真宗何如主無君之罪又甚於張讓士開矣寇準罷相三黜皆非帝意歲餘問左右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真宗尚得為昏哉夫真宗景德以前足為守成繼世之令主至祥符後日事禱祀則以王欽若謀去寇準而啓封禪有以蠱惑其心志而王旦附會天書罪固不可得而辭矣史稱真宗賢相旦與李沆張齊賢寇準呂蒙正畢士安諸公並列吾無取焉爾

契丹

自石晉割十六州賂契丹中國遂失形勢周世宗取關南地易如反掌而不遂取幽燕天也宋太宗平太原志拓幽薊而曹彬潘美田重進諸將師出涿鹿飛狐雲應寰朔之

閒所向輙克已有直擣燕雲席捲山後之勢恢復漢唐土宇在指顧間矣至岐溝陳家口之敗士氣沮喪列壁皆嬰城自固即不復議進取之事真宗駐蹕澶淵虜以數千騎薄城下大敗引還寇準欲邀其稱臣獻地為百年無事之計而帝不從竟與成盟納幣而去於是幽薊不可復而河北之勢孤矣范仲淹請修洛陽廣儲蓄不若呂夷簡城大名之議太宗端拱㓜張洎上禦戎策亦欲於沿邊建三大鎮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此與夷簡之見略同而當時不能用也雖趙普李沆張齊賢諸臣亦不聞經略大計至使胡馬長驅京城失守貽南朝無人之誚豈非宋初君臣貽謀有闕與

西夏

西夏之患范仲淹主於招納韓琦主於用兵然適書議和反致啓侮好水川之敗喪師萬餘二公之策皆未為得也時元昊跨有夏銀綏宥甘凉瓜沙肅諸州地方萬餘里宅居興州依賀蘭山阻河自固士馬強盛雄視中國矣予讀夏竦經略一疏不欲輕議追討邊臣多以為怯及延州覆没鎮戎大潰則知不較主客之形不計攻守之便信非良策也後仲淹建議欲與韓琦並駐涇州分領秦鳳環慶而以知延州龎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帝未用其議置司益兵二公同心經略邊人有一韓一范之謠恩以結招徠威以震匪茹則范固非專於守而韓亦豈輕於戰者哉如使韓范專領西垂得展壯猷即方叔之服荆蠻南仲之平淮夷奚讓靈武為我西屏矣帝乃厭苦兵事卒通和好歲幣之賜兀卒之稱隱若一敵國然武功不競惜哉

晏殊

范仲淹諫皇太后御殿受朝其氣節已見於校理之初仲淹晏殊所薦士也殊恐累薦者責以狂率歐陽修亦殊所薦及為諫官苦其論事煩數至面折之殊非知二公者矣昔趙宣子舉韓厥為司馬以軍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矣吾舉厥也忠吾知免於罪矣歐范忠於所事不負舉者殊宜以為賀又何詰焉而於歐陽修復加貶擠何哉殆秦誓所稱娼嫉小人者矣殊為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實畏太后跡其行事宜二公之不見容耶

呂蒙正

呂蒙正為士貧時胡旦得其詩有挑盡寒灯不成夢之句笑曰乃一渴睡漢耳後及第寄聲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蒙正不十年執政能恐朝士此子叅政之指而不能無遺恨於渴睡漢之嘲何哉豈非富貴人所易忘貧賤人所難堪耶漢高祖憂羨之封與仲之校不能忘情於嫂父也

夫士窮居饑寒困憊懸鶉其衣槁木其形庸夫愚婦皆得易而侮之如蘇秦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韓信欺侮於少年相如羞鄙於王孫王播賤惡於闍黎韋皋疎斥於婦翁顏延之曰貧之為病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漢主父偃為齊相召昆弟賓客數之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我之門夫昆弟賓客固陋矣偃之所言亦何淺乎故馮驩托譬於趨市翟公杜客於書門人情趨舍固其常理何足深畏守道君子能如原憲併日而食不以為病莊子衣敝履穿不以為憊曾子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曳屣而歌商頌聲若金石則亦何榮辱毀譽足較短長乎蒙正渴睡漢之恨亦其雅量未純世稱蒙正讀書龍門無錢買瓜人遺一枚後作建亭伊水偏名饐瓜不忘貧賤此其識度過人遠矣

司馬光

仁宗建嗣決於司馬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一言光意蓋指宦寺也時內侍任守忠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光謂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嗚呼漢順桓之事可鑒矣歐陽修贊唐史謂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得乎仁宗未有適嗣猶戀〇戀遺腹之植在朝諸臣屢勸不聽司馬光一言悟主韓琦力贊成之遂定英宗之嗣昔大宗大漸宦者王繼恩謀立楚王呂端紿繼恩鎖之閣中奉真宗即位太后不敢有異議宋制置閹官非漢唐之比猶有王繼恩任守忠輩昔人論閹宦譬之肉食之疽附頸之癭不至大壞極亂不止憶可畏乎若呂正惠司馬溫公韓魏公所謂大臣非耶

王安石

人臣見君資言請獻情已畢露於登對之時王安石萬言一書變法之端具可槩見昔漢公孫弘賢良之策所言未見有可指摘而轅固即以曲學阿世斥之弘事武帝終身行事卒莫逃固所識安石上書時方判度支文彥博呂公著歐陽修司馬光交口薦之惟恐其不就職也諸賢知人之明有媿轅固老儒多矣韓琦知揚州安石初舉進士僉書判官琦已知其迂濶不可大用至入政府呂誨彈文曉矣師臣李師中識安石於知鄞縣之時謂其必亂天下吾獨怪文呂歐馬諸賢共推轂之為可罪也

置京城邏卒察謗特政

此即商鞅誹謗之禁也春秋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欲毀鄉校子產曰夫人退而游焉以論執政善惡善吾

行之惡吾改之是吾師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決傷人不如小決使導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不毀鄉校仲尼以為仁商鞅一見孝公説以富強定變法之令王安石相神宗首言理財須行新法此兩人者術同皆以興利導其主毒亂國家至禁誹謗置邏卒則亦自知其術之謬矣秦用之適以促祚鞅學刑名無足怪者安石經術之儒不善擇術敢排斥忠言防士大夫又甚於防民不至大決不止國不為秦身免商君之禍幸矣

神宗

神宗惑於王安石將取必與之言割新疆以畀遼失地七



百里輕以祖宗故地與人可乎夫遼自景德畫地成盟久矣一旦遣使來議疆事非以中國無人敢肆憑凌耶夫三良為政而齊桓受盟得臣在楚而晉文有憂季梁在隨而楚師罷議汲黯在漢而淮南寢謀賢人用舍固敵國所視為重輕者也仁宗相司馬遼人以生事鬧釁為戒此一虜也何向背情遷觀交人露布言中國青苗免役之法百姓窮困欲出兵相拯意可知矣當遼使爭地樞密院疆地書指石長城為界故牘具存安石何不以此拆之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來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疆虜雖黠如載書何自遼人得地之後不聞畫一取之〇之策何其敢於欺罔其君至是哉春秋書黑肱以濫來奔君子曰重地也安石以經術自許而於春秋不列學官即其行事宜其與春秋大戾而犯竊地之戒哉

金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

宋靖康間金虜入寇李綱力請固守京師以衛社稷遂以和議解卒貽北轅之禍後世議者多以大王避狄居岐以興周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代宗幸陝以避吐蕃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三宗皆能再造唐祚而咎當時不請二帝出幸爲李綱罪予讀蘇軾論周平王避犬戎東遷爲失計晉蘇峻之亂溫嶠欲避豫



章三吳之豪欲避會稽獨王導不可遂止而晉室復安魏惠王畏秦避居大梁楚昭王畏吳避居鄀頃襄王畏秦避居陳考烈王畏秦避居壽春皆不復振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長安漢遂以亡夫遷與守二者時勢之間有權存焉惟天下之大智能辨之亦惟天下之大才能任之初金虜南下所過河東河北諸郡官軍望風奔潰遂以渡河直擣汴京當其時幸將何之綱曰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爲一中道散歸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綱固以出幸爲憂而以禦敵自任矣城下之戰綱

斬其酋長七十餘殺其衆數千人虜亦少挫未至如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之時也金人索金帛求割三鎮欲以宰相親王爲質易亦姑與之議宿留數日稍待勤王之師以圖攻守之便未幾种師道領西兵入援徑逼敵營金人徙砦稍北增壘自衛西兵不及借一而李邦彥張邦昌輩力主和議一如金人所欲竟爲城下之盟而去縱敵辱國以此罪綱可乎及金人再舉綱已罷去矣勤王之師不至种師道勸幸長安不聽致舉族北轅虜兩渡河曾無一人禦敵金人曰若以數千人守此吾豈得渡哉此則謀國之罪也夫宋自燕雲失險河北勢孤真宗景德間契丹入寇澶淵王欽若陳堯叟皆請出幸寇準勸帝親征虜以數千騎薄城下大敗而還準欲邀其獻地稱臣爲百年無事之計而帝不從與之納幣成盟靖康事由前言之虜持重兵深入未知虛實如猛虎陷穽中綱欲扼河津絶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郡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彼師老意沮縱其北歸半濟而擊之种師道亦請俟其惰歸而殲之河外二公之見同準之見也而以和解則澶淵之役悞之也由後言之虜乘勝擣虛壁之輕車熟路探囊取物何異引蘇軾論周室東遷失計力主死守則汪李綱前議失之也夫廢興何常之有靖康君臣審時勢之宜定去留之計能如晉建康則從王導之策能如周太王則爲遷岐之舉欲宗又能弘衛文公大布之冠奮嘗勾踐枕戈之志相李綱將种師道宗澤岳飛而以呂好問李若水胡安國諸賢丞弼左右經理兩河脩明庶政屏斥邪佞雪恥殲三敗之恥一舉而濟河焚舟豈特汴京安如磐石即兩河藩屏東固燕雲舊疆可復矣孟子告滕文舉遷國効死二者終勸之強於爲善帝王創業垂統爲子孫可繼之治莫要於此矣

## 宋禁道學

宋淳熙間御史陳賈謂近世士大夫道學皆假名以濟其僞願痛革此習欲言行表裏相副此其爲論甚正顧其意實陰擠朱子蓋附時宰王淮以唐仲友之故論朱子而助之攻也紹興中陳公輔以郎官追論王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欲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取楊雄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以馮道爲善避難以存身此皆王安石敗經亂政情當時無有論及之者故使安石得文其奸轄此論元祐諸賢不及也及爲司諫之

禁程氏學何哉輔論安石公心也欲禁程學蓋囙伊
川門人尹淳之進則亦陳賈之流矣諫官為天子耳
目往往排擊正士托論列以媢權奸而濟已私人主
孰從而辨之輔之疏曰狂言怪語高視濶步曰此伊
川之文也伊川之行也紹熙慶元之間斥逐殆盡此
非道學末流有以激之耶自古誹謗激坑焚之禍清
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
為道學者至激偽學之禍所激不同貽禍一也故為
士夫者毋自立門戶廣授生徒務為名高使人得以
指摘至藉禁偽學以貽士類之禍而小人遂乘之以
蠱治是以在朝廷固不宜有偽學之禁在士大夫亦



不可使有偽學之名

讀小史

小史載雲溪羅有開所撰唐玉潛義士傳遂昌鄭明
德所書林德暘義士事皆云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有
總江南浮屠者西僧楊璉真珈帥徒役頓蕭山發宋
諸陵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徙發徽欽高孝
光五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攷之綱目紹興十二年
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
之喪不言欽宗至紹興二十一年金遣其使臣王全

來求漢淮之地始知欽宗之喪及孝宗乾道六年金
主謂宋史臣趙雄曰汝國何捨欽宗靈柩我當為你
國葬之遂葬于鞏洛之原則欽宗之柩未還明矣鞏
洛去蕭山南北異壤何以蕭山得有欽陵南村輟耕
錄亦載發陵事在至元二十一年與羅鄭二傳年月
不同唐林二義士未定誰是既云楊髠泉諸帝后遺
骸建白塔於杭以厭勝之截理宗頂為飲器又云羅
陵使如前棺斂悉從火化則二義士所拾乃未盡遺
骸耶此皆野史傳疑也宋高宗不請欽宗靈柩至我
太祖高皇帝索飲器於西僧命南歸葬於舊陵豈非
盛德事哉



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古者諸侯聘問會盟兵交必有使臣卿大夫行人之
屬擇善文辭熟典故者以充其選故一言而釋兩國
之爭片詞而增本國之重談笑而當衆甲之變然皆
冠裳之會燕享之好講信修睦事大字小而列國之
君故皆神明之胄友邦冢君兵車之會十之一二矣
非若蠻夷種類君長懷鳥獸心輒肆憑凌覊留信使
自高帝白登困後愈益驕橫冠邊尚主漢為無策為
漢臣者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若天漢蘇子

牧羝海上囓雪咽旄極矣彼時大將軍伸威絶域天子登臺勒兵渾邪請降匈奴猶有惧漢之心未敢遽殺漢使也宋自徽欽北轅高宗奄𢒉建業臨安之間日遣使臣通問請和屈膝卑辭建炎以後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其表著者洪皓居冷山張邵囚祚山朱弁絶饟遺至燃馬矢煨麵食南冠而縶其與蘇武居北海皆自分必死者也武在匈奴十九年三人在金十五年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一也洪皓屢因諜者密奏敵情力拆谷神南侵之謀以死繼之邵廹仕劉豫責以君臣大義詞色俱厲被械于獄復拘燕山再徙會寧瀕九死不回弁誓不易官密疏金國虚實送徽宗大行之文曰嘆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氷天其情可悲矣此三人者抗節致忠無愧子卿之風武之歸漢漢廷君臣嘉武之節謁園廟賜田宅繪麟閣號稱祭酒列於名臣爲贖其子通國於匈奴而以爲郎皓等歸宋爲秦檜所悪置之冷局主管宫祠流竄瘴鄉棄之若弁髦然彼其間關十五年在絶域中虜之君臣猶待以不死幸而生還不得一日安其身於廟廊之上竟憂鬱以死將何以勸事君者乎噫高宗尚復望其恢復中原者哉

石室私抄目録

# 石室私抄卷之三

閩候官 魏文煥 著
年友雲竹王應鍾 校

## 海運議

國家定鼎燕京即元故都也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東南獨以一線河漕係國家命脉夫天下譬人一身河漕猶咽喉也咽喉舷保無恐乎隆慶四年邳河一帶淤平一百八十餘里調發丁夫不下十萬勞費不貲怨咨並作遺九重宵旰之憂此河患也倘卒然變起潢池一夫大呼千艘俱廢計將安圖且本朝建都與前代異故運道亦異禹貢列九州貢賦俱達于河未有轉輸之費也漢高帝漕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征伐營建漕益至六百萬石至昭帝元鳳初減漕三百萬石明年詔止勿漕而國用亦不告匱則歲漕初未有定額也唐裴耀卿劉晏建議轉漕之法沿河置倉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轉入太倉其法良便宋則分爲四路轉輸而東南之運置三轉般倉於真楚泗三州江船之入至此而止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留滞覆溺之虞漕卒番休有回船載塩之利法尤便易元人都極北之地其初粮運

自江入淮由黄河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後以河運弗便用伯顏言㫁通海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萬户府以南人朱清張瑄羅壁為之歲輸多至三百餘萬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富史稱一代良法我
太祖都金陵海運七十萬石以餉遼左
成祖初亦海運八十萬石至北京後乃專事于河運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黄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下御河水運至京既而尚書宋禮開會通之舊河侍郎金純鑿金龍口開黄河故道平江伯陳瑄浚淮安新莊牐一帶沙河自淮以北沿河立淺舖築牽路樹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而





海陸之運俱廢矣夫漢唐都關中宋都汴梁距海遼遠故海運不講秦雖飛輓芻粟起黄腄歷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爲伐匈奴給軍唐雖轉東吴粳稻亦以餉遼海之卒而已元人則專主海運終元之世不廢愚嘗論都燕大勢河流其左海環其右天造地設以河為左翼奠根本之啚以海為右翼壯輔車之勢漢唐宋所未拓之宏規胡元所未啚之全業天實留之以待
聖朝也唐德宗貞元初關輔宿兵斗米千錢太倉供
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月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
禁軍不至六軍脫巾於道上憂之會韓滉運米至陝

上喜謂太子曰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慶元順帝至正十九年汝頴盜起方國珎張士誠據浙東西海運不至斗米至銀陸兩遣伯顔帖木兒徵海運于浙江
詔士誠輸粟國珎具舟二賊互相猜疑帖木兒與行省丞相多方開諭始從命得粟一十萬石後再徃徵拒命不與一時勲戚權貴枵腹餓殍復議遣户部尚書貢師泰徃福建以閩鹽易米得數十萬石給京師向非航海則京師坐困矣即二帝之事觀之欲建國爲子孫安富尊榮長久之策不可不深長思也今富人作室必闢旁門馬以備不虞為天下國家可無萬





全之計哉夫主河漕者抱貞元之憂談海運者懷至正之慮固不可偏於未食而輟防饐亦不宜狃於懲噎而即廢食愚生罔知大計竊謂以河漕為主以海運為輔盖稽往牒酌今宜採輿論槩於中久矣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浙東西及蘇松常鎮淮揚瀕海諸郡由海運元人海運起自太倉劉家港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至楊村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餘里後千户殷明略又開新河從劉家港至崇明洲三沙放洋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皆由島嶼之外風波為大歲有覆溺今議自淮安出海望東

北歷鷹遊山東安衛石臼所夏河所齊堂島靈山衛古鎮膠州鰲山衛田横島大嵩衛一帶海面自海洋所歷寧津所靖海衛望東北轉過成山衛劉公島威海衛轉西歷寧海衛一帶海面自福山面之罘島至登州府城北新海口沙門等島西歷𡼖峙島三山島芙蓉島萊州大洋海倉口西歷淮河海口魚兒舖唐頭寨乙灤河抵天津計程三千三百餘里海面多傍海而行間由近洋洋中島嶼聯絡遇風可依五月以前風順而柔月餘可達天津立標識以便趨泊謹占候以察天時固船身以壯利涉僉島人以先導引



募運夫以任駕使仍設重臣經略海運兼理軍務於登州適中聞府淮揚天津二兵備聽其節制沿途編報島人捕魚漁户煎鹽灶丁凡長年三老慣熟海道者籍記姓名住址每船約若干人減省運軍以其月行糧給新編運丁每年定工食銀兩限以某月赴淮某月起運某月回船事畢聽從還家休息萬樽竝開無守幇之苦片帆徑度免剝淺之虞比之河漕長運直達而軍夫久疲河流漲墊而程限愆期繁省勞逸利害較然矣議者又欲於膠萊泑河三百里疏鑿通運以避北海之險攷元食貨志元人曾開此河而罔

效萬曆初年亦復開之而中輟則此河决不可成至言海運輙以風波疑畏而色沮則近歲宿遷黄河氾濫漂流無筭往歲高郵湖西風大作波濤洶湧損壞船隻不可勝計人粮喪失無歲無之黄河决而塞塞而開開而復决勞民費財有隱憂焉河漕豈必皆全安乎隆慶五年山東撫臣遣人自淮安青登天津募船載粮沿海踏試復自膠州北海再行覆試俱稱穩捷今故牒具存可按視也先輔臣丘文莊公亦欲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竝行一旦河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且於製舟



之式占候之規踏試之法歷歷詳言以為可保萬全迄今未見有毅然必行而直為此慮廩何也及此太平全盛之時　當宁虛懷採納之日詢謀僉同務期必濟不無經費也而所省實倍難保無失也而所得蓋多不奪衆口之囂可常而濟以變倘有適然之患彼塞而此可通國初行之而既効先輔臣議之而可據近撫臣試之而底績在今日國家命脉所係桑土之思可少緩乎且海防一帶東望朝鮮北接遼左西通畿甸南控淮揚遠達浙閩四海上游形勝之區國初設二十四衛所星羅棋置承平既久廢弛日甚行

伍迯亡過半得重臣以兼理之則衙門之修葺墩臺之建置軍伍之補足巡哨之嚴飭士卒壁壘旗幟精采皆變既可以振武備而肅清海防尤可以護粮運而有裨國計矣至於粮米之坐派造船之成式運夫之編僉軍夫之裁減錢粮之議處事宜之規畫則在漕臣疇咨愽采計慮詳密耳若夫河漕則歷年議單開載卓有成効與海運並輸右滄海左黄河血脉流通海運至河運亦至元氣充實百川効靈四海會同

昭代全規　皇圖鞏固矣



## 嶺西大征議

為大舉蕩平山賊以圖久安地方事天下之事至於大壞極敝非大作為拯救之不能濟也廣東山海盜區數年以來因循玩愒至使賊無忌憚黨類滋蔓而不可撲滅則招撫悞之也夫撫剿二者皆兵家所不廢然撫之而解散黨與悉歸農業古之人有行之賣劍買牛是也若今招撫在山賊則有𧉮峒之名在海賊則有報水之名檀山海之利貽商民之害蓄毒腹心養虎遺患在今日可謂敝壞極矣本道分守嶺西目擊地方猖狼諸賊在新興有王三坑黄沙鉄𡊮龍滑降底三洒等山猺乃賊之宗祖也由雲湯坭



進白馬白坭布企路埇地屬高要西進步雲翠石白雲大降地界德慶南轉封門大坎茅平雲扶地接陽春梲瀧水東轉老香山蘿蔔朗出倉步自蠟山地界恩平連新會此賊之源流也其官廳地下洋塘青石口平塘會正賊之門户也在陽春有富林鴨鬪相思湖洞西山傍洞等處乃賊之宗窠也由富林北進山峒大加埇羅銀神端嶺地屬瀧水東轉所白山黄沙逕鉄𡊮洞官廳地地屬新興南出長岐嶺黄狗尖雙岡朗底馬牯凹牛牯凸地屬恩平西進青山首通德慶羅傍水尾接信宜電白高州界此又賊之源流也其大鐺滘灣口營鳳脉嶺飛鵝逕又賊之門户也綿

亘一十餘州縣盤據扼塞依阻林藪倏忽去來出我不意攻我無備殺人越貨質人要贖占耕民田刼畧江道村落丘墟商旅屏跡此勦之決不可一日緩者也夫自有此宇宙即有此山川有此山川即有此盜賊盖亦有征之者矣然屢征屢服屢服屢叛未有能絶其根者也亦未有如今日之害特甚者也夫亂不極則治不生勞不倍則逸不永自昔大征動衆入山一二月擒斬數千餘非不赫然稱盛舉矣然賊存而兵先退兵退而賊復聚此猶遺種於地無有不發者盖始則欲求成功之速既乃不為善後之謀此嶺西之賊所以卒無底定之期嶺西之民所以迄無安枕



之日也今議者謂蕩平此賊非大舉不可欲大舉非數十萬衆不可夫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法曰知巳知彼百戰百勝料敵者貴於得情行師者不苟動衆本道常按圖頗得其情狀矣前項山賊為巢不下三百餘大者千餘衆次者百餘衆小者數十衆總之萬餘衆止矣不相統屬無專號令其勢渙散烏合之衆無他長技無利器械無多積聚聞大軍深入勢必奔潰誰與統之以攖吾前鋒特所恃者崇崖疊嶂深林客箐是其兎窟冦能往我亦能往彼不能持久我為久屯之計昔趙充國伐羌零羌虜五萬人充國所統步騎共六萬人後罷騎兵留屯田僅精兵萬人不

苟接戰坐挫虜謀卒之捕斬降附溺水饑死者殆盡振旅而還此萬全之師也今諸山寨大半俱屬撫摇如議者必欲草薙禽獮無分玉石多上首虜不計欺背不恤擾害殆非仁義之師為計之得也法曰客倍而主人半此以劾敵言非所以論於么麽之徒也且此賊久據岩峒萬山綿邈塹東不能扼其西角首不能犄其足愚計欲通蕩平無論先後必須並舉欲動大衆無輕接戰必酌分布以淅兵為衝鋒以狼兵為搜扒宜行廣西該道調歸順下雷東蘭那地等處狼兵得精銳實數四萬人凡土官有弟男願得地者各親自統率以八千人自廣西貴縣登陸從信宜至電



白獅子堡分路入陽春為一大哨以三萬二千人至德慶州入東山西山分四大哨合陽春為五大哨每哨用淅兵三千人衝鋒統以叅遊各一員監軍各一道各用鄉民為鄉導西望以防邀伏進據要害相度地形設立排柵五哨結五大營每營各撥諳熟地利鄉導數十名後先於隘口悉以土兵鄉夫把截以遏奔突仍令德慶守備屯劄連灘即率所轄各營官兵三千分布於小江把截以斷二山往來之路其都城岑溪陽春新興恩平腰古信宜電白各該地方起集土獞等兵委官嚴督於賊行要道把截其德慶江道大兵未進之先發狼兵協同江兵將沿河一帶賊艇

搜剪盡絕使諸猺不能越渡而逃仍將哨船之兵責成提調官分派於大江南岸聯絡巡捕以把截二山之寇一面召集工匠鑿石伐材就地燒窰占據賊腹於五營處所建立城郭以九月未收成而入資糧於敵賊見大兵必逃竄山谷先令招主撫諭良猺不許窩藏狼賊聽其將累重移寄州縣給白旗書良民二字與插寨門使自為守戒毋殺復大張旗榜有能投戈歸附者准還故地有能捕斬者除前罪給賞亦與白旗毋殺彼勢窮食困苦於寄托將乞降恐後督令撫猺兼同大營狼兵分哨窮搜不三月盡擒獲且餒死矣此其不殺不華不燔聚落不濫費粮萬全之策也事寧之後土官弟男願留者比照右江九司事例授以世襲巡檢責以城守屬肇慶府管轄即許狼人耕種其地聽其自給數年後陞科免其差役其間山川遼曠每六十里設一營堡撥軍屯劄領以指揮千百戶一員分屬附近州縣撫治民猺兼理錢糧詞訟土流分秩犬牙相制化奸宄為善良變盜區為編户一勞永逸萬世之利也議者以久屯恐師老財匱夫結營山中賊竄深谷是我反為主而賊為客我得其逸而賊為勞我得常飽而賊為餓多不過五閱月可期成功矣昔商伐鬼方三年始克周伐玁狁以忝攘方華而往雨雪載塗而歸此賊久為我腹心之疾較之鬼方玁狁禍害孰深視商周行師歲月孰久乃不大破常格而為數州縣生靈造命耶且狼兵利於得地吾為之立城築室彼自安於土不復思歸間有不願留者聽合浙狼共五萬五千之兵費五月之糧未見師之老而財之匱也若夫始之經營終之善後則又非可以時月計者矣夫圖大事者當破拘攣之見成大功者不奪盈庭之言是師久屯可以掃蕩此賊一利也永奠疆宇二利也為百姓除害三利也復百姓田土四利也增國家賦稅五利也農不廢耕作六利也商不病剝貨七利也山場之利與民共之八利也江防之兵可漸減之九利也民不得逋負官不苦催徵十利也行之可得十利反之必致十害利害較然故愚謂欲平此賊決當大舉舉之決當久屯不可如往時欲求速成旋往旋復也至於文官之分督武官之領哨運道之遠近地形之險易器械之精堅凡百經營纖巨畢舉先委才智官二員親至地方參酌與議畫上方略百司效職一鼓成功以紓

九重南顧之憂以全一方生靈之命端在今日矣

命論

漢武帝至郎署見一老郎顏駟者鬚眉皓白自言其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貌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唐盧照鄰亦自謂在高宗時尚吏而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右封嵩山聘賢士而已癈然文帝拊髀而思頗牧未嘗不好武高宗東封而徵處士未嘗不好儒二子之不遇命也自昔聖智賢豪之士或厄於莘媵困於鼓刀阨於版築老於渭濱至屠販奴隸乞食囚虜至辱人賤行矣一旦乘風雲之會建社稷之策勛勒鼎彝名載籙啚豈拙於昔而巧於終實命之顯於前而通於後也夫人稟受於天有靡顏膩理哆嗚顣頞而好醜殊其形有睿通神明辨昏菽麥而清濁殊其質岐嶷定於始誕豺狼肇於初生而善惡殊其性試啼而識英物夢豎而胎禍宗福極與衰殊其兆此蓋皇降之初賦予有定所謂命也譬之物然類聚群分區以別矣蕭艾不能化為蕙蘭鴟鴞不能化為鳳凰朝菌不能化為大椿也命之一定不可易猶物之一定不可變也故上智下愚之不移聖狂舜跖之懸絕有萬不可齊之品負乘而居高位直道而沉下僚饕餮而享千鍾寂寞而甘一瓢富若猗頓貧若黔婁脩若容彭短若殤子有萬不可齊之等論者謂吉凶由人皇天輔德蓋以明經拾青紫桓榮稽古之力也而不知鄭虔命薄如三絕何投筆覓封侯班超威遠之略也而不知李廣數奇如失道何伍員知也浮於江流屈原忠也沉於湘渚賈誼才也鬱志於長沙汲黯直也白首於主爵司馬長卿以詞賦得幸終於文園崔亭伯以頌見知卒於岑長乃若蘇秦掉三寸而佩六國之印蔡澤騁片辭而代應侯之位朱買臣五十始富貴管公明四十八而數盡主父偃歷說不入見棄州郡一旦朝上書而夕召見既以五鼎食亦以五鼎烹仲尼適趙臨河而歎不濟命也子輿在魯見沮而歎不遇天也聖賢不能違天與命彼數子者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求而得或窮焉終身方其未遇如水沃石不能入也及其既遇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遇則為虎不遇則為鼠得時則龍興致雲而雨天下失時則陸居為螻蟻之所制故曰窮達命也否泰運也通塞時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是之謂矣論者謂君相造命命不在人也夫富擅銅山之錢一餓不着身雷轟薦福之碑一字不得售汪玉山知[illegible]

舉不能私一夫人蘇東坡亦不能私一李方叔謂造命何君相能與人富貴亦人之命適與之相值也唐莊宗曰待予心肯日是汝命通時此造命之説也然歴陽之都化為魚鱉淮河之卒水為不流豈皆命歟此蓋天地之刼數變也變非正命也火炎崑岳礫玉共燬嚴霜夜零茅並同悴王充論衡所謂遭命者也韓退之曰我生之辰日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蘇子瞻自言生時與退之相似退之磨蝎為身宮予以磨蝎為命宮今觀二公生平遭讒貶謫行止相似非命使然哉列子力命篇言命無有制之者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非力之所能為也然則將聽其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有心以徼福不若無心而任運已乎蕩蕩上帝民命攸司固降觀不忒亦報施靡常謂為有知耶則顏淵夭死盜跖壽終為無知耶則作善降祥作惡逢殃孔子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樂天知命是以舍彼取此于公高門而容駟馬嚴母掃墓而歸東海天命豈僭乎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神之聽之好是正直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定命之謂也



## 傷秋賦

古之賦秋者多矣如宋玉之悲秋潘岳之秋興劉禹錫之秋聲或以宣幽鬱或以攄逸懷或以暢物情抽厥麗詞各有指適予承乏職方追趨華省覩羽檄之交馳嘆邉鄙之未靖于時秋也作傷秋賦

繄大儀之斡運兮時忽忽其徂秋帝少昊之司辰兮神執矩曰蓐收玉露溥于庭綠兮玄霜隕于梧楸葉辭林而夕下兮氣朝興而上浮蜩嘒嘒而凄吟兮鴈嗈嗈而南遊霄耿介而不寐兮心展轉而煩憂星河爛于綺戶兮明月掛乎西樓吹長風于萬里兮送清光于窮陬黃河咆哮而西下兮氷澌澌而澌流連五部之老上兮結九姓之豪酋西引鐵勒東導挹婁鳴鏑落鴈投鞭成丘朝飲馬於月窟兮夕解甲于條支踰葱嶺而度磧口兮略朝那而窺三邊烽燧舉兮羽書馳胡笳動兮畫角悲大風揚沙兮雲慘結白日掩曜兮燐明滅旌旗颯颯兮夜卷霜殺氣横兮紛騷屑將軍超乘而賈勇兮壯士請纓而激烈爾乃天狼扇虐旄頭垂芒短兵接兮數騎張左驂殪兮車右戕虜隻輪而不返兮漢物故亦相當膏血塗野草白骨横千霜豺虎厭人之肉兮烏鳶飼人之腸天山兮雪深瀚海兮無梁魂營營而不返兮路漫漫而渺茫自古舞干羽于兩階兮苗蠻格

而來王爰太原之薄伐兮周祚赫而中昌吾聞天王有道
兮皇波暨于遐方晄季代之不戢兮若火炎而在崗秦築
上于城隍兮漢校獵于長楊耀軍麾于遼左兮動鼙鼓于
漁陽竇勒燕而紀績兮馬標柱于交趾霍炳勲于麟閣兮
班樹庸于旂常亦有桃林傾沒南詔覆亡九道蕩析六州
拚蒼浚民胥以㬥鼓兮驅民命以异狼豈皇天之未悔禍
兮抑人謀之匪臧吾頫懸古今之明鑑兮布陽和而開明
堂肅皇風于清穆兮脩文教于玄菟圖王會兮輯瑞億萬
祀兮垂裳

瑞穀頌 并序



皇帝御極三十載歲在丙辰序屬孟秋
西苑産一莖雙穗瑞穀九十五本諏日獻
廟羣臣稱賀 欽惟
皇上道高千聖德配兩儀精禋以格
重玄茂膺繁祉歛時而錫庶福屢頌豐年恭覩嘉禾之荐
生烝占協氣之駢降金稃擢穎千箱喜咏於兗衢玉粒
抽英六穗慙稱于漢史彼赤烏神雀其羽不可為儀而
甘露紫芝其實無裨於用豈如仙種允曰厤徵矧萬寶
告成之期適四方來賀之候珍禾薦瑞仰惟
上帝之居歆少昊司權爰值羣生之奏績靈鍾

帝苑寔萬國之具瞻數合純陽彰
用九之盛治介茲景福聿表貞符至治馨香蕆
皇圖於磐石太平熙皞躋
聖壽於乾坤昔河清之頌侈于宋臣鮑照有年之書光于
魯典我
皇祖龍門之瑞產實儒臣解縉之敷詞播之樂歌編諸史
局臣欣逢豐穰茂對泰階拜手颺言竭躬獻頌頌曰
穆穆
聖皇德配穹蒼握符撫運軼跐姚黃風宣樂愷皇路平康
於赫



重玄誕命繁祉百神効靈翼我皇執二儀莫極五緯順晷
含生阜熙休徵萃止厥徵伊何爰有嘉禾同本異穎保
合太和鍾靈
仙苑托根唯叢鄒生吹律神農播種隮以爵儀鼓以豊
隆滕六灑潤巽二扇融望之油油即之芃芃太史諏吉
后稷穫之司徒獻之
皇則受之我
皇𢹂讌曰唯
玄佑惠我蒸民介茲景茂殷薦
祖考肆類

寄吳愛卜鴻圖明微定保在昔有周矢歌如坻亦越唐叔
獻于天子矧茲貞符實昭豁美肇產龍門篤我
烈祖宣基定命化流率土詞臣奏頌嬔隆吉甫我
皇纘之齊聖光前秉圭輯瑞膺圖履乾自今伊始壽億斯
年

大中丞塗任齋公平寇頌 并序

大中丞西蜀任齋塗公開府八閩三祺于茲矣先是倭夷
縱橫海上俶擾內地前督撫諸公相繼驅逐虔劉大創而
去而籌海之略所以奠萬世久安長治者公任藩臬時固
已殫思經營之矣至督撫



命下即簡將領蒐卒乘汰冗濫議歲餉謹烽斥分屯要害申
畫封守比之瞎淮代郭汾陽號令一施士卒辟壘旗幟精彩
皆變蓋式遏勘定安輯綏和胥非出群之才不能濟也威稜
遐暢匪特疆場之內抱皷不聞即廣賊如曾一本者倡亂
潮惠數千里驛騷直犯會城然相戒不敢片帆入我閩封
者知有長城在也按臣建議欲殲曾賊非公不可
廷議是之遂有會剿之　命公受鉞即慷慨登壇矢誓于衆
曰吾當捄此一方民以上報
天子乃治戰艦建旂旐閱虎校勒部隊直下清漳舫操甲
胄應機制變動若神明自大將偏裨而下悉授方略乃大

合三哨之兵三戰于銅山柘林蓮澳之間賊殊死戰我軍
勇氣百倍俘斬殆盡與廣兵犄角遂生擒曾酋餘醜悉平
解萬姓困瘁之嗟紓　九重南顧之念公之壯猷爍乎有
光前烈矣是役也五月興師六月奏凱甫浹三旬耳昔周
南仲伐玁狁以黍稷方華而往雨雪載途而歸采薇雖稱
三捷猶曰我戍未定是師成功之速視出車采薇何如哉
杜牧有言大儒在位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
止暴亂者未有不能止暴亂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噫治
兵固介胄職也史傳所稱勒石繪麟爛然可睹矣乃若大
儒則方叔召虎佐周中興三代而下如諸葛武侯杜當陽



謝大傅裴晉公韓忠獻范文正僅數公焉以公視之豈多
讓哉夫自古定傾勘亂建懿卓之勛者必布之詩歌被之
金石共才謝孟堅敢勒北征之頌詞之子厚多慚皇武之
章敬述公平寇之槩獻頌一篇頌曰
岷峩表鎮井絡奠辰精感紫府爰篤哲人維國之翰維周
甫申允文允武為
帝帡臣　帝御寰宇九有率賓雕題辮髮罔不貢珍蠢茲
妖鯨揚波海隮奔突橫潰流毒我閩
天子赫怒簡即遣戍矯矯中丞實揔戎務為召公帡為裴
公度秉鉞受脤建旐伐鼓樓船萬艘截彼潮浦迅若雷霆

降如時雨掎之角之深入其阻中丞休休綬帶輕裘沉機
變化搏狙討籌一月三捷殲厥巨酋纖塵汛灑海若懷柔
淮蔡格唐江漢寧周伊昔鬼方三年始克中丞誓師滅此
後食曾不逾時罪人斯得磨崖勒勛銘于罔極洗劍瀚海
掛弓扶桑遐荒底定于理于疆獻俘告 廟功紀大常
天子須賞大開明堂授之袞職翊贊
垂裳

重脩漢閩越王廟碑銘 并序

自古帝王統一寓內分州表鎮即議
天地 社稷 山川百神之祀所以達精禋而崇美報厥



義淵矣我
太祖高皇帝敬
天勤民尤嚴祀事肇舉曠典咸秩無文而漢閩越王封號
享祀則洪武十一年從有司所請下禮官議行之也謹按王
諱無諸姓騶氏其先禹之苗裔世王閩地秦并天下以其地
為閩中郡及諸侯兵起王以兵屬鄱君吳芮伐秦後佐漢滅
項高帝五年以功復立為閩越王王故地受封冊於南臺
唐大中間始建祠於臺之西漼濯厥靈降觀有赫郡人水旱
疾疫有禱斯應而在 師旅尤著靈異宋熙寧宣和間閩兵出
禦外侮輒降大雹飛黃蜂所向克捷若王親履戎行此其英

烈之氣精爽猶存禦災捍患赫然有大造斯土矣宣和二年
詔封為鎮閩王重建祠宇自經始至落成凡三現青紅二蛇
之異語在宋提點刑獄俞君向靈異記中我
朝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公和師師航海取閩忽迷失道
王將挐公托為漁父導引王師誓以不殺師入境內奠枕
自古克城得國未有不戮一人成功如此之易也於戲王
以神明之胄啟南服之邦始以閩兵輔赤帝以噓炎祚千
餘年如在之靈默相動盪識天命之有歸翼
王室於締構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至于今吾閩休養生息謳歌絃誦之聲相聞其



有德於斯民甚厚昔吳越王錢俶當大宋受命納土請吏
以其國歸宋後未百年墳廟不治守臣趙抃上其事於朝
請以廢佛祠為觀賜名表忠脩其祠墓惟王光啓閩越翊
運庇民功德殆過錢氏而祠宇傾圮行道傷嗟甚非所以
答靈貺而慰士民之心也文璵入
賀展省瞻拜祠下低回慨嘆久之逢巡撫都御史廣漢塗
公某會剿廣賊禡告于王甫三旬而獻馘眾稱戰之日我
軍幾北矣俄而風威助順士氣賈勇頗聞空中獵獵戟馬
聲謂王幽贊之功不誣也文璵因請脩祠以闡神休公即
欣然發帑金二百兩郡侯成都逸公某曰吾責也檄閩邑錢

塘許侯鼎勘祠地得稅金若干兩郡人復醵金樂成之以隆慶四年二月初六日興工九月朔日告竣夫是祠建自有宋宣和迄今四百五十餘載幾於湮廢而嗣興此非山川氣數適符與衆願立石昭垂永久爰為之銘銘曰

天佑下土篤生異人龍驤虎視出類絕倫仗劍西指特立風塵匡扶赤帝璽項鋤秦金券玉冊光啓八閩生為迪哲沒為明神於赫我

皇統一家宇夫兵航海攤若貔虎王挈全閩以歸

真主神武不殺吏民安堵盛德世祀廟食千古𣲖𣲖九州惟禹甸之奕奕閩山惟王鎮之王承祖禹克踵厥武殿



此大邦為王室輔龍山之陽檜栢蒼蒼肅然王宮俎豆苾芳惠我蒸民旣阜且康

辛酉廣東同年序齒錄叙

嘉靖辛酉廣東諸士舉於鄉者七十五人乃偕而合燕齒讓志諸錄以示不忘諸士奉而請予序之予曰讓之德美矣昔虞廷咨岳拜而稽首讓于稷契垂益朱虎熊龍孔門講業之徒身通六藝者七十人時惟顏淵最少而同門列為四科則顏為稱首雖賢如子貢亦自推讓之不敢望焉而回亦退然若愚若無諸士子掄其文就試主司而主司亦錄其文列其名籍是故有長而雎乎其後者有少而裒乎其前者旣燕鹿鳴矣茲而睿主司之籍崇長幼之讓抑抑然秩秩然敦其倫序舍其驕吝若塤篪之迭奏也金石之相宣也和之至也紀生紀字紀卿以聯異也紀親紀配紀嗣以合愛也厚之至也故錄成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故曰讓之德美矣抑予有進焉昔稱經術文章惟西漢最著吾觀賈誼公孫弘司馬相如輩所為文章非不爛然見知世主矣至論勳業則無文絳灌卓然獨冠西京而同時如申培伏生轅固皆老而明經爲漢儒宗名列儒林故士立名貴



真毋眩于實矣諸士俱以鴻漸之翼乘時自奮昔各居其鄉一旦同遭振濯迴翔寥廓茲且升南宮對大廷服官政無論名位先後倫序長幼文章潤色乎皇猷勳業昭垂乎彝鼎以友天下士與稷契夔龍朱虎揖讓虞廷展采錯列非特今日一鄉齒讓已也此其立名之真自樹之卓他日以予言爲左券斯會愈有光矣

賀大中丞撫臺寧宇趙老先生榮膺

恩誥序

公撫治之暇取諸生高等者群而聚業親
為品藻諸生荷公教育適有
寵命之榮屬不佞為文以
賀
其襄承乏備兵松潘督賦全蜀車轍所至褰帷詢
俗凡山川形勝靡不周諏如石紐鍾神禹之祥青
羊啓王岡之秘紫府曜文昌之精斯蓋天生至人
以翊運行化尚矣乃若經術事功文章節義隱逸



方技釋老神仙之屬炳炳琅琅輝映簡冊寳則岷
峨氣粹江漢炳靈英光休氣蔚為人文盛如此其
盛也其在今日則
大中丞撫臺巴縣趙公尤赫然為山川增勝矣太
翁運城公以明經世業尚友四賢蜚声黌序嶄而
未發肆誕中丞公應井絡之精英符坤靈之正位
文始益其神智文昌牖其聰明以
世廟乙丑發第為名御史歷兩粵藩臬屬疆場多事
公文武為憲蕩平山海巨孽汛掃羅旁諸洞粵人
數十年男廢耕耘婦休織自公來易其危而奠

安之
聖天子嘉公鴻伐授以節鉞鎮撫八閩公下車問民
疾苦罷一切煩苛校材官數士精裁冗餉條賦役
清浮粮詰奸慝緝雉堞嚴斥堠海外有截三禩于
茲枹鼓之声不聞士飽而歌馬騰于槽閭閻晏堵
時和歲豊稱至治焉大明之詩述武王會朝清明
必本之文王篤生保右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即公今日嘉惠我閩謂非運城翁所詒耶
聖天子啓震鞏恩封太翁如公秩贈母李氏恭人龍
章豸繡焜耀一堂縉紳大夫庶邦人士咸動色相



慶恭謹拜手颺言曰昔周申伯式是南邦吉甫作
誦首言崧嶽降神夫賢才之生世不數見其降也
固異而成也有自蜀固多賢他無論已經術如成
都張揩張陵而覇賁發其微文章如眉州蘇子瞻
子由而老泉賓濬其源道學如廣漢張敬夫而魏
公實肇其統是數子者本之有自皆卓然文學著
稱而勳猷未睹瀘川尹吉甫當周宣王時北伐玁
狁恢復文武境土詩人美之為作六月之章以侈
其事公於粵有戡定之功在吾閩著撫綏之績視
吉甫奚讓石泉神禹佐舜疏鑿九州溯成五服傳

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傳數十世苗裔勾踐猶有
禹之遺烈焉公勳庸
簡在即入秉樞衡用佐中興洪業元功昭揭固纘
禹休烈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公之謂也書
曰佑啓後人咸正無缺逮城翁有焉以今
恩光寵錫朱芾斯皇世所希遘山川炅秀不墜然
萃公一門哉猗歟盛矣公於經畧之暇聿崇文教
以趨學憲所校士得若干人俾聚而講業時給筆
劄而以左遷鹽官前御史內江張君課督之某子
某預焉諸生某等荷公教澤徼文為賀某故宦遊



巴蜀益嘆天府隩區寤寐柱哲於中丞公重有感
焉遂援筆序之

奉賀大宗伯座主潯翁董老先生七十六壽序

士遭明盛之世得天地淳龐純固之氣具天縱出
類之資乘時龍躍以自奮於青雲上結主知下符
民望而能成天下之大忠萃天下之大秉享天下
之大名從以孫子申錫無疆此蓋天心之所篤祜
古今之所希遘者也在昔伊尹佐時阿衡而子伊
陟復相大戊呂望為周尚父而子呂伋為天子虎
賁氏世表東海周公歷相武王成王而子孫分陝

而治錫胙東曾是三聖人者壽皆百餘歲而忠勤
才美顯名福履之盛非所謂古今希遘者哉然或
老於渭濱屈於莘媵居於危疑憂患其值世運艱
虞不得雍容都俞於廟廊之上則三聖人一也在
易大有之上九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言人臣際大
有之世居上位而信順協乎天人天固純佑命之
矣君吾　師董夫子其得天之純者乎夫子應
世廟辛丑　大廷之對擢上第入詞垣讀中秘書醞
釀經笥蒐括史乘旁羅諸子百家含英咀華充然
有得也



肅皇帝躬脩玄嘿夫子入直承明小心敬畏供奉文
字咸稱　上旨獻納輔養基命宥密
肅皇帝一德格天茂膺繁祉則夫子朝夕啓沃之也
斯不亦成天下之大忠乎聞望表儀乎朝著文章
黼黻乎
皇猷學術甄陶乎士類經綸贊畫乎
廟謨掌成均典文衡所得文武士布滿公車以今巨
公名將為國家棟梁干城實夫子後先推轂之也
斯不亦萃天下之大美乎踐金華文石之班負泰
山北斗之望被容接者如登龍門承顧盻者即倍

光價片言隻字世共球之海内士咸願為執鞭斯
不亦享天下之大名乎
肅皇帝神聖群臣莫及夫子以文學侍從依日月之光
寵数優渥　錫與繁縟入奉　爐香出趍禁審不出
長安門二十餘年歷踐清華以至大宗伯誠儒紳
之至荣為臣子之殊遇年未六十鍳柱下止足之
戒乞身投閑優游緑野之堂暢適平泉之墅文子
文孫相継登第並列華要甲第侈乎三世簪纓耀
於一堂華誕之辰四方来賀而以望謝
闕廷夫子拜乎前子孫拜乎後夫子進萬年之觴子
孫進千歲之觴金紫聯翩忠孝濟美南陔交奏乎
賔筵歌頌鏗鏘乎金石蹌蹌乎濟濟乎猗與盛矣
某敬誦皇矣之四章曰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夫子
其得天之純亘古無两者乎昔文潞公年八十餘
起而平章軍國事夫子精神強徤永錫難老
聖天子且召夫子勉為社稷蒼生一出乎由此而八
十則師尚父授丹書之年也由此而九十則衛武
公作抑戒之年也又百歲而上則廣成子黄帝訪
道之年也夫子壽而上壽
聖主下壽兆姓大行禮部君継序其皇中壽子孫書



曰天壽平格請進純天之觴以祝夫子百千歲壽
寳鏡篇贈復初極上人
佛氏以空示精要與吾儒所謂空空何殊夫洞然無
物之謂空有物即非空矣物即佛氏所謂幻有幻即
非空矣然吾儒之空有主而實佛氏之空無主而虚
其於入道均也達磨面壁九年所見皆壁也食息起
居壁也夢想智識壁也無天地晦冥無日月晝夜無
四時寒暑無萬物色像無山河大地惡有所謂壁無
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無意識界
惡有所謂壁是之謂真空六傳有恵能者作偈曰菩
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来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恵
能識本来面目悟無物宗旨歸寂于寳林可謂還其
真空一種寳鏡落在人閒極上人齋心法門薙脩芝
山寺自號寳鏡吾鄉善信衆生延致于從初禪林来
謁南臺居士語之曰上人知寳鏡之説乎夫鏡惟空
故明必錬以銅錫參以龍虎和以陰陽去其昏翳然
後本體清明而靈境内照也真空故也性體本空以
真如為銅錫以頓漸為龍虎以止觀為陰陽祛三毒
六塵之昏翳誦心經而悟般若誦金剛而悟無住誦
法華而悟三車由精錬而清净而光明由戒而定而

慧由脩而悟而涅槃視世界一切皆歸真空斯大圓
寶鏡不染不着在吾方寸空中矣經云照見五藴皆
空有旨哉有旨哉昔韓退之在海上與大顛三書羅
致之陶淵明與惠遠為蓮社之會此皆世所歆〇尚
予鼎極上人清修戒行作寶鏡篇貽之

享帚集序

予昔計偕春官與東皐同舍郎同文社東皐積學玄
悟冲襟藻思予得見其文辭縕藉醲郁博雅君子也
心嚮往之已乃別去宦游四方且三十餘年所矣東
皐訪予於道山石室出平生所為詩篇相印證屬予



序之最予領雷陽郡符建節松維東皐三以詩見貽
惠我瓊瑤未有報也今讀其全集貫穿諸家取裁拾
遺璀璨炫目爛然盛矣明興二百餘年遞有作者弘
正間李何輩善鳴一時在今日則李濟南王蘇州徐
吳興宗廣陵吳興國各擅所長旗鼓中原操觚之士
爭豔慕下之予嘗讀圖諜五嶽之尊表鎮區宇登之
秩祀載之詩書非以其靈標峻極在方域中乎次則
匡廬九疑會稽禹穴峨山司馬遷之所徧歷乃若島
嶧虎丘九華黃山仙都赤城金焦諸名勝五嶽培塿
耳以其在通都大邑輶車相望騷人墨客托之賞心

謝管摘詞闡發靈閟而山之名益以顯融至於溫之
鴈蕩閩之武夷粵之桂山皆奇秀甲天下王者不以
登封漢唐諸名家未有以入詩品者非謂其局於方
隅冠蓋罕至耶士之所處亦猶是耳使東皐在中州
當與數子者並建旗鼓爭鳴當世矣何至良賈深藏
白首猶談博士業耶東皐早歲遊南雍有志慕古益
嘗登鳳凰臺狂歌嘯傲氣隘六朝北上金臺伯樂未
遇諸公車分符保寧出長安門東瞻泰岱歷齊魯之
墟遵太華潼關徘徊周道弔萇弘之墓由閬中劍閣
入錦城訪陳伯玉讀書臺杜子美草堂司馬相如楊



雄故宅謁文昌之宮讀紫府遺文周瞻峨山下巴渝
滾西倘徉子美卜居過白帝觀諸葛孔明八陣畫順
流而東泝瞿塘江陵彭蠡登黃鶴岳陽樓歷覽無際
浩然而歸充然有得也稅駕故廬屏居極樂寺慕虞
卿著書自適恬如也身所涉歷弔古揮毫寤寐往哲
其氣逸故其詞瀟灑其思深故其詞沉鬱其志邁故
其詞悲壯要其矩度則自學杜而有得也排律近體
肆筆輒成百餘韻自韓退之南山杜子美北征夔州
詠懷等篇不多見也子美在當時與李白齊名平生
奔走窮愁觸景輒形歌咏人未之知至元和間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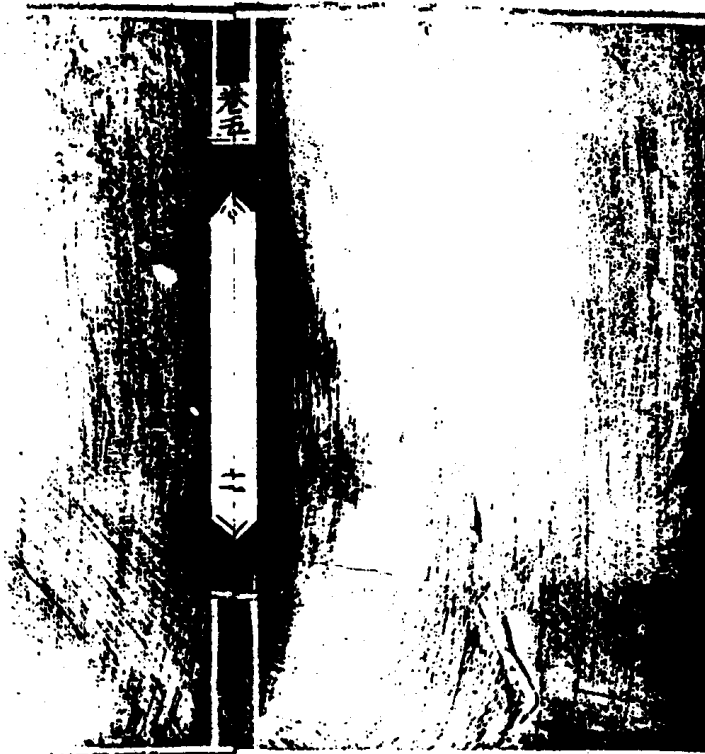
爭誦元白而於子美反加詆議及退之有光燄萬丈何用謗傷之語元微之又極推其盛謂非李可及於是杜詩始盛傳爲海內宗工漢楊雄禄位容貌不足動人太玄法言時無知者獨桓譚以爲必傳文章之取舉難矣予讀享帚集愛其體裁音節可入唐調固信其可傳也東皐同邑國初張翠屏以寧官翰苑有翠屏集行於世宋景濂爲之序謂爲一代奇作今學士大夫皆知有翠屏予謂二集當必並傳士之品固不以地軒輊也

世牧堂稿序

國家以經術論士士惟覃精博士業以取世資一旦遭時遇合策名當世恢張鴻業思欲畱立言不朽盛事即閉閣坐嘯吟寫性靈自非情才高邁玄解藻思雖濡筆腐毫輟翰驚夢自擬於相如子雲步其矩度襲其体裁亦邯鄲下里耳詩豈易言哉吾友野橋林先生沒已宿草二嗣道從道鳴裒其世牧堂稿將壽之梓屬不佞序之先生幼穎異不群業博士春秋弱冠即魁八閩聲稱籍籍士林貌若不勝衣恂恂一儒者也初授桂陽州牧轉撫州少府擢戶部尚書郎所至挾策以從好學不倦蓋天性然也曩不佞承乏撼

方先生以撫州奏最詣公車相見于長安旅邸出所作詩篇相考訂心竊異之自是南北風烟垂二十年不佞陳乞歸養先生業已觧組還山矣相聚故里結社惟甚先生築奉嘉之館左右畱書馳騁諸家賓會衆妙刻意詩文摛詞芳郁斯稿不佞已得之過半間多先生手録乃今得見所未見可不謂私幸乎哉昔之論文者有神思有體性謂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詞溢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夫詩者文之成聲也文者心之符契也觸類而推神性斯見先生天植朗秀標格清逸播之聲詩藻詞儁永刊落陳言如清水芙蓉去其雕飾軼輓近之卑習入作者之閫奥如鶴山禪房之作超然玄度故謂先生之詩已登于雅其才品卓越表東天狩固可得先生之槩矣不佞雅知先生特艷慕其詩已耶吾閩三山大夫士勳業文章斌斌盛矣而林子羽陳景明高彦恢王安中鄭孝仲鄭孟宣王孟敭王中美周微之王玄之稱十家與鄭繼之皆以詩鳴林氏代有鳴者先生踵芳軌成一家言與諸君子並建旗鼓以鳴當世豈非立言不朽盛事哉先生著作甚富遭回禄無存道從訪同社家藏掇

韓成編余皆湮滅夫古詩十九首不為少文中子續
經無傳君子以為郊時之責道從其賢矣

卷五　十一

德厚流光序為方伯劉新陽公作

天將衍國家靈長之祚必光啟大有為之君以翊
運中興亦必篤生王國之楨為之後先輿都乃
世宗皇帝龍飛之地新陽劉公嶽降其間百里內貞
元會合氣數遭符實
獻皇帝培植豐芑濬發厥祥而劉之先亦奕世載德
積善篤慶有自來矣新陽公登
世廟癸丑進士敭歷中外奉祖考嚴訓以慈和惠民
以端謹飭身以弘略濟時以清白遺後所至民有
父母邦有良翰及保釐吾閩也而旬宣之烈陰雨
之膏視周召公邠伯益光大之公之聞望蔚然固
已籍籍朝野矣茲歲以福建左布政使奏最
闕廷
聖天子嘉公丕績有制進公階通奉大夫配廖氏贈
夫人考德菴公妣田氏王父道海公王母伊氏褒
贈官稱皆如之龍章鳳誥焜耀一堂鶴錦犀金顯
融三世尊寵極矣夫顯揚其親人子之至願等而
上之至於祖尤人子之至榮也予讀歐陽脩瀧岡
阡表言祖考成德雖不克有於其躬而顯榮褒大
足以表見於後世且述其皇考崇公心厚於仁知

卷五　十二

必有後以予所聞道海公生平喜施予䘏貧好義
以長者稱德菴公恬靜簡默恂恂退讓鞠躬君子
也皆所謂龎德不二之老制行之高於崇公奚讓
夫厚施隆報天之道也歐陽公官兩府叅知政事
為宋名臣新陽公歷仕
世宗
穆宗
今上三朝偉望茲且秉斧鉞握樞衡爰立
簡在以弼成中興太平盛治文章事業無愧歐文忠
公㫁實江漢炳靈純德毓粹明良之生萃於一時
天意信有在乎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允周之
士不顯亦世其不侫敢藉手以獻

羅氏族譜序

予讀喪服記自斬衰而齊衰大功小功至于緦四世
矣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故曰親親以三為
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文王世子篇
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
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
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夫服之有殺也因親
竦而為之品節義也服窮則親盡親盡則赴告不及

一途人已矣於是乎有罰有正所以聯宗族篤倫理
而厚風俗仁也後世譜諜之作實所以濟正罰之所
不及亦猶行古之道也昔陶淵明贈族祖長沙公有感
彼行路之傷杜子美訪從孫濟而不免於防猜此以
知譜諜之重也吾友羅應周氏出其曾伯祖覺非先
生所脩家譜重加編次屬予序之羅之先為江右撫
之臨川人祖諱某仕元為福清縣尉子孫遂家于閩
至覺非先生五世矣按譜以高祖從江右來者為始
祖即禮別子為祖也有總圖而第等級於前有列圖
而分世次於後有行實而稽往蹟於生前盖本歐文
忠公依漢年表蘇明允以禮大宗小宗為次之例而
叅酌之也總圖之中男載而女亦載盖推父母一體
之念緣人情義起之制此又歐蘇世譜之所未及而
加隆焉者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而本支
著矣有繼祖有繼禰有庶子有為人後而世系明矣
男則叙其世女以志其歸而同異辨矣吾以其尊尊
而親親長長而幼幼也亦知其厚厚而薄薄重重而
輕輕也有知其遠遠而近近親親而疎疎也後之子
孫一展圖而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覺非先生既脩
是譜又酌成家規數條俾子孫世守焉其尊祖敬宗

敦族貽謀用心可謂勤至矣越八世而應周先生復續於後克承先志即覺非先生之心也使為子若孫能以二先生之心為心率乃祖考攸行其尚終有辭於永世羅之宗不益光且大哉是為序

文學解贈閩司訓梁閒庵先生

閩文學梁閒庵先生南粵名士舉于鄉擇檄司訓來閩至則中學規端軌範謹科條嚴矩度慨然以明經復古自任士亦爭自濯磨蒸蒸嚮風矣有語余曰以先生之才之學即拾芥青紫無難獨何困於一第而屈就文學也予解曰先生豈以是為軒輕也昔漢東海匡衡射策數不中其經以不中故明習後竟中丙科為師教授不出長安門十年驟致位尊貴國朝胡太子賓客儼博極群書為世師表魏文靖公驥盛德雅望海內著稱二公皆以鄉貢教授起家卓然為時名臣如士必中甲科登膴仕然後可表見於世則匡衡必不稱於漢胡魏二公亦無聞於今日矣故士以通經達用為賢砥行範俗為高在所自樹耳國家當洪弘之際先輩長老敦行實而尚節儉先禮讓而後文藝明經術而根理要彬彬質有其文焉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此天保所以盛隆也邇來枝葉繁而

原缺第十六、十七葉

立稍嚴則民不堪怨易起令誠難矣侯自下車焦勞其思慮疲竭其精神本之以和易惻怛先之以勤儉正直酌條鞭四差之法而稅歛以平定清丈三等之則而農畝以均杜里胥侵漁之弊而公賦以充省追呼勾攝之擾而山谷之鷄犬以寧民始帖席眠矣侯以久於其戎熟知民間利病田土沃墝戶口登耗富者不得詭籍避徭貧者不至以其身踐吏入服其公片言解堂下之紛囹圄無久淹之獄入服其明清脩之操久而彌厲居庭皭然即米盐之微不煩里旅常曰令實生民謂浚民以生乎有可以佐百姓之急者利為之興害為之除民亦謂不可一日無侯也所謂忠誠固結精通於民者與邑有君子有小人君子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小人曰鄙人何知嚮其利為有德我有田疇則子產之治鄭也民之父母則召信臣杜詩之治南陽也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則庚桑楚之居畏壘也以是籍而獻之　闕廷治行卓然為茂異之選

聖天子臨軒問遐方風俗生民疾苦則以民所稱便邑所施行者以對行且召入諫垣為侍從之臣以其治邑者舉而措之將天下蒙其福矣

## 桂林雜紀序

國家承熙洽之運寓内莫安文武臣僚得以其暇怡情山水之勝遊心翰墨之塲自托於子卿墨客以掞藻其詞華鏗鏘乎金石縉紳大夫相與效慕而矜艷之可謂崇遇矣如使烽燧起彊圉羽檄馳轅門方將晝討軍實夜運帷幄手提鈇鉞之嚴身蹈蛇虺之窟如東山之慆慆不歸采薇之不遑啟處即横槊賦詩倚馬占檄何可得也吾閩大都護寳江王公以武第起家垂二十年北自燕薊涉齊魯南連三呉兩浙閩粤皆公建牙地也嘉靖甲子以督遮洋運至漁陽登盤山喟然思李衛公舞劒遺蹟時年三十已負封矦之志矣上泰山歴秦觀越觀觀日出處下瞰溟渤周攬八極陟金山北固望長江天塹南遊姑蘇虎丘嘆夫差鴟夷之不終校獵秦駐𥈻兵蛟川上會稽探禹穴遐想句踐夫椒之後增脩德政滅强呉光禹舊業梯皷山労前遠眺海島諸夷而喜昇平之遭會遵衡嶽窮桂林七星六洞之秀平生身所涉歴極海隅夜郎之域山川如故世代屢更興衰靡常感慨係之矣一觴一咏有雅歌投壺緩帶輕裘之風揖祭征虜羊鉅平於千載之上漢衛霍營平矯矯虎臣今讀大將軍柏梁咏郡國士馬羽林材和撫四夷不易哉風雅之遺也營平至金城上方略留屯狀渾雄簡重時建元神爵之間天子方有事四夷故其文詞不可多見孰若公遭極盛之世折衝樽俎之間意氣雍容文詞瀟灑公所自叙亦云幸際明時謬徼知遇可不得榮遇乎哉其所為文飄飄有凌雲之想使遇司馬子微必以為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者也公甞收陳錢之績奏八寨之勛

聖天子嘉公鴻伐王帶麟袍寵遇隆矣年方五十尚當鳴劒伊吾勒石燕然分茅錫胙鐫名鼎彛是紀也詎足盡公哉詎足盡公哉

## 上池洞鑑叙送張醫官

士之懐玠抱璞凡占一藝者皆得有所托以自表見如師襄之琴蒲且子之弋秦青之謳秦豆氏之御俞扁之醫司馬季主之卜郭景純之堪與魏伯陽之内丹齊張仲曲成侯之善擊刺學用劒彼其擅智巧於當時稱絶技於後世可不謂奇士乎哉合肥張襟江君以醫名來遊吾閩縉紳士夫爭恭致焉君倜儻洞豁涉歴多知時論以此翕然稱之雅好爲詩登鼓山懐友諸咏綽有風致尤善操呉歈有雍門遺響與之

游即傾蓋若平生歡嘗遊㵿河值歲大疫丁夫傳染
枕藉呻吟君為和諸劑置巨鐺手自調適以濟群飲
所全活不下千人時蓋比之長桑君有上池洞鑑之
稱長桑君者秦人也所居有上池光可以鑑病者洞
見腑臟以刀圭令取池水飲之立應其術神矣君少
習舉子業得酬所志其自樹當必卓然可觀棄而業
醫擅名一時可謂奇士矣魏左慈君鄉人也以幻術
無益於世猶立名不窮况君業實有德於人者耶太
史公曰古之賢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中君之謂矣

贈郡司理鵬河李公擢廣州少府序



朝廷張官置吏以為民莫大於祥刑一方民命攸司
莫要於司理故守令之權可否係斯民休戚司理之
權出入係斯民死生此司理之職為最重非其人曷
審克之三代而下漢吏稱循良特盛時司理之官無
專職而總於刺史守相上方操切群吏務瓌瑰立名
致位通顯而奉職循理直己守道者不無少遜於此
矣國家沿宋設郡推一員專理刑獄必遴選以充我
鵬河李公以名進士初授荆州郡推時故相江陵人
也持國柄氣𦦨薰灼諸附離之者赳家咸躋華膴公
獨有以自守曰吾共吾職而已無何以母憂去服闋
復補吾郡自巧宦鮮不因緣以求速化公於江陵無
私謁單騎之官下車即詢民瘼理寃抑禁佚俗執法
不為私撓行法務存平恕御史冀日池公觀風柔遠
廉吏治慎旌別顧獨賢公屬公稽查外郡所至清巷
隙剔奸蠹不深文苛峻人亦不敢欺賢聲籍甚大當
直指心薦剡首公適廣州命下廣為會府二守大夫
秩也分符綰黃綬榮貴矣或以公資望當入為臺諫
何以議格噫此正公所不可及也夫君子之仕也莫
重乎始進公始拜荆州於故相無私徑實繼補吾郡
癸最赴京故相三子皆列華要公故荆公祖也朝議



方選臺諫公於此時背脂韋其間通私覿結歡愨即
首列選中無難公顧不能也江陵父子咸異啣之公循例
復任不少芥蔕及江陵勢奪公始有令擢使江陵在即廣
州且不可得矣嘗讀史至司馬安四至九卿史氏書之覬
於巧宦之目宋人有善為不龜手藥者世以洴澼絖客傳
其方以說吳王與越人水戰大敗之客得裂地而封故謂
宋人拙於用大是以汲黯取譬於積薪晏倩長息於蟣蠛
行無善跡復錯多後悔守道君子寧為此勿為彼公行矣
廣故南粵饒郡也數年兵戈擾攘閭閻困瘁公懷不龜手之
藥久矣際清時得所遇即裂地而封子固信公之能用大也

原缺第二十三葉

# 賀廣東憲長張松陵平寇序

有古國家豐盛之極而孽牙其間必得出類之才以定傾
保大才具矣使非際清時膺寵遇亦不肽發舒志慮以奏
膚功間有始任中疑而搖於衆論奪於中覆雖使豪傑瓌
偉之士以身居危疑欲成功得乎周之宣王固中興主也
命將四征而吉甫方叔召虎寔尊其任今讀其詩想其時
君勞其臣臣視其君穆穆然共成匡國之勲豈非臣主俱
榮哉漢宣帝號稱勵精然命趙充國擊先零也璽書責讓
往復數四公卿與充國初議不合卒是之者什八遂成服
羌之功夫以充國之賢宣帝之明猶不無二三疑阻賴漢



廷君臣尚有吁咈之風帝亦總核嘉納不然趙肱以功名
終哉後世持議之臣秉名獵華附和成軗士多大言無當
以取世譽猝有疆場事即倉皇愕視務一切矯飾罔上私
便自營非為公家計也諺曰力戰鬭不如巧為奏此於國
家奚賴焉若我張松陵公真可謂忠誠任事以身繫安危
為國楨榦者矣曩公由浙藩擢吾閩按察使有不諒公而
䣊生媒櫱者
聖天子廉知公素念東粵介在嶺表惠潮故多盗借公重
以兵備往焉公受命即慷慨就道曰盤錯者利器之别也
險遠者逸足之騁也惠潮信多盗吾所自樹顧出張廣陵

下哉乃單車之職至則群盗充斥邑里蕩析不遑有居賊
氣恣甚窟于翁源河源勢大出沒如蹈無人我兵俱孱弱
不堪用公乃議調廣西狼兵併請贛兵以提督李公檄分
數道竝進公身先驅冐矢石士殊死戰賊相轔藉俘斬無
筭罙入九連山草薙平之捷聞
上心嘉悅晉公二級列銜廣東按察使行兵備事如舊重
其權也越明年戊辰倭夷擁衆突入破碣石衛甲子所二城
分為兩枝一枝窟海豐之金錫一枝窟平山驛逼惠城而
逆監曾一本輩乘危倡亂鼓行肆掠與倭夷敍相倚縱橫
千里直犯會城郡邑吏日惴惴然莫自為計東粵殆不可



支矣參將耿宗元率所部千餘衆辟潮陽勢孤不振公檄
郡邑得所募卒三千餘人悉以屬耿而以通判潘槐監之
遇賊輙引卻提督熊公簿責耿耿日操切士卒鞭撻之隊
長周雲翔廖鳳等鼓衆噪入殺耿參將刼潘通判以其衆
奔倭公曰事急矣乃馳羽書往南贛督撫請兵應援統兵
官蔡汝蘭勒贛兵直下潮陽兩廣總兵部成勒廣兵會之
丙集其陣以待潘通判陷賊中公曰此可以設間携也乃
遣諜密諭潘通判詗倭謂周廖輩殺將執官度無生理叛
投若等懷反側心謀欲襲殺若等要功自贖耳倭果疑乃
悉收叛兵器械盡殺之公又使人權撫曾賊以縻其勢以

故郡蔡二兵得併力攻倭所向輒克俘斬若干級倭遂解平山奔適金錫兩合攻城公即星馳肆海豐用間設奇摽甲麓報亟約二將張左右翼夾擊大破之擒其名王獲金印一顆餘醜悉就俘馘無俾遺育潘通判奔還我軍生縛周廖二叛首磔于市曾賊見倭滅氣奪皇惧覲望逹會劉命下公乃勵將士與閩兵犄角一鼓而擒巨酋併其黨殲焉挈東粵數載陷溺之民奠之枕席之上厥功懋矣

聖天子嘉公殊績　詔賜白金文綺加二品俸盖異數也

公自乙丑歲被　命兵備迄今五禩矣屬疆埸多故晝討軍實夜則枕戈以盱至勞苦矣卒樹蕩平之績若公所謂出類之才非耶幸際

聖明乾剛獨運不搖媒糵之口終始罔貳無漢宣璽書之挠公亦感激圖報矢竭討賊用恢中興鴻業赫然于周宣有光矣然宣王既命召虎平淮夷矣復以疆理之責寄之江漢之詩曰匪疚匪棘于疆于理又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繼之曰釐爾圭瓚錫山土田所以尊顯之者至矣今公既戡定底寧復晋鎮如故我

皇上實以周宣寄召公者寄公也和輯民人其寃安宅自此錫之節鉞文武爲憲授之袞職翊贊

皇猷公之勳名蔚然與方虎爭烈矣公昔守瓊陽民思慕之肖像立祠歷潘臬按察所在歌咏德政文檄由甲辰附公通籍曩守雷陽從屬吏後承望下風知公最稔喜公茂建殊勳爲舊疆數萬生靈造福也序以賀之



## 壽陳母段太安人榮裕序

某自結髮習舉子業與陳孔獬氏同門友也起居出入必俱夜則共燈火讀書至入定鐘陳母段太安人輒竊視遺之餅核其盖先事孔獬毋事太安人云太安人性行端肅奉義齋公也必恭必恪理內勤儉至虔祀事供賓宴秩秩乎有來蘋雜珮之遺焉年四十遠義齋公即屏華綺弗御閨門理織紝不與閫外事遺四子孔獬孔孝孔詒孔勤出就外傅戒之曰而家世業儒冠衆通朝籍者奕代不乏矣稱鉅右矣而父賫志以沒命也夫兒其勉成而父之志毋墜先世厥緒哉諸子奉以周旋砥礪名行績學富文相繼補弟子員孔獬精義易爲文醞藉沉郁時同學者以經術稍稍起家罔不推讓孔獬即孔獬亦自以功名可指取采時鵲起無難也乃輒阨塞不偶竟應貢拜官司訓南海太安人以春秋高不偕之官孔獬時時念母不置輒欲乞歸尋從官永寧學諭即憣然喜曰始吾捧南海檄會升斗之禄養吾親今親耄矣得如潘安仁板輿事願不樂歟遂解官歸遺母膝笑語承歡知年爰日是歲太安人八十有三矣孟冬七日誕辰子孫楚楚彝斑堂下大夫庶士兕觥交錯合頌太安人雅

老之年康寧之福也某奉觴進曰史傳多稱賢母尚矣
孟也三遷成其子以入聖域而宣𢑴之稱焜燿今古敬
姜勞逸之訓公父文伯不免獲戾於其母也陳堯叟昆
季三人名位赫然通顯而堯咨出典名藩至使其母馮夫
人杖之金魚墮地陋矣夫士以立身行道為賢光先錫
類為孝太安人諸子翩翩振藻竝著時譽服儒官者
為世宗表國人侈之曰幸哉有子如此咸嘖嘖太安人
光于敬姜馮媛太安人壽且榮矣請獻榮壽之觴閟宮
之什頌魯僖公作也祈其福澤極讚揚其休美要獨致
意於壽母一言且惓惓於俾昌而熾蓋本其自生望其



裕後詩人忠愛之無已也太安人諸子若孫若曾孫三十餘
輩多而且賢蕃衍昌大此魯僖公母成風所不逮也太安
人壽且裕矣請獻裕壽之觴孔𨙸嘉而拜手曰知吾母者
信莫子若也於是主賓獻酬笙竽交作或奏南陔或奏
白華或賦楚茨之亂是日婺星宣朗其占為太安人天
錫純嘏眉壽無疆矣請書以賀

賀督撫少司馬殷石汀公六十誕辰啓

赤帝執衡逵花甲一周之會歲星臨女呈台階八座
之祥幕帳𩣡𩣡鴻盤衎衎恭惟閣下望隆山斗器重
珪璋九德邁種乎中和衆藝兼綜乎文武詞場獨步

鳴金戛玉之珍經笥藏脩武庫青緗之富踐清華而
依 日月懷獻納而補 袞裳咨度楚湘穆清風而
播頌保釐吳粤歌棠樹以永懷誉命允升
帝心簡在壯猷資乎元老綱紀總之上卿獨坐臺端
佩水蒼而幕視專征閫外秉斧鉞以鷹揚來蘇大慰
乎西人戡定盡殲乎巨孽安民和衆欽至策勛功紀
大常階崇司馬屬五嶺多虞之日廑 九重南顧之
憂 恩寵駢蕃綸音申錫登壇耀武獵纓臨戎將校
咸授機宜文武悉聽節制瑤池勝會折衝樽俎之間
海屋良辰運籌指顧之頃圖太公之韜畧策黃石之



陰符虜在目中印懸肘後擒呂嘉於下瀨服罕幵於
湟中炎海澄清處處同登壽域閭閻歌舞家家共祝
華封范文正經畧涇原出將入相文潞公平章軍國
旣壽且康某叨陪侍吏恭進華觴莫罄揄揚爰徵昌
熾廿四考誇郭令之榮八百齡衍錢鏗之筭

壽元輔呂豫所老先生六袠序　三司合壽

萬曆紀元文燧以廣東藩臬入　賀
聖壽是歲少保呂豫翁爰立作相云文燧尋轉今秩
遵衡湘歷八桂至則仰止堯山之麓瞻拜虞帝之祠
遡想明良都俞之風時維年穀豐登民物熙恬五嶺

烟銷群方化洽稱至治焉藩臬諸大夫相與語曰吾
儕叨官玆土安享祿位北山所謂慘慘劬勞庶幾免
之誚之賜也　聖天子嗣大歷服銳精圖理一切與
天下更始湛恩汪濊暢于遐邇今日太平有象皆我
皇上建極寵用耆舊而呂相公左右後先實弼成之
也於是諸大夫美翁之德屬焌祝之焌惟古之君子
美其人之德必思以祝其壽南山有臺之詩是也正
德丙子歲西奎朗曜堯山降神天實篤生翁以應元
良之佐　肅皇帝祈天籲俊　臨軒擢翁上第直史
館洎掌成均　莊皇帝晉少宰踐大宗伯



今上訪落特隆阿衡之重翁以　三朝碩望首被
知遇朝夕獻納造膝論思務以養德沃心為本至於
邊防大計生民休戚四方災異靡不敷陳於
黼扆之前　主上踐祚之始視周成王少二齡翁身
周公之任一德咸有光于前烈天將昌國家靈長之
治必產懿哲之君以康化理亦必有款龐耆壽之臣
以為之輔夫君猶天也相者承天之令猶四時之元
乎翁之初度時屆仲春春者元也運四氣而代天始
物元者仁也相體仁以長人惟仁故壽書曰天壽平
格保乂有殷周公所以告召公也二公夾輔周室皆
百餘歲翁壽甫登耆由此永錫難老以相我
天子萬壽無疆天固保之佑之申之矣然翁之心固
非獨壽其身已也自登第歷官二十餘年不殖產業
家臨桂有宅一區僅如李文靖廳事即里人不知有
相公第也位極人臣而歛然自視踧然其容粥粥然
其若虛至臨大事決大疑屹然山立應若蓍筮而龜
卜也夙夜在公平章國事毅然以身任宗社之寄不
動聲色措天下於磐石之安納斯民仁壽而登之春
臺翁之勳業爛然與周召埒矣豈特一身之慶已哉
藩伯程子某等曰詩有之我疆我理來旬來宣敢不



宣昭令德以康阜我民生以保釐西土臬長吳子某
等曰書有之庶獄庶慎刑期無刑敢不祇承德意以
欽恤我民命以綱紀一方閫帥吳子某等曰武經不
云乎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敢不奉揚德威以克詰我
戎兵以慎固封守文焌曰允若玆是謂得翁之心壽
壽國壽天下其為壽也大矣書以獻之

靖宗西川詩集叙

靖藩多賢宗縉紳大夫為余道之也比入粤獲接西
川公親賢而中腴志慤而守沖鞠躬君子也心嚮往
焉間嘗訪公悉出所著詩集若干卷屬予訂之有樂

府有古風有近體有詩餘渢渢乎盛矣予得而徧觀
焉其才思清逸襟抱恬曠乃愛國憂時覧勝懷古覩
物怡情感遇幽思聚散悲喜輙於詩焉發之而氣格
體裁聲調鏗鏘悉合古人矩度志慕蘓黄力擬諸家
用心可謂勤至矣攷自漢唐宋玆建親賢宗室得計
偕充選舉與俊造並列有位然經術如劉向詩賦如
李白翰墨如趙孟頫此其較著者即其所著述卒歸
於憂懣憤激放逐流離而子昂又值屋社末運有足
悲者他如屈子憔悴江潭離騷漁父等作尤可哀矣
孰若西川公遭明盛之朝席豐豫之業得以優游閒
適肆力於詩文此其時與遇視更生數子何如于以
見我　明親睦之厚遠過前代公之詩曰無補聖朝
叨歲月獨慙空負寸心丹忠愛可想矣嘗讀　昭鑒
一錄
高皇帝為　靖藩作也　聖謨洋洋勸戒昭矣西川
公樂善循禮虛懷好士身處銀潢之貴與布衣韋帶
之士無異公之子寳菴君工草書得懷素體父子脩
文好古士大夫以此多之書畢命云世祿之家鮮克
由禮西川公之賢其有得於
祖訓者與詩之詞旨温厚情態清婉類其為人



洞泉別業圖序

同年戲洞泉先生以户部郎奉使來閩政暇出所為山莊
諸景圖示予且告予曰吾家南楚山林紆欝川澤迴合去
城十里許有別墅地頗幽麗名曰洞泉深處誅茅結廬東
曰東畝春先南曰南林風韻西曰西園秋實北曰北麓雲
生溜者為泉曰雲根度水翔者為鳥曰露抄來鴻瀠者為
水曰碧潭浮玉縈者為瀟曰曲澗流觴植以嘉卉錯以怪
石長林豐草碧蘚綠苔玆山之勝得專而有矣每四時暢
豫禽聲變節松竹搖曳散步從容徜徉其間課家僮樹藝
隨意玩周易讀莊騷及太史公書陶韋諸詩賓至則擬山
茗供筍蔌撫無絃素琴遇農父話桑麻聽婦牧弄笛數聲
陶陶然身世相棄也玆者宦遊四方寓形宇內披圖撫景
爽然自失矣客有哂者曰先生何為者君子之居身出與
處而已矣出以行道處以明農此其大較也先生際昌期
曳金紫入則含香省署出則建節南藩可謂遇且榮矣不
上談皐夔下誦韓范銘鼎勒鐘是務顧馳騖山林語刺刺
不休豈所謂避世金馬者耶或者欲效終南捷徑非耶魏
子曰否否夫士有嬰情好爵紆青拖紫心懸魏闕者有抗
志孤高盟耳食薇遠跡江湖者斯皆一節之士也上世之

士抗之青雲之上不為高墜之泥塗之下不為卑用不為
庸不用亦不為鼠千鈞何重蟬翼何輕故曰達人大觀物
無不可真人恬漠獨與道息先生器度恢廓識見高明婆
娑乎書林休息乎藉圃釆文苑之華總藝場之實尹離羊
而居保望去渭而鷹揚說負築而相丁甯扣角而佐劉貧
賤非所慼富貴非所榮軒冕乃其固有畝畎若將終身譬
之萬斛之舟增之不重減之不輕演漾於安流容與之間
其所操持者大故也客欲測以私臆管厥短長較圭撮於
一器之宏議尺度於一材之任真蝘蜓而嘲應龍籬鷃而
咲鳳凰也



王水吟紀序

方湖先生裒其所著詩篇彙而成帙曰王水云者力去
陳言固嚼然塵埃之表矣不佞漫為之序

予甲辰舉進士時即聞同年有王方湖者西蜀名士時輩
雅所推重謂他日以文武才顯庸當世必方湖也乃私心
嚮往之公其時已馳敎京師籍籍士林間矣越十年樹麾
兩浙蕩平巨寇
天子嘉公茂烈晉大中丞建牙八閩屬倭寇轉劇略郡邑
進窺會城百姓不知兵革公調兵食繕守具厲將吏躬擐
甲胄指麾戰守賊見相視驚愕曰是固在浙破黃江涇平
丹山者遂奪氣掠舟夜遁躡而殲之海上從枕席過師勒
石紀功而還勳名爛然與南仲方叔爭烈矣海口紀捷詩
曰共仰神功將　廟筭漫憐天意鑒孤忠延平昔征行
曰捲甲提兵間道來累鍾披棘旌旗濕此其忠勤勇略何
如哉公才思駿逸氣槩激烈車轍所至覽勝懷古感時憂
思覩物怡情樽俎臨戎九聚散悲喜輒於詩焉發之門人
搜羅散逸裒為二卷題曰王水吟紀梓之以傳於世予得
而讀之嘆曰名不虛立士不虛附信哉信哉夫
國家以經義取士士惟殫精舉業謂舍是無以取世資掇
榮名也至於詩遂廢不講故士至皓首猶困於章句近世



恭古之士染翰風騷吟寫性靈固多作者至齋之古什識
者自有雅俗之辨何者舉業習氣未除也嗚呼三百篇本
夫子手裁秦漢猶為近古自建安以後君子已議其不足
珍矣學詩不亦難哉公博極羣書冥會衆妙俯視晉魏梁
陳而下力挽近代頹靡其氣邁故其詞雄蔚其思玄故其
詞超曠其志潔故其詞倫婷其學該故其詞旁証凡一切
纖穠淫艷陳俗之態埽盡搦其華端直上薄風雅追盛
唐而嗣其退軌可謂盛矣世稱蜀多賢才如司馬相如揚
子雲王褒陳子昂李太白三蘇數君子皆文章炳朗翩翩
藝苑或曰蜀山川奇勝藻績之麗西南稱奧區焉賦蜀都

者詩并絡之精記紫府者倦坤靈之位自神禹而下每有
至人生其間及名公碩彥史不絕紀若公所謂嶽降非耶
公年踰四十
天子念公陟歷兵間勞苦賜告還山閉門却掃恭慶卿著
書自適間嘗走岷峨遐覽八極歷邛崍求真人所為化生
處過石泉探禹穴徜徉匡山草堂讀書臺寤寐往來怡然
有得也著作愈益富矣將藏之名山昭示來世用垂不朽
文不在茲乎文不在茲乎

## 題巢雲子卷

予早遊上國歷南舒訪周瑜故居慕其為人盤桓久之
因留講業焉時巢雲子謁予於龍眠書院愛其能文屢
與之遊既而別去茲予適京師便道過舒復接巢雲子
相與敘疇昔宛如昨日吐論翩翩可采知其為風塵表
人也或曰巢雲子藝於醫者也余聞之太史公曰古之
賢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如司馬季主嚴君平之
屬至於夷門抱關漁販築牧為人傭作從蟊蟬蛻龍蟄
混跡草野耳巢雲子閱覽多知好奇書喜文詞籍籍士
林間所為簡翰諸詠以自見志豹隱霧而澤其毛松偃
壑以老其幹俚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巢雲子之謂
耶



## 遊勾漏洞記

今之北流即古勾漏昔葛洪求為邑令世代幾更無論豈
宋予往蒼梧取道茲邑仰視羣山石色如黛如武夷之大
王峰玉女峰大隱屏山峰如拱如立如竦如翔如王喬之
鳧羣石隱野草間如起如伏如蹲如眠如躍而鳴如左慈
之羊古稱神仙窟宅茲山靈異意必有至人棲遁其間非
耶行未里許見石洞如關輿人曰此謂勾漏洞中有石田
丹竈棋盤隱隱尚在予喜曰此即葛稚川覓丹砂處也乃
今得緩而遊焉可不謂幸哉洞幽邃深窅不可步但聞蝙
蝠聲予念昔人探奇者窮山之巔至縋遺書以屬後余何
負茲洞之遊遂命秉燭而入行數十步有泉一泓寒冽甘
美四時不涸洞多奇石靚如人形靄如雲氣茁如玉筍懸
如鐘乳石竇中風泠泠而下徜徉久之魂神飛越不覺身
之蟬蛻風塵中也洞口有石仙數種光可以鑑為好事者
求丹砂弗獲鑿去世傳劉阮之事疑其荒唐顧至人脩餌
白日上昇東陵飛劍遼東化鶴以今觀勾漏豈真昌黎子
所謂渺茫者哉夫茲山幸而見知於葛洪而以丹砂著異
不幸而生於通衢而以丹砂名為好事者鑿破不得為武
陵長避秦也惜哉士生塵世幸不幸又當何如也邑尹蕭
鶴齡適至遂與話興衰而別昔嘉靖戊午歲夏六月初三

日

兩度石山驛記

辛亥歲予奉　勅晉儲江西臘月五日抵利國監天微雨不辨色候問郵吏此去石山三十五里尚可行也戒征夫夙行方五六里許雨雪霏霏人馬踔泥凍澀昏黑失道披榛穿磴不能退不能遂心怔怔悸久之抵一村墟茅屋數椽度夜漏二鼓也風淅淅從牕牖入坐而達曙晚行見草野皚皚石路齒齒晝且難之況雪夜乎巳漏抵石山驛閉傳車石山竊憶前途乃曩時投宿之處過則識其故里追思前夜幸無他虞每念以為壯趾之戒今㳺赴時日方中計到利國監尚早姑少憩讀壁間詩而和其韻命遲遲吾行也至十餘里雷殷殷上鳴倏忽雲霾四塞風雨驟至淫烈不休人馬倖易俄而水漫川原四野湯湯與人縮足寸曳先後迷惑僕夫指前隱隱若雲屯處乃高皇廟有人家可避稍稍至遲暮息轡即前投宿處也亦異哉坐定計在石山若不徐徐即行可及利國矣此地吾前以急困移以緩養殊時一轍默念天下事行止疾舒惟其所遇容心其間未有不貽後悔者也賈生曰遲速有命烏識其時又曰乘流則逝得坎則止余乃重有感焉庸書之以自惕昔嘉靖乙卯秋八月二十三日

松潘政記

松潘接隣威茂為成都西屏璪松皆山也城外番夷雜處即古氐羌氏城東十餘里為雪山積雪經歲不消地若寒盛暑亦披重裘五六月玄雲合即脉脉雪下矣三四月方見青草八九月即下氷雹土產青稞羌根不生五穀商賈惟引茶與番貿易北通達虜西通天竺羌俗日耕野壑夜宿碉房刻木契成交易披氈衣戴毛帽行則佩刀以冬至為歲首有件天竺受佛戒回者名為喇嘛雖父兄亦拜跪之人多悍鬭潢叛服不常至唐此禁制有西域地方萬餘里諸羌皆為役馬極為西蜀之患杜詩云雪山斥堠無兵馬又云閒道松州巳被圍其時可知矣今之威茂即唐維州李德裕鎮松維籌邊樓遺址尚在維宋時或叛或服我　朝一統威震西羌瓜分蠻部松州置長官司十一安撫司四為我西垂藩籬生番籍以扞蔽置軍民指揮使司領千戶所一有土著官軍屯守歲發成都五衛旗軍三千餘名戍守分派各關堡而蜀府故亦發護衛軍五百名戍邊專劄總兵府城內歲派州縣糧米運至松倉以給官軍額設成都府通判一員在松監收布政司發折色糧銀解衛兼支外以固邊

禦內以昇郡縣蓋屹然巨鎮也北為障膩有守備司
東至小河所抵龍州一帶番寨聯絡頗稱寧謐惟南
路兩山峭抜通疊溪所威茂二州四十八寨番蠻依阻
其中山下一線之路人馬經行五里十里置一關堡番
蠻時出沒阻遏我糧運挾索漢物以憑高為架嘴以
暗伏為裝塘跳梁驁驁形勢使然也即兵備道出巡
至省往來皆由東路而難南路視為畏途也諸番例
於正旦拜賀　聖節衆不下萬餘人先一日至松城次
早隨文武官行禮畢設宴剌嘛與酒食衆番人給布
一疋茶一斤牛酒各一盌宴罷散歸寨此合各路諸番
名為大宴賞至二月例有小賞布政司歲發銀一千二
百兩買茶布牛酒專賞南路積因番酋肆惡強索無
厭各寨賞需原無額籍可查以致歲增一歲巧立名色
有曰放狗錢謂為我瓜探生番也曰呪雹錢謂能以
其術止雹不害稼也曰念經錢謂為我軍祈禳邊境
安也始則茶布牛酒後有銀兩靴襪增至數倍矣以
千二百金分給各堡戍官聽買賞需不問盈縮而官
旗之侵剋又不知其幾隨其取盈之數派足於戍守
之軍商人操其茶布坐守價值遇領行粮折色即扣
還商戍軍不得分毫贍口此其害一也戍軍直班各

持手帕茶麪之類餉番謂之見面人事蠻性貪嗜呼
群引類到堡索酒行粮本色則釀酒以答群飲每堡
日至三四十桶少亦不下一二十桶自朝至暮醉飽而
歸稍不愜則逞其毆毒官軍畏之如虎此其害二也
戍軍頗饒裕者裹粮自給貧者枵腹待斃或逃番寨
傭作或拾野菜療飢轉死溝壑者無數正統弘治年
間撫臣有稟南路之疏其略云以戍軍之月粮為從
番之歲幣又云關堡為彼之田庄軍士為彼之租戶又
有割肉以餧餓虎之說其來已久非特今日矣嘉靖
初總兵蜀人何卿三鎮松潘施以恩威稍稍帖服何
卿去後跳梁如故予壬戌歲叨轉松潘兵備明年正
月至省履任臬長公語予曰松潘事不可為矣公其
慎之閫司曰五衛戍卒歲生還者十僅三四將來不
知所終也予二月十三日至松鎮次早守備指揮以
下叅見畢稟曰南路平定堡有挖撒等四寨番蠻惡
鬧茹兒等架嘴放箭粮運不通予曰計將安出有曰
舊規科軍粮銀與之即退名為撫賞禦之恐兵連禍
結老師費粮撫之便有曰彼我俱阻河為固矢石交
攻火器尤我之長技師直為壯不虞老軍有行月二
粮不煩加餉擊之便予曰撫處者和好之別名也此

實宿弊何舊規爲考別寨効尤是滋無已之求矣邊
防不振職此之由不一勞者不永逸遂與總兵汪輔
定議具其事白軍門以十六日發松軍五百名統以
遊擊周宗至平定與堡軍連營夾擊隔河對壘連戰
月餘不下我軍樵採故事發兵防護謂之架梁雖松
城無事時亦如此一月平定軍不稟周遊擊架梁輒
自私往被番蠻伏路殺死我軍三十餘人傳至省城
訛云松軍大敗河水變成血矣巡撫通州梧岡陳公
嗔曰吾歷宦三十餘年更事多矣所謂任事乃生事
也意以予爲不安靜好事之過又有謂四十八寨俱
欲起事頗有啓邊釁藉言者汪總兵曰此本兵道
主謀渠自能辦之予聞笑曰身任封疆之責禍患非所
避也適梧岡公陞南户侍予至省城賀之備陳樵採
狀且勝負兵家之常業已如此豈可示弱語在征蠻
議中陳公心始釋予辭歸鎮取道威茂入松威茂道
莆田郭華溪公謂予曰南路正用兵日與番蠻交鋒
公何爲輕身冒矢石之衝乎予曰欲借茂兵三百名
以助軍威如何郭公曰兵非軍門符不可調也予遂
發過疊溪遊擊曹孟帶兵二百名輔行聲言本道親
領新兵來會勦過平定至歸化關止宿查知疊溪遊



擊所轄北至歸化今平定有事正其地方遊而擊之
安可諉也乃移文與曹晋其兵與周遊擊相犄角至
松復檄小河遊擊劉材統兵往策應猶恐四十八寨
群蠻煽動計令松潘衛掌印指揮寄造草甲腦包各
三百件夜發松軍三百名變易服色聲言調到湖廣
义刀手盡易鮮明旗幟雜以松軍令一指揮作湖官
領之復令一舍人與俱寄授方略而行旌旗閃閃作
長蛇陣道遇番蠻即縛而加刃舍人趋前稟曰此熟
番非四寨黨也所在官軍陽爲保領而釋之獲釋者
傳播羣蠻各望風閉寨相戒勿犯無敢爲四寨聲援
矣兵至平定揚旗吶喊惡番相顧驚愕乎復大張旗
榜單去四寨賞需禁其市易鹽茶示以制其死命一
夕我軍由間道夜半渡河襲其寨殺死番蠻不知其
數獲功二十五顆復一日黎明有三番立於河畔若有
窺伺被我軍善泅水者掩其不備過河擒斬一番持
其首而歸熟番驗爲卦師名卜腊蓋番蠻欲舉事則
卦師炙羊膀辦其色以斷吉凶若漢人灼龜之法戰
必取决於彼以爲進止卜腊既誅四寨始心寒膽落
請喇嘛名呷竹者說降領四寨酋首到松城獻馬罚
番刀各一把納款乞罷兵誓今後不敢犯一草一木予

會總兵受其降許令歸寨遂班師時五月十八日也甫罷役至六月復有阿孝寨糾衆攻歸化關子與汪總兵議曰秉我軍氣銳擊之必大克有長蠻子者身長七尺餘好鼓衆稱亂南路有名渠魁也何總兵懸百金購之不能得與我軍交鋒騎白馬挺長鎗當先戰方合被旗甲黃遇先擒而斬之遂披靡逐北連斬數級群蠻奔遁山嶺大慟長蠻子兄弟八人俱驍雄率衆打入阿孝寨掠其牛畜財物一空盖首事者阿孝借長蠻子部衆勝則分其利敗則首事者任所損失殺死所募則首事者償人命錢此番蠻鬪殺之常例也阿孝懼我軍擣寨請喇嘛茶互哥者獻馬甲詣降子曰我

太祖皇帝置立蠻部歲有賞賜給與元寶鎮寨爲我藩籬汝等不思謹守輙敢侵犯可將元寶送還方與納降國初頒賜元寶輕重有差重者五十兩輕者三四十兩不等番蠻藏爲世寶重五十者可質百金阿孝不得已獻出元寶今存松潘衛庫云番蠻以元寶爲重器世守故追奪之以慑群蠻耳歸化關有河路一帶何總兵以茶百墁與番買之築爲運道一夕雨水崩成河矣番蠻喜曰此天還我也如漢人來築定與廝殺子遣通事語之曰尺地屬王爾等碉寨皆我皇帝土地敢來爭者擣之發軍晝夜脩築群蠻屏息

三洟旬而工告就查得五衛戍軍每歲例以十月十五日赴邊但起程有先後到堡有徐速而造粮緊以十月十五日爲始此官旗盗冒之宿弊也今議戍軍上班俱赴本道報名發堡之日方准造粮清出粮銀玖百餘兩奏前布政司小賞銀共得貳千餘兩發與江油綿州彰明各掌印官易買茶布每茶一塊在松潘商人價銀壹兩陸錢外州縣僅八錢布壹疋在松潘商人價一錢五分外州縣僅八分他物稱是摘撥堡軍自運至邊省官軍貿商之價倍之矣計賞需已足定以四十三年爲始查照前歲賞額某關堡該賞某寨某物各若干額外不許增番尺布斤茶亦不許科軍合米毫銀刋刻板榜懸掛關堡以杜日後歲增之弊呈請兩院選委州縣正官各一員至邊如數頒賞造冊繳報院道不經武職之手賞畢衆番喜曰吾今各回耕種不與漢人爭口矣比之往時今日領一布明日領一茶自二月守至十月班滿若責債未償啖以酒食求寬釁戍軍行粮盡以充番槖而飽蠻腹領戍指揮等官有被其褫袍帶備受窘辱者矣官賞立軍

士得以行粮資贍食足氣揚乃挑選精壯編成隊五
勤加訓練較優劣以行賞罰番蠻觀望者益歛戢不
敢恣肆矣自是南路人馬通行輓輸不絕番蠻非貿
易不至堡壘予纍矢塞下一安壤也予巡南路國師寨
喇嘛令數番舁輿請上寨殺牛治具開帳房以犒吏
書皂卒而下番酪頗漢消酒味殊清冽喇嘛捧觴番
童歌舞侑筵爲樂予亦爲之盡歡而罷次日製一扁
額書永守藩籬四字遣官齎花紅銀牌張鼓樂迎至
其寨喇嘛率衆羅拜而受懸扁額于寨門籠之以紗
以炫燿諸寨南路惟國師衆多而懷服故旌奬之以



激勵諸番耳歸化關有威收墩亦何總兵以百塊茶
與番買築以護運道爲南路要害九月有惡酋堅定
林鞊者欲於本墩上結寨潛運木石一夕即築高丈餘
兵官軍問之則曰吾在此念經與漢人守也予方早
衙雪紛紛下本關指揮邊方靖冒雪而至密稟其事
予曰此寨成彼且有以拊吾之背威收不可守矣但
可以計取難與力爭密授以計戒之曰切不可使之
疑慮遣徊偵悉酋在令甲士具酒肉以犒勞爲名下
伏精壯百餘人食畢甲士箝其胸抽刀欲刃之伏兵
悉起噪而上群蠻奉首奔遁堡軍盡甲以登擒獲

堅定林鞊三首酋解至松城漏下四鼓矣次早予會
總兵令劊子手列而露刃縛至教場欲梟之守備等
官稟請乞貸一死總兵復爲之請如是者再乃痛責繫
獄令傳語寨衆曰謹勿妄動斬我矣密諭掌印指揮
給之食聽本寨供送待以不死至除夕前一日予至大
慈寺習儀汪總兵請曰堅定林鞊可釋也予問其故
汪曰正旦各番來拜　聖節謀刼獄且曰合松城
無老幼知之獨瞞公不言勿似賀麟見書生貽禍也
賀麟見者龍州叅將也以生員起家數日前爲土官
薛紹乾繫禁私宅汪因此亦慮有他變予作色曰公



以我爲書生耶賀麟見我耶韓范亦書生趙括非將
家子乎笑而別召通事翟狗兒詰之對曰並不聞有
此彼番敢至松城送死耶予又密令南路指揮沓知
堅定林鞊本寨來拜節領賞者僅二十一人實無是事
乃汪自疑懼以危言相恐欲予釋之耳是夕傳令凡
番蠻至松城主人收其所佩刀不許出户撥二百軍
守獄騎士一百名巡邏黎明詣大慈寺拜賀禮畢各赴
宴賞群蠻無敢喧譁者至申散歸寨獨十餘喇嘛留
不去至初三日開印各稟保堅定林鞊等不許復請汪
總兵來願殺猫爲誓曰今後各寨敢犯一草一木者

如此猶子令俱至城隍關王廟誓之神番俗以殺猫
爲重誓也遂釋出三酋縱之去堅定林鞊羞見儔黨
投入深山結茅而居矣時予已陞本省叅政帶管松
潘兵備道事是月初八日督兵破龍州擒薛紹乾保
全賀麟見一家班師三月回松東裝履叅政任由南路
各喇嘛具酒酪饋送有至疊溪者謂忠信可施蠻貊
非耶

論曰國朝　皇稜大抗爪分蠻部而羈縻之俾守
其土即周人彊以戎索之意宣德以後文嬉武恬漸以
玩愒蠢爾羌蠻匪茹憑凌伸我薄伐之威問彼不恭
之罪宜無難者彼其各自雄長勢分力弱異於前代
統以吐蕃一號召而數萬騎如林也若欲起事必借隣
寨之衆曰費饋餉無一年之畜利戟火器乏我長技所
恃者層崖疊嶂得地形便非若劍閣井陘之險也猱
捷兎狡神出鬼沒非若勝廣巢儂之雄也衆不過漢
一小縣非若尚結贊吐谷渾之強也然而勇怯異形
凌替相尋者則以巽懦寡謀因循怵禍故也至欲棄
南路則併脣臘失之維州隔絕斷我右臂懸孤城於
塞外三面拒敵一旦失守直下龍州棄天險爲虜巢計
亦左矣道總得人兵食俱足制馭有術可以坐鎮無虞



經畧松州者此其要乎護衛戍卒手不荷戈足不徙
郛寄空籍而坐食總府以有限膏脂養無益贅疣奏
行減革可也

## 征龍州記

龍州宣撫薛兆乾席富恃險驕侈僭擬殺土副使李
世蕃之子聚亡命以為腹心爪牙有司廉其罪治之
遂謀叛逆以歲甲子十二月十五夜刼巡視東路叅
將賀麟見把總指揮石存仁百户謝仁盛恩併其室
禁之私宅殺土僉事王㷻奪解邊餉金阻絕運道料
土丁分據要害斷明月關土門路攻圍大印堡勾引
群蠻聲言欲下江綿等處勢甚猖獗巡撫都御史岱
宗谷公中虛具題檄諸道土漢兵合二萬人討之都
司王詔領成都兵出明月關叅政浩海孫公應鰲監
之叅將王恩領青利等兵出土門僉事紫谿趙公教
監之遊擊吳繼祖領龍木頭靜州岳希蓬三長官司
坤兒卜等番兵出大印僉事前陽曹公司賢監之開
住都督總兵程規領松潘兵出小河子時已徙官叅
政帶管松潘兵備監本路兵賊悉燒棧道厚集精銳
屯阨隘口斷入松之鐵鎖橋以千人守南岍遏我軍
渡河復於南岍之軍寨山擁衆連營以助南岍賊勢

予偕程以正月十一日率松軍自小河至龍州所毁
棧道百餘督軍構治且行且戰連破黑漩渦火草崖
曹王廟等隘令指揮曹希彬領三舍軍巡視以緻賊
後十七日至葉棠閱軍十八日壁水進堡予策薛酋
見官兵四出勢必誘蠻陷以中國貨利將全蜀騷動
矣遂移檄宣撫司遣偵倮諭之降實縻之且詗虗實
薛酋開隘口破所誘群蠻後期知事不濟乃遣龍州
生員趙第等造壁稟曰兆乾悔禍乞降願官軍退舍
受之賊實狩二心縻我師且待群蠻集也予曰自古
敵國有退舍受降者狂酋干犯天紀天兵臨之如泰
山壓鳥卵何退舍為十九日次溪予誓于衆曰予奉
上命来餙戎務勑書内開龍州三家土官爾宜嚴加
約束如有抗違輕則量行懲治重則奏聞區處邇因
宣撫司變亂予親帥邊兵来撫地方薛兆乾敢行稱
亂旅抗王師拒關阻守爾三軍之士咸奮厥武期一
皷殲之有功者賞后命者誅如兆乾早能知機肉袒
面縛請罪予義不殺降詿誤之徒咸與維新毋得妄
戮一人輕犯絲毫予若不脉以禮率衆天地山川境
内城隍諸明神是鑒是殛遂榜示軍民二十一日至
鐵龍堡劉營去龍州二十五里也二十二日兆乾獻
所着戎服趙第等曰兆乾輸誠投欵遣坤兒卜兵已
追河西𢘿頭坪恐一出即城内民動搖敢以戎服獻
示必降頭麾坤兵却即出無他也予曰逆酋反覆計
緩我師焚其戎服使去容戒軍中微語趙第等兵道
故與賀叅將善若得成降非貨不可二十三日薛酋
從數十騎至鐵龍河之南岍以趙第等齎請曰兆乾
束身委罪見大兵臨之不敢過河婦即釋出諸將還
所留餉金倘徼惠其先世不以纍皷請納其降予曰
彼以土官世享　朝廷爵禄不思謹固封守敢行僭
叛包藏禍心尚不輿櫬自歸乃隔河遥欵此詐也吾
旦夕且至城下矣遂露版書以遣兆乾曰若刼制主
將嬰城自固意欲何為吾至城下必以諸將見善為
之毋潊族爾也兆乾猶豫不過河遂去予與程謀曰
逆酋此去望絶矣必賊害叅將等走入蠻部是遺禍
種後將滋蔓盍及其未作也先諸遂定計於二更發
甲士四隊編橋潛渡肉滩緣崖而上繞軍寨山後計
天明當抵賊營遂集諸將計曰賊戰必在軍寨山者
恭石投人夜已遣軍出其不意襲之必奔軍寨奔則
南岍賊氣奪潊此後食不可失也次早發兵與賊夾
河而陳矢石交攻賊令婦人祼而厭我神銃軍寨山

賊飛砲急下如雨我軍冒矢石勇氣百倍俄而夜所遣甲士至軍寨賊訝曰土舍領白馬番至耶土舍詐紹慈也蓋逆酋先已令之持厚賄從間道誘番矣頃見官軍旗幟相視驚愕以為從天下也遂亂甲士奮擊殺數十人餘奔溺水者不數計南岸賊尚殊死戰我軍浮水過河衝賊前鋒賊呼曰官軍飛渡耶遂潰予急令伐木約葦以濟所過棧道懸獨木而度下省然淵也予步而變服混行伍中督軍逐北斬首百餘級連破鷲項嶺羊腸關賊諜者報至龍州薛酋恃鐵龍險謂我軍必不能渡聞敗驚迫得趙第等故所聞軍中微語遂請出賀參將至軍前退軍賀出城顧追者至矣遂策馬急走以所繫金帶示軍士曰我賀參將也勿動勿動軍士引見予告退軍意且曰某妻子在賊中願全活三十餘口予曰公既出矣賊望公幽為全之必不殺公妻子遂行至抵木壩離龍州五里諜報云薛兆乾聞砲聲懼曰官軍至矣入與母陳氏謀挈其妻妾王氏白氏林氏從賊黨數百餘衆開東門從花豹山遁矣予命軍士急圍城有一將前曰賊遁未可知且軍士戰憊矣姑休養以圖後舉予曰兵威已振勢如破竹賊聞敗膽落乘吾銳接之當不戰



自潰敢有阻撓者以軍法從事遂援營行予乃具冠服張蓋策騎先士卒至城下傳呼曰官軍至撫安汝等勿怖也城守者望見爭開門出降指揮存仁百户謝仁盛恩各迎見泣曰薛兆乾定二十六日殺參將等官聞官軍猝至氣懾無暇加害某等今日得見官軍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予從南門入坤兒卜番兵數百隨入擁進宣撫宅內群譟而掠予傾程急守南門毋令番兵進麾軍士驅入者出獲橐匿兆乾故所奪餉金頭目坤安何敢國法從武等羅拜馬前予抽所佩刀指之曰汝等調遣隨征咫尺枕頭坪觀望吾破城汝等入掠且復欲為賊乎吾將斬汝矣坤安等奉首率衆出乃閉城門分布官軍守之百姓安堵遂入府坐定擒賊帥王世德僧洪喜斬之時夜漏二鼓北城東火起俄而城西又火予與程私曰薛酋遁賊黨尚衆此非安枕所也遂變服從數騎巡戒軍中毋得夜驚救火滅之與程登南城坐至天曙分遣官兵追捕兆乾等戒勿妄殺必生致之出榜招安流民歸者如市賊黨據要害者稍稍解散二十八日官軍于立石壩擒獲薛兆乾二月初一日班師自松州發兵至擒元惡旬有八日非　皇威震疊遐邇革心若此

賊逞彼蝸戈肆其蠆尾北結木瓜白馬西通白草青
扳片諸蠻群酋煽動邊塵四起必大發兵百姓苦於
餽餉流毒郡邑坐困松潘憂未易歇矣時諸道兵未
集苐猶豫數日約期會剿賀參將等官百口幾不保
雖萬叚薛兆乾所傷國體豈其微哉夫龍州山形峭
拔北有鐵龍之險南有明月關之阻棧道崎危談秦
關者卷舌羊腸詰屈遊蜀道者廻馭車不得方軌馬
不得馳驟誠邊腹之要區為西埀之阨塞昔鄧艾伐
蜀由陰平即其地也薛兆乾祖自有宋以來世守茲
土其取精也多其用物也弘松潘糧運所由寄其咽




喉群蠻嘗賚所給蜀其臂指識者恒抱隱憂今兆乾
狂悖自干憲典法當革除　奏下繫兆乾于市毋陳
氏勅令自盡妾白氏林氏發功臣家為奴妻王氏餓
死山中龍州改流陞龍安府設知府一員土副使僉
事李王二姓俱改本府通判世襲以薛姓一人襲本
府知事仍管部蠻割江油石泉二縣僑龍安土民悉
編入戶籍自江油入松血脉流通無壅塞之患為西
鄙千百年永固之基豈非天哉是役也坤兒卜沓兵
素慓悍三過群蠻稱𢉖馬所過焚廬舍掠財物殺不
辜淫婦女擄去男婦不數計予由威茂回松仍何敬

國等責以俘獲獻出男婦六十余人發還龍州寧家
夫以夷兵攻賊譬之用毒藥攻病病已而元氣耗矣
諺云賊来尚可兵来殺我韜書曰兵者聖人不得已
而用之况用夷哉或曰蜀兵脆弱若有大舉而用夷
本道兵備臨戎節制焉可也

征蠻議

松潘古為番服氐羌之夷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
敢不來王是也漢以後叛服不常唐屬吐蕃為西南患久
矣我
朝克復其地建城設衛東接江綿南達威灌外
護郡邑內屏會城諸羌依阻於林藪逵虜住牧於河外巋
屹然巨鎮也賴
皇威震疊外夷稱藩昭示柔遠之仁
覃布羈縻之誼東北二種不敢倡亂非其性異無隙可乘
也惟南路四十八寨盤據扼塞輔車相倚首尾相應一寨
作難諸寨動揺此其得人助也面河背山守扗阨中以高
制卑矢石俱下此其得地形也故南路數種攷之三邉志




所從來多故矣比歲武備廢弛兵氣不揚夷狄懷禽獸心
難養易敗每年二月例有小費公用其一私增其五戎心
無厭順之則有目前之安逆之則其害立至以憑高為架
嘴以埋伏為裝塘以暗射為冷箭道途阻塞糧運邉絕擊
之則仰攻之難搗之則深入之患不得已輒與講和以我
軍之月糧為彼番之歲幣始本羈縻終則驕縱之矣戍軍
歲生還者十僅四五前當事者有棄南路之議豈得已哉
夫天下事未有不壞於因循者也唐以姑息致亂宋以和
好日弱元以招撫坐失此往事之覆轍可鑒也今之南路
即蹈往轍也近據提督指揮李廷報稱挖撒寨番蠻持兇

器到堡與門軍鬪傷田寨即架嘴放箭而雙橋樹底麻答
三寨與之一姓結連本道會同總兵官發兵截殺尤恐諸
寨嘯聚勢大難圖隨遣通事譯諭各番宣布
朝廷恩威敢有陰附者移兵搗之行令官軍分屯要害相
為犄角射死數酋將其累重移寄他寨蓋已寒膽矣本道
密令該衛製造腦包罩中各三百件給與松軍變易服色
旗幟更番迭出聲言調集各路精兵期以搗寨羣蠻觀望
者稍引去山谷黨與既孤則四寨者特釜中之魚可旦夕
下也昨喇嘛名呷竹者詣軍壘請降喇嘛即諸寨酋長也
但欲援故事索漢幣番蠻黠詐伺我動靜以此緩師耳昔




林晉里克帥師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
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
弱矣夏狄果伐晉報采桑之役夫戎狄人面獸心嗜利渝
盟不來此畫創彼其野性跳梁恣谿壑之欲肆豺狼之暴
是襲里克之迹矣計此羌今已技窮且當春作之時借烏
合之援又垂涎乎鹽茶之利奪魄於射死之害勢不能持
久明矣夾河對壘矢石相拒弦弩火器挾我長技彼靜我
動使不得休息所謂貧破其衆以成相畔之漸法曰多算
勝少算此不戰而屈人萬全之策也夫此番原納職貢為
我藩籬與朵顏三衛事體相同順則撫之逆則威之雖百

萬之師亦無犂庭掃穴之舉但不當驕縱之畏憚之倒持大阿而授之柄釋致彼之術而反為彼所致也原畏彼之意不過慮啓邊釁而已夫不能柎循和輯以失戎心致彼畔逆謂之啓釁可也及官軍尅期賞賜使彼有詞可執謂之啓釁亦可也今無故脅制官軍坐索漢物關堡為彼之田庄軍士為彼之租戶黃盜以糧養虎遺患苟延一時大悞邊計寬則醸禍謂之應釁可乎本道廵歷到松適有此變夙當嚴任之始正遠夷屬目之秋昔趙充國謀制先零而叛羌服諸葛亮計擒孟獲而南中定今三軍宣力諸酋奪氣蠢茲醜虜已在目中據險以阨其吭坐困以制其命俟其輸誠授欵悔過及身願守藩籬永不侵犯然後赦其罪徐而撫之既不失羈縻之術亦庶幾得制馭之道矣



征支羅議

照得支羅原　　題兩省夾攻今四川兵糧之檄交馳而湖廣約會之使未報黃中所結納者施南散毛忠路等諸土司諸土司素與中賊姻黨果有助兵之說竊計土司世襲爵土平日聲勢相倚財利相賄設處詞而助之攻則有之夲　　旨討賊堂堂之師彼土司豈敢助逆抗順獨不為父祖爵土計乎龍州薛兆乾之事已足礙其魄矣今宜遣一介之使持方尺之檄宣布

朝廷威德不許陰助彼自懷畏歛輯不暇又何足慮乎川東道呈報各土司借兵抄劫陰居壩一帶及欲渡江攻萬縣之說而總兵劉綖手本亦稱黃中俟九月中河漸平緩溪澗亦涸縱橫猖獗先行流毒二十四堡衆隙突出過江等語夫負嵎之虎莫之敢攖若至平地犬得而噬之人得而制之矣賊中以威力制縛羣黨固守阨塞攻之為難若下牛欄坪則石砫南岍皆敵國也可制挺撻之黨與解散必成擒矣狡賊計不為此也夫訛言惑衆兵家所忌而川人尤好訛言如忠州指揮伯世瞽揭稱二省調兵進剿支羅各司鑾兵邱出沒攻劫石砫此不過賊人倡此欲縻石砫使不敢動之計豈可信之以沮軍心今諸道兵未集宜戒官兵慎固關隘保守寨堡不可疎虞以防暗伏之變亦不肖攻殺以阻歸降之路而已然自古行師未有不立上將而能成功者也今主將既未有定選而領哨之官堪當一面之衝者亦少春秋邲之戰晉之羣帥異同敵人覘其必敗唐相州之師九節度違異雖郭子儀不能成功中離小醜而怙險狡猾似難輕敵今湖兵既後期則犄角之勢我獨當之而三營並進所以明號令審法制料敵人之堅瑕知彼已之權變齊三軍之耳目肅萬人之心志作之先發麾之左右嚴金鼓之節握誅賞之權將之令必行於偏

裨偏裨之令必行於士卒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不知寄
之詭耶晉唐往事可鑒已夫臨戎拊髀已無及矣大軍至
日伏望本院移節雲萬文武和衷重臣節制即韓范經畧
而西夏不足平矣

征支羅記

黄中世為蜀人祖黄彥明江洋大盜之後生六子長即中
次黄金次黄河黄甲黄榜黄屋中子黄洪道金子黄洪逵
皆濟惡不才弟姪黄裳黄講黄英黄詔黄韜黄貢黄洪通
黄洪學黄洪富黄登黄洪琡等各招亡納叛據寨豪舉
在川湖界東抵湖廣施州衛三百餘里西隅四川萬雲奉
三縣各百餘里中賊窟支羅餘盤據牛欄坪與支羅相望
里許在萬山中斗絶壁立賊自號為天城謡曰打得支羅
寨金銀滿船載打得牛欄坪換個成都城恃險自固也賊
親覃正秀者結寨去支羅十里許稱為三寨聲勢相倚陰
結散毛宣撫司為聲援先時中與父俊偽造印信詐稱龍
潭副安撫黄軏之姪節年流毒萬雲奉三縣并石砫宣撫
司地方覇占田土剽略人民殺巡檢官兵總督都御史馮
奏下捕得俊斃于獄中充廣西南寧衛永遠軍有生員胥
豹保中出獄亡匿歸寨肆惡無忌被害民杜顯等石砫土
舍馬斗斛等千餘家各將情奏行總督巡撫衙門案行川
湖守巡道會勘中欲要各道近寨聽勘事遂寢愈益暴横
有司莫敢誰何譬之附頸之癭不敢決之恐潰而身死也
畜毒蓋三十餘年矣嘉靖四十一年知府長樂陳君時範
慷慨任事諭令鄉勇杜志深向順等用間設伏誘而致之
中果下寨伏發驚覺墮馬幾成擒矣躍而逸去遂大張雪
焰焚劫團堡殺虜人民聲言欲攻萬縣勢甚猖獗四十四
年巡按御史鄭公洛奏下川湖貴州巡撫會兵勦之本年
七月四川巡撫扶溝劉公自強屬予總理四川軍務議調
成都五衛松潘重慶忠州黎雅石泉大渡河壩坻青川叙
瀘漢兵一萬人酉陽馬湖平茶邑梅播州土兵一萬人鄉
勇杜志深隆郜唐仲享等民兵一千人分為三路一由永
寧將領叅將王詔監軍紀功僉事喬公應光一由隆昌將
領叅將安大朝監軍紀功副使周鎬一由南浦將領遊擊
周宗監軍紀功涪州知州沈橋予則居隆居調度三營分
布已定予請劉公曰自古用兵未有不立主帥春秋邲之
戰群帥異同唐相州之師九節度違異可鑒也今兵分三
路將列三營菲薄以藩司督糧道謬領川東戎務已有越
俎之嫌復不自忖將中軍專號令間有持議異同臨期沮
撓欲成功得乎請軍門移鎮雲萬一切機宜咨稟裁決後
行為便公曰君言是也吾當自行矣予乃以八月初九日

自錦江驛啓行至涪州予策此賊與散毛素結納慮為陰
援遣指揮萬言行反間于散毛曰黄中見天兵下惧誅差
人赴軍門陳狀稱中本龍潭一土舍耳敢作厲階以干天
討皆由散毛土惡陰賊地方詐中名色為之今日之事冐
死披瀝冤情軍門將來人監按察司獄爾等世襲爵土比
之藩臣亦與賊伍耶宣撫覃棨曰此左計也持疑未信先
時散毛差人以他事至省投文見川東道拿獲奸細赴軍
門發監其人適回對覃棨曰果見有發監事不妄也棨怒
曰黄中小醜乃敢詐我恨不撲殺此獠即點集四鄉精鋭
五百人赴川東差土舍同萬言來見願以兵自效予報以



檄曰本省官兵雲集無庸他調該司兵姑劄境上候文催
取自是散毛遂與中絶中賊之勢孤矣至重慶會川東道
拿解黄裳子黄建赴軍門黄建者龍潭學生員也故湖廣
撫安黄中題准設學于牛欄坪額選教官一員以化導其
子弟予喜得建留置本營時召飲食之訪以道途險易賊
中虛實稍得其情狀仍命繪圖以觀九月初五日至萬縣
先時黄中遣賊屬黄裳赴喬僉事求撫喬痛責裳繫獄予
至告喬曰自古用兵不殺來使公何為囚來者釋之十八
日至雲陽時劉軍門柢重慶矣適有白馬番之警劉公差
官齎旗牌至雲陽屬予曰本欲移鎮雲萬邊警猝至支羅

事急以相委予辭弗獲乃亟催各將領官兵會于雲陽十
月初十日移營長灘井寮遣平茶頭目押黄建夜行偵探
賊寨田冊山路險峻由隆居坝進入至一斗崖賊號為第
一天門復潛行至牛欄坪見有黄裳寨門及傍有斜坡可
攻符黄建所畫予乃與安大朝周宗定計約會永寧南浦
二營以十月二十四夜安參將督隆居兵直抵牛欄永寧
南浦各至信地分東西路為疑兵以綴賊勢啣枚疾走期
以五更出其不意直擣賊巢發行間值雨霧昏黑諸軍迷
惑至寨下巳刻矣賊望見旗幟閃閃大驚愕曰官軍飛度
耶鳴鼓集衆固守寨門我軍不敢上安參將令急刊木劄



營外樹鹿角柵柵外開溝儼若城郭内列營房左為隆詔
鄉兵四百人平茶兵二千人右為杜志深唐仲享鄉兵六
百人邑梅兵二千人成都大渡河等兵分布守禦柵門予
幕營中之南與賊對壘參將王詔督酉陽宣慰冉維屏土
兵八千人壁于牛欄坪之東周宗督馬湖長官司文應祥
等土兵三千人松潘兵三百人過支羅老寨方夜進攻時
周宗往南浦閱斜坡可攻貪功分松兵遣隊長黄過先督
攻斜坡失道被鄉民蕭智侯領過黄登寨下為賊覘知衝
松兵墜崖死者三十餘人是舉也實將官怯懦不能如狄
青夜半破崑崙關事後捕得生口云彼時賊見官軍猝至

皆號哭自謂投首矣乃轍自疑沮不進惜𫉬然所謂第一
天門者使賊无以三百人守之我軍决不能飛越雖未即
成功蓋已奪其要害矣牛欄坪高數十丈周圍四十餘里
懸崖峭壁中平坦賊寨環峙如城䂬屹然天險也我軍日
搦戰以大箭仰攻賊只以十餘衆列而待千不當一賊張
強弩射下我兵墻立無不命中者反揶揄而笑一日予督
戰急我軍冒矢石幾至寨門賊以數人衝突閑不辟易走
却立斬却者三人不能止實地形使然也晝夜發兵四望
裝塘以防刼營賊造長梯八十餘欲為偷營計以我軍刁
斗整嚴而止永順宣慰彭翼南領土兵萬人壁南坪堡離



支羅三日之程永兵素號雄賊所畏憚奉湖廣谷巡撫令
主撫不肯發一矢湖之粮運不繼永兵日抄略川民叅將
洪逵庸懦不能制監軍憲副王公紹元璧施州衛予屢差
官約會輙稱撫處賊以牛酒厚貲饋犒永兵永頭目輙至
賊寨甚至助賊發弩者我軍識認穿班絲裙者永兵也一
日湖廣令指揮馬畬衛經歷汪澤鄉官知縣陳熺主簿李
源等故與中賊厚善者持谷軍門檄到賊寨名坐撫實使
質也黃中至寨門呼曰湖廣差官來撫如四川亦差指揮
等官坐寨黃中即下投請二省於道中處受降予曰自古
請降肉袒與櫬面縛嚮壁未有以官往者若等願降之蜀

之楚聽從其便黃中實欲以坐撫縻二省之兵見計
不行十一月十六日從數騎携一妾與陳熺李源投湖
其弟黃金主寨王憲副鞭黃中一百中子黃洪道聞
知大詈欲手刃坐撫官馬畬驚奔墜崖折足江澤跌死
黃中解至湖省谷軍門即具疏元惡既得黨與宜
招安解散劉公亦行文令擊兵盖二公遥制不知賊之
虛實亦不知賊之父子兄弟為首惡如黃中者尚十
餘輩據寨自若不係黃中之去留也予乃深言兵不
可掣狀劉公始悟催湖兵使者旁午於道谷公堅言
吾决不失信賊人恐四夷觀望且以書屬予云兩省共



事何分彼此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自古用兵皆如此
公意欲必勦殺數千人之命以報功慘亦甚矣吾不忍
也一將功成萬骨枯公其念之意以予忿黃中之投湖
欲擣寨要功也洪逵彭翼南移營逼支羅按兵不動
周遊擊一營與支羅對壘晝夜相持二十餘日殆不可
支矣王叅將領酉陽兵壁永寧去牛欄支羅各五里
許酉兵雖雄力無所施予與安叅將計曰賊粮食眾
重俱在支羅不如調永寧與南浦夾攻支羅而隆居一營
綴牛欄之賊使不得動支羅破然後合三營之兵併
攻牛欄可也乃差指揮萬言至酉營許以能破支羅

予二千金冉維屏令酉兵盡伐樹木搭敵樓高踰支羅火箭射入賊寨又分兵絶其汲路賊始困夜縋一婦人下至酉營詐自賊中逃回酉兵問以賊情答曰我聽得賊欲刼汝老營酉兵遂解支羅之圍回固永寧營予聞亟遣萬言齎旗牌嚴令酉兵刻期赴敵毋墮賊計酉兵乃夜遣人以長繩寄繫支羅哨樓住脚下用數千人力挽墮其一角賊勢窘齎牛酒詣酉營説降實緩我師為遁逃計也予復遣遊擊耿光士舍安榮領遊兵往策應戒之曰務遏其衝突防其夜遁賊果以十一月二十五夜自焚其寨潰圍走入牛欄坪支羅灰燼矣周遊擊領南浦兵入隆居酉兵回剳

卷五　六十

永寧夾攻牛欄黄建向在營中令至營門呼曰我黄建也始被擒自分就死今留我在軍日飽酒肉汝等可早降死守何為其母兄望見大慟曰傳説汝已斬首祭旗矣不啚復見汝面於是日使人以酒肉下啖建建得以通情與其兄欲内應黄金疑忌使黄紹龍守黄蒙寨門益嚴賊首黄洪富在塞坎寨伏路被鄉兵唐仲享等擒斬持其首併縛黄仲明黄祖生二賊發營門梟示黄金子黄洪逵亦龍潭學生員也善射多智事多主謀呼黄建為叔同學厚善以書遺黄建曰本與鄉民讐殺者黄中也我等何罪乃於衆中戮我人不如是何以固我人心我等定與官軍大厮殺一場黄建持書示予予為檄諭之曰若等既稱無罪何不亟求生路乃效黄中就死地耶若墳墓田土皆在四川不啚保其所有必欲與官軍厮殺何不下寨决戰乃獨坐窮山如釜中魚也黄洪富伏路被擒殺之軍法也黄建黄襲吾何不殺之且黄中降湖欲要湖廣劄兵耶川兵不劄湖兵亦不敢劄貴州兵早晚到矣次日黄襲下寨陳状云感萬縣不殺之恩願先衆乞降賊實使之探我意旨予以郡議有徐加撫處之語示之令宣諭各酋次日黄甲黄講降予思此賊只以一二人試我執之則沮衆心縱之反墮欺誑令姑押稍待為計安叅將不識機宜即錮械二酋二酋曰

卷五　六十一

我來投生乃投死耶何不速殺我予聞杖押者命解其械安曰二酋每臨陣強弩手也且本内有名安可縱也予曰射人先射馬此何為者犒而縱之次日縱黄建回實用為間諜且以恩信啗群酋也賊衆喜曰黄建尚回我屬何疑慮咸輸情屬黄建通欵矣予欲誘致黄洪逵遣建往招之報曰洪逵惧留予曰吾方以恩信待若等黄甲黄講皆本内有名尚不留之洪逵何自惴也彼本生員可衣巾來見於是洪逵列寃状蓬首徒跣伏謁訴曰禍因與杜志深等争田讐殺官府偏護肉視我等無所控告予曰此官府悞矣若遣一卒馳方尺紙提若等與杜志深勘理事已早結

何至大動官兵賊殺不辜吾當為若等剖之時杜志深領
鄉兵在營予曰招左營霽爾實我首杖之陽示公以安反
側也命洪達以諸生禮相見畢属知事駱銓款食之寄以
意授駱嗢洪達令勿回寨洪達食頃來謝果如駱教請曰
耿在草莽勞天從深入蒙犯瘴霧洪達願侍左右予曰吾
因知若讀書達禮者陰令營中盛兵容示懾之越信宿告
四曰洪達蒙恩不以纍鼓願歸諭衆使早服降予曰若等
既輸誠何不令妻子移置萬縣我令縣官給房屋編户籍
永為良民將此地為若等庄業攻入萬學何苦守此使人
名為賊耶洪達語塞至營門傳語其父黃金知必欲留之



議以妾田氏為質洪達愛妾也妾毋龍潭田安撫妻四月
送其女來嫁值大兵動莫回次早田氏從僕婢十餘人挈
衣物下寨遣指揮陳昌嗣送萬縣安插洪達既以愛妾質
妾毋復遁之全其女遂日夜思所以自効矣於是黃甲黃
講黃詔黃洪學黃洪甫黃洪安黃洪通黃貢黃登黃英田
世宦冉聖袍等相率質妻子俱抑杜萬縣洪達黃甲日往
來營中黃紹龍者桀黠巨酋也所部強賊千餘黃中呼為
黃把總予思此酋阻兵怙亂不以計取事終為梗謂達甲
必致之二人曰此難以口舌下也彼方聚黨殺牛飲血誓不
肯附且曰敢有誘我降者必格殺之予曰徐啚之可也已

乃計籍寨中户口使知附籍歸農令武生曾景葵報効生
員黃三嵎偕達甲上寨造冊越三日冊成命周遊擊挾冊
往查閱各酋首迎至祖師殿祖師者張飛也為帳下所殺
浮屍于萬民户祀之各酋首以序見先時洪達密禀曰叔
黃榜黃屋皆生員也若來見稍優之即紹龍來矣屋榜果
至予曰若皆諸生各賞銀牌花紅次及紹龍達甲趣之下
二人實誅致之其黨不疑周遊擊領紹龍入予曰爾故為
把總予欲以衆悉歸約束銷兵務農安生樂業不亦可乎
紹龍唯唯遂厚犒之以幼子龍潭生員為質次日紹龍率
衆數千人魚貫下投乃人給招安一票諭之曰持此不患



邏者任從所適也黃金語衆曰此散兵計也收其所部票
然自是賊守稍懈十二月十八夜予張燈獨坐平茶土舍
楊正崇入禀曰西隅有一樹高可十餘丈傍一崖可容十
餘人令蹻捷猛鬬者先一人緣樹腰徼而上先上者復垂
徼引下人纍纍而上殺賊巡徼者入寨舉火放砲至祖師
殿開門我兵擁上寨應破之必矣遂定計良久報已上十
八人矣俄而砲響火起賊衆亂昏黑中自相格殺十八人
者與賊大戰于牛欄坪我兵斬入寨門殺賊無筭十八人
者戰死三人生擒真賊六十六人賊婦及被虜千餘人黃
建一家百餘口悉投下因楊正崇機密舉事未暇約會酋

兵賊殊死戰我兵不能成一鼓之功然自此賊亦氣奪寨已焚西南隅矣時大雪六十餘賊在營慮生他變悉戮之營外令洪達黃甲傳諭各酋拆寨散黨賊疑官軍欲盡坑之要我軍退一舍如是者累日黃紹龍拘紮在營惶懼稟請願領官軍夜至彼寨門呼其子內應予曰若能盡室赴萬縣乎紹龍呼其妻子將下黃金留不發紹龍計窮躍出營外我脫被我兵擒斬之尚能以手擊地作格鬬狀真壯士也自是賊愈喪膽稍稍投入永順營諸納質者欲率衆歸蜀餘各自為逃匿計黃中家丁梅壽者潛至營言狀且曰願作鄉導遂領官兵於正月初五夜由一隘口攻入燒祖



師殿隆居南浦兵自前入永寧兵自腹背入殺賊不知其數黃洪達從其父黃金與衆賊奔遁一舉而掃巢穴天明予親上寨積聚糧糒聽官軍取之賊或遁七藥山或投永順營予令叅將安大朝王韶遊擊周宗各領精銳千人追躡日暮三將回稱親至永順營果於三更時黃金等四千餘賊奔入營領征營取彭翼南不致疎虞結狀予初七日班師歸蜀者隨卑騎纍纍載道所過父老歡呼鼓舞壺漿迎迓如離湯火自今始帖席眠矣覃正秀勢孤酋兵攻圍數日萬邑令沈清親往諭之遂降是役也予深入險隩衣不解帶者七十餘日飲淵宿茨旁曉起嵐氣薰蒸臭味

若雖黃非烟非霧瀰漫山谷猶幸不中瘴毒無病思馬援擊交趾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景象類之始舉事時湖兵肯併力合圍賊懼而請罪則令其拆寨散黨派廣州邑編入戶籍牛欄坪設立所治與施州衛東西鎮壓此不戰之兵善後之計寧非兩得若果自恃險固旅拒不服則或擊其首或擊其尾共成犄角之功蕩滌妖氛之氣黃安兩省震驚群蠻此亦奉行天討直壯之師也至挾職官為質何異求防借聽撫之名輒要退舍五旬不衆老師費粮所幸先奪天險直陀賊吭誘結群酋計質妻子彼為內應我得攻瑕實賴



皇威震疊將士効勞所致彼時亦聽質官將不敢發一矢因黃中降遂了事班師譬之畜毒腹心必釀癰疽大患川湖無安枕之期矣湖廣以得黃中先上捷音四川以平巢穴後行奏報遂致兩省異議科臣查叅而兵部以四川之勦為正中之奇湖廣之撫為奇中之正兩省撫按勘議亦以異用同功為詞蓋以地方底定共成安攘之勛予身任軍旅之寄躬冒矢石之鋒記其始末如此永順管領四千餘賊谷軍門以分賞永順保靖餘發各州縣安插後該道漸次芟除黃甲黃建等家口投蜀者分置各州縣給以白蓮教叛民沒官田土各附籍編民矣

論曰自古用兵貴誅賊戰此賊已得地形若先以三百人守第一天門則蜀兵不能深入入亦難仰攻湖兵主撫賊固守高囤以老我師兩省疲於轉輸苦於久役至春雨水漣綿江流泛漲糧匱而士有飢色疾疫並生士兵思歸我師坐困矣賊雖狡計不出此豈非罪惡貫盈天亡之耶黃建一俘酋予用之以誘致黃洪達復因洪達而致黃紹龍二酋皆鷙黠貪其所愛我得以制其死命不戰而自潰法曰致人而不致於人故謀為上戰次之撫下矣聚數千亡命不渙其群欲令盡歸農畝此可責之狠子野心乎諺曰養虎遺患非計之得也



分守嶺西議處安攘事宜

為陳末議以裨安攘地方事照得廣東一省負山阻海自古為盜賊淵藪蓋地形使然也嘉靖先年雖有聲息倏出倏沒官軍得以施鵰勦之功而郡邑亦罕聞抱鼓之警何也賴有紀綱法度以維持之人畏官府畏法律故也近二十餘年來務存姑息之政沿習因循之弊盜賊有越城劫庫殺害官兵不能追討責令官司軍兵各役賠償止矣有放火殺人姦淫婦女劫掠財物不能勦捕有司差人招撫導之出境止矣甚至豪猾不納稅粮團聚鄉村操兵拒捕羈留職官則給冠帶以撫之夫輿畜至廣所恃以上下相維內安外攘者紀綱法度在也自唐以姑息致乱宋以和好日弱元以招撫坐失此往事之明鑒今之招撫何不以前事為鑒也且彼見為賊之利而法紀不足畏何苦日惴惴然為吾良民受官府追呼箠楚之害也夫倭寇乃外邪也元氣固則邪無從入稍有侵害按脉而治之可愈惟內賊譬之病癰蓄毒于中忌諱忍護卒之潰腸腐胃元氣盡耗身且不保矣今之山賊其大者至擁衆一二千據險自衛稍納粮差以愚官府而實通透諸賊呼為老巢海賊其大者亦各擁衆



不下數千分據要害橫行海上出入郡邑有司遣之金帛謂之招撫彼賊所欲既盈亦曰聽撫其實占耕民田侵奪海利強索報水百姓畏賊甚於畏官輸賊急於輸稅而亡命失業之徒歸賊有如歸市奸民利賊厚售潛通禁物遂致徒黨日繁火器俱便此東廣之宿癰也不早治之必至潰決其他溪峒山箐諸猺獞夷獠自古未有禽獮草薙之者譬之手足疥癬要在制馭得宜可以兵威懾鵰勦服也今選將調兵文武宣力威稜遐暢奸宄震驚倭賊犯高州者屢勦無遺犯瓊州者望風遠竄許瑞聽召而奔命之不暇林

鳳按降而乞身之無所掃數十年妖氛之氣莫一方
梳席之安此其時矣乘此威聲振揚之會大收廓清
蕩平之績山賊結寨山谷四郊半為賊壘勢必搗之
以絕其根欲搗之須調狼兵以狼兵為搜扒以浙兵
為衝鋒以官軍土兵分布要害用間諜以携其黨招
降附以孤其勢禁通透以貧破其衆彼進不可支退
莫能守勢窮力屈犂庭掃穴必矣海賊大者則持重
兵彈壓先使間諜為陳禍福開諭之以今天下全盛
南倭北虜率皆畏威納欵若等小醜既稱聽撫何為
擁衆不散欲籍為兵乎則分隷各水寨聽把總約束



欲歸諸農乎則准還本鄉或分派州縣聽有司安插
生理為首者准與買置屋業隨帶家小棲住與編氓
同收户籍官府决不失信殺降孰與身膏斧鉞妻子
為戮乎且張璉吳平曾一本輩孰能漏刃哉彼若悔
禍自當革心若負固不悛勦之可也如吾廣兵未集
則　題會閩兵犄角擒之必矣此誠
天心厭亂　皇靈丕振之時一勞永逸易危為安之
機也豈可姑息養亂使宿癰潰决不可救藥哉
為練土兵以責實效事照得近來閩廣討賊輙調浙
兵往戚浙直備倭又調福兵浙兵惟義烏人常用以

攻礦徒故其人多習武藝戚總兵在浙江為叅將時
日訓練之而所部朱珏王如龍等皆義烏人俱以卒
徒起自行伍稱戰將殺倭有功戚總兵馭卒有恩行
師有律持法不貸信賞不吝將士樂為之用所向輙
克故浙兵由此雄於他省是以今之調兵必曰浙兵
其實非曩時素練之兵而用兵者亦非戚與朱王其
人也本道在高州下操有把總孫子厚浙兵半營藥
希淵土兵半營復有高州所旗軍二百名茂名縣民
壯二百名感恩縣知縣羅善狼兵一百二十名俱在
教場開操見孫子厚藥希淵一營兵排列行陣按戚



總兵陣法分左右前後四哨每哨分為哨者四為隊
者十二每隊為兵者十二長執旗為牌者二為筅者
二為鎗者四為短兵者二為火兵者一左右前後執
四色之旗即古法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象也而中
軍居中專號令焉法非不善矣見其自始出至卒事
金鼓無節行伍錯亂問之則曰久不習也復令牌筅
鎗力各以所長兩兩相對分勝負以行賞罰僅得三
十餘人餘無應者問之把總曰委未習也復令試鳥
銃手持不定良久方發十無一中令旗軍民壯各隨
所長與營兵相較互有勝負羅知縣狼兵試藥弩十

中六七即此而觀則浙兵與土兵何異練則土兵可使為精銳不練即浙兵市傭耳以此之兵一旦遇方張之冦未有不望敵披靡者也雖學戚總兵陣法縱得閑熟亦不過行伍整齊坐作可觀而武藝不精防身無具將固可襲而虜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者蒐田獮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以列國之兵皆可以應敵用能保其境土未有如今日武備廢弛豢養無藉之徒驅之殺賊是何異張空拳而搏虎不格明矣夫一人善射千夫決拾在所倡也本道籍記各兵分隸委任旗軍責之所官營兵責之把總



民壯責之隊長各募教師教之牌刀教之鎗筅教之弓弩鳥銃各習一藝期以一月校閱以行賞罰衆亦踴躍知奮爭自向往今又一月矣奉鈞牌土兵欲令東西互用精壯者籍記在官歸農以高州土兵言之合陽江東莞新會恩平等縣藉為半營自羅參將至今屢經挑選道途險阻山寨賊情靡不周知哨官潘岐鄭勝亦知兵可用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去歲殺倭多獲功級若再加訓練亦足當一面之寄吳川知縣葉春所募土兵皆寧川所參將王如澄部卒曾在海上屢歷戰功吳川蕞爾小城瀕海盜衝足以拒守者

恃有此兵也合無姑容此二枝兵准留訓練庶武藝閑熟可以責其敵愾之勇先聲震疊地方之保障攸賴矣

為寬法網以安地方事照得廣東山海冦盜淵藪小民無業易於輕去其鄉迩來盜賊黨類滋蔓亦因法網太密所致如捕獲一強竊盜到官即令供報同徒所報徒黨不能得其一二而仇扳者數十業已報官不得不為之拘捕如審無相干即令十家牌勘結釋放可也多有不與辯理淹禁庾死者無數有憑賊供報即文致其罪視其案真死有餘辜究其情實出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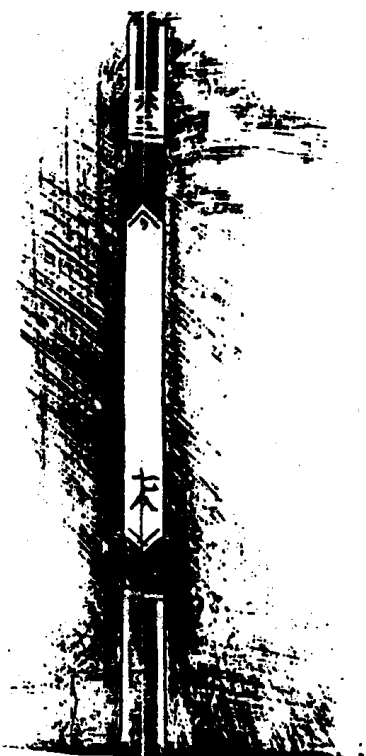


賊口有一犯而株連數十人監一人即累一家失所囚犯滿獄疫氣相染此其致傷天和一也失所之家照提之犯或無衣食或惧刑法即逃入賊寨故窟山頭望廷尉豈肯廷尉望山頭此其驅之使盜二也甚非古人罪疑惟輕之意夫東廣盜區當與百姓更始開其自新之路遏其為盜之源本道住劄高州吊審府縣監人犯除充軍以上照舊監候外審過徒罪以下情可矜疑者即行釋放及查卷案照提甚多恐無知入賊仍出示曉諭凡照提人犯許其赴道投首重則量從末減輕則即與開釋所以安反側而廣招徠

者亦弭盜一端也

石室私抄目録

卷之六

廢居廨閒

送郭東山侍御北伐監軍

送祝九山曹長出補　德府左相

恭謝　恩封　淮上別馬同江度支

舟次廣陵寄懐清源兵憲丁南溪省使李内庵

王弘宇　訪泰雨溪給諫

中秋同李内菴王弘宇二省使清源讌集

備館喜曹長陳衛岡見枉



庚戌紀事

送劉應谷同年出守衛輝

過清源會何芳洲王弘宇二舊僚留別

駐懐来城温三山侍御招遊奉法寺

春夜祝九山林肖雲二曹長見枉時虜至城下

送陳黄峯省長使金陵便道之楚

過亂塔廢寺

訪許石屋同年時在告結廬呉山

永陵陪祀　登金山江天閣

匡廬天池寺眺望　東林寺少憩

過太庾聞中丞李石塘破賊旋師作凱歌五首
遊南華寺　見六祖真相
送岳伯方秉山陞大僕卿之京
宿大宰公館讀敬克齋中丞壁間留咏愴然感
懷遂次其韻　萬曆紀元入賀　聖壽
慶賀禮成　駕由左順門　朝　兩宮奉　旨賜宴
彰德爲曹魏故宮今趙王府在焉過而賦之
府江自大征後境土宴如過而有作
昭江舟行　府江夜泊
過衡陽邊少微兵憲邀飲鴈峰寺



題靈山寺卷三首
題劉節齋方伯孝感卷 有井
題忠節祉茂卷 有序
送巡撫龐惺庵入總内臺留思歌十首 并序
參蕭宴語耿中丞授簡命題爲浙左轄謝松屏作
送謝養和節推擢天曹北上
送杜武川運長應朝
秋日陳雙山劉少麓葉芝山陳木岩任顧道山
草亭奉和雙山來韻
送謝大行繹梅奉使琉球還朝六首

送蕭給諫乾養奉使琉球還朝
題勞門朱氏貞烈卷 并序
龍眠歌送本府李鵬河司理考績北上 并序
滇中有鳥名信天翁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
得偶墜者拾食之
北方有獸名曰蟨鼠前免後趨則跲走則顛常
爲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蟨有患害也蛩
蛩距虛必負而走
湘雲遥祝爲舒中陽方伯題
華萼山房卷為王華巒運長作



貞萱榮壽為邑侯董貞復太夫人頌
元功授鉞爲總戎呼盍齋題
挽大宗伯林肖泉公　挽大宗伯林對山公
送閩清學諭朱樫河遷建昌教授
贈良相姪守備粤西石牛營
和兩頭纖纖
題林順齊方伯乾山風木圖
贈福清羅雲鵬膺封入覲
題王斗坡壠上蓮華石室蟠龍窩二扁
贈鄧百屏少府重膺封誥

# 石室私抄卷之六

閩侯官 魏文焲 著
年友雲竹王應鍾 校

## 度居庸關

聖朝京邑控諸藩天設居庸鎖北門險絕重關真虎視峰盤八達似熊蹲樓高日閃旌旗動城上風威鼓角喧未許天驕窺塞口萬年中國勢常尊

## 送郭東山侍御北伐監軍

使君攬轡向邊城鼓角喧喧發 帝京塞上風旌翻翼影匣中霜劍作龍鳴孟堅早擅燕然勒范老行看西賊驚他日功成歌凱入請纓方信屬儒生



## 送祝九山曹長出補 德府左相

天末離亭送客杯秋風悵別恨難裁十年執戟朝鵷並千里揚旌驛騎催周室親藩唯魯衛漢家詞客數鄒枚知君爲厭承明去尚想靈光奏賦才

## 恭謝 恩封

紫誥煌煌出建章小臣恭捧倍趨蹌龍飛王簡恩波重露潤金書 御墨香謬奉微班真忝竊新承殊渥有輝光清時衰朽慚無補願誦斯千祝 聖皇

## 舟次廣陵寄懷清源兵憲丁南漢省侯李內庵王弘宇

憶自分携作暫遊清源遙望暮雲浮省郎王節臨芳署幕府雕旂繞畫樓弱柳和煙籠水國片帆飛雨下揚州知君共飲鸞磯月獨立蒼茫送遠眸

淮上别酬馬同江度支

飛帆落日渡黃河仙侣相逢載酒過縱飲不妨樽潦倒劇談無問夜如何暄沙衝雨生寒泒遠水迎風起夕波千里故人傷遠别淮陽回首暮雲多

訪秦雨溪給諫

林鶯谷口啼春曉傳說西庄給事居宅傍青山供枕履堂開綠野近樵漁精忠劉向多封事寂寞揚雄只著書自是東山高卧處鹿門時有故人車

中秋同李内菴王孤宇二省使清源讌集

驅車塵外散幽情野老欣逢解榻迎幾處笙歌盈錦里一時冠蓋動江城虹飛百尺銀橋落月上千峰天柱明歡賞吻陪仙侣後此身疑已在蓬瀛

儲館喜曹長陳獅岡見枉

咄咄書空坐省臺清樽忽喜故人來晚風庭葉翩翩下落日城鵶故故回海内弟兄唯汝共天涯懷抱向誰開東南今已悲中谷天下軍儲總可哀

庚戌紀事

代馬嘶北風胡兵懸鞞鼓哀哀征戍兒父子飼豺虎伊昔我

聖皇三駕逍戎虜天山勒鴻銘玉階舞干羽瀚海寂無波窮髮為編户有道二百年疆場久寧宇秦關百二重一旦豺狼聚火通甘泉宫馬飲黃龍府徒起頗牧思誰當衛霍伍玁狁盖以熾棘門真嬰壁

至尊御明堂赫然振神武蠢兹攙搶妖未可攖天怒太白已掩昴旄頭落長努吾聞六月師但用尹吉甫

送劉應谷同年出守衛輝

昔年題柱憶仙郎數載聲華滿帝鄉入奉金章辭鳳闕晚移朱戟下朝陽延陵雅樂歌猶在康叔流風世未忘為報士程君莫緩哀哀鴻鴈正堪傷

過清源會何芳洲王孤宇二舊僚留别

昔去青青楊柳垂今來搖落客心悲最憐王粲登樓賦嬀和何瑜臨海詩樽酒再逢人倚玉秋風重見鬢成絲相携忽漫驚長别惆悵江雲日暮時

駐懷來城温三山侍御招遊奉法寺

春風使節按邊疆清暇追陪到上方玉塞霜清嚴斧鉞珠林風動雜琳琅坐深漸覺天花落塵外渾將世慮忘更喜青山供遠眺夋空蕭灑欲飛翔

春夜祝九山林肖雲二曹長見枉時夢至城下

冉冉紅塵捲暮風殊方偏喜故人同禁城春色花應早粉署爐煙雪已融縱飲不辭良夜醉論交更覺冷情濃百年世事堪揮淚倚劒狂歌氣自雄

送陳黃峰省長使金陵便道之楚

東風送別向嚴程四牡騑騑出鳳城北極晴雲瞻使節南天星斗閃文旌江分漢浦樓船下客至襄陽花鳥迎他日两都詞賦就知君大雅振芳聲

過亂塔廢寺

結構知何代淒凉一廢臺塔惟藏舍利佛已見輪迴檀越留金地胡僧辨劫灰興亡千古事塵世轉堪哀



訪許石屋同年時在告結廬吳山

客有南峰者閒情薄世喧青山謝朓宅緑竹子猷軒病以觀濤起道因用拙存花神與鳥意相對已忘言

孝烈皇后週歲　永陵陪祀

澹澹星軒夜珊珊玉樹風上霄飛紫蓋疊嶂遶珠宮瑤草饒春碧祥雲綻晚紅遙瞻翠微裏佳氣鬱葱葱

登金山江天閣

寶地窮探歷還躋最上峰閣居蓬島上人在紫霞中山以金鰲載江從銀漢通飄飆起遐想破浪御長風

匡廬天池寺眺望

鴻造萃名山巨靈運神擘廬阜振奇狀彩錯森畫戟勢接南斗懸影落明湖碧紛披輕雲垂上天不盈尺聯綿控九疑浛泗瞰七澤緬邈洪厓子精鍊留嶽宅中有青蓮池恍疑瀛海闢靈根茁瑤華石髓流丹液我昔夢遊之茲焉愆心適手携胡孫藤足躡謝公屐深巖半喞日鳥道斷行跡欣逢五老迎咲揖披霞客雙劍倚蒼旻飛瀑灑青壁五老披霞雙劍飛瀑皆峯名黛色淨林巒煙容變朝夕名花簇奇姿古樹盤怪石冷冷松籟鳴杳杳人寰隔香風吹我裳遐舉凌九陌宴坐愜心幽賞翫豈有斁玄覽懷遠公勝事謝往昔愧我



係世纓悞逐風塵役凌晨別松關回首片雲白

東林寺少憩

東峰蘭若翠煙浮客子登臨愜勝遊樹色尚分蓮社秀泉聲遙送虎溪流霜林乍覺聞清梵風葉那堪聽早秋便欲講臺尋舊業白雲深鎖薜蘿幽

黃梅道中

物色生蕭颯頻添客慮煩行行異風土日日改方言跡逐飛蓬轉情同倦鳥騫將心寄明月流照故鄉園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整羅裳思君如明月夜夜照中堂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蠶絲思君如寶鏡日日對光儀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雲鬟思君如雙燕飛去復飛還

送人歸閩

淒淒廣陽樹瑟瑟玉京秋每送遊人去時添作客愁月明
金瑣渡雲滿越王樓惜别重搔首憐予滯帝州

儲舘月夜懷陳獅岡

新秋曾共陳蕃榻杯酒論心静夜分世路艱難慙短劍勲
名衰老嘆空文疎窓捲幔侵凉露隔座盤松宿暮雲此地
與君相對月重來見月倍思君

濟黄河



黄河之水拍天高驚風卷雪聲怒號春帆凌亂倚江皐奔
流逆㑹難容舠閩關千重阻征袍側身南望旅情切鴻飛
帶月聲嘈嘈欲眠不眠對濁醪醉吟玉壺濡素毫

飲常山毛山人

四壯遠行邁招携獨喜君山花明綺席石嶂散晴文屋逸
龍宮水簷飛馬朧雲所居有白龍淵馬鞍山拙子勞塵轍聊此淨塵
氛

寓杭州侍黄浅廬度支同適京邸太守孫環山携觴
見枉

息駕依華省怱怱殘暑徂王事靡遑處豈不畏簡書眷言

懷友生珥節意躊躇兀坐寡儔侶忽枉故人車芳樽愜清
賞延論酬樂胥凉風起天末新爽滿庭除澹雲含夕暉樹
色入簾疎感此物景嬗頓令煩抱舒情親坐超忽因之慰
離居

鉛山雨夕

孤城聊駐蓋細雨落簷梅萬壑分春溜千峰送曉雷坐深
延短燭吟罷引深盃稍覺鄉關近嚴更客思催

秋日黄少竹項屐齋二吏部見訪草堂賞菊

秋日草堂黄菊開故人携興共徘徊寒花幾點驚霜麗塞
鴈羣飛帶月來自咲杜陵白屋陋不妨山簡習池迴天涯



歲暮憐知己莫厭相過數舉杯

遊虎丘

幽尋到虎丘歷覽儼神遊說法孤僧定虛亭片月留劍光
寒欲水塔影下長洲轉入香林坐彌銷塵外憂

方卜洲許石屋二同年邀飲吳山野亭

客踪厭喧囂偶此共高尚亭皐俯林岑遐矚窮物汎眷言
同心友延賞委嘉貺四美懷豫遊飛觴促交暢吳甌激微
商繞梁發清亮俯仰羣動姿幽研簇奇狀叢竹韻野絃羣
峰綉列障孤景泛明城閒雲自流蕩澹然感素襟始覺塵
襟兮振衣陟臺岡臨風益超曠

酬楊明田民部天津見寄

仙署俯長流崇墉控上游雲開江樹曉濤撼海門秋思追枚生筆盃酣謝眺樓乘槎吾有興邂爾訪牽牛

淮河夜泊

淮海潮正喧黄河流復駛惡風捲怒濤舟楫難為理淅淅蘆荻秋濛濛煙霧起嗷嗷鴻鴈鳴微微漁火邇仰視夜何其星宿爛如綺羣籟振林端凄然滿心耳胡為此滯淹撫景傷素履世事如飛蓬浮蹤若流水擾擾適路岐車轍何時已

過榆林驛周總戎破虜之處追紀其事



將軍專斧鉞誓欲滅強胡獨立三邊靜英聲百代殊將營開細柳兵法祖陰符節制無懲伐經營有妙謨鯨鯢行可剪風鶴盡先驅羌虜𢘆充國匈奴避郅都王師真敵愾幕府獻戎俘悵望懷精爽徘徊泣路衢中興數諸將形合繪麒圖

洪上逢陳李山水部仍同乃兄雙山宴集

天上故人滄水使開筵對客興何長樽中竹葉新浮綠雪裏梅花欲吐香愁為他鄉逢歲暮喜於盡省接仙郎論文更愛同康樂春草詞華遠擅場

淮河雨夕

桂棹倚淮流蕭條序已秋悲風捲層浪微雨灑孤舟遠火時明滅流螢自去留客懷轉悽惻飛夢到滄洲

赴孫環山太守西湖之遊遲主人未至

萬點晴峰遠樹蒼西湖翠潋接天光道人時放孤山鶴太守新開有美堂絕巘雲霞生曙色暎林梅蕊姤幽芳相過此地偕心賞肴竹何辭引興長

都下送田上舍歸閩

英妙君稱瑚璉器早從上國列儒流田何卒業還東去司馬雄文事遠遊曉日鶯聲傳太液春風對色滿皇州文旌遥引三山外目斷飛鴻一倚樓



鎮江阻風同年申紫崖太守見招

羈棲倦將燠落日滯孤舟緬邈懷京洛悄然茲淹留幸接故人歡晤言結綢繆層城薄消漢俯抱大江流中有雙玉闕宛若瀛海洲對此佳境曠然之芳序秋澹雲起高嶼新月上銀鈎延眺忽日夕眷戀情獨優披豁恣探賞因之滌煩憂

廣陵酬同年楊東岡侍御見招

岧嶤廣陵城天目邈西峙形槩控上游沃衍亘千里吴楚連襟帶舟車若流水壯哉擅名都天塹邇南紀我來繫孤舟懷土欽信美逢君仗霜鉞歡携在江涘華宴披素襟摛

羣君子屐延論含清芬高文一何綺驪歌促飛觴婉孌更移晷江清霧氣消日落遠山紫歸路值微風喜覺塵塵牢惆悵後遠征結念共無已

郭東臯枉顧草堂賦得憶昔投贈

憶昔之京華逢君上漢槎才名傾後輩風雅擅名家玄恬通三易寘搜洞七車結交何慷慨摅論更清嘉坐對如瓊對相期醉紫霞星躔占太史萍聚在天涯時序若奔迫秋風轉蕭索去住兩分張彼此隨所適我滯周南雲君作峨眉客郭曾宦蜀相思泣踟岐轉眼傷心碧憐君謝朝鵷解印歸故園開弄屏嶂月與入桃花源山陰理清樾蓬室枉高軒解榻意方豁拆麻炎爾敦花前湛清酤雨餘剪芳孫追論十載事惆悵一心煩世路太行險交情市道喧素懷厭囂緐吾愛靜者尊

登鼓山絕頂留贈山下主人

九月天氣高金風況蘭蕙靈籟振林端羣峰開朗霽而我愛名山興理山陰樾龐公有好懷邀我林下憇遂結汗漫期欲窮九垓裔手携胡孫藤言覓仙人桂石門宛自存丹室已云閉飛步歷尋微極目無纖翳松聲天樂鳴壁影雲旗曳憑虛攬八極渺望無盡勢俯瞰傲溟渤浩浩東流逝緬彼空中鶴不以虞羅制羨君學寘筌方眼睨塵世邈矣懷高風遐想諧夙契飄颻望青冥豈為樊籠繫吾當躡雲車五嶽拂長袂

登妙峰

周覽悠名山茲峰信高妙羣山如逐鹿合沓成奔峭翼翼龍鳳翔於焉結精要彩錯獻多姿寂歷含衆竅躡屐托幽遊眺巖花幽自開類猿坐相嘯江橫素練明日淨青山貌散步入禪關空對寒山笑緬矣懷康樂興生臨海嶠千古仰清芬期與爾同調

遊武夷山望張仙巖

躡步上昇真長揖紫霞客茲山多靈異想像銀臺闢瑤草吐金光慧泉注丹液仙翁挾茅龍棄世如遺跡回首謝所親尚留赤玉舄我欲往從之青山片雲白悞與軒冕期遂落俗士格人生非金石百年輕一擲徒為尚平憂寸心還自惜猶悵隔兩塵學道恐無益緬起滄洲思朗然隨所適

過望夫石　擬石寄夫效楚詞體

君不歸兮若飛雲縹緲於長空香塵一去已遠隔秦關楚水之萬重珠簾兮綢繆寶鏡兮盤龍望江上之春燕聽雲間之秋鴻夢惘惘而欲往覺失路之無蹤朝馳余馬於椒丘步低佪而延佇猶莽莽其焉止魂營營而莫留對菱花以暗度兮却惆悵而私憂製美錦而迴文兮寄青鳥為余

報鳥一去而不返湧湯湯而交流願爲素娥托于明月兮
清光長與君而同遊不作陽臺雲雨兮徒飛夢于千秋

擬夫寄石

歡愛遠乖別惻惻難具陳丈夫四方志飄如隨風塵嗟彼
負薪者見棄閨中人彈鋏過燕趙鳴鞭西入秦寧能守寂
寞萬里若比隣昔爲形戀影今成參與辰君看雙龍劍會
合當有神繚繞瓊樹枝纏綿亦有因子獨秉芳節我歸及
茲晨預將春飛燕裂素寄情親開緘慰離折石應俟化身

北上聞吳下警報

肅肅戒宵征勞勞將何適傷聞羽書馳倦作風塵客三百六
成荒墟人物殊往昔壯士誰請纓孤臣憂思劇對酒發悲
歌撫劍空嘆息事殊寸心違夢逐雨鄉隔莫揮顧榮扇徒
堅亞夫壁一鼓未成列三軍皆辟易白骨亂如麻河水流
盡赤天意厭妖氛

皇威蕩兇逆強弩射長空廓清在朝夕

旅次寄懷戴龍臺二首

沙合橋邊草閣幽道人長此對沙鷗清潭月落龍初醒曲
逕松陰鶴自留謝朓青山臨坐榻陶潛黃菊麗芳秋寒子
空滯周南客惆悵江雲一倚樓
逐初亭傍入江限卜築清幽掃徑苔波湧月明金瑣渡春

流雲滿越王臺穉歸遠浦迷煙對笛弄前村落晚梅我昔
有懷曾訪戴沉沉夜雨動溪盃

除夕泊嚴州

羈危千里道漂泊任風煙爲客寧知節逢人說是仟齓山
憑倚望孤燭對愁眠欲擬椒花頌徒勞旅夢牽

同張平江旅懟德安縣普勳寺二首

抱疾傷漂蕩珠林暫寄蹤清溪澄曉靄雜樹起微風聽鳥
韋喧息看山野色空何如離塵網長此卧雲松
野外雙珠樹懸知靜者棲何緣供嬾拙無得悟玄虛庭寂
呼山鳥溪清悅藻魚與君相對久無語意何如

同胡龍江明府夜話二首

淹留南郭寺楓葉起秋聲世路艱虞共天涯老病并懸慰
折瓊樹慷慨拂青萍話到心中事長歌意不平
脩脩窓外竹㕷㕷百蟲鳴感此物候變因之煩慮生風塵
倚孤劍身世嘆浮萍坐惜容華晚相期在令名

潛山縣恭逢

聖壽遙祝

紫氣繞明光欣逢 寶誕祥情同嵩嶽祝心綴鷺鵷行獻
納懷金鑑氤氳想 御香齊天歌
聖壽卜曆總靈長

楓香驛即事

年來世事總堪悲駐馬楓香倍所思聞道近畿烽火急可憐中谷室家離有懷感嘆看長劍無路從容叩赤墀寄語皇華觀風者好訏籌策答明時

過趙柱野給諫山庄留贈

高人愛清幽結廬依徑曲山光薄林空樹色繞窗綠掃石自怡情臨流每濯足柴門尚晝扃扶杖看已旭鶴鳴天柱峰雲歸輞川谷適與素心諧而無塵事俗念我命駕尋嘗君高誼篤捫蘿境自玄對榻人如玉長嘯振奕音妙解抽道籙曷哉蒼生期東山有遺躅

桐城訪戴渾菴司徒

籍籍戴安道閒情獨晏如離居長憶汝同病更憐子杜甫終憂國茂陵早著書定知宣室召前席為君虛

次濠梁恭望鳳陽

皇陵

葱鬱祥光度紛披紫氣重九天騰赤電萬壑湧芙蓉鳳輦迴層嶂龍盤抱沓峰百神咸戾止羣望盡朝宗寶霧亭亭合晴雲朵朵紅遙瞻佳麗域恭識異靈鍾律呂調瑜鳥旌旗閃彩虹氤氳香繞殿蒼翠柏參空培植懷周芑規模陋漢豐銀潢流自遠玉葉衍無窮咫尺欽如在瞻依陵卓[illegible]



洸湖擎巳邈歌咏頌神功

送兵曹谷近滄擢澤潞兵憲

有美人如玉由來獨激昂明經齊伏郎獻策漢賢良筆健題鸚鵡文成吐鳳凰驊騮看獨步鵰鶚羨高翔窈窕通金籍趍蹌侍御床玉關嚴鎖鑰蘭署借輝光地險開雄鎮山盤繞太行豺狼皆避道貔虎盡騰驤氣肅雕弓月寒生玉劍霜威名馳定遠慷慨繫賢王載播清風頌猶宣講德章山川瞻斧鉞廊廟重珪璋河內知難借文思合未忘經綸懷密勿早晚侍垂裳

送陳蕪山省長使楚兼省覲

親承鳳詔近爐香玉珮晨搖出建章詞藻早推陳記室風流不讓漢田郎都亭車騎傾臺省驛路旌旗耀楚湘此去舊遊津吏候定知負弩擁江鄉

送馮少洲兵憲之陝右

馮驩籍籍著賢聲朝拜新符出帝京曉色離亭津樹合夕陽駐馬夏雲生城臨渭水鄰秦塞險絕潼關列漢旌遙識單麾清朔漠磨崖早已勒鴻名

省中獨坐

窈窕青霄省閣深焚香獨坐淨幽襟日長好鳥當窗語庭

靜跋攙散午陰海内風塵愁未息天邊鴻鴈思難禁十年
執戟慚無補旻倩何須嘆陸沉

送職方大夫宋齊川督學西蜀

朝奉天書下玉墀文旌西指望峨眉雲迷瀲諸征鴻影路
入巴江遠棹移訪古尚傳諸葛陣留題定擬少陵詩知君
文武才名重綸閣從容想論思

過舒城贈龍眠舊徒

昔年浪迹滯南舒別子風煙十載餘遙憶草玄長閉閣寧
知彈鋏尚無魚交情惠好應憐汝吐論清芬足起予珍重
平生莫自負好將書劍赴公車



白石曉行

策馬歷山家紆迴鳥道賒濛嵐時作霧欲雪不成花澗淺
分金溜溪流擁篆沙平生遠行邁今日復天涯

勾漏洞

靈島何年闢名傳葛稚川人將黃鶴去山自白雲連丹火
藏金鼎青田種石蓮玉篇如可讀吾欲叩真詮

至蒼梧謁大司馬總制王公

重關倚天塹巨鎮控蠻荒江勢雙流轉山形萬點蒼軍壓
羅壘壁地險壯金湯日月旌旗閃風霆號令揚材官開鳥
陣士卒盡龍驤坐見旄頭滅還令海鱷藏桓桓左司馬銷

中靖邊疆

西湖堂

明湖净如練秀色湧芙蓉窈窕仙人闕娉婷玉女峰月留
清鏡裏雲宿翠微中解到會心處憑虛欲御風

遊靈山三海洞

昔聞滄海變靈異在茲山幻石明沙篆懸岩帶浪斑泉聲
寒古洞雲氣護玄關便欲尋真訣浮名好是閑

喜雨登戍樓同門叅戎西岑馮叅戎心齋顧都閫雪
峰暢飲至夜有贈栢梁體

長空澹澹海雲收十里波恬蜃氣浮高城百雉雄中洲下



臨平楚蔽層丘千川萬川雨渥優芃芃禾黍盈前疇黎庶
懽呼解我憂一時冠蓋並追遊主賓繁會樂情投興極酣
歌錯觥籌今夕何夕月夜流有如同泛山陰舟又如吟眺
庾公樓不辭取醉共淹留將軍意氣横素秋慷慨志欲吞
九州手中常運丈八矛酒後擊柱拂吳鉤坐看一箭落旄
頭笑取金印列封侯

棘闈夜坐

鎖院沉沉玉漏長捲簾獨坐下天香風傳鼓角人俱寂月
度河梁夜未央閣上青藜懸太乙空中瑞氣閃文昌
九重宸衣見方前席會看夔龍集建章

西湖堂對客

湖上新開有美堂娟娟草色浄幽芳鶯花不負供吟眺簫鼓何勞報夕陽絕島流雲波上斂平臺帶水席邊涼相逢更憶羊何輩臨海詩成興自長

謁寇萊公祠

丞相祠堂雲構新千年遺像想猶真簾間細細香生篆堦下盈盈草自春豈謂澶淵扶萬乘翻然滄海泣孤臣他時疋馬渡江日須信當年鎖鑰人

謁十賢祠

衮衮衣冠侍建章諸公何事遠投荒憂時白髮并凋喪公國丹心自激揚煙雨啼猿深瘴癘山川駐馬有輝光千年祠屋遺靈在先後清芬聚一堂



皖城渡江有懷

述職遵虞典馳驅敢告勞嚴風吹古渡飛雪點征袍朔氣夕凄緊濤聲夜怒號迥然風土異南望倚江皐

元日同岳牧諸公覲見

沉沉魚鑰九天開閶闔鐘聲杳靄間忝竊六年懷郡篆再陪羣后侍朝班香飄玉几開春殿扇動金鑾識
聖顏佳氣葱葱浮
御榻須歌天保祝南山

入蜀十五韻

鴻造奠巴土西當太白維蠶叢初肇域秦伯始開基橫絕岷峨峻雄標劍閣奇羊腸盤詰屈鳥道歷逶迤萬壑趨二峽羣山突九疑巨靈難運擘丁力竟何施咫尺捫參井蒼茫失路岐懸崖緣磴入亥徑曳車遲策馬銜泥怯征夫冒險疲旅程良阻拆王事獨驅馳鼓吹雲中度旌旗樹杪移未須誇負弩行且綏褰帷慷慨王尊馭栖遲楊子居江留諸葛陣地遍少陵詩覽勝懷千古前脩庶可追



歸州弔屈原昭君一首并序

歸州為漢秭歸邑在荊楚西裔屈原王嬙故居處也彼其以才見疎以色被毀卒為楚江之魂異域之鬼悲哉嗚呼古今賢豪類此多矣過而弔之

秭歸山水郭盤渟亦多姿地孕扶輿淑人稱絕代奇入宮翻見妬憤國轉生疑度曲飛胡騎行吟滯楚纍魄歸青草塚魂逐綠江湄千載空遺恨臨風灑弔詞

贈夔守陳獅岡

君本玉皇吏來為白帝臣孤城多勝跡五馬獨行春拄笏看山近褰帷問俗頻郡樓堪眺聽羨爾出風塵

除夕廣寒驛夜坐

今夕是何夕旅亭我獨來嚴更催臘去東燭待春四盤出

巴人薦搏從旅伴開定知物候變明發探寒梅

過鐵鎖橋

山形雙峭拔水勢浩湯湯倚岈筏為路懸橋鐵作梁斷波龍欲奮帶月鶴埽翔適憶王尊馭來危氣孟揚

松州自冬經春黯然雨雪予至日天氣朗霽喜而有作

嚴冬閟重玄絕塞轉凄切松州綿萬山陰氣特凝結幽崖背日光歷春尚飛雪而我度重關惠風拂霜節窮谷回春融陽和變凓冽三軍如挾纊庶彙向榮悅傷哉邊戍兒刁斗寒宵徹縣官費徵輸竭我氏膏血願言泰階平妖氛坐銷滅



巡絕塞邊至髀腦關武十五韻

坤靈開地户設險若為工峻拔金邊外橫連寶頂東逶迤城郭狀繚繞塞垣崇山自岷岡發江從洮水通千峰照積雪萬壑霈悲風壯士貔貅擁材官虎豹雄建牙張幕府獵騎擢元戎躋甲誇穿札鳴弦忽墜鴻閶闔金鼓振閃閃羽旌紅韓范征西略牧頗破敵功羯胡奔磧北羌虜遁湟中瀚海無傳箭關山絕舉烽風飄聞折柳霜曉避行驄勳業新標柱謳歌已奏弓須將江漢頌早獻

大明宮

赴蜀宿臺山寺

珠林蘭若倚層巒獨坐焚香五夜寒蘿月映鐘塵外想諸天法界靜中看宦情秪似邯鄲夢世路真成蜀道難便欲乞身同賀老逍遙鑑曲着黃冠

過巫山望十二峰不見感而賦之

神女芳蹤何處求青山縹緲白雲浮盈盈一水不得見使我竚立空凝眸皎如風前臨玉樹粲若仙館之瓊樓玉樹珊珊離珮環瓊樓隱隱下銀鈎神女飄飄在何許朝為行雲暮為雨雨色山前幾晦明雲行已散還復聚惟有兹峰真楚陽岷峨劍閣遥相望東開白帝之王關西當參井凌



蒼蒼凝如端冕羅劍戟肅如搢笏朝東皇擎天砥柱過狂瀾上應太白同精光貞心耿耿永不感陽臺之夢何荒唐

巫峽夜宿

巫峽江流下楚湘猿聲凄切斷人腸無端驚起三更夢恍忽猶疑似故鄉

寄酬陳獅岡

使車天上拂霜旌擊敵停橈白帝城却向五峰迴首望江清子夜月孤明

赴松州駐明月關

閃閃旌旗耀日光秉春枕鉞按邊疆不堪風土悲行客猶

喜梅花似故鄉雪嶺亂雲賸遠樹關山明月對離觴塞子
半落風塵際十載驅馳鬢已霜

過風洞關

皇風清穆播邊城一統華夷共太平何處月明羌笛三
軍折柳夜歸營

立春成都道中

東郊野老報春來四顧青山剩放梅念我獨遊巴子國與
誰同上望鄉臺錦江綠漾晴光轉玉壘雲移曙色開莫問
此身歸定處浣花溪上好啣杯

蜀西原憲伯在告以詩見枉兼示所作別業圖且曰



見吾志所存久矣遂為賦之

西墅江村間高人早卜居一區楊子宅萬卷鄴侯書不似
終南徑真同彭澤廬觀濤應有興羨子傲方壺

遊武夷

幔亭飛翠幾千春絳節飄颻列上真秩望瑤壇傳遠漢登
封玉檢紀先秦雲端羽客遙歌吹洞口漁郎細問津自媿
廿年渾浪跡欲從玄度謝朝紳

謁朱文公祠 祠前有大隱屏晚對峰擎天柱

息駕棲霞地維舟大隱前孤峰相對晚一柱獨擎天飛步
凌虛曠澄神叩易玄遺祠薦芳芷明月滿回船

九日彭城懷古

客路逢重九偏過戲馬臺黃花擎露艷白髮感時催惆向
風前整樽從旅邸開可憐歌舞地立馬獨徘徊

睢陽懷古

秦氏失其鹿中原成亂麻群雄相角逐兵戈日交加楚漢
鬭智力戰爭始紛拏殺人如草管積骸委泥沙悲風吹四
野愁殺白楊花日暮黃雲動古樹集啼鴉蕭蕭睢陽道千
載令人嗟

過舒城周公瑾故宅

東吳會猘擁貔貅開道孫劉破敵秋天意生瑜復生亮得



無遺恨取荊州

送趙翰林乃兄授 德府典儀南歸 代作

鄉里衣冠別
帝京秋風驛路便歸程雲旗野色紅塵合鼉鼓江聲綠鷁
輕霄漢常懸懷闕夢玉門今見曳裾行清華太史稱連璧
君有銅鞮伯氏名

題醒翁亭

湖畔草亭一醒翁湖光元與素心同行吟不似澤中叟瀟
散真如河上公好雨新抽江樹綠飛花故點客衣紅細推
物理年華度入世相逢醉夢中

丙寅歲入賀

聖壽

閶闔氤氳紫氣浮五更鳴珮入螭頭太平擬播尭衢咏竇

誕欣逢軒曆周聖壽六十時三殿嵩呼恭扆拜九重香靄傍

龍裘微臣獻納懷金鑑頌祝皇圖億萬秋

入賀禮竣辭　闕田任謝　賜宴鈔

晩辭　鳳闕覲　重瞳萬國瞻依拜舞同勑使傳宣　天

語近尚方蕃錫　聖恩隆歸途更望峨眉月清夢楢聞長

樂鍾膏際昇平無以奋載歌天保頌　皇風

大行皇帝挽詞　二首



憶昨千秋節逍遥鵷鷺行華陪嵩嶽祝㶁㳫劍弓藏日馭

賓虞谷雲迸適帝鄉天閽望不極涕淚滿衣裳

四紀勞宵旰中興漢道昌離宮憑玉几縣圃薦瑤觴群望

迎仙蹕千官捧御床嵎湖遺劍舄攀號淚淋浪

秋日同諸公飲林野橋戶部奉嘉亭次韻

奉嘉池館蓼花風積雨涼生入坐中看竹偏宜逢地主論

文況復接名公情巒遠倚當軒見蕙晩叢開曲徑通醉後

相看憐白髮夜深談劍氣猶雄

賀葉少洲得子二首

曾讀崧高頌甫申嶽降神維熊占夢日玄鳥誕商辰淑氣

符金粟祥光繞玉麟探鏍羊叔子定擬是前身

有子何論晩承家世所欽渥中龍種異池上鳳毛琛作室

還期搆趨庭足慰心君家多桂樹不數竇燕林

送林對山少宰拜官留都覲省赴任二十二韻

海嶽鍾靈秀如公實挺生早通金馬籍更擅玉堂名經術

推劉向文章邁長卿業承司馬走班列石鏋清珥筆芸香

閣分藜太乙精袞然推武庫鏗爾振韶談敎肖月環林重傳

經帳後盈維新逢

聖主啓沃逹承明寤匆孚咸有清華切邇英講筵開燕

寢廱直聽鷄鳴搢笏辭中禁分曹領舊京虛懸留藻



鑑竊寵接蓬瀛戀

闕晴雲繞趨庭晝錦榮版輿娛綵服竹笋薦金觥共

效稱觴祝爭看負弩迎累朝崇相業八座舊家聲

王事寧遑處星軺動遠征歡携情未已離別思猶

傾去去三山渺飄飄五兩輕風吹鐵甕棹旆指石頭

城重地資元宰嘉謨扃保衡玉橋還聽履商鼎待

調羮

林野橋以詩見枉夜坐有懷賦酬

中宵耿不寐宴坐愜心閒何處生凄瑟秋聲遠在山寒

蛩鳴雨急孤鴈帶雲還遥憶同心侶清芬未可攀

施大參半峯項少參儆齋見枉草堂有懷往事 三首

傳說高軒過殷勤倒屣迎文園甘寂寞陶鴐息徂征却憶紅顏別翻驚白髮生憑將樽酒意共慰十年情

憶昔京華別分爲楚蜀行衡陽過鴈渺雪嶺暮雲横乍見交逾密相悲話屢更蹉跎十載事惆悵不勝情

少年懷意氣談咲倚青萍麟閣看留畫龍沙待請纓誓將横短劍直欲斬長鯨世路多翻覆浮雲倏變更虛名秖自悞衰朽竟何成預卜行藏定寧知寵辱驚北山銘已勒南畝菊方盈不似行吟者逢人說獨醒

王雲竹邀同康礪峯諸同年賞菊 二首

隹色呈三徑紛披冐紫烟香分柱史宅宛對玉堂儒却笑樽前媚偏憐燭下妍歡娛拚一醉明月落歌筵

十載江湖侶今同鄉國遊籬花方爛熳樽酒共淹留勳業黄粱夢行藏霜鬢秋未須惜沉醉身世一輕鷗

送黄梓谷憲長入秦

使車迢遞出閩關萬里應過蜀道艱早歲聲隆黄叔度中興詔起謝東山旌麾遠慰三秦望劍履還趨五夜班霄漢勳庸屬公等好訏謨策侍
龍顏

賀中丞壼任齋公平寇

元帥專征寄閫符材官百萬擁前驅縱横壁壘風雲合羅列旌麾虎豹趨陣布六花騰殺氣營開細柳運神謨彎弓咲指旄頭滅洗劍應教海鱷誅共說八公皆晉甲直須一擊繫單于高標銅柱雄荒服新肇金湯鎮海隅（時漳州新築澄海城）父老携漿迎節鉞將軍櫜矢沸笙竽壯猷自昔稱元老經畧由來屬大儒
聖主分茅宜寶册中興開閣繪麟圖太平功業須公等干羽今看佐有虞

贈李西垣總戎平寇 二首

李廣威傳古壯平腰横寶劍肆專征陰符早授黄公畧細柳今開漢將營已向狼山擒猛虎（李先在狼山有功）復從瀚海斬長鯨元戎號令雷霆迅肯使軍麾越甲鳴

上將胸藏數萬兵手持一劍倚天横請纓志繫中行說揮翰謀深漢孔明強弩射空搶彗滅樓船截浪海波平捷書早獻麒麟殿定遠勛名邁漢京

秋江別意卷送户部林仲山壮上

秋容澄遠靄樹色曉峯開客泛天邊棹人傳江上杯毅華漢署秀詞賦建安才渺渺星河望清光燭上台

桂棹凌波渡芳樽惜路岐秋風正摇落別思轉凄其迢遞頻看劍登臨幾賦詩殷勤重握手來來贈江蘺

次韻酬林野僑户部壽日之作三首

漢署舊僚郎歸來日泛觴琴書閒歲月松菊傲風霜無論潘生拙真成杜老狂山齋讀書處帶草拂堦長

風流王謝郎客至引壺觴窓映松蘿月杯傳橘柚霜草玄楊子寞避俗阮猖狂予亦尋真者從君結社長

憶昔謬為郎同君醉客觴轉傷衰謝日翻覺鬓毛霜逸興憑詩遣閑愁付酒狂尚平心事畢共卧水雲長

送陳少岩應貢赴上

東風吹客棹楊柳綰離思司馬題橋日宗生破浪時鶯鳴春殿曉蝶舞上林枝君過長安陌看花幾賦詩





午日同諸公泛舟龍江

釣龍臺下鬬龍舟龍在江心死欲浮滄海潮連金鎖渡碧潭雲護越王樓當筵簫鼓迎風振雅會衣冠鎮日遊況復山川饒勝槩飄飄疑是泛瀛洲

岡陵雙壽為郡守邊少微題二首

丹景開蓬島青牛啓道詮五入鹿門叟齊德少君賢誥染龍飛藻筵歌燕喜篇東方桃幾熟長獻舞衣前

具慶稱觴日笙歌南極輝瑤池青鳥下玉壘白雲飛禄養二千石年華七十稀畫堂開晝錦應勝老萊衣

送周終慕乞養歸四明二首

遊子含情切封章玉陛陳言將陟屺念遠慰倚閭入郡揺芉棠咏堂盈萱草春百年忠孝重持此奮君親

白雲渺何許可望不可親之子遠行邁天涯懷苦辛陳情動令伯色養憶安仁須奏南陔曲年年獻壽衣

小亭為周洞岩大叅乃兄題

盤谷棲霞處倚然一草亭人稱鹿門叟天現少微星雲氣生虚牖芙蓉秀緑屏想當鶯嶂頂鳳吹振山靈

社上過青楓嶺懷社中舊游

長掩柴門咏菊松得從洛社接芳蹤昔年已解文鴉侶此日猶聞長樂鍾獨上青楓書劍冷却憐緑野酒杯濃憑高極目雲飛處日暮亭亭駐遠峰





芋江曉發

桂棹横波渡風帆帶雨斜緑歸溪畔柳白噴浪中花倚劍看牛斗開尊戀物華乘流隨所適不逐漢匝槎

晩渡鄰溪

鄰溪春水緑落日暁風披倚棧防泥怯衝寒信馬遲泉聲雨外急樹影霧中移老我江湖客飄零無定期

旅途述懷寄山中同志

一為軒冕悞淪落世塵緇耿耿倚長劍遑遑問路岐伏波裳苡諸葛誓驅馳遠愧陶彭澤閒情醉菊籬

次濠梁夢入朝班

銀燭張虚舘嚴更引漏殘東風吹客夢一夜到長安清切
鳴珂入趋蹌委珮珊覺來天宇净猶似玉階寒

過兖府

天上明奎度星分列曽藩羣山朝泰岳衆水接洙源國是
周封舊俗猶鄒射存觀風憶司馬歷歷騁征軒

春情旅途有述

瀟蕩春光滿客程飛花片片點新晴枝頭昊日黃鸝語苑
外潮風粉蝶輕衰白秪應憐杜甫行藏何事卜君平季逢
宣室勤清問勉効涓埃荅　聖明



河間道中追憶在蜀時事愴然述懷

傍人柳色催春暮渺渺開河幾問津五十年餘雙短鬢八
千里外一征人偷途荏苒貪趋命往事艱危倍愴神念我
勞生真索莫空將書劍老風塵

自羊城別頓西岩憲伯十年餘矣重逢京邸共話生
平喜而有作

使君氣槩獨昂藏憶昨論交在五羊一別風烟殊去住十年
蹤跡共悲傷長安車騎遊塵合葦路鶯花淑景光莫向周
南嘆留滯經綸全仗濟時康

皇極門朝見

鍾鼓初傳龍御時掖門方啓珮聲遲香飄玉座鳴鞭靜日射
金扉簇仗移獸舞㢘諧虞舜治鵷班新覩漢官儀小臣已謝
滄洲遠幸際清朝拜赤墀

過大庾聞中丞李石塘破賊旋師作凱歌五首

隆中久卧六韜閑料敵討籌樽俎間一鼓元兇旋就戮鐃歌
清吹度梅關

相國胸藏數萬兵指揮號令動天敵彎弓咲指旄頭滅肯使
軍麾越甲鳴

開府登壇東誓師龍驤千里擁軍麾七擒坐令南中定折首
連梟太白旗



細柳縱横列將營六花飛陣若羅星三軍賈勇雷霆擊好
似公山草木兵

雷鼓嘈嘈動地喧長戈東指下翁源咲談手斬雙龍劍倒
海寧教鯨鱷奔

遊南華寺

六祖談經處娑婆寶樹蒼傳衣宗派遠洗鉢慧泉香法雨澄
玄境慈雲護古堂塵勞聊借榻身世兩相忘

見六祖真相

獅子黃金座居然定慧時不生元不滅無覺亦無知普授恒
河誦真將苦海離禪門非有障神悟即菩提

送岳伯方永山陞大僕卿之京

星軺迢遞上神京楊柳依依綰別情治行早推循吏傳姓名新註御書屏時逢鳳曆王春會曉入鵷班卿月明萬騎雲中方鮮甲清曹端喜泰階平

宿大寧公館讀殷克齋中丞壁間留咏愴然感懷遂次其韻

山腴虛館淨塵纓麗藻逢君翰墨清書省昔年同寓直孤燈此夜獨含情謝安久繫蒼生望諸葛長垂宇宙名讀罷新詩淚沾臆屋梁殘照月空明

萬曆紀元入賀



聖壽

社稷中興日　君王出震時雲晴開雉尾日表識龍姿宣室勤諮問文華密論思遭逢瞻咫尺忭躍獻歌詩

慶賀禮成　駕由左順門朝

兩宮奉　旨賜宴

金臺傳曉箭玉珮侍　飛宸献納千秋鑑氤氳五夜香兩宮隆孝養萬國喜趨蹌仰荷天恩重珍醪出尚方

彰德為曹魏故宮今趙王府在焉過而賦之

百雉漳河繞曹公此舊宮山川遺漢壤形勢壯藩封鄴下才能會黃初霸業雄尚思橫槊日銅雀洒秋風

府江自大征之後境土晏如過而有作

八桂雄金雉巋然鎮大荒山形森列戟水勢曲迴腸民雜侏儒俗地經戰伐場　皇威長震疊櫜矢靖遐疆

昭江舟行

瑟瑟昭江冷舟行路幾盤山光侵坐見水色上衣寒欲雪飄成霰迴沙擁急灘中流大自在捲幔下風湍

府江夜泊

刁斗寒更切烟籠瘴不開月黯山有礙風引浪還迴野火時明滅流雲自去來夜深塵境寂坐對思悠哉



過衡陽遇少微兵憲邀飲鴈峰寺

寺在迴鴈峰下按圖經云鴈飛到此即止至春復北去

萬里經長夏炎蒸度祝融故人枉旌蓋坐對領清風塵世三生夢浮蹤萬劫空僕夫問前路回首愧歸鴻

題靈山寺卷三首

錫卓開山處岩嶤鷲嶺西一輪明月上普照衆生迷

迷處緣何處齋心玩法華肢離一切相長御白牛車

三車本為象一種是真宗解到真如境方知萬劫空

題劉節齋方伯孝感卷 有序

方伯劉節齋母黃太夫人嬰足疾久弗瘳公甚憂
之一夕太夫人夢有婦氏手持草若鳳儛花狀療
之既寤恍若所祠觀音大士也晨興步履如故公
大喜以其事告于薦紳士夫咸神異之各為詩歌
本公孝感文煥曰予讀普門品觀世音神力解厄
之說詳矣至旱麓之詩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則以
文王之聖而明神佑之也劉母大士之應以予所
稱詩詞信不虗矣為之偈曰
吾聞觀世音無量功德神妙相本具足萬變難具陳
肱除一切苦以佛威力故慧日照須彌清光遍淨土



璽辟忠孝家佛力長守護盂水青楊枝秪園珠林樹
愛薦聖善人修證菩道真名註南斗籍歲綿王曆春
業障斷世塵善果成佛因慈悲大尊者應識是前身

題忠節並茂卷 有序

給諫謝可嵩名蕡在
世廟朝以諫大禮遭廷杖復申救鄒司成東廓先生
論劾時宰致忤出守太平齋志以沒側室劉氏年
甫十九誓志撫孤五十餘年氷操凜然一門忠節
世兩難之
穆宗登極追贈給諫公大常少卿吾閩觀察使韻泉
鄒公褒其門曰忠節並茂予與公伯子為同年友
敬仰高風為紀其事

三山何崔嵬流水日東逝中有給事莊孤松雙鶴唳
此地昔依然此人邈難繼山高復水清靈響振萬世

送巡撫龎惺菴入總內臺畨思歌十首并序

閩自昔稱奧壤民罔識兵革里巷熙恬嘉靖丁巳
歲倭夷突入薄會城肆其荼毒
肅皇帝特遣重臣督撫兵食半屬草創已未歲寇再
入禍亂尤憯徵兵議餉郡邑繹騷濵海樓船列兵
而守督撫諸公相繼經略駸駸乎治矣吾民方訛



湯火譬之病虗元氣未復我惺翁起自家居承
制撫治士民咸動色相慶曰是在御史時按中州兩
浙督學畿甸者龎使君龎使君云公下車召父老
于庭問民疾苦首禁官市弛力征罷権稅革供億
條賦役濬河渠繇洋泖一切滌去煩苛與民更始
精覈士籍裁縮歲餉使兵歸於營百姓晏堵至籌
策戎務海外有截枹鼓之聲不聞自公之來民無
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昔召穆公既平淮夷即
徹疆土詩曰匪疚匪棘來旬來宣蓋戡定與安集
異用同功此穆公所以作周之翰公之心即穆公

之心也今百穀豐登閭閻樂業安攘之効爛然可睹矣公方有大造於吾閩以惠我無疆

聖天子進公副都御史入掌院事矣士民如赤子之離慈母譲借恂弗獲相與咏歌之立石紀頌之社而稷之尸而祝之文煥敬拜手颺言曰自古人臣為國家懋建殊勛盛德大業必流之金石播之雅頌歌申甫曰崧高維嶽歌召虎曰江漢湯湯蓋假川嶽之靈以讚揚盛美吾閩八郡皆公茂德之所顯融駿功之所著定名山大川圖牒可稽茲表其最著者各為歌一章以侈我功以昭靈貺公之福履如嶽峙川至而八郡川嶽亦于焉增重矣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敢藉手以獻

鼓山 省東名山

鼓山東射曉雲紅萬頃波濤砥柱中獨障閩南海天淨高標銅柱紀元功

旗山 省西名山

西峰羅列鎮全天開府旌旗日月懸處處桒麻絃誦沸八閩歌舞太平年

南臺 省南大川　南臺舊有沙合出相之讖

南臺江抱越王樓相府旌麾紫氣浮金鎖渡頭沙正合天風遥送濟川舟

壺公 興化名山

壺公峯擁倚青冥幕府宣風海若靈萬里波恬通職貢磨厓鐫石鎮東溟

洛陽 泉州大川

洛陽橋上萬人呼麗德公來使我蘇海外鯨波成有截溫陵今已似名都

九龍 漳州名山

九龍形勝壯重關海上旌旗控百蠻幕府坐籌聲教遠將軍蹴鞠夜歸閑

劒津 延平大川

寶劒光騰牛斗邊川涵紫氣有龍眠千年神物風雲會霖雨蒼生大有年

拜相 汀州名山

山名拜相拱神京玉洞風生雜珮聲天為名公遺聖跡特從 恩眷侍承明

登高 邵武名山

登高下瞰萬家春莅說中丞問俗頻北去攀轅留不住焚香載道望清塵

武夷 建寧名山

慢亭霞起列僊宮秩望遥壇禮上公矯矯中丞祠屋
在千年俎豆報功崇

篸蕭宴語耿中丞授簡命題為浙左轄謝松屏
作

聖朝精吏治六計察群臣我讀循良傳公真殊絶倫
勤勞憂國念感激致君身汲鄭宜前烈趙張振後塵
致茲財賦地共荷使君仁輯瑞趋文陛鳴璫領薦紳
星臨象緯逼天鑒日華親虞帝疇咨日周王訪落辰
精誠紓聖眷宴坐切楓宸樂奏鈞天曲盤分玉食珍
篸蕭承燕語宮錦被恩新勳業銘鐘呂聯翩歷要津



人情賢夢卜君子以經綸直道持清槩儀刑秉大鈞
莪精天誕傳衡望嶽生申江漢英靈閟君臣契合神
玉階應聽履黄閣且圖麟會待商霖潤沾濡徧海濵

送謝養和節推擢天曹北上

安石並傳海內名分符司理到松城風行千里秋霜
淨月傍三山子夜清履處甘棠歌召芟悠悠征旆上
神京天曹元是文昌侶日近爐烟侍
聖明

送杜武川運長應朝

輯瑞趋彤陛雲端駕赤騄賢聲空冀北世路滞周南

公昔為青州太守陞湖廣憲副復左遷量移至今官鶴侶携將伴棠林…
清光天尺五遥望接台三

秋日陳㩦山劉少藜葉芝山陳木岩柱…
草亭奉和㩦山來韻

天末風吹雜樹鳴空山揺落送秋聲臺連古…
近地接隣霄太守清伐徑結茅宜小隱開樽…
怡情登高作賦群公事媿我濡毫獨後成

送謝大行繹梅奉使琉球還朝　七言律　七言絶

聖代分茅奠海疆使君啣
命耀遐荒金章鳳簡辭中禁玉帶麟袍出尚…



波臣迎遠節龍宮靈若護飛航夢回長樂鐘聲…
向扶桑捧日光

其一

節使宣綸寵命光錦衣猶帶御爐香争看…
擁好似相如諭笮邛

其二

天朝寳册下重溟海嶽諸神盡効靈共覩雙…
節應知百獸舞虞廷

其三

赫赫綸音　君命臨殊方明月照丹心臣身…

如水豈似當年陸賈金

其四

奉使遥凌窮髮田搜奇無得訪蓬萊壯懷擬似謝康
樂掛席親拾海月来

其五

遠遂浮槎問女郎天孫為報錦雲裳歸来大放玄虚
筆錯落昭回天漢章

送簫給諫乾養奉使琉球還朝

親承寶冊賜夷王劔佩晨趋出建章聲教遠須周正
朔威儀新覩漢冠裳橐空陸賈通南粵檄捧相如諭
祚邛建節歸来報
明主早圖王會頌陶唐

題勞門朱氏貞烈卷并序

衛女嫁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且往當喪
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夫衛女行嫁者也中道
聞喪傅母與俱執教之使然哉非其天性耶朱氏
女在閨閣中聞勞夫君死即謝華鉛不御往而即
喪居數月不食死視衛女抑又難矣嗟夫世道日
趨鄙義一事往往鍾於女流而在忠孝之家此其
繫綱常関世教豈小哉可以風矣

羲御無却旦山高無返泉一身既許人安可復棄捐
妾身非金石金石無全堅妾心似明月團團在青天
衆星森以列明月獨嬋娟吾讀衛女傳清輝照簡編

龍眠歌送本府李鵬河司理考績北上并序

予昔讀書舒城龍眠書院垂四十年矣今鵬
河李公舒人也以名進士司理吾郡賢能獨
最考績北上縉紳士夫各為詩章贈別予感
今思昔作龍眠歌寄意以代驪駒

憶昔龍眠講業時壯心直與古人期青雲事業邈難
許高賢雅況相追隨訪古臨眺周瑜城周郎豪氣浩
縱横鼓鼙江上戰聲寒東風一炬走曹瞞自謂中原
可席卷中道覇業空排殘寥落英雄千古恨使我撫
景坐長嘆龍眠居士李公麟讀書處飛霞池館俱亭
名清心慮樊侯樊理溥化圖畫虞公虞集詩千載令人
賞芳鬱徘徊更望梅山岑仙尉梅福高蹤起遐佇我
別龍眠四十秋蹉跎往事徒悠悠衰晚辜負
明主恩乞身解組歸林丘君矣逸氣横九州棨戟傳
呼擁道周道傍兒童歌且舞共道賢侯為召杜公庭
三載獄無冤漢法六條賴明府會須報政達承明召
見金鑾謁　明主侯本龍眠李公冑龍種不與疇衆

伍飛騰直上九天衢霖雨蒼生霈下土

宋李公麟讀書龍眠山號龍眠居士所居有飛霞亭清心池元樊理溥化畫爲圖虞集題詩漢南昌尉梅福棄官隱居梅山鵬河即龍眠居士舊也

滇中有鳥名信天翁食魚而不能捕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食之

荷錢荇帶綠江空唼鯉含鯊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滇人蘭廷瑞詩

北方有獸名曰蟨鼠前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



爲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蟨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

蛩蛩恒念飢有蟨長哺之所生雖異類所托實相宜
蛩蛩不餓死蟨亦無禍危賦質固云拙謀生亦有知
吁嗟鵾鳶翟腐鼠爭喧追亦有豺與虎吞噬無已時
鼷鼠飲滿腹鷦鷯棲一枝周周相啣羽姁姁在水涯
萬彙各有適膃肭何猜欺達人貴知命營營安所施

湘雲逃祝爲舒中陽方伯題

方岳藩屏重清朝列上卿狄雲屺岵念潘日板輿情
寶樹開華萼冰桃薦玉觥湘川台斗映長傍錦堂明

華萼山房卷爲王華巒運長作

蜀内江有山名華萼蓋唐玄宗華萼樓成以賦策士内江范金卿試第一故以華萼名其讀書之山運長王華巒亦讀書此山題爲華萼山房

白帝昭靈既名賢應斗魁玄傳楊子業賦擅馬卿才
華萼分中禁巒雲接上台山靈長守護帶草覆書臺

貞萱榮壽爲邑侯董貞復太夫人頌

諼草樹之背盈盈葉四垂春風到指序貞色自蕤葳
何以奉慈壽蟠桃三熟時



諼草樹之背結根托瑤圃朱明惺貞姿不與衆卉伍
何以奉慈壽南山正當戶
諼草樹之背容華歲月老玉露凋衆芳貞心長白保
何以奉慈壽王母玉文棗
諼草樹之背幽皇枝自繁丹顏凌雪色貞質固靈根
何以奉慈壽北海捧金尊

元功授鉞爲總戎呼孟齋題

上將當朝荷寵靈璽書光重下承明胸藏虎豹六韜
略牙列貔貅八陣兵擁祖坐銷閩海瘴旌旗飛閃粵
江城知君元是封侯相麟閣還應屬大名

挽大宗伯林肖泉公

彤伯三朝望台階八座荣大儒程伯子世業漢玄成典校宗群略儀刑重五更欿然觀大化青史獨完名

挽大宗伯林對山公

講幄依中禁清朝屬典刑合宮勤問道宣室坐橫經再曳尚書履乍騎箕尾星乾坤留正氣川嶽表遺靈

送閩清學諭朱檉河遷建昌教授

君家紫陽學高論辯人順腹飽五經笥名尊一卷師春風坐幾月深雪立多時再捧盱江檄悠悠繫衆思

贈良相姪守備粵西石牛營



爱汝胸中有甲兵手持一劒倚天橫六花早授黃公略細柳新開漢將營鎮日軍中閑闘鞠清宵蠻部擁鞄笙阿戎不負良家選仗鉞還應樹大名

和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錦繡紅半白半黑雲外峰膈膈膊膊鵰搏風磊磊落落遠山鐘

題林順齋方伯乾山風木圖

曾聞使節歷三巴處處棠陰樹自華今日乾山回首望瀟瀟松栢起寒鴉

使君西蜀擁征旄志剪鯨鯢軍務勞百丈磨崖碑尚在峴山何似雪山高

贈福清羅鵬雲廕封入覲

我讀循良傳賢侯名與齊臚言馴雉化共喜借鸞棲太液恩波重綸章御墨題上林春樹曉青瑣聽黃鸝

題王斗坡壠上蓮華石室蟠龍窩二扁

峃前群峰翠開花玉井蓮靈根托瑶圃秀色冒青烟石室傳精要塵寰離苦緣此心元不染明月照前川高人結遐賞選勝在玆峰玩世隱名谷藏身叶有龍步邀蘿徑月坐嘯海天風之子超玄度逍遥伴赤松

與劉少麓王雲竹陳後洲林雙臺鄭龍津登越



王臺有作并序

無諸乃禹苗裔世王閩地漢高帝起旅以兵屬漢鋤秦斃項有功復封爲閩越王廟食玆土輙著靈應我　朝王師航海取閩王將挙公托爲漁父導引誓以不殺傳檄而定功德在吾閩甚鉅歲久廟圮燬隆慶四年請于當道出帑金脩葺廟貌重新歲時伏臘祀事孔虔用荅神休庥惠我民於無疆云

金鎖渡頭湖正平越王臺榭枕江城藩封原是神明胄義旅長驅漢將營瀚海王師征戰息歲時父老駿

奔誠匡扶自昔威靈在時有紅袍鐵馬聲
灊灊長江春水來釣龍人去有荒臺江空日抱黿鼉
窟臺迴風髙鶴鵲迴鼓瑟即今悲帝子江蘺時復薦
山礬僻公多暇延清賞潦倒狂歌逸興催

贈鄧百屏少府重膺封誥

使君節槩重南州獨抱清華邁品流雅望三爲名令
尹賢聲半判古諸侯彤廷久註循良選紫誥重膺寵
命優聖主即今徵茂異定應側席待訏籌

寄左伯陳五嶽先生 幷序

陳五嶽先生文章名海内所著有黄蓬武夷等作鴻



裁藻思爛乎盛矣先生以其先中議公與不佞同仝
儁游有通家好遂結文字之知惠而好我貽我彤管
未有以報也而先生徙豫章左伯行矣詩云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於是作五仰詩以寄意太史公曰雖不
能至心竊嚮往矣

我所仰兮在泰嶽東方青帝神所握美人贈我青玉
案何以報之增離嘆梁父山高不可攀側身東望阻

齊關美人兮青雲端

我所仰兮在華嶽西方白帝神所握美人贈我金錯
刀何以報之心怛忉蓮嶺山高不可攀側身西望阻

秦關美人兮白雲端

我所仰兮在衡嶽南方炎帝神所握美人贈我岣嶁
碑何以報之心煩思祝融峰高不可攀側身南望阻

荊關美人兮紅雲端

我所仰兮在恒嶽北方黑帝神所握美人贈我貂襜
襦何以報之心煩吁鴈門峰高不可攀側身北望阻

燕關美人兮玄雲端

我所仰兮在嵩嶽中央黄帝神所握美人贈我丹丘
歌何以報之心煩勞二室山高不可攀側身中望阻

韓關美人兮黄雲端



八月十五夜同友人楊東谷盧少湖復初庵觀

塔訪淨上人

凸峰山下錫飛來萬種旃檀謝世埃石繞晴雲圍峦
室秋深紅葉點蒼苔龍幡戒慧跏趺定虎伏灵文貝
葉開良夜湧尋方外友一輪明月照蓮臺

贈侯邑許丞陞 岷府典寶正

昔在雷陽日名儒有許衡談經時輩屈佐邑政聲
平 岷府分茅地山形固國屏王官兼吏隱今見

曳裾行

題凰山鄭一所憲副封君榮贈卷

凰山根奇拔秀色軼蒼菪谷口芳聲遠㢘成世業長錦文斩豸服紫誥煥龍章共羨鹿門叟承恩卜祚昌

送繢石江公祖榮擢三吳兵憲

旌麾遥指百花洲簫皷樓船控上遊四海轉輸通職貢三吳文物擅名流材官列戟開雲鳥樽俎臨戎綏帶裘别後烟波江上望思君江水日悠悠

又七言絶一首

燕葭江上錦帆秋祭戟遥臨擁道周何武不忘思去後寇恂何以借攀留



十月庭中白黄二菊盛開

九日延清賞君何獨後期粉毬呈雪色紫艷逞霜姿社甫登臺日王弘送酒時直須拚一醉明月滿東籬

春晴同友人飲復初禪林

少年負奇氣磊落出風塵歲月易流邁行藏歷苦辛睠兹明媚景媿作倦游人爲報同心侶相期問谷神

贈僧家

人生塵世間無如僧家好門掩白雲封葉落風来掃晨昏念弥陀日出補衲襖客至坐蒲團客去研經典五蘊悉皆空一切無煩惱

目録

卷之七

石室私抄卷之七

閩侯官　魏文焌　著

年友雲竹王應鍾　校

書

任松潘寄福建巡撫譚二華

焌家省城去歲歸見鄉長老輒言兵火之後百姓苦遭夫甲及當大日之害夫甲者編驛傳夫首雇夫馬供廪粮也當大日派里長分當日子咨應使用也自嘉靖十三年以前審均徭之時將丁粮多者編僉驛傳夫甲謂之私當不勝應役之苦郡守胡　議罷私當通將苗米每石徵銀叁錢納官發驛給與夫保咨應夫馬廪粮造數支銷行之二十餘年民甚便之舊規審綱之時將丁粮通融每丁石各縣派銀七八錢不等徵納在官遇有公務支辦民亦便之是無當大日之名也後因倭患用兵驛傳每叁錢外加增六分一時權宜之術也此外又將粮多者編充夫甲令其雇人夫供廪粮雖云官亦給銀而私賠無算是既納銀在官又使民私當此夫甲之害一也以綱銀應咨不敷又派里甲分當大日里長取之甲首一兩增至三四兩者甚至將綱銀侵隱令里長空手私賠此當大日之害二也惟此二害鮮不蕩産者夫百姓數年連遭寇亂閭井蕩然譬之羸病之夫宜投參朮以培植元氣而乃飲以烏喙是速其斃也今賊平民方離湯火如赤子之歸慈母聞　公有惻然拊循之念僕叨教愛目擊二害敢吐鄙懷敝户丁米不多例叨優免本非私言惟

高明俯賜詳察裁奪地方幸甚下情冒昧塵瀆無任惶悚

譚公得書即日查革夫甲大日

寄趙寧宇中丞

從人還得十月念日書知秋抄已抵家慰甚翁車轍暫停得遂承歡之願即三公不易矣教札云二十餘年盧生之夢始醒聞之李太白曰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形在塵世中皆蕉鹿也醒者幾人哉

聖天子宵旰求賢翁負海内蒼生之望出膺節鉞入秉樞衡盧生之醒當復為周公之夢矣東山非久卧時也竚俟竚俟僕寓形宇宙之内沉冥幻妄之場學道猶隔兩塵此生徒輕一擲荏苒老矣猶在大夢中矣翁何以覺之睽違數千里寄之尺牘餘情縷縷尚托神交不盡

寄延撫譚二華同年書

不奉光儀者十餘年矣人生離合有數然僕私所欽慕者念未嘗不在左右也禍亂之作天必生出類之才以戡定之公非其人耶小僕持家書至自閩九親朋輒道閩中恨得公晩向使十年前未亂時有公在可無亂有亂當亦不至今日也夫自莆城之變極矣四郊多壘遠近騷然咸謂不二三年未易平也公至宵旰調兵食折箠而定之倭虜侵犯中國起於浙直慘於八閩自昔稱樂土兵食無議者虜至不能困使得氣去禍安得不延也漢人曰一大治則終身創矣虜在今日可謂大創矣戊午歲莆人之夢曰重熙運見太平夫重熙公寔應之太平有象矣民始帖席眠僕老幼咸荷更生之賜天為閩生公非偶然也夫閩偏安自守之國也數年倭寇縱横山賊竊發以至廣兵躪亂百姓死傷流離困苦甚矣昔召穆公既平淮夷即徹疆土詩曰匪疚匪棘于疆于理又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夫旬而宣之匪特討亂已也又曰召公是似蓋欲穆公紹康公之業為周之翰耳明公之勲媲美江漢而旬宣之寄所以紹穆公而光大之僕竊附詩人猶有望焉幸亮幸亮僕承乏松維蓋全蜀極裔北去迭虜僅數舍三面氐羌即唐之吐蕃也李德裕嘗經略之矣　國朝羈縻之為我藩籬邇來邊防漸弛羌酋桀黠此西人之隱憂也明公廟謨夙抱當有安攘大計以裨西略願惠德音使効尺寸登壽遐之樓臨風耿耿矣望之望之

寄夔守陳獅岡書

去冬過白帝與公泛舟於旋波駭浪之間排灩澦遡流上征俯仰懷古至今思之飄飄有凌風之想焉昔人言蜀道之難聽之者猶凋朱顏况親所跋涉而又窮蜀之險如倒馬坑鷂項嶺羊腸關鐵鎖橋風洞頂雪欄關皆叱馭過之使李白當時見此所謂上青天者將復如臨九淵耶入松四面崇山無論春夏玄雲合即脉脉雪下矣古稱黄沙積裏無春不虛語也日惟料丁壯調兵食暇則登臺耀武羌夷重譯稽首環牙旗間早休衙得稍尋舊業與發對雪山命酌非復案牘勞形如俗吏之所為也僕始頗符時萬里赴邊縉紳輒嘖嘖為僕言道里險阨黠羌之不易馭也頗難之乃今稍覺居安忘陋矣執事念我更獨甚諸縉紳故特布區區焉

與周將軍書

忤來知足下運籌多算料敵制勝廑至勤矣彼酋已獻甲馬退兵及乞償番命一節邊事被前人創成一例致黠酋狡以為詞來移云償之不前仍起跳梁退兵與不退兵同

可謂洞識夷情矣至云暫從所請俟首惡盡來容約擒斬
昔陳湯曾發屯田吏士直抵康居斬郅支及名王以下班
超在西域以吏士三十六人夜奔虜營斬虜使及從士二
十餘級餘衆悉燒死此皆古人奇功今挖撒之強不如康
居鄯善來而擒斬主客衆寡之不敵比班陳在絕域斬名
王虜使又不同也此亦一奇矣足下度擒斬之後諸羌不
至連衡報復如康居鄯善震怖帖服否乎縱彼連衡恃皆
有以待之能以全取勝如西域遣子入侍否乎夫兵貴動
在萬全足下料敵能為萬全之計則一舉而雪三軍之憤
為西鄙樹百年之基功將與班陳等矣第恐諸羌動搖以
叛降為名我軍無以制其後法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故
知而勝算者上也且虜據險力難并援則惟出其不意攻
其無備或誘而致之或伏而擊之冀得一當以挫虜謀不
然寧整而待之坐而困之貧破其衆勢自乞降則趙充國
所以服先零者足下其熟計之

上座主董潯翁少宰書

文恢以文章求技受知門下二十年矣古人云生我者父
母知我者鮑子夫子於不肖有罔極之恩焉竊謂主司掄
材譬之樹木矣樹桃李謂春玩其華夏食其實也樹松柏
以為大厦也恢自即署歷郡守以至今官上之不能籌一
畫出一奇以裨國家大計次之又不能承宣主上之德以
乂民阜財安內攘外廑廑然無尺寸微勞以自表見即無
論材大厦雖玩華食實亦非所望焉門下先後所取士樹
材多矣如恢弗克自樹以負知遇之恩門下猶勤收錄不
以散木遂棄之恢雖朽質敢不思自磨濯少効涓涘寧忍
自棄而甘為匠石所弗視也壬戌春從松潘始以母老蜀
道之難即圖疏請附于令伯依劉之義有私謂曰松州邊
鎮簡書可畏謂何恢即踧然懼絕裾叱馭行矣入松島道
羊腸懸崖壘嶂豈堪劒閣寔安流坦途也塞下嚴寒雖盛
暑亦披重裘氐羌雜處即唐吐蕃遺種乃今部分各自雄
長可以羈縻服兵威屈也比歲豪酋獷猂負險跳梁每犯
輙得氣去邊防坐是漸壞夫圖目前苟安不卹他日利害
是皆自營非為公家計也第兵食練戰士繕亭障遠斥堠
求即勦之每一發兵頭須為白茲且稍稍戢輯矣日殫經
營之力務求安攘之計俾西土收寧亦不負門下樹一士
矣第念老母頹齡久違溫凊音書斷絕腸一日而九迴復
何心沾戀利祿哉
聖朝推恩親年七十以上一子例得侍養門下諒其懇情
得如例請早迴王馭萬里之危以遂潘輿一日之樂則生
我者又賴知我者以全恩莫厚焉夫子早晚入政府矣所

樹衆材大之為棟梁小之為榱桷意所取裁各適於用如
焮者得以樽櫟長養山林敢忘大造生成之賜哉敢忘大
造生成之賜哉

與王白崖憲副書

昨奉瑜翰并軍政條議竊見公籌策戎務即韓范經略奚
讓乃知小醜不足平矣僕自九月初抵萬漢土官兵俱會
遂以濟河坐待貴省兵至夾攻鄧據把隘官軍報稱貴省
差官往寨撫諭初聞甚喜以為賊果就撫地方寧謐可以復
明命矣而逆賊益無畏忌輒肆猖獗此在敝省實剝膚之
災若聽諸將翱翔雲萬即南岍之民靡有孑遺奉

卷七十五　三

旨討賊簡書可畏施州衛指揮馬圖乃欲要功以贖前罪
坐守賊寨何為哉卅木口李指揮盤解百户康學等此乃
疆埸之責恐有上司陰助詐稱入賊未足深罪也黃中狡
猾敝省屢行撫處曾以賊姪黃洪達送官名為聽撫實則
緩兵非一次也今復襲故智堂堂中華赫赫　明命不
能致彼反為所致乎彼果畏罪悔禍面縛投欵即詣貴省
軍門移文敝省罷兵罪人斯得早靖疆宇豈非至願古之
敵國請降者尚肉袒輿櫬中賊小寇乃敢羈留職官要挾
耶今川兵四集刻期進搗伏望早賜發兵倍道星馳共為
犄角以圖萬全以便會　題無任企祈

與吳仰峰兵憲書

支羅撫剿之說敝省豈不知從撫所省兵糧為長計乎但
中賊濟惡不悛兇險特甚所賊殺不辜者殆難以數計蓋
三十餘年腹心巨蠹矣前各院道撫處亦曾以賊姪黃洪
達投見姑縱之使田欲其感恩聽撫竟負固不服非一次
也彼其權變知兵雖宋江不過自恃險固所居踞為天城
每以智術籠絡上人初聞貴省行撫亦計此賊見大兵彈
壓必身自輿櫬面縛詣軍門請降以其弟姪投敝省則罪
人斯得兵不血刃豈非王師善之善者耶繼聞留質撫官
復以黃洪達往投計緩湖兵力抗川師使敝省師老財匱

卷七十五　六

苟且就撫此其為謀亦狡矣且自貴省行撫之後掠殺良
民無數語在公移中亦馬指揮陳知縣輩在賊中備知者
也敝省徵兵萬五千人鄉民荷戈者亦不下五千人日費
運餉即催貴省夾攻使者相望咸稱兵糧未集各將官畏
罪會兵圍寨業已六日矣萬望明公推卹鄰之仁念同舟
之誼早賜發兵倍道星馳相為犄角厲三軍之氣成一鼓
之功地方幸甚甚幸甚

與王白崖憲副書

兩省共事同心協謀何分彼此賊師黃洪達黃甲黃講黃
炎黃紹龍黃詔等各詣敝省軍營面縛請降獨黃金黃河

黄洪道黄榜黄屋黄登等尚據寨自固謗我官兵退舍而後下山此何異以防求堂堂中華討一小醜乃敢旅拒若此且此輩皆亡命之徒數十餘年相聚為亂萬雲奔三縣受其荼毒久矣不來此時大舉圖之後將滋蔓蔓草猶不可除况強賊乎養虎遺患當事者誰敢執其咎本月十九夜發兵攻入賊寨燒其巢穴已執馘醜矣今黃金等議降聽從其便之蜀之楚必須解散黨與處置得宜方為善後之計息民省費僕念尤勤但劇賊反覆變詐恐兵一退禍不旋踵寨可拆也亦可燔也山可下也復可上也大動兵糧而地方不靖小民怨詈俱於兩省不便故不敢苟且



了事今賊勢已銷計數日可以收功矣林丞田附復不盡

賀劉撫院三川公平白蓮教啓

本道監督軍務征討支羅聞本院平白蓮教之報不勝欣忭伏以元老壯猷條戟遙臨乎東郡上天陰隲歲星光鎮乎西陲茲屬白蓮煽亂遂至潢池弄兵黃巾復見于今時赤眉縱橫乎內地竊大唐之名號擅封拜之威權遠近聞之驟然奸雄衆之嚮應總實起於倉卒禍猶憯於支羅仰惟門下德望具瞻文武並用誓師遣將設策出奇登祖逖之舟揮顧榮之扇旬餘日而元惡獻俘黨與解散數千里而百姓晏堵郡邑肅清十圍九攻誠得勝算一月三捷未足為訢范文正之經略涇原裴晉公之出入將相勳業並隆古今嫓美者也某猥承重委謬領東征賴法駕鎮臨居重馭輕喜元戎海伐安內攘外三軍鼓舞而氣揚醜虜驚聞而膽落坐收蕩平之績早馳奏凱之書謹以蕪詞遙申賀悃

寄座主董潯陽公書

文煥丙寅歲賫捧至京附咸使啓候荏苒再易韶華矣緬惟老師結盟香山優游綠野著書立言垂托不朽間娛情於琴書詩酒如歐陽公晚年六一自適莊生所謂恬愉相蕪自養誠縉紳遐軌名高山斗壽比喬松矣今海內稱文章



宗工必首歸夫子被容接者若登龍門經品題者即作佳士片言隻字世共珍之昔楊子雲作玄經法言門人侯芭從之居受業焉故芭之名得附子雲傳於後世吾夫子文章馳騁先秦兩漢晉魏盛唐之間直掩蔽古人凌駕後代太玄法言云乎哉子雲於詞賦有悔少之嗟曰壯夫不為也若文煥自悔壯已不為老冉冉至矣其與草木同朽腐矣即欲裹糧躡蹻就質門墻如侯芭之事奈上要令伯之情下係尚平之累瘖㾕雲溪徒增浩嘆矣昨歲從官楚臬不意以前任致有人言吏部查覈歷年薦剡未遽謹斥覆令聽勘在文煥毋老父已灰心林泉敢復他望某竊惟任蜀伍

年畨制羌夷矢竭討賊但知冐然任事期不負生平不知委
曲趨時致横遭口語人臣爲國家効忠宣力至爲忠者操切
含寃九原葢自古嘆之況文煥實庸劣無補明時者哉得逃
扐服亦誠幸矣自受知二十餘年風厲曲成靡所不至蹀家國
士之遇未効涓埃之報此則有負知我者耳夫爲文既落然
爲吏復無益男兒生不駄成名死直草木等耳尚何言哉山中
稍尋舊業了無證悟朝聞夕死竊慕古人曩在京師侍教有年
每呈拙稿輙承寵易如在岐路而示以大道之歸茲且倀倀何
之矣惠而好我示我周行夫子豈以千里而棄之如遺哉學史
數莭偕求郢削幸不鄙而終惠焉臨楮無任神馳不宣



奉冢宰楊虞坡公書

文煥昨歲賫捧到京荷蒙寵眷延引後學至厚幸矣衷感
何極恭仰我翁昔典樞筦經略中外天下以其身爲安危
者二十餘年茲者晉秉選衡縉紳交慶一時士負才名抱
奇略者咸奔走之光輔新政坐致太平天下之福也文煥
曩事翁於兵曹㝡稱駑下茂有尺寸之䟽表樹乃猥竊祿
數年塵冐光寵則翁實優容之推轂之也今春復辱甄錄
徙官楚臬爲前任西蜀罪過叢積致有人言本部憐察查
其歷年考薦未遽譴斥不以一人毀譽而槩仕者之平生
文煥感激啣零非我翁已墜泥塗矣自今有生之年敢一
日忘大惠哉原文煥蒙論實爲龍州破城官軍抗言申救
觸忤致猜即離任之後而貝錦之禍作矣嗚呼天地明神
赫然鑒臨焉可誣也文煥固不足惜而將士功未及錄乃
並罹慘禍是以賊爲不宜討也人臣奮萬死不顧一生赴
公家之急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葢自古嘆
之嗟嗟已矣寧知戮力爲地方討賊致有今日之禍哉跡
中首論薛兆乾家貲以數萬金賂撫臣噫有是哉有是哉
他可知矣昔馬援以慧苡蒙殃唐瑾以墳籍起謗文煥無
二臣之𡡾而遭二臣之禍幸際清時豈丼纖迹不得已具
揭塵瀆千冐尊嚴無任皇慄



奉大司徒劉三川公書

其賦性迂戇兩任西蜀屬有疆場事冐然以身任之靡郵
其他可謂愚甚矣翁不惟不罪斥之又薦拔之至有經文
緯武長馭遠駕之稱此豈某所敢當耶翁蒞蜀未踰年無
論興利剔蠹軍民並受其福即出鎮渝州五旬兩平巨寇
易其危而奠安之凱旋之日父老兒童焚香載道舉手加
額頌翁世世子孫吏茲土也翁勳庸實在社稷矣鄙藍之
功足論哉然猶不免吹吹之口信任事之難而萋菲之可
畏也賴
主上明聖溫旨慰留翁之心事亦如青天白日無損鳴𡺸

矣其昔在松潘畨制羗夷両年之間士氣振揚群蠻欵附
龍州薛紹乾叛逆刼制將攻關堡全蜀震動某提松兵會
剿出其不意夜半潛師渡河大破賊衆於鐵龍橋擒獲叛
畨保仝將領支羅之役蜀人初議以為賊寨險峻功難猝
就某陰遣偵諜得其險易分兵三道㘅枚夜發直抵賊巢
以身冒不測之險與賊對壘賊欲刼營者屢矣倘變起倉
卒身即虀粉時湖廣按兵主撫蜀以新調土兵獨當方張
巨寇攻之月餘不拔彼時亦苟且就撫則支羅終為賊巢
西川腹心之疾殆未易除也某力任討賊晝夜籌畫審彼
已之宜握擒縱之法誘其畨首質其妻子解散黨與盟結



内應仰仗
朝廷威靈一舉而掃巢穴數十年妖氛廓清皆賴本院成
筭將士協力某亦稍有微勞也今諸將之功未及敘錄而
龍州破城官軍既以誣贓坐罪其後以貝錦搆殃人臣奮
萬死不顧一生赴公家之急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
蘖其短每讀史輙扼腕嘆之不啚復見於清明之世也被
論之人本不宜輙自鳴籲但論者若謂某庸劣無補明時
罷黜固宜至以飛語相傾加之贓賄舉其平生棄之晋王
濬曰吾懲鄧艾之禍不得無言某在今日亦不容不言耳
伏望廟廊之上主持公論憫落拓之疾吁壟斷倖進之末煞

使孤危之臣不至枉陷他日為地方任事者亦不以某為
戒矣

答殷尨齋中丞

某承乏貴省竊幸地方敉寧與非才相宜可以偷安竊祿
不擬至兆昌得調嶺西之命馬首遂東矣到五羊[illegible]數日
聞米一石至價一金兵荒頻仍大異往昔所幸高凉諸徭
漸次虔劉而廬井蕩析原野蕭條惠潮諸賊雖稱聽撫未
見投戈解甲恐襲往年故智矣督府石翁日夜籌畫選將
調兵誓清南粤以朝廷威靈文武宣力蕩平有期矣其分
劄高州當流離瑣尾之餘為勞來安集之計且山賊盤據



阨塞與羅旁俱屬心腹之疾方議召狼兵擣之此皆嶺西
事也許瑞近在陽電等處得倭功二百餘解報頗為我用
果如明公所料但不知後日何以為散之之謀其他群酋
陽順陰逆者尚多茲造戰艦練士著當必次第舉矣敝省
地方幸賴德威宣暢海宇寧謐寒家仰荷帡幪之安遊子
得免内顧之憂拜賜多矣鴻便謹此附候方有高凉之行
匆遽不盡

寄大司馬楊虞坡公

文被廢棄人也荷翁鑒拔得還令秩方赴蒼梧叨調東廣
値寇盜縱橫兵戈倥偬薦之歲荒民困幸賴我翁經畧於

中督撫運籌於外精神折衝將士鼓舞近又給發太僕帑銀十萬兩助餉大小諸司愈增感激誓清南粵諸酋聞之皆知必剿各稍稍投款以是知賊不足平矣文焕駑蹇不堪驅策顧士為知己用敢不矢勵初心勉畵尺寸期不負門下知遇之恩也人便謹候台嚴并附所欵聞草率不盡

寄殷克齋中丞

文焕自兵曹晨夕趨步欽仰徽猷竊作久矣乃今秉鉞八閩下車兩月興利剔蠹惠愛徧被於窮陬選將練兵威稜遐暢於海徼方叔壯猷召公維翰公非其人哉承示古田兩廣二疏披誦再三誠經畧之宏謨治安之至計在古田



用之既効矣而兩廣正今日對症之藥僕謂東廣之禍蓋由數年因循玩愒至使山海之寇乘虛外攻聽撫諸賊養疽內潰近來時套輙以招安為長策要之特不殺人耳而結寨擁衆占種民田强勒報水百姓畏賊甚於畏官輸賊急於輸稅亡命失業之徒歸賊有如歸市奸民利賊厚售潛通禁物遂致有徒寔繁火器俱便釀腹心之疾養虎狼之毒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則招安悞之也故在今日若非遣將調兵分屯要害務在搗巢草薙而禽獮之東廣决無安枕之期矣承教招撫林道乾用其一以脅其餘此以賊攻賊誠策之上也但惟明公威信素著有以服其狼心其

次則大振兵威有以制其死命彼或俛首以受羈縻不然欲一旦藉之為兵假之名色與其聽號令出死力為我臂指之使難矣且事寧之後能保其入我編戶銷兵歸農否耶春秋敵國諸侯會盟至交質子尚不可信況劇賊乎若侯漸平諸賊畜之恐此輩狡猾留賊以為富貴之資非劉巨容故智耶僕與翁面論及此時無事任未及請竟其說今叨分藩預有地方之責願聞方畧幸有以教我也

與李見羅僉憲

數日道路籍籍傳公進搗三巢奠安一方豐功偉烈當與銅柱共標矣許俊美賊船業與官兵相持旬日竟使之潰



圍而出真可駭異據王道成節稱殺敗逃遁今吳天賞與白鴿寨合哨宜一鼓就擒何得白日揚帆海上如履無人之境不知曾接戰否耶今賊由電陽東遁並無一船追逐慮其與東海諸賊連衡未易圖也僕備訪此賊得其情狀密與陳參戎計撫定圖之顧奪於盈庭不敢專輙今宜速調各寨水兵邀其東歸擊之庶可收桑榆之功昨報海南兵叛又生一內賊矣時事若此可嘆可嘆附聞不盡

寄殷克齋中丞

僻處高涼閩中時事邈不相聞計仁人在位所為安攘謀者甚具遠人得有慰藉矣東廣嶺海多虞往歲倭寇陷電

城者俘馘殆盡海賊許瑞葦稍稍款附惟山賊猺獞日熾出沒嶺西諸縣鄙人屬有疆埸之責惴惴然惟恐不足報塞此賊非召狼大舉之決不能掃蕩奠安鄙計須募廣西土官有弟男願得地者挑選精兵五萬以土官親領至德慶州秋成而入為東西二哨又以一哨入陽春進據要害相度地利團結營壁為屯守之計或資粮於敵或米粮以從鑿石伐材就其地造窰開建城邑倣趙充國罷騎留屯之策分兵追捕先於要路悉以土浙兵把截防其奔突所謂貪破其衆坐困數月將餒死矣仍大張旗榜有能投戈歸附者准還故地有能相捕斬者除前罪給賞或令招主



撫諭彼勢窮食困乞降恐後所謂不戰而屈人策之上也土官弟男願留者比照右江九司事例授以世襲巡檢屬肇慶府管轄即許狼人耕種其地數年後陞科免其差役其間山川遼曠六十里設一營堡流土分秩犬牙相制化奸宄為善良變盜區為編戶一勞永逸萬世之利也此與公古田預議頗合至於地形險易敵情堅瑕運道遠近必親履其地方可畫上方略公昔年曾於新興破賊籌之已熟虜在目中久矣幸為鄙人畫之譬之良醫授人以方但求濟人不必功皆已出也翔便報我德音臨風耿耿

## 寄郭華溪中丞

松維奉別荏苒九秋矣明公勳業日茂位望日隆行且入秉樞衡卓然為國家柱石媿僕碌碌無絲毫表樹侵尋殆三十年猶故吾也何足道哉丙寅歲從官楚臬乃以前任西蜀致有人言固已灰心林泉老矣不圖起廢蒼梧行至建昌聞嶺西之調馬首遂東矣無緣從事門下命薄若何茲者分劄高凉寇攘之後郡邑蕭條觸目即有中谷之悲鴻鴈之傷加以歲荒天特人事相乖非有撥亂之才不能濟也矧文烺以綿薄處之哉今山海之寇尚爾縱橫軍門議以今冬先有事東略其餘次第削平天心悔禍汛掃有期文烺此出無裨世用早晚即圖歸養計矣偶至端州因



王都閫之便附布鄙悰草率不盡

## 與江新原巡撫

癸酉歲五羊奉別二年所矣憶粵中諸同事無論聚散即轉瞬間蹤跡迥異世路靡常浮生若寄感慨係之矣翁勳庸日茂位望日隆今縉紳共推重海內所想望翊輔新政興致太平每於翁輒嘖嘖道之也虔臺暫借即入秉機衡為天下蒼生造福矣其自通籍以早不樹立侵尋至今才非適用行不通時陸沉三十年猶故吾也媿之媿之粵西三大征之後邊鄙敉寧籌畫外庶幾得免如高凉時事頗與菲才相宜偷安竊祿與倉鼠何異無足為長者道也飽

子知我何以教不佞竊佞竊佞謹專吏具不腆奉賀遥望
台光可勝瞻遡

與劉重菴大叅

聞倭賊犯雙魚甚憂之說者謂賊已據巢穴方張之勢殆
不可攖譬之餓虎非飽其所欲必咆哮四出以肆其毒噬
未易馴也甯如是乎無噍類矣乃今役不踰旬功成一鼓
聚其類殲焉此皆門下勝筭萬全而三軍用命先聲震懾
故群醜奪魄僕昔叨役茲土捷書至而歡欣鼓舞尤百倍
於恒情矣夫外冦之來皆本地奸人誘之頻年倭賊犯閩
廣不能禦輒得氣去因此奸人藉以為利漢人曰一大治
則終身創矣使皆如今日片甲無還彼豈不驚聞喪膽敢
復萌窺伺之念哉從此東廣日見太平矣竊賀竊賀向過
端州辱款厚併謝不盡



寄座主董潯陽

奉違台範十有四年矣丙寅歲賫捧到京得遇盛使曾附
尺牘續有陳生者徃施大尹之便亦僅一通訊嗣後飄零
之跡愈遠愈踈接貴鄉士夫輒得起居萬福只知杜門却
掃日事著述將藏之名山昭示來世龍山公子高薦幾闈
及令孫秀穎異常種種多賢顯膺濟美此王晉公持左券
以取必於天者老師具有人間完福矣喜慰如何某自受
知三十餘年以早不樹立陸沉至今向任西蜀擒土酋平
積冦皆身履戎行頗効微勞緣不得直指之心為所掩抑
且復加以萋斐之辭幸公論昭明以原職量移才非適用
行不通時茲且三年稍復故物漏盡鍾鳴猶靦然竊禄徘
徊藩臬之間蠲之武回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
為也某之謂矣老母在堂忘親遠遊每一念至心如懸旌
尋且陳情歸而焚香遥祝老師壽臧昌熾峴山雲水世業
俱長矣沆王陽行特附申候東望台光可勝瞻遡

寄俞憲石董溪

雙魚之變甚為執事憂以僕曾守茲土復為地方危之
私計門下文武壯猷運籌制勝當必能銷此變矣繼得驛
書不旬日盡殲千餘倭成功之速收功之全大儒作用固
如此深為執事賀為地方慶也夫倭冦乃辛然之變外至
之患乃若徭浪之賊蔓延嶺西六百餘里盤據阸塞久為
腹心之憂非大調狼兵草薙禽獮决不能收蕩平之
效僕昔曾建此議督撫以方有事東略暫寢以今頻年用
兵民勞甫定恐役不再興矣日前之計分兵屯守要害以
防出没而於江道各置哨船晝夜廵邏庶幾衣袽之戒亦
策之次也叅將梁海襟沉機藏用昔在恩平曾搗三巢不
費斗糧計稍稍年巨冦今之諸將不及可推誠待之者也

僕在高凉僅一年奉職無狀深有負於地方而於時事頗得見聞一二因執事下問敢私布之總之皆執事熟計之餘也亮之

寄楊本庵大僕

丙寅歲入賀至京得奉台範別後世路嶮巇雲泥離隔遂成暌遠人矣恭荷尊翁生死肉骨之恩蔑有尺寸自効長以此負心嗚呼尊翁逝矣是耶非耶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謹以東粤望蒲關申絮酒之忱伏祈門下節情強餐以隆無疆大孝以慰天下蒼生之望臨發曷勝延結



寄朱鎮山

令弟使至承翰惠及具知台候萬福甚慰

聖天子冲年當陽正當與二三元老負天下重望者夾輔贊襄宣昭新政輙一旦遂其高尚既乃搜求山林起廢以收復時望謂熙朝盛事獨之武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自古用人皆如此僕每念翁竊有私抱嘆之將俟他日為文潞公乎在翁則身與名俱全者也豈以此多乱文煥荷翁甄拔忝竊至今無裨世用空負明時老親在堂久違溫凊近已差人具疏陳情得遂所請解綬東歸矣令弟得睇報切欲休致志向可尚行便謹此附候不任神馳

次昭江寄謝粤西李臨江按院

文煥從事門下一年餘矣世道清泰正人彙征文煥竊祿有年不能秉將策勵勉脩職業遽以烏鳥之情遂忘犬馬之義一旦解官去位可謂上負明時中負執事下負所學矣延執事念之過勤禮之過厚宴錫駢蕃有踰常格自惟淺薄罔効涓埃夫王尊叱馭王陽迴車各遂所適也文煥今日得就版輿之樂志願已畢恭惟執事澄清天下光輔太平文煥得以餘年優游林壑歌咏太和拜賜多矣昭江迅駛悵望漸遥謹附迴翔薄言申謝



梅關寄謝李及泉戎院

恭惟門下桂嶺乘驄百粤之豺狼盡避湘流擊楫兩江之氛祲全銷凡厥攸司率勤乃職文煥遭逢知遇敢自棄捐良懷曾參壯向之悲輙起子路南遊之嘆君平棄世豈其初心令伯陳情實非得已顧迴馭之念誠切而去國之懷轉悽天上法垣清光在望人間書劍行色漸遥梅嶺桂林舉目有河山之異凌江灕浦傷心憐風景之殊此日度梅遂睽吳粤何年御李恨隔雲泥牘感齊金之投恩銜魏草之報近千里以緘辭披寸心而抒愫莫罄謝悰仰祈清矚

### 梅關寄謝粵西藩臬諸公

伏以南樓偉餞北渚分携別意綢繆感君高誼江流迅駛送我行舟綵鷁飛而江山超忽玄猿嘯而景物蕭條西方美人雲樹杳渺天涯遊子書劒飄零梅嶺桂林舉目有河山之異凌江灕浦相逢盡萍水之儔是聚七巖雲飛六洞廻駁之情誠亟去國之懷轉悽黯然銷魂愴離腸而勞結邈焉寡侶思遡洄而莫從此日度關倍傷室遠何時把袂爰托神交千里緘辭寸心莫罄

### 寄呂豫所閣老





文炳庸劣忝竊至今僕藉寵靈承乏大邦值世道清明之會正臣子展效之時勉思砥礪少竭涓埃求不負生平者此素志也柰八十四老親在堂患病危篤朝不保夕忽得家書心中如割方寸已亂不能視事不得已祈懇於

君相之前伏乞垂憐苦情俯賜放回如老親少延殘喘相見有日皆我翁大造生全之恩也為此具揭塵瀆干冒尊嚴曷勝惶慄

### 謝劉毅和大尹惠蘭亭帖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無慮數百本真贗難辨趙孟頫所得獨孤僧者以為至寶每携以自隨豈其真耶今公得之都市者無論真贗跋云瘦本癯險望之如雪山枯禪冷冷無烟火氣信法眼正觀可為斯刻增重矣當寶而藏之以為秘玩也

### 寄大宗伯座主董潯翁書

不奉光儀二十餘年矣小兒回備述老師睟容豐下雙瞳炯炯神仙中人也遙隔數千里外注念而不克見得聞兒子如把顏範兄解勞結且承宴好款密誨語諄至而禮部從惓惓接引歡若平生真家人父子相聚一堂淺薄何幸得附門[illegible]而結累世之緣也敎





札云兩地睽別越三十年人生百齡大槩虛語縱其實有而彼此年離復三之一讀之愈增感愴吾夫子盛德獲福祿位名壽皆天所眷無論上古聖賢厖遐筭即季世如漢竇公歷魏文侯至漢文帝二百八十歲魏羅結一百二十歲唐李元奘一百三十六歲留氾長生宋譙定皆百三十餘歲此百齡以上人生實有非虛語也吾夫子天縱之厚非數公可及其爲仁壽當遠過數公矣某餘生之年日覺衰頹所謂三之一者又不知後來有幾矣夫子前書謂素少宦情尤乖俗好後書謂和長與所謂拙馮敬通所嘆窮夫

子其知之矣其自歷官郎署而至藩臬生平守官盡職不敢自負明時在松州値土官之叛蜀事岌岌矣親領松兵平之故相有所厚姻親武弁咨槩彼幕府恭論謂其具揭其正色斥之直指出京啓受意旨至會審目攝微語欲特出之某不能承望風旨以致乖忤時已陞湖廣總憲横遭媒孽之論及招成其人潛逃至京足未及邊妄冒剿遼首功准復原職而某構陷矣在蜀三年鎭西羌平龍州平支羅微功悉爲掩抑發難者安排難者危謂公道何至部勘得白再補毋中稍復故物銓司推陞咨事輙爲沮格某亦以毋



病危篤乞歸例應起復筮得晉之初六有晉摧之虞及炎炎火滅則流光易邁冉冉老矣安能復卬首伸眉翺翔藩臬間乎此某之不諧時好以拙取窮也夫子愛之甚勤望之甚殷身所遭際若此無緣得至譜屛痛布心曲君平棄世豈其本心夫子知我有負藻鑑已矣已矣昔人謂無金張之援子孟之資而歆齒當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以今觀之豈異但昔者哉暮景寂寞婚娶未畢杜下漆園百世之師嵇叔夜吾益友也心竊慕之近卜一小墅在委巷中可避紛囂頗有山林之趣真爲隱者之宜朱文公書石室清隱四字於岩石歲久在糞壤中搜剔得之信如有待也杜門養拙讀書自娛時與二三舊侶一觴一豆叙疇昔之歡良辰美景散步郊坰與農父話桑麻忘情物外視世之榮辱得喪一切置之度外息應泉石之盟絕意鍾呂之事以夫子遠念故吐其肝膈縷縷心事托之尺牘肆筆攄懷臨緘增悵

寄禮部董青芝書

天將寄大任於斯人必與之以特達之資在幼穉時即見峥嶸前輩程李二學士年纔十二以神童舉占



對不凡後果以文章經綸名世向貴鄉中丞陸北川公以事至閩僕詢老師動定陸因言有孫奇特異日必爲偉器蓋指門下也時在隆慶四年計門下甫十歲已自表異如此後見題名仕籍知門下已登第入華省矣陸公可謂知人哉僕意門下少年登高科爲美官當必高視一世可仰而不可攀及小兒回備云門下雅量沖襟接引之勤虛抑之度略勢分忘形骸通家弟兄視之惠之字扇復贈之詩軸歸而張之中堂凡士夫見者咸嘖嘖稱賞愚父子光榮多矣感謝感謝僕自受知老師歷官三十餘年偃蹇留滯無絲

毫表樹冉冉老矣與草木同朽腐矣兒子俱愚魯無
成惟愿老師福履駢臻龍山尊公偕門下努力明時
為國家宣猷為蒼生造福僕餘生之年𥈳見相門繩
繩濟美柱石清朝僕憑藉寵靈何幸如之山川脩阻
雖不能至心惓惓之千里神交仰祈台照



雷祠禱雨文

雷州府古合州也侯本州人姓陳生六朝梁陳間有文
在其手曰雷為本州守有異政死後為神以侯故改合
州為雷州府我
朝勅封侯王土人極尊信之今子孫繁衍一統志載雷郡
云雷至冬潛伏地下其形如彘土人掘而食之盖誤認
雷郡之雷遂妄為此說實無是事也夫方内且然况方
外之事目所不見者可盡信乎盡信書不如無書古今
傳記非止三豕傳訛虛誕之事儒者不道也
惟侯聰明正直血食一方此邦之民無老幼賢愚咸祇事
侯飲食必祝疾病災患必禱民之敬信也不啻蓍龜而侯
之昭答也真如影響歲時有享祀之典
朝廷有遣使之禮儼遺靈其如在惠我民於無疆恭奉
天子命來守是邦夙夜在公罔敢怠肆惟玆災沴之肆與
寔乃政事之有闕謫見于天旱既太甚自七月不雨至于
今月田疇龜拆禾黍蟆生下民其咨我心痺暑延消壬寅
之吉恭禱壇壝之南越三日甲辰後率僚屬特請侯祠伐
鼓鳴鐘齋心稽首俄而玄雲四合澍雨隨車民曰天之賜
也侯之靈也但土膏方滋而泉脉尚竭生意雖回而華實
未茂敢將一念之誠再瀆明神之佑伏願濯濯著靈驅雷

寔而宣潮令洋洋在上駕雲霧而布星符告巽以蕩氛孽
占畢而俾滂沱代天弘化溥茲下土

謝雨文

惟天陰隲下民惟風雲雷雨能變化既成萬物惟山川能
潤百里惟社稷能為民禦災捍患惟城隍能默相我民而
保其境內茲欽承
上命來守茲土事神治民罔敢怠肆茲農務之方殷適蘊
隆之太甚蝗蝻並作黎庶咸憂秋旱魃降災之由寔某等
失職所致乃諏壬辰之吉恭詣壇墠之南恐敷衽以陳詞
敬齋心而籲告上天降鑒百神著靈寧須擊鼓神山奚事



暴㕑魯甸豈條軼而玄冥與飛廉驅而阿香走鐵騎斯合
銀河若傾甲午雨乙未雨丙申又雨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憂深周旱喜溢商霖坐收如坻如京豈云雨珠雨玉五龍
吐氣四野流膏普奚利於不言歛神功於寂若三農慰望
千姓騰懽仰荷神休將伸圭奠伏願五風十雨時布令以
無愆千倉萬箱歲屢豐而有慶

兵曹合祭龐尌君文

先生性資端慤操履周詳行惟物軌動則自防早游墳典
寔登藝場晩耽林藪迹名酧鄉識真返素保焰用光在昔
德公鹿門隱耀亦着孫登蘇門長嘯先生繼之千古同調
漢陰太丘抱璞懷寶挨我彝倫上類有造慶延後人不忝
厥考於休先生與之同道始雖未施終則食報阜爾賢徹
為龍為光早題漢柱獻賦長楊名入　黼扆策冠賢良金
閨通籍扮署含香桓桓司馬出入贊襄子惟父教忠寔寿
移陳情轂跳東征奮詞藩輿方御曾蓉遽離罔極未展天
不愸遺哀哀孝子泣血崩隤少微隱曜雞露斯晞行人心
惻僚寀共悲翩翩靈旐魂返江湄鹿洲鶴市勒銘莫碑闡
幽作誄薄慟我私靈其不昧庶或鑒茲

祭徐尚賓文　代作

先生器度高朗標格崢嶸游心文苑栖神道真早脩奇服



為龍為光軒然鳳翥作賓虞唐鳴琴花邑治不下堂陌有
馴雉市無欽羊風清萊蕪咏播召棠越登司惡邦典是司
庶獄明慎八議獨持端詳平恕時論所推
帝心簡在晉膺符鄉階躋八座縉紳共榮趍蹌禁闥出入
屏營摒藉甚爰卜台衡如何遘閔大命以傾嗚呼哀哉
予與先生夙契蘭馨好和琴瑟義貫丹青庶幾遐年爰有
典刑云何遽忽棄我中零俯念同袍結綬清朝載申姻婣
情篤久要論心寔坐携手同招尹班高誼陶陶永宵音容
如在廣陵寂寥嗚呼哀哉臧孫哭孟惠施感莊樂我者逝
知我者亡寔懷悲懼痛刺中腸推襟在昔把臂敢忘繫戀

諸孤既熾而昌堂基丕構考心曷傷嗚呼已矣哉寒雲慘結
靈楯南還朝濟瀟渚夕宿江煙巫陽秉筮神返寢筵昔也
撫翼今茲孤騫薄陳芻束揮袂漣漣

祭大司馬蔣公夫人

坤靈誕粹變臺降祥窈窕貞淑王瑩金相陳圖展鑒式禮
自防言歸夫子令儀肅將四教聿備惠問斯臧卓爾夫子
為龍為光早游藝苑詞琢珪璋昭回雲漢黼黻朝堂既登
八座劒履趨蹌夫人相之內溫外方紘綖袛職蘋藻薦芳
奉祭思約逮下以莊姻婭胥則婦順明章翟茀有耀象服
孔揚循勤織紝曰貴不忘在周太姒在魯敬姜樛木載咏



麟趾錫昌詵詵秀發鳳翥龍驤展如之媛母儀慈良亦既
多祉亦既壽康君子偕老和樂未央嗚呼素舒掩彩寶婺
沉芒蘭儀既謝鶴馭遐翔臨風寄奠珊其鏘鏘

祭義勇武安王文

惟王生當漢季運值炎微破黃巾而奮迹戰虎牢以揚威
百萬刺良五關斬將守江陵而氣吞魏吳取襄陽而威震
華夏孟德服其忠義孔明稱其絕倫著大節於當時振英
聲於百代正氣薄日月爭光精靈炳乾坤如在矧今蜀乃
王定鼎之區而四方皆王遊魂之處亦見雲騰直欲蹀氏
羌之血朱旗電掣誓將梟黠虜之頭茲者群蠻匪茹四寨

繹騷逞螳臂以當車蒙虎皮而犯刃鞠旅陳師耀兵戎而
溥伐執俘獻馘藉神力以匡扶雷霆並擊風鶴皆兵掃旌
頭於指顧戮鯨鯢以廓清贊揚我武毋作神羞尚饗

祭張翼德桓侯

惟侯蓋世之氣萬人之敵桃園起旅挺丈八之矛長阪斷
橋退百萬之衆釋嚴顏而義動蜀人破張郃而威鎮巴土
與雲長並稱驍雄之將輔先主卒成鼎足之基英名振古
罕儷靈爽至今猶存茲者草寇黃巾本以龍潭黠酋竊據
丈羅巢穴侵擾疆土殺掠人民天討必加王師畢會義旗
所向鼓士氣以長驅我武惟揚賴神功而助順風雲布陣



草木皆兵殲厥巨魁獻其俘醜有勞則祀崇美報於靈祠
無感不通荷昭答其如響咤叱兮瞋目踴躍兮橫矛

同鄉合祭巡撫塗任齋文

嗚呼明公逝矣鵩集長沙之室星隕諸葛之營三軍掩涕
里杵休敲嗚呼哀哉於爍我公岷峩降誕英府儲精少負
奇華逸氣縱橫風雅振響一時善鳴題橋志壯棄繻妙英
名通金籍譽滿

帝京公於是時賈誼馬卿鳴琴花邑化行㚇岐政有遺愛
民有去思公於是時國僑子奇晉陟留銓雅志芳潔持衡
握鏡流品甄別兩漢左椎豈云孤絕賦政于外乃疆乃理

爰篤旬宣爰肅綱紀肇敏戎功召公是似
天子明聖鑒公賢良錫之節鉞專制閫疆經文緯武內安
外攘鄰封弗靖禍階逆豎擐甲登壇陳師整旅運籌制勝
功成一鼓公於是時方叔召虎軍務頻繁勞苦宵旰志決
身殲英雄長歎方標漢柱遽逐湘魂慶者在閭弔者在門
嗚呼李廣不侯五鼓興湧淚墮峴碑泣掩尼袂嗚呼哀哉
蘭蕙而摧玉縝則折物理固然天靳慭哲公瑾不延欃雲
火殲公之位望鳳侶高騫公之勳業輝赫凌烟氣化倚伏
盈虧遞遷功高謗辜福隆數邅神歸太素名播八埏嗚呼
哀哉駕飛龍兮遊大荒驂赤螭兮翼鳳凰飛廉驅兮豐隆



將玄武馭兮朱雀張遵楚澤兮遡沅湘追屈宋兮恣翱翔
巫陽筮兮招四方猿嘯雨兮巫峽長朝白帝兮侍文昌靈
要聊兮返故鄉睇凝望兮奠桂漿尚饗

郊祭塗任齋文

旅櫬西還遠出閩關寒雲慘結江水潺湲蠶叢望淵蜀道
孔艱神遊八極魂返故山夫子知我空負衰殘匣琴輟調
掛劍樹間炙鷄絮酒情慟涕潸

祭松江少府張如齋文

哲人降誕兮獨秉純懿性行淑均兮戴仁履義肆馳情於
藝苑兮振奇藻於儒紳具內美而重之脩能兮懷席上之

遺珍爰擢秀於俊造兮早已充乎國賓載鳴鐸於青黌兮
軼蘇湖之芳塵流徽數於上國兮肇錫類於成均菁莪樂
其有儀兮篤景行於高山宣令聞以遠暢兮恭引乘於雲
間洵姱節以自持兮履繩墨而自閑固時俗之佻巧兮豈
先生之所蹈也委厥美以敗度兮亦非先生之所安也寧
反顧而遂初服兮羌高舉而遠翥戒在得而止足兮閔前
聖之所與陶盤桓而寄傲兮務息交而寡侶惟二仲之競爽
兮軼梓里而並榮嶽三槐之在堂兮並濟美乎脩名何旻
天不慭遺兮符夢奠之終齡嗟老成之凋謝兮邦獨失此
典刑亂曰已矣哉魂營營兮何之駕飛龍兮驂赤螭揚羽



蓋兮結桂旗遡浮雲兮上征剡容與兮降靈湛清酤兮僾
髣髴凝望兮涕零

同年合祭南户部員外魏渠清文

先生王驗粹質圭璧芳姿幼綜經術周情孔思玄窺妙解
賾奥總龜摛文振藻班揚並馳翩翩藝苑士林所推周官
論秀濯溉明時春風滿座化雨時施菁莪咏樂且有儀
爰製美錦三善自持豈矣父母邦家之基肅肅禁衛恭佐
攸司老成端重士類倚毗教稱籍甚晉陟曹郎中都掌賦
關望斯臧徽猷日懋霄漢昂藏侃侃先生氣槩剛方在得
知戒止足自防辭榮隱躍返真葆光疏傳陶令後先翱翔

優息藉圃沉冥藝場老而抑戒曰篤不忘蜉蝣造化齊一彭殤其等同登桂籍垂四十霜驅馳南北蹤跡參商鷗盟結社六一徜徉如何棄我陶徑就荒嗚呼先生逝矣道在彌芳東蒭寄奠來格來嘗

祭薛南岐大參文

先生華友植於天性行誼著於鄉評學問淵涵詞章沉郁早策名於金籍爰薦歷乎銓綜品騭明當正直不回至為忠者操切出建節於維州恩威並著公廉自持屢伐叛羌西番等謚李文饒籌邊之略豈云多讓羊叔子峴山之碑克紹前烈矣世方期公大用為國家樹懋櫟之勳遣粵藩之參命下而諸葛之營星隕矣嗚呼痛哉予時在京師聞公之訃每接士夫言輒頌公之德惜公之才悼公之逝李將軍知與不知皆為流涕信非虛語矧予締公之交感公之厚後代公之任古人不負人一劍之許予豈忍負公疇昔哉嗚呼世路荊棘人心太行安得如公者長存于世匡復古道仰企龐風使後生以為蓍蔡鄉邦爰有典刑耶聞公垂絶之辰惟以　朝廷厚恩未報祖父焚黃為念及恐負人宿券數語更不及家事亦不為兒女子欷歔態嗚呼公之忠孝信義死生之際可以自見矣真世所稱大丈夫者哉茲者歸櫬玉融玄扃永閟人百莫贖矣而德政有碑名宦有傳可自托以永朽諸子哀痛摧肝奮激肯構必克負荷天之報施降觀不爽九原有知亦可慰休矣尚饗



祭殷克齋入鄉賢祠

惟公江靈毓粹桂嶽含英幼擅詞場早通朝籍抱貞姿而特邁堅素履而不渝雅操清脩而終身無媿直可質諸鬼神力行古道而一念不欺真可貫乎金石敭歷中外令聞宣昭受知
先帝擢陟崇階開府閩邦撫綏黎庶壯猷擬之方叔遺愛嗣乎召公
今上臨御召入內臺方寄公以綱紀之司機衡之重而公已矣惟茲有司以公豐功茂績既以勒于名宦而道德文章尤足淑乎後人爰采輿論揭之風聲廟貌有侐祀事孔明於赫我公曷其戾止邦之人士庶其仰止尚饗

合祭殷克齋發引文

惟公天挺哲人獨秉純懿才優經世志切匡時由郎署而陟臬藩茂著風猷之烈歷寺卿而登督府益宏經略之謨文武爲憲德望具瞻方當入總乎內臺倏爾遽然而仙逝九重震悼　特眷忠勤錫之祭葬用慰幽魂茲當窀穸之期爰卜宅兆之吉厥車既展靈旐蹁躚其牽叨官茲土夙企儀刑悵神遊之永閟秉芳芷而薦馨嗚呼薤露兮易晞白日兮西馳人生兮駒隙魂縹渺兮何之駕飛龍兮上征

驂赤螭兮並迎桂嶺兮芬芳灕水兮清冷星爲岩風爲洞
前兆麓兮後虞庭雲間兮鼓瑟江上兮峰青君於此兮道
遥而揚靈尚饗

祭楊虞坡冢宰

惟公學貫天人才兼文武實上天篤生以翊輔國家丕
基君子所恃以培植善類元氣爰自筮仕敭歷中外以
至位極宰衡前後二十六任自弱冠登第以至　賜告
還家歷官凡四十五年　三朝碩望百僚具瞻生平宦
轍所至民有父母邦有屏翰節鉞所臨胸富甲兵門賓
鎖鑰籌畫樞謨炳機宜而立就藻鑒流品裁倖進而獨
持中外以公立朝而卜世道之興隆縉紳以公秉鈞而
占君子之道長忠誠上結乎
主知故　憑几　嗣服特隆倚毗豐功昭揭乎夷夏雖
異域酋長咸識姓名史稱司馬公在中書虜人不敢生
事開寨韓魏公執政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以今諸邊
納款稱臣太平全盛公之謀猷石畫德望勛庸尤赫然
非二公可及矣衆方期爰立之有日而公遽爾遘疾其
入　賀在京日候起居竊見
主上眷注遣中官大醫相繼臨問賜以藥物文武僚屬
彷徨祈望即兒童走卒咸舉手加額願公壽考且寧而
公懇疏求解藉符
上命大僕君扶侍還家越數月竟逝矣嗚呼殄瘁之嗟
朝野所共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所謂生榮死哀者耶昔
周公勤勞王家而子孫世享茅土魯有龜蒙王晉公植
槐爲後而其子若孫文正公懿敏公皆身膺將相享有
榮名公家胤嗣文武忠孝萃於一門文章德業以世其
家父非晉公父子可及殆與周公比隆公固可以含笑
於九原矣某昔事公於兵曹繼叅蜀藩嘖有人言荷公
鑒拔知我與生我等聞公之訃坐局官守不能如徐孺
子炙鷄絮酒匍匐往吊而萬里緘辭無能報塞臨風灑
淚聊以哭吾私云尚饗

祭都督李西垣文

先生資兼忠勇胸抱韜鈐奮跡淮揚單騎當倭酋茂
著鷹揚之烈總戎閩越樓船下潮海大收鶴吹之勲
仗鉞平蠻登壇聳衆身先將士府江之氛祲全銷深
入瘴鄉東粵之攙槍盡掃大業高標乎銅柱元功昭
揭乎太常　寵命存嘉宜分茅之有日璽書襃美爰
世及之賞延威震華夷身膺鎖鑰云何天奪景略之
速星隕諸葛之營志決身殲英雄長歎嗚呼馬革裹
屍固豪傑所以輕死生先生豈斜纏世網嬰情去留

歔欷兒女子之前者哉曩予與先生同事始安相與談邊務先生輙長嘯激烈有鳴劍伊吾封狼居胥之意固氣蓋一世之雄也自予得請東歸先生餞送灕江之上杯斝留連至斗落參橫而罷既乃別去尚期續後會之歡而今已矣噫忍言哉憶昔與先生語陶元亮兒子賢愚事先生出示令伯子所為舉子文章英邁之氣卜其他日聳壑昂霄當為不凡之器聖天子側席網羅思得文武材以効世用所謂君家千里駒必克負荷以光前烈先生固可長咲於九原矣

祭方伯陳獅岡誄引文

公學貫古今才優經濟志篤前脩行秉純懿騰芳聲於藝苑振奇藻於雲逵貌粥粥而若虛中屹屹而山立譬荊壁歛曜而珪璋特達廊廟之珍由曹郎而躋方岳十一任循良表著自筮仕而迄懸車三十年節操彌厲曩予與公追趨省署意氣襟期直欲追蹤古人必不為世俗脂韋之態繼與公同事西川遼支羅巨寇據險煽雲為郡邑患公以職在專城發兵襲之尋轉憲副毅然力任討賊當事者議公啟釁欲擠以危禍予曰此與觀釁稔禍養疽腹心孰為任事之忠力為白之始從蒲調改南中平安土酋之變量移山西太僕卿公詣予曰吾衰老且憊矣倦為萬里之行特從予決之予曰平津六十三始對策公不聞鬻子之對文王乎將捕獸逐麋乎公溥太僕耶何憊之辭遂翻然就道當路者廉公才且賢一歲而三遷至左轄公即謝事歸矣予方有粵西之行別公於卧榻公泣曰吾病殆不起恐無復相見之日矣吾宦遊三十餘年世路嶮巇備嘗之矣夫出處命也脩短數也夫復何憾相與執手欷歔而別不數月而公逝矣嗚呼臨別之言琅琅在耳遂為永訣之期耶公生平勤恪以業官慈愛以惠民謙恭以處衆儉約以持已清白以遺後蓋其天性然也予與公義切友朋契結蘭蕃尹班交談永夕范張千里結言頗謂庶幾古人而今已矣廣陵寂寥嗚呼痛哉臧孫哀孟子產哭皮棄我知我大誰與歸夫惟至人為不死公形歸窀穸神遊太始惠番峴山名垂青史想音容兮如在若有聞兮寔覩陳生芻兮薦明水上下四方不可以往兮爰陟降乎庭止尚饗

祭陳津南大叅

予自為弟子員已知先生積學富文聲稱獨擅予詞

場迨甲辰計偕通籍朝著分曹委質與先生竝執戟
為郎出則聯轡入接班行論心族郎之榻携手燕市
之月先生襟度朗豁吐論芬芳青雲雅契風雨連床
尹班交談永夕蕭朱結綬清朝予盖兄事先生先生
亦莫逆視予相與心期不忘也及先生以京朝官出
守分符來傅建隼荊陽化行江漢咏播甘棠歎歷劒
海三晉之要區皆屬錢穀兵戎之重寄劈畫久勞于
盤錯勲庸茂著乎旂常時予承乏粤蜀蹤跡殊方盖
常仰髙風而嚮往欽令聞之遠揚矣時論共期先生
柱石清朝為國家樹太平鴻業而先生遽返初服税



駕桑梓攬結義江之勝嘯傲烏石之傍留連光景托
興詩觴予亦得請南歸日隨先生杖屨倘徉方歆倘
唐會昌宋元豐故事為洛社之會徽福古人既壽且
康詎意浮雲泡影飄忽靡常先生溘然仙逝使我灑
淚而涕浪也嘗讀先生蓬窓日錄具悉弘慱之才經
世之畧顧朝廷所以用先生者未盡而先生尚未獲
大究厥施每私嘆之天將屬意俯嗣之彌昌也耶予
義篤久要情締姻婭溥陳桃漿一奠若聞咲語洋洋

祭林對山宗伯

正人端士之生得天地靈秀之氣秉陰陽正直之德
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
亡者若傅說之箕申甫之嶽是已千百年來名世之英
間氣所值不數數見吁嗟先生非其人𢦏先生挺生
世胄繼美賢科由秘館史垣宮僚晉成均宰貳宗伯
歷宦三十餘年事
世宗
穆宗
今上覲耿光而依黼座侍從凡三朝兩京華要八座
具瞻可謂榮遇之極矣宜爰立之有日倏内艱之遘
凶朝紳共惜



聖注尤勤爰錫祭葬以慰幽明先生哀毀以竭孝思
怡顏以承嚴侍篤行完名養高晦迹身係天下之望
而口不談國事念切君父之憂而書不抵政府海内
方喁喁旦夕承獅以光中興鴻業而先生偶爾遘疾
前一夕遂有星隕之變衆咸異之知先生不起矣嗚
呼先生出處與隆替對天不憖遺遽奪之速使邦國
興殄瘁之嗟已焉哉先生嘗語余曰公每言外僚歷
風波苦海以吾居翰苑清華不知吾列侍從備
諸邇尺尺　聖容戢兢自持中遭時事更遷物情難
調頼君相知遇得有今日噫先生操心節槩言論風

旨可概見矣遐想生平卓彼懿行立朝讜諤綽有先世正直之風素履端方不習世俗脂韋之態有宋廣平之持正而識達機權有萬石君之謙謹而守不可奪小心恭順潔己堅貞此所以見知聖主而保有寵祿也素性儉朴屛息紛華不殖産業陸大夫之分金先生絶無所係不營第宅李文靖之廳事先生尤其所難博綜經乘掞藻詞林將藏之名山昭示來世國之蓍龜鄉之典刑正氣浩然而長存令名焯乎其不朽所謂正人端士為昭代之名臣歟嗚呼棟折榱崩麟泣鵩鳴下厭濁世以遊帝庭乘彼白雲而返太清鸞飛龍兮上征建鼉鼓兮揚旍翳百神兮並迎撫蕙帳兮泠泠奠桂酒兮芳馨剡容與兮降靈

祭田將軍文

先生承帶礪之勳盟膺金紫之榮顯胸藏韜略識達機權劒氣衝霄直欲掃旄頭於天上壯懷激烈思將懸胡虜於藁街固其素志也然自古英雄之生皆藉風雲之會豐沛封侯南陽拜將非其時與彼不遇與辯髯龐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則亦命也時與命先生其知之矣乃以王事告勞以至盡瘁之傷長途行役遂成萬里之歌亦可悲矣嗚呼大丈夫馬革裹尸豈咕咕欷歔効兒女子態耶先生固慷慨如歸矣矧胤嗣妙齡俊拔天與虎豹之姿卓爾不群定作干將之器永孝思而克負荷繩祖武而光前烈當必大表樹於將來而先生亦可含笑於九原矣



祭何壻文

予與而父同年友也以兒女締婣期綿胤祚於無窮將子孫百世講之而幼穎慧篤志兮求子竊有東床之幸庸詎知壯志未酬溘然先朝露負子而父矣夫天之賦與於人也厚薄不齊人之稟受於天也脩短損殊譬之物然冥靈以五百歳為春五百歳為秋大椿以八千歳為春八千歳為秋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相去遠矣所得於天者全與畨也落花飛絮隨風飄揚或穿繡幌或墮泥沙蓋有幸不幸焉何吾子之得天獨嗇而所遭不幸至是耶然彭脩殤短同歸一盡小年大年同歸一化雖天地亦會歸於壞況人乎哉吾子礪續之辰尚力手書遺言屬後如綫之緒猶望天慈有在噫亦可哀矣彼蒼者天寧忍降割於善人公宮之孤猶綿遺胤數十世吾子知之乎尚饗

祭陳海洲親家文

先生早歲與予同遊郡庠文譽已擅乎藝場部使者
錫山王公校文以先生冠多士是歲遂擢秀于鄉予
叨先後策名通籍與先生並執戟為郎先生才名籍
籍粉署特立班行
聖天子簡用二千石思與共理先生首擢守古杭蓋
東南要會財賦之名疆也先生才負經濟建隼錢塘
適奸人王直徐海勾引倭夷造釁搆殃先生晝討軍
實夜籌餉粮佐督府用間設奇卒定匡勳三年政通
人和晉巔江兵備尋徙藩叅經文緯武德威遠揚帽



山之積寇逋跡吉安之叛兵歛藏熟膚茂著而不免
忌者之中傷先生遂拂衣投劾税駕柴桑予亦陳乞
而歸與先生截締姻好睦若湘楊每遇芳晨麗景輙
御詩酒徜徉相期百齡鸖筭結社烏石之陽以老歲
華以樂壽康先生倏爾長逝使予涕淚之浪浪也嗚
呼已焉哉海中洲兮仙翁離為帶兮蕙裳駕神龍兮
上征與白雲兮飛揚儼儀容兮陟降在左右兮洋洋
陳笙竽兮鼓瑟湛清酤兮芬芳若有聞兮歎息神之
格兮來嘗尚饗

餘杭尹文石何君墓誌銘

君諱鍪字廷用別號文石其先唐季官廉訪使自河南固
始入閩遂家焉高祖瓔永樂甲午舉鄉試第一乙未登進
士官吏部驗封司主事曾祖遠庠生祖綱壽官父儒衢州
別駕母太安人李氏君少穎異通三禮年十六補郡庠弟
子員甫弱冠領嘉靖甲午鄉薦計偕北上遊太學盡交一
時知名士文譽日隆過衢省別駕公時衢守今南京兵部
尚書致仕李公遂一見大器重之謂別駕公曰央君家千
里駒也令其二子某某從之遊今皆躋膴仕云夫以君儁
才逸氣顧何有於一第哉乃輙不偶歸已未再上春官太



安人曰吾日薄西山奄奄人世而弟不第遇也得領一命
即吾目瞑矣君是歲復不偶重違太安人命乃就選補餘
杭令餘杭故多豪猾或難之君曰斯誠難邑晉范武子治
之矣且孰與朝歌澂海吾憂器不利盤錯非所憂也之官
條其利者興之弊者釐之不期月烝烝然理矣有兄弟訟
聯牘不決君召至庭諭之曰予不職視蘇清河赧然矣君
昆季縶籍縉紳也可出普明兄弟下耶吾先君子與吾伯
父友愛無私畜吾視吾弟亦如之因泣下二人亦泣歸悉
讓其所爭旦日入謝君曰若肰友于家必昌明年其兄之
子果魁鐵闈餘杭間道通海衢卒負私鹽給食急禁即群

嘯剽亂諸有邏得者君輒釋之邏者愬之鹽院鹽院御史怒君正色曰非敢撓鹽法也顧貧卒不得食且挺變縱之於國計亦未有錙銖之損御史悟且曰微賢令幾失之其任事敢為類此歲旱澇相仍設法賑貸歲不能災民亦無流徙者隣邑富陽豪民計以歲漕浮糧千石派餘杭代輸嘉靖初年　奏下浙省時有司議如所奏而以餘杭半代之三十餘年苦於徵輸矣君至㪅然曰國家雖無分民有分土餘杭歲凶民且逋負復益之富陽漕粟民命奚堪乃上其議于當道請以富陽所稱浮糧役畝步之實登其數君遂力爭之與富陽令累牘不已卒直君議君以此賍殺籍籍遐布然亦為衆忌會有邑丞驕蹇尊恣君稍加裁抑丞慚語衆曰令辱我令辱我遂陰擠之君曰吾始為祿仕榮吾親今親老矣得如潘安仁版輿事顧不樂與遂投劾歸築室于平山之陽鑿池藝樹朝夕娛太安人明年太安人卒又二年君卒距生正德癸酉八月二十八日年五十有二平生篤孝友家庭內外無間言性寡諧於俗少年應舉自以拾芥視青紫謂功業可指取顧官止為郎不究厥施士論惜之君幼即善屬文榮府長史林公其別駕公同年友也試以文奇之因妻以女先卒繼娶葉氏云云嗚呼君已矣予與君同年且締姻好雅知君獲



炙為之銘銘曰

逶迤厥緒　代有顯揚　卓爾餘杭　益紹厥芳
行敦孝愷　政企循良　貸勝之陽　若斧若坊
何公永藏　卜世蕃昌

## 南京戶部員外郎渠清魏公墓誌銘

公諱濠字方舟別號渠清福清人世居東匯山曾大父宗遷沙塢大父俊父椿號滄浪用公貴贈錦衣衛經歷嫡母范氏生母陳氏俱贈孺人兄弟六人長廷麟次帶漆灝次大濟應貢授徽府教授公最少性坦夷凝重為滄浪公所鍾愛年十二挈居會城習舉子業弱冠補邑庠弟子員文名日起督學金一所公群閩士之優者講習於養正書院公裒然高第也士月給廩餼公輒辭不受雅為金器重為文根極理致渾厚近古如其人以尚書領嘉靖甲午鄉薦兩舉進士不第戊戌授浙江湖州府武康學諭武康故下邑儒效闒茸公至嚴科條端表樹一遵蘇湖遺矩士日烝烝丕變矣督學張濛溪公廉知喜曰是固善作人者使師儒官皆若人菁莪之化豈遠哉郡守張公鐸雅敬慕公延脩郡志癸卯典河南文衡時稱得人尋遷台之太平令為政務存節愛不求赫赫名邑故多浮粮缺田下下民苦征徭歲多流徙者公按公田得侵沒六千餘畝悉以補豁賦

政始平民稍稍復業矣巡撫朱秋崖公征倭至海上檄下郡邑亟儆接卒公具舟師備糇粮倉卒立辦大為秋崖公稱賞其遇事勇為類此乃若辭寺租以闢黌舍處學田以賙貧士脩永通金清二閘築六眼九眼海塘善狀槩槩可紀涖邑八年興利剔蠹當路交奬譽之漢重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公非其人耶邑人刑部尚書趙方崖公為公去思碑云實心力行不求人知蓋實錄也辛亥還錦衣經歷去之日民攀轅載道有不忍舍泣下者今郡志載之名宦云錦衣職典禁兵故多豪校暴横公繩以法罔敢肆者即貴顯如執金吾堂大僚也見公必斂容



敬焉公以此敍稱籍甚薦紳咸推轂之秩滿遷南京戶部員外郎監督鳳陽倉儲以廉平稱歲丁巳公年六十有六矣嘆曰吾肱任衣冠即抗志以就功名晚而有成歷宦侵尋殆二十年忽忽如瞬息茲髮種種矣何自苦為也吾其歸乎乃力請乞骸奉

旨致仕築室屏山之陽杜門息交即里人不知有大夫廬也躭嗜經籍老且彌篤所著有四書訂正小講重纂藏於家天性孝友視兄弟之子猶子群族之人自公貴無至失所者厥子若姪俱恂恂謹飭無違禮者世以此多焉范蠡有言既以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以公涖官處家耳目所睹記章章如是所謂篤行君子非耶

今上改元有

詔晉公階奉議大夫又三年己巳七月三十日寅時以疾終于正寢距生弘治壬子年九月十九日享年七十有八配林氏贈孺人繼張氏繼沈氏封孺人云云嗣子九有將奉窆望北臺之原兄子庠生雲翔述公行實泣拜請銘於予予與公同年同宗謝不敏弗獲乃為之銘銘曰

漢傳循良　周書孝友　大夫行誼　兼此而有
邑咏甘棠　門垂五柳　杖履優游　圖書左右
有鵩夜鳴　筮逢其咎　爰有遺文　以托不朽



北臺峩峩　封丘孔阜　光閟重泉　慶衍厥後
我勒銘詞　昭垂永久

## 明貞節莊母鄭太安人墓志銘

太安人鄭姓諱妃閩上董處士烜之女帶江莊公弘紳之配石城大尹巖之母也性行端肅事姑陳氏至孝每食親奉羞膳務得其歡心歲時饋奠必躬絜豆登與帶江公賓敬規警帶江公禮重焉石城君生甫九月而帶江公即世比屬纊執太安人手欷歔指石城君囑曰以此孤相累毋負也太安人大慟曰所與生同室而死不同穴與不肰撫孤而負君無以相見於泉下復大慟幾絕時太安

人年僅二十有五矣遂謝紈綺勤女紅茹荼忍痛拮据
經營生者未離襁褓死者為卜宅兆族黨里閈咸嘖嘖
難之比石城君稍解語口授孝經七歲遣就外傅日嚴程
督夜則篝燈相對理紡助勤稍懈輒誡之曰吾重遠而
父恐死者以汝在也日望汝成立如不勉自樹負老身矣
遂泣石城君亦泣乃愈益自刻行業日脩文名日起予時
過君講論疑義太安人輒潛聽為設酒殺移日不聞警欬
聲其壼範之肅如此石城君領嘉靖癸卯鄉薦報至里閈
咸稱曰莊節婦于天道云天道云丁未就選署教贛庠稍
遷石城令皆迎太安人之官石城君作士愛民並著聞譽



實慈訓成之尋以母老辭官歸朝夕造膝承歡太安人日弄
兒孫欸欸笑語享祿養榮福二十餘年覩誓志曩時辛
勤訓子苦樂相符天之報施貞節何如哉嗚呼世名為男
子奇節瑰行皆得取譽當世自此不朽矧在女流不其
尤難耶我
朝著令寡婦守志年五十以後者得旌門以太安人完節
表著如是乃未及褒旌嘗讀漢史至黃霸傳霸為相課郡
國計吏以郡國有孝子弟弟貞婦順孫者為一輩先上殿
張敞非之以為恐增偽貌無益於廉貪貞淫之行事遂格
及讀漢儒劉更生烈女贊竊幸五言君子表厲世風然

窮巷草野闇汹無聞者可勝道哉予述太安人行實固
非偽貌之誣將以俻觀風者采擇且俟鴻儒鉅筆如更生
者得有所托傳後云太安人卒於隆慶己巳十二月十七
日享年七十有九男即石城君嚴云云將以辛之明年季
冬廿一日葬于南宮龍峰之原嚴持友人思明同守林君所
為狀過余泣拜請銘遂忘而系之銘曰

卓矣賢媛　閨閤之英　栢舟著操　斷機成名
古有共孟　兩繼徽聲　龍峰之麓　鬱鬱佳城
玄扃永閟　山高水清

封太宜人洪母黃氏行狀



洪為閩中閥姓自御史大夫澹成公而下以禮經冠
禮闈省闈奕世顯融稱貴盛矣非獨男教蓋亦有女
教焉婉在里閈中稔聞黃太宜人懿行得而論述焉
太宜人諱蓉黃之先洪武中有諱楠者以人材起家
為澄邁令楠生高負才名與高漫士林慱陵諸先輩
號為閩中十才子太宜人之高大父也父諱海隱德
弗耀太宜人生而貞慧稍長知孝敬通孝經列女傳
論語小說稗官諸書歸大夫康溪公偕嫡鄭太宜人
相禮重若姊姒然中饋惟謹澹成公立
朝掌都察院事以直道大節厲一時故所遺後清白

康溪公為嫡孫領弘治辛酉鄉薦就祿仕授壽州學正庚午歲太宜人舉憲副君鄭太宜人抱弄之愛若已出愈益禮重太宜人遂以攝家政勤織絍潔蘋藻共賓宴和宗黨御臧獲總總咸有條理門以內井如也天性慈仁見人愁苦若疾疢在身其以空乏稱貸即舍簪珥推衣物不少悋也康溪公自壽州陞無為州尋徙鄭城新寧二邑令太宜人皆從之官甲申歲舉廷評君一日太宜人言于康溪公曰大兒已總角異日者必見其崢嶸何不及時歸而躬課督之毋寧久而沾沾微祿爾也康溪公韙其言遂解官歸無何



康溪公即世涖仕二十餘年清脩雅操笥無長物當其時太宜人佐內治如室人交徧亦不能成大夫之高故世謂太宜人兩難之也太宜人則惟日夜以先人居常念鬱鬱不得一第勗二伯仲督令勤學嘉靖甲午憲副君領鄉薦戊戌舉進士丙午廷評君復領省元太宜人且喜且泣拊二子曰而父困於一令賫志以沒而兄弟祖繼成名曷思光昭乃祖乃父遺烈勉之哉二君服官伯歷南刑戶二部郎署湖廣少叅山東浙江憲副仲歷全椒令南大理評事皆奉母訓廉靖勤恪縉紳雅所推重先是太宜人以憲副君秩

滿疏請貤封膺冠帔之榮嘉靖己未太宜人是歲六十有九矣憲副君在東省念母春秋高有離憂乃以辭官請命太宜人太宜人曰吾志也遂懇疏乞身得俞旨歸廷評君亦以隆慶壬申授牒伯仲承歡膝下歲時稱觴綵衣蹁躚里閈榮之太宜人喜曰吾兒可謂不負祖父遺烈矣自伯仲歸太宜人晚歲耳目聰明心志恬愉安享遐福殆二十年萬曆丁丑忽遘疾仙逝特六月二十四日也距生弘治辛亥九月初一日享年八十有七男二長即憲副君名世文娶鄧氏封宜人次即廷評名世遷改名世武娶鄧氏云云憲副



廷評卜以是歲十二月十一日奉太宜人柩祔于蕭灣山大夫康溪公兆右以[疒夜]辱同年不鄙蕪陋稽顙告曰其塋毋有日矣痛惟懿行緒言典刑具在匪直栝棬留澤而已荒迷御衰粗述大略敢煩執事序次之將精手乞銘于名公死且不朽[疒夜]通家猶子輒不揣為刪定敘述以復二君不敢以蕪陋辭謹狀

明通奉大夫廣西左布政使心泉林公偕配封孺人龔氏墓誌銘

自古經世之士必有宏愽之才斯能理盤錯而當諸艱必有剛大之氣斯能排衆議而定國是必有權變

之智斯能定傾危而濟大事所謂邦之司直國之良
翰若吾年友方伯心泉林公非其人歟公諱懋舉字
直卿其先宋樞密濟之後傳數世至鈍永樂間以鄉
薦爲興國教諭生四子三登甲科時有閩中三鳳之稱
以仲子泮貴贈戶部尚書季子瀛郡庠生即公曾祖
父也祖文鳳邑庠生父旻以公貴贈南京工科給事
中母鄒氏贈孺人公幼穎異七歲能文十歲就試有
司即為郡長歐陽石江公所稱賞十四補弟子員公
其時業已馳聲士林間矣嘉靖甲午領鄉薦甲辰登
進士授鳳陽府推官讞獄明允不深文苛峻稽查江



北諸郡邑事發奸摘伏人不敢欺賢聲籍甚選擢留
都諫垣公風釆凝重以經濟自任嘉靖二十九年達
虜深入震驚畿輔公條陳邊務五事論劾邊臣建議
欲順虜情以牛羊易米豆反覆敷陳所不可者六務
存國家大體及條陳江防事宜清查錢糧蠹弊薦舉
邊才糾劾不職諸臣多所建白皆爲
世廟嘉納秩滿考最適蘇州守缺難其人吏部即以
公名
上請報可蘇州財賦甲江南多逋負俗尚矜艶公至
禁奢靡抑豪右省煩縟時徵輸一切與民休養會倭

寇突犯松江掠大倉崇明殺長吏時命將出師羽檄
交馳凡徵發供億取辦倉卒公皆以身任之繕城郭
峙糗糧嚴斥堠民恃以無恐賊犯于金山柘林之境
窺金吳進薄郡城大肆焚劉禍甚慘公登埤鼓衆誓
滅此朝食與賊連戰卻之復遣兵襲擊覆之於鶯湖
有黠酋嘯聚猛鷙賈勇可一當百自杭嚴西掠宣歙
長驅至毘陵所向披靡公躬擐甲督軍至郡西橫塘
士氣百倍一鼓而殲之捷聞有白金文綺之賜當兵
荒相繼饑饉荐仍縣官索租旦暮追呼公曰民力竭
矣請于部使者奏蠲常賦十之七八民困始蘇吳人



倚公為長城愛公如父母相與建祠尸祝祀焉陞東
廣寇搌　當宁知公有戡定才遷廣東巡海副使嘉
靖三十六年大征扶溪大羅山諸峒公司紀功多所
捐蹤獎率三軍直擣巢穴草薙平之踰明年倭寇自
漳泉入揭陽破蓬州所流毒海豐饒平諸邑殺守將
攻關堡焚廬舍惠潮之間騷然矣公星馳至潮州會
文武僚屬調集漢達狼土兵勇用間設奇破之於黃
岡鎮賊宵遁官軍乘勝搗巢復大破之俘馘殆盡粵
人離去湯火奠之枕席公之功也語在粵外志又明
年遷山東參政東兖諸郡歲饑民轉徙流離公行縣

以便宜發廩賑邮所全活萬餘人
宗藩就邸道從中貴人怙勢恣睢所過縲驛自公所
部綜理有方中貴人聞公名亦自歛戢尋遷廣東按
察使風裁峻整法紀嚴明再遷本省右轄入賀
萬壽事竣得疾抵家晉廣西左轄未任適廣西藩司
有劫庫之變黎參政遇害公聞力疾就道竟以疲任
愆限為言者指摘解組歸
穆宗登極有詔起廢巡撫廣漢逢公巡按京山王公
交章首薦朝廷方期大用公以前疾卒于隆慶戊辰
年十二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九嗚呼公自為司理



至方岳敭歷中外值時事多艱驅馳吳粵出入兵戎
至劳苦矣而夷險一心始終一節論事如賈陸經畧
如韓范諸不具論諭其事業杰灼然表著者予與公
同舉于鄉同登進士在京師同邸舍公嘗語予曰吾
性外見不自晦迹懼直木防伐君恬退於物無猜處
世而能長久者惟君乎今與公歷宦三十餘年閱世
多矣公負宏博之才剛大之氣權變之智而茂建殊
勛來有令譽可謂能用所長矣予惟守拙以終其身
思公前言如持左券自公沒十餘年悲施死而莊生
寢說無復知己者也其孤東榮將襄大事持年友洪

石洲公所為狀屬予銘之予寢說久矣顧不忍負知
已於九原敢辭銘公倜儻豁達遇事風生為諸生時
人即以公輔期之曾伯祖尚書公清德碩望為時名
臣公克繩祖武時益擬之鳳雛云聰明過人博綜經
典為詩文力去陳言沉郁麗則直追古人嘗與予論
古詩文曰六經尚矣其次則秦漢魏晉盛唐諸名家
皆絕代振響嚴滄浪論學詩如學禪須從最上乘文
亦如之噫此以知公精思玄解入門之正自得之深
矣所著有奏議詩文十卷世共珍之與弟懋材交懽
彌篤公宦遊以家事屬諸弟終始無間言配龔氏性



行貞淑勤織紝佐公力學成名事舅姑能得其歡心
與公齊德封孺人先公卒年五十有二葬于候官南
山之原以今歲正月奉公柩合葬焉男一即東榮庠
生娶憲副洪公世文女云云公屬纊之辰惟語其孤
勤學飭行毋墜先人厥緒不及其他林氏世有令德
嗣當有興者銘曰

鳳之雛　五色章　出丹穴　升高岡
儀聖世　鳴朝陽　一鳴朝有道　二鳴四海康
鳳高舉　孔悲傷　即今鳳池上　猶有鳳來翔

明大中大夫山西右參政津南陳公行狀

公初諱朝鑾字全之以字行更字粹仲姓陳陳之先
出光州固始唐廣明中太尉公名檄從王緒入閩長
子令鎔居閩縣之義溪次令昴令猷居侯官之古靈
族蕃衍仕宋者三十三人若龍圖閣直學士襄顯謨
閣待制塏其表著者後轉徙義溪高祖諱週封監察
御史曾祖諱叔剛以御史改翰林院侍讀祖諱煒浙
江左布政使父諱璽加贈都轉運使是爲守魯公守
魯公初未有子鄉人夢里中旌旗閃閃前大纛書廣
東神主四金字布政公坐輿上呼夢者神神以王瓶
插雙蘭授守魯公車從皷吹迤邐而南後守魯公連



舉二子長朝鑾次即公爲雙蘭之應布政公三子守
魯公嫡出配加贈淑人姚氏繼鄧氏俱無出公贈淑
人王氏出也誕而異常疑其不育將棄之鄧以銀釵
破胎衣覺蠕蠕動喜曰吾兒也保護鞠育愛若已出
故公至成立事二母至孝無異始週歲時守魯公雜
陳書籍帶笏果品置晬盤中公獨取布政公所遺琥
珀蝋豸帶各一片玩弄之衆咸異他日必克紹祖武
云幼穎慧讀書强記業舉子文籍籍士林年二十二
丁父憂勤學苦自刻嘉靖庚子領鄉薦甲辰登進士
丁王太淑人憂二十六年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提督

四夷館諸夷貢獻至京例得以方物互市易啓釁爭
公嚴爲之防禁其物靡幾其出入有黃給事者故與
中山館伴使知識爲通刺于公稍寛門禁爲嚴衛邏
者獲以聞給事坐落職公由此聲稱殷殷騰于縉紳
矣二十七年丁鄧母憂服闋除祠祭司主事陞儀制
司員外秩滿贈父承德郎禮部儀制司主事前母姚
氏母王氏俱太安人由儀制陞精膳司郎中公歷禮
部四司時
世廟承平熙洽稽古禮文之事典章表疏多屬公草
大宗伯咸寧上公華亭徐公胥器重焉適荊州守缺



爲還庶人湖決無度朝議須得老成有重望者以涖
府治乃拜公爲荊州太守荊當江漢之衝歲罹水患
數千里民昏墊艱食公至親自行縣荒度土功爲長
堤萬丈以捍水暴自是水不爲災民有恒業迄今賴
之撫治鄖陽都御史陽華章公署公上考有身爲障
敵力抗狂流之語荊人相戒曰不可使後人亡我陳
公因號其堤爲陳公堤屬邑水災蠲賦王府禄米不
給將軍中尉二十余人群譟入府挾借庫帑公曰借
貸與使盜同吾爲天子命吏主藏者官可去庫不可
借又欲給牒自行縣徵禄公曰百姓方遭水患瘡痍

未復可重用耶衆猶倨肆公屹不動已乃稍稍引出
邊鄙人素狎侮搢紳士每見公必改容禮重焉適
三殿興建下採木之令公私供詘公勸以祿米二千
石助挽木八百石賑窮民民困稍蘇督木大臣知公
有幹濟才以採木任屬公方有棘闈之役以公掌卷
是歲荊得士為多比撤棘遂走夷歸歷巫山施州大
魚龍諸溪峒跋涉險艱鳥道千盤獲巨木山積苦於
轉輸之難公曰此惟得水可濟乃禱于山川神祇大
雨垂垂五晝夜瀰漫山谷群木千章悉浮出衆不勞
而工用省歡呼之聲震響謂山川効靈公實孚格之



時嘉靖三十八年也公涖荊凡五載崇學校清滯獄
抑豪右調宗藩吏治烝烝盛矣明年陞長蘆都轉運
使興利除弊計鹽課得羨金八百兩請于鹽院悉以
易米積貯備荒復以贖金助築滄城以紓民力 景
藩就邸邑從中貴人以載鹽壓浪為名恃勢無厭公
裁節之竟不滿所請由轉運陞山西參政分守冀寧
實四塞要衝北虜時入侵犯公請于督撫南昌萬公
糴兵靜樂分駐興汾移總兵鎮偏頭而以都司布列
忻代虜乃引卻尋虜數犯邊輒上首功沙寂朔州之
捷勞勳居多嘗偕萬公行邊出樺林堡陟高岡望河

套值虜騎三百餘領馬千群諸將校皆怖猝易服公
不易服厲陣而還至老營無談邊務歷歷分折即老
將不逮也萬大奇之薦剡有見虜目中運籌掌上之
語每引公自代故事歲冬迺寒為冰墻拒虜公堅持
不可謂鑿冰疊墻虜未病而我先疲且歲有糜費不
如築墻便遂自太原歷偏頭逮樺林七百餘里相原
隰略基址因地為城以杜虜人窺伺又言河壖漢灘
子午口一帶可蕩可悉兵農兼事公在邊務擇將校
所識拔有自牙校晉陟總戎者嘗測虜出入要害以
汾石二州為虞後數年虜果陷石州使公不即解任



得行所議必無石州事邊人朝夕望公開府三關坐
鎮而衙而公以蘆滄入覲時失餉一貴要私覘唉搖
院以蘆滄時事遂生別議公曰吾自為主客歷今官
二十餘年先人墳塋不長得返初服固吾志也遂投
傳歸日惟杜門討論先籍與農父話桑麻所居有三
十六灣茂林脩竹徜徉其間號蒼篔山人隆慶六年
以築河墻工成有白金文綺之賜里閈築之孝友天
植未仕而守喪公見背既貴每時享忌日輒感愴至
泣下在蘆滄聞少詹兄訃為位而哭至廢寢食撫四
孤為婚娶成立他如辨逆旅人冤獄為白于當道表

陳淵娘節孝而爲之立傳其見義必爲類此性踈朗
豁達善談論博綜典故平生於書無不讀所著有蓬
窓日録八卷釐爲四目曰寱字曰世務曰事紀曰詩
談梓于太原世共珎之在禮曹有錦氷集今元輔江
陵公爲之序有贍才龍藻花爛映發之稱且曰綜故
實達今宜有閎衍深沉之思江陵豈虛美哉復有增
補華除遺事之叙此尤有關國家大體盖自先世業
博士春秋以經術名家公之學得於家傳才未究厥
用所以用公者未究也予與公同舉進士同試政選
曹出入必俱稱莫逆晚復締姻好相期結社以老歲



寒公於萬曆八年五月初十日即世享年六十有九
配林氏封淑人側室徐氏康氏王氏鄭氏男二長邦
范郡庠生徐出娶戶部侍郎林公某女次邦涑鄭出
尚幼女二長舜華康出次藍王出許聘于少男啓藩
邦范將卜葬公于大義里石宮山之原屬予爲狀乃
掇公生平行實之槩論次之俟名公鉅筆采而銘焉
謹狀

明故文林郎含山尹芝山葉公墓誌銘

予嘗俯仰今昔天下習尚日趨靡矣無論民風卽搢
紳士夫積學篤行輙稱前輩長老忻慕而嚮往之如
吾鄉葉長公其人也公諱繼善字兆元別號芝山先
自建州富沙徙甘糖宋有翔鳳儀鳳兄弟舉進士代
有顯融後轉徙會城歷曾祖諱貴祖諱應驊有孝行
見郡誌傳父諱芬是爲芳洲公冠帶儒官母許太恭
人雲南大理府太守坦公女通書史公幼穎異始就
外傅受博士義易芳洲公太恭人實躬課督之始勝
冠遊郡庠文名日起督學使者臨海金公貴溪江公



廣厲學官雅意作人群博士弟子員高等者講業於
養正書院公與諸生日切劘時輩共推讓下之嘉靖丁
酉領鄉薦計偕春官再不偶嘆曰吾父久淹黌序壯
志未酬二仲競爽必克承之吾從祿仕得升斗以奉
二親懽且奉祖母劉懽此以成父志不旣多乎遂詣
公車授廣東番禺學諭與郡文學今大中丞臨桂殷
公相厚善倡明蘇湖之學時督學莆田林端簡公開
館簡十郡之士延五經師長以公主番山館教事嶺
南一時髦士爭自濯磨如鄭方伯旻胡學憲庭蘭曾
僉憲一經羅侍御鴻李吏部价梁比部有譽皆在著

録癸卯典江西文衡所得名士爲多與東廣西省省
元皆門下士時論榮之尋遷直隸含山尹邑故衝疲
部使者賓客冠蓋輶軒相望厨傳繁艱公調度均節
應之裕如民亦不告勞有黃錦衣者黃緣
奏請還過故里怙勢恣睢公稍裁抑之黃亦知敬憚
公戒其下旗校不敢肆邑多屯種侵損民田歲連訟
不息公爲親履畝籍之民賦始均部使者廌公賢能
屬查兩淮塩課奸商類守空引坐徵重息前此率墨
厚貲而曲法庇之公覈驗得實悉寘諸法不少貸以
至剗蠹弊理究抑清卷牒大當直指心聲稱籍籍遐



布矣會聞芳洲公喪匍匐奔歸服闋以太恭人春秋
高承惟膝下逮二仲亦先後謝政歸儀容甚都光于
里閈比丁太恭人憂公貳膳之年也饘粥哀毀一如
哭芳洲公時孝友天植在番禺含山數以珍錯遺二
親二親以奉祖母劉甚惟持所積俸金爲二親祖母
壽時二仲未仕周氏妹楊氏妹未歸芳洲公總家政
俸餘悉以佐公費供門户將二妹橐無私畜人以此
多之牲亢直有觸輙發然亦無他腸不習薄俗䏬常
深情厚貌之態治家嚴而有則歲時朔望必具衣冠
率子婦焚香拜天復拜家廟既乃爲大恭人壽子婦
供茶湯果餅率爲常子有過輙擁衾臥榻以自刻責
俾之痛自改省以故三令君恂恂謹飭稱其家兒將
克光前烈實嚴訓成之與二仲雍容禮讓有如嚴賓
家人生業一總之梱内不言有無不問奇贏惟好蓄
古書籍圖畫雜植名花奇石以供玩好客至輙款留
竟日忘倦或與二三舊侶行歌月下充然自得也所
著詩篇成一家體裁惜遺回禄無傳也他若睦親黨
而恤其孤寡念貧交而周其困乏有長厚之風焉可
謂篤行君子矣公病困篤輙以不獲奉二親大事爲
恨且以屬二仲不及其他卒之日萬曆壬午十二月



十六也距生正德丁卯年十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六
娶洪氏新寧令贈郎中晅公女端重貞淑習讀孝經
列女傳諸書勤織紝佐公力學事祖母舅姑朝夕視
寢膳皆得其懽心公未貴先逝繼鄭氏潘相烺公孫
女側陳氏男三長燮彦娶其女侯庠生云云燮彦等
將以萬曆十一年某月日扶公柩卜吉于鳳皇山之
原遷洪孺人合塟焉以某屬姻好持劉靖江公狀泣
血稽顙請銘某稔知公履甚具質之狀不虛遂叙其
行實系之銘曰
覃精好古　篤行立名　英髦露頴　宦轍騰聲

吁嗟長公　尚有典刑　鳳山高騫　玄宮永扃
綿綿畢厚　濯濯厥靈

明隱君鄭沙浦先生墓誌銘

士有懷瑜抱璞弗獲一試而所自樹足以表見於世貽範後人立論君子著之於卓行之目與忠義孝友循吏文學列傳並傳此豈藉名位為光寵者哉若吾鄉沙浦鄭先生非古所稱卓行君子與先生姓鄭諱棊字伯憲鄭之先始封滎陽以國氏在壽春者宋慶元間遠祖諱浧為閩邑丞奉其父耒閩卒葬于文山遂為閩人歷宋元入明代有顯融閩中稱著姓必曰



壽春鄭云先生曾王父珙永樂癸卯舉于鄉授寧波司教王父蕘崖州吏目父諱愽有隱德是為怡齋公母太孺人李氏先生幼穎邁業愽士春秋愽通墳典補郡庠弟子員督學使者婺源潘公廣厲學官務端士習而黜浮靡群文學士講業于鄉之崇正書院先生砥行脩飭吐論英發士望所附予故同社從先生後心嚮往之時或抵掌談當世事纚纚若燭照數計每感時攄憤輒奮髯激昂有規世之志焉使用而獲一試即所樹立當必卓然可觀顧屢蹇斂頷而士論共惜其不遇也伯子徐州君傳春秋業先生躬教督

之比領嘉靖丙午鄉薦先生喜曰自吾先世以明經起家衣冠不乏吾見既克負荷先緒為不墜矣乃謝舉子業怡情林阜詩酒之間意豁如也徐州君歷學論邑令州牧皆迎先生之官每訓以造士愛民為務徐州君所至赫有令譽皆先生教也閩部使者肥城李公應知先生高其行親造廬請謁具冠裳為先生壽里閈榮之性度洞豁孝友天植為怡齋公卜兆得吉念伯濤無子奉其喪與怡齋公同兆曰以成吾父之志也事母太孺人侍晨夕備滫瀡盡歡太孺人壽八袠終饘粥哀毀如禮卞氏姐一家淪沒為舉其四



喪廖氏妹嫠而無依養之以終其身此皆先生為諸生處約時而卹孤賙急尤人所難矣徐州君旣貴享有祿養優游閒適垂四十年徐州君以其俸餘歸為先生壽而以均其二仲家庭無間言慕范文正公義田舉乃推而置祭田以祀先塋置義田義屋以周族人至其身所自御則衣惟綈素食無加豆曰吾自口體甚適也與人交久而彌篤言必出肺腑相示人有急難多方援之宗族親友慶有贈賻弔有賻遺自先生沒鄉人誦義無窮可謂卓行高世之士矣嘗讀歐文忠公瀧岡表云祖考崇國積善成德宜享其隆庇

賴其子孫先生積善隆享無媿祟國而利賴後昆當
必軼瀧岡而並傳矣配王孺人先生所泛業春秋秋
庵公女也與先生齊德有桓少君遺行先卒先生享
年八十有七男三長即徐州牧云云泣血稽顙持永
安州守王公所為狀屬予銘之予自為諸生時雅受
規益稔知素履故采其生平行實之卓者而譔次之
銘曰

鄭之先　肇滎陽　自壽春　代彌昌　懿高士
行允臧　表宅里　軼瀧岡　蓮峰下　卜玄堂
蓮花開　春載陽　風雲長護　龍虎迴翔



# 先妣胡太淑人行狀

母太淑人胡姓諱玉系出宋胡文定公季子五峯先
生裔世業儒閑習姆訓貞靜端肅歸我先考贈户部
主事木庵府君偕嫡封太安人陳母中饋惟謹先考
為人倜儻豁達好義樂施不纖嗇務積母佐以勤儉
先考性喜客客至輒款留母為治具必精必腆有雜
珮之遺天性慈仁見人窮窘愁苦若疾疢在身周人
之急不問家之贏乏即推食與衣無少怯也此母與
先考一也先考通堪輿為王父卜葬每曰吾少子當
貴頗屬意不肖為擇嚴師母艱辛課督防其游佚夜
則篝燈相對理紡助勤飲食服用即一楮一墨必戒
以惜贄至隆師之禮購書之費皆母紡績累絲寸積
所易者文炳所與游士皆知名益者至則講論疑義
相詰難或至夜分母為設果殽悉出親操文炳領嘉
靖甲午鄉薦得病危篤絕而復蘇醫藥罔効母忍涕
忘寢食徬徨祈望禮北辰以徼神佑忽一夕昏迷中
恍有童子若先考所修建復初庵老佛傍侍童寒山
者以藥強使飲覺而吐溢然汗出霍然病已執非吾
母一念齋精明神佑之耶文炳屢不偶春官家益困
之先考施舍不倦母治絲枲拮据經營俾文炳得專

精舉業至甲辰登進士是歲先考即世不孝奔喪南
還服闋携母之京歷官户兵二部得以微祿就養丙
辰陞廣東雷州府知府迎母至官舍每誡不肖曰吾
兒為民父母當子愛百姓箠楚之聲吾不忍聞文烺
是以讞獄詳慎治雷五年未嘗任情輕入人罪母之
訓也身為大夫之母衣惟綈素曰吾自適體甚安也
食不二胾曰吾自適口甚飽也戒子孫毋忘貧賤時
過分損福見食案上飯器有餕餘遺粒必掇食之曰
天之美祿也其愛惜物類如此陳母所出三兄長舒
城尉文煥次文燦文炳事吾母惟謹三兄所舉諸姪



君孫吾母愛若己出雍雍如也御僕婢終身不見有
疾言怒色視義子子愛之無異諸孫也文烺陞四川
副使歷叅政總憲湖廣以楚蜀道艱留母在家以婦
田孺人侍再調廣東叅政陞總憲廣西時母年八十
三耄矣即欲乞身侍母母曰吾飲食精力尚康幸無
恙且婦諸孫在汝第行無以我故自兹往從汝志矣
不肖遲回累旬別去抵任明年得家書言母龍鍾狀
腸刺刺如割遂陳情懇疏蒙
恩俞允解印綬還矣到家拜母不知為兒也扶侍者
累日忽問曰吾兒回耶一日不肖出外反見母母猶

道往時語問曰食飯未讀書勤苦強加餐也終日嬉
嬉若小兒狀無思慮無煩惱無罣礙亦不知時之寒
暑早暮也聞之衛養家云人生始而嬰孩既老如木
歸根復若嬰孩狀一川數盡無病而逝若倦蛇者此
惟心地慈悲有善果緣者得之五福所謂考終命是
也丁丑歲二月初九日母尚晡食無恙忽三更有微
疢飲薑湯就枕天明逝矣嗚呼痛何忍言親朋視歛
者見母顏色溫潤勝如生前咸異之衛養家之言不
誣也自不孝歸家奉菽水歷歷十四月未盡板輿之
情可勝風木之恨嘗讀蓼莪詩父母生我欲報罔極



詩詞所稱言鞠子劬勞耳始予娶鄭孺人舉一女方
呱呱而泣而鄭亡繼娶高氏舉二女而高亡復娶徐
氏舉三男一女而徐亡不孝三喪妻藐爾諸孤無母
何恃皆吾母拊畜之提携之冬不得母溫夏不得母
清劬勞者累歲矣止蓼莪所稱今次第成立以婚以
娶使非祖母何以有今日吾母之恩愈深矣不孝之
罪愈重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嗚呼痛何忍言距生
弘治壬子年十二月初十日享年八十有六男一即
文烺女二長適張秉誠庠生次適鄭楠孫男五長啓
畝庠生娶高教授孝忠女次啓雷庠生娶陳節推暇

潛女次啓疆庠生娶林舉人皆春女次啓輔聘陳大
叅柯女次啓藩聘陳大叅全之女孫女四長適張别
駕世衡男庠生次適葉大尹繼善男褱彥庠生次適
何太尹鍙男沛一未許聘曽孫男五賢訓賢誥賢誨
賢論賢誦曽孫女四俱尚幼卜以是歲十月十三日
葬于金昂山之原背癸面丁追憶母平生行實一二
碩徵惠于
大人長者名言光賁泉壤云

石室秘抄五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魏文焲撰文焲字德章侯官人嘉靖甲辰進士
官至廣西按察司使是集初刊於萬歷丙戌崇禎
庚午其孫定海知縣汝爲又重刊之凡襍著二卷
皆讀書論古之作其中如駁方孝孺之疑子華子
則未覩晁公武及朱子說謂王充假蔡邕以自重
則未考充爲肅宗時人不免踈舛第三卷爲詩五
卷六卷爲襍文中征支羅記征龍州記松潘備兵
本末敘其戰功頗詳福州道山下有朱子所書石
室淸隱字文焲家近山麓遂以名其集云

# 白雪樓詩集十卷

〔明〕李攀龍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二年魏裳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白雪樓詩集十卷》提要

## 白雪樓詩序

余為郎時與歷下李于鱗同舍子諸雅好[illegible]
詩不為近代語古所稱作者殆耶于鱗輩[illegible]
重示人慄瑾握瑜光不可秘即其意不欲傳[illegible]
時海內兄弟同舍自應盖洋洋盈耳矣諸曹郎
欲得其詩多不獲余與二三兄弟得其一二而
而[illegible]之相樂也于鱗厭承明早余與相失嗟[illegible]
年餘不謂今日惟復得為疇昔舍中語也于鱗
歸自關中結樓鮑山鮑山故管鮑論交地于鱗
樓居俯海岱之勝美人四方側身遥望為白雪
之歌念二三兄弟何嘗一日置哉余以尊酒過
從和歌樓上相得懽甚亡厭及名樓白雪并裒
其全詩刻之題日白雪樓詩集詩凡若干首分
離為卷其所以傳則自有知音者在
嘉靖癸亥冬十月朔日楚人魏裳順甫氏書

李于鱗擬古樂府序

李于鱗氏擬古樂府辭殆二十年所計得凡若千篇未嘗以眎人也間眎於一二同志亦先後錯出無睹其全者往辛酉歲予始請而歷讀之則作端實自為序其末簡引易辭云擬議以成其變化日新之謂盛德噫嘻此二言者其于鱗之善乎為擬者哉蓋擬尚肖似弗似無貴於擬似寓神情非神則徒摹襲彷彿如動據然徒點譏失爾故刻楮葉雖工然比之造化祇見其勞而無益學孫叔敖而無抵掌笑談之妙必無復生之感動斯曰擬曰新之辨也古詩賦文辭類多有擬而莫難於樂府無論近日戾此二者即古之名家如梁簡文晉宋玄融承天正則金珠華雖新之時有爽然考諸其辭不謬於古者幾何也哉于鱗所為諸什雖一字莫非古已見者至其杼鎔甄幹神色顏秀如群葩春榮曜靈晨升不可謂非宿植而昨逝也但時出而更明之人自神暢而覩快焉向必敗易柯條惚佽容光



人其謂之何然則擬古而易渝其辭其謂之何耶是故欲步趨驂則不可易譽些諸文欲倚異歟則不可遺儀歡諸宇人皆知之何樂府獨不然乎惟其競新而畧似是以名擬古而實不可若也有由然哉噫嘻必明融述作而上下古今者則可以論于鱗所為樂府也已歷城許邦才

殿卿書

## 擬古樂府序

序曰胡寬營新豐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鶩於通塗亦競識其家此善用其擬者也至伯樂論天下之馬則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色物牝牡一弗敢知斯又當其無有擬之用矣古之為樂府者無慮數百家各與之爭片語之間使雖復起各厭其意是故必有以當其無有擬之用有以當其無有擬之用則雖奇而有所不用也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日新之謂盛德不可與言詩乎哉李于鱗序



## 白雪樓詩集目錄

### 卷之一

#### 樂府

卷之二

樂府

卷之五

七言古詩





卷之六

五言律詩

黃河　關門雪望
發長安　涇州
秋日四首
五日和許傅湖亭讌集二首
和殿卿白雲亭醉歌　信元美以家難羈京
春日閑居十首　夏日東村卧病十二首
秋日村居八首　冬日村居四首
寄華從龍　月
和殿卿神通寺見貽　同許右史遊南山



龍集寺　九峪寺觀許右史碑
元日　立春日對雪憶元美
立春前夜齋居殿卿携具見枉
孽生初度與郭子坤集開元寺餞許右史
逃暑　暴雨

卷之七

七言律詩

送趙户部出守淮陽　崔駙馬山池讌集
送陳使君迎侍浙中　送郭子坤下第還濟南
送王郎守安慶　送杜少府謫滇南
酬谷明府見寄
秋前一日同元美茂秦吳峻伯徐汝思集城
南樓　送孫郎中守承天
劉員外家夜酌樓　送劉員外使黔中
送大司寇顧公之金陵
送皇甫別駕往開州　送瑞安劉明府
送許元復還姑蘇
署中有憶江南梅花者因以爲賦



與茂秦金山寺亭上望西湖
送汪伯陽出守慶陽　送黃侍御按滇中
送包大中長蘆知事　除夕
元日早朝　早春得汝思留中書
送傅員外按察郢中
初春元美席上贈茂秦
送大中丞王大夫赴山東
答宗考功齋居見贈　呈大司寇何公
再呈何公

卷之八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卷之九

五言絶句

巻之十

七言絶句

# 白雪樓詩集卷之一

## 樂府

### 黃澤辭

皇之秉其馬八驪皇人委蛇
皇之水其馬騄耳皇人受祉
皇之曲洛其馬沃若皇人薄薄
皇人孽孽其馬歕雪我心如結

### 白雲謠

白雲在天山陵逶迤率彼東土諸夏問之將子能來



### 瑶池謠

白雲在山亦洛而野予歸三年將顧見女

### 南山歌

南山白石白離離爾牛之角何其悲車下短衣歌者誰國有叔孝當見知佐命伯王獨後來

### 越人歌

山有陂兮江有汜歌擁枻兮見王子揄修袂兮披長雲舉綉被兮風紛紛蒙詬耻兮心靡它君

不知兮可柰何

采葛婦歌

卧下之新何綢繆款寐不寐思寃讐我今采葛以遨遊

易水歌

繚天兮白虹蕭蕭兮北風壯士怒兮易水飛羽聳激兮雲不歸

垓下歌

從美人兮擁駿馬㴉從橫兮垓之下



大風歌

大風沸兮雲薄天驅萬衆兮紛來旋紛來旋兮沛之宮士栢栢兮福攸同

秋風辭

秋風蕭蕭兮白雲晶晶草木黃落兮鴻鴈于征蘭可佩兮菊可餐遺佳人兮汾之干挾飛龍兮下中流橫大波兮放遠遊靈偃蹇兮翳日來憎吝與兮紛裴徊顧帝京兮何壯哉

天馬歌

天馬下閶闔開汗以血騑離哉河之精龍之子視浮雲無萬里飑流景躡遺風今安駕幸回中天馬徠從西極經千里歸有德天馬徠逑于身挾飛電化若神天馬徠循東道承靈威騁帝阜天馬徠歲執徐騰四海將安如天馬徠出崦山逃見畾開玉關天馬徠龍為友北擊胡驅群醜

李夫人歌

去邪來邪就而視之紛何被被其裴徊寤邪夢邪就而視之包紅顏其弗明



女嬋嬋者誰邪就而視之風何蕭蕭其蔽帷

隴上歌

隴上壯士乘驪驄帶雙鞬服挾秦弓七尺大刀搏白虹丈八蛇矛盤怒風戰始三交失大刀且盪且走亡其曹棄我驪驄巖中逃為我謂烏為客豪隴上之水流潺潺壯士一去不復還

蹛林歌

單于庭陰山下漢家和親刑白馬刑白馬祭龍城今年蹛林大會兵

鐃歌

朱鷺

朱鷺猟其纓茄下行魚在梁縱復横鴉何飛濡
其羽上書諫明主

思悲翁

思悲翁鳳凰安宿同閣中奪我美人思悲翁鳳
鳳飛上天梟子拉沓隨轄蓬狗逐狡兎走取爾
梟子食梟母

文如張

艾而張羅羅若雲中有黃雀呼其群毛羽摧頹



離哉紛山出黃雀山嵯峨鳴鳩絕四海君亦離
爲羅我歡從之謠言多鳴鵰徘徊奈雀何

上之回

上之回蕭關開以待邊單于毫勒兵十八萬羽
林材振大族鬍長馳讋匈奴臣月支朝諸侯王
斗泉宮郡國受計福來同

翁離

擁離趾中可築宮蘭用葺之艾爾蓬擁離趾中

戰城南

戰城南走城北轉鬬不利號路側謂我梟騎且
行出攻守爲野鳥食不逐驚馬徘徊蒲葦中水
深熙熙蒲葉鶩鶩鳥亦自不去客亦自不豪梁
以集烏子五烏母六禾黍不食攖腐肉願爲忠
臣何可覆傷子良臣良臣誠可傷遠道之人枯
骨何葬

巫山高

巫山高自言高江水深自言深勿復相思君有
他心山以蔚蔚水以湯湯何用度之石用梁徘



徊遠望泣下霑裳願託黃鵠東歸故鄉

上陵

上陵亦誠美下津以尚羊問客從何來自言水
中央芰荷爲君衣芙蓉爲君裳木蘭爲君佩江
蘺間杜蘅銅池之芝以九莖光華燭夜披金英
鳳凰之集乍開乍合蜚覽上林曾不知日月明
赤翅之鴻翁雜相隨白鴈何蔚蔚雲爲車風爲
馬游閶闔守謁者五色露何泥泥乃在仙人金

掌中、㸋、如膏、爽、如飴、願奉、我、主、歆、延年、萬歲、期、

將進酒

將進酒、稱我觴、紛佳哉、以浩倡、心所作、未嘗聞、徘徊三嘆一為君、君之臣明四時和、國有良工悉索歌、觀者不苦柰子何、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驪、二馬異體同權、奇徘徊四海、黃人子、二馬相得以千里、故東非我、東西非我西南非我南北、非我北、駕如六飛龍之異路、誓邪



謂何、覧遨遊、安終極、二馬視駑馬局、促、食棘、下將以問馭者、

芳樹

芳樹如此之蔚蔚、上有黃鵠以翱翔、下飲蘭池鳴鏘鏘、二而為侶、三而為行、芳樹拉雜黃鵠傷、秋、風蕭蕭、思其、鄉、姤人之子姤殺我、君有它心魚不可、黃、鵠、高蜚亦有[illegible]目、歆顧之、柰樂、何、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燕山隅、何用問遺君、大秦明月珠、結以連理帶、簪以合歡、襦、又何問遺君、青絲係王環、可直千萬餘、翠羽紹繚之、黃金錯其間、闌君有他心、拉雜其珠摧、其環、摧其環、臨高臺、叉秋以障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君復相思、有如此珠、有如此環、非我可為雞鳴狗吠、我視兄嫂、不言謂何、東方須臾高柰何、

雉子班

雉子班、如此之趨蹌蹌、雉來、蜚、從雌、拉、杳冥水集于梁、目以顧之蔚蔚、其冥艾、而振羅、雉子知



得柰我何、王孫有羅以雉子、黃鵠之羅當千里駕以南、駕以北、朝行出遨遊、暮從美人食、

聖人出

聖人出、應標、悤赫炎精、文教洽、武功成、寒暑德河海清、駕六龍何騑離、聖人哉、聖人御天以調之日、月星辰和四時、郡國吏功上所治、君之臣明遠如期、

止邪

上邪我欲與君同心樂、以不可禁相思紹繚、謠

閶闔、大駕六龍、虛天側、日月出入滄海中、姤
人之子難為工、

臨高臺

臨高臺、望江水、沍水之流以千里、黃鵠知得高
蜚止、願遺香草美人子、關于問鵠從何來、我其
萬年亦誠哉、禾黍不獲鵠何食、邀遊四海、安終
極、

遠如期

遠如期宜四壽、皇帝日月所置有其露三載畢



于自歸、大律以萬人稽首陛下北蕃臣、左右賢
王奉圖珍、謁者令引之鄉殿、陳橐佗、控者就羽
蒙戎酪酒乃是閼氏之所飲駃騠生自余吾中、
將進酒顧其豪撓以留犁、徑路刀、何用賜之黃
金犀毗赤綈錦袍扶伏沮澤曾不知天子神靈
從今以往但居光祿塞下不願歸庭

石瀨

石瀨津以澡魚、敢鬼水君安所薄秋風湯湯東
飛者鵠北逝者河中有冥冥之白沙遠道之人
謂之何蘭以有香君不知願言懷之遺所思

企喻歌四首

男兒自言雄、出門思故鄉、朧水流離下、淚落鐵
裲襠、
放馬大澤中、馬飽勿復驅、寧斷壯士肉、不斷駿
馬芻、
鷂子下狡兔、不顧黃雀群、男兒飽百戰、少年笑
殺人、
男兒重意氣、結伴不須錢、誰能無兄弟、千里不



相憐、

瑯琊王歌八首

陽春二三月、單衫繡裲襠、繫馬臨大道、值女行
采桑、
炎天五六月、挈桃逐陰凉、締服不掩體、與女汲
寒漿、
初寒八九月、銀燭照高堂、端然坐不睡、看女織
流黃、
盛冬十一月、調笑酒爐傍、玉壺出纖手、索女弄

綈貧
主入但買酒烹肥擊其鮮男兒好還鄉不顧持
一錢
孤兒當門涖門外霜皓皓今年許裁襦丸但視
其嫂
駿馬似人長金鞭五尺強往來渭橋上瑯琊大
道王
新買五尺刀摩挲不離手但坐看此物軍中誰
更有



鉅鹿公主歌

邯鄲女兒年十五能彈琵琶唱樂府
頭上明珠間翠羽客與酒錢笑不數
可憐誤嫁陽翟賈遂使黃金賤如土

紫騮馬歌四首

出入渭城中少年獨妍稚不知是阿誰但識紫
騮馬
紫馬從西來道逢一騧駒兩人下馬揖便入酒
家胡

問客復何為昨日發東平袖中出短書心知自
劉生
對客讀短書慷慨不能止拔劍出門去報讎燕
市東

黃淡思歌二首

腸作轆轤轉決作素綆垂獨坐不能言傍知悲
憶誰
胡馬代州出還騎出代州黃金裝馬勒青絲絡
馬頭



地驅樂歌

蕭蕭條條風雨漂搖餓殺鶺鴒撲殺鴟鴞
倦鳥不飛非無羽翼貧女不嫁非無顏色
枕郎右臂郎側向左看郎須色似不在我
宛轉郎懷坐郎左膝郎有它人不自今日

雀勞利歌

衆芳驕驕雀勞利前有鵰子後老鴟
與郎十期九不果郎有他人休誤我

捉搦歌四首

仕宦還須論知己結交還須論君子男兒失意
誨人指老女不嫁難為理
東家女兒大來猶在屋裏燒香出牆外供養世尊
作佛會願得百媚無留害
邯鄲城南夜逆旅樓頭十五誰家女可憐白馬
空僮仃不見其人但聞語
駿馬憑陵粟在口男兒精神錢在手何不結伴
日沽酒出臂蒼鷹使黃狗

折楊柳歌五首



上馬折楊柳楊柳鬱菱菱馬上吹長笛愁殺旁
家兒
不惜折楊柳孟津楊柳西本是旁家女嫁作漢
兒妻
放馬孟津岸飲馬孟津河雖是旁家兒愛聽漢
兒歌
莫折楊柳枝婆娑動郎意自有珊瑚鞭出入探
郎臂
上馬出門去馬鞭持與郎郎度孟津水何時還
故鄉

幽州馬客吟歌五首

客從幽州來百萬為搏蒱錢自它人有意氣良
所無
今日但一擲何言無所持庭前兩走馬千里任
君騎
自憐十指鐶玉壺不離手女兒行無賴故勸郎
君酒
南山固言高上有北流泉女兒固言好須得郎
自憐



郎齎千金裝結客行三泰那能論家計少年喜
作人

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

烏中有鶵子人中有慕容慕容家此谷少年多
相從

高陽樂人歌二首

歌知馬上兒但須看兒馬結束殊輕薄不在漢
兒下

郎來但坐飲百壺分自當見郎行仁義無錢何所妨

五鳳曲

梧桐生高岡鳳凰鳴中央三百六十鳥翁雜朝四方其東鳴青鷸其西鳴鷫鸘鸑鷟鳴其陰鶉雀鳴其陽

精列

欲何為雖有一介志慷慨非其時慷慨非其時言從吾所好混迹於鴟夷入宮無美女名士常



見持名士常見持下和乃銜足白璧以終疑白璧以終疑還君十五城抱之寧自奇抱之寧自奇周孔聖殂落世人莫我知雖有一介志慷慨非其時

東光

胡兒乎倭奴何不平倭奴利水戰海塹船為城諸軍㲋騎士馳射難縱橫

對酒

對酒歌陽春合意未能申請客聽其真男兒居世無依因誠獨難自絕於要津視扶風稱三輔吏共理之臣奉職亦何狀盤桓磬折關石和鈞為續書以報諸天官自公卿大夫士咸頌其人以君子經綸是時賤王而貴豺獨賊迫渡落非其倫素無跅弛之才四載不還敢醉於積薪此道當何以具陳彷徨所欲縣絮其身

烏生

黃口四五雀羅坐秦氏桂樹間啄啄樹上黃母子相哺自言安嗜我三河不知為誰家有輕薄



少年臂坐一鷂子鷂子小小如人拳出入雀東西一縱即中兩黃口毛羽摧頹䰡䰡飛上蒼浪天鷂子下來還少年阿母生黃口時乃在高堂構櫨間嗜我人民安知雀乳處窈窕紫深宮中安從通白兔乃在平原大澤中羅者尚復得腊腊之嗜我猛虎斑斑南山間射工尚復得枕藉之明珠乃在合浦深淵中後宮尚得判以璣其孺嗜我人民生各有壽命何須尚復計會賢愚

平陵東二首

太山防珍琳瑯有美一人坐明堂坐明堂以王
者德大從群臣朝萬國朝萬國如會同顧見白
雲生封中生封中禪梁父今上皇帝聖神主

其二

陰山傍馬牛羊不知何人城朔方城朔方絶大
荒虜南閼氏一賢王一賢王戰失利援胡將軍
覆驃騎覆驃騎日歸止單于敢望漢天子

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西北樓樓上有好女自名秦
羅敷羅敷貴家子足不踰門樞性頗喜蠶作采
桑南陌頭上枝結籠係下枝挂籠鉤墮髻何綵
繞顏色以數喻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
見羅敷下擔故綢繆少年見羅敷袒裼出臂韝
樵者忘其薪鋤者忘其鋤來歸但怨怒且復坐
斯須解一使君自南來駐我五馬車遣吏前致問
為是誰家姝羅敷小家女秦氏有高樓西隣焦
仲卿蘭芝對道隅羅敷年幾何十五為人婦嫁
從一年餘力桑以作苦孰與使君俱使君復為



誰蠶桑所自娛小吏無所畏使君一何迂羅敷
他人婦使君他人夫解二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
頭左右三河長賁弩為先驅何用識夫婿飛蓋
隨高車象牙為車軨桂樹為輪輿白馬為上乘
兩驂皆驪駒青絲為馬靷黃金為鑾頭腰中千
金劍自名為鹿盧起家府小吏拜為朝大夫稍
遷郡大守出入專城居月朔朝京師觀者盈路
隅為人既白皙鬑鬑有髭鬚四十尚不足三十
頗有餘座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王明君吟

我本良家子承恩入漢宮光彩射綺羅語笑生
春風君王希召幸在遠誰為通漢宮三十六處
處種梧桐美女八千名各各分當熊黃金買顏
色丹青多畫工寧知佳麗人不出所圖中黃金
猶糞土丹青復何功顏色非可恃粉黛故難同
因念長門賦夙昔亦相蒙君王寵自誤賤妾以
和戎豈惜賤妾去但惜長門空涕泣顧長門從
此逐秋蓬

安期生

安期生參駕白鹿雲中行參駕白鹿雲中行下遊來安期生白鹿皎皎金為羈玉為纓顧見蓬萊三山十二城安期生自署其名過謁四海五嶽後從麒麟赤鳳迎禹湯文武不足令令我侖上應太平擁護左右賢公卿稽首聖人大道成仙女羅坐吹笛笙天神八面侍衛明流鳥銜符翔殿廷悲吟我主享萬年皇帝求一得命延

長歌行三首

嗟我谷中蘭猗猗復英英秋氣日夜至鶗鴂乃先鳴百草不重芳霜露浩縱橫栖栖就一役慷慨非其情少壯復何為老大無成名

其二

仙人攬紫芝煒煒如芙蓉兩耳垂其肩短髮以蒙茸侍從幾玉女導我入雲中奉我一九藥期我於空同服之生羽翼焯約變形容顧見雲中鹿蜿蜿成白龍

其三



粲粲城上星河漢流清光耿耿不能寐寤言起彷徨彷徨立中庭遙遙夜未央白露霑我衣北風吹我裳還坐顧四壁蘭燈一何明緘書寄遠道涕泣下縱橫倦鳥無故林遊子無故鄉驅車出門去徒侶相扶將

短歌行

駟馬可乘去日難追清酒載觴短歌苦悲遨當以遊何能坐愁全身遺名惟有徃周鳳凰于飛覽彼九圍但為君故駕言旋歸杜門似鄙離俗似驕彷徨所欲此一何勞班班猛虎其尾可履蹐蹐壯心猝不可抵傾側勢利還自相戕覆車不戒躊躇雁行秋風颳颳轉蓬如輪漂揚四野莫知所臻鳥不厭高魚不厭深爾其肆志載浮載沈

當鰕䱇行

日月揚光華雲漢昭文章五嶽高摩天江海百谷王周孔聖有作大雅豈淪亡曲士徒嗷嗷此道非所詳嗟予滯末位慷慨志四方左伏吳越

波右以笞中行立要而虎視厲馬撫干將吾誅
適不用駕言歸故鄉

董逃行

吾欲上謁從蓬萊遨遊三山戲九垓閶闔訣蕩
開班璘宮闕棲臺流光倒景徘徊但見織女弄
杼往來白榆纍纍支機十二枚河流逶迤但見
丈夫牽牛飲其限問爾凡吏所為客謝主人樂
哉教敕酌彼金罍織女長跪進酒牽牛陪桂樹
一何摧頹嫦娥端坐領其顧白兔抱杵戛樹蝦



蟇栽采取其露一玉杯服此露壽以崔嵬服此
其露顏色自好陛下長生不老坐享萬年有道
君臣歡如魚藻陛下長與天相保

塘上行

塘上雙鴛鴦芙蓉翳其陰不自行仁義何能知
妾心青蠅一墮耳琴瑟難為音新人入宮時意
已與同余君子在萬里顏色安可任念妾平生
時豈謂有中路新人斷流黃故人斷紈素新人
種蘭茗故人種桂樹新人操陽春故人操白露
新人日以驕故人日以悲浮雲顧我庭北風動
我帷思愛儻中還皓首以為期

秋胡行四首

太行易驅仕路難為工太行易驅仕路難為工
諛佞食志驕抗不襄自負者忌自異者攻智力
相御莫知所終歌以言之仕路難為工

其二

河清可須鍾期未易逢河清可須鍾期未易逢
國士見知非以先容雖有骨肉中懷莫從伯牙



絕絃其此不恭歌以言之鍾期未易逢

其三

閨妒相成周客一何疎閨妒相成周客一何疎
雖彼燕石明月是居晏發緊藏燕用見譽即曰
先覺孰抹其初歌以言之周客一何疎

其四

好惡何常顯者易為名好惡何常顯者易為名
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如草偃風夜蟲附明西子
嫫姣不屬于盲歌以言之顯者易為名

相逢行

相逢狹斜間狹斜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
君家君家誠易知甲第城南隅黃金為君堂白
玉為門樞坐客高堂上擊鍾吹笙竽將軍起行
酒何論馮子都兄弟兩三人出入長相須大子
侍中郎中子中大夫小子復何官稍遷執金吾
五日一來歸觀者羅長衢二弟為雁行長兄坐
頭居東方千餘騎兄弟一何殊入門遊後園綠
樹繞轆轤梧桐雜平樹一鳳將九雛梧桐自相



值鳳凰自相呼音聲何啾啾枝葉以扶疏夫婦
董妖嬈中婦秦羅敷小婦邯鄲女顏色誰新無
丈人且安坐為樂良未徂

○燕歌行二首

秋風蕭瑟吹我裳蟋蟀寥寥啼我林出門四顧
非故鄉離能客遊不斷腸短歌微吟激繁霜浮
雲千里一彷徨仰看明月流清光二十八宿羅
成行高臺飛閣遙相望河漢縱橫難為梁胡馬
北鳴雁南翔憂來不知從何方憔憔伏枕聊自

當滌從中來安得防豈不懷歸道阻長

○其二

會日苦少別日多為君盛年行蹉跎憂來援琴
聊短歌羽聲忼慨調不和悲風四起揚塵沙浮
雲摧頹互相加人生奄忽若春華誰能客遊常
無家中曲不覺淚滂沱攬衣出戶夜如何眾星
歷歷月低河鴻雁嗷嗷鳴相過欲往從之畏罻
羅

善哉行二首



來日難期少合多離今日相樂不醉何為寥寥
北堂哀竹苦絲短歌裂耳慷慨以悲白日云沒
秉燭繼之何晝何夜追我盛時烹肥擊鮮斗酒
自隨安知王喬八公者誰促坐行觴交舄所私
百年如寄當復何疑憔憔惜費智者所嗤計會
有無將以奚遺

其二

巢父潔身天下為汙四岳九官而無匹夫傅說
築巖雖時商實爰立作相不俟終日尚避海濱

二老是遷既[illegible]復卑三聖所師仲未伯齊三逐
何鄙生有父[illegible]知有鮑子伯陽猶龍和光同塵
芻狗萬物[illegible]而不仁丘明修辭古之國工縱橫
六經化裁[illegible]同干木偃息大魏以藩式則閉門
迫則踰[illegible]莊周非人蓬累而行逍遙弄世仍稱
達生

西門行

出西門步踟躕相逢不作樂當復何須但作樂
勿[illegible]問有無安知家人生產當復溷吾徒君擊



筑我和歌請為燕市飲旁人當奈何人生欲知
已結交不在多豈無車馬客富貴相經過自非
名卿鮑叔牙雖有國士誰當知自非名卿鮑叔
牙雖有國士誰當知與君重自愛中道有別離
區區抱苦心可用不相棄

東門行二首

出東門顧且望欲何歸向洛陽塵下兩走馬馬
上結束千金裝揮鞭酒家去調笑邯鄲倡作使
博徒數輩擲錢百萬少年場少年場朝用廣平

公故暮為瑯琊大王男兒結交願得豪賢君從
自愛莫相忘男兒結交願得豪賢君復自愛莫
相忘恩仇分所當翩翩輕薄殊未央

其二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舍中無儋石儲
還視身上衣參差慷慨出門去兒女牽裾啼他
家自願富貴賤妾與君但餔糜但餔糜上用倉
浪天故下用匍匐小兒時吏清廉法不可干一
旦緩急當告誰行吾望君歸嗟少年莫輕非



飲馬長城窟行

蕭蕭山上草悠悠山下道長城一何長遠望多
悲傷遠望不如歸游子日依依依依復纍纍溺
江當為誰高臺知天風鴻雁知天霜欲歸復無
人欲去復彷徨浮雲西北來我馬顧之鳴願附
尺素書迢迢東南行浮雲不可託素書不可成
十年違室家安知即平生

上留田行

人生一何相懸哲士常見未然愚夫不覩目前

計較以千年、今尒匆匆怨蒼天、非世淆亂、誰貴聖
賢、

孤兒行

孤兒生、孤兒生、命不如一抔土、父母在時、坐長
筵、雷大鼓、父母已去、兄嫂令我報府、今年護羌
明年擊胡虜、六月來歸、不得自言苦、目汁稠溷
頭面生瘡、大兄言視飯、大嫂言漉釜、上高堂、不
見父與母、下堂孤兒淚下如綫、使我朝行薪、暮
不得東歸、頭笪敝漏緝之、用茶鉤折無嫁鎌鈍



無膚含鎌、拔叢棘棘、斷行復鞋刺、傷我手、復裂
我襦、自念猶人、誰使為奴、兄嫂如此、為不早去
下從地下、當復何須、高秋八九月、遭嚴霜、百草
凋枯、牧豎絕糧、驅羊下山、逸入他群、不辨所亡、
願取我羔、莫捺我羊、羊復戀子、蘄之不將、棄蕎
挽角、羊僵道傍、拽羊回家、兄與嫂晲、三年不乳
毛尾空長、作何校計、亂曰、羊鳴一何羊羊、父母
地下、將書寄與兄嫂、尒愛其羊、我愛其子、

艷歌何嘗行

何嘗快獨、平生但當就華轂、纓長纓、起家為二
千石、四十以專城、兄弟縱橫要路、車馬絡繹生
來、公卿願者行、但當在高堂、置酒快獨、呼我所
歡、五陵年少、任俠知名、主人稱壽、以樂上賓、攬
持綺麗、雜坐彈箏、觸抵安足諍、歲月忽如流、顧
言重自愛、吾夙昔與君共綢繆、朝亦復苦愁、暮
亦復苦愁、譬彼東逝之川、汎汎不繫之舟、浮雲
轉薄、心悠悠、有似客遊難久留、

艷歌行三首



皎皎月中兔、羅網安得錯、夫壻流宕子、翩翩長
道路、上堂事舅姑、下堂力蠶作、日出行采桑、春
風動紈素、不知何年少、踟躕西北顧、請君且莫
顧、黃金徒自誤、黃金道路旁、誰當見國卿

其二

童童河上柳、朝榮暮求朽、人生天地間、何可日
無酒、偃蹇誰當鬧、忼慨誰當有、賴得心所歡、爵
我以大斗、醉後唱高言、掩耳使一走、語卿且勿
走、不知舌在口、舌在難為捫、歎爾款行思、

其三

南海一何長明珠一何光大珠抵明月小珠燭中堂洛陽發中使明珠竊自傷没海采是珠珠泱以從横特作木蘭櫃送至洛陽宫後宫莫不歎問珠從何方誰能復市此隋侯與孟嘗用玉紹繚之黄金錯其中綴之尺翡翠薰用蘇合香本自南海珠今為後宫璫

怨詩行

荊山何巖巖白璧何齒齒圭璋滿朝廷爾胡獨



在此千載抵塵沙一抱即知己死礫生目中衆人紛所指五都當一顧三獻不得理一刖薇白虹再刖涸沂水玉石苟不分安用存吾趾昭王遣使問忼慨不可止一剖霪白虹再剖折沂水至今為宗器天下稱其美願以陵陽侯還之樂正子

白頭吟

青如雪中柏鑿如水中石自君有兩意事事非疇昔疇昔共綢繆何嘗不膠漆今日不膠漆明日即參商東西大道上車馬遥相望新人此一時故人役一時難將故人意持與新人知非不結同心人情中道還白頭百年期豈作斗酒間雲漢何縄縄星宿何纍纍意氣一以失黄金不可為决如潰防川絶如斷張弦有親相推與無親私自憐

滿歌行

得意良獨難大帶如河高弁如山功名侮予心不遑安遥望故鄉鬱鬱漫漫憂來自中不遯于



顔鄙士患得失達士多所宜智不關時我斯蕩蕩天下熈熈俛拾仰取日兢刀錐逝將掉臂棄而遠之東蹈滄海寄居九夷嶮巇可為念為僶息乃在草萊蹲而踰垣荅馬鑿坯流俗落落豈無交生門一以杜其可復開蜉游之裳視此末熒寵辱者驚萬言憤世混迹躬耕貧賤肆志情傲相成徘徊千古載酒載清飲酒而已誰知其宅即有三公相去幾何百年如寄孰少孰多胡朝謀夕自貽蹉跎彼在位經營四方天道病

愚人道趨彊退而為樂遊遊未央

子夜歌十首

涉江種芙蓉青荷幾時有但使蓮心生何處不成藕

桑葉老欲盡春蠶已就眠那能不作繭絲子自纏綿

纏言共寢食十日九不俱桐花夜夜落梧子暗中跳

出亦陰憶汝入亦陰憶汝石闕四面生悲來定何許



蕩舟芙蓉池紅顏在池水儂與芙蓉花有何不相似

宿昔結同心絲髮與眉齊轉動如春風不離郎君懷

相憐須及時紅顏不難老郎自行由豫他人已相保

始欲識儂時白頭誓相憐一日三唐突持底解千年

歡心楊柳花春風為顛倒到頭有感化不離浮萍草

願因斗酒會發歡桃花容蹉跎自不飲雙杯持勸儂

四時子夜歌八首

春鳥低焦渚春花復著林高臺不可望春色蕩儂心

綺窗媚初月羅帳褰春風歡復自頫處崎嶇當奈儂



三伏天雨火郎但籠窗坐何處汲寒漿金餅井中墮

婉伸華簟上不下蕨甤綸郎君已自前羅衣那及著

庭含明月光蟋蟀入牀語獨自理寒衣秋風動砧杵

熒熒斜月輝纍纍清露垂中宵不還卧徘徊獨為誰

郎從何處來重袍那如水酒無沙糖味為他沃

寒雨、

北風振枯林、嚴霜萎百草、歡不與時就、獨向相
思老、

前溪歌七首

逍遥東武亭、下有獨叒路、歡迎宿儂家、前溪不
可渡、

朝思出前溪、暮思出前溪、溪流亂澴下、誰見倚
門啼、

女蘿著長松、莫與長松長、雖非歲寒姿、願得被



風霜、

黄蒿生溪邊、溪水東西流、枝枝自纏繞、葉葉自
綢繆、

春容故易老、紅粉豈常鮮、郎歸定何日、憔悴復
誰憐、憐亦異當年、

誰能采黄蒿、逍遥獨叒頭、黄蒿斷還生、春風不
可留、爛熳使儂愁、

蘼蕪自有心、蘭蕙自有香、黄瓜一小草、春風獨
不忘、枝葉頓芬芳

團扇郎

白團扇、明月入君懷、清光滿流映、霜雪散炎大
是儂歌、始變合歡、自一時、秋風歡不見

懊儂歌四首

五綵合歡被、還得五綵縫、儂為懊惱曲、還持懊
惱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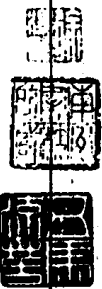
布帆百餘幅、阿娜自生風、江水滿如月、那得不
愁儂、

風昔幽閨性、曾攜持白紈、旦夕三千里、不復作



顏色、

長江得春風、帆帆如使馬、朝發牛渚磯、暮宿白
門下、

白雪樓詩集卷之一

# 白雪樓詩集卷之二

## 樂府

### 神絃歌

宿阿曲

天門詄蕩蕩、地戶闢洸洸、真宰下雲中、窈冥從蘇林、

道君曲

中庭有樹、其實翊翊、道君出入、先以風雨、

聖郎曲



梧桐何翼翼、鳳凰何將將、左坐青溪姑、右坐白石郎、姑自騶瑤草、郎自命柳勞、

嬌女詩二首

朝遊青溪南、暮遊青溪北、嬌女年十五、芙蓉比顏色、終日奏絃歌、小姑獨相識、

徘徊白石江、蹀躞赤山磯、淛綺為下裳、紵為上衣、自繡雙鴛鴦、十十五五飛、

白石郎曲二首

郎之徠何紛、負車以清風、馬以雲、前有明姑後道君、

石子如彈丸、累累江之渚、有郎獨自居、艷於十五女、

青溪小姑曲

青溪湯湯、白石為梁、小姑不嫁、誰謂無郎、

湖就姑曲

北遊赤山湖、遙望中芙蓉、裁衣贈大姑、

大姑舞白鵠、仲姑泳水歌、不共小姑愁、

姑恩曲二首



明姑遵雲中、葳蕤六萌車、前駕斑獜獸、後從朱鳥麟碎邪、

諸姑亦道同、獨有明姑尊、桂酒黃金色、持以報姑恩、

采蓮童曲二首

扣檝聲太苦、聽我采蓮歌、且將盛年容、持比芙蓉花、

西湖采蓮舟、上有愁思婦、不摘芙蓉花、何因出素手、

明下童曲二首

走馬上越橋遺鄭黃金鞭遥望射堂頭徘徊驕不前

赭白千里姿斑騅八百餘乘不獨自去日與陸郎俱

同生曲二首

盛時不再逢百歲一何促願以南山松柔作夜遊燭

[illegible][illegible]空局促人命安可為但當飲美酒醉卧郎萬里歌



石城曲四首

可憐冶遊郎大馬高纓騣冶遊石城下聞名少年中

珂我同心髻環拆三寸釵種種隨時變懊惱郎君懷

陽春二三月花與郎同色明知苦淹留盛年不可得

大艑十八櫓長篙如竹林張帆看風色知是下江陵

烏夜啼四首

石城諸少年歌舞日相新割牛安東平是郎得意人

長檣百幅帆常若千里風婀娜檣上住飛送不成雙

大帆曳雲還長檣柱天起非是不相留勢已急千里

烏生秦氏家不從秦氏栖夜夜將九子石城城上啼



烏棲曲四首

芙蓉如繡柳如織浣沙波頭日將匿高髻雙珠玳瑁簪采蓮一曲傾江南

珠璣錯落華鏡光長袖宛宛鸞羽觴含笑一轉心相知誰能不前復自持

黃金匝匝歲幾輪北斗闌干城上落美人空牀夜不眠雙雙玉筯下燈前

江南女兒踏蹀歌陽春窈窕出綺羅黃金搖頭

紫騮馬、長安少年事遊冶、

估客樂二首

估客從楊州大舶載何來有無郎寄書但語莫徘徊

估客廣州人出入三江口一舶載三千娘但日沽酒

莫愁樂四首

何來諸少年石城迎莫愁莫愁石城西門前江水流、



莫愁善西曲曲曲變新聲含意嬌不發春風感人情、

莫愁幽閨性非但傾城色石城諸少年人人自相識、

何處尋莫愁石城諸少年可憐六萌車不送莫愁還、

襄陽樂六首

朝上大隄頭暮上大隄頭大隄諸女兒遊冶不知愁、

女蘿復可縫兎絲復可織唯有菖蒲花郎自不曾識、

大隄諸女兒歌舞日相逐郎今定憐誰夙昔誰家宿、

郎君但坐飲聽我白雪謳十三工西曲自不工歎戲、

楊州大估客千金作一裝誰敢攀貴德牽壞儂衣裳、

詫儂斷信使還書亦不作微薄自憐儂歡豈自微薄、



三洲歌三首

何處估客來楊州估客豪象牙持作檣鍮石持作篙、

聞歡楊州去大艑居上頭一載五百萬兩載千萬餘

何來枚檣灣持底與酤酒兩叢蕭簾鏍問儂取不取、

襄陽蹋銅蹄四首

白馬蹋銅蹄、著地銅蹄鳴、往來大隄上、出入襄陽城、

大馬珂峩頭、一步三春鈕、借問馬上兒、家在襄陽不、

白馬金絡頭、一步三駿駉、便是馬上郎、何嘗不婀娜、

陽春二三月、襄陽好徘徊、渌酒漢江色、與郎傳一杯、

青驄白馬



青驄躑躅久不逰、黃金絡頭絲作韁、

可憐白馬如人長、著地徘徊自生光、

青驄白馬冶遊郎、勞君下榻看三陽、

可憐白馬逐青驄、石橋柏梁五湖中、

青驄白馬六萌車、可憐今夜宿誰家、

借問窈窕西曲娘、白馬青驄去無常、

借問窈窕西曲女、石城莫愁憑寄語、

齊唱可憐淚沾裳、可憐三聲忘故鄉、

夜度娘

儂來星始集、儂去月將夕、不是地上霜、無人見儂跡、

長松標

落落南山松、長標一何拙、上棲萬里風、下覆千年雪、

雙行纏

朱絲葳蕤繩、是儂雙行纏、繞脫結同心、傍人那得見、

黃昏



誰能見歌舞、不自愛陽春、少年雙淚落、知是他鄉人、

作蠶絲二首

拾蠶蠶如指、出桑桑如掌、一日三節眠、交儂那得往、

大繭大如卵、小繭壓其腋、三秋上織作、君看羅繡襦、

碣石篇四首

碣石中愁滄海北倚、元氣吐歙、君偃若起長風

翔薄、逃波千里、懸流員顛、天漢外紀、地軸高摽、
殺轉白日、與齊俱入、與汨偕出、

其二

凉秋九月、塞外草衰、白日蕭條、北風苦悲、邊雜
四起、胡馬成群、烽火如星、列障如雲、錢鎛既置
修我戈矛、褁糧坐甲、唯敵是求、

其三

委蛇者河、千里一曲、方之舟之、匪舠伊栗、太行
詰屈、西北是經、車轍馬迹、日不遑寧、於鑠聖人、



依其在京、差次吏功、郡國以庅、

其四

羽翼未就、鴻鵠徘徊、神龍失水、螻蟻所裁、珠不
腊技、劍不倒持、能弗用、利勿處於拔、高才者妬、
匪但在人、逃名避世、以保其身、

白紵舞歌四首

華燈參差、月舒光、笛簫笙竽琴瑟張、館娃窈窕
夜未央、西施起舞嬌吳王、白紵飄香零繁霜、浮
雲綽約狭且翔、將絕復引歌為長、廻身急入促

管蔵、揚跗摩趺臣洞房、流風徘徊生綉裳、荅拎
應節蹈鼓行、挺斂欲墮復不遑、羅袖繚繞滿中
堂、與志變化無恒常、諸工競寫忽已忘、遷延就
次進羽觴、

其二

二八齊容羅象筵、激楚之結㺯秀先、白紵蕭索
陽春前、廻風飛雪相流連、玉腕繚繞縈繁弦、朱
脣宛轉含蹁躚、將行復却私自憐、願君踴歌及
盛年、



其三

春日荏苒花落英、吳姬起舞媚前楹、廻身頓趾
迅且輕、纖塵暗騰不及生、挨袂一轉激楚成、徘
徊復進為新聲、二八飲手停急箏、中曲再變豪
竹鳴、如矜若怨意未明、餘姿逸態猶縱橫、妙技
絕世色傾城、誰能顧盼感人情、

其四

雙袖徐起若有思、逸態一放橫難持、淫衍詰屈
紛陸離、派紈曳縠風委迤、縈塵逗節利屣施、紂

形赴曲影不知、織腰欲結行綴移、衆變沓至生紫姿躊躇中止人盡疑、浮勝絶跡稱神竒、遊精蕩志君自治、大樂萬歲遠如期、

霹靂引

平成天地剖九州、羅列五嶽江河流、明堂受計朝諸侯、

人馬辟易氣縱横、悲歌忼慨志不平

天馬引

胡風雨駛駛而空山有人



躑躅兮悲鳴匝余室兮三行

蛺蝶行

蛺蝶翻翻戲、遊來東園苜蓿中不知誰家延延乳子燕、銜之我入窈窕紫深宮、紫深宮樽櫨間高坐顛領待哺雨黄口、覲之阿母得食還揺頭鼓翼誰忍視蛺蝶輕薄亦可憐、

悲歌

忼慷乃知故人徘徊、乃知故鄉、遠道多悚、义客自傷、欲駕車無輗、欲渡河無梁、中夜顧形影泣下沾衣裳、

猛虎行

飢且從渫毋食、寒且從巢父棲、右不為周客、笑王不為楚王帝、菅茅但塞路、桃李自成蹊、

枯魚過河泣

大魚啗小魚、小魚啗鰕鮍、鮍鮓鮍啗沮、洳啗多沮洳涸請君肆中居

遠遊篇

萬里未足步、過謁歴遐荒、一舉駕黄鵠、再舉凌



雲翔、遯氛隱北斗、河漢焦為梁、山川自紆曲、天地自圜方、六鼇抃蓬萊、十日彈扶桑、潮水忽相擊、崑崙出中央、流覧臨九州、衆人何茫茫、絪緼造元氣、控揣成陰陽、黔嬴秉大鈞、叢雜不可當、道逢王子喬、携我還故鄉、

齊謳行

不勞歌楚舞、鐃鐃為罷吴趨、上客但安坐、聽我奏齊謳、膺暢表東土、賜履維青州、沃壤魫如膏、絲枲韌且柔、魚鹽無儉歲、海王自春秋、百二敵强

秦八九丞徒洲美哉一匡力天下咸宗周朝服
西濟河鞭叢使諸侯至今臨淄途誦義慕前修
袍鼓立軍門意氣縱橫浮舉袂成幃攘臂赴
仇雖先君務養士奕世恢鴻猷晏嬰以當路結
交魯孔丘其人聘列國終日無停轍及聞簫韶
音若與唐虞遊三月忘寢食栖栖此淹留季札
本荊蠻華夏多夷猶泱泱歎大風觀釆不能休
五伯桓稱首四豪文其尤擁篲為賓師鐵籠存
主憂闘達有遺俗功利非所謀馳騁一何雄冠



劍常相求竭辭萬家邑連謝千金酬即論二布
衣豈復商賈流

前緩聲行

海中之山必有天上之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自非意氣輕黃金結交寧足多當復思東來之
兔必有西去之烏不合晝夜曾何愛於吾徒長
笛不呼短笛呼願君有酒即飲無酒沽

○結客少年場

翩翩白馬客遊冶長安城自矜有俠骨骯髒多
交情羞倚將軍勢詎借傍人名利劍一在掌四
海皆弟兄片言出肝膽杯酒如平生恩雖等白
日然諾千金輕君看少年場意氣誰縱橫罵坐
亦已癡探丸非老成淺之為丈夫賢豪大所營
長兄推魯連仲兄推虞卿小弟處囊中邑勉荊
楚行但令稱國士不必取先鳴

東飛伯勞歌

東飛伯勞西飛鵲黃金倉琅葳蕤鑰誰家女兒
倚高樓含嬌吐怨彈箜篌明珠翠羽紅粉妝單



衫婀娜春風香女兒年幾十五餘開顏發豔玉
不如箜篌宛轉作新聲可憐一曲傾人城

樂府

群胡欺朝那請與漢家和紫貂黃羊白橐駝單
于閼氏乘六驘

河中之水歌

河中之水流迢迢洛陽女兒名嬌嬈嬌嬈十三
稱絕色十四懷春未可挑繞梳墮髻即殊姿怕
逐時入闘小腰學成織錦機猶澁解度新聲琵

嬾調日出采桑城東路、路傍桃李花飄姚、左手
提籠絲作繫、右手攀花折其條、國卿下裝不復
顧使君五馬徒相邀董家高樓一百尺歸來誰
見倚逍遥、

白雪樓詩集巻之二



# 白雪樓詩集巻之三

## 五言古詩

### ○録別十二首

悠悠念往路離別從此長何以酬明德携手歸
故鄉良時不須臾且復各盈觴仰視日月馳千
載互相望浮雲難獨留游子暮彷徨綢繆睇皓
首風波忽一方

○其二

千秋一嘉遇此別安可知良時不努力賤軀欲
何為長風野蕭條浮雲西北馳河梁臨往路遠
望令人悲游子自有懐悠悠當告誰



其三

長思何益會父留何益歸行人悵明發褰裳路
徘徊嘉期能再至安辭渴與饑浮雲一相失千
里常依依我欲往從之送子東南飛

其四

秋蘭懐芬芳依依樹前庭春華不再盛枝葉昔
已零念昔二三子俛仰如流星羽翼一以乖遐

若隔平生徘徊顧四海誰能踰中情結交各有時千載一濯纓離別不在遠日月從此征長當為路人獨無弟與兄尊酒可自慰願言崇令名

其五

乖蹤起恩愛離別生歡娛念子非一身中懷難久俱握手一相失奄忽秦與胡新知自言樂山海日以殊行路方未央出門思故廬浮雲没景光北風悲有餘褰裳復四顧徘徊當路衢結髮在戰場皓首為征夫



其六

四海一黃鵠千里命其儔悲風厲胡馬躑躅鳴相求何況同袍友從此遠行游離別無嫌慨去去且復留白日没邊城回首望中州浮雲西北飛河漢東南流視夜常苦早寒冬正悠悠明月燭羅幃嚴霜切綢繆俛仰已自踰誰能不懷憂

其七

念當首往路千里邈已臨絲竹發高堂聽我雙龍吟泠泠江漢流浮雲寒以陰長風激羽翼嚴霜摧北林慷慨有餘悲新聲愴人心游子失相視征夫淚不任中曲一俛仰從此無知音故鄉一尊酒願言常酌斟徘徊戀景光忽為辰與參來者自非昔去者自非今

○其八

高樓臥長夜攬衣歌且謠秋風一何悲游子不得驕明月照空林羅帷自蕭蕭三星既隅列河漢東南朝黃鵠正徘徊翩翩顧其曹故鄉邈千里慷慨命同袍浮雲日西北安知心所勞攜手在須臾經時復漂搖



其九

河漢何皎皎衆星錯其間攬衣立前庭明月照苦顏悲風中夜起蕭蕭有餘寒涕淚應聲零四顧悄無歡往路信可懷為樂及盛年游子不自愛故鄉豈難旋

其十

黃鵠難為群游子常苦辛念當從此別中懷日以新清光皎明月遠望不可親高樓正蕭條徘

徊四無人上有千里雲其下起飈塵各言還故
鄉握手道何因

其十一

窮冬盛陰氣白日西南微征人常早𥘉皎月照
我扉故鄉千餘里中夜起懷歸千里𩥇言邁嚴
霜裂裳衣獨行無儔匹誰知渴與饑穹廬多悲
風蕭蕭邊草衰身在天一隅何得不徘徊

其十二

顏色無常好春華一以衰悲風蔽地來四顧何

冥冥寤言懷往路攬衣從此與殺氣拳毛鬓潏
泣斷為氷仰視河漢星離如水中萍影光不戀
人游子豈遑寧夜依牛羊宿日驅驚馬行努力
及明時安能愛其情

又十一首

秋風既蕭蕭浮雲亦依依四顧但他鄉游子一
何微𩥇言西北邁中道正徘徊客行無好懷萬
事不如歸

其二

三星歧相視新月拳素光兩宮高自出雙闕遥
相望雲霞絢河漢機杼成文章羅幃影四座華
燭揺中堂主人前進酒彈瑟為清商流飈激長
夜殺氣頂嚴霜蕭蕭墮白髮翩翩曳衣裳男兒
不憔悴誰知在他鄉

其三

北風著枯林浮雲苦多陰紅顏日就衰他鄉日
就深别離起中夜對酒不能斟絲竹含妙伎佳
人懷好音睇睞適君意忼慨動君心罷曲一俛

仰變為游子吟念當事行役涕下難自禁

其四

秋風西北來蕭蕭動百草蕩子無室家悠悠在
長道紅顏能幾時棄捐一何早對客發素書零
涕後盈抱上言故鄉好下言故人老

其五

冉冉年欲度秋蘭采間菱蕩滌千歲情結束欲
何為美酒不誤人紅顏多所宜萬事自明日行
樂此一時四座慘無言游子中心知浮雲動悠

悠故鄉難可期

其六

悲風墮白日天地何冥冥招搖彈北户河漢條中庭征夫苦難夜且復命新聲芳言動君子四座無不清人生即湍百長此千載名豈如飲美酒趙女奏鳴箏忼慨盡逸響慰我饑渴情惟念當離別翩翩涉獨征

其七

明月促曙光衆星西北移游子工早行起問夜



何其攬衣出門去長當渴與飢蒺藜穿我屨嚴霜薄我肌別離矜盛年老至不自知努力事戰場涕下復無時

其八

浮雲滿天地蕩子欲安之努力事行役棄置以為期少年盛意氣忼慨生別離氧氧無根遂翩翩中林雖馬上不得語涕淚各纍纍君但重自愛遠道歸有時

其九

秋風動千里游子何翩翩早行多所懐忼慨私自憐嚴霜覆四野明星出高天涕淚一以下中道忽言旋踟躕戀徒侶不知身棄捐客從遠方來遺我緇絲成故人俱白頭安得獨盛年

其十

昭昭秋素景明月涵金華清酒照朱顏中堂發高歌游子在外單結交常苦多別離動白頭人生復幾何悲風摇枯林嚴霜㩦女蘿新知雖云樂不如早還家



其十一

高樓出浮雲零露綴綺疏明月照佳人清光相有餘紛何下涕淚纖纖結素書顛持千里心託此雙鯉魚尊名不可處白髮難久居豈如及盛年駕言歸故廬

古意七首

秋風西北起吹我游子裳浮雲從何來安知非故鄉蕭蕭胡馬鳴翩翩下枯桑暮色入中原飛蓬轉戰場往路不可懐行役自悲傷

其二

新人一何好年媚十五餘本自貴家子秦氏有名姝故人行采桑值我城南隅顏色各精妙手爪亦相如故人工紈素新人工笙竽笙竽未詎央紈素色已渝人生無新故夫婿自言殊

其三

嶰陰有孤竹常含千歲霜截為椎鳴管其音中清商豈不在人耳世已無鳳凰新聲自一時豔曲亂高倡安得日相御並坐君子堂



其四

十五漳河女出身邯鄲庭絲竹妙一世纖手何泠泠清商有餘悲忼慨為新聲中曲者無人含意已獨明知音難再遇紅妝日夜零奮響發浮雲推耳不能聽

其五

英英天上雲不照濁水泥新婚日以親賤妾日以攜繁聲出皓齒妙舞生春姿縞綦難為容棄如秋草萎念當羽翼乖依依即路岐良人無古歡妾自中心知

其六

中天起雙闕浮雲出兩宮馳道挺其間甲第羅西東胡姬正當壚邀客過新豐朱脣含綠酒纖爪扣青銅墮髻似無意紹銚一何工竚睞正愁人流紈動春風雙雙羽林郎翩翩五色驄挾瑟上高樓調絲方未終

其七

胡鷹一何勁北風一何高朔方士馬地斗酒命



同袍窮冬饜四野大獵出臨洮盪石響深谷烈火走平皐遂聲中夜起殺氣常蕭蕭積陰生戰場白日慘不消草枯牛羊瘦雪盛狐梟驕引領望交河層冰正迢迢

詠古十六首

帝作大唐歌八伯奏卿雲鐘石與麓野八聲一以諭日月發光華爛然星具陳洸壁十二渚岱宗乃于禋是時闢四門穆穆咸所賓

其二

綏綏塗山狐九尾不自多我往求平定念子無
室家明發興嶽庭乃身參洪波宗疏事則哀祝
融揚英華玉牒沐日月素書出江河

其三

江水一何沛蒲大趣歸處朝周過故墟宮室生
禾黍傷彼西山士採薇自相茹千載睹軼詩斯
人乃高舉

其四

白雲出山陂乃在天一方東土既已洽徂西聊



徜徉虎豹自為群鳥鵲列成行惟帝立嘉命諸
夏發其祥頌言顧見女中心以翱翔列石樹命
旅千載遙相望

其五

杲杲熾日羽施施捷颯存我車既已駕四馬亦
孔柔射夫率原隰君子循方舟楊柳翳其鮮鹿
豕填相求多士自允異燕樂成王猷儁言徂東
郊出洛酬諸侯

[illegible]

白石粲南山赬鯉麗滄浪單衣裁及骭縕綫遠
從商夜中起飯牛任車自所將爝火辟列星上
客爛生光疾歌一不聞何謂伯與王

其七

莠彼中林烏拆飛不集枯齒牙一為猾公孫良
見圖矯矯上天龍霧雨既已敷子惟獨耆乾草
莽空號呼懸書下宮門綿山聊與娛

其八

莊王構曾臺乃與雲夢鄰東延洞庭石岑陽激



清津趙魏方卑禍况此狼虎秦諫者七十二枕
藉以前陳聘非一耕夫三楚訖無人因知沮溺
流用耶社稷臣

其九

駕言九皋澤攬彼漸水臺果且蔽荊岑絕流曲
池限娛彼三楚士諫猶紆其才大雨忽盈河疾
風西北來洪潦起滔天隕雹激以雷商梁正緩
立僕夫行告哀孤虛無妄敢懷惑諒為炎帝德
聽荒淫欲去此徘徊

其十

文駟陳大庭膳肉宿所修群婢一以盛君子乃見咻勑謂彼婦口於中可優游蟪蛄遂盈耳鳳兮當何求斧柯不在手龜山蔚䌸繆翱翔七十國交轍奸諸侯狄水衍其波問濟非無舟駕言從吾好還轅息我陬

其十一

忽忽歲已莫大臺役方作太上美遨遊禾黍未能穫滯穗滿甫田風雨彈零落相國一沾襟罷



酒不為樂

其十二

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不見孫叔敖其子行負薪五霸相代興主烈難為臣令名有遺封餘財喜沒人寰丘雖言惡千載功無湮

其十三

閭閻為無道厥欲如蛇豕薦食視上國乃政從楚起昭王在草澤群臣不復紀使者哭秦庭七日未得理入郢既已甚丘隴行見蒿感茲告急言誓彼同袍士賢臣亦多術存亡尤獨吳

其十四

吳王既棲越出遊包山湖道逢一丈人邀我洞庭隅靈墟發深藏中有神禹書大文秘天地乃傳百六初金簡歘浮景玉字回璇渢科斗不可辨烏跡互盤紆精華一以減厥氣直圖廬顧見二室頹三石方扶疏

其十五

薛公得馮驩門下知者誰十日居傳舍乃問客



所為先生惟一劍揮鋏何其悲授室締高國驅車出中逵主人意已厭同列寧見推田文既失位傾身與持危片言悟齊主復相名益香奇士多侮世藏用匪可窺

其十六

中春陽和起嘉觀臨四方刻石頌功德從臣紀攸長上以獻泰成下感六暴強郡縣乃作始經緯不踰行薦號立大義昭設咸有章濯俗諒已美刑名非恒常鞭笞出頑夫二世尋滅亡

雜興十首

伯牙負高操引曲輙入神從師蹈東海延頸四無人洪波盪大壑悲鳥方號群白日坐失色山林忽不分精氣一以變此調得其真世俗蔽聞見千載遁相因遺世伎始妙絕絃多苦辛自非鍾子期古道難具陳

其二

離朱不逆景師曠不逆風所用一以失化為聾與瞽嚮蒙出大御繩墨出巧工顧眄即千里結



構餡層穹東手寧自井狗人道乃窮

其三

良材出大國群構集明堂欂櫨相支持榱桷碩且長飛棟翳雲興高軒閒重梁衆人稱壯麗輪奐起彷徨柱小亦已撓朽蠹處中央逆天方觸陰室家罹四癘行者苦無庥居者歌慨慷風雨一漂搖不知僵路傍

其四

良馬嘶路岐善言嘶嫌疑稱樂自云早日月寢已馳黃金不可作美酒多所宜清風嚮高唱令德含妙辭

其五

太元秉經緯天地自生成陰陽遁消息四時相虛盈雷雨鼓神氣日月宣華英絪縕交二儀周流列五行至和液甘露盛德厥攙搶唐虞具法象明良熙穆清垂衣御三事大治無常名

其六

翩何漢宮女紅妝鬱熒熒本自良家子十五充



後庭是時得上意寵至身逾輕貴幸霸天下妙麗傾人城詔許領椒房嬪御無不驚脣如點丹飴齒如鏘玉聲一當萬乘主常含中道倩絕色動千載旦夕誰見明美惡懸盛衰棄置視合弃所以尹婕妤顧眄失平生

其七

詭特苦難遇直道苦不華挈餅羸衣口繩墨矯群邪所以上古人工拙無常家陸沈金馬門醉即撫地歌世久自相玩為德一何多在群既纍

生孤貴亦失和首陽與栁下一龍復一蛇同流雖所預跡遹心則遐

其八

鴻鵠一以舉四海何悠悠局促人間世豈若遨行游明時不重至中懐難久留遇合成佞倖美女多所仇英雄旣失檢斥語解綢繆所以孔仲尼舍車即于浮

其九

洞庭大張樂千乘朝崑崙任昔有行轍穆一何尊樓舡下河東羽衛覽西垠風起白雲飛矯首望中原簫鼓發哀情長馳俺回轅入蠶妃女昏出樓詞客言



其十

名馬不受覊足下有千里黃鵠不受羅羽翼就四海貴賤自一身出處無二軌時利適愚夫勢衰賢智士祛長不攘臂釁翩不截趾陸沉人間世悠悠日復爾

君子行

君子奚百行維日服厥衆車奔不易度火烖不改容妬言一生口盬漱難為工金多徒自鑠重名撓直躬幸勿少須臾無替功乃祟九淵可浮游所患溺愚蒙

古詩後十九首 幷引

前有十九首故後言之猶稱古者其文則十九首也其文則十九首而以屬辭辟之制攣箕于埕中妾意於馬使不得旁出而居然有一息千里之勢斯王良造父所為難爾



其一

行行萬餘里依依夢故鄉見君累長夜携手立彷徨寤言心尚爾忽在天一方越鳥東南飛胡馬鳴相望盼睞人自好棄捐人自老徘徊亦何益努力苦不早思君度餐飯歲月漫浩浩慷慨即別離故鄉勿復道

其二

搖搖車馬客依依燕趙女沾沾倚箏立交交夾

窓語盤盤高結出颯颯中帶舉浮雲忽自歸蕩子漫無所天寒錦衾薄空牀難獨處

其三

白石何歷歷松柏何離離人生天地間一日不可知斗酒無常置良會無常期洗冷厚與薄為樂無乃遑究洛美游戲冠帶自相隨宮闕起雲中第宅羅四衢王侯負貴氣佳客以盛衰君但視車馬攬策振其綏

其四

良會甯今日謳箏倚新聲唱苦令神傷三變不可盈中曲忽自罷躑躅一再行欲因更促柱難為聽者情人生局一世悠悠終何成要路多坎坷先秋慘其榮來者率如此焉知千歲名



其五

三五樓上女徙倚當雙扉紅妝妙一世誰不攬容輝絃歌入青雲新聲亢所稱千載為一彈含意有餘哀知音難再得且復立徘徊終日不成曲零涕沾裳衣三歎令人老游子何時歸

其六

爓燭芙蓉花擢擢采蘭婦懷袖忽已盈馨香誰為有秋草一以萎此物難獨久馳情一水間無因携素手

其七

揺光加孟冬北風何慘慄寒至竦衆星蟾兎亦早缺四時旣潜移遺迹難獨列不知空牀下蟋蟀安從出宛洛多故人厚者如膠漆及其擲要路負我道非一織女無成章牽牛箓不貉且復守貧賤振翮各有日



其八

浮雲何冉冉亦在南山阿千里遠徘徊游子苦無家昔我同門友策馬驅高車兩宮屬聘賕冠帶日遠逈致身及盛時結附一何多極宴累長夜重闈發絃歌白露忽以零迫此蕙蘭花芳草隨飈塵誰能顧女蘿

其九

獨鵠西北逝逸響一何哀念當生別離欲去復

徘徊不惜舉氣厲但傷羽翼摧我有鴛鴦綺無衣誰為裁

其十

眄眄織女星當機理紈素牽牛能幾許常為校行誤紈素欲遺誰終日西北顧負軛復何時軒車歲云暮攬衣即河漢躑躅不得度

其十一

高樓出西北下有故鄉道浮雲蔽天起回飈秋草四時更相至人生自著老傷彼遊子顏感



戚難獨好携手不須臾棄捐一何早努力以為樂近湯復盈抱

其十二

東城疊浮雲何閣百餘尺歲暮多悲風游子衣寒薄四野何蕭條所遇但遺跡來者自為今去者自為昔盛年奄已衰合意將安適燕趙出名倡紅顏照宛洛結束隨時變絃歌日相索未彈理懷袖若在遠行客弄指一何妙列柱一何迫馳情視雙燕飛入王侯宅

其十三

磊磊丘與墳鬱鬱郭北地白日松柏陰悲風四面至誰能黃泉下永含未伸意悠悠即長夜千載一以棄漫漫待明發迢迢正遙緣身世非膠漆豈得常相寄此物無賢愚萬歲更相致神仙不可知服食苦中道美酒與佳人携手行遊戲

其十四

郭北一極望徘徊安所如新墳歷歷出古墓附里閭新者躑躅歌棄妻迴其車仍揚日夜蹂蕭



蕭悲有餘三歲去故鄉一字無素書

其十五

處世苦無見孤生非所憂高言唱同心千載一相求窮賤解膠漆棄置哀交游昔我同門友上書哀王侯明月皎夜光躑躅不得投

其十六

迢迢月既望白露被庭中越女前理音燕服羅清宮交游自遠方文彩復無雙駕言出廣陵將以適曲江聊慄此何氣攬觀不可窮帷車蔽日

下萬馬悲回風、水力率已至、神物難為容、秉意蜀南山、浩蕩惟所從、上客變其度、陳唱誰與同極命以成章、娛樂良未終、

其十七

孟冬風已厲、攬衣有餘歎、獨宿知夜長、遠客知天寒、河漢直雙闕、皎若素與紈、黄鵠從西南、孤飛正漫漫、一鳴緩中帶、再鳴霑玉顔、遊子不可聽、令君中道還、所以生別離、慷慨亮為難、

其十八



客從洛浦至、遺我合歡余、中有長相思、緣以結同心、芙蓉發文彩、鴛鴦厲哀吟、遊子正無衣、天氣復已陰、故人此蜀意、徘徊獨至今、

其十九

皎皎羅帷月、攬之有餘輝、寤言守長夜、依依未能歸、故鄉無不可、道路亦何為、客行各所懷、誰知我心悲、出門一以望、浩蕩霑裳衣、

白雪樓詩集卷之三

# 白雪樓詩集卷之四

## 五言古詩

### 酬皇甫虞部

青陽一何麗冉冉西南馳言念庭中樹率已萎華滋昔我同心友懽宴及良時攜手理清曲各謂無人知天衢多高足冠蓋自相隨所願不與俱朝親夕生疑合意戀明世皓首為君期詠茲久識察紅顏坐盛衰

### 寄許殿卿



西山匪冬日北風慘以繁念茲歲方晏徘徊白雲垣俛首事凡牘僭石聊自存悠悠塵中心夙昔非所論感彼碩人情獨歌矢弗諼庶此涉時艱遂用安丘園路傍磬折子高足策華軒咄唶金蘭客來當踐斯言

### 賦得何仲默

仲默自天秀弱齡負遐矚十六遊京邑藝苑策高足揮毫坐華觀懷人理清曲歸來放情志日晏從沂欲結好玩遺芳明德以相勗古道諒寡諧遂令傷局促

### 五子詩五首

#### 王元美

元美何翩翩夙昔秉靈異京洛多冠蓋擬甒各自媚所遇無此物識曲聽其偽大雅久沈淪時淆作者至俛仰知音稀念茲未伸意但坐杳邈響側身向天地虛名喜誤人依依千載事浮雲相攬持白日一高視四顧令儔匹中懷誰可致凌厲子長氣文章此未墜



#### 吳明卿

吳生蕩滌士明德復何早高舉凌風翮青雲漫浩浩良時冠帶會斗酒弄辭藻一彈中清商下里難為好知音率已稀隱几存吾道與言紛盈庭睠漆各自保掩耳走淆亂寥棠度潢潦罵坐豈盡狂流俗令人老陸沈金馬門懷袖諫書草白日有棄捐遊子悲不造

#### 宗子相

婉娩維楊士早歲艷人識結撰有至思先民乃

遺則時俗徒嗷嗷此物知者得彝彝獨往心百折江河力披覩他自媚我意安所測念兹携手驩滌名與令德浩蕩陰陽移吾道相終極語及千載事愀愀動顏色中懷誰可喻文章亦經國一為麟鳳言三歎加餐食

徐子與

徐生一何俊本自清雲姿十年住天目含意多素辭既聞風雅音三歎文在兹聘駃生榮名徙倚即前綏念為理清曲高言倡者誰躑躅流依間携手不相疑時髦湍要路各謂中心私世人豈同顧吾道欲委蛇黃金買大藥朱顏庶可持



梁公實

梁生起南海負氣何倜儻北交中原士徘徊得吾黨高名豈宿著一朝杳鴻響時依既淆濁振衣念獨往禮法難為工局促向天壤王喬可等期服食理非枉引領還羅浮願言税塵鞅俯視大河流逶迤浮雲上盛衰隨物化世情自鹵莽吾意當告誰黃金姤偃仰

二子詩二首

盧次楩

盧楩起河朔本自千金子蕩滌諸生間銷骨於積毀世無館卬令馬得心尚爾深文顛繆恭羅詈中狙喜乃繫黎陽獄十年攻一技既出浮江賦始知有株累三冀不同時帝曰付諸理寥寥相如後誰能識察此

謝茂秦

謝榛吾黨彥轗軻京華陌黃金自不留朱顏亦已擲韋布豈盡愚咄嗟名士籍握手金閨人中情多所適冠蓋羅長衢染翰日相索遂令清廟音乃在褐衣客一出遊燕篇流依忽復易還顧望鹿門蟜蟜青雲翮



酬元美二首

妾本秦宮女少小揚蛾眉早辱君王寵朱顏驕自持卷衣皆羅紈明珠縱橫垂頭上翠琅玕爵釵珊瑚枝盛年虞深殘容華天下知一朝在里

巷遂為生別離此身託古歡南山猶可移東隆
蕩子婦泥沙委路岐中心指秋日同穴乃所期

其二

有鳥名黃鵠乃在琪樹柯下來太液飲唼喋荇
與荷周游視中土少年多羅家金衣翦為裳不
受矰繳加一舉絕四海難哉天可摩毛羽未摧
頹焉往柰爾何

再答元美二首

盈盈猗蘭花深谷何逶迤秋風凋奇樹頂摧以

葳蕤含英卽蔓草不復揚華滋豈無王者香結
根非其宜孤生感霜雪采折中心知幸君置懷
袖慰此長相思亭亭西山柏自茂凌寒姿下流
難久居壯士多所悲

其二

采茶首陽巓青蠅止于棘結髮奉歡宴柏舟矢
靡慝上堂理琴瑟下堂視蠶織眤若形與影在
遠復相憶豈不防未然萋斐成罔極愛深生百
憂羣指衢路側賤妾抱區區中道蒙察識琴瑟

聽其真蠶織五文色非君膠漆心群小志亦得

郡齋同元美賦

遊子苦行役驅車自滇渤依依平生親斗酒日
云沒秋風亦已厲蕭條衆芳歇何以贈君子徙
倚攬明月燕姬當及時霜雪變華髮高足蔽天
衢浮雲望雙闕令德一見疑積毀能銷骨中懷
不復寄邈若胡與越綢繆有故人知音無倉卒
常恐遠別離含意向明發

送元美二首


有鳳銜靈文栖栖北海湄臨流理毛羽五采以
自奇飛如摘群星擊若朝霞披翱翔千仞岡亦
集梧桐枝一鳴叶清廟再鳴中咸池淒風振大
野青雲顧我悲世無伶倫耳誰為度參差回首
顧丹穴摧藏不可持將止帝東園恐令鶡鳩知
阿閣在萬里哀鳴乃見疑悶默榆枋間燕雀相
追隨清光蔽白日何當復來儀

其二

夙昔二三子慷慨揚奇聲文章凌先秦詞賦無

西京零落如流星各懷飢渴情念爾策高足北
海日以清顧聃當中原冠蓋徒縱横明發詠蓼
莪依依戀所生悲風薊門來涕泣霑我纓解帶
謝府人驅車薄姑城千里見大河鄭躅浮雲征
罷酒不能别蕭蕭駟馬鳴骨肉非一身意氣乃
合并景光老自愛率已識榮名

答寄俞仲蔚二首

太乙既漢德名駒生渥洼赤汗霑青雲長嘶振
流沙饑齕玉山禾渴則飲其涯翅尾以躑躅



駼相經過不顧游闔閭汎乃服鹽車世豈無伯
樂垂耳奈我何天子發素書使者出蹉跎跳跳
十二閑駑馬常苦多雖有千里姿羈絆非所加

其二

彝彝龍門山下臨千仞谿孤桐生其間幹與浮
雲齊湍水擊其限迴波蕩其涯野火燔其東飛
雪塗其西暮則止黃鵠朝則啼鵾鷄悲風從天
來清商以淒淒伯牙不能去傾耳中自諧匠石
空拒腕運斤路何階琴瑟和神人無乃非其懷

結根既已異雨露難獨乖願言俯大壑徃就長
離棲

送李明府入奏

西北夏雲列飛蓋亦相望供帳被城隅父老皆
扶將天子秉百度作新大朝堂榱桷曼且傾掄
才自南鄉山河俯壯麗肅穆垂衣裳是時薰風
至五月開未央既奏解愠曲或和斯干章聖顏
慰飢渴帝心簡四方冢宰上績書召見伏明光
用等課高第視事稱維良小臣奉威靈不得施



其長誰謂一邑輕治行乃無彊願言備侍從珥
筆述陶唐策勲諒有期遺愛詎可忘

許殿卿郭子坤見枉林園二首

明時再嬰疾隳官此悠悠永言命沮溺二子乃
從游田家何所有樽酒結綢繆散髮坐園中謔
謔章寒流擊我青門瓜聊且充庶羞雨氣蕩朣
濁披襟御南樓開軒納山色餘昳一以收雲霞
羅四隅烟火蔽林丘伏陰秀禾黍餉婦媚原疇
西望華陽宮君見清河舟登臨信亦美黯然銷

人愁願君愛景光多暇還相求

其二

佳客即良夜此會安可期結髮為兄弟晤言今在茲層臺挺浮雲河漢宛其垂積陰灑列宿三五正參差前山電影亂雨勢坐已移皎月出平陵徘徊當照誰清光滌暑氣颯若撤長帷淥水明樹間流飆澹華榱零露響空林螗蛄以鳴悲世路良獨難斗酒多所宜達人忌榮名千載同一時



○杪秋同右史南山眺望

南山有幽意駕言此徘徊湖波蕩寒城四座清光開金天孕素景秋氣何悲哉繁陰遁白日浮雲罔往來落木颯中林流飆激巖隈朝昏上煙火原隰被樓臺故鄉無滯活世路多塵埃念我平生歡離思壯難裁

九日集殷卿池亭分賦二首

卜幽命詞客冠蓋至如槃白雲澹蕭森黃花媚新醞灑翰湖山清開樽魚鳥近零露偃池荷淒風搖籬槿徑照片橋出林暝栗城隱臨流灑長纓飄然祛塵坋

其二

寒空鵲嶺秀溪野湖水闊墟落散城隅池亭入幽谿雲陰出水鮮石色含霜活白鳥下煙際歸鴻起天末迢兕歎長林群流亂相聒紫蟹壯可持濁醪美堪掇秋高興正殊未劇文園渴仍[illegible]有獨醒吾生豈云達

集張使君別業



清河迅寒流金輿杳空翠秋氣下高原蒼然西北至迢兕散疎林蕭條烟景異零落復佳期茅茨兀幽致握手平生人笑談出往事眷游數子盡風流吾黨備千金抵白髮一醉滿君意

秋夜白雪樓同許右史龔茂才分韻二首

林烟既曳綃湖霞亦披絳雞犬靜荒村蓬蒿翳深巷煤微見月出鐘清識霜降各稱浮白樂未覺呼盧戇更賦梁園雪如流華渚虹頂愁還城

邑車馬紛相撞

其二

迻照入平陵白雲出西隴天清鴈影澹山空嵐氣重三徑何蕭條高人乃接踵諸生稷下秀詞客梁園寵松菊有佳色琴樽亦慫慂但醉不須眠寒燈坐相擁

送許史衍歸寧

秋風一蕭條白雲自相綴翩翩爾曳裾慘慘吾分袂鼓楫大河流揚帆下衙衛平臺壯登眺鄒枚儼兄弟既出兎園篇頗兼子虛製詞賦有知遇王門即恩惠



集開元寺

流陰拂層岑迻照翳深谷古寺入蕭條迴巖抱幽獨梵影淨香臺鐘聲殷石壁絕壁棲禪誦懸崖下樵牧秋花雨還瘦老樹霜逾禿寒泉可瑩心白雲孔極目登臨各自佳揺落時何速蘋色蕩腥羶苔光清簡牘新詩發神秀譜游耽初服歸來杖屨便老去煙霞伏高城出睥睨燈火通林麓言旋轉多興後期此同宿

白雪樓詩集卷之四

白雪樓詩集卷之五

七言古詩

送靳潁州子魯

華陽館前桑葉飛荊軻臺上送將歸為言擊筑
悲歌者當時酒人今是非太守褰帷薊北來燕
山忽斷楚天開郡中曉月雩婁出霧裏秋濤桐
柏迴黃金璽書發明光東走潁州西豫章君家
兄弟二千石承恩不數尚書郎朱幡雙出領專
城五馬踟躕五馬行漢主乘春徵計吏小馮何



讓大馮名

送新喻李明府伯承

爾昔紅顏客薊門獻書不報哀王孫一朝致身
青雲裏座上還開北海樽余亦題詩郭隗臺燕
山秋色對銜杯論交共惜黃金盡此夜空悲駿
馬來可憐郢曲今亡久下里之歌吾何有文章
稍近五千言雅頌以還十九首才子新傳白雪
篇江城忽惜使君賢那堪西署為郎者多病離
居卧日邊

○贈張子含茂才

憶昔中丞全盛時少年裘馬相追隨忽逢世變
夙心違逆旅荒凉舊識稀古来萬事皆如此何
用空悲昨是非流水無情白日速紅顏猶在黃
金徽欽君莫辭燕市酒欲行不行重携手青雲
今有故人存好贈綈袍哀王孫

刁斗篇

陰山戰合胡天黑漢兵大呼單于北邊秋日落
五原屯磧火夜連千竈食驃騎橫戈拂鐵衣悲



風黃草白榆飛渡河鳥陣旌旗伏盱壁龍沙鼓
角希征人馬上撥枯骨滿地清霜刁斗發朔氣
遙傳瀚海雲寒聲亂動輪臺月掩笳驕虜聽吾
泣按劍材官怒指髮宮女琵琶咽逝波使臣旌
節彫幽窟誰能絕漠掃妖氛哀笳如今不可聞
六郡少年思轉鬭擬金猶憶李將軍

送張子參募兵真定諸郡

薊門昔在胡塵中匈奴火照西山紅氈廬相望
赤縣隘腥羶未厭神畿空君王拊髀過郎署侍

臣扼腕談邊功爭飯不忘鉅鹿戰千金先發華
陽宮邯鄲少年遊俠子腰間匕首懸秋水出身
願屬羽林兒橫行誓奪單于壘騰裝夜別縱博
場貰酒朝辭挾瑟伎馬上風雲八陣成帳前鼓
角三軍起故人新貴寵軒墀亂後高名衆始知
國士漸看投筆至主恩況許請纓為天寒恒撤
倚長劍雪滿滹沱擁大旗歸來漢死生春草見
爾論兵散暮遲

齊俠行



簡書八道發明光詔徙群豪赴朔方神武臨軒
眈虎視將軍秉鉞鶚鷹揚山東十二諸侯國海
濱五百義士鄉厭亂齊臣思定伯殷憂漢使出
勤王敵驕擬縱田單火客憤能飛騶衍霜轂騎
人人白羽箭民兵處處綠沈槍九河寒色旌旗
動岱嶽秋陰鼓角長各倚少年輕燕頷曾經
戍守漁陽被髮左衽豈受賜排難解紛不可當
往歲潢池先陷陣三時大戰銀冶場功名未致
有莊賈肝膽欲傾無孟嘗天子只今顧西北男
兒俠骨埋邊疆

賦得金谷園障子

誰將金谷傳毫素座上無人不回顧乍展旋驚
澗水流纔開已識河陽路四壁真看片錦園中
庭如見雙鬟度移席休臨墜妓樓解衣欲掛沙
棠樹彷彿明妃出塞吟聽來未必梁塵誤詩成
酌我豈辭便過三斗無論數綠珠安在恰當
壚似留且往勢可呼意慘崑崙紫穿窱色與滄
海紅珊瑚君家富貴合如此此時那知有障子



縱然客散掩空堂猶聞夜夜春風起

○送申職方謫萊州推官

嫖姚三蹴奏明光九月王師掃大荒不求十萬
羽林騎從軍但請尚書郎看君未是侯門客草
檄論兵一當百片言不合輕拂衣坐使元戎氣
蕭索漢主臨軒送逐臣褰帷海上及行春正逢
匹婦銜冤雨一洒浮塵不污人遊燕曾攜短七
首袖裏虹蜺今在否出關若見棄繻生為余持
贈單于走

送趙員外行邊

狐白之裘紫騮馬鳴鞭東走漁陽野自言天子授長纓明光發前三使者飛檄遠度桃花山昨日遼西校戰還吹律春風回黍谷揚旌蕃雪澁榆關關門一望煙塵色抵掌志馳伊吾北豈獨秦人重繞朝誓令虜避竟國此行不按甞允圖欲畫地形取匈奴指揮千障鐵如意出入雙鞬金僕姑驃騎將軍綠沈甲鵕鸃大夫黃石法蹟棗兵屯種玉田雲邊烽起彈琴峽元戎



幕府贈吳鉤太守離歌岐麥秋看君歸奏稱上意何足道哉萬戶侯

賦得狼居胥山送李侍御

材官十萬絕大幕踰河一戰胡兒却夜縱冀兵襲章渠繫以往封狼居胥姑衍山頭列旗鼓中壇擁纛陳酋虜帳前面縛三當戶驃騎將軍醉歌舞地風千里雲摧頹瀚海波濤蹴日迴漢家天子雄才哉捷書親發柏梁臺君持繡斧五原郡牧馬單于不敢問黃沙白草寒冥冥今年為王犁二庭

送徐汝思郎中入蜀

岷江東流何淼茫仙舟西去指華陽峽深當晝暗雷雨白帝青天豁大荒一望峩眉山上月風吹寒影墮瀟湘益州部裏占星使草色春時接夜郎客將河漢支機石歸自乘槎歷七襄萇弘碧血埋難化杜宇啼魂怨未忘胡不為我排閶闔願君致之北斗傍即今叱馭九折坂金精元氣參翱翔雪峯突兀三飛梁中掛鳥道通蠻方



司馬長卿子虛賦其文可以陵太蒼館印小監楊得意亟薦詞臣謁建章後來此事益寂寞煙塵萬里遙相望

葉舍人

舍人家世稱儒素供奉班聯起居注仙郎畫識鳳凰毛父老相傳驄馬步當日蘭臺抗疏還讀書高卧郴亭山至今猶憶張文紀年少官微犯帝顏聞君夜入蓬萊直歸夢時時動秋色翰染金莖彩露寒廬開玉樹青天逼回首南雲春事

繁浮丘峰下小桃源他時摇艇新安水坐杷江
花醉故園

送謝茂秦

孝宗以來多大雅布衣往往稱作者謝家玉樹
操郢音其曲彌高和彌寡鴛梁曾曳王門裾遊
燕欲薦中涓馬豈無冠蓋映當時潲眼悠悠世
上兒文章千載一知已交結何須鍾子期此物
有神無有分富貴浮雲不與之氣稱坐衛越石
恩醉後感激肝膽言蓉蓉縣馳鵰鶚賦身挂羅



網何由飄散憂楚奏秦庭哭遂雪黎陽國士冤
歸去東將釣滄海安能貧賤常丘樊早借江鴻
報消息或卧春雲且故園

○送太醫令周一之從大將軍出塞

武皇按劒明光宮夜發材官六郡雄臨軒親遣
上將軍誓掃匈奴成大功白羽九邊傳漢月雕
戈千里排胡空轅門豈聞天子詔帷幄寧多策
士風書記翩翩爾其選志勒燕然欀姑衍業許
原嘗念已深情憂平勃交仍淺藥囊每攜提翊

軻驄馬何曾避桓典淮陰惡少曹相輕朔方健
兒知姓名身為揖客元戎府意氣秋高出塞行
二百年來無一戰今日王師逐北征便當犁虜
始朝食不繫單于不解兵

南溪老樹行

老樹撗溪十畝陰下有跳波三百頃酒罷捫蘿
坐其上白眼青天何不逞牛斗之間見浮槎蒼
茫宇宙成漂梗念我平生湖海客衣裳泠泠風
馭冷文章八代供望洋心事幾人同哀郢醉棄



誰堪此陸沈俠來氣與千濤猛洛浦明珠舊窠
寰溼洼神駿空馳騁翻然大叫觀者摧那知世
路滄洲永投足還探河伯宮俯身欲拾中流影
驪龍蜿蜒吞霧雨虹霓繚繞含光景須臾力疲
神亦眩乾坤低昂發深省最奇披髮泅呂梁顧
言洗耳臨箕潁初看長鶴出黿鼉豈云吾道終
蛙黽王郎驅石到渤澥徐子招招迴舴艋此時
共濟失狂瀾却悲胥溺情難整泥塗詎可困豪
俊男兒相逢誇項領遂憶鳴鞭昨夜歸湘娥漢

女猶延頸群靈至今未敢散寒江颯颯開塵境

送公賓還南海

梁生偃蹇誰與倫梁生偃蹇無與倫爲郎十月不厭意上書乞歸南海濱文章往往近時好富貴安得嬰其身獨存肝膽論交者一一變雲作賦人憶昨擊筑燕市酒酣以往氣益振黃金之臺空崢嶸華陽之館摧爲薪騊駼騄耳俱良馬劍客博徒皆俊民梁生徐生情最親宗生王生詩更新經過但坐歌白雪罷曲彷徨若有神



揮毫夜夜搖星辰襟期矯矯何能馴梁生此事成萬古欲別牽裳遂具陳羅浮之山何崔嵬下臨莽蒼波濤開維舟駭浪長鯨出倚杖蚤天大鳥來北望中原寥廓哉飛崔生攬百粤色群峰黝渺行風雷梁生之氣排煙霧千尋薜荔青摧頹有時高咏又招隱巖壑魚人秋雨哀尉佗推結本趙俠陸賈縱横亦漢才丈夫有道在龍蠖還能與世相裴徊梁生何為終蒿萊梁生慎勿終蒿萊

擊鹿行并引

余往與王生過子與見伏鹿於庭戲相謂曰余將携徐夫人七首刺此鹿爲臘之也生豈不願為我犄角之哉又與王生過子與則子與刺殺此鹿食王生既而宗生亦至相與挑脯飲也亦大豪舉哉乃各賦擊鹿行壯之矣

徐卿意氣殊不偶買鹿百金求其牡華堂燕客



忽自放醉把邯鄲鐵匕首須擬麟從帝藪游未閒鹿觸匈奴走高材吾黨復誰過文章矯矯驅群醜失日難將四海求逐來定死諸公手毛灑旋蹙霜雪寒角摧更見珊瑚朽王郎大叫奉銅盤接飲其血歃以酒顧我前呼歷下生與君相愛為君壽犧時疾足今能否安得新詩滿人口須臾碧眼胡兒至落碪脯臘無不有下箸已畏翠釜空纖荑更出青閨婦衆看机上肉如陵覆蕉尚在隍中守嗟乎曲士夢何久徐卿獨醒可

與友

送殏美

王生二十趨明光是時作者不可當世上之名他自謂須君千載吾文章夙昔陸沈秋憲府風塵慘淡尚書郎心知此物難再遇片語論交燕市傍攜手七陵朔漠色悲風九月吹白楊君然守宙見雄俊聊聊今古神飛揚流俗紛紛失肝膽那能結客聲利場近日操觚滿京洛江河決注非其長家握靈珠户和璧及逢周客皆深藏



高才梗楠與杞梓吾道麒麟或鳳凰清廟遺音壯昭代天庭火藻懸衣裳生也經綸斯濫觴混塵安取金躍冶養銳更羞錐處囊伊周屈宋儻易地鈞衡藝苑俱稱良生也為情誠彷徉但願右挹擊筑之荊卿左拍接輿之楚狂二豪侍側乃蜾蠃四子講德如蜩螗衆觴白眼天茫茫秋風胡為歸故鄉亦欲送生從此去留生不住悲河梁彩虹千尺挂碣石贈生千里為帆檣

揚山人四首

若溪之水何泠泠吳山一峰天目青千林萬壑子雲亭從他世人還解事白頭不厭太玄經

其二

吳門市卒能逃名長安貴人非其情南山灣田春自耕盛世為農亦足老少年何用隨諸生

其三

千籠湖綿白雪開滿江稻色黄雲來山中客醉領其頋自言七十岩耕者帝於我有何力哉

其四



長裾不為王門曳千金盡散江湖人孤城一卧三十春看爾紅顏逐燕雀終然白髮行風塵

送子相

自作白雲郎未厭滄洲意偶然薄祿混風塵論交千里賢豪至元美翩翩多奇氣南越梁生亦雄視二子招携從此逝爾今卧病緣何事綠鬢還鄉已壯遊錦帆十月下揚州移家好住昭明樓種瓜莫羨東陵侯文章萬古吾大業富貴浮雲非所求知君林壑百不憂圖書四壁高枕秋

世人那識淮海士、須行便為名山留、丈夫義豈
辱顏色使我摧眉去耶休、安能皆、哭向權勢幽
唶空令達者羞、夙昔竟寥闊、後來復決莽相看
一別兩墜天仙、特神劍來精爽、既言如藪走麟
鳳、朝廷寧得無吾黨卿也、抽簪且偃仰、漁陽日
影黯如壓、薊門雪花大於掌、馬上燕歌變徵聲
壺中酒盡君當往、



俠客行、為子與贈吳生、

本自吳越游俠人、結交燕薊少年場、長裾不曳
朱門裏、摴蒱大叫青樓旁、被酒目攝羽林騎、攤
金作使邯鄲倡、弟畜灌夫、師事田光、得意一言
失意一言、相然一方、相慕一方、男兒過、逢好驚
座世事握擬寧陸梁、姓名何惜借輕薄、出處未
須論侯王、親知猶向隅、有錢徒充囊、儲家猶載
天有客徒滿堂、猛虎可值、俗子莫當、平生片心
照秋水、明日報恩還故鄉、

留別子與

從君幾醉燕京酒、舊遊花月回白首、相看零落
眼中人、二子河梁重攜手、憶昨青山坐兩署、于
今此事成不朽、交態蕭條、爾自諳、浮名慘淡、吾
何有、爭道賢豪擁上林、華陽臺館盡黃金、長卿
詞賦徒壁立、曼倩佯狂合陸沈、平生得意向知
己、常將顏色當同心、北望諸陵一州、髀悲風千
里來、寒陰春草如雲覆四野、我行透邐五其馬
十載為郎顧已違、出門兆、復悠悠者、漢臣猶去
老馮唐每飯豈忘鉅鹿下、歲晚江湖夢獨過、秋
深鴻雁書堪把、



題中職方五嶽圖

誰將五拳石錯落介之堂、坐看素壁經雲霧、姿
得群峰掛屋梁、更愁深林瞑難入、嵐影明滅侵
衣裳、左眄欲生滄海日、右臨少昊凝清霜、掃練
白沙走朔漠、回毫紫蓋垂炎荒、須臾二室崚嶒
出、杳然置我烟霞傍、不聞吹笙控飛鶴、浮丘子
晉俱冥茫、良工拓筆天為開、長風西逐層陰來
中庭無人數移席、巔崖乍墮松杉摧、眼前突兀
太古色、九州慘淡如浮埃、泌儀神農未誕降、元

氣始判洪濛哉大江浩浩黃河流巨野相望懸
莫秋異代猶探秦漢業真形或結金銀樓憑軒
忽驚去千里青鞵竹杖胡在此復疑窮窕迷歸
路何當税駕聊徙倚捲簾逾添空翠寒振衣更
愛夕陽紫邢襄小吏困時名知君雅意憐泥滓

送永寧許使君二首

邢州十月凋白楊城頭出雲乖太行把酒相看
日欲墮五馬踟躕大道傍問君胡為萬里去小
臣罪合投窮荒我聞西南羅施國風氣鬱塞殊



陰陽長官推轡見朝吏猓蠻酣歡索中裝男兒
貴至二千石何地不可稱兢黃壯遊須令百粵
盡探奇更得浮沅湘永寧自惡無瘴癘明年兩
露生還鄉

其二

使君豪䰟高陽徒結交李生仍狂夫醉後裂眥
一相視怒髮上指浮雲徂白日並堪出肝膽黃
金誰為妝泥塗長安少年太巧宦依倚權門何
事無失策始說公府辟得意豈願蠻夷符爾今
折腰揖下吏我更掩泣臨窮途奇數能令遇合
變美才常被功名愚武溪毒淫須自愛九重沈
深不可呼憶昔終軍繫南越鄉里小兒何其[illegible]
荒服盡爲大漢德單車入郡歌來蘇固知永寧
之州純如斗天子求賢三輔圖僕有徵書到還
客五馬好過秦羅敷

送王給事使潞

憶昔胡塵暗薊門六軍如雲集闕下天子授鉞
臨軒檻宜陽王公其人者風流舊出峨湖方簡



在新除大司馬是時將帥實跋扈傾耳優聲入
北斗引經答詔動稱意草檄提兵常在手帝力
自堪制閫外肱股佐命吾何有一從誅亂朝廷
清四海亦重尚書名看君少年青瑣客漢家今
得韋玄成袖裏彈章百不避橐中諫疏晉欲行
主恩三晉持節使上黨諸侯滯礪功泛槎春度
濁漳水設醴夜宴虒祁宮歸來煉石補造化論
思庭諍才何雄

郡齋同元美賦

夙昔紅顏一大夫乘軺河朔何為乎除書下
不得調鼓其刀筆牢壯圖　帝恩初欲存折檻
謂爾祝網從皇都相逢但飲邢州酒太守況即
高陽徒庭前秋色正慘淡褻裹新詩復有無醉
歌出寒雲中幽朔氣颯沓來飛狐路傍小臣久
汨沒安得雁上開江湖服前大雅竟誰是作者
如山道各殊更須一日論萬古揮毫振臂群椽
呼維時海內稱二子高名自喜王生俱白雪青
天動蕭瑟臺郎郡吏同崎嶇蹉跎照隣不敢獻



蛾眉在宮還自塗王生仰視浮雲徂矯手將我
頷下鬚與君周旋在今日還能百萬來長驅忽
然神氣回莽蒼孤城搖落相踟躕

○跳梁行寄慰明卿

武昌季子吳國倫左遷三載匡廬春紅顏便看
風雲色白眼豈是功名人邢州太守昔入計猶
自金閨侍從臣顧問片言搖日月揮章一字動
星辰雖然舊屬平津吏常苦跳梁不可致調笑
縱橫倒四筵交驩性往往非其意世間那得郢中
歌君但論詩吾且聽何須更比謝生有但應獨
把王郎臂蕭條頗似東方生南康郡裏憶承明
文彩縱然傾漢主妖諧難以取公卿畫眉石鏡
二女傑濯足長江九派清此兒尋常未易識偷
桃賣藥行妖精近來猶尚憑陵否俯仰浮沈無
不有朝讀司空城旦書夜沽茂宰崇桑酒成敗
寧關達士心卷舒終在朝廷手隨他肉食作椎
兆銳我褐衣稱下走黨禁重開祝網年一時逐
客寵光偏晩妝已抱泥塗恨更謫如何不可憐



事急誰能馳卯閬家貧未擬羅歸田再來地僻
逾高枕就使荒涼給俸錢壯遊萬里君須見青
瑣鳳池元不賤使氣能令魑魅藏出身曾厭挽
搶攘楚狂豈止接輿賢秦孽猶堪背城戰回首
畏途真自知一官不絕幾如綫難將此物關翱
翔妬口含沙未可當四海弟兄堪並起中原我
輩正相望撼看棗置風塵裏不作踟躕道路傍
鼓柂更逢漁父笑豈應憔悴老滄浪

此兒行重寄明卿

我聞南康大如斗明卿佐理常什九昨日中丞
抗疏薦賢聲輙滿朝廷口豫章計吏入圖事變
君未敢援以手小臣憐才上白狀相公良久爽
其首量移亦已從浩蕩不然徑逐此兒走誰知
片言觸忌諱畢竟功名成掣肘丈夫失意分自
當窮來傍人人避藏苦我折腰骨太勁看他伏
謁項能強縱令慢世無不可似爾干時豈所長
莫作拂衣少年態宦遊須使及春傷大舒楚歌
小爵舞是處江山好斷腸王郎至今棲北海帳



前萬騎綠沈槍

拂衣行荅元美

五原驅車與殊滋三春臥病秋云高束帶那能
見長吏談經何以隨兒曹上書一日報　明主
願乞骸骨歸蓬蒿小臣采薪業不使聞道巢由
亦已遜拂衣中原風雨來辟公祖帳青門開二
疏一去三千載大夫未老寧賢哉新鄉城西重
回首當時叱馭其人走路傍伏謁莫敢動橐橐
倖[illegible]君但取此輩交情雖可見吾徒大名終在

口于今偃息南山陲閉戶不令二仲知負海少
年大跋扈遣使問我抽簪期百爾不分一狂客
余髮種種何能為玄經半卷常自誦濁酒千鍾
醉不辭五子江湖正漂泊黃鵠摩天慕者誰

荅許右史二首

黃髮茫茫田舍翁傾身坐向錢孔中長頰便便
羨少年行步顧影私自憐誰知腐鼠能為祟縱
是神仙有播遷使君似識浮雲意蹉跎實為功
名利已拚酒隱當吾世潦倒佯狂百無忌濁醪



恰供十日飲酣法須與常時異五斗乍可調燥
吻飛觴二子柏相視醉殺不作傲杯人邇來那
得獨醒事魏文大白滿如月曾託弩車稱國器
若言此物非其任爾家破瓢亦應棄

其二

王門隱者身坎坷老曳長裾裾婀娜自言能料
一生事及至干時計常左從乇慘淡復為誰即
得新詩題向我雨雪蓬蒿共三逕春色傳伶餘
藥袠濁醪但熟貧亦足微官絕罷病輒妥留中

堀塊故須澆乘興往來無不可白眼生成薄祿
相青山合就漁樵夥趁壹疾邪衆所擯鄉防脂
攸才應生羨爾悠悠世上情回頭數子殊么麼

送萊蕪蕭簡

蕭生業本儒術起稍因讀法得其皆棲息十年
白鹿洞擔橐一卷青烏子岱宗雄蟠大海濱衣
冠氣王中有人我家松櫝三千樹鞍山東望華
不注為說干時常轗軻獨憐　明主能知遇萊
蕪作簿更誰群但恨無過范史雲釜甑塵魚堪



自見鞭下丞組詎忍開看君才豈僥科拙讀譜
公門非所屑蕃臣答詔誤承恩翩然遂就遷官
列匹馬悠悠復路歧即今失意欲何之同鄉家
宰諸名姓府椽郎曹佇可期

歲杪放歌

終年著書一字無中歲學道仍狂夫勸君高枕
且自愛勸君濁醪且自沽何人不說宦遊樂如
君棄官復不惡何處不說有炎涼如君杜門復
不妨縱然疎拙非時調便是悠悠亦所長

贈殿卿

前年賜環承主恩去年解褐辭王門身經畏途
色不動心知世事口不論自顧平生為人淺羨
君逃名我不免自憐垂老尚憑陵羨君混俗我
不能有酒便呼桃葉妓得錢即飯蓮花僧

金吾行贈戴將軍

先皇諸將何其雄君家大人國士風賜錢留起
嫖姚第詔宴數入蘭臺宮五雲忽變石城氣七
校親隨萬乘東當年帶礪山河在四海車書日



月通侍從敢聞潛邸事朝廷竟錄代來功此
時十歲羽林孤躍馬能彎兩石弧漢主臨軒求
故劍承恩一拜執金吾生成燕頷寧辭武得奉
龍顏不羨儒三提鹵簿陪　陵寢再護樓船下
郢都禁中自失張安世天上還看周亞夫

逼除過右史水村江山人同賦

夜來北渚北風急打頭雪花大如笠片紙東飛
右史書詰朝小作湖中集到門白鳥出高巢繫
馬南山逬人入使君亭午未鮮醒肅客登筵一

書擇地僻無俗子妨樽空況有鄰家給意氣還須我輩看功名但任兒曹立瞥眼旋消青歲徂沾唇莫放金杯澀世上悠悠已自諳耶今不飲嗟何及醉聽楚調起寒雲綠筆憑陵朱絲濕平生多少伯牙心此日困之寄篇什

賦得雁池送許右史游梁分奈字

漢家藩國稱兗帶雁池多勝槩高會賓客同推枚叟尊星潢共指梁王大賦成錦字映長流酒斟飛羽傳寒瀨藻翰常生授簡中淼溪不散鳴箏外清影朝含竹苑霜悲聲夜雜吹臺角白首君恩豈稻梁朱門旅跡非蕭艾極知慕侶倦游人秋來肺病誰能奈



白雪樓詩集卷之五

白雪樓詩集卷之六

五言律詩

酬皇甫虞部寒夜書懷見寄

兄弟播清徽詞林振羽飛再来郎署重何謂宦情違雪夜留沾酒寒燈坐掩扉共嗟羈物役歲晏此依依

圓硯效徐庾體

片石分雲出良工向月刪自疑臨壁水誰為縮壺山洗墨沈金鏡呵冰斷玉環畫眉京兆婦歲指曲池間



秋扇

自從團扇棄空復掩梁塵寒影收雲葉清光暗月輪誰憐班氏女薄命漢宮人但使緘蘭笥君情會更新

同皇甫繕部寒夜城南玩月

片月掛遙岑層城曳素陰寒分宮樹淨影落御溝深結冷悲征角勻霜上擣砧西園芳宴後白雪復誰吟

○元夜

公子聯鑣語佳人把袂歡星橋雲外出火樹雪中看夜色開清禁春酺許從官仍聞祠太乙達曙禮仙壇

登省中樓望西山晴雪

忽見西山雪高樓重倚闌数峯城上出落日署中寒佳色繁天仗清光切露盤小臣操郢曲願獻聖人看

憶弟



新酘揚柳色不醉欲何如薊北三春鴈山東二弟書宦情閒遂懶人事病全疎未擬酬恩去空令憶舊廬

初夏趙氏園亭

獨值春風後幽期此重過開樽黃鳥至高枕綠陰多簮紱殊閑事乾坤一放歌淹留君莫厭浯道本巖阿

送孟得之

十載薊門客秋風見長年思家明月夜驅馬白雲天來鴈授衣後黃花落帽前何人過携酒共醉豫陽川

登省中樓

蕭瑟賦悲哉西山爽氣開白雲海色斷落日秋陰來砧高長樂苑鴈下華陽臺如何此時望客思轉難裁

酬徐員外舟中新詠見示

何處逢搖落秋風又別家天清鴻鴈影江滿荻蘆花明月留仙佩寒星犯客槎到來開篋笥新句動京華



送諸光祿還於越

幾年東省月坐憶故園遊忽有緘書至蘭亭禊事修芙蓉天鏡曉風雨石帆秋到夜應逢雪門多乘興舟

長陵

明禋趨歲序陟降儼昭回客物中原在乾坤北極開松楸千騎入風雨百靈來共話犁庭役遺弓重可哀

朝陵夜作

上陵無不羡秋杪更宜看風雨朝佳氣旌旗擁漢官星流千嶂過月出萬松寒倚馬清鐘外新霜滿玉鞍

白雲樓

諸郎難得意非是敢流冥拙宦無同病清時有獨醒千家寒雨白雙闕暁煙青又值高樓鴈寒家不可聽

送楊子正還濟南



我家白雲渚落日掩孤城讀書草堂上濯纓湖水清古來失意事不獨名未成比風散来雪誰見棄繻情

○重送楊生

十年湖上別風雪此相親把酒論時事還來向故人浮名青歲換生計白雲貧但去卧芳草山中鴻鴈春

殿卿至

駿馬何當出金高郭隗臺雪中春酒熟書後故人来白首文章事青雲王伯才誰為一知己念子正悠哉

送殿卿

嗟君復失意吾道轉堪疑白雪論先達青雲合後特落花寒食過載酒故山期莫以揚朱淚春風泚路岐

章行人使潞藩

使者持符下風塵叱馭前諸侯城赤秩列嶂黨青天年麥祈年時芙蓉避暑筵相逢多愛客共



賦遠遊篇

十六夜集劉子成宅

羽書三十度飛騎動長安今夜樽前月還同燧火看入門清影滿又坐素華寒何處關山引如悲行路難

聞砧

来夜盧家婦深閨坐自傷扶砧散明月投杵上清霜別恨繁鴛綺哀音急鴈行同袍征戰盡刀尺断人腸

送張比部募兵秦晉諸郡

天威嚴滅虜使者出秋官白羽徵兵入黃金結
士懽風雲千騎動雨雪二陵寒無易行間客能
登漢將壇

送洮郎中守順慶

見說褰帷處千山擁使君嘉陵渡春水棧道轉
秋雲郡下平蠻檄家傳諭蜀文病餘銳卧理能
不憶離群

○春日韋氏園亭同元美賦二首



春塢花冥冥斜陽倒玉餅風塵猶傲吏天地此
空亭共醉薊雲白相看燕草青我來吟澤畔不
是獨為醒

藉草到流水看花延落暉客中過寒食馬上改
春衣移席青山出開樽白鳥飛天涯有朋好能
使宦情微

夏日同元美徐子旋賈守準劉子成集
張氏園亭得談字

共載杯中物聊停塵外驂路人終白眼世事豈
清談高樹夏雲出空亭斜照含竹間有流水可
以漱餘酣

初夏同元美汪伯陽皇甫子泉集姚明
府閑亭得春字

五柳陶潛宅猶藏杜曲春綠陰衣上滿黃鳥席
邊新河朔當年事風流我輩人胡為日車馬擾
擾向紅塵

送蔡少府之陽武

君歸寒食後猶及縣中花趨府具菸野鳴鞭傳



浪沙大河秋色外使者白雲槎豈不勞行役風
塵見歲華

爲殷卿悼亡

歌淚塵未斷舞袖影方間落月窺珠鏡青春暗
玉顏為雲歸峽裏竊藥去人間安得招魂術姍
姍步幄還

答殷卿

故園春草後書札問同袍海嶽遊當壯風塵卧
正高大名詩裏出浮世酒中逃頓我仍多病時

危小吏勞

送獲嘉郭明府

仙舟新出宰秋色渡淇河官屬諸侯貴君才百里多政齊吳季重地接衛朝歌漢主憂南服長纓送尉佗

雪溪徐山人二首

風塵餘鬓髮天地此栖遲不問家人產寧求國士知門無荷蕢過隣有灌園期得道憑烏几藏名號鹿皮



自有浮雲戀非因倦鳥還林光清客夢湖色駐人顏歲序高懸榻風塵老抱關不投明月璧茸隱大雷山

毛刺史姑蔑高齋

武陵看花處二仲得相聞雨白閶天合山青越徼分書聲散秋瀑翰墨染春雲府檄何年事猶餘待鶴群

出郭

出郭隨吾適人家杜曲邊溪流縈去馬山路入鳴蟬禾黍殷秋作茅茨足晝眠可能祛物役歸買汶陽田

張氏園亭

辟疆開別業載酒雨中看亭敞千花暝樓空萬竹寒呼童移枕簟勸客解衣冠宿我山窗下聽詩坐夜闌

碧雲寺禪房

佛土秋逾淨花臺夜復香一燈醒夢幻孤磬散清涼月上梵輪滿湖開天鏡光新詩分妙偈病客對空王



早春元美公實訪茂秦華嚴精舍同賦

招提多病客擁褐世間情法自傳燈得詩先卓錫成年光雲樹麗春晝雨花明若許東林住還攜漉酒生

十四夜同王徐宗梁四君子集靈濟宮二首

愛此壺中約人皆負俏才華燈懸日月仙樹接蓬萊青鳥銜詩去金貂換酒回明宵祠太乙方

士漢宮來

逍遥玄圃望清切紫微宿月出三山樹春回萬井烟無悲田變海但願酒為澠門外金鷄影王孫自五陵

張山人

吾鄉張仲蔚未是蓬蒿人伏臘東籬下漁樵共海濱官家還賦役客路且風塵織妾薺桃菜開逢婚上春

○春日

為客淹歸騎思家過斷鴻春衣花發後寒食雨聲中生事羞人問時名與無同自甘郎署隱不哭官途窮

○東公實

如何梅發後更憶故園春海上多歸夢天涯一病人世情元慘淡官跡好逡巡莫作鴻冥客青雲未可親

○同元美與諸比部早夏城南放舟六首

豈悟風塵客還能汗漫遊天涯唯短髮海内此



扁舟宦跡清時劣人才盡省優百年渾淥酹一日且滄洲

最憐行役久為樂未言疲自起投車轄長歌覆羽卮江湖青雀舫僚友白雲司醒後驚相問祥狂信有之

誰為河朔飲吾願盤交驩杯動滄波色舟空白日寒題詩溪鳥過岸幘野人看不是江湖興風塵此道難

落日維舟好君其問水濱舉觴送鳥倚樹酹看人各賦詩無敵謝鷟會有神明朝在城郭騎馬共風塵

春歸與不孤勝地此相呼公等稱詞伯余將混酒徒山光含浩蕩秋意颯江湖樂事關窮達浮生敢自誣

言尋韋杜曲與客放船行樹影含衣動溪光逼酒清狂來出真態醉裏見浮生所以山公後寥寥達者名

寄茂秦

向來燕市歔此意獨飛揚把袂看人過論詩到
爾長世情揺白首吾道指滄浪去住俱貧病風
塵動渺茫

再遊南溪同應駕部徐比部賦四首

此日南溪約應徐賦客同攜林千竹下進艇百
花中天入華陽館雲生碣石宮昔賢何慘淡吾
跡任鴻濛

覆席花如待窺簷鳥似知到來拚共醉坐久是
吾詩吏跡江湖傲仙才日月欺萍逢休淬出不



顧尚書期

宴遊無俗吏休沐有殊恩碧草堪同藉紅塵可
重論溪聲留倚杖山色取當樽夙昔疑吾醉維
舟尚在門

花鳥從春過嬉遊到夏偏白雲行酒上清吹起
舟前世路身何得吾徒賦必傳寄須千日醉不
擬衆人憐

郊行二首

稍似武陵溪人家綠樹迷桔槔茅屋上荷蓧蔔

門西清吹生衣袂繫陰散馬蹄紅塵纔只尺城
郭意多睽

並馬未央前看雲過灞川時逢黃鳥住欲就綠
陰眠宦豈登臨拙名非索牘傳風塵朋好在回
首汶陽田

○東元美二首

偃蹇寧知病今如藥褁何清齋山雨至高枕夏
雲多詞賦芳顏妬風塵壯志過相憐誰最久把
臂此蹉跎



久矣疲朝謁深惟傲吏情臨風看玉樹消渴望
金莖返照虹蜺出浮雲駟馬行慚無枚叔賦起
爾薊門城

○夜過元美二首

眼底誰同病天涯好自親放歌依日月縱飲向
風塵世態揺知己時名走衆人朝參君莫懶潦
主憶詞臣

病即科頭出狂仍枕腹眠禮非因我設汙不受
人憐興盡銜杯外言深把燭前開門看墮月

馬問朝天

夏日同元美子與子相天寧寺送別公

實二首

宴坐人天近清齋僧夏深出門成遠道駐馬向

祇林逝悵風塵色相看湖海心悲休能怨別為

擬碧雲吟

西域黃金地南訛大火天贈言迴白雪寒色動

青蓮幻跡抽簪外浮名把袂前古今昔涕淚去

任各風烟



夏日同元美子與集子相宅

佳客堪常見幽期暑亦過投襟度風雨把酒出

星河嬾拙元相籍文章敢自多夜深忘白羽王

樹倚蹉跎

東子相二首

巳負西山約將無惜壯遊懷人當落日卧病復

清秋時事君高枕風塵我敝裘加餐看物理天

地一虛舟

楚客秋多病羈心私自憐各天散朋好八月見

烽烟白露寒砧下青楓過鴈前豈應裁恨賦寫

任故人傳

即事四首

羽書秋色外飛輓海陵迴日上犁庭議時難度

漢才物情奇士過天造異人來側席勞明主黃

金正滿臺

即今難授鉞誰可靜胡塵談笑存能事艱虞失

衆人大軍歸掌握王者自經綸不復憂驕悍如

林護北辰



使者晨馳壁夆歸平虜竟白天懸斧鉞擇日設

壇場萬馬中原集諸軍上死勞主恩無可報一

戰取名王

天子何神武乘秋欲破胡儒臣擐甲胄大將解

兵符叱咤風雲合艱危日月扶北瞻　陵寢色

葱鬱近皇都

賦得屏風

虛屏漢宮裏有女白頭吟色倚琉璃怯秋來湘

水深歡情悵盡燭愁坐掩清砧莫為蒼蠅誤君

王在上林、

○寄元美

寥落文章事相逢白首新微吾竟長夜念爾和陽春把酒千門雪論交四海人即今燕市裏擊筑好誰親

贈子與

搔手論文者春來限各天即今行樂處不似舊游年神物風塵裏時名我輩前豈令徐孺榻白日此長懸



汪員外移水部時城京師汪爲植

聞有金城役掄兹水部才中原憂被髮使者詠于思睥睨燕山接風雲瀚海來懸知胡騎遁天子宴蓬萊

渡滹沱

滹沱來不極晚色蕩孤城擊楫中流過褰帷下吏情天衢紆岸轉日上大波行獨在知津後風塵見濯纓

廣陽山道中

出峽還何地、杉松鬱不開雷聲千嶂落雨色萬峰來地勝紆王事年饑損吏才難將憂旱意涕泣向蒿萊

趙州道中

獨往何為者栖栖意不欲褰帷秋雨過伏軾夏雲殘潦水陰相積蒸葭晚自寒大夫方跋涉天步屬艱難

吳舍人喪內二首

楚妃色殊衆不獨下堂悲鼓瑟瀟湘夜秋雲未



可持河流雙露掌月出萬年枝爲有將雛曲能無泣鳳池

可憐御溝水見此白頭吟病客思江郎詞臣在上林春風動花樹秋月散清砧惟有陵陽泪知君抱玉心

○別汪正叔員外

幾年金虎署與爾結交歡傲吏莊生似詩家鮑叔看春光燕樹合雨色薊門寒各拭臨岐泪風塵去住難

懷魏順甫

白雲同署客相念意悠哉交道蕭朱失文章屈宋來風塵還傲吏朱牘豈時才不見黃金駿秋高薊北臺

登黃榆馬陵諸山是太行絕頂處四首

黃榆高不極臨眺亦奇哉河勢中原圻山形上黨來白雲横塞斷寒峽倚天開摇落清秋色多慙作賦才

不盡寒雲外青峰落照多秋陰生大鹵木葉下滹沱巨壑藏風雨飛梁挂薜蘿重關三輔地躍馬意如何

振衣巖木下倚杖白雲層落日懸孤塞清秋變馬陵千峯寒自出大澤莽相仍左轍邢襄郡分符憶股肱

秋色自冥冥風煙接井陘關門開落日山路出寒星太守方釆障清時敢勒銘杉松迴朔氣哀壑未堪聽

答明卿病後見寄二首

薊門搖落後楚客病如何秋色高金掌西風滿玉珂開樽鴻鴈至染翰五雲過應憶山陽會踈狂阮籍多

吳生何偃蹇稱病不朝天侍從官非拙浮沈世所憐黃金燕士裏白雪郢人前自識銜杯趣逾肴結襪賢

寄元美二首

宿昔神仙省青雲向爾親償金聊玩世抱玉故調人氣色高題柱文章老斲輪别來多所憶卧病上林春

豈不為同舍于時媿重名佳人誰獨立大將爾横行病起高詩興春光美宦情懸知思遠道落日薊門城

即事四首

浮雲如浪跡春色且邢州磬折人堪老蕭條客自愁孤城山下出大陸日西流請郡終何意風塵倦後遊

天涯看薄宦何以異漂蓬才豈分符後名非鶩

䟫中黃塵驅落日白羽插春風間道漁陽戰方
論衛霍功

懶熳終疑傲和光意遠哉元龍無客禮方朔有
仙才疾苦秦惟過風塵領郡來那須論往事作
賦陷梁臺

使者殊旁午吾生自不辰文章看長物道路竟
何人寒食孤城外檐帷大澤濱那堪楊柳色風
雨傍行春

○寄宗考功二首



別離如昨日豈厭廣陵濤春色漁陽滿烽煙海
上高文章迴白雪傾聃鮮綈袍下走猶三輔蕭
條欲二毛

春色還堪起青雲固可拔振纓人不病把袂客
能詩奏事明光殿掄才藻鏡司稽康猶自懶早
辱巨源知

○寄殷卿二首

人情原慘淡世路故蹉跎意氣彈冠少風塵按
劍多客居深雨雪春夢遠滹河頼有西山色猶
堪載酒過

燕山為客地莫共酒人居吾輩詩名大其徒劍
術疎風塵宜不調雨雪歲將除何限東歸意春
花滿舊廬

春興二首

短髮黃塵裏浮生白日徂詩名堪自見經術敢
相誣薦列終才吏逢迎豈壯圖有年輕召杜不
病足江湖

叅牘將能事文章敢具陳眺梁看此物隱几過



時人返照生殘雨浮雲觸上春風心唯病免不
欲滞風塵

重送許求寧二首

絕域天應斷揚波海未平浮雲隨薄宦華髮繁
微名傳檄西南定寨帷瘴癘清看君饒卧理經
術賺逾成

世情今可見此謫竟堪陳偃蹇難容汝文章不
利人清秋炎海外落日大荒濱莫更埋銅柱功
名老漢臣

○郡齋送張肖甫二首
薊門相憶處豈不問加餐卧理非吾意詩名向
爾看白雲尊酒盡山色郡齋寒莫惜重投轄秋
風道路難
送君何所有城上太行山落日堪相憶浮雲未
可攀俱言張翰去得御李膺還莫自悲秋色能
摧壯士顏
○閣夜示茂泰四首
相逢殊不惡久別竟誰讙貧病屯鄉者交游古



道難開樽山欲出說劍雪逾寒如此蕭條色高
齋爾自看
為客今猶在浮名信已勞病來衰紙筆老至戀
綈袍卧閣風塵過銜杯夜色高舊知江夏守不
厭禰生豪
病起看時事歸心不可裁著書官欲罷問字客
還來月出樽堪滿霜清角自哀相憐成白首明
日阻三臺
把袂今何夕高齋雨雪清詩才君矍鑠酒興我
從横同病無交態相依見世情春來微渤海陳
對引王生
寄元美四首
我昔朝宗日君亭使者軒並驅皆上駟相遇復
中原草昧詞人起風塵國士恩別來春色滿無
處不銷魂
若問除書意君何異積薪姓名常借客蹤跡竟
疑人為郡空高第當朝各要津拂衣吾所欲不
是避風塵



漁陽春欲盡漢使未堪愁遼郡多豪俠風塵一
壯遊浮雲寒大漠白日澹幽州莫更觀遼海蕭
條正北流
何悟淹為郡風塵日以難宦情殊自解人事拙
相看高枕西山色清齋大麓寒期君秋月滿從
此掛吾冠
○夏日行部遇明卿子與於廮陶邑
何來漳水上早晚發長安放逐吾曹在風塵此
道難孤城高自卧萬事醉相看莫擊鄒陽劍霜

飛五月寒

郡齋與元美賦

握手今何夕高齋共此樽衆人方聘晩二子向乾坤經術從吾淺詩名得爾尊當時楊馬輩誰復在金門

○送元美二首

吾曹天地在不惜滯風塵意氣能無合文章自有眞齋名他日事側目此時人為別還秋色樽前白髪新



把酒論離索寨帷送交生白雲高大麓秋色重孤城偃蹇還詩句蕭條自世情贈君無趙璧落日片心明

黄河

復就三秦役還為四牡歌北風掛片席大雪渡黄河才豈諸郎少名非一郡多儒官明主意吾道好蹉跎

○關門雪望

西來千里雪斜日滿函關秋水何當落浮雲自不還積陰高紫氣寒色壯秦山似欲欺僂翳蒼茫到客顔

○發長安

此處看春色蕭條客自禁風塵為郡過蹤跡抱關深不盡傳經意難言作賦心故人多道路薄宦有登臨

涇州

迴磴層雲上孤城返照間人煙趨白反聘脫走青山匆栗浮涇下旌旗度隴還時看乘鄣吏車



馬出蕭關

○秋日四首

薄遊寒暑換仍自滯孤城華髮看人事浮雲識宦情拂衣驅病色懸榻避時名但欲眠清晝扣關任交生

此物還堪惜何官不可休驅馳如昨日藥餌更清秋名已千人發家徒四壁愁南山歸自好沮溺本同流

倦遊非一日乘輿復三秦多病難為客浮名喜

中人未堪泚筆牘何以走風塵祖帳東門外賢
哉二老臣
還鄉明日事可奈簿書勞棄置看同病風塵避
二毛酒如澠水濁枕對華山高不是清秋色何
人見反騷
五日和許傅湖亭讌集二首
城頭片雨懸客醉峼湖邊酒奈榴花妬人堪桂
樹憐五綵還令節雙鬢抵流年莫蹋王孫草淮
南賦已傳



青樽偪北渚一為故人開此事成今昔浮雲自
往來花間移枕簟鏡裏出樓臺忽就投湘賦深
知賈誼才
和殷卿白雲亭醉歌
狂殺王門客空亭日嘯歌那知珠履散自愛白
雲多短髮明秋水長裾曳芰荷獨憐枚叟在不
復厭婆娑
元美以家難羈京作此為唁四首
馳騁淄澠日功名與宦情高堂一為坐世路遂
相輕行乞還燕市悲歌復薊城似刀風雨夜堪
作箭中鳴
一自抽簪後漂零見此身通章尋悟　主懷剌
更依人寒入綈袍色愁生黍谷春不因家難劇
君豈在風塵
海內論兄弟蕭條二子才一時稱病罷萬里拂
衣來雨雪人高卧蓬蒿客自回偶然占劍氣夜
夜向燕臺
聞道周旋地偏承老父顏寮鱣特在側賓客稍



君間函谷更封出夷門挾轡還莫將公子淚亂
漫灑燕山
〇春日閑居十首
即令關請謁何用乞江湖僻性終難狎浮名本
易汙杜門人事過欹枕歲華徂薄俗還堪畏崎
嶇比宦途
白日移高枕青山答放歌病無能偃蹇老自厭
婆娑禮數諸生絕交遊二仲多江湖春正滿更
欲混漁蓑

藥餌休官嬾蓬蒿謝客浙淵醒殊解事高枕自
知音老大翻陵勁文章豈陸沈浮雲終日在瀟
灑竟何心
五羖功名薄雙龍羽翼乖風塵凋短褐雨雪閉
高齋慘淡幽人色飛揚壯士懷少年何太苦妖
冶事形骸
奉使談經日單車西入關掄才牛口下得士鳳
毛間白雪千人失黃河萬里還即今高卧處猶
不找商山



乞歸君已見削迹我何求交態踈能變時名久
自休中原來病色萬里入春愁不是忘機客還
驚海上鷗
結舌論文地丼心養拙年朱門人自老白雪調
空傳世路蓬蒿外浮名燕雀前中原二三子夙
昔共周旋
病起獨登臺春光萬里來浮沈還我輩俯仰見
人才華髮風塵過青山雨雪開浮雲堪倚杖落
日好銜杯

潦寥稚渦酒落拓抱狂生彭澤差聞道高陽橫
得名罷來詩慘淡卧久興淒清日對春湖色潺
湲嬾濯纓
五柳崝湖濱先生隱是真文章誰側目潦倒竟
全身何必論交地長須縱酒人即今東蹈海斷
不混風塵

夏日東村卧病十二首

平生偏伏枕暇日是抽簪病著青山色愁高白
雪音雲霄懸出處踪跡間浮沈不必名俱致方



知二仲心
放歌知帝力縱飲見天真絲筆風雲老青樽日
月新詩篇敢羨客酒讓采薇人即使妨幽事何
須傍隱淪
自丼成獨往誰復病相憐金盡論交地囊餘鮮
擯篇清齋芳藥餌華髮媚林泉不必憂生事深
耕種休田
不謂幽棲處還堪抱膝吟大雲千里駐片雨二
胡陰暑逼藤蘿淺涼生括柏深鮑山終日在知

已媿黄金
未同踈雨至勿翦夏雲繁片華搆前出雙流樹杪翻紅頹辭上國白眼入中原慢世吾何敢風塵且避喧
拂衣先達作高枕故人疑世路衡門左軒車負郭逢少年誇解事海俗諱言詩何處堪逃集悠悠未有期
每逢狗馬飲輒憶廣陵濤起色含佳句流光逼濁醪興緣知已盡名豈繇官高髀肉看如此何論長二毛



空林風雨過瀟灑一樽開香竹俄躑疾漂蓬敢負才杜門辭問字落日羅登臺不是憐嵇阮誰堪把臂來
夜半忽風雨層樓四望孤雷盤華不注電劃大明湖雲霧連屏疊蛟龍抱劍呼飛揚天地意垂老見吾徒
何物子虛賦深承漢主知一逢揚得意千載遂同時諫獵功名薄爲郎日月私閒居堪避事稱病足逶迤
更聞人間世誰堪出處同江湖星自客詞賦日猶工物色餘争席生涯見轉蓬延陵皮相士竟失衲衣翁
白頭明日事君不見交情千載論知己中原命友生青雲高病色滄海傍詩名一爲彈冠誤猶令國士輕

秋日村居八首

隱几憐清晝開軒命濁醪西風行薜荔白露綴蒲桃氣逼蟬聲苦天含鴈影高壯心堪自見秋色正滔滔



病色還相假秋光盡自開清巖堪傍竹涼倒重銜杯返照湖邊盡浮雲海上來那今知九辯無處不悲哉
秋意長西北茗荒望裏分青含仙署雨白動帝鄉雲岱宋終難逢梁由故不群江湖三十載搖落好誰聞
南山伏枕前北渚濯纓邊林薄秋逾厲雲霞晚

自鮮談詩成白首把酒望青天萬里中原色蕭
條此地偏
不必知名姓中原一病夫柴荆存古色藥餌泥
窮途落日懸魚笱西風纆轆轤生涯君自見百
畝白雲湖
高齋清自掩遙夕病相看片月花間淨明河樹
抄乾流螢含火著宿鷺抱霜寒何限同袍意江
湖坐渺漫
白雲不搖落湖上長悠悠世事銜杯過人情把

袂休秋光凄自老日色澹相愁況復多風雨蕭
條傍倚樓
搖落唯高枕風塵且閉關醉來雙白眼病起一
青山交態元難作詩名已自閒有人湖海上無
事馬蹄間

冬日村居四首

高卧謝人事幽棲豈世情老松寒更拙片竹冷
逾清擁褐江湖色鳴琴雨雪聲懶心常近傲不
是學莊生

百年長藥裏三徑且蓬蒿華髮抽簪起青山伏
枕高漂零知濁酒雨雪見綈袍似解冥鴻意翻
然愛羽毛
寒郊不可望蕭瑟掩柴扉宿霧含霜苦斜陽帶
雪微清齋宜病色生事合漁磯欲奏滄浪曲江
湖此調稀
遙夜憐幽獨南山傍戶庭泉流霜下白野色海
邊青風亂將殘燒寒踈欲曉星偶因樵唱起延
眺及林坰


寄華從龍比以魚橘見致

多少人間事誰能便作書罷官君更早謝客我
何踈八月來吳橘三江下楚魚因風裁數字一
問子雲廬

月

不是山中月誰能坐欝陶蟾孤憐凍影兔老愛
霜毫暈疊金波動寒侵玉樹高為題團扇句千
里寄同袍

和殿卿神通寺見貽之作

花宮𣓪妙唱緣筆遍高僧說法從初地談詩出
上乘五言爭刻燭一字了傳燈玄度前身是風
流詎可憑

同許右史遊南山宿天井寺

古寺馬跡前荒山斷復連階危孤石倒屋響亂
泉懸喬木堪知午廻峰半隱天不因許玄度誰
此得攀緣

龍集寺

雙林窺壑險一徑入雲愁峰落青蓮色燈懸白



日幽香臺高枕出澗水閉門流聞道群龍集明
珠自可求

錦陽川九塔寺觀許右史碑

名山諧夙好況復近吾廬嵐影浮斜照茲川錦
不如空林雙樹老寒塔九華踈一片頭陀石新
文六代餘

〇元日

五十江湖客風塵一事違漁樵供藥餌雨雪偃
荊扉白髮詩篇苦清齋病色微平生拚縱酒今
日不知非

立春前夜齋居殷卿携具見枉

茅齋殘雪在新月況當門春動西園盖寒空北
海樽詩篇聞自遣交態老難論似覺行厨色能
清病客魂

立春日齋居對雪憶元美

齋居何所作春雪是佳期冷入年華淺光含瞑
色遲鳴絃流豔曲拂簡映新詩此夕山陰客扁
舟興可知



襲生初度與郭子坤集開元寺餞許右
史

論交三十載此地重尋盟夏臘高初度人天戀
遠行青蓮澄筆彩白馬識經聲曾是春山夜談
禪對友生

逃暑

無處堪逃暑高樓坐夜分河流纏宿霧電影迸
重雲紈扇含冰彩珠簾網露文漢宮多貴幸何
以答南薰

暴雨

西來氛甚惡夏至此何祥雨似千崖瀉風迴萬壑長雷聲盤暗牖電影纏空梁少選虹霓出圜林媚夕陽

白雪樓詩集卷之六

白雪樓詩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送趙户部出守淮陽

仙郎起草漢明光幾載軍儲事溯方五馬新從淮海郡三臺舊署度支章行車麥秀隨春雨別閣花深對夕陽時憶上林詞賦客鴻書遙下五雲長

○崔駙馬山池燕集得無字

主家池館帝城隅上客相如漢大夫十里芙蓉



迎劍舄一樽風雨對江湖橋邊取石鯨飛動臺上吹簫鳳有無向夕不堪車馬散朱門空鎖月明孤

送彰德陳使君迎侍浙中

帝里初分郡檄回便迎青鳥進章臺東方千騎風雲下南國雙帆河嶽來公子西園池上讌使君秋憲府中才鄴天露冕行春日更許何人托乘陪

○送郭子坤下第還濟南

華省棲遲白髮新因憐失意轉憐春樽前病起逢寒食客裏花開別故人賦就自堪生顏肟才高豈合老風塵燕臺郭隗君家事不擬驊騮不致身

○送王郎守安慶

花滿胡姬春酒樓使君五馬五驊騮明光起草推高第三十專城領上游天柱西懸江漢影海門東控帝王州到來紓盡思同舍萬里風煙白鴈秋



○送豐城杜少府謫滇南

共惜投荒萬里天當朝起草事空傳主恩綠鬢神仙尉客夢青雲侍從年盤水秋帆開瘴癘黔陽春樹隔風煙孤臣自有豐城劍遥夜思家向斗邊

酬谷明府見寄

清時詞客滿公車獨向漂零嘆不如老去已拚常縱酒秋來何意爲裁書薄遊更自淹華省多病惟堪返敝廬共道子雲長筆札知君近日五

侯竦

○秋前一日同元美茂秦吳峻伯徐汝思集城南樓

萬里銀河接御溝千門夜色映南樓城頭客醉燕山月笛裏寒生薊北秋胡地帛書鴻鴈動漢宮紈扇婕妤愁西風明日吹雙鬢且逐飛蓬驃遠遊



送孫郎中守承天

鬱蔥佳氣漢江邊今上龍飛北極年過幸沛宮三日飲裁留郢曲大風篇仙郎珂散蓬萊月太守帷開橘柚天明到為存湯沐邑須知父老借才賢

劉員外家宴翰樓

君家司寇此樓居奕葉承恩片帖餘帝自經筵傳翰墨人從冊府見圖書雲烟繞檻生春色牛斗開函散楚墟弦誦只今諸弟滿韋賢相業好誰如

送劉員外使黔中

牂牁萬里越王臺北眺中原秋色來江嶂忽分
三楚斷海天不盡百蠻開白雲使者乘軺過金
馬祠官擁節迴為泛昆明誇上苑令知漢主自
雄才

送大司冦顧公之金陵

開道銅標護百蠻當朝共擬伏波還來持滇海
中丞節入領西曹法從班曳履青雲高北斗迴
車秋色照鍾山顧期門客江城滿草奏時時達
漢闕



送皇甫別駕往開州

銜杯昨日夏雲過愁向燕山送玉珂吳下詩名
諸弟少天涯宦迹左遷多人家夜雨黎陽樹客
渡秋風瓠子河自有呂虔刀可贈開州別駕豈
蹉跎

送瑞安劉明府

劉楨詞賦不群才百里新承漢寵迴吳地青山
飛舃下大江秋雨掛帆來白雲甚贈神明宰海
色遥臨畀睨開到日自逢花滿縣吏憐春樹接
予台

送許元復還姑蘇

薊門鴻鴈滿高秋張翰思家罷遠遊入洛故人
名下士度江寒雨邊舟客來白髮誰相憶賦
就黃花不可留與發鱸魚堪自釣吳楓搖落未
須愁

署中有憶江南梅花者因以為賦

欲問梅花上苑遲座中南客重相思閒蕪署有
青山色對酒人如白雪枝驛使書來春不見仙
郎夢斷月應知偏驚直北多烽火昨夜關山笛



裏吹

與茂秦金山寺亭上望西湖

孤亭遥上翠微重檻外空林何處鍾秋到諸天
開詹蔔湖連雙闕散芙蓉雲光忽落黿鼉窟雨
色飛來鸑鷟峯自信登臨能作賦肯令陶謝不
相從

送汪伯陽出守夔陽

中原萬騎鄴胡兵客領銅符塞上行大漠清秋

迷、膩樹、黃河落日、見秦城、郊人白美、西羌俗、漢
守誰高北地名、郡吏可能無薦達、還令介子乞
長纓、

送黃侍御按滇中、

去矣乘風瘴癘開、西南萬里壯遊哉、登臺越巂
山形合、攬轡昆明秋色來、周禮職方天外盡、漢
臣封事日邊迴、征蠻幕府今凋落、安得樓船下
瀨才、

送包大中長蘆知事



九河水流何瀰瀰、君去春花車馬前、入幕官僚
清宴夕、揮毫渤海白雲天、相將牛酒勞從事、未
少魚鹽給俸錢、此去陸沉無不可、于今薊北靜
烽烟、

○除夕

幾年仙省白雲間、此夕歸心醉裏閒、九塞烽烟
連北極、千門雪色照西山、還知傲吏能違俗、未
擬浮名好駐顏、長孺淮陽今不薄、春花或恐滯
燕關、

元日早朝

禁城春色引朝天、接跡夔龍近法筵、雲裏金莖
通御氣、宮中玉樹隱祈年、西山亭障遙臨薊、朔
漠旌旗滿護燕、聞道至尊歌白雪、小臣還獻郢
人篇、

○早春得汝思蜀中書、

萬里誰傳錦字迴、楚天搖落正堪哀、揚舲巫峽
江聲合、立馬岷峨雪色來、西極使星遙入、部中
原人日好登臺、莫言羽獵誇胡後、不數楊雄作
賦才、



○送惲員外按察郢中、

醉擁驪駒不可留、送君花發鳳凰樓、青春開府
西陵色、到日登臺北雁愁、寒雨遠分荊楚望、白
雲無盡漢江流、共知人世悲離合、儻得隋珠莫
暗投、

初春、元美席上贈茂秦得關字、

鳳城楊柳又堪攀、謝朓西園未擬還、客久高吟
生白髮、春來歸夢滿青山、明時抱病風塵下、短

禍論交天地一間聞道鹿門妻子在祗今詞賦且燕關

送大中丞王夫赴山東

天下軍儲飛輓來中原胡虜戰爭回漢柱舊題驄馬使名家接武佩刀才按章時拂風塵入塞府秋臨海岱開主恩偏憶嚴城日什二東秦保障哉

答宗考功齋居見贈

金莖夜擢建章高漢主祈年祀事勞仙吏詩投



青玉案故人秋卧白雲曹此生湖海供多病何物風塵抵濁醪中散近來疎懶甚更無書札到山濤

呈大司寇何公

漢臣韋氏有玄成舊德中朝曳履聲督部曾持滄海節總戎親破綠林兵重膺執法臨天座自失流言荷帝情千載雲蒸龍變日更期文劍畧高名

再呈何公

發年開府漢中丞去後功名何武稱荆楚軍儲遊海過潢池兵氣向秋澄尚書北斗天喉舌司寇西曹帝股肱耆舊即今推濟美清朝劍履坐相仍

春夜同元美子與子相過公實

西山落日照金莖北闕春陰鎖禁城湖海百年今夜酒風塵五子異時情和來白雪俱高唱自附青雲起大名不獨諸郎關象緯真人應更為東行



送萬言卿明府之長興

逐虜將軍度漠回黃金猶自滿燕臺請纓慙我為袮客製錦多君更楚材城上春雲天目出籬前秋色太湖來弦歌暇日能相憶花裏新詩過鴈裁

送范欽甫之閩中

共看驄馬使君賢開府東南日月偏海嶠秋陰分越樹人家雨色散閩天朝廷記憶江城久詞賦知名水部前還擬主恩頭白裏時危相贈

祖生鞭、

五日同子與子相過公實時公實在告

空堂隱映石榴放花裏幽期白晝開染翰風雲隨上客開樽雷雨過西山賦成敢避能驚座酒罷何妨吾閉關况値懷沙千古恨那堪騎馬獨醒還、

袁氏池亭同元美子與子相賦四首

貰酒新豐解佩刀相逢意氣為君豪孤亭晝敞杉松色亂石青含薜荔高自向風塵偏勝晴豈



今湖海傲吾曹從他挂樹山中發招隱何勞更反騷、

其二

華髮文章愧不工獨憐諸子調相同西京矯矯多奇氣東海泱泱自大風三署仙郎携酒後一時詞客此亭中白雲窔廓迷幽薊騎衍談天碣石宮、

其三

幽亭斜日亂松聲下有滄浪可濯纓求友花間黄鳥出晉天城上夏雲生梁園作賦千年事河朔銜杯萬古情莫恨風流吾輩晚鄴陽袁紹漢時名、

其四

章曲高臨漢苑開城南連騎紫宸回閉門流水花間過倚檻青山席上來客難似矜能避世子虛誰見不憐才若論承寵無先後安得吾曹共酒杯、

送張元諭虞部謫常州别駕

賦就黄花别季鷹還從遷謫問飛騰懸知漢柱



名當著況復虞刀事可憑寒雨太江臨楚望千家秋色暗毘陵闔閭城外逢搖落何限吳山客衷登、

送吳人陸之箕

客有登臺賦遠遊薊門金盡坐高秋摠憐岐路無知己不向風塵為白頭木落毘陵看過鴈月明張翰倚扁舟未將簪紱論多病草色姑蘇到自愁、

送李司封謫廣陵

明光起草羨青春服藥求仙笑此身白首雲霄空薦士黃金湖海未逢人廣陵鴻鴈來秋色寒雨江楓度逐臣見說故園湘水上嬾將詞賦吊靈均

送王侍御

看君繡斧秣陵迴烏府遥應棲鳳臺寒雨鍾山千木下白雲秋色大江来時危攬轡中原出日近封章北闕開當道狐狸何足問邊城今有豺狼才



○同元美子與子相公實分賦懷太山得鍾字東頫甫

域内名山有岱宗側身東望一相從河流曉挂天門樹海色秋高日觀峯金篋何人探漢策白雲千載護秦封向来信宿藤蘿外杖底西風萬壑鍾

同子與登湖上臺

大漢蒼蒼鴻鴈廻中原極目思悠哉白雲雙闕湖邊出落日西山樹杪來詞客百年相對酒秋陰萬里共登臺側身戎馬過逢地城柝朝聞角暮哀

十五夜子與明卿見過

日落青梧白露生倦遊詞客鳳凰城千門過鴈來秋色萬里銜杯對月明上苑寒高金狄掌酒山影静羽林兵鮮頻今夕無烽火二妙何當罷請纓

○同徐興二子弘法寺臺眺望



摇落偏驚祇樹林白雲鴻鴈亦蕭森何知潘鬢淹郎署但許燕山壯客心欲雨諸陵來朔氣西風千里動秋陰悲哉聯璧登高賦徙倚荒臺見古今

○送大司寇應公歸台州

摇落黃金駿馬臺都門供帳亦賢哉炎荒想見乘軺出北斗旋聽曳履回秋色白雲生海嶠主恩華髮臥天台西曹官屬銜知遇東閣清時好再開

送殷正甫并引

正甫檢討有河洛之役、盖齋南諸君子出餞焉、是行也、問誰治祖、則述尉史張嵐氏、問誰相禮、則大司農官爲洪遇伯、時問誰贊事、則許殿卿、邦才將試於大宗伯至也、正甫則糒使臣哉、齊魯於文學其天性、即今日里黨可謂多賢、司馬長卿自漢庭遊梁鄒、陽枚叔間相徘徊、此也、乃比部李生以贈言



中州一望氣雄哉、北極風塵使節開、卜洛自存宗社計、遊梁更見長卿才、春晴嵩少雲邊出、雪盡黃河天上來、在昔孝王誇授簡、何當置酒向平臺、

徐子與席懷梁公實

共指金莖雪色間、鴻珂當日滿朝班、即看徐孺能懸榻、豈謂梁鴻更出關、薄宦天涯成白首、故人江上買青山、嶺南梅樹今堪折、贈我寧無驛使還、

懷子相

薊門秋杪送仙槎、此日開樽感歲華、卧病山中生桂樹、懷人江上落梅花、春來鴻雁書千里、夜色樓臺雪萬家、南粵東吳還獨往、應憐薄宦滯天涯、

朝退同子與望西山霽雪懷南海梁公實、廣陵宗子相、

騎省秋來歎二毛、還將白雪向君操、千峯曙色開金掌、匹馬寒光照錦袍、空翠欲浮仙闕動、晴



雲猶傍帝城高、初疑大庾梅花發、忽憶揚州八月濤、

歲杪贈子與

南國鴻書杳不聞、相看梅發尚離群、天涯薄宦堪知我、世上虛名好誤君、杪歲西山逢雨雪、懷人漢苑見春雲、往時載酒楊雄宅、諸子談經坐夜分、

人日與伯承、集子與宅、得胡字、

新知握手鳳城隅笑嘆春來滯宦途萬里風煙
人日過十年江海客星孤漢宮戴勝傳王母前
北登高愧大夫曾是舊游行樂處鮮貂同醉酒
家胡

張駕部宅梅花

仙郎雪後建章迴清夜西堂擁上才笛裏春愁
燕塞滿梁間月色漢宮來即看芳樹催顏鬢莫
厭寒花對酒杯共憶故人江北望因君罷賦倚
徘徊



宣武門眺望

白雲千里接胡天雙闕遥臨碣石懸漢苑春生
多雨雪薊門晴色滿寒烟五陵佳氣蓬萊外大
漠青山睥睨前夙昔黃金收駿馬高臺空在有
誰憐

送范大潡

十載風塵道路難天涯金盡俗相看自憐華髮
憑唐老誰問綈袍范叔寒病起清樽開雨雪歸
來春草徧長安故人海上悲搖落擬共秋濤把
釣竿

蒿丈山房

火宰山房北海隈千林窈窕白雲開倚窗河勢
鉤盤出拂檻秋陰碣石來魯國諸生紛受易漢
庭多士滿題才臨流重憶乘槎客濯足還登萬
里臺

寄子與

薊門春散紫宸班千里襜帷動客顏秋到白雲
生漢署雨來寒色滿燕山仙郎書札遥相憶傲
吏風塵且未還天上即今看舊好誰憐曼倩謫
人間



寄吳舍人熏呈徐子與

薊門春酒別同袍念我風塵鮮佩刀楚客久無
鸚鵡賦舍人殊有鳳凰毛書來月色漳河滿北
望秋陰漢闕高行矣舊遊還自愛傑長今在白
雲曹

寄正叔

十年裘馬向飄零一郡風塵出漢庭塞北風煙

春浩浩薊門山色樹冥冥懷人西署秋雲白對酒踈燈夜雨青莫道揚雄長寂寞桓譚已見太玄經

趙州贈許使君

山雨蕭蕭曙色過異鄉携手問蹉跎豈緣知已朝廷少自是詞臣岳牧多宋子城高臨太陸漢王臺迥出滹沱風塵行役君須見能得花前不醉歌

送熊比部還夔



歸去嘉陵江上春欃槍不復厭風塵巴山漸出雲連楚劍閣迴看雪照秦歲晚江湖多病疏時危裘馬倦游人明光起草君無薄漢主恩深侍從臣

送中職方還魏縣

山中春色樹漂零潭畔行吟見獨醒縱使馮唐淹省署還如汲黯在朝廷漳河雨雪欃槍黑大漠風塵燧火青憶爾時危曾抗疏至今諸將說龍庭

同張滑縣登清風樓

層樓落日倚蹉跎明府高軒載酒過檻外秋陰開大陸簾前樹色散滹河關門紫氣臨燕趙風雨青山入晉多我醉欲裁王粲賦故園戎馬近如何

郡閣懷王徐二比部

曉漏鳴珂謁建章春風載酒出長楊詞華並數西臺妙揮草同稱大國香玉樹月明堪自倚金莖秋色坐相望故人為郡逢搖落日夕看雲憶



帝鄉

郡齋與吳舍人賦

漢臣春散建章宮此地相逢嘆轉蓬落日開樽漳水上清秋擁節太行東微官愧我潘生拙作賦多君楚調工朋好即今三署滿故人猶滯右扶風

送顧天臣還姑蘇

落魄看君旅食年風塵裘馬竟誰憐歸吳擬著潛夫論入洛還携贈婦篇少室夏雲憑檻外太

河秋色挂帆前故人為客遥相念垂老浮名薊北天、

郡城楼送明卿二首、

西來山色滿城頭東望漳河入檻流傲吏歲時頻卧閤故人風雨一登樓亂離王粲逢多病著作虞卿老自愁君到長安相問訊誰憐五月看披裘、

其二

徙倚高楼問索居故人湖海意何如樽中十日平原酒袖裏三年薊北書大麓夏雲當檻出石門寒雨過城呼明朝遠道空相憶那得仍停使者車、

於郡楼送茂秦之京

把酒高楼眺暮春孤城落照濁漳濱自憐白髮常為客誰道青山不負人西署詩名干氣象北原宦跡任風塵元龍未下當時傲湖海看君意轉親、

登黄榆馬陵諸山是太行絶頂處四首



太行山色倚嶙峋絶頂清秋萬里看地拆黄河趨碣石天迴紫塞抱長安悲風大壑飛流折白日千厓落木寒向夕振衣來朔雨關門蕭瑟罷憑欄、

其二

西嶺秋高大陸前馬陵寒影踏遥天群峰不斷浮雲色絶嶂長留落日懸地險關門銜急峽山奇削壁掛飛泉何人更過青泥坂有客空歌白石篇、



其三

西來山色照邢襄北走幷州擁大荒巨麓秋陰沙渺渺石門寒氣雨蒼蒼天邊隱睥懸句注樹杪飛流掛濁漳搖落故人堪極目朔風千里白雲翔、

其四

千峯郡閤望嵯峨此日褰帷按塞過落木悲風鴻雁下白雲秋色太行多山連大陸蟠三晉水劃中原散九河回首薊門高殺氣羽林諸將在

橫戈、

答元美病中見寄并示吳舍人

短髮青春照濁醪因君忽憶廣陵濤露華遙對金莖渴秋色驚看玉樹高伏枕風塵雙白眼緘書湖海一綈袍何人更為憐同病焚客參差長鳳毛、

早春寄元美

薊門霜雪意何如回首風塵見索居病後五陵春草色愁中三輔使君書時名轉益潘生拙世事能令阮籍疏最好拂衣江海上故園交鳥重躊躇、



登邢臺

郡齋西北有邢臺落日登臨醉眼開春樹萬家漳水上白雲千載太行來孤城自老風塵色傲吏終慚岳牧才便覺舊遊非浪迹至今鴻鴈薊門回

趙州道中憶殿卿

憶爾擔帷出數年風塵誰識使君賢政成神雀猶堪下興盡冥鴻遂杳然樹色遠浮疎雨外人家忽斷夕陽前重來此地逢寒食何處看春不可憐

真定邸中重憶殿卿

客舍題詩日已曛當時此地重離群青樽夜倒滹沱月紫馬秋嘶大陸雲春色邢堪愁裏望緘書何意病中聞依然趨府諸年少不見風流許使君

邢城西樓



使君杯酒郡城樓倚檻高臨落日愁河朔浮雲連巨麓太行春雪照邢州自憐叔夜常多傲無那相如故倦遊畫省少年人所羨風塵豈亦念淹留

郡齋

金虎署中誰大名我今出守邢州城折腰差自強人意白眼那堪無宦情世路悠悠幾知己風塵落落一狂生春來病起少吏事擬草玄經還未成

春興

東南殺氣日相纏重憶先朝海晏年使者自歸洮壁馬將軍誰起設樓船旌旗愁動見明色大鉞高懸薊北天坐使越裳來白雉更追驕虜過燕然

寄劉子成

書札清秋問鮮攜那齋吟眺楚雲低大夫持憲臨諸粵使者徵兵出五溪白日自流荒徼外青山不盡夜郎西于今萬里看銅柱何意中原厭鼓鼙



懷元美

白雲何處一開尊山色看君滿薊門落日蕭條迴朔氣清秋偃蹇向中原誰知太守稱狂士不佞扶風漢大藩病渴自銜金掌露將因著賦乞文園

懷明卿

清秋羽檄薊門城楚客登臨短鬢生已厭風塵多病色何妨侍從有詩名憐才欲薦雲中守抗疏先論海上兵此日主恩深顧問還如方朔在西京

懷子相

薊門秋氣動鳴珂蕭瑟東南海賊過亂後人才掄欲盡獄中書草如何哉詩漢晉青天色伏枕燕山落日多豈亦念余經術淺明年投劾罷京河

懷子輿

登高作賦大夫哉搖落江南重可哀染翰白雲



天目出振衣秋色太湖來吳中父老紛相難海上樓船戰不回再入承明君莫厭薊門猶有故人杯

懷順甫

西曹群少昔相求載酒燕山幾壯遊紙筆憑陵迴落日白雲蕭瑟坐高秋風塵混合中原色江漢長懸萬里流自是歲星人不識于今蹭蹬守邢州

懷公實

明光起草自高名、復羨梁鴻出漢京、白日顧瞻
雙鳳闕、青春卧病五羊城、人間已見新詩滿海
上、還聞大藥成、應笑舊時同舍客、風塵請郡愧
平生、

送張肖甫出計閩廣二首、

聞道天書出漢宮、君才博望遠相同、少年章奏
郎官裏、大海樓船使者中、度嶺春陰生白瘴、炎
閩秋色暗青楓、懸知諸將平胡日、聖主先論轉
餉功、



其二

司農飛輓七閩開、翁粟如山百粵來、落日中原
看倚劍、清秋大海傍登臺、三城羽檄單于過、十
道軍儲使者廻、郎署即今多顧問、誰憐魏尚有
邊才、

真定道中遇伯承戶曹、

滹沱氷合大風鳴、馬上寒雲護北征、我自朝天
稱四岳、君還謁帝入承明、黃金結客樽前盡、白
髮先春雪裏生、握手不須悲物役、梅花搖落故

園情、

○真定大悲閣

高閣崚嶒倚素秋、西山寒影掛城頭、坐來大陸
當窓盡、不斷滹沱入檻流、下界蒼茫元氣合、諸
天縹緲白雲愁、使君趨省無多暇、暫爾登臨作
壯遊、

初至京與元美明卿子與分韻二首

邢州計吏入長安、春色西山雪裏看、天地容吾
常落魄、風塵對爾一加餐、重來省署青雲隔、不
散關門紫氣寒、握手依然無長客、可知千載和



歌難、

其二

北風吹折九河氷、五馬如龍度李膺、把秋中原
來氣色、開樽碣石倚憑陵、明堂大集周方岳、列
郡深慚漢股肱、詞賦祇今吾黨在、將因顧聘一
先登、

○除夕元美宅

蓬萊佳氣舊霏微、把酒千門朔雪飛、繾綣綈袍

回夜色縱橫綵筆動春暉何來天地愁相向自信風塵意不違漢主明朝還受計君看五馬賦金歸

送陳北部使閩中

西曹詞賦有陳琳南去其如草檄心百粵大雲摇海色九峰寒雨壯秋陰將軍盪惡功名薄使者銜恩日月深稚髮抱滄三輔吏風塵何處不蕭森

留別元美暨四子



華髮西來謁帝遊風塵莫問使人愁但看詞賦青雲色不盡江河白日流杯酒千山迴大漠春花五馬入邢州黃金愧我無經術歸去冥鴻未可求

送明卿謫江西

海上風塵未罷兵如何廢功厭承明故人慘淡浮雲色逐客蕭條白雪情落日掛帆彭蠡澤清秋伏枕豫章城詩篇已側當時目不必兼傳抗疏名

將歸郡錄元美出使畿內作此為別

西方千騎至朝宗使者銜恩下九重握手白雲生鉅鹿離心落日滿盧龍青春上苑還堪醉我輩中原未可逢椎劍有神君自愛莫令風雨暗芙蓉

郡齋同元美賦得河字

孤城高枕日蹉跎使者乘槎自九河亂後故人京洛少秋來山色郡齋多詩名更向風塵起傲吏還能意氣過我亦平生難盡興開樽無奈子歡何



與元美登郡樓二首其一得秋字

開軒萬里坐高秋把酒滹河正北流自愛青山供使者誰堪華髮帶邢州浮雲不盡蕭條色落日遥臨睥睨愁上國風塵還倚劍中原我輩更登樓

其二得雲字

搖落高樓此對君天涯不復有離群銜杯大堤來秋色倚檻邢臺過白雲樹杪人家滹水出城

頭風雨太行分極知今日同王粲賦就還應鄴下聞

與盧次楩登大伾山

河朔風塵萬里看空亭天外一憑欄夕陽忽送孤城色高雪遙臨白馬寒何處浮雲吞大澤于特紫氣滿長安我來欲著浮丘賦此地因君老鶡冠

於黎陽送次楩之金陵謁故陸令

蕭條杯酒對銷魂河朔諸生爾獨存書上梁王



還寢獄賦成楊子不過門大江雨雪千帆出建業風流六代論椎劍自憐為客意左驂寧負主人恩

懷慶道中雪

飛雪長驅使者車太行愁色滿天涯虛傳梁苑平臺賦真作河陽一縣花流影風前迎劍氣寒光樹杪濟人家問津明日知何處千里西來有漢槎

崆峒二首

風塵問道欲如何二月崆峒覽勝過返照自懸虒虒樹浮雲忽斷出涇河長城雪色當峯盡大漠春陰入塞多已負清尊尋勝蹟還將孤劍倚嵯峨

其二

誰道崆峒不壯遊香爐春雪照涼州浮雲半插孤峯色落日長窺大壑愁萬乘東還靈氣歇諸天西盡濁涇流蕭關祇在藤蘿外吝子風塵自白頭



平涼

春色蕭條白日斜平涼西北見天涯唯餘青草王孫路不爲朱門帝子家宛馬如雲開漢苑秦兵二月走胡沙欲投萬里封侯筆愧我談經鬢有華

寄元美四首

風塵萬里一蕭然病起相思到各天忽見南山青草色還成北海白雲篇登樓何處逢多暇開府于今實少年不是漢庭客汲黯如君意氣好

誰憐

其二

聞君雨雪到青州春盡鴻書未可求莫問彈冠千載事徒令把袂故人愁浮雲萬里中原色落日孤城大海流自昔風塵驅傲吏還能伏櫪向清秋

其三

紫塞春風散羽書使君高枕臥雖居人間不識胡名馬門下猶傳海大魚開府少陽還氣色登臺東獄復何如遥知醉後吳歌發落日蕭條海望諸



其四

不盡青山帶落暉美人何處送將歸城邊滄水寒如酒馬上浮雲曳作衣春到他鄉還健食時危薄宦豈雄飛自從二子中原別回首風塵萬事違

上郡二首

高城窈窕四山開西北浮雲睥睨迴鼓角娥從天上落軺車真自日邊來防胡尚借秦人策射石猶傳漢吏才聞道朝廷思猛士羽書飛過遊連臺

其二

叱馭何來絕塞遊獨看山色向新秋人家漸出層崖樹客路高盤斷壑流朔氣忽隨風雨至孤城長傍夕陽愁五原子弟輕烽火馬上談經半白頭

元美望海見寄

白雲東望十洲開苦憶玄虛作賦才大壑秋陰生蜃氣扶桑日色照樓臺波濤漢使乘槎過風雨秦王策石來縱有三山何可到不如相見且銜杯



酬殷甫見寄

仙郎春思滿漳河天上雙魚寄楚歌自隔青雲知已盡誰言白雪和人多山城薄暮軺車發幕府先秋羽檄過磨折路傍君不見漆園為吏傲如何

杪秋登太華山絶頂四首

華頂蒼茫四望開正逢蕭瑟氣悲哉黄河忽墮三峰下秋色遥從萬里來北極風塵還郡國中原日月自樓臺　君王儻問仙人掌願上芙蓉露一杯

其二

縹緲真探白帝宮三峰此日為誰雄蒼龍半掛秦川雨石馬長嘶漢苑風地敞中原秋色盡天開萬里夕陽空平生突兀看人意容爾深知造化功



其三

太華高臨萬里看中原秋色更漫漫振衣瀑布青雲濕倚劍明星白日寒東走峰陰揺砥柱西來紫氣靄長安自憐綵筆驚人在尺尺天門謁帝難

其四

徙倚三峰峰上頭蕭條萬里見高秋蓮花直撲青天色玉女常含白雪愁樹杪雲霾沙漠氣岩

前日量漢江流停杯一慟千年事不擬人間說壯遊

○人日答汝思

濁酒初開栢葉新醉來高枕任風塵十年關塞愁中客此日江湖病裏人青鏡欲憐潘鬢改綵花空翦漢宮春即今萬事抽簪外唯有浮雲傍角巾

○再寄元美二首

黄金臺館鬱蒼蒼遊子高秋搃斷腸萬里浮雲



生渤海千山朔氣壓漁陽風塵不老江湖色宮闕新懸日月光安得與君燕市裏和歌長在酒人傍

○其二

中丞遼海罷登壇公子紅顔復掛冠自有綵袍憐范叔誰從長鋏見馮驩上書　北闕風雲壯灑淚西山雨雪寒憔悴儘堪知國士相逢應作少年看

寄汝思

高秋諸將欲横行薊北先開細柳營萬里旌旗連旐氣千山鼓角動邊聲指揮士馬中原合談笑風塵瀚海清此日漢軍俱望幸淸朝應重亞夫名

○送歷城李明府入計

春生仙令鶴鶵袍風雪褰帷擁佩刀忽憶鳴珂雙闕迥翩然飛鳥五雲高朝堂不改燕山色計吏寧分漢主勞為政只今多異蹟須知 帝力到秋毫



題少方伯徐公明月軒三首

傲吏高齋海岱開長留明月照池臺白雲湖上秋何處鴻鴈樽前客自來寒色玉壺堪徙倚流光華髮與徘徊西園諸子俱能賦獨讓應徐鄴下才

其二

應憐明月滿長安永夜憑軒萬里看秋水乍疑湖外合白雲猶似署中寒繞枝烏鵲星霜色一曲關山道路難此興庾公曾不淺南樓參佐幾人歡

其三

湖上風流畫省新坐多明月少紅塵長懸素魄銜金鏡不減清光抱玉人當戶雲生屏自倚挑牀星動劍相親看君如在楊雄宅撰管玄經合有神

送俞按察之湖廣二首

褰帷十載使君東開府還當楚地雄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敞大王風重瞻執法臨台象自許論文見國工有客儻能鸚鵡賦莫令才子嘆



漂蓬

其二

攬轡江湖萬里清使君三楚舊知名陽春不是尋常調明月堪傾十五城行省重臣推掌憲中原多事盛談兵還憐佐吏耽秋色不淺南樓庾亮情

送張直卿再遷三楚參政

誰言才子竟漂零十載功名滿漢庭前後兩曹

推起草風流百粤讓談經重來方岳分荊楚此去江湖識歲星　明主賜環今日事武昌楊柳幾回青

元美以吳紗見惠作此謝之

西施浣紗江水中下機便入吳王宮憶昔紅顏銷白雪淒然素手弄秋風新栽碎翦忽無色更集芙蓉應未工知君贈我親綃帶願言不忘披裘翁

除夕



夜色蕭條雪滿庭惟應濁酒見漂零開門忽散真人氣滄海還高處士星一自依游抛謝客遂因移疾罷傳經春風明日長安道依舊王孫草又青

答寄華從龍戶曹

起草當年漢署才毗陵尺素為誰來山中鴻鴈三秋色江上浮雲萬里臺總是風塵淹伏枕空將日月老銜杯清時仲蔚非無意謝客蓬蒿更不開

神通寺

相傳精舍朗公開千載金牛去不迴初地花間藏洞壑諸天樹杪出樓臺月高清梵西峯落霜淨疎鐘下界來豈謂投簪能避俗將因臥病白雲隈

贈符臺卿李伯承出使東藩二首

漢宮春色照蘭臺符節分曹右掖開司馬長卿詞客卓東方曼倩侍臣才海澨城闕浮槎下天上風雲擁傳來無那故人常伏枕論詩還為一銜杯



其二

春風紫禁日朝天帝寵東藩奉使年直省月臨三殿出輶車星度九河懸綈袍忽動青雲色華髮逾驚白雪篇莫道故人胥漢少如君侍從總堪憐

寄贈漢陽楊明府

方城仙令日為群各把銅章百里分江漢至今稱楚望風流何必減諸君東臨黃鶴飛雙舄西

接蘭臺見五雲、早賜主恩誇羽獵、滿朝誰不薦
雄文、

○贈李明府暫詣廣川奉送 景王之國

帝寵親王出牧年、遂迎東道借才賢、郎官舊列
星辰上、朱邸新開日月邊、千乘旌旂分羽衛、九
河春色識樓船、知君不廢鳴琴興、應教還操桂
樹篇、

○和李明府春日馳懷廷闈之作

百里弦歌大岱東、羨人為政從誰同、河陽縣裏



花常滿、北海樽中酒不空、製錦還看成麗句、裁
斑忽憶舞春風、何妨問寢憑雙舄、擬送王喬入
漢宮、

○敬太史正甫至自太山爲贈

明堂天子昔登壇、御道風流擁漢官、海色迥臨
三觀動、春陰不散五松寒、白雲忽向封中出、玉
牒誰從篋裏看、此日滿朝求禪草、相如早晚入
長安、

又作此問正甫

上宮春色自何年、阿閣神房幾洞天、橐籥定摛
三秀草、懷中曾擬四愁篇、射牛漢嘖今猶在、禁
馬吳門似杳然、七十二家論祀典、還朝可奏聖
人前、

送吳峻伯之楚

才子風流滿禁林、傳經海岱 主恩深、諸生自
紀銜魚事、千里誰知相馬心、王氣日隨江漢轉
方城春壓洞庭陰、憐君宦跡偏形勝、四十參藩
豈滯淫、



送朱大中丞召拜少司空還 朝二首

執憲登臺海岱東、銜恩入拜少司空、長安近指
迴車日、閶闔遙分曳履風、北斗秋高玄武署、五
雲春滿建章宮、懸知魚藻歡無極、漢主從容問
畫熊、

其二

入月仙槎海上行、司空謁帝鳳凰城、漢庭經術
遷高第、晝省風流自列卿、視草星辰堪動色、按
章朝野盡知名、況逢麟閣多賢日、非復當年折

檻情、

送崔中甫入對

才子乘春集帝京燕山宮闕五雲生按圖自動千金色射策還高片玉名清問從容天下事朝廷經畧海方兵一時得意諸年少莫學終軍浪請纓

酬朝城張明府和御史中丞蘇丈秋興見寄、

聞君為縣武城傍花裏絃歌不下堂佳政日來



多薦駟美名年少滿詞場揮毫色動郎官宿拓簡光搖御史霜千載並傳秋興賦可知潘令在河陽

○送劉侍御歸臺四首

使者秉秋入建章牝排閶闔侍君王繡衣忽動雲霄色白簡猶含海岱光自許風霜知列柏還將諷諫托長楊大東杼軸看如此况復徵兵事朔方

○其二

才子高名八使中登車千里兢稱雄西臺入悉聞天語東海陳詩見國風伏柱久推三楚駿還朝爭識五花驄極知未盡澄清意獻納猶堪寵漢宮

其三

蘭臺使者出長安風俗三齊攬轡看今日殿中玄武仗須君柱後惠文冠彈章氣借山河壯執法秋臨節鉞寒儻值東封陪扈從雋游偏奉六龍歡



○其四

繡斧東來按部年一時風裁萬人傳烏臺高傍黃圖起青嶂遙依紫極懸三殿直聲推許國九河秋色送朝天正逢宣室齋居日羨爾持書捧御筵

送謝中丞還蜀二首

徽垣法象切三台御史中丞憲府開叅執廟堂刀筆吏兼提郡國羽林材煙塵部索寇東夏節鉞朝恩壓外臺直擬賊平咨明詔誰知接杼自

天來、

其二

元戎幕府檄書成、抱鼓森風遂不鳴、東觀齊名推李杜、西臺獨坐見汾清、君王更促中山篋、談笑堪銷渤海兵、暫去恐非高臥日、行看安石起蒼生、

送馮汝言學憲之浙江二首、

使者清秋擁漢旄、五雲回首望　京華、傳經南國推高第、軌憲中朝屬世家、紫氣欲臨滄海日、紅[illegible]光動赤城霞、還投絳帳延諸少、為報西施剩浣紗、



其二

儲臣本詔外臺居、況復揚波海晏如、門下美才收竹箭、腹中高士羨桐廬、山川半入吳都賦、風俗旋傳越地書、始信工文官自達、主恩晉老不曾疎、

題山甫自晉祖齊見因嘅官簪詒　京師携家南還遂有此贈、

十載青雲跡漸踈、風塵作客意何如、服車晉老偏知驥、彈鋏從工不為魚、游子千金堪買賦、佳人五色漫裁書、江南薊北俱搖落、那得樽前憶故廬、

重送山甫

短髮蕭蕭日影孤、清秋行色又　皇都、百錢杖底猶懸否、片刺懷中好在無、老大它鄉惟藥物、愁來佳句滿江湖、只言倒屣尋常事、不是燕山舊酒徒、



送何戶曹之金陵

江上啓空繞鳳凰、石城秋色正蒼蒼、黃金不厭東南氣、紫闕猶懸日月光、　帝謂何郎終傅粉、人傳荀令本含香、即今起草從容處、特倚風流海一方、

春夜許使君集送江生過謁李伯華太常、江藩鼓琹因句及之、

君家絲筆美名齋、客裹瑤琹重解攜、抱膝自高梁甫調、絕絃空老雍門啼、冰開華館三魚集、月

出赤城五馬嘶近報太常深作事相逢應共醉如泥

送方山人

紅顏裘馬客京華十載春風上苑花忽爾壯懷生海嶽翛然清興滿煙霞已拚白髮投詞社肯惜黃金盡酒家最是子雲甘寂寞也因奇字識侯芭

送許右史之京二首

春林翩翩鳥嚶嚶花裏開樽送友生於髮我堪



雙別淚綈袍君自一交情白雪欲贈湖中色紫氣遙臨海上城明日已拚車馬絕不妨書札報紫荊

其二

少年車馬日紛紛老去誰應更識君酒態羨如嵇叔夜詩才清似沈休文興來忽動梁園雪飛蓋新亭鄴下雲試向樽前看過鴈春風那不念離群

夏日梁生過飽山樓

長白山人本種田談經半住皆湖邊攜來滿甕春醪酒乞得諸生月俸錢倚檻四高滄海氣銜杯一望稻雲天尋常雞黍休嫌薄不淺交情二十年

過吳子玉函山草堂

玉函山色草堂偏恰有幽人擁膝眠樹杪徑迴千澗合窗中天盡四峯連綠陰歌滿桑疇月白首重論竹馬年就此一樽無不可因君已辦阮家錢



酬張轉運龍洞山之作

春山遙上翠微連忽出藤蘿一徑懸削壁雲霞開五色中峯日月隱諸天浮嵐並結金龕麗飛寶雙銜石甕圓莫惟驪珠君已得寒湫元自有龍眠

與轉運諸公登華不注絕頂

中天紫氣抱香鑪復道金輿落帝都二水遙分清渚下一峯深注白雲孤岱宗風雨通來往海色樓臺入有無不是登高能賦客誰堪灑酒向

平蕪

魏使君過宿鮑山山樓分賦

層樓風雨一登臨把酒重論十載心楚客豈須悲白璧鮑山豈自見黃金寨惟上國風雲滿伏枕中原日月深忽憶明光曾共被那知萍梗到于今

○使君重過山樓分賦得空字

使君千騎又從東此日登樓作賦雄樹抄平湖元任地簷前疊嶂半浮空煙霞色借雙幡動牛斗光搖一劍通自入鹿門常謝客誰能濁酒過龐公



和魏使君扶侍游太山

中天泱漭啟天門上帝樓臺拱帝孫五馬並臨吳觀重諸峰獨讓丈人尊泰松忽借蒼顏駐海日遥銜紫氣屯可道黃河看似帶須知西北是崑崙

○李伯承謫亳州

十載風流龍漢庭一時才子見漂零便從天上來真氣縱落人間亦客星肯指陽春廻綠綺自愁明月按青萍江湖我輩看猶在差可扁舟問獨醒

得元美兄弟書

愛弟何因與太豪迹今四海美吾曹金莖並擢青雲秀玉樹雙銜白雪高江上錦翰排藻跡吳門練影散綈袍知君難作池塘夢春色看人到濁醪

答元美



闔閭城上有高臺海色蕭條對酒杯千里驊騮悲自老孤飛鴻鵠一何哀秋風忽傍扁舟起明月遥含尺素來白雪驚人操不得因君此曲暫徘徊

答王敬美進士

江左風流迥自分中間小陸更能文五花欲就龍為友千里高飛鵠不群亂去東南無王氣愁來西北有浮雲只今年少稱才子屈指詞林已到君

謝魏使君題白雪樓

白雪新題照畫闌，飽山堪此對盤桓。楚宮一遂江天色，郢曲長飛海氣寒。繞夜朱絃滿自諧，雲絲筆老相看。使君不是元同調，千載陽春和者難。

寄右史

聞君天上聽吹噓，薊北春風滿素書。東壁儘分未照，何門不可曳長裾。即看投散官途穩，莫笑憐才術太疎。諸子當時堪自見，于今意氣有誰如。



寄汝南徐使君

美人爲政有輝光，太守能名讓汝陽。此日單車俄駐郡，青春五馬暫還鄉。君才堪自風波老，上意元從雨露長。篋裏謗書休苦問，恐令年少識行藏。

〇吴使君自建寧移邵武

十載徘徊侍從群，銅符更向七閩分。且鋏落魄終遷客，也自風流一使君。五馬忽驚龍諸氣雙

播僊畫慢事雲已，知才子節難起。無那吴郎雅好文。

南楼

南楼暇日坐崢嶸，白髮從他望裏生。海近雲霞常繞户，山迴風雨動連城。緑窗一散中原色，濁酒偏令我輩情。千載陽春須此調，少年休說是虚名。

白雪楼

伏枕空林積雨閑，疑因起色一登臺。大清河抱孤城轉，長白山遮返照迴。無那秋生成懶慢，可知陶令賦歸來。何人定解浮雲意，片影漂摇絮酒杯。



杪秋同右史南山眺望二首

青樽何處不蹉跎，白髮相看一醉歌。坐久鏡中懸片華，望來城上出雙河。杉松半壁浮雲滿，砧杵千家落照多。縱使平臺秋更好，故人猶恐未同過。

〇其二

回首飛鴻碣石標清霜處處錦林凋疊嶺倒映

平湖淨積翠斜連粉堞遥四海交游空老大一

時賓客更蕭條病來苦愛觀濤賦不分梁園此

見招

白雪樓詩集卷之七





五言排律

送固始市明府還縣

百里絃歌邑春風獨在茲旋歸瞻日遠留借見

天私復送仙凫去言趨竹馬期渡河鱗月早行

縣麥秋遲楚國先賢傳梁園上客詞知君才不

忝遥以慰相思

送李太守之東昌

諸侯辭北極千騎向東方十二稱天府風煙接

帝鄉地形來海岱漕輓自徐揚春滿絃歌邑花

明太守章射書延上客照乘得高唐息能刀

劍人和下鳳凰軒帷褰雨雪郡閤卧星霜治行

兼經術諸曹借寵光

送宋宇少府之蒲城

別離有楊柳折贈擬琅玕古道千人失時才一

尉難清秋開少府紫氣指長安梅福稱仙仕蒲

城得吏歡河聲公樾靜嶽色訟庭寒鴻鴈雲中

出芙蓉月下看三秦至豪傑兩漢數衣冠馮翊

今遺邑何輕佐幕官

○答謝生盤山詩

愛爾躋攀處寄蹤滿報章山盤元氣出寺抱翠微藏拂石搖天影披花帶雨香千峯回白首萬壑泛清霜鼓角關榆墮旌旗塞草長陰風來大漠秋日下漁陽海色秦城外邊聲漢苑旁欲因臨望代遂得紀金湯

○送楊給事河南召募

醜虜休南牧朝廷議北征幄中新授律天下大



徵兵使者持符出君惟抗疏名黄金秋突兀白羽日縱横嶽雪三花秀河氷萬馬行將軍邀劇孟公子得侯嬴暑服多豪傑風塵欝戰爭有吁皆左袒無後不先鳴寧久燕山戍終期瀚海清過梁投賦筆更爲請長纓

送林輩之郎中讞獄南海

舊識于公傳新知陸賈才漢章雙鳳下越郡五羊開旌節看山駐樓船截海来長安天北望使者日南回訟府藩棋掛刑書竹可栽明珠滿合

浦應恥不然灰

送祠部莫郎中貴州提學

薊門一相送楊柳未堪攀亦是文章地寧虛供奉班西南天欲盡羌筰日多艱鼓棹過三楚傳經到百蠻春雲蒸赤水秋雨瘴青山早就中和頌諸生憶漢關

題歐職方鵝山泉高齋

聞君讀書處乃在薊山阿水色開窓檻泉聲散薜蘿濯纓秋雨至把釣夕陽多白璧洗田出梁



沉淚羽過風塵無燕息賓客有羊何一自從王事空為勞者歌

集元美宅送汝思吳峻伯袁履善三比部

別賦吾能作還銷客子魂上林又黃鳥何處此青樽帝命徵兵日人衔祝網恩星榆散使者春草待王孫于役分江徼相思共薊門風塵異南北莫向鳫書論

○賦得邊馬有歸心

飛將驅天廐乘秋踏大荒三軍呼驃騎一戰瑕名王急難才堪老横行勢可當嘶聲悲漢月顧影凈胡霜捴轡陰山上嗚鑣瀚海旁何如春草色蹀躞向長楊

○得殿卿書兼寄張簡秀才

久客疎歸計吾徒足醉眠風塵猶逆旅服食羡神仙老母須微禄郎官亦冗員時名非我意詩句衆人傳難䏻堪誰棄蛾眉幸自全羈情驚歲晚法署向秋懸竊笑吹竽濫深慙抱璧賢青雲浮世外白眼貴游前流俗終違性佯狂始入玄所甘才太拙敢望病相憐寄字存加飯興言問着鞭支離如昨日飛動共當年直覩亡胡虜旋憂切御筵逐臣收佩玦大將與兵權報主謀安出和戎議已偏乘輿空汗血錦綉被腥羶帷幄今何事京師未晏然乾坤多壘後仕宦畏途邊海岱生瑶草朋從拾紫烟伊余方物役回首薊門天

七夕集元美宅送茂秦

祖席陳瓜果秖依理薜蘿雲邊看露掌花裏出星河仙吏揮金椀佳人罷錦梭新知天上步秀句鄴中多踈拙將名棄歡娛爾騎過秋風吹鬢髪落日渡滹沱七首荊卿贈刀頭桂客歌明年見牛女能不憶羊何

○碧雲寺

飛塔標龍藏長橋枝虎溪五王開壯麗二梵樹菩提浄土黄金布香臺碧漢齊經過初地變徙倚上方迷杖底籠清磬崖間散御題髮疑窮絓宇復道出丹梯天樂蓬萊近祇林日月低水流僧舍下雲起佛堂西深愧雕蟲技難同怖鴿棲慈燈懸廣刼處處得摩尼

香山寺

往時占紫氣馬上看香爐不是尋幽到其如發興孤迴標臨北極秀色攬西湖樹杪諸天出堦前衆壑趨花臺騫地起風鐸蔽簷呼月抱蟾蜍石星摇舍利珠玉毫侵瀑水金相湧浮屠妙偈傳從竺高僧至自胡法輪皆帝力下界復神都

行幸當年事人王握大符

經華嚴廢寺爲虜火所燒

醜虜殊猖獗諸僧坐播遷無方超寂滅有地入烽烟境壞秋原上門空暮雨邊塵聞金作粟真見火生蓮星影燒樂綴雲光學益懸焚身香象泣煎鉢燭龍然莫辨沈灰劫猶傳巽酒天至今餘淨土不復一燈傳

○人日同元美子與公實集子相宅得寒字



年華開此宴春色又長安得日人相勞披雲客共歡貼屏背綵勝佐酒尚辛盤北鴈先花發西山過雪看文章技壁盡心事斷金寒不但蕭朱輩論交自古難

初春四首

物色看如昨愁時獨不醒春陰含雨白日氣宿霾青國士紆三表王師壓二庭獻俘當祖社制勝本朝廷使者行飛鞚將軍議勒銘誰憐劉子骏心事有傳經

其二

横海樓船下平胡羽檄飛五雲高王氣三殿敞春暉卜相數文命徵兵出武威風塵終混合日月此瞻依薄宦無工拙浮名有是非陸沈吾豈敢疎懶世人違

其三

使者歸朝疏將軍捕虜才乾坤百越震烽燧九邊來國步艱難過天顏黯蕩開紫宮春窈窕華省日徘徊白石飯牛客黄金圖駿臺終看成遇



合未可怨無媒

其四

薊北看春色羈情坐欝然官猶膠柱在名豈濫竽傳汨没終何事文章自有權薄遊多難後知已衆人前疎拙容高枕風雲讓着鞭客嘲安用解執戟至今憐

○五日同子相遊天寧寺

四海攜名士瀰來得上方絲絲還令節白馬自開皇禪榻雲花裏雜經紙樹傍燈輪侵月出塔

影入雲藏淨土緣幽事清齋夜妙香幻知看綫
見静欲厭詞章蒔荔來風雨杉松接渺茫人間
空兢渡未解問慈航

立春日示子與

舊游誰別盡病客尚文園此地看春色唯君大
雅存揮毫當北斗握手向中原夙昔為郎意平
生知已恩紫氣臨燕塞青山擁薊門豫愁分袂
日花裏倒芳樽

燕京篇



燕京豪俠地杯酒為君陳雙闕西山下諸陵北
海濱薊門行雨雪黍谷變陽春騧衍初臨碣荆
軻故入秦黄金來駿馬白璧售佳人定鼎還樂
帝千年正紫宸

哭陶侍御

伏柱稱仙吏彈冠耶許罪逢時隨入彦攬轡觸
東巡抗疏惟安濆危言屢借泰寵光回造化正
色上星辰夢已攤高真安井批逆鱗孤臺遥向
夜五柳黯傷春白鶴還來客青驄豈避人朝廷
存折檻道路指埋輪摯隼才何健神羊氣不馴
分陰空自惜浮世轉難陳風栽登車罷霜華掛
劍新群烏哀就老列栢采為新鬱鬱匡君意飄
飄出使身廬山彭澤外落日九江濱

哭公實六首

逝矣梁公實清時隱漢關扁舟浮大海健筆誌
名山豈悟風流盡猶言洗沐還文章悟白髮服
食訣紅顔禪草來天上玄經出世間縱為華表
鶴羽翮已難攀



其二

客有燕山至傳君喪海隅含香情不厭辟穀事
還迂詞翰家長技經綸國大儒天心曾爾輩雪
涕自吾徒精氣乘朱鳥浮生過白駒所悲無舊
物此道失前驅

其三

實洗其爾崇單關乃為灾偃蹇非關病文章未
盡才他人紛項領之子渺塵埃白日中原墮高
秋大海廻自逢雙鶴至誰叱五羊來欲掛延陵

劍風雷不可開

其四

一歷郎署同竟負常卿期此日名堪定千秋事可知賦寧為異物人已不同時重白君應妬還丹我自疑索裝高門盡推結蓋遊悲坐識莪舟理行令荷鍤隨

其五

從此微言絕何當大夢醒人間矜意氣地下圖精靈虛室還生白遺編竟殺青浮名流景過夫子望秋零同含悲離索披詩哭杳冥山陽風雨夜隣笛始堪聽



其六

嶺南秋慘淡海上日蕭森不王衣冠氣云亡雅頌音操斤臣質少題柱主恩深此物何陵替斯人乃陸沈衆方疲道路爾獨歎山林所以生偏贈終難託素心

郡齋同元美賦得高字

風塵如昨日千里得同袍秋色隨佳句浮名避濁醪故人滄海遠使者白雲高小郡常懸榻君家自佩刀飛揚鞭拜約慘淡簿書勞別後看多士元龍未似豪

宿華頂玉井樓二首

玉井通溟海朱樓冠削成波傳潮汐到樵襟斗牛平虎魄侵爐出蓮花傍枕生拂盃雲鬢曙映掌月珠明汜座人間象浮槎世上情不愁更漏絕石鼓自能鳴

其二



不寐芙蓉冷幽棲薜荔驚靈胡秋鼎鼠毛女夜妖精暗穴龍蛇走深林虎豹耕星連碁石布雨共洗盆傾霜絕千尋鎖風邀五舌笙豈因臨帝座呼吸變陰晴

冬日王給事出示許中丞苦熱詩卷

最秀中丞句尤奇苦熱篇開函廻白雪展卷失炎天硯石猶堪礫壺冰豈自堅蠹魚冬不蟄螢火夜應然才是洪鑪縱名將汗簡傳歌來探綵翁寫罷撤青氈藻筆還生色雲箋更雜烟五言

如挾纊一字解纏綿病渴南風後魂銷大雅前霜臺三十載就日片心懸

和殷卿咏梅篇

忽報採梅句深知水部賢空梁流漢月寒色動江天影落青樽裏花生綵筆前新妝攢素練白雪洒繁絃南國書堪寄春風病獨憐更慚清思減不及兎園篇

七言排律

○郡齋同元美賦得明字



落日千山短髮明蕭條轉見故人情時危小郡徵求少秋到高齋卧理清豈謂文章妨遇合深知偃蹇負平生論心對我杯中物握手看他世上名遂使浮雲愁大陸何來二子在孤城風塵如此仍為守愧爾新詩滿帝京

○送歷城李明府入計

五陵佳氣薊門東此地車書四海同葉令遠為朝會使漢家新起建章宮君王受計當天下月朔香衣出禁中臺史莫疑鳧舄至都人已識馬能工三齊郡國推高第百里絃歌播大風清問即求封禪草好因文似薦揚雄

白雪樓詩集卷之八

白雪樓詩集卷之九

五言絶句

寄殷卿

一作山中客蓬蒿自滿廬舊游誰獨往新著復何書

别意

朝來送歸客復此長河湄立馬折楊柳鄴巳無前日枝

山中



君去何時歸山中春草夕莫將白雲盧不及紅塵陌

贈元美

共擬懷人作先成幼婦篇徽音知者少佳句法誰傳

寄題宗秀才茂登池亭二首

笑此杯中物佚他世上名黄金結客盡誰識濟南生

窓中乘蓮舟落日菱歌起坐見浣沙人紅顏照秋水

渡易水贈伯承

匕首腰間鳴蕭蕭北風起平生壯士心可以照寒水

郡齋同元美賦得傍字

三載邢州客看人道路傍風塵君自見誰愛據輿狂

酬郭子坤感懷四首

懷璧如明月連城未肯開君王終見賞且為守



蘭臺

若問浮生事風塵病裏過開樽看漸少伏枕似還多

何來僕僕雪五月鏡中寒便欲煩君鑷蕭蕭不可看

不須婚嫁畢始作尚平遊五嶽年年在浮雲處處愁

戲呈子坤三首

聞君携愛妾辛苦事求仙自繡浮丘鶴長齋子

晋前

家有春臺女青雲路不遥但愁明月夜天上奐

吹簫

丹竈幾時開妝成倚鏡臺不須嗔竊藥本自月

中來

病中贈殷卿二首

年來殊不病邪得似維摩玄度談名理支公奈

爾何

王喬操金杵誰知擣藥年豈應天上住不有病

神仙



冬日四首

樵梓江湖上行吟雨雪悲不逢漁父問誰作楚

臣看

日落平陵城寒高華不注北風湖上來雪片大

如鷲

客來堪自見酒盡且須酤不是南山色貧家一

事無

風雪不出門苦吟何時已沽酒城中還先生擁

褐起

立春二首

綵花可憐色爲報漢宮春今日文園客依然四

壁貧

駘蕩還春色蕭條亦世情不然三徑裏豈愛蔣

元卿

漫成二首

有酒但須飲無世不可避方其潦倒時何與傍

人事



翟公既罷官人棄理亦賤放勤莫署門交情不

必見

桃花嶺

一度桃花嶺煙霞處處新縱迷源上路猶似武

陵人

丁香灣

平潭瀦不流寒影群峯集斜陽一以照彩翠忽

堪拾

春日自戲

自從移疾後誰謂主恩踈每及山林士天顔滿薦書

殷卿示樂府序小詩報謝

知音千載事君適賞心同從此三都賦人傳左太沖

白雪樓詩集卷之九



白雪樓詩集卷之十

七言絶句

遊仙曲

一聽黄竹寫歌鐘人醉春臺十二重琪樹花開巢孔雀瑤池水煖出芙蓉

寄懐弟

白雲湖上白雲飛長白山中去不歸君在鵲峯秋色遠何人共結薜蘿衣

惆悵詞

休將翡翠綰金針不折芙蓉綴玉簪誰見雲中雙比翼空傳月下兩同心



送殷卿

莫辭杯酒薊門春匹馬明朝客路新陌上少年君自見相逢誰是眼中人

送劉户部督餉湖廣五首

洲邊處士題鸚鵡阪上公孫擁驌驦到日夏雲生七澤愁時秋色滿三湘

馬上春風白接䍦花開應醉習家池鹿門耆舊

個人在今日襄陽異昔時

漢江春水竟陵東江樹蒼蒼繞沛宮父老只今
猶望幸君王按劍顧雲中

洞庭仙使日相乘君自扁舟似李膺江雨茫茫
江草徧不知何處是巴陵

錦帆南入楚雲重江上遙看衡嶽峯落日蒼茫
秋不斷青天七十二芙蓉

與元美集李郎中賦示謝生

仙郎歌動白雲秋酒滿金樽月滿樓借問西園
飛蓋客座中誰不似應劉



送吳郎中謫獄江西三首

春風躍馬出長安送別江南路渺漫共說豐城
龍劍氣到時還向獄中看

廬山北望楚天分君去揚帆入絳雲草色秋迷
彭蠡澤不知何處弔番君

三十三峯塗水陰中藏玉笥白雲深自從歸去
神仙尉秋草茫茫不可尋

席上鼓飲歌送元美五首

翩翩白馬度秋風共醉胡姬酒肆中舞劍吹笳
歌出塞送君朝發薊門東

落日銜杯薊北秋片心堪贈有吳鉤青山明月
長相憶白草寒雲逈自愁

風色蕭蕭易水寒荊卿匕首入長安憐君更向
江南去此地何人意氣看

青楓搖落氣悲哉客有將歸張翰才東望三吳
秋色裏掛天帆影大江來

碧天無盡白雲孤到日扁舟落五湖不見薊門
秋草色愁心明月滿姑蘇



雪後憶元美

雪後千門月色開故人遙憶子猷回饒他已盡
山陰興半夜還須載酒來

送子相歸廣陵七首

茂陵消渴卧詞臣搖落秋風白髮新漢主豈無
金掌露馬卿元是倦遊人

相逢杯酒薊門關腰下并刀明月環開匣贈君
當落日能令秋色滿燕山

少年裘馬結交埸壯歲功名竹帛光海內昔
看意氣人間白雪見文章
薊北青山照別卮請君聽我秋風辭揚州十月
梅花發江上春光好贈誰
白雲無盡楚天寒鴻鴈蕭蕭楓樹丹揚子月明
愁裏度蕪城雨色夢中看
廣陵秋色雨中開繫馬青楓江上臺落日千帆
低不度驚濤一片雪山來
廣陵城上秋瀟瀟濤聲欲來風色驕聞道疏天

三百里不知何似浙江潮

再別子與四首

徐卿寵送酒如河半醉當筵楚調歌握手燕山
春草色絨書西首白雲多
馬上垂楊綰別愁樽前斜日爲相留明朝何處
風塵吏回首青雲是舊遊
薊門山色雨中開三月漁陽春水來愁殺故人
看錦字白雲秋樹满燕臺
知君起草建章宮每見徵書問畫熊在昔漢臣
多傾郡黃金先賜右扶風

留別吳舍人三首

舍人書札五雲開應笑風塵減吏才池上鳳凰
今不見何因得下郡城來
檜帷明日罷朝天擬向風塵避少年君自楚人
諳故事于今白雪有誰傳
薊門春色送歸愁楚客思家爲倦遊借問何人
賦搖落白雲依舊洞庭秋

塞上曲四首送元美


燕山寒影落高秋北折榆關大海流馬上白雲
隨漢使不知何處不堪愁
漢兵圍合左賢王吹角千山夜有霜君試狐奴
城上聽豈堪秋色满漁陽
西出居庸大漠開胡塵遥暗白登臺愁看塞上
蕭條色落日秋風萬里來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斷接長安城頭一片
西山月多少征人馬上看

留別子與子相明卿元美四首

青雲如舊滿燕關病客風塵且自還到日郡齋春酒熟城頭何限太行山

使君千騎自東方回首春雲五鳳凰此日主恩背下淺還吞長孺卧淮陽

總為風塵去住難黃金臺上醉相看脩然落日離歌起忽爾燕山白雪寒

莫道休官意不真三年為郡苦風塵青雲縱有憐才客白眼終非解事人

於郡城送明卿之江西四首



江上青山滿謫居還家莫戀武昌魚君王日下求賢詔憶爾還開諫獵書

青楓颯颯雨淒淒秋色遥看入楚迷誰向孤舟憐逐客白雲相送大江西

長安二月鮓甄楊為爾踟躕五驌驦今日故人按轄地況逢山色滿邢襄

高齋秋色滿西山梅福當年此抱關君到豫章勞問訊漢家遷客幾人還

郡齋同元美賦得橋字

山色秋停使者軺孤城何處不蕭條請看襄子宮前水依舊東流豫讓橋

懷元美

瑯琊山上越王臺秋色高臨海色開莫向中原看[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高望為君來

懷明卿

豫章西望彩雲間九派長江九疊山高卧不須窺石鏡秋風憔悴侍臣顏

懷子相



越王城上黯銷魂萬里秋風動薊門君自平生稱國士南遷豈負信陵恩

懷子與

青山忽送七閩秋大海遥連百粵流落日孤城風雨合寒帷何處不堪愁

寄伯承

才子含香滿玉墀仙郎賦就幾人知只今西[illegible]空相憶揚馬風流自一時

寄茂秦

誰惜虞卿老去貧平原食客一時新悚中白壁
如明月何處還投按劍人

寄順甫

江漢秋風萬里生浮雲不見鄂王城于今楚調
無人和憶爾還高白雪情

寄余德甫

使者銜恩入楚天秋風吹動豫章船孤帆遥掛
浮雲色西望長江落日邊

答殿卿



扁舟歸去五湖春愁見紅顏掌上新明月自開
歌舞地秋風憔悴捧心人

答元美

蕭條鸚鵡賦初成偃蹇當年一禰生屈指中原
餘子盡非君誰見孔融名

汝思見過林亭二首

五柳陰陰逼酒青一杯湏見故人情明朝馬上
聽黃鳥不似樽前與友聲

自買南山種秫田幾回留客甕頭眠與君今日
拚沈醉莫笑陶家乏酒錢

五日與殿卿遊北渚二首

青樽畫舫嶒湖濱風俗遥傳楚逐臣潦倒只今
君自見那能長作獨醒人

五月五日榴花杯故園故人北渚來君今不飲
紅顏去那有長絲繫得回

酬殿卿長史夏日過飲四首

蕭蕭風雨北堂寒客似高陽復罷官君但能來
長夜飲不妨人作酒徒看



故人深混子雲才風雨茅廬盡不開寂寞已甘
車馬絶君今載酒為誰來

白雲湖上華陽山那得相看不醉還明日蓬蒿
三徑沒誰憐長史在人間

美酒新開琥珀光還堪潦倒故人傍已拚十日
平原飲怕爾能飛五月霜

九日同殿卿登南山四首

滿天鴻鴈雨紛紛濁酒黃花把向君莫道龍山
高會後風流今少孟參軍

茱萸美酒玉壺敲此日逢君一醉還愁見孤城
秋色渠不知風雨遍空山
處處登高白髮新年年陶令罷官貧蕭條豈少
東籬菊不見當時送酒人
黃花蕭瑟雨中寒搖落東林木葉丹不是故人
能載酒祇今秋色好誰看

秋日東村偶題二首

西風蕭瑟病相如高枕從他世上疎莫道浮雲
多變態還將秋色到茅廬



五柳青青醉裏春那能長作折腰人情知縱酒
非生事昨日罷官今日貧

九月八日東村送元美

濁酒枯魚自不貧黃花死後席邊新明朝縱及
龍山會那得長逢落帽人

和答殷卿冬日招飲田間二首

白眼風塵一酒卮吾徒猶足傲當時城中年少
空相慕說著高陽總不知
白雲湖上北風寒茅屋蕭條兩鶡冠我自能憐
華不注推窗君試雪中看

寄慰元美二首

幕府千山薊北青朗陵賓客夜充庭即今無恙
荀文若着膝猶堪當一星
少婦紅妝玉筯寒清秋銀燭對闌干無情最是
它鄉月不訖仙郎掌上看

王中丞破胡遼陽凱歌四章

匈奴十萬寇遼陽漢將飛來入戰場直取單于
歸闕下論功那更數名王



萬里橫行大破胡沙場西北漢軍孤不因驃騎
能深入知有陰山瀚海無
再領樓船護海濱三持節鉞掃胡塵怪來長得
君王寵自是麒麟閣上人
中丞萬馬下榆關拂海旌旗破虜還幕府秋陰
連殺氣散為風雨暗燕山

春日聞明卿之京為寄

十載浮雲傍逐臣歸來不改漢宮春摩挲金馬
宮門外誰識當時諫獵人

寄懷元美

塞北江南萬里長各天兄弟正相望誰將匹練
吳門色哭作燕山五月霜

仲鳴蒲桃

萬顆蒲桃照玉盤西施乳滴露華寒故人更比
相如渴不向金莖夜夜看

寄元美七首

薊門城上月娑娑玉笛誰為出塞歌君自客中
聽不得秋風吹落小黃河



白雲何處不漫漫欲寄綈袍薊北寒依舊西山
秋色裏知君此日轉愁看

巨裏龍泉北斗文攜來燕趙客如雲自言此劍
千金買不是窮交不借君

聞道紅顏鏡裏新還堪客子鬪青春秋來縱帶
風塵色猶似行唫澤畔人

江南風雨夢扁舟薊北燕花傍酒樓無那故人
搖落盡擬君何處不悲秋

落魄相看逐客情風流又似棄繻生路傍年少
從他問不必停車說姓名

漁陽烽火暗西山一片征鴻海上還多少胡笳
吹不轉秋風先入薊門關

重寄元美三首

十載交遊滿帝都五陵年少避呼盧只今惟有
張公子匹馬時時過酒徒

南冠君子繫京華秋色傷心賁鄉車此地由來
多俠客不知誰是魯朱家



北斗闌干南斗低帝烏三匝鳳城棲萬年枝上
秋風起飛入中丞署裏啼

哭子相四首

故園秋色廣陵間閩海悠悠自不還縱使燕城
愁易老那能長客武夷山

清秋不盡客依依夢裏閩天掛劍歸莫向延平
津口度恐驚風雨二龍飛

楊子江寒月影孤秋風吹落射陽湖故人歌罷
臨江淚湖上明珠竟有無

大江千里日滔滔秋色遙看入夢勞莫道故人

枚叔少悲君已厭廣陵濤

答潞潤夫病中見贈二首

高秋伏枕峭湖濱憔悴誰憐似楚臣慳爾紅顏
青鏡裏潞郎本自玉為人
湖上青山對濁醪故人遥望白雲高愁中那得
無秋興賦就看君已二毛

張明府見惠擂柿二首

林頭春酒百花香醉裏誰知柿子黄想道故人
消渴久秋來為摘滿林霜



誰遣明珠掌上來秋風吹籠石榴開着非金谷
園中樹定是河陽縣裏栽

湧泉菴

錦陽川上女僧家紅樹蕭蕭白日斜弟子如雲
人不見可憐秋老上蓮花

輓王中丞八首

主恩三遣護三邊驃騎功名滅虜年不謂漢軍
能失利猶堪起冢象祁連
司馬臺前列栢高風雲猶自夾旌旄屬鏤不是
君王意莫作胥山萬里濤
旌旆海上似雲屯大將登壇國士恩白馬只今
成過隙千秋匹練曳吳門
鐵馬蕭蕭日色黄邊聲殺氣滿漁陽誰知一夜
旌竿折捲落中丞柏上霜
三月漁陽大出師君王按劍捷書遲鼓聲不為
將軍起豈獨封侯是數奇
莫道江南夢裏遥白楊明日便蕭蕭門人盡愛
傷春句不擬招魂與大招



昨夜烽烟海上青猶聞麾下取龍庭一時椎劍
無精彩遥指燕山落將星
幕府高臨碣石開薊門冊旐重裴徊沙場入夜
多風雨人見親提鐵騎來

別元美二首

北風吹鴈鴈群呼泗水西流白日徂不見浮雲
千里色知它何處是姑蘇
白雲愁色滿吳門疋馬孤舟不可論一自河梁
攜手後至今猶有未銷魂

戲贈張茂才二首

自愛花枝掌上紅蛾眉如月綰春風須知粉黛隨時變多恐張郎畫未工

張郎新製合歡衾醉擁紅顏燭影深別有洞房雙玉妾吹簫自和白頭吟

送徐汝思四首

天涯明日故人疎莫向樽前嘆謫居最是孤臣偏雨露君王不問篋中書

漁陽幾載傍胡塵此日驪歌濟水濱白首談兵君自見何須更問請纓人



青樽華髮對銷魂匹馬孤城日色昏愛客更為長鋏引一時回首孟嘗門

主恩千騎入防秋幕府遥臨上谷愁今日故園還客淚誰知不是為封侯

和許右史秋日王函觀觀伎二首

瑶臺十二玉闌干月出名花映掌寒自是仙人君不信只今誰得醉中看

青鳥翩翩錦字通玉簫秋冷玉函宮情知洞裏如花女共指風流許侍中

秋日許郭殷見枉鮑山山莊

玉壺春酒石榴殷此日山林見往還堪是樽前雙知己那能不愛叔牙山

與三君登樓

誰憐王粲嬾登樓病起漳南對客秋自喜賦成多麗句因知座上有曹劉

和許右史初度村興之作

一瓢春酒望青天誰識箕山武仲賢我亦潁陽飲牛客猶堪擊壤共堯年



九日示殷卿

床頭濁酒浸黄花門外蕭蕭五柳斜此日登高人盡醉誰知秋色在陶家

山中簡許郭二首

山中酒熟住山中早晚羊何詣謝公莫道白雲飛日在及看秋色向丹楓

金牛谷裏樹蒼蒼一入千峰但夕陽浪跡莫愁難問訊題詩多在朗公房

送子與五首

北風吹雪雪漫漫雪裏題詩淚不乾豈意故人搖落後逢君五馬入長安

十年高卧白雲寒嬾借新知錦字看不是眼中人漸少那能相憶使君灘

襜帷何處傍風塵握手江湖白髮新此去更沽燕市酒不知誰作和歌人

中原北望九河分太守揚帆入五雲莫按腰間鹿盧劍明珠今日便投君



玉帛徵賢詔建章潁川軒蓋有輝光君恩儻許留京兆不必重來下鳳凰

殷卿別業二首

負郭田荒勸客耕隣家酒熟任逢迎只今何異吳門卒枉殺梁鴻變姓名

牀頭詩草日生塵架上長裾嬾着身自許閉門無一事春來擬作綠蕭人

觀獵二首

胡鷹掣鞚北風迴草盡平原使馬開臂上角弓如却月當場意氣射生來

十月霜清紫兕肥浮雲不競鐵驄飛半酣驅逐諸年少盼子城東看打圍

酬許右史九日小山見贈四首

南山秋色照東籬又是陶家載酒期彭澤罷來無俗客何妨不許白衣知

我愛淮王上客賢小山那在鵲湖邊開尊共泛金花酒散帙同吟桂樹篇

十載銜杯望白雲天涯此日歎離群重來秋色



生雙鬢更折茱萸插向君

湖上青山遶郭斜翠微深處半人家誰知不解登臨苦醉殺猶堪藉菊花

過劉籌山齋

萬壑千山入户重秋來三徑少人蹤不知君在蓮花府得似芙蓉第幾峰

宿林泉觀

盥漱焚香坐翠微煙霞猶在芰荷衣怯來不作人間夢一夜寒泉拂牖飛

寄謝茂秦

老去長裾滿洨復秋風又曳向何門可知十載龍陽恨不道前魚亦主恩

東村同殷卿送于坤赴選三首

青雲明日羨翻飛應念陶家獨掩扉君最往還知五郡何曾送客鮮依依

短褐憐君又遠遊如今白壁好誰酬座中燕客曾三獻幾說連城泣已流

老去看花上苑春憐君不厭草堂貧預知隸鶴



愁無主更爲雨隣卧病人

寄元美四首

楚客龍泉照雪霜曾携上國獻君王奈何一閉豐城後紫氣空干北斗長

憑將白雪寫朱絃總是人間此調悲縱使露棠君莫管古來能得幾鍾期

自握明珠掌上愁夜來寒色動隋侯可知按劍人相視任是銜恩未可投

櫪下長風萬里生誰憐汗血老無成若教一奉瑶池御八駿如雲不敢鳴

得徐使君所貽王敬美見贈答寄四首

山中伏枕白雲天江上新詩錦字傳轉向故人三致意君家兄弟有誰憐

博物誰稱不易逢十年京洛少從容當時未得豐城劍已識雲間陸士龍

十載論文晝省開君家二妙日趨陪那因見和池塘句始羨風流小謝才

弱冠文章滿帝城偶因家難負平生中原莫恨



論交少海內今無驃騎名

汝寧徐使君十首

汝海清秋四望開白雲長在景夷臺已知千載無枚叔誰愛風流漢署才

使君為政雜風騷遠郡青山照彩毫不是賦成相倡和那須更署范功曹

天子分符漢省郎風烟汝潁更相望府中但得平輿吏他郡從教下鳳凰

鴻陂東注汝陽城太守乘春出勸耕童子但須

騎竹馬夾車休唱芋魁羹

水如雪瓠抱城流西望千山入楚秋帝謂使君
終長者褰帷不必更閬州

高齋卧理簿書閑椽吏裁詩日往還片月不離
桐柏水白雲偏傍弋陽山

高蓋崚嶒儁楚雲驂驛五馬五花文漢庭此日
推經術可是尋常作使君

千騎如雲汝水濱銅符散晃一時新身為漢主
分憂吏何必龔黃好讓人



三河名郡鬱如林治行看君結主深但使便宜
長得請守臣無意賜黃金

解道文章老自知中原病客重相思故人家落
看如此再領專城豈後時

寄吳明卿十首

平臺秋氣鬱蒼蒼落日登臨一斷腸若道子虛
今未就當年誰遣客遊梁

梁園高宴日紛紛帝子風流雅好文若使平臺
賓客在已知詞賦不如君

高齋咫尺小蒙城三載逍遙傲吏情不是春風
常入夢誰知蝴蝶等功名

秋色蕭條傍謫居體中今日定何如從他幾載
風塵吏不作平津相府書

長吏應憐道路傍三年參佐有輝光縱書下考
關何事不必詩名入薦章

楚娃雙侍主為顏勸酒能歌雉子斑醉殺休論
官不調古來遷客幾人還

雕陽小吏困逢迎醉後參差故態生莫倚甘泉



曾獻賦君今久已罷承明

來自廬山五老峰梁園賓客更相從已知無意
二千石出處何如邴曼容

短髮風塵老更繁青雲何日見飛翻由來逐客
人迴避莫詞垣與諫垣

梁苑無人秋氣悲吳門四首淚堪垂知君不盡
平生意海內窮交更有誰

送殷正甫內翰之京十首

咸池一奏合宮咸帝自垂裳拱玉京多少侍臣

調六琯須君共作鳳凰鳴

春風忽送漢臣還再入承明供奉班恠得文章成五色朝朝染翰近龍顏

君王賜宴柏梁臺七字新詩漢體開首倡自天酬不得由終還賴歲星才

漢家詞客滿金門誰解凌雲感至尊一出子虛名便起長卿無日不承恩

詔遣詞臣集漢都明年羽獵大誇胡共憐執戟人猶在漢問長楊賦有無



十載風流侍從臣歸來依舊帝城春金華殿裏談經客半是同時獻賦人

帝寵詞臣弄彩毫蓬萊宮殿五雲高自憐一日成三賦不分傍人賜錦袍

紫禁清秋五夜開金莖玉樹少人攀不知帝遣神仙吏更直蓬萊第幾山

依舊春風滿建章重來搦管對君王即看應制偏承寵何處新詩不擅場

東觀風流著作郎滿朝誰不羨恩光賦成清思如秋水一片霜毫灑玉堂

促殿卿之官四首

春色平臺散客愁淮南桂樹小山秋身為二郡風塵吏借問何如此薄遊

聞道相知滿帝京時來不得避功名縱令再綰王門客恰好逍遙遣宦情

白雲湖上酒家春坐愛青山誤此身詩句近來多遠興那能不作宦遊人

夙昔分符結主歡今來相國豈微官也知合有抽簪日且向山陰雪夜看



酬許使君讀鄙詩見贈二首

江湖幾載避風塵病裏詩成白髮新不是使君相唱和一時同調更無人

莫道西施寵寂深館娃宮女正如林何人不解矜顏色敢向君王更捧心

少年行二首

胡姬十五堪當爐美酒青絲白玉壺君但攜來成一醉知他誰是霍家奴

裘馬翩翩出建章青樓白日擁紅妝總開春酒
荼蘼色說甚金莖露未嘗

早夏示殷卿二首

長夏園林黄鳥來百花春酒後新開主人把酒
聽黄鳥黄鳥一聲酒一杯

湖上青山遶屋斜蕭條重枉使君車到來縱遣
柴門閒只在東隣賣酒家

許使君見過林亭二首

解衣沽酒豈辭貧散髮狂歌也自真林下似君



看亦得誰言嵇阮便無人

濁酒自酤還自把先生寄傲南窓下門前五柳
漸看長使君時時來繫馬

謝中丞枉駕見過燕惠鶯草堂貫四首

夾戶春風五柳斜遶籬秋色醉黄花南山只在
茅茨外人道柴桑處士家

車馬紛紛滿四隣中丞不厭草堂貧自從一為
蒼生起高卧如君更幾人

結屋臨湖八九椽白雲秋色共蕭然若言長者
無車轍何得中丞乞俸錢

牀頭一卷太玄經湖上千山閉戶青傑憶故園
能載酒貧家不讓子雲亭

送潘令之邯鄲四首

春滿邯鄲十萬家若為潘令鬬繁華請看如玉
叢臺女豈讓河陽縣裏花

為政風流不下堂漳河春色動宮墻遥知茂宰
鳴琴曲彈作羅敷陌上桑

趙家和璧舊知名千載秦人說藺生莫道君才



非百里須將高價抵連城

邯鄲出宰氣何雄佇日徵書奉漢宮製錦但令
成五色如花豈羨鮑家驄

山齋牡丹三首

醉把名花掌上新空山開處幾廻春西施自愛
傾城色一出吳宮不嫁人

西山風雨錦溪寒春色沈沈醉牡丹不是故人
裁麗句那能蕭瑟病中看

青山繚繞樹横斜中有柴桑令尹家白髮幾廻

能載酒春風何處不看花

過殷御山房詠牡丹二首

相國園亭種牡丹枝枝風雨怨春寒主人車馬
城中慣知傍誰家錦障看

國色宮妝倚檻新一樽堪自對殘春即今解語
應相笑何必看花定主人

訪劉山人不值二首

主人三徑草堂斜稚子開門勸吃茶自有白雲
看好客不妨紅葉滿貧家



南窓狼藉半牀書階下蒼苔罷掃除似是鄰翁
邀作社不然應釣錦川魚

贈鄭將軍之銅江四首

漢將承恩意氣多樓船十道下牂牁憐君本自
山東妙更許何人繫尉佗

銅柱遥臨幕府高武陵溪水日滔滔桃花不及
騂騮色併與春光照錦袍

白羽如林漢主分萬山遥護長官軍大銅江上
門生笛不是南征不可聞

射策當年捕勇才提兵只度百蠻來秋霜已避
横戈氣春雁應同結陣迴

答殷御問疾

斜陽殘雪照樓中忽枉新詩字字工無那主人
便伏枕年年不肯謝春風

戲問殷卿止酒狀

昨夜春風吹酒香林頭甕甕菊脂黄當壚笑艷
如花妾底事垂涎若箇長

樓上



白雲湖上白雲還濁酒新詩日日閒無那滿樓
春雪色教人常對玉函山

聞雁得元美兄弟書却寄

春風忽送雁行迴病客新銜白雪杯一度三江
聲自苦君家兄弟寄書來

止酒

五柳先生漉酒巾蕭然東壁掛青春遠公此日
應相笑也學蓮花社裏人

答張秀才簡病中見寄二首

一瓢濁酒一漁磯羨爾江湖老布衣此日故人
誰問疾柴門深閉雪霏霏
裘馬翩翩自昔時誰憐華髮卧茅茨世情一薄
如春雪不是窮交那得知
送金台鄭參戎二首
征南幕府百蠻遥擬勒功名寵聖朝此日漢家
銅柱在何如海上赤城標
帝遣樓船護海鄉旌旗十萬下東陽何來劍氣
韓門上夜夜遥看婺女光



答殷卿過飲南樓見贈二首
二月城頭柳半黄金枝嫋嫋掛斜陽已知不及
春醪色自起開樽與客嘗
南樓雪後憶離群湖上銜杯弄白雲也道酒如
泰水薄樽前無日好無君
和許長史玉函宫携妓二首
玉函宫裏列紅顔美酒清歌醉不還春色自應
天上好那堪長史出人間
清都花發彩雲深片月高懸玉樹林此夕應逢
秦女醉新詩偷得鳳簫吟
送右史之京十二首
漢家高宴柏梁臺千載風雲擁上才誰得似君
殊寵貴親承咳唾九天來
曾遊上國和陽春雅頌重來一曲新身自楚臣
誰不識蘭臺賓客更無人
一片燕山紫氣中漢家城闕薊門東即今
天子招賢地非復當年碣石宫



五雲西北望京華玉帛年年出漢家此去但承
明主問不妨才子更長沙
乞得梁園出漢關那將春色動離顔惟愁不見
鄒枚苦賦就無人解往還
萬國稱藩拱至尊一時詞客出王門但教日奉
西園宴莫道應劉不是恩
金輿山下小清河河上朱樓豐素波此日爲君
西北望浮雲不似客愁多
桃花美酒鳳凰樓公子乘春作宦遊寒食不知
何處過總無風雨亦堪愁

胡姬十五漢宮妝夾道楊花撲酒香處處紅梅
堪繫馬莫教春色斷君腸

春風忽斷鴈行踈染翰青雲照錦裾知爾已傳
招隱賦相思更寄挑中書

春女牎前桂葉齊那堪春色鬪雙眉君家自種
淮南樹處處淹留好為誰

春光明日是長安楊柳青青傍酒寒也自道君
為客好那應猶作故園看

宿開元寺示諸子



三十年前住此峰白雲流水見相從那知此日
東林會更聽開元寺裏鐘

重寄伯承

桃花不似玉顏紅顧影揚蛾入漢宮纔說長門
人便老黃金無賦買春風

答殷卿潞河旅次見憶之作

十載蕭條作逐臣長安明日更逢春那能不醉
新豐酒且自江湖憶故人

錦陽川途中醉歸答劉山人

錦溪人醉接䍦斜邀客看花右史家右史未歸
休下馬長安城裏正看花

答右史於　都城見青牡丹者因憶故
園之作二首

上苑繁華此一時牡丹偏媚漢宮姿故園春色
無人賞零落空山只自知

長安何處買花還玉女窓前兩度攀可惜漢宮
都不管一枝春色借人閒

六言律



郡齋同元美賦得遺字

城上西山點點齋中秋草離離風塵微祿相誤
踈拙除書自遺落日故人對酒白雲仙吏裁詩
蕭條回首何處從倚論心此時

六言絕句

同元美賦得寒字

秋風華髮相看落日青山自寒薄宦何如濁酒
故人誰在長安

醉示元美

拂衣不免違俗縱酒還堪達生偶爾故人握乇

看他豎子成名

三言

郡齋同元美賦得陰字

漳之浔大陸陰天落落日駸駸誰爲郡此滯淫

君在坐倚蕭森嗟波及遜陸沈酌我酒聽長吟

秋魚色風雨深山欲出薜蘿侵泱相視卧獨諸

滄海夢白雲心來何處別至今重掺手一知音

孤城夜楓樹林漂短髮問抽簪

白雪樓詩卷之十

肥城縣知縣萬鵬

平原縣知縣曹

白雪樓詩集卷之十

白雪樓詩集十卷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李攀龍撰攀龍有詩學事類已著錄此集刻於嘉靖癸亥猶在滄溟集之前前有魏裳序又有擬古樂府序二篇一爲歷城許邦才撰一爲攀龍自序蓋當時特以樂府相誇然而後來受詬厲者亦惟樂府最甚焉

# 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選四卷

〔明〕李攀龍撰　宋祖駿　宋祖驊補註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宋光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李滄溟集選四卷》提要

## 李滄溟先生文集序

余簿書鞅掌四十餘年矣文翰之事乃所幼習公餘未常間吾業也素閱有明文集取雲古雅典茂雄博浩瀚滄溟李先生為日新吳至子春秋文在秦三之集齊魯之士四方靡然從之用晦而明亦揮戈之力也第迻景所照漸于下春縣車戰國僅如長庚秦大則薄虞淵矣漢建元

華為月出之光倬彼雲漢三五其章衆星麗之文亦為盛東京而魏而晉則寖明寖滅唐復霍然宋漸不振胡元蝕之豈曰不極然淪於蒙谷而拂撲桑門



啟朗者出

國家斯如長夜而旦矣百餘年來愈益斌斌李獻吉輩幸際其盛亡慮十數家軼輗近而力修古詞然其旁引經術尚稱說宋人若功令亦有力救其偏者而于修詞靡違馬習流日波余不敢知乃有不與獻吉輩者知其異于宋人者寡矣

世宗壽考作人綱紀文學之士



而金玉其相追琢其章滄溟乃閒李于鱗其人也雖齊魯之文學其天性固然所以得就于大方非固縱之多聞者乎自髫年與今少保殷公輩游鄉人率目

為狂生乃輒以古人自許比講業闕下王元美與余輩推之壇坫之上聽其執言惟謹文自西京以下詩自天寶以下不齒同盟視若金匱罔渝或謂李氏之在于今豈下漢司馬者哉司馬攘臂而馳李氏亦接踵而起者也于鱗則曰擬議成章日新富有能為獻吉輩者乃能不為獻吉輩者少保以其詞賢獻吉且



又不獨為文士豈如其詞也者而矜獻吉是賢乎元美傳之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有味乎言矣嗟夫自唐虞来千餘載而周以文盛變于秦乃暨来其孰如周胡元之章也甚哉豈日息于淵谷乃朏于大明繼周之文其在兹乎李氏嗣興倘後死者于今為烈則聞于鱗起者居多矣于鱗且頓杜門加我

之年如獻吉材具而賦可以敵相如事具而記可以追子長尋陵而上之取裁于六經其志甚壯盖駸駸乎未知所税駕也乃辱以晩成屬余敢不岌岌乎此尚論千古直将旦暮遇之自漢而下千五餘年擅不朽之業以

明

當日之盛孰如于鱗者所成不既多乎哉張肖甫序其集既具



余為之重鋟盖有感于鱗應夢日之祥而生故揚搉以歩朕則是集也遣貽

右文之日不将郁郁而于斯為盛者乎

友人呉興徐中行撰

# 重鋟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集題辭

余當髫齔時即不揣有慕古之好若夫明集唯尊兹為祭酒每研究攻苦恒以才不逮志為恨旁引曲證有得必書殊費數年華力未破一膜疑闕竊負悅已之珎寧云對人之寶迨夫是本一出寓目忽耽故物叩心互相發明遂啓藏拙之篋令兒祖駿祖騂參同補漏與有成功則是註也雖未能盡傳李公之神亦庶幾解余不謬矣爰命梓人崇大以賬洛陽紙價將諸同志敢曰附青雲施後世也耶吾特遂吾好爾

田宋先廷穉脩父謹識



# 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選目錄

〇二卷
序



記

墓誌銘

書

# 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選卷一


濟南李攀龍 于鱗父 著稿
莆田宋光廷 穉脩父 校閱
男 祖駿 爾逸父
祖驊 爾騁父 補註


## 賦

### 錦帶賦

彼都人士上谷少年。彼都人士句見小雅都王都也谷地今屬北京保定府 翩翩逸麗原嘗是賢。翩翩輕舉貌趙勝號平原君齊田文號孟嘗君並賢公子招致賓客言此人必一公子爲賢而慕之也班固西都賦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 連交綾晃英俊之域。晃所與冠蓋如雲註西都賦英俊之域綾晃所興漢五陵之地士人多宅於此故稱英俊之域綾晃士人服飾也如雲言多也 締好貂璫景繆之家。言此人既聯交士人又與宦官結好漢書宦者傳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又云景監繆賢景監秦宦官薦商鞅繆賢趙宦官薦藺相如 三輔豪舉五陵紛華。莫不肺肝其瀝意氣相加。漢渭城以西爲右扶風長安以東爲京兆長陵以北爲左馮翊此三輔也漢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此五陵也皆在京兆多徙豪家富居之故後世言富貴者名曰五陵琵琶行五陵年少爭纏頭 爾其冠蓋如雲。騎從如水。如雲見上綾晃註漢書明德馬后嘗曰前過濯龍門見外家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

龍傾蹶御者不及遠矣**持觴昳畫投袂鵲起**鵲起羣然而起也莊子君子得時則曉行失時則鵲起**浮游近縣邁千里**邁行也有千里之行也言者凡詩中言來言念傳言篤言之辭皆語辭**思美孟姜在濟之湄**濟水名湄水草之交也衛風云誰之思美孟姜矣鄘風所謂伊人在水之湄**神招魂挑匪我愆期**挑引動之也如司馬相如以琴心挑之之挑愆過也衛風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怨青春兮桃李哀況白日兮西南馳**言青春年少易過將與日月俱逝李白樽酒行青春桃李能幾何流光欺人忽蹉跎即此意**握君手兮淚愈滋悵軒車兮來何遲忽嬌目兮調笑客復易中兮思怨移**悵恨也嬌美也方恨其來之遲遂以目送情調客之笑頃移易其思怨之心四句模寫曲盡**緪洞房羅幬張**緪亘也洞房中室



綾言廣也羅綺屬幬帷帳張施宋玉招魂蒻阿拂壁羅幬張些姱容脩態絙洞房些**饌酌**以香油燃燈謂之蘭鐙**瓊漿**漿酒也瓊者貴之也**桑間詩芍藥章**桑間桑中衛鄘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鄭風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皆淫奔之詩芍藥香草**酡**宋玉招魂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註未赤酡著娭戲耿**朱顏發娭光**華也言美女微醉面者赤色而鮮好且酣樂娛戲有光文眺視曲眄目采眄然白黑分明若水波而**始容與以微動兮體陂陁而精蕩頩薄怒以相離**此二句極狀美人之妖態容與陂陁猶徐而呈嬌媚之狀宋玉**兮旋靡迤而態暢**神女賦精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註頩色也薄怒顏色含怒也**爾乃下裝金悉歡情沉湎日夜極欲**

所嘗又狀少年之縱欲只四句盡之**作百草兮豔陽又群芳兮素秋胡鴈鳴兮憶故鄉逝將逐兮動離憂幾抗輈而北發**豔陽春候素秋秋候幾時序變遷乍焉陽春倏焉素秋因憶故鄉而思歸幾度命駕而將北發**重嫣然而且留**未幾結其嬿婉之情而少留耳嫣然笑貌宋玉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若乃聊城控急邯鄲被圍射書則紛難立解竊符則趙魏爲依**齊仲連傳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殺田單乃下聊城信陵君傳秦圍趙邯鄲趙告急於魏魏王不肯救趙趙平原君夫人魏公子無忌姊也公子無忌乃使人竊魏王兵符於臥內將晉鄙之兵以救趙秦兵乃解圍去蓋借此二事言少年公子有排難解紛之才直趣俠歸如此其餘



**回驃迅赳媚子頻邀驪樓就道繾綣去門**媚子謂所親愛之人此則指美人也少年公子回車甚急竟爲美人所邀不得歸驪棲之久乃得從公就道美人復情好繾綣去闔以送之**送復送兮遠山曲行復行兮大河隈**隈水曲也江淹別賦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扶血相對灑涕銜恩**別賦瀝泣共訣扶血相視註扶拭也言泣血爲別也扶血灑涕皆以淚意相對銜恩而不忍別**妾居齊右君家衛門**別賦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摻子祛兮薔玉玦捐余佩兮贈王孫**鄭風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註摻循摻擥與攬同攬持也祛袂也袂是祛之本祛是袂之末但是衣袖也淫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擥其衣而留之玦玉佩也取決別之義宋原九歌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於是顧假**

幡音番 纓音陽嬰 音標鈥音 鋏結 鞙音涓 縿音衫參

須臾似行未辭。何以報之錦帶幡而。幡輕揚貌（詩）何以贈之瓊琚予佩

方其織下秦川之機。垂諸燕市之俠。（李）白詩機中織錦秦川女

韓文燕趙自古多慷慨豪傑之士故謂燕市之俠俠者以財力助人也又（刺）客（傳）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此亦謂燕市之俠

颺纓繡於輕飆。繫陸離之長鋏。故颺飄颻貌惟輕飆揚舉而飄颻

也長鋏劍名陸離光澤貌（屈原涉江）帶長鋏之陸離兮

容兮遂兮。鞙鞙𤟤𤟤。（衛風）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註）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小雅）鞙鞙佩璲不以其長（註）鞙鞙長貌佩璲以璲玉爲佩也𤟤𤟤亦長貌

於是引如霜兮并刀。剖五色兮紛縿。并刀并州剪刀也如霜言利也（杜詩）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宋玉九辯）紛旖旎乎都房



兮（註）華葉已落莖獨立也此言以剪刀剪五色之錦遂致錦紋斷割如樹之華葉已落而莖倨立

若彩霞初斷。倚若木。又如虹霓中絕。垂碧濤。言錦紋斷割似之（山海經）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若木者神木也

鸂鶒兮鳳凰羽翼兮垂傷。鸂鶒五色尾有毛如舡柁小於鴨

兮黃河兮如此帶。置懷袖兮天地長。如（功）臣年（表）封爵之誓曰黃河如帶言黃河如衣帶國家乃絕耳言久也

女如東素。郎亦青衿。（詩）青青子衿（註）衿純緣之色

雖纓思之乍分。庚離緒之可尋。纓思情思多端長如纓離緒離別情緒

羌良會兮終合。將永結兮同心。（楚）羌楚人發語聲故（楚）辭云羌中道其改路

於是紆領徘徊。引踵遷延。紆領謂頸北望引踵謂舉趾欲行徘徊遷延皆似有欲行之意相

如傳敵因靡從因遷延而辭避即此之謂

痛一逝而異鄉。恐芳華之坐捐。逝往也芳華謂青春即上桃李哀之意

驅征輪兮不顧。望行塵兮雲市。江淹別賦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

塵漠漠而無見。別脉脉以方新。其人去已不見此脉脉難含之情方橫於胸臆

居人銜。掩遊子。馬嘶。夢遷邐。以空逐形。恍恍以長睽。雖夢中欲逐之借往形則恍惚睽遠不得相隨

撫此物兮準疇昔。欲往從之誰爲攜。此物指錦帶（古詩）欲往從之河無梁

嘶音斯 恍音況上聲 睽

# 誌序

## 青州府誌序

夫志也者志也。方志是事而已。欲善之以有所取義。作者之志也。青州爲郡。郎古齊郡北海其事則詩書周禮春秋國語史記管晏諸書。君子得以識其大者。言郡事備載諸書其取義則所謂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有能紹明世數句本太史公自序蓋太史公以作史記自任此亦以作府誌自任

沿革表

爽鳩氏遐邈矣。爽鳩氏少昊之司寇也晏子書景公飲酒樂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也君何得焉先生疆理天下。尚父方就國而萊人爭營丘。史記武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尚父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尚父爭國罷侯置守。分領併隸不常所治。何以按籍如指諸掌。秦始罷封建置郡縣而各有分土各有隸屬正惟所治有常故按籍不亂作二十有二圖與沿革表爰始賜履自天子命。史記管仲對楚子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履者踐履所至得以征伐之境界也田和請立於濁澤之遇漢諸王子廢絕半之。周安王時齊田和會魏侯于濁澤求爲諸侯許之遂立爲齊侯列於周室其孫威王稱王以令於天下迄今親賢隱惟潘屏。有

選舉表

司庾長更至迭謝。與高國世卿異矣。此言我朝諸王世藩屏王室若郡國司長更迭而至亦更迭謝事去與於齊之高氏國氏世世爲卿鄉舉里選明經射策之制興焉。作封建職官選舉表。射策者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使不彰顯有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爲言投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其高下但此謂射策只是令之對策耳熒惑守虛釋寃振老。景公時熒惑守于虛朞年不去公異之晏子曰虛齊野也君盡去寃聚之獄使歸田振孤老而敬老人則熒惑可去公行之三月而熒惑遷龍鬭馬山之陽乃龍天是使。管子龍鬭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迎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illegible]而動天下之道也比論行事。不遠明威。作星野災祥志。渾岱。

風俗志

維青州。語本禹貢謂青州東至海西至岱也東嶽曰岱山愼日子山灉淄流懸。灉淄齊二水名俗傳禹治水功畢石[illegible]數里之中波若漆故謂之淄水左傳云有汾澮以流其惡安得央瀆洛之水。汁肥自穢而放于瑯琊。比先王觀管子春秋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爲之奈何管子曰請決瀆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益富商賈之民益貧桓公問故管子曰決瀆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蟁虻巨雄翡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畜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果而委舍其守列投蟁虻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翡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貪乎桓公曰善太公報政。禮從其俗。寬

此事亦見漢書弘傳

緩濶達緩之平易中具五民而地重難動搖齊世家太公至齊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貨殖傳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濶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鬭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註五民士農商工賈一云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六十牧豕固陋性成而曰齊人多詐也史記公孫弘齊菑川國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六十徵入對策武帝擢爲第一拜博士遷左內史擢爲御史大夫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言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嘗曰弘位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願罷之於是天子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方願罷西南夷不置滄海郡安得布被爲今自見采金之殊之徒不可動搖不知我無以制其命乃唯其俗鼎作

池管子書作洴

山川風俗志采金煮海見贈王元美按察青州序雞鳴犬吠轂擊肩摩見贈王元美序然陰雍長城暨池龍夏二分之一非穀所生克服其政亦既富彊管子書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洴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爲之奈何

戶口古蹟志

管子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價吾已見之矣公曰善絲蠶于燕牧馬于魯晏子書景公用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牧之處不足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



朔音索斷　管子書作　斷朴栗音　桂棵

朝南多山谷登降之萌民上斷輪軸下采杼栗管子桓公命賓胥無等四人曰子皆爲我視四方稱貸之閒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氓八百餘家其餘鹽絺海物維錯語出禹貢絺細葛海物海魚也魚種類錯雜非一類戶登則田治賦平則產息息生三者相成以官山海官猶主也謂興魚鹽而主山海之利即升葵丘壯冠裳之會齊桓公冠裳之會十有一葵丘其一也入石室探文字之原泰山有石室藏典籍圖讖之處然余讀酈元水經註蟠溪中有石壁高深幽邃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當指此爲是其曰探文字之原者齊自太公始也賢者亦有此樂矣作石田

管子記作志

賦物產古蹟志著定而官君子所由以基命宓一而出政治之位基命見周頌謂承藉乎天命也寧一見史記曹參爲齊相國以清淨爲治及入爲漢相壹遵蕭何約束民歌之曰載其清淨民以寧一中國授室群萃州處以就閒燕言必敬義齊國語桓公問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令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士之子恒爲士有社稷焉祝史薦信左傳晏子曰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享注薦信所言皆實也堯之五吏安用鯢膞管子書桓公問管子欲藉於鬼神何如管子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斂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殽若此則澤魚之正百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

鯢音倪大魚似蛇四足聲如嬰兒

之以禮義也。靈山河伯無所爲禱。官署學校祀典志。晏子春秋齊大旱逾時景公欲祠靈山晏子曰靈山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又欲祠河伯晏子曰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君誠避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公乃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

兵防驛傳志

昔稱節制技擊爲之不教而戰安謂怯於衆鬬 荀子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又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於衆鬬見上中具五民

註 郤流賊數萬騎亦由人自爲戰。我朝近事 議者謂顏神

規制也

可城而不可規爲縣蓋以官具則民匱而險不爲用。王世貞爲青州兵備副使時城之 穆陵之勝是稱四塞。四塞四方皆有險

宅古佗字

國閱以稱兵足備它盜。稱兵以兵衛而守之 桓爲游士奉之車馬。管子桓公問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賢士飾玩好使翳之諸侯以觀其上下之所貴好擇其淫亂者而先正之 國家一統承流載道。察民疾苦。使者相望疲於奔命。置郵如綫。綫線同言其延綿不絕也 作兵防城池關梁驛傳志 掩骴寒塗振孳懷里愴焉示睦 晏子春秋景公出游于寒塗睹死骴默然不問晏子諫曰……四十里之民財殫力且饑寒凍餒死骴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乃斂死骴發粟于民〇景公時霖雨十有七日公日夜飲酒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入見曰懷寶鄉有數十饑民里有數家東寒不得短褐饑餓不得糟糠而君不恤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於民不亦薄乎遂走而出公令趨駕追晏子發粟賑之 龍夏



筴音策

以北至于海莊門山之祠奚用牢筴爲哉。觀孟嘗君之泫然於雍門周斯逼城而葬者未爲失之。說苑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我悲乎周曰足下千秋之後臣竊有善琴未能使足下悲也然千秋萬歲後高臺傾曲池塹墳墓既以平嬰兒樵豎躑躅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孟嘗君遂泣下垂襟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羽角孟嘗君涕泣增哀下而就之曰聞先生鼓琴真若破國亡邑之人 逢於何梱心路寢 晏子書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謂晏子曰於何之也毋死北在路寢之臺墉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對曰吾不得命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捆心立餓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入言之公不免曰安有葬人王之宮者乎晏子曰君廣爲臺榭奪人之居殘人之墓使生者不得安處死者不得合骨非人君之行也公乃許之逢於何遂葬

梱音困

壅音因塞

毋 五丈夫見夢梧丘蓋已悼于壅徵發掘之患矣 晏子云公畋于梧丘夜夢五丈夫北面韋盧稱無罪公覺召問晏子對曰昔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令吏葬之 齊

屹音乞 高貌

魏之季寔崇佛老有屹其棲伺我失道作鄉社陵墓寺觀志。北齊元魏崇尚佛教興門寺觀二百七十所 嬰之知景公不能用仲尼猶仲尼之知嬰不能使景公用已尼谿天沮不遇非人 晏子景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止非人力所爲 維

封建人物志

諸侯享國從冶以長大哉制辭寵靈篤叙。制辭指周襄王享管仲之語言尊寵之而厚叙其功也左傳晉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仲辭王曰舅氏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九合一匡不可繼矣自餘取節槩于吏體士生其間卓稱達材左司馬伯公中大夫王邑富彊之佐蓋姑置焉管子書桓公欲伐楚恐力不敵管子請公貴買其鹿公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令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焉一鹿價金百斤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無穀穀貴楚人多降齊三年而楚服而況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作聖賢封建名臣管績人物傳崇弟蔣弟丁惠皆齊世宦管子書桓公謂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臣吾歲罔寡人不得籍升斗焉言彼世食祿其地寡人不能籍其地升斗之人也相勸以趨義忠臣





所難有激而累親孝子之過自公冶長受業身通史記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身通通六藝也公冶長史記云齊人家語云魯人名萇字子芝田何轅固伏勝鄭玄皆齊名儒代為大儒源本六經史記孟荀傳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家傳人授終始大聖之篇號為閎大王父嚴安上書言事感動人主王父偃嚴安皆齊人游齊諸生間齊諸儒生皆排擯之乃各上書闕下天子立召見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皆拜郎中穰苴孫武至今言兵法者宗焉田穰苴孫子武皆齊人但孫子事吳王闔廬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用穰苴晏嬰薦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悉取所亡故境而歸景公郊迎尊為大司馬因號曰司馬穰苴鍾離業陽助王息



養程本寄食海濱齊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使者曰鍾離子無恙耶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陽子無恙乎其為人哀鰥寡恤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註不業不得在位成其臣業泯子午載書三百作忠義孝友儒林文學武功隱逸僑寓傳晏子春秋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于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俠無義則豪輕季次故齊人而後之言俠者置之仲尼弟子公晳哀字季次未嘗屈節為人臣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史記游俠傳云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狐咺子狄國策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呂氏春秋作狐援今人表作狐爰子狄即說苑雍門子狄又有雍門子周氣足鼓衆士有私伍同袍之役秦風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註秦俗彊悍樂戰鬪故其人平居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脩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乃過謂之隱憂務摧翦其豪卒然桉籍無恠其倜疑引避也作卓行傳倜疑見國策倜儻也倜疑疑之甚此蓋以狐咺子狄比青州之義士云治不越閭有脫珥之后周宣王姜后齊女也宣王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曰君王失禮而晏起亂之興從婢子始王懼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亦有雞鳴之夫人齊風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註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將旦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亦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北宮嬰兒何為不朝大國問焉國策趙威后既問鍾離子葉陽子無恙後問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

外傳

悛是從

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illegible]婦則朝守數精明倉公可謂近之矣（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意好數師事公乘陽慶傳黄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郎生堅氣能亦各有所長氣同跡異各以其極聖哲之變仙釋間出作列女方技仙釋傳均之進德勸一懲二城陽大夫自取杜滅（管子）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謂之曰子大夫受寵被絲縞鵝鶩含餘秣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由是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以予遠近兄弟而貧病孤獨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梁丘栢騫過而能悛是從

頡自歟

末滅梁丘據栢常騫皆景公幸臣景公嘗言丘據與我和夫晏子言據同也非和也栢常騫爲景公禳鴞孽又禳彗星皆從君之欲者悛改也末滅言其罪可減等崔慶之惡失之履霜作外傳崔杼慶封皆齊亂臣失之履霜言君失之於始不能制其臣如履霜而不知堅冰之將至也（易係辭）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愼也蒼頡篇起自上世（藝文志）蒼頡七章秦丞相李斯所作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并爲蒼頡篇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金匱藏於王府金匱石室皆藏圖籍者惜韶樂無章不得其亂羽翼經術具列傳義陳敬仲奔齊故韶樂在齊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



作至則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拂衣而舞曰不圖爲樂之盡善之至於斯也惜韶樂無章不得其亂耳亂樂之卒章也君子有道懸之間食魚乘馬紀有丹書無棟於云景公遊於紀得金匱發而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若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毋置不肖于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曰有以亡也晏子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言注之不亡何待乎文學天性後之作者彬彬乎（儒林傳）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幽以明爲形性以常爲體精氣相挾假合爲物情則然耳君子存之存留而不棄遺作藝文遺文雜志凡一十有八卷爲目四十有三備矣善是之具於人事蓋獨詳焉

若曰非徒以存文獻而已屬之其人取義其在司馬遷報少卿書（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註）其人謂若知音人者後之覽者神而明之此泰杜二公之志郡諸君子賢士大夫之相與以有成者也（韓退之送石處士序）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爲序數句已見篇首作轉顧收拾法

擬書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書 要讀此書纔見此公才識

秦昭王名則一名稷武王弟使人於齊湣王湣王名地宣王子湣國策作閔曰宋王即宋君偃康王也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隔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燕國策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云云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蓋寡人使使者閒宋所爲曰有之宋可伐矣閒打探偵諜其所爲也有之謂果有爲木人事見祥而不爲祥乃爲禍先是有雀生鸇國策註江東呼鸇爲鷂鷹即此於城之陬隅偃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王取五城南敗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國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宋世家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築讞臺於宮中絕高曰讞鴟夷血縣懸同之鴟夷韋囊也以韋囊盛血高懸於臺上以象天自著甲冑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命名曰射天其佞臣田不禋賀之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偃大說呂氏春秋宋王築爲蘖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名曰射天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註蘖帝當作讞臺蘖與讞其音同帝與臺字相似因作蘖帝耳既作千鍾之縣縣鍾格也以懸鍾者千鍾猶千石萬石皆斤兩之數也文選云種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虡即縣也○國策燕王使蘇子謂齊閔王曰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齊王遂與兵伐宋遂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屬寡人象且成曹商自敝邑來言寡人方召醫破癰潰痤也莊子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而夸其長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舐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註痤亦癰類偃乃更命工加寡人癰痤於面既成謂之曰既微且尰爾居徒幾何吾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巧言詩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註言讒人居下濕之地有微尰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爲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所與居之徒衆幾何○八哉言亦不能甚多也骭瘍爲微踵足爲尰猶謀將大也指大王之象以示其臣唐鞅曰此冠側注者史記徐廣註云側注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三輔黃圖云側注一曰高山冠高九寸鐵爲卷梁秦制行人使者所服今謁者服之負海過頤豕視其象不仁也國策齊閔王爲太子時齊貌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豕視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註過頤謂豐頤過人豕視即俗所謂耳後見腮豕視即相法所

謂下邪偷晲按蹻莉只云過頭[illegible]向一丹氏春秋只云
過順泳視無負海之固而相[illegible]負海之國也
言恃負海之固而相不知彼何所食乃帶益三副如又不仁心不可測也
此（呂氏春秋）齊湣王亡居衛謂公玉丹曰我何如主丹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今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註）副或作倍潛三沆淀無憂恥辱喜於公王丹巧佞之言因云丹知寡人也帶益三倍苟活者肥令腹大耳於
是展魏哀王之臂以彈其鼻展其臂扯其臂使轉也曰爾赫之
子哉望之不似人君也魏襄王名赫哀王之父哀王之臂急而
汰於韓襄王之肘曰倉韓襄王名也何乃爲人所搏搏掌也臂擊其肘側不愛顰笑乎（通鑑）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不以賜左右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嚬笑有爲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註）嚬然蹙之貌言憂喜之色不輕假人也以昭侯韓襄王之祖此引其祖之事以譏襄王禱望之不似人君以譏其子哀王也
咫曰此豈若等用肘足之時八寸曰咫（秦國策）秦昭王言弱韓魏無奈寡人遂使去韓王何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今乃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此乃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復展其臂彈之曰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矣栩栩氣喻有鼻息出入之貌字見莊子孫叔敖曰吾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何得更挈狗馬西走

汰音泰汁　音帶　擊史作頻　並音頻　咫音止　栩音許



王豈猶以秦爲王交今且不得躍吾治中言汝結好於秦恃秦爲援今且不能出吾範圍之內也（國策）或謂趙王曰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兎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必移於趙矣（莊子）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展韓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攫之則廢此左手又展右臂曰左手攫之則廢此右手君將攫之乎（莊子）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竟何益哉昭釐侯曰善乃今得聞此言也所爲趙武靈之象黑龍面而鳥喙髭顊大膺大胸冠衎氏冠差池迤邐五采四重貝帶翎翿黃金師比綬不羿紘綴以絳繸命曰伉王惟肖（趙世家）襄子奔晉陽原過從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遺趙毋䘏原過告襄子襄子齋三日剖竹有朱書曰趙毋䘏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至于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顊大膺大胸脩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受三神之令（註）襄子趙武靈王也黑姑襄子再拜當作貝以貝飾帶也鵔冠以鵔鸃鳥羽飾冠漢書佞幸傳云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國策）武靈王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註）師比史記作胥紕漢書作犀比師古云胡帶之鉤也師胥犀一也掩鼻而過楚懷王曰此桂後惠文冠者（三禮圖）曰法冠曰柱

攫音矍　喙音况　口上髭也　顊音炎與　迤邐音也　鵔鸃音峻儀　曰私紕

從平聲長上聲　惡去聲　蕝子悅切又音最　牟音仙蕝

後惠文一曰獬豸冠柱高五寸以纚爲展筩以鐵爲卷柱秦邑獨斷曰法冠秦制執法者服之漢制侍中中常侍皆冠惠文冠加貂附蟬**始亦爲從長至函谷關然無奈其以淮北之地三百里劾我也**(史記)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歸〇三百里已見前**寡人亦似惡聞王之臭也**(國策)魏王遺楚懷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褎知王之悅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嘉其不妬鄭褎知王以巳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褎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褎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褎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毋使逆命(註)王蓋有臭疾**昔者岐陽之遇爾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其坐之堂下**(晉國語)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毋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註)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鮮牟東夷國燎庭燎也**次至燕昭王**即太子平噲之子也**曰是危欲爲朱均者**危與俛同幾也猶云險些欲爲丹朱商均不得立也蓋噲傳位子之不立太子平齊伐燕勝之噲死子之亡燕人乃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偃聞相人於師敦面而土色者忍醜爾其忘齊之虜爾父乎**(呂氏春秋)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面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註)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爲四時五行之主多所載愛故能忍醜辱〇齊伐燕時噲子之殺之并醢子之**其玩寡人大王與五諸侯無異鞉鼓**鞉即論語播鞉武之鞉鞉小鼓也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言玩弄衆諸侯如搖鞉鼓然**一曰倪侯請曰魯衛中山雖則鞭箠可使**鞭箠使見察青州序按**然亦泗上諸侯也郎折鉤之喙足以爲之何可不使備下執事**(楚世家)楚莊王伐陸渾戎觀兵於周郊問鼎大小輕重周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註)喙許衛反凡戟有鉤喙鉤口之尖也言楚國戟之鉤口尖有折者足以爲鼎言鼎之易得也**乃復爲魯平公**名叔景公子**工不得其象以請倪侯曰亦果鮮其冠今王可溺耳**果鮮(荀子)作解果曰儒者逢衣淺帶解果其冠(註)解果狹隘貌左思魏都賦曰風俗以韰惈爲嫿韰而界反惈音果嫿音畫靜好也或曰說苑淳于髡謂齊王曰臣笑鄰圃之祠田以一壺酒三鮒魚祝曰蟹螺者宜禾汙邪者百車蟹螺蓋高地也今冠蓋亦此之謂也依魏賦則當音蟹果依說苑則當音蟹螺〇(史記)酈食其欲見沛公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註)溲所由反溺乃弔反亦如字溲即溺以義也**爲衛嗣君**名樂斉平侯子**曰小侯**(史記衛世家)衛昭公時三晉彊盛衛如小侯反屬之故此亦呼嗣君爲小侯**何爲籧篨至今不殄也**(衛風)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註)洒高峻也浼浼平也燕安婉順也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

燎音療　鞉音逃　喙史記音喙　鮮音蟹　籧篨音渠除

曷音害
准準同

於河上而娶之國人惡之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
求與伋爲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故宋
王以此
戲嗣君　曰者趙氏襲衛衛跣行求救於魏今其匆今
加爲跣赤足而不躡僂也爲僂也　至中山君中山國中有山故號中山國策不載名氏　曰
此其准頞權衡犀角偃月不如其姬陰簡美也中山之君
姬名陰簡國策中山司馬喜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
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
俗容貌顏色殊無佳麗者以臣所行多矣未嘗見人
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言不能及也
其容貌顏色固以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頞權衡犀
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注准鼻頭頞
頞也權輔骨當作顴衡眉上也犀角首骨偃月額骨也　又爲西周武公名揭東周
惠公名班　而金不足宋人夜拍東冢出文公之鼎彝攫

而輸偃偃不知也呂氏春秋故宋未亡而東冢掘宋未亡而莊公冢拍注二公厚塟故
冢被發宋文公冢在城東因謂之東冢　云何惠盎見偃曰有道於此使
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章甫而
冠無顏之冠以示勇呂覽惠盎見宋康公公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力而無爲仁義者
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
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王曰善
此寡人所欲聞也新論宋康王爲無顏之冠
以示勇事類賦云鄙宋康之不勇傷子路之結纓　畫
置寡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懸鴟夷血於其上
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殷赤色曰殷左傳左輪朱殷　則笑曰吾
聞博昌千乘之間雨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爲人

國策註千乘博昌

屬千乘
也國策燕伐齊齊軍破走湣王走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霑衣王知之乎王
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湣王於鼓里　大王
象僵仆　於臺下偃曰捽之擊之　曰尚佯僵邪尚詐僵仆不肯起耶
昔蘇代言齊王長主也有二毛矣先王不食二毛豈
謂爾哉蘇代謂燕王噲曰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注長主年長也二毛老人頭半白黑者不忍食
左傳宋襄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血亦漸汗　王父趙武靈王傳位於子自號曰主
父　偃以饑其口饑汗也以血汗王父之口　曰視爾相法當餓死今
姑血食哉此孰與雀彀美史記趙武靈王愛少子何遂立何爲惠文王已而心
憐長子章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章遂作亂公
子成李兌殺章因圍主父宮令宮中人後出者夷

僵音姜捽音族擊也
彀音冦

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
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注鷇爵子也生受哺者謂之
鷇　關弓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射此以報于泓
之役史記宋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宋師大敗襄公傷股明年襄公病傷于泓而竟卒　不能
如呂錡集矢爾目也左傳呂錡射楚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
項伏弢以一矢復命　遂召倪侯命群臣以矢曰此十二諸侯者
各令面夷傷　矣群臣乃各射偃之所鄉向　三發寡人
不中王自往面樹之史記漢王與項羽戰敗馳去漢王急馬罷虜在後見孝惠魯元
共載欲棄之灌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注
面陽人謂抱小兒爲雍樹面者大人以面向之小兒
抱大人頸似懸樹也余謂面雍樹不可
曉想是初載徐行而雍抱之乃馳也　寡人象仆於

泓音弘

塗下則轉巨石以撞其足曰西垂大夫吾嘗復絕爾臏矣垂陲同邊境也秦在西故曰西垂偃欲臣諸侯故以大夫稱之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註絕斷也臏足脛也趣使出木人射其面飲羽飲羽郎沒羽謂沒入其箭鏃也漢書李廣在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明日射之終不能入木人者卽前所爲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襄無道命齊搆我皆其臣樗里疾之謀樗里疾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樗里故號樗里子後相武王嘗謂秦王使搆齊伐宋臣已命工爲樗里疾血鵙夷加於其頸以象其癭鞅請以一矢踣斃之無敢辱命偃大喜至則自射之中其頸鴟夷血出如霤

太宰戴驩國老薛居州諫臣也以諫偃曰王欲行王政卽身屬櫜鞬遇茲十二諸侯者於中原之上而王盟之可矣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着也左傳晉公子重耳出亡反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安用終日與桃梗偶人鬬而曰我必勝之乎國策蘇代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註梗枝梗也桃梗刻桃木爲人也偶人是孟子所作俑註先言鑄諸侯之象如桃梗偶人然偃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徒有睅其目皤其腹者如爾於此哉左傳宋築城華元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註謂華元目大腹大爲鄭所獲下師而復歸又譏華元多髯下歸而復來子罕樂喜也此言子罕之後更有如華元之睅目皤腹其人哉子罕姓戴氏戴公子孫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鬭亏罵之二子趣走唐鞅既自又偃淫於酒婦人愈甚宋世家偃淫於酒婦人群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數句見篇首勝天註一日登蒙澤之臺見朝涉者鍥刻其脛矣而傴者至使人止傴者曰是其脰頸肩肩高貌何爲者哉置之轍臺之下使以鼻承血失之怒而剖其背矣宋國策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病而死見辯[illegible]

鍥音結 脰音豆

乃爲禍宋人大駭而墨子所設守宋之備盡廢呂覽公輸般在楚楚王使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而往見楚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既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班試攻之臣請試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楚輟不攻宋此言守備盡廢蓋人心離散故也王速出令是于泓之事也于泓見前秦昭王書止此齊王於是率魏與楚征伐之進兵宋城下民散城不守偃自投車上馳而走至温逃倪侯之館而死年表云死於温温魏地倪侯其臣也三國盡分其地矣

國策高誘注云齊湣王與魏楚共伐宋殺康王而三分其地

序

送袁履善郎中讞獄廣西序

小說誅丁尚書及下王職方獄以起下

天子既誅丁大司馬，兵部尚書而下王職方獄也，兵部有職方司掌地圖城隍四夷歸化之事○嘉靖二十九年虜攻古北口遂由密雲轉掠懷柔至順義城下圍之又至通州薊薄都城分掠西山等處京師戒嚴上責兵部坐視不行驅勦下尚書丁汝夔侍郎楊守謙于獄殺之百官當秋論報。論報謂上論之而覆報也(史)記張湯傳傳爰書訊鞫論報則職方逮諸闕下簿責不服矣孝文紀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註)逮者械繫之也(魏其傳)上使御史簿責魏其註簿責以文簿一一責之也不服不伏其罪也椽事者爲奏移章司寇奏使刑部官覆問吏將覆劾之時天子[illegible]悼元元肝腦塗地而痛謀國之臣。卽有嚴威赫怒人何得測焉。元元善而又善之民

史記註鄧公名先

履善蓋嘗仰屋嘆曰。昔者鄧公言鼂錯於漢景帝謂錯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爲陛下不取也。而帝復謂吾亦恨之。可謂愛君哉。此句言履善之愛君也(鼂錯傳)鼂錯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袁盎請誅錯以謝天下上斬錯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還謁見上上曰從軍中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拜鄧公中尉夫北虜

愕音萼　鏃音族　鏃也　騎音寄　年　場音亦

劉我人民。大司馬愕自失。至不敢出一騎。虔劉皆殺也左傳曰虔劉我邊垂愕愕然失措之意他帥提重兵自鎮。亦復堅壁觀望。未嘗發鏃矢。何可不斬首戮也。言司馬見虜失措固有罪言諸將入援者復觀望不戰亦有罪宜戮爲三馬曰騑騑首就戮言多也職方則微。二重臣已足對天下怨心。卽使又誅一職方。是爲奴。既大爲賊虐。傲蹇肆志而去。而朝廷復以其遺孽及吾臣子。使相慶得計。謂困疆場之政。自屠執事之臣。受爲匈奴報怨名。謂無也言職方無罪雖無此司馬及他帥二重臣亦已足答天下怨若又誅職方是匈奴既虐吾民而去朝廷又自虐其臣子是爲匈奴報怨如鄧公所云也

憒音貴　辟音避

天子仁聖。愛畿內百姓。甚於一大司馬。而惡匈奴懷詐內侵。甚於二三執事之臣。衆何憒憒。無鄧公之見也。憒憒昏亂也卽前職方訊章。訊考問也章律法所麗大辟法。大辟死罪又非我所輒取。何不可以成案委。酷吏傳張湯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顧人臣將順天子德意。揚王之明。傾身爲之。不欲阿意辟患。無鄧公之見也以上言百官當下推按事者爲奏移章司寇之意言職方死罪之不明以求案何不可委而乃奏移章司寇者正以人臣當將順天子愛畿內百姓惡匈奴懷詐之德意揚王上痛傷謀國之臣卽有嚴威赫怒人何得測之明不欲阿百官論報之意余聞大司馬詘詘。不受人言。北虜寇

獄音嶽正獄也

城下時職方數爲請戰不許也先是職方移檄諸道乘障吏漢制弃塞上要險處別築爲城因置吏士而乘障吏爲障蔽以扞寇謂之候城即亭障也所謂乘障即此及時伺北虜出沒入奏凡數十章又甚備於法言郎比數請戰及移檄諸道二事僾善非得讞奏矣於法得讞決而覆奏以證其罪矣不親見大司馬受鉞縣首稾街按焦氏筆乘云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首稾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考之三輔黃圖稾街在長安城南門内舊有蠻夷邸故宋胡銓之斬秦檜疏云願斬三人頭竿之稾街正以虜使在彼故欲斬檜首懸之以伐其謀而絕其和耳陳克勤平廷頌吉祥就磔欲若懸竿稾街閭闔都人快觀又正德間戊江西擒獲劇盜王浩八等法司論擬宜懸首稾街以正國法此於蠻夷何所交涉而引稾街之文乎此論亦不可不曉故錄以廣職但今文多是借用耳三司使議獄少緩行笞於庭法吏固

悸音計心動也

人人危使余至今病悸也職方必無幸矣一朝覆劾

通鑑釋文曰因延年誅勇士也畾公六議驟圖長至時震動朝廷便耘至今病悸

從末減以冐天子黨惡之怒而爲無益不批鱗者哉言僾善非不親見斬大司馬與時天子恐甚法吏人人危懼至今使人念之心動職方幾危矣一旦覆奏從輕以犯上怒不亦敢於批逆鱗者哉韓子書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嬰與批同皆擊也僾善素少年是舉也郎宰相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吐餔出見焉一日而名重公卿間矣留侯贊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韓詩外傳

干勿誤作于字

周公誡伯禽曰子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吐哺出見欲見賢之急也宋文蘇軾傳軾弱冠至京師一日而名重公卿間夫廣西不猶漢百粤地哉史記所云南越即今廣東西二省粵越同昔王然干風諷諭滇王入朝而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西南夷傳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舉國降註勞漫靡莫二國與滇王同姓又云使者狐疑相杖相依倚也今思田彊宗岑氏爲大詳佯爲内屬而羈縻自解斯同負固矣言今思田亦有同相杖未肯聽之意與負固無異負固負其險固不服也

灘音攤零陵縣有灘

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下灘水

水東至廣信入鬱林

桂林郡無害也言南越呂嘉反漢使戈船下厲將軍伐之然桂林南海象郡尚隷南越太子興猶蜀漢也南越尉佗傳呂嘉以太子興幼王太后有淫行與漢使少季通遂舉兵反立建德爲王於是天子曰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註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厲一作瀨瀨水流急處今苗夷阻兵府江冠竊荔浦等郡矣言今苗夷阻兵冠竊

牂牁音臧柯黔音鉗鬱音

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又與漢時桂林無害者異江黔鬱之間馳義侯漢時越人降漢者名遺事已見前筱六宛傳漢發三輔罪人又云赦囚徒又云發天下七科讁皆罪人也出師用罪人蓋勾踐敗吳取檇李法也雖蒼梧秦王助

即臯陶此蓋以咎繇美優善也言劉夷猾夏之獄且能聽斷此中猾小獄苟不能斷何以稱聽獄哉淑善也問訊囚也春頌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優善論囚䛐中時爲越石父於黎陽盧生也嘗受其所上獄中書叅余已異之（想優善嘗受盧生獄中上書而脫其罪故云爲越石父於黎陽盧生晏嬰傳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延爲上客）又爲言廣中事多類王職方矣（言廣中冤獄多類王職方意優善必能脫其罪也）



送萬郎中章甫讞獄湖廣序

在大司寇官屬余與章甫爲同舍郎（史記直不疑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旦夕從事舍中也今歲天下大讞獄（讞正獄也獄不決者決之）乃章甫得報之楚中（湖廣古楚地）則謂余曰子以吾聽訟猶人哉即數年於舍中君所知也一切造對按簿責之（周勃世家獄吏乃書牘背示之註吏所執簿卽牘也故魏志秦宓以簿擊頰則亦簡讀之類也簿責見優善序）見法輙取奏成於手中（卽張湯傳見文法輙取亦不覆案之意）不視其人與情不甚相遠也楚俗良獄（喜於搆訟）赭衣載道而牿拲盈犴（犯罪者衆也赭衣見前序周禮凡囚者上罪牿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註桎足械兩手共一木曰拲一手各一木曰梏漢書註犴胡地犬也所以守故謂獄爲犴）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鞫者非一吏繫者非一日（酷吏傳杜周爲廷尉詔獄益多二千石係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衆人所謂無罪者牽於文致不可得反（文致文飾其罪而致之於法反音翻覆奏使從輕也溫舒書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所謂有罪者則其辭又不與罪蒙（辭與罪不相合）不徒受賕吏撓法舞文人有智愚郎文有害辭微意遂隱雖咎繇聽之上觀下獲有不可信者矣（言不獨貪吏舞文者不可信也人各有智愚文掩辭辭遂掩意雖臯）

牿當从木爲是搆音訟

拲音拱犴音岸

鞫音菊窮也窮究其罪也

賕音求以財枉法曰賕

數音朔

號平聲

箠音隨彷徨音旁皇

訊聽之亦以爲不可信乎路溫舒書云當之成獄斷咎縣聽之亦以爲死有餘辜縣道官重成案不欲覆劾且數代去人情冤久不得直則不復樂生自分必死故不復望生自號呼其冤則上以爲犯巳而又被近刑叫冤稱屈又爾上忍而被刑戮彼知無益於生而且被近刑也後有心知其冤指道以明之者且以身無完膚庭有尺箠亦彷徨瞿顧不出一語自救也此豈不髡鉗戮囚甚危也豈自愛傷生乎其心以爲是固亦將謂一成而不可變當無異於它吏者云爾言彼民自知必死卽有賢有司心知其冤欲爲之脫罪彼且爲積威所劫驚顧不敢出一語也夫此囚豈不髡鉗甚苦又豈不愛其生所



憝音對

廣韻元惡大憝謂大惡之人大可惡也

以不出一語者正謂刑獄已成此有司亦與他吏無異爾〔緩刑書〕云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禮記王制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此猶百不有一然巳足以損吾照覆之明駱賓王螢火賦賭茲流螢之自明哀此覆盆之難照傷吾見牛之仁而況大猾元憝大惡一朝殺人則云命莫索云命卽所謂逃死也〔通鑑〕張儉亡命窘迫望門投止株連蔓及坐罪無辜然後從旁圖之莫不以爲人之貨售府辜功書經呂刑云獄貨非寶惟府辜功〔註〕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百金易宇千金易辭而或怨家積憤靡於歲月有司姑息久繫憚於論報靡延也論報見前注使其終年造依一夕訊焉終年造依者或遠大獄繁或遲遺其

司法

家乃出而就官長京問則出言而投抵獄文之隙兩造不備肆爲單辭〔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註〕兩造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辭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于五刑之辭也又云明清于單辭〔註〕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尤難必明不蔽清不汙表裏洞徹然後能察其情欺玩厚貌其示人辭色且懼且疑詳佯同爲錯愕何可復得特其五聽之術如初捕時哉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辭聽二色聽三氣聽四耳聽五目聽〔註〕辭聽人之心有不可掩者心果無愿則其辭直其色定其氣舒其視聽不亂心若有愧者反是若使各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三句見上章大者註一刀筆吏足矣烏在其爲奉



長我王國見後敏由獄註

當去聲

俯音府

天子德意何能長我王國也〔世家贊〕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註〕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夫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縣道官猶得各讞所屬二千石官太守二千石祿秩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論當其罪而報成獄所不能決者猶得移中丞臺治獄御史當報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猶得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以未決者附於已論當者且聞款云如此則用某律如彼則用某律上奏以聞而奏宜上恩人命至重也司寇使者既出則縣道官二千石官中丞臺治獄御史所不能決者舉皆往移焉而一

切復冡當報之奏傳律令得可事於

天子〔可事言奏而得報可也三遇餅傳奏行不過二日得報怪其奏以為神速〕梏拳〔上見〕坐鮮圜徙立出民以不寬忠愛獲致辟雷雨作解元氣鼓盪百物甲坼不亦已偷快勝任乎〔易云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註解音蟹解散鬱塞之氣也甲萌芽初發有所包言初之時自甲而暢外矣酷吏傳序武健嚴酷能勝其任而愉快乎〕然有一報不當無論網漏吞舟之魚〔喻大奸得脫漏也又云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卽無罪者今不得釋則其獄愈益亡解時後之人愈益自嫌不肯變縣道官不復讞二千石官



二千石官不復讞中丞臺治獄御史矣冤者繫囹圄苟可以有生孰不引頸從桎縲中日夜望司寇使者至也我乃各責如舊章又以嘗掠定之使無有從出之塗哉且楚自辰沅而南〔湖廣辰州府沅陵縣〕徭峒之亂頻年用兵呰窳偷生而無積聚〔呰窳謂苟且惰嬾以偷生而已不為積聚乃多貧也楚越之地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民散久矣殷王中興奮伐荊楚恒以不僭不濫大監于民〔商頌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荊楚又云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註曰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也因言天命降監亦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今之臣子奉惟

天子威靈何可不敬由獄也〔周書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註周公因言慎獄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言蘇忿生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也〕余唯都下橫不可問者莫若親禁軍〔詰問問也漢鑑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盎恃勢驕橫也〕其在衛尉稱貴重臣卽互相援庇而豪猾少年多所縱舍弗法章甫與余得就舍中按之也〔按問其罪〕有父不能字厥子〔詩字愛也康誥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而遂除不參者〔謂姦子婦也詳見綦卿王書〕乃疾厥子而訟欲殺之會逮〔繫〕則其子自引罪獄且具猶若不敢深豀之章甫自爰書覆劾其父貪歡行論誅也其衛尉蓋若有讓焉〔若有責讓之辭〕章甫曰刑弼教自正父子始也〔虞書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註弼輔也刑正以輔教之所不及〕及諸中常侍〔太監〕陰托相屬無不危言恐動章甫曰惟官惟來其罪均也〔呂刑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註疵病也官威勢反報德怨內女謁貨賄賂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故曰其罪均〕可謂不畏彊禦矣〔彊禦言彊威能禦人也雅詩惟仲山甫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不信乎〔反應上難咎蘇聽之句有不可信者矣之句〕

靳音近　服也　霑沾同

送靳子魯出守潁州序

子魯第進士者五年，不調，居怏怏失志也。（怏怏不樂貌。〔世家〕條侯〔亞夫〕出，景帝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傷錫類中匱，而親不霑主恩。（〔雅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註〕孝子之心無有窮盡，長以己之孝誠錫及其儔類，皆爲孝。）自謂於藩王無君子之澤，賜生之義遠也。三奏勿報焉，遂徑守潁州云。（潁州知州屬鳳陽府，轄兩縣。）余惟子魯論天下事無不彷彿若，卽成功也，則安肯不欲施盡之？且爾不聞其兄言易鄒魯間哉？結髮稱田生（〔儒林傳序〕言易自菑川田生。〔傳〕云：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有司以與計偕上，時卽首

冠去聲　行去聲下同　倪音倪

六郡弟子，弱冠第進士。（〔禮記〕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所守視尤三大郡，各著異績，南陽（河南）豫章（江西）。諸卿大夫若父老，各以其經學治行，翕然重之，想見風采，而顧愈益畏子魯。自惟難兄（畏，敬也。惟，思也。〔世說〕陳元方子與弟季方子陳忠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諮于祖陳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夫以經學治行甚盛，顯於當世卿大夫若父老，而子魯未就一業，涖一邑，要然唯知己者之私與，而未以信衆人。汙不阿弟，乃敢禮之，若是可謂賢矣。然棲棲五年，求一諸郎（部屬）不獲。（古觀）復倪（字）首就簿書吏（凡州縣官司案牘皆辭訟錢穀之事，故曰簿書。䝴字）

人以倖所不當得之嫌，而自處於叔疑龍斷之誚。卒無以自明，而身比於斥抑。（進士作州官，若見斥然。）卒爲之者，何其下也？子魯實自負其才，故受此而不去，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不薄於其官。（〔季布傳贊〕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子魯豈不謂吾何使尼於所適哉？潁三年而治，人庶乎其謂我不肯遺君之情，爲欲致諸其大也。方今西北有匈奴之憂，而江南敝於轉餽（運糧京師），庶民將不安其田里，而興墺息愁恨之心，則淮潁之間（運道所經），揚淺可慮也。（揚淺〔或云〕揚水淺則運道不通可慮。〔或云〕卽詩所謂揚之水白石鑿鑿，水清淺而石見之貌，民將叛晉而歸沃，故言沃之強於晉，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其民樂而從之也。此與不安田里意似合，未知是否。）昔在漢孝宣之世，承奢侈師旅之後，黃次公（霸字）爲潁州，所務耕桑節用，治之時參考陰伏，使姦人去郡，盜賊日少。（〔漢書〕黃霸爲潁州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戒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

## 送右都御史周公出掌南院序

在漢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九卿高第者拜之（漢[illegible]）以御史大夫[illegible]黃霸[illegible]丞相[illegible]丞相賢子也[illegible]御史大夫[illegible]御史大夫[illegible]第者乃得[illegible]御史大夫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至貴倨也

國家建官分職以六卿治相事（吏戶禮兵刑工部[illegible]尚書侍郎皆卿秩）而左右都御史之設視漢御史大夫無改焉無論其大者六卿共理天下吾得以紀綱其間使斟酌元氣不至災沴陰陽愆伏之變（風雨不時曰災陰陽氣亂曰沴〔左傳〕申豐對昭公曰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註〕愆過也謂冬溫伏陰謂夏寒）不躬自六卿所治而實與其成功意攝於朝堂之上而郡縣吏莫能欺罔（言其不勞而收功）其次者即所爲侍御之率也（率音律帥長曰率秦有率更有群校之長也言無論其大者得與六卿分職而治即其次者亦侍御之長也所以綱領諸侍御也）其爲侍御固皆養抗直於憤激出論議於諫諍以耽視百寮斥逐官邪而指其佞（耽視耽視之專也易虎視耽耽其欲逐逐）謣謣爲權勢之所摧靡若難乎其爲上此有素重臣厭（壓同）其心而後不可爲重者也豈猶以謂刀筆之吏臣執之如曩時易與哉（言諸侍御固皆直言敢諫威服百寮其權勢可畏若難乎其爲上但素有德望之重臣足以壓服其心而後諸侍御不可爲重）

沴音戾　[illegible]　率讀音帥　[illegible]　易去聲

其在南都爲猶外也日夜思入就列以近天子耿光（耿光德之光顯也周書立政云以覲文王之耿光）而安其位則有不傷其左右之慮而諸侍御又以情跡疏逖（逖遠）寡所援附輕其優惡之心據職言事無人乎王側不觀人主則忘其忌諱或太銳意不無有害忠厚之風和平之體此又可率以意而不可以辭者也（諸侍御以公不在內欲不[illegible]則優容已甚欲直言則搏擊太峻此但可率以意不可口舌禁也）今夫王伯安（守仁）賢於

祖宗以來可不謂功臣哉其在濠庶人之亂與所前後撻制諸蠻夷至今威行楚廣閩而社稷有其利得賜爵爲新建伯天下所謂稱於施報之務也（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登進士授兵部主事值劉瑾亂政以言事謫貴州驛丞瑾誅後起累遷至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等處軍務屢平劇盜寧藩之變倡義討平之嘉靖初論功封新建伯既而奉命撫兩廣撫平思田叛官盧蘇王受之亂以病疏辭不報而歸行至江西南康縣卒有旨謂其不俟命離職輒還非大臣事君之道遂削其爵[illegible]斥其僞學榜示天下）大難方折而削奪隨之使抱不賞之懼何以勸人臣負危授命乎（不賞者功）

叙王伯安事爲劇公地　稱施並去聲　難去聲

只一課疏便足聳動御史其曰先生之名得伯安而益高語有斷制

高而爲衆所忌故也（淮陰傳）蒯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高天下者不賞 當是時
也孰陳力大義以救之用兵科給事中犯
上怒謫判太倉州者非先生乎余猶及聞朝士大夫
之言先生之名得伯安而益高至今直聲動天下也
王伯安既以討逆藩封伯旋復奪爵周廷時爲兵科給事中頌其冤坐謫未幾召用而伯安卒復封周公名益重（宋史）唐介劾文彥博遷官掖以得執政仁宗怒貶介英州別駕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眞御史者必曰唐子方
已復入爲司寇又自言廣中事與伯安
所以卽工有苗時異矣象刑惟明先生蓋深念焉
言令廣中事與伯安時撻剿諸夷諸夷率服者異矣故深有意乎象刑之治也（虞書）禹曰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註）卽就也象示也象刑示人以常刑也禹言內侯牧外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功帝當憂念之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皋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蓋有苗不率刑罰不可廢也
先生今以都御史居南都何
如哉踰河而恃舟楫不若聞震而喪匕鬯何則聲所
及者大而有形者可玩也（易震卦）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雷也喪失也言雷聲驚動百里而主祭者能不失其所主之重也此借而反言之謂聲所遠播者能使人畏而形有所恃者反使人不畏也

喪去聲

聖天子方明肅紀綱而 朝廷多法家拂士卽有愔

拂音弼愔音陰

原缺

漫亦欺也

淫匪彝之臣欲爲不善（湯誥）無從匪彝無卽慆淫（註）彝法卽就慆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慆淫指逸樂言 雖能欺謾飾避幸衆人昵不識已於此然
不能不畏吾議其後於彼而斂手屏氣顧忌不爲也
於此不愈重耶 言置公於北距近君矣然其用有及諸爲不善者縱能掩近臣耳目不能不畏公之議其後而不敢爲此聲所及者大也 先生蓋歷
蹈閩廣治人有效其法律在司寇有餘經術文雅足
以謀王體斷國論 謂於法律故在司寇有餘閑於經術故足謀王斷國所謂身兼數器也 此
所謂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稱公實之臣者
也（詩）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進退有常而從容自得也

收得緊

是行也聲所及者爲大哉 收應上文

原缺第一至五十五葉

大方伯元公太夫人序

(轄音匣) (叨音韜) (邛音窮) (郲與崍同) (從去聲)

公既用山東右方伯。(右布政) 遷莅(管)于蜀中左轄。(四轉 川左布政) 行矣。則貽余書曰。不佞奉太夫人叨役大邦。踰年於此。今奈何重以遺體為萬里行。(唐書。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行。請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 度邛郲九折坂。王陽所畏道也。(蜀志。邛崍有九折坂。險峻難行。王陽刺益州。過之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遂棄官歸。後王尊刺益州。至其所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曰然。叱其馭曰。過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曩不佞在著作之庭(翰林院) 幸得備侍從。屬歲八月。

(殷音隱) (數音朔 下如字)

聖天子景命。(萬壽聖節也。大雅(既醉詩)君子萬年。景命有僕(註)此人臣祝君受天之祿於萬斯年。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也。如僕御必附近於人) 毋從文戟閒。伏見宰相以下百官。及郡國吏。鼓舞呼。萬歲聲殷 朝廷。(召南。殷其靁。在南山之陽。言雷聲殷殷然也) 未嘗不私心快焉。太夫人生幸在景命之月。卽不佞亦毋從庭致大官酒脯歸。(大官天子膳脯之官。蓋賜宴而以所餘酒脯歸) 率諸弟妻子若諸孫稱觴為壽。(稱觴舉酒杯也) 數得以承上餘歡。以效太夫人前。(效致也。獻也。如梁效河外之效) 今且安知無階 朝廷。隨牒在遠。徒有意乎彼一時也。(貽書止此) 盍公

(風音諷)

既在著作之庭數年矣。家本平陽。(山西平陽府) 會族有以外戚在 藩王府者。(西河府在平陽) 風公不宜備宿衛。公欲自言於上。頃之乃奉 璽書出按河南諸部學校事。尋以參政遷陝西按察使。陞山東云。余未習太夫人為毋狀。聞以致於太夫人者。因知太夫人方公之奉璽書按察河南也。以請諸太夫人曰。不肖某雅意在本朝。今且已矣。襁褓奉太夫人訓。而幸得備侍從。從宰相後。日優游文章。稱近臣。一旦出為吏。故當奏記上謁中

(侍從之從 去聲)

丞臺。若御史臺。(故猶云例也。下。煩謁長官曰奏記。猶今之稟事用手本也。晉太尉蔣濟聞阮籍有才俊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 責苛禮。或性難繆恭。則見以為有負不遜。(相如傳。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〇有負。猶背而負之之意。而不恭遜也) 先下檄。侮其辭以嘗之。不報。則又從旁督過諸掾吏。以摩切我。(摩切猶切責之意) 今且已矣。與其得罪。以為太夫人憂。(言不如勿往河南。勝於得罪以為毋憂也。句法本左傳。士蔿謂申生曰。不如逃之。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又狐突諫申生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與其危身以速禍也) 太夫人曰。罷之。(欲使舍置勿言) 何官不可為。自言無益也。身自侍從而出。不能吏。安用文章為。(上當以文章經術潤)

飾吏治今且巳矣有如制詔河南按察副使某厭承□

之屬勞侍從之事簡者潤焉久不聞問（漢書嚴助傳……守臣歌承明之廬出為郡吏……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存中筆……明金鑾皆在……學士）爾豈猶敢具以出

以下工……居于鄭對耶（天子……己出按察河南對耶……傳公廿四年……用之）春秋之義臣事

君猶子事父毋安得謂為老父憂吾既巳飭諸掾史

以 璽書行事臺中何自督過之也（言汝若能奉璽書按察有治狀……兩臺雖欲督過不得）

公遂之河南歷今官暫請平陽又屬歲八

月稱觴為壽太夫人前公又將顧復不能去（詩小雅蓼莪顧我復我〔註〕顧旋之視復反覆也……不能暫捨也言父母愛子之心如此今借用之）承問以請曰

以今視著作時承

聖天子餘歡稱觴為壽則太夫人七十有奇矣隨牒

蜀中孰與河南孔邇父母（孔邇甚近也〔詩〕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方伯於

外臣即位已極則人將易之（謂官止此耳）即不易吾又安

能久涸於錢穀為也（布政王部兼錢穀歲……之數上計京師）不已將謂

我何太夫人亦將必曰爾起家徒步積十餘年為居

問去聲　奇音羈　易平聲下同　涸音鶴竭也



虞四岳之臣受國厚恩（[illegible]）即往居部懷來徼外蠻

夷使歸附 朝廷威信萬一報

上何不可者（[illegible]）王尊

為忠臣何以異王陽為孝子（[illegible]）乘傳之官何畏九

折坂而道惡為辭（[illegible]）且吾恃粥食飲幸無哀（[illegible]）

后問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方賴鍾釜之餘自持養即七十何

憂焉（鍾釜見左傳註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容六斗四升十釜為鍾）

方伯重臣視內三公誠不失職稗益稱

是（能不失職其……國家與三公等……）若乃纖介小嫌末節自與硜硜

無通儒之見吾何知之哉（[illegible]）吾聞有易人無

易官涸之而愈辨者才也幸得不次復望帷幄何可

以在遠之故示有離寢門之心（破又涸錢穀之說倘得不次擢用猶可復望入……）太夫人言未畢而公叱馭

行矣即有為中和樂職宣布詩對揚

天子盛德事以致威信懷來蠻夷而蜀中安矣（四川即古蜀都益州地引宣布詩事王巧合〔漢書〕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作中和）

傳去聲　粥音竹鬻同　稗去聲　叱音尺

取其辯被當錄之不妨泛濫

樂職宣布詩選於事者旨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孰不謂太夫人流澤遠乎母之愛子在遠非弗思也然思爲之計則祭祀必祝之曰必使長守位也趙策秦急攻趙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長安君太后少子也太后不肯大臣強諫皆不聽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飲食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使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位哉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然則公必勿曰今且已矣而顧復不行如出按察河南時以此效於太夫人前耳余唯公所論中丞臺責苛禮常見以爲有負不遜嘗侮摩切非妄語也余往奉　璽書按察陝以西諸部學校時躬遘此事矣李于鱗傳于鱗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學政時某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爲特請予告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然予固陋輒自投劾去公以能奉太夫人訓所至見重終不累此徒臆及之言公必不至此徒遠累及此耳又云方伯外臣已極無久溷錢穀爲可人情或有之至有易人無易官溷之而愈辨者才也辨是力量饒爲之毋之教爲得其大者云即所謂滚雖開已見大意

臆意

的意思

冠音貫　校音效　佔音覘

# 許毋張太孺人序

余弱冠時吾黨士蓋多從殷卿游矣殷卿名邦才則殷卿乃三顧余廬中信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左傳註一宿為宿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吾黨士至相謂曰久不見殷卿何至與李生友哉句法似漢文帝曰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李生狂生也人皆以余為狂生蓋殷卿謂余非狂生云余與殷卿讀書負郭窮甚不能視家生產陳平傳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註負背也郭居也又云其嫂嫉平不視家生產落落羈身鄉校內佔畢業為佔畢見沈封君序白首呻佔註之俊傑相命以好古多所博外家之



枘音納　既稟讀作廩

語慕左氏司馬子長文辭與世枘鑿不相入外家謂諸子百家也按于鱗傳云于鱗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髮亂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首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間則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即此傳可以識殷卿相與之槩矣孟荀傳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註方枘是筍也圜鑿其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不可入也故楚辭云以方枘而納圓鑿者吾知其鉏鋙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圓鑿然也日月省試有司伎不能稱既稟室家嗷嗷視一弟子員如瓠瓜矣此句尤巧余復每過殷卿即縱酒談笑上嘉版築屠釣之遇史記傳說者殷之傳巖人也傳巖在北海之洲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當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武丁即位夢帝賚予良弼使人圖其象旁求於天下得傅說立以為相高宗嘉靖殷邦商道復興若高宗輔相之功云司史呂尚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其窮困年老矣聞西伯善養老乃西歸於周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渭濱至於磻溪見老父釣西伯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其志小人樂供其事吾非樂於漁者也西伯謂左右曰得無是乎因載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下及射

鉤音勾

鉤贖驂之役左傳齊襄公於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既而殺之公子小白自莒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是為桓公鮑叔薦管仲於桓公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乃使人請於魯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於齊郊授以政卒霸齊贖驂見送陳郎中守苟富貴無相忘也史記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仰屋痛歎重悲昔人盛年功名扼腕之間無不志在千里古樂府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計未使吾黨士知也知若則又以為狂矣太孺人從旁觀之乃亟為殷卿言向從兒游者無豪易高也謂向之與汝交游者無賢豪易得高名也田叔傳任安以為武公小邑無豪易高也此人亦孤貧泥淳中意若飀去才乃大常兒急之勿失此人哉彼不知李生奚為知若也此人指于鱗暫困泥

易去聲　淳音[illegible]　音豚

數音朔

淖中耳倘一日得志才乃倍於常兒汝急與此人交淖劝夫此人乞舊讀太常爲句謂太常非常也選作六宮兒讀即此句東塾止異常兒是也漢史東登曰譬若貪鷹飢則爲用飽則颺去 毀卿亦言。陸沈於俗使無瞬瞬之行遘會崛起澤大流施而人。莫知我所爲生不及見明精淵識矯矯逸氣巍如泰。山不可動浩如百川不可禦兒不及生也 司主似〔史記陳平曰高祖特勃功不如陳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又叔生安傳用仁曰退擇毅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職閒人之又任安度辨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東方朔傳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即揚雄吏隱之意陸沈猶言與世浮沈瞬瞬絜白貌〔屈原傳〕瞬然泥而不滓 太孺人中歲寡。居日夜䀹一子有建立時儼無愉色即從游士數來

扃鑰音貫 槩 憊音敗病也 忸怩音名

毀卿又往往輟讀迎之終日不得下帷誦 儒林傳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 太孺人始猶對客詳 同佯 佯爲呵責毀卿者。久之從游士復不謝絕太孺人則扃鑰持門戶盛氣厲辭鞅鞅去諸子矣 初言猶佯爲責子讀書使客去久之復不謝客則其毋閉門下捷厲聲色拒客 以故毀卿無擇交向令窮困時有所失私昵。私昵指從游士 乃今何能不憊精神降體貌以事未嘗知已者。未嘗知已亦指從游士 對坐以目無可與語彼我扞蔽動及賄食田舍瑣尾鄙倍盈耳䵷勉荅問一言不相應即忸怩作麈狀以㒰裹疑

惡如字 內音納

我稍厭復謂無故人情引衣起走惡聲載路是不以憂太孺人乎 大槩言太孺人之嚴故毀卿無泛交句使爲諸生待不得太孺人之歡生之於私昵則所交者皆陋劣庸惡非人情不可近反以憂太孺人也賄食動輒需索酒食也田舍二句謂所言鄙俗正見無可與語也瑣細也尾末也詩瑣兮尾兮流離之子 余往過毀卿則鞅鞅去者職余又相謂太孺人顧奈何內狂生也 鞅鞅去者即前太孺人厲聲色以拒之者瞰窺視也 余尚記憶毀卿自肥子來 山東濟南府肥城縣即古肥子也 持進不滿千錢太孺人命給余夜讀值膏數升遺之 進字見高祖記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

數語自是鄙意以報德益見太孺人之德 呴音煦濡音儒

錢萬實不持一錢〔註〕索隱云主進主賦斂禮錢也師古者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賮聲轉爲進宣帝數負進義與此同正義云大夫者客之貴者總稱之膏油也 余至今耿耿東壁餘光念泉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 耿耿不忘意〔詩〕耿耿不寐楚辭夜炯炯而不寐炯炯猶耿耿不寐貌也東壁餘光感其遺膏之德也今人謂受其恩若曰分握鄰燭借映餘光語本秦國策甘茂奔秦之齊遇蘇代使秦謂曰臣聞貧女富女會績貧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可分我餘光無損子之明而得一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茂之妻子在焉願以東壁之餘光振之代遂爲言於秦復召茂〔淮陰傳〕韓信始爲布衣時貧無行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信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註〕王孫如言公子尊之也或曰信字王孫非也 又毀卿於我。無論沫濡相呴濡 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

以沐郎上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援我
殿卿登自知後時乃至今也（謂王安輿有詔召衛將軍言人主任安前見部問能略相推第也因推第郎亦推舉之意後時乃至今言殿卿志在于望登自知尚至今未通顯也）太
孺人雖年八十乎然殿卿已著國士名大錫毋矣郎（錫與也言已有榮名遺其毋但懼不逮親存列）
有憂生之嗟懼不先鼎食爾（鼎而食以養其毋耳）太孺人於余有知與之感（謂太孺人獨知于蘇非凡士必能騰去故曰知與王命論嬰毋知廢陵毋知與王陵傳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以兵屬之項羽取陵毋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毋欲以招陵陵毋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毋陵卒從漢王定天下此所謂知與也）在殿卿顧久下人





哉時又何可為也（言但當順時以俟之文膽聖人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而已）余猶
及復兒孩提時薛家婦抱子矣襁褓相藉太孺人撫（襁褓音講保負兒衣也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約兒於背上也）
育三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悅人志意斯稱吉
祥善事乎（范蔡傳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

## 劉毋茹太孺人序

（茹音儒去聲）

余觀茹太孺人之行既有毋德亦有毋材云方學正
公歸自鄭州（河南開封府鄭州）嘗故田廬而老也（左傳隱公將授桓公位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裘音求）
疆埸淆亂（謂田）凳鑰竊發則公之兄弟若（贊音致）
兄弟之子前已畢而質之債家矣（質典當也）荅孺人勸贖
焉者一（毋德）而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未已也稱貸以為
辭公乃傾橐中裝量多寡分結之而不以無為解（橐中裝郎所謂宜囊也）（復音扶又反下同）（風如字擊言也）
荅孺人勸復焉（毋德者二復如將復為發棠之復）而公之
兄弟若兄弟之子未已也則由是忌郎中君而廣其





後之反圖風以相恐公又為之折券如未嘗有施者（反圖謂背棄取責也相恐蓋是時郎中君尚幼有欺不利於孺子之意）（折券見高祖紀高祖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貰酒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此兩家常折券棄責註周禮小司寇云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傳別券書也謂大字書於札中而別之也然則古用簡札書故可折至歲終總棄不責也）
荅孺人勸置焉（毋德者三置棄也謂棄勿責也）郎
中君幼不知也久之郎中君登第既為理河南郡（河南有河南府古洛陽地）
孺人更以田廬命郎中君計屬疏數為分（數音朔）
多寡以授公之兄弟若兄弟之子也（計計量屬族屬疏不親者數密也謂親者）
曰是先君子之義也先君子雖長者然一儒吏（長上聲）
（一鄭州學正耳）東脩之餘嗛嗛橐中裝耳（嗛音國語郭偃曰嗛嗛之食不足但也）（嗛音遣）

（不能爲膏而秖離咎也鋌業業之食謂福薄也）方歸自鄭州及故田廬耒耜不得加掃除不得致實自强意（其田廬被兄弟典質無田可耕無廬可棲掃除實自還須爲之耳不嫌也）乃吾謂先君子于時寧能以田廬之鄭州耕且讀耶不猶愈于汗萊（汗萊言鳥來）（先實至言○有先君贖之意十月詩曰卒汙萊汙萊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言田不覆治卑者汙而高者萊）然亦謂贖可以已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又稱貸以爲辭又誰不曰殆不可復者卽吾念之是將曰吾徒爲伯也者守田廬力不足質之名爲惠也今誰親其橐中束脩之餘豈貰之哉（言此輩想必曰吾本爲伯父守此田廬特力不足則質之以贍朝夕耳是）



亦吾伯之惠也今縱爲宦囊薄吾誰能知其有無但束脩之餘諒亦不訾豈負彼數年教授哉）誠以若藐焉之孤將不利於小子苟挾是心而已（藐音眇又音莫言幼弱與諸孤藐藐也）（藐幼小之稱左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周祀周公輔成王管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吾蓋重勸先君子又顧與前失之卒復之者所以使彼輩謂若爲不可知安之勿輒有它腸故也（它他平）（此段言已所以勸復之意此輩聲言將不利於小子故吾勸稱貸勿辭者正欲使彼謂此小子尚未知何如今姑且安之勿輒有異心而生變也）若旣已有自立之形彼輩誠慮其後之反圖田廬長物何可以賈子孫憂而空文市禍（禮注長物謂一身所外田廬皆爲餘剩之物以賣市貨買）以爲報怨左吾又勸先君子一切置之不欲一依一（也自取其多目限其樽之）

遺使彼有不慨然之憾卽意雖未厭而屈諸其厚美（言空文者質貸不償則券亦空紙耳左左券也）（不爲理屈矣此段言二三……）今若且之郡先君子田廬使猶是儼然在也以著不侵而存夙債何不可者卽諸兄弟若兄弟之子必相謂曰昔伯也者以其藐焉之孤不愛其田廬稱貸復之而又爲折券曲相唱我後之反圖無日乎則若何樂乎有此聲於兄弟若兄弟之子（言今若……[illegible]）（爲孤兒之故質則贖貸則券終無反圖之日乎今余言非誣後也如此則汝何樂乎使親屬有此言）唯是更爲授之則彼必將曰均之



官也田廬自遺宗族是常耳凡以示先君子不言自贖稱貸以復之義豈不美哉（先學正時出宦以田廬自贖之今汝更爲授之則諸宗人必德喜以爲宦而田廬相遺此吾宗常事且並以顯先學正三大義爲不言而躬行豈不美哉）卽吾命若埊從毋路匍匐樞梩（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匍匐音扶伏樞梩音利之樞上籠梩上欒）雖一婦人必相收之豈亦後有反圖凡以成先君子之志者不可有所不至也（埊從毋一事亦蓋以成先學正三大義之志）是孺人之行也（三義夫成大義一勸子成父志）君子曰今之所謂毋德以義相勸因其子以成其夫大夫婦人之性視田廬橐中獨其子所有耳誰爲兄弟若兄弟之

無得而迹至嘉靖錄讀之

子乎孺人倚其田廬於懷中三勸大義族黨是常不間於言無得而迹焉一何衛子之周也在爲理時河南太守桂爲王所持（桂太守名）郎中君身處危疑事卒以白不失其職孺人之敎遠哉此余所謂材毋云毋既封太孺人以改元（隆慶）七十歲余爲鄭君蔡夫爲郎中君具列如此郎中君名宗岱字伯東嘉靖已未進士



記（泰華山記絕佳但未請其形勝未敢强解以俟知者）

## 德王冊國記（即濟南德府）

（長上聲）（闥音撻）（洶音兇上聲水涌貌）

先是宦者某給事東平府中侍　今王（給事見逆楊王自序）盖先懷世子幸之遂使爲家令焉以屬　今王（懷世子之先爲德莊王見泮英宗第二子憲宗之弟也國濟南傳子德懿王祐容水懿王生懷世子厚㸙則懿長子也立未幾卒懿王薨乃冊今王嘉靖朝追封懷順世子爲德王）懷王庶長晚爲世子且卒矣　懿王又薨房闥嬖臣（闥宮中小門）各欲立所親倖以及時締王爲己力取富貴（又將締王謂乘此時締結之以示恩）論議洶洶　今王岌岌殆也時御史李將臨

（與音預去聲上同）（共音供）

懿王喪見　今王（入哭日臨）宦者某乃爲　王曰李御史且至必且曰雖王儼然憂服之中得國恒於斯矣（此謂李御史必如此說王其辭焉至孰能說之是敎王辭御史）王其辭焉孤孺子以先王寵靈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使者憂孤不得其承先世子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使者又二三叔父先王之所愛也先世子之所友（愛）也無不大賢孤孺子何敢因以爲利其孰能說之（說音悅孰能解脫我爲無罪乎句法全祖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

以爲賈文之謂何又謂以爲利有天下其孰能說之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某時屬召使擯亦言舍其孫而立其子非先王意也乃奏入是歲冊　今王矣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註當立孫不當立子是舉也或有於御史處言　王狀者言其不堪嗣位意在他立及御史見　王狀聽其言也又自失矣見其容貌辭氣與言者六相左賈誼贊爽然自失蓋驚異之不自持之貌藩王子孫



是聲

生長閨牖不習見民間事不習接賓客復幼冲氣識未及之安得不在左右也事權安得不在左右一說如兕在鼎矣之在彼謂民但知罪之輕重在鼎則乘禮徵書此謂王但知使令之人在左右而日與之習御也更詳之懷世子既卒所以爲　懿王後者未佩玉兆也檀弓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卜人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註不沐浴佩玉者言石祁子獨不狥衆有特見也石祁子兆者正惟不沐浴佩玉乃得吉兆　今王又無外家彊宗其府中事一切受　懿王宮監裁抑仳蔽如民家子養詩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註仳仳小貌蔌蔌窶陋貌此借以狀其卑小與民家小無異歲時不

用何功甚

得朝　懿王卽朝亦遽去不得言不得言其裁抑狀某指宦者蓋甚微且初來濟南貧無外黨思顧　先世子舊恩輒以私錢供給衣食教詩書相依倚護防他變傾身爲之卽此便見宦者某之功　昔者晉獻公屬奚齊於荀息里克將爲亂則謂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是有以要息也左傳晉獻公伐驪戎驪戎女以驪姬歸生奚齊驪姬欲立奚齊遂譖太子申生太子奔新城而自縊姬又譖二公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息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息曰吾與先

屬貴功

引奏寡事以見宦者某之功



君言矣不可以貳里克殺奚齊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其所欲汾陽之田百萬易與爾使許而明焉誠得立然後謝不與汾陽邑而奪之權遂以狥於國中豈爲負先君言哉晉國語秦穆公使人弔重耳於翟又弔夷吾於梁夷吾出見使者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畝君荀輔我吾必遂矣亡人苟入請得入河外列城五秦納之是爲惠公惠公入遂背秦賂而殺里克○此言當里克要荀息之時彼不過貪汾陽百萬田欲殺奚齊而立夷吾此易與耳使息亦以百萬田許里克使得立然後謝絕不與而殺里克以徇國中亦未爲失先君之信也註淮陰傳龍且曰吾平生知信信爲人易與耳蒲城之事履鞮豈不念之深履鞮國語作勃鞮卽左傳寺人披也其曰不敢以貳心事君則謂文公猶公子矣然受於驪姬豈

鞮音低

引履鞮事以見宦者某之

正哉欲以解前罪也爲非有似蒲翟之事者不可也脫文公於焚宮之難以犯呂郤之謀然事以危焉左傳驪姬既譖殺太子申生公又使寺人披伐蒲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及重耳入立是爲晉文公呂甥郤芮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知其謀請見公公使人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爲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我知爲獻公惠公視君不過爲蒲人狄人而已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公宮火呂郤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由是而論宦者其則是能有履艱之智而行以荀息之忠時與才不論焉有足稱者矣



## 介石書院子游祠堂記

伯剛先生姓顧字伯剛吳人既先後捐田二百畝郡邑諸生矣捨作學田尋又捐田一百畝建介石書院以祀言公子游其中而宋著作佐郎王公蘋　明處士顧公愚從祀焉以系師承勸風俗也則唯是其身自有之哉自身有子游之文學故求此義舉詩生其有之是以似之始先生在給事中時上疏先帝廣曠蕩抑邪佞者五事忤旨謫居庸居庸關又在昌平鎮之外一日而直聲動天下居家論學師承所自在風俗所自起猶是不敢一日忘其黨也豈以今之爲文學者乃吳於六藝視天下爲蔚然乎然文學於吳自文學子游始子游吳人即今南京蘇州府蘇州有子游家子游既學於中國歸而南北之學立人物考子游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特以文學稱性理朱子云吳公豪傑之士而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前知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而誰以易之魯世家太史公曰余讀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註斷斷闕爭之貌首魚斤反索隱讀作闇闇音銀不通繁欽賦云步洙泗而飲馬恥少長之斷斷恥字益明湯升菴亦謂從闇爭能之物考孔子作春秋筆得之唯是寧不贊春秋一辭則筆削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弦歌武城必以所聞於孔子寧倦後爲行不由徑必以得之於澹臺滅明而懼失其流異耶子游正懼

拔萃齋

末定之異哉若已之心以弦歌得士必以六經今之君子蓋傷之曰於六藝焉而異視天下爲蔚然於理奚當也孰與譚性命則稱天著功令則語聖之爲快哉遂至如許長伯號其徒唐林輩以四科漢書儒林傳長安許商字長伯善爲算著五行論曆四至九卿自標榜以升于孔門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章爲王莽所誅一堂之上避席危坐稱天語聖何顏閔之具也說文坐不動曰危坐言其高峻也後漢書梁皆言語容儼危坐愈嚴爲頌愈近緜蕞之戲緜蕞表位標準也緜謂置設綿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植於地爲纂位尊卑之次綱臣漢高帝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采古禮雜以秦儀遂與其子弟百餘人爲緜蕞野外習之不然持說相難緝門耀之帖括自愛謂道在是所謂六藝蔚然者舉以掩焉而吳乃猶是其爲文學徵言以諷詩之爲教弦歌之意乎子羽度江吳多

度渡同 歷上其流異

劍術之士未嘗無傳流斯異耳豈其微哉與上應夫其流異相照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正義註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子游之爲茲厚於後世也豈其本之則無沾沾六藝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以附先君子之列乎必不然矣爲茲厚於後世謂子游爲



嘗去聲下同

此章德以垂後世也上君子指孔子君子思孟法之王三不知其統道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讙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及觀信伯王蘋字信伯從程子游者所爲薦於胡安國者學曰師承識曰世務然信伯說上則獨以心學心學奚當於世務徒所聞於二程氏者具是即其王所不欲卒不以奪其所聞於師而迂濶自嫌也王蘋從程氏學胡安國薦之於高宗見無非道與學何必使自口出及易其所聞乃以其所欲此於文學奚當焉此段言王蘋之文學何必至所欲爲句言即心是道即心是學何必講學且合所聞以從所欲原魯義不仕元執在我而已明處士顧愚字原魯從祀子游即質行如許行吳沈有不必信者沈即澄字許衡吳澄二人皆生元君子恥之然澄生元人域中不得已而應之其心尚有不慊焉者衡宋鄉貢進士宋何拒吉春秋之教故綱目於澄猶具官書翰林學士吳澄卒於衡削去官爵止書許衡卒惡失節也

原魯所取正是此一着

高皇帝大徵大儒嘗一詣 京師歸而伏思穿几宋胡潛苦學數十年潛思義理至忘寢食兀坐一榻着膝處榻爲之穿凡數十年有可以得諸大儒信又不但在我則亦何常論學也此段言顧愚之文學吾黨諸生居以蔚然於六藝出以直聲動天下即

田三百畝若固有之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此又勉諸生殖行之立名不惟於文學也不泯於伯剛捐田之意自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而子游與之矣藝文志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何以稱嗜飲食偷儒憚事安得有君子固不用力之言而曰是子游氏之賤儒乎憚荀子作憚荀子非十二子篇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介石書院所爲偃之室此句巧且含蓄從以二君子者王蘋顧愚卒所捐田之志也是爲未敢一日忘其黨云爾上蘋應信伯蘋字原魯愚字原魯於先生爲四世祖先生名某字伯剛嘉靖壬辰進士也



## 青州兵備副史王君城顏神碑記

君既以　璽書按察青齊諸郡縣即青齊諸郡縣治也則之任　部中丞臺御史臺請城籠水地名曰是淄萊新益四邑之間一都會哉傳都如水所都之都謂聚也貢殖傳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天不弔百姓弔閔恤之意詩不弔昊天一二長吏怠於疆事俾一二不逞子弟逞快也不亂不足以快其意曰不逞過秦論斬木爲兵揭竿爲旗揭竿如林而貧困自喜以爲父老憂四方亡命莽亡命之徒嘯呼而過市有業瓢瓢盛也五升於饑中覆之利劒莫敢以發而釋擔一呼爲皆制挺又安可誰何又曰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註何或爲呵猶問也漢舊儀宿衛郎官分五夜誰呵呵夜行者誰也一云譙呵謂譙責而呵問之亦通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九爲倡亂殺我一二長吏之戍者謂戍守其地者以荼毒我百姓焚蕩我廬舍可法似左傳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憯不畏明憯曾也明明威也言肆無忌憚曾不畏明法也詩式遏寇虐憯不畏明至今一妖女子三勤勞我　王師剪滅此而後食註見剪遼疏議序惡在其按察青齊諸郡縣爲也余不佞蓋未嘗一日忘之桴鼓之鳴如出乎下言其甚近即於　璽書又得臨籠水上以春秋燿吾軍士言勿書亦使得臨籠水上練兵以揮軍威也國語吳王曰若無越則何以春秋曜吾軍士嘗其

場音易一作埸音亦義同

防民而暴之中野必曰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棄命廢職其若父老何我必不然大槩言寵不不城使冠竊得聚聚爲亂如曩昔魏冀妖女之爲安在其按察青齊矣且寵不於青州甚近萬一有警桴鼓之聲如出宇下即勑書亦使我得便宜從事練兵寵水上豈其爲民防患不爲築城顧藉口疆場之事難以齊一乎如此則棄君命廢官職何以慰齊父老之望我必不如此也○句法本左傳趙孟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又晏嬰犒齊師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不佞之業在蒸民之七章矣蒸民篇第七章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中丞傅公謂御史段君曰

此段正見所以委任王公之意

以余觀於大夫才可使無徵役百姓而義不可使衆爲政夫固謂一人慮始而衆施不可有也句法本左傳周敬王請晉城成周曰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又鄭子孔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諸司門子弗順子產請焚書以安衆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不然夫

詘音屈

豈不知淄萊新益之間嗷嗷者以時詘爲辯也財力竭爲詘脟詘不得摮盈句法似左傳楚鄖曼曰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大夫實云畏此

簡音稹

簡書詩豈不懷居畏此簡書即有後事安可言勿與知也左傳敬王請晉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曰公謂王公昔在庚戌少司馬王公之父王忬城潞水上抗虜乃

此自大夫家以句益見其二三宗心

天子有錫命此自大夫家政是爾家常事優爲之吾二人將有賴焉以干城王室備他盜詩召南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註干扞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史記荊公曰所以距關者備他盜耳無亦大夫按察青齊諸郡縣外城數十豈謂是而游津梁之上有難急也國語晉里克既殺奚齊公子夷吾賂秦求入秦公子縶曰亡人苟入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爲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註津水也梁橋也言河東五城豈謂君無有若此者欲使君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故進之耳大夫實云勿更使父老失望於我則君遂營焉曰此曰字王公自任之言是在不佞此一役耳何

勝音升

至言鉅萬吾因石於山因灰於石雖隆之天不可勝用矣此言其不甚費也隆之天言高城也○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曰君長有齊奚以薛爲苟無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猶之無益也乃輟城薛豈猶不堅而覆費爲之其又令



暴風雨潦以攻一日之費此言其必無不堅也石城非不倍於委土而十年爲計一再築之後石城之費立盡是使父老終歲率子弟而城已此言石城之利也累石爲城其費雖比土城十倍然土城不過支十年再築一二次其費與石城等而城又不完固是築城無已時也委土字見國語鄭無正曰委土可以爲師保君乃屬之有司某等者委有司使督治城自三月至七月有司某等者乃以劾於君算幾官錢九百餘

緡音敏

緡不甚費而城高丈有尋八尺曰尋方廣若干丈各門焉二水門出南北城下因鑿爲池又甚堅百姓忽自有之矣忽自有之猶言若固有之不若須費也君以報成今中丞某也攀龍弱

冠音貫 長上聲 好去聲

冠特已聞一二長吏及彼中豪言城顏文美事且三十年此無它則長吏過自好自愛欲無受勞民傷財名不敢者一不者大後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不就者二又不者如匪行邁謀與衆爲政耳不就者三小旻詩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詩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徒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衆爲政已見上如此必使城自地出然後可甚言其責在人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凡九倡亂一妖女子三勤王師云論所蕩焚卽芻餉供億豈但可爲十城然遂以棄之言兵與所費不止可築十城而竟莫肯就其事可見長吏之不職乃平居則又不復作一錢事而曰吾已爲儲芻餉供億於其所令足待變矣豈爲計哉此又見長吏之不職一錢事猶云無分文之益也君名世貞字元美吳郡人少司馬名忬君其子云。

忬音預



#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岢嵐音可 監

山西三關雁門偏頭寧武關北與虜僅隔一牆西與套虜止隔一水誠爲重鎮先是蓋止雁門一兵備整飭雁門兵備駐代州岢嵐兵備實協理之整飭岢嵐兵備駐岢嵐州其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分守冀寧道駐陽曲分巡冀寧道駐省城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軍屯田驛傳一督理糧儲道兼管屯田一清軍道一驛傳道兼管驛法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一分守冀南道駐汾州府一分巡冀南道駐路州府一分守河東道駐蒲州一分巡河東道駐平陽府分區各分區域而監督之三十七年改雁門爲雁平岢嵐爲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爲岢嵐兵備以偏偏頭關老老營堡岢嵐河曲四守備西路參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此以四守備一參將一遊擊等兵馬皆屬岢嵐兵備雁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刑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參將地方兵馬屬之此以三守備三參將等兵馬屬雁平兵備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參將地方兵馬則以設今道云此以四守備一參將等兵馬屬寧武設立寧武兵備道從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爲表裏大同鎮亦逼近虜穴互市之後防備益嚴極稱要害右衛水口等處直虜南窺朔應諸州之道大同府有朔州應州蔚州渾源州其於要害視三

將去聲下同

掌音撐 衰音漢南北曰衰東西曰廣 數音朔下同 趨趍同

闗有輔車之義（此衝要之地在我者要在彼為害輔頰也車牙車也史記秦武王東對曰牴之地北收要害之都左傳宮之奇諫假道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卽虜一道出沒（入）我得以所直道兵馬掌距踵襲而自相為應何慮不及（直虜直道二直字皆作當字解掌擬也掌距踵襲言得擬兵距之又踵其後而襲其不備）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餘里（延袤長也）而虜得以探疏數為堅瑕揣薄厚為虛實（數密也瑕不堅也防衛或密或疏則知何處堅不可犯何處有瑕可乘兵勢或強或弱則欲避吾之實而擊吾之虛）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百里趨利也（言其遠不可支故所賴在大同一鎮孫子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註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為倍道晝夜不息為兼行如此則健者少疲者多健者先到餘悉在後前軍先行之將安得不被擒）惟是席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匈奴傳贊將帥席中國廣大氣蓄人王因以決策）時則雁門一道岢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閫閾不知中彊者外益固之為謀周也（見藩籬雖固於外而中之閫閾不可撤而不備）亡何以二道為不足加之守巡冀寧二道為四道復以四道為不足加之清軍（一道）屯田（一道）驛傳（一道）若冀南（分守冀南一道分巡冀寧一道）河東（分守河東一道分巡河東一道）諸道為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卽有五叅將一游擊十一守備亦唯雁門岢嵐二道相信而服

閫閾音綑域皆門限也 亡音無下同



蕐音垂

胥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相為用十羊九蕐猶之愈數而愈疏（文澮通政分於多門權錯於旁寧得十羊而九牧也必無幸矣又云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負而趨千人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疾亦此意）清軍屯田驛傳職所司存冀南河東棄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內而勤一圉猶之愈實而愈虛（牧羊曰圉邊外開曠之地可以牧圉故謂邊地為邊圉一云圉禦也取禦虜之義）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以制緊也汪雁門以雁平汪岢嵐以偏寧似矣不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畫相交尺寸獨以八守備隸偏寧一道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有妨簡書（防河防河套之虜天子之命曰簡書）卽虜一出套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言其阻隔也亭障見遼鎮善序）烽火優游（言其遲緩也邊境有急則於高處舉火以為號謂之烽火晝日燧夜曰烽）已難為卒（倉卒難應）又況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掣肘見送河南按察副使序）豈所謂明刑而緊制乎時已權生變已常存寧武之介於雁門岢嵐之間亦猶雁門岢嵐之左右於寧武疆場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闌出徼（僥同）功非其約不聲援為德（言各守其境土不侵職掌）辟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視聽為耳目之官而

掣音制肘音帚 辟音闢

能覘能聽已知亦使　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所備按所不守以其所守提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言邊各守其境亦得以覈切罪而以所守備者按責其所不守備者不以向者之不相服習徘徊觀望愈數而愈疏愈責而愈違也此寧武兵備道之不可無設也省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爲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佚均各可以朝檄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指使猶指麾臂使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凡五十言設寧武道之便凡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邊大計始終者句法本匈奴贊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



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右衛水口爲虜必窺之道卽中路忝將直當之與大同兩掖犄角相逐銜尾相隨左傳襄十四年戎子駒支曰辟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註角謂執其上猶執鹿之角掎謂抗其下猶戾鹿之足銜尾謂一軍當前則一軍繼之如行舟然銜尾而進厚集其氣是顧是偎者非寧武乎顧謂首尾相顧與常山蛇勢意同水曲曰偎亦取迴環相接之義與偏頭雁門翼擊而夾攻爲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孫武子九地篇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明形槩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孫武子軍爭篇云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出繕入計出治兵入籌策爲邊長者貽數百年

明形槩制是設武寧兵備之大旨

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乎言設寧武道之便凡三段一可張大同之聲勢一可張偏頭關雁門關之聲勢一可自固其勢爲邊圉利形不自勝制不自舉沈公所謂其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沈公明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以司馬萬公其獨以少方伯政右布奏留之豈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不久任與無人同句法似鼂錯言兵事書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等句法又本管子書是二公者先後奏請蓋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觀寧武道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應上沈公所謂其人句其人謂一代之偉人也司馬遷書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

# 歷城尹張公德政碑記

濟南郡隸省山東首府歷城以一縣附其地濟南首縣所供億轉置送迎舉以取集皆取給於歷城郡大夫以上暨及有事境土者令咸賓下之賓下謂往接以上賓之禮而已居下之歷多山磽瘠水則陂圩。一值荒歲不有恒産公至比災厲荒歲曰災疫曰厲且邊圉嚴師旅在外急催科如捕亡催條鞭如捕逃罪奔亡之人言急也唐書史陽城爲道州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淄青持戟之士日[illegible]道路使者相摩就募國策臨菑甚富而實車轂擊人肩摩此則謂就募卯給者多望疲命於簡書史記秦伐趙趙求救於魏平原君使者冠蓋相望於道詩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注簡書策命也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策謂之簡書凡期月公循循各如績一若不欲有爲以是民亦安之雖小利不見也言此張公有經濟之才民以此安之亦見德政者一邑舊以律占租役必先以準正常與他沃壤也偕歷城瘠邑其租役亦與他饒邑等田瘠稅腴屢不較邑墟亡不比屋焉邑民苦於征役多逃亡不列屋而居國語五家爲比四比爲閭公治第坵畝履原隰高平曰原卑下曰隰視土之墽美惡以登上下其賦勿一以收責勿一槩而責之俾參稽各無失職請額著地沃壤不得欺謾避課令參酌考實上地不得欺瞞以避征役邑百姓始不惡磽瘠陂圩而汙萊爲子孫憂汙萊







見劉毋莽大儒人序又見張公德政者二郡大夫以上滋我待需有事境土臣絡繹於邸宇晨起出謁暮而不能更適庭於疲送迎朝出暮歸不能復理事供臆轉置送迎異求同費舊一以委諸編戶費用一取給諸民知其見役田里長供應之類歲數十家以分聽其給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官契常不掩籍十登其六七入出會之說周禮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illegible]邑百姓無不若相與赴戮得代則若解懸顧以就衽席爲幸而不知其産蕩然矣就衽席言若得代則輒幸得稍安枕而不知已傾家貲矣戶戶轉趨傾覆以積倉爲累不饑爲諱民惟恐以殷實役故也不飢猶俗云此計得一蜡臘司相祈庶幾無斯役蜡臘皆十二月之祭玉燭寶典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弘治間加緡八伯金同伯百民車且百二十乘正德以還加緡至二千三百金濼淸之塗罕轂擊矣車牽相擊也說苑齊人好轂擊先南陽府屬河南朱公首平算事列諸兄弟之邑其邑歲入與歷城同者謂之兄弟之邑猶言平等也得裁伍伯金而邑人稍受賜即猶稱貸出納也雖減五百金尚不免貸告公實始定吏會之議使度支在官工賈無以乘緩急

偫音峙　共音供去聲　公去聲　使去聲

侵傷農。坐屈其利。有司治之不逮上計。則什器儲偫偫待也亦儲蓄之義得轉相為用。冗壞即移置。勿有廢棄焉。法甚便。以約。吏會即今之官辦吏也度支即戶房吏不復舉長物責邑人值而橋索所美餘。橋索多所需索之意五六十年敝政。一朝嘉與百姓日新。邑不重困。共正易輯。市野喁喁。庶見弘治之舊。共工謂所共者共工賦易為輯也無逸篇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共〇此日張公德政者三郡大夫以上。令夙以分禮下之。而公不以卑百姓。晝日晉接。易晉晝日三接不遑暇食。而儀愈安。儀度安閑無卑詘之意未嘗飾廚傳。稱過使客。疲民以取譽。言未嘗媚上官以自為己



亹音尾亹亹地　亹亹自強不息　長上聲　樂音洛

常夜折訟。得情皆片言。及亹亹問疾苦。必竟辭。嘗語余曰。吾四載於縣署。有未踏之跡。未嘗一日於窮閭忘兼照之心。月旦。每月初一與諸弟子設俎豆。謁聖廟言詩書。凡再適薦者七人。其在生齒繁殖。流移究宅。嚮附者。衍負版焉。小雅鴻雁篇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註〕一丈為坂五坂為堵究終也宅定也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以鴻雁集于中澤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負版即今之魚鱗圖冊衍者益其數也〇此見張公德政者四　丙午秋。入上最天官。會徵書留擢西臺。邑長老屬余記之。余惟君子之從政。無樂乎悅人於於。而終無以厭。足其意也。民豈惟無思公屬災厲邊圉之餘。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知時務之要安以本俗。使百姓培氣歸德。恃以不偷。則君子之政哉。公名淑。厲太原之孟人。山西太原府孟縣　辛丑進士。其詳具恤民錄云

枲音徙　沮洳音狙茹

歷邑岱畝絲枲則賦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岱畎絲枲〔註〕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維濼沮洳汙萊迴錯魏風彼汾沮洳〔註〕汾水名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汙萊見劉毋茹太孺人序昭茲海藩我庸景附山東濱海又藩王在焉故曰海藩景附言歷城之附其地凡百執事咸襄侯度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



瘵音債　罹音離　棼音焚

襄成也〔詩〕賚爾人民謹爾侯度租役薦繁。凋瘵罔顧薦荐同仍薦而至也〔易〕水荐至是也凋困瘵病顧呼也言民之困病無所告訴汔可以康。無艱國步汔幾也康安也步猶運也民困於虐而曰庶幾可使之少安而無使國運之多艱難乎〔詩〕民亦勞止汔可少康〔又〕天步艱難〔又〕國步斯頻頻急蹙也公始涖止。覽望方殷。維時多罹罹憂也〔王風〕我生之後逢此百罹百務孔棼。甚紛亂疲夫載路。塈有轉瘠。矢鮮倒懸。登之衽席轉瘠謂瘠病之人轉死于溝壑也矢誓也誓欲解民困厄而貽之安遊刃引割。恢乎為紀言其優於立政紀而無滯礙〔莊子〕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彼節者有間而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刃矣渾兮以容。內諱臧否外若渾而中則明〇此見張公德政者一期彼

袪音區

乂濟懲茲勵已勤當言勵言勵其事之以勵來言已而民以爲病已乂今當懲茲勉之愛乂濟雖貫則仍弗憚改爲鄭風緇衣又改爲兮雖遷善急慮動若疑說命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者雖慮善以動僨若疑而未信襲弊未袪善將安施欲行善政先革弊政乃第坵畝繳惡是甄分別二甄第者次第其上下磽田沃稅比屋以薪欺謾避課靡郡匪民裁瘠田之享稅禁沃田之欺謾原隰以清井地用均澤及子孫世業莫湮肥瘠清查民始不苦瘠曰爲子孫累二此應記中德政者二一都之會旣詒我肆詒遺肆勞也言以堅城之都會遺我以勤勞之事也詩有洸有潰旣詒我肆肆絡繹齊郊戟人節使節即上詩戟之士就募者待節之使奉簡書而來者絡

詒貽同 肆音藝



秸音戛

然至齊皆求迭其所取故下云入境取遂供億送迎入境取遂東秸不修王章斯墜秸禾藁也民不得修束藁之業反以轉給公上而告匱編戶轉給趨相告匱疾首赴役積倉爲累苦於征役是害反爲累也詩云以之憂矣疢如疾首吏畏其威南陽朱季此借漢之朱季以頌南陽朱公何等巧合後漢章帝時朱暉治臨淮有善政民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平算列邦我獲受賜朱公首平算事得裁減五百金張公爲政樂不可支又借漢之張堪以頌縣尹張公亦巧合後漢光武時張堪守漁陽勸民耕稼以致殷富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曰茲出納實存有司矜此赤子勿遺農時什器儲偫來工肆成秋歲上計胥縮

畤音治

贏音盈

今贏來工肆成謂官自辦不取之民凡什器儲積之物皆招來百工吾官辦造作之肆以成其事故歲終上計昔日不足今覺有餘以無役橋索羨餘貪緣爲奸故也享有公牢覿無私幣用克有經有常法供匪無藝無藝無法之誅求也左傳子產曰若大國令無藝鄭鄙邑也亦幣爲也百年蠹政一朝自替市野喁喁庚新多制言多制之政爲之一新也多制數改法也三傳叔向曰國將亡必多制晝日晉接夜分析獄民所疾苦必盡忠告則晝夜夜將半從此分日夜分四載宦邸窺園無跡借董仲舒窺園事以頌其勤政儒林傳仲舒下帷講誦蓋三年不窺於舍園兼照窮閻幽光潛晰晰明也漢書章帝詔曰功照六幽靡不率俾註六幽六合幽隱之處寄命百里視諸一堂恩徹窮簷

嗇音各



孌音聯 罭音域

視遠而百里若在一堂之上童婺知名樸之龔黃婺寡婦也司馬退公傳公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漢龔遂黃霸皆循良吏故比之謳庠申義父母爾師又有父母之親又有師之尊孌彼七士鴻漸于逵士沐作人之化登薦書者七人如鴻之漸進于雲路也孌美好貌句法似詩孌彼諸姬聊與之謀易漸卦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九罭有歌公歸無所豳風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其二章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汝信處註九罭九囊之網也鱒魴皆魚之美者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遵循也渚小洲也汝東人自相汝也再宿曰信此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遘之子則見其袞衣繡裳之服矣及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於汝信處而已

芾音肺　祜音戶　召音邵

蓋願其且留於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東上而使我心悲也**稱最銓階揚**（吏部曰銓部銓稱也稱量天下之人才也）**績當宁**（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註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視朝所立處蓋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栢臺繡裳其忘東土**（漢朱博爲御史大夫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其上朝去暮集名朝夕烏因名烏臺又名烏府又名栢臺漢百官志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置末年東方盜賊滋起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擊斬之註衣以繡者尊寵之也）**蔽芾甘棠受天之祜**（召南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註蔽芾盛貌甘棠杜棃也翦翦其枝葉伐伐其條幹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下武詩於萬斯年受天之祜）**不朽者仁以報召杜**（綱目前漢元帝時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愛民如子人號召父後漢光武時杜詩爲南陽太守政治清平人以方召信臣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絳音降

一篇遵古在今爲叅叅在漢之一時則爲獨創其似今人之禮置

## 歷城令賈君記

**蓋聞之爲邑非不用民而能不輕用其民之爲用也民亦孰能不用上而唯卽安之爲用也公旣治歷城踰年而使者及於絳**（絳屬河南）**則其家大人就養焉居無何輙駕而返請留弗許請命之則謂公曰始吾之視爾于斯役相隸涖相承也**（諸徵役徵賦者無不唯命）**唯是百姓兆民焉是出**（徵繇皆出於民）**而**（汝）**爲之令以賦諸其間俾各有藝極**（藝法也極中也謂貢賦多少準則中正之法也左傳君子曰古之王者並建聖哲陳之藝極）**以務畜其力無失其徵會**（徵召也會集或徵或賦有徵卽會曰徵會）**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左傳晉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有司者豈有賴焉**（言無所利）**百姓兆民惟正是供**（無逸篇以庶邦惟正之供註言庶邦皆供正賦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而令無卽**（就）**於衆政足以取給王事而已豈敢爲是匪經**（非常法）**以侈厥度亦惟是役亦惟是涖功令典籍輕重布之**（功令謂課公而著之於令也典常也謂常法之籍也儒林傳序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輕重布之言各有差等也）**爾敢何異之有**（言吏于土者皆然也句法本國語晉文公定襄王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

緦音思飼同
長上聲下同

有寧宇以承天之無違其反災害九下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歸長百姓而訓重帝土之王何異之有　即
有豐歲樂歉歲凶不庭見於庭救而不朝　不虞不虞度而至之患　爾
既已錯而宜之使各有懷生之念懷生謂安其生左傳晉文公入務利民懷生矣而百姓兆民實欲焉百姓兆民欲焉而諸長吏
孰不欲也此言奉職之令宜若不佞此以下言令之不才者若不佞緦緦焉是言令之不職緦勞役之意　唯不獲乎上是恐而勤勞　百姓兆民
庶幾諸長吏以有德於我不則自恃其不欲而曰諸
長吏實欲之以委諸無可奈何其君子實應且憎以



浚音峻濬也

非我應受也憎惡也言雖受秋我而心且惡之亦將以是罪我　寧謝不敏敝邑豈
敢有愛也寧謝不敏以下是教其子之辭受吝也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子實生我而浚我以生乎而以德於上言子實養我民乃多取我財以養汝身且以施德於上官乎左傳子產請范宣子輕幣曰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
今實有民而委棄之諸長吏其謂令何其毋乃撤
其寧宇而翦為逋逃以自棄其衆不比其民是自撤其安居也翦削也見削而捕逃也左傳子產對晉徵朝曰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毋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　百姓兆民將望望焉挺
險而走其轉於溝壑何辭之與有挺疾走貌言如鹿避死不能擇庇蔭

惴音墜懼也
[illegible]

之處雖轉於溝壑亦所不辭左傳晉侯合諸侯于扈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子家與趙宣子書曰古人有言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音與蔭同　若
由是相為臨長自顯庸也且顯用於天下　尚將惴焉有不敢
輕用之心而使於我焉是息安處大衆其未可棄也國語襄王又曰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　人亦



纍音雷繫也
與音預

孰能不用上而唯安是即我既已父毋子弟將自至
我之不欲人孰不知猶之曰凡以安我也安民者即所以自安
既以藝極則侵漁不行而貧者勸役蓋嚮然於我有
各相為用之心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句見上　不佞
在此猶尚逋逃逋負而逃亡　人不懷生又從而微之纍焉
而使即事於繫追其逃亡而逮繫之使就征役之事　其若父老何何邑
之為也若不然我去而收其田里爾安能知之句法本國語已詳上註
今吾之視爾于斯不困於役不匱於莅也而
邑田以舉百姓兆民無能為逋逃之故豈徒爾與

屬音燭

有榮施榮名彰施也左傳敬王曰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與有榮施先王庸之乃歸絳。蓋公爲歷城者，盡善政也，而其要則有所不欲矣。而才足用民，才足用民矣，而慨焉不敢有輕焉之心。其家大人見邑之無逋逃也，而知其政。君子哉邑諸進士郭子韋，相與聞其言而賢焉，各矢歌以詠其事，而屬余以記者如此。矢陳也詩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樂晉卷下同

云青集

## 劉公樂峴亭記

公既在襄陽諸生間，不樂也。湖廣襄陽府襄陽縣已乃謂御史君曰：昔爾先大父大父祖曰之除新鄭，河南開封府新鄭縣雖介然一王官之大邑丞乎，固周室之未成子也。縣丞佐令未得列於子爵登其事長而我伐，使以馮人。矜伐其能以憑陵人登其行意而人稱功以加我。徼功而使人稱我蓋三載人莫知之矣。不炫能不徼功故人莫知人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我始慨然慕羊叔子羊祜字、杜元凱杜預字之爲人，今亡論其位，即其功懸諸所遇如此，其難也。樂峴之意正有感於此

此是一篇大旨

此不得乎丞，將求乎身。孰與不得乎身，將求乎子也。獨如儞之人哉。儞之人指羊杜吾所爲營峴者，峴山在襄陽城南十里晉羊祜鎮襄陽好遊峴山祜卒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劉公慕羊祜爲人故亦營此以若效爾大父於不窮，而吾將老焉，以是爲樂耳。若汝也以汝能善繼爾大父之志於不窮而吾將休息於此以自樂耳左傳魯隱公將遜位於桓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註菟裘地名方叔子建平吳之議，欲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逼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徑詣秣陵，巴漢奇兵出其不虞，卒如所言，何策之明也。羊祜本傳祜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功業必因人而成蜀之

淯音育　瀉音寫傾也

爲國非不爲也及進兵之日乘勝席卷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海內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直指夏口徑詣建康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晉主深納之而議者多不同唯杜預張華贊成其計及平吳一如所料朝廷聞吳已平群臣皆上壽武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

元凱旣激淯清諸水以浸南陽諸田萬餘頃遂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以瀉長江之險而通零桂之漕民到于今利之何計之遠也

綱目晉大水頻詔以水災問王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勅兗豫諸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今飢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

是皆踪跡之所往來精神之所暢悅山川之所動盪勳業之所肇造策之所爲明計之所爲遠以是得於峴

有此德業故得樂峴之樂

而後世誦義不忘猶我視若於此者若能無意二子於此乎

樂峴亭之意正有祈於此

今天下南綎於越北構於胡芻粟膠滯飛輓縆絶此亦羊杜一時

南綎北構見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膠滯緪絶謂飛芻輓粟不得相繼取給如膠之滯如緪之絶

今何以明策遠計入告我后而無勤

憂

諸執政乎

書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

卽使持節監胡若越諸軍事不者大興卒治河若





笞音癡　佗音駝　行音杭

以使者行水唯是南北交檄力百倍吳晝何所出何以繫尉佗伏中行而笞之背

南越傳南越王尉佗者眞定人也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佗與語使絶新道聚兵自守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秦已破滅卽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王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使陸賈往說之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去帝制奉貢職○匈奴傳孝文皇帝遣宗室女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說旣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每漢使至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必傳善則已若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賈誼疏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致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

縣官之費歲且鉅萬

大萬謂萬萬也

乾溢

詘音屈　眺音跳望也

不常仰給遂詘

平準書捕斬首虜之士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

漁清零桂不啻涓委

水淺運道不通

今何以使芻粟相屬千里坐至以無爲諸執事憂吾非其峴之謂夫固謂二君子之嘗至於峴也不然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

句法似左傳楚夫人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鎭府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

二君得此於峴若得二君子於國家而吾以得峴於若吾何爲不樂哉

言二人有大功故得以有峴之樂汝能有二人之大功於國家吾亦得因汝而有峴之樂何爲不樂

杖屨不具眺望不適談詠不揚飲酒不歡琴瑟不鳴俎豆不大吾之

事也吾何以知若能為羊叔子杜元凱與不能哉言樂則吾能但未知女能為羊杜與否使我得去享其樂耳彼且曰百歲後魂魄猶登此山也未嘗不流涕於斯人〔十道志〕羊祜嘗與從事鄒湛共登峴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念此使人悲傷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也湛對曰公德冠四海道符前哲令聞令望當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陵谷功名相為變遷彼且奚以二石為矣〔晉書〕杜預為二賦自叙其功德勒之於石一沉萬水之中一樹峴山之上曰安知陵谷不變遷乎〇〔詩經〕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此其辯在詹何之說子牟也〔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此不能忘富貴耳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不得乎丞求之乎身既得乎身推之乎子公之所為自勝者婉矣為峴而樂庶乎縱之縱之卽上註中瞻子所謂不能自勝則從之從謂順之也又何害乎心居魏闕之下也見上註預嘗自謂武非其功也預見王渾王濬爭功每謙退不伐曰武非吾功也晉武論功預與王戎皆封縣侯耽思經籍為春秋左傳集解行于世祜蓋曰疏廣我師也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嘗歎曰疏廣吾師也及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〇漢宣帝時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卽日父子俱乞骸骨上加賜黃金出處之間古人難之慕叔子元凱之功而猶不忘鴻鵠龜黿之喻余於是知公不言而有以自與焉蓋曰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然不於鹿門而於峴也則託龐公於二君子矣龐公隱居於鹿門者

重修肥城縣孝里鋪記

按察使周公爲叅政時出督部過肥城縣孝里鋪（東二）（濟南府肥城縣）鋪在縣西北七十里孝堂山下矣公慨然顧今縣令錢君曰此非漢孝子郭巨之所以葬其母者乎（漢郭巨字文舉其妻産子三歲母嘗減食與孫食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吾共汝埋子子再有母無再得遂掘坑三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賜巨官不得奪民不得取及母卒葬於孝堂山廬墓三年）

徘徊音裴回

君子徘徊而不忍去也（孔子世家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弔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今且廢矣無乃先大夫若諸有司之爲盟主也崇在茲館以爲諸大夫有司之所憇

憇音契

而賓客使者之所假道乎（憇息也假道謂道路必經由此）今自廢矣何以崇大如公寢也（左傳子産曰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

擬古覲京師復一氣呵成

屬在敝邑其若諸大夫有司若賓客使者之辱在不佞何（左傳子産相鄭伯如晉晉侯未之見也子産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以無憂客使）無乃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繕葺（又子産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以重敝邑之罪）將肥之褊小介於長清平陰之間（長清濟南屬縣平陰兖州屬縣）而曰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也而援

埸音亦



以自解（疆埸三句見左傳昭元年趙孟之言謂疆埸之邑如鄆之類或歸莒或歸魯無常主也）

舍入聲

四十年于茲假道者暴露憇者舍於隸人（舍如隸之舍）驅之不顧何以徘徊孝子而觀采風俗疆埸之邑在彼猶在此矣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又子産曰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乃錢君謝不敏（又趙文子乃使士文伯謝不敏焉）已報上既得可（可者許其營造）自七月至于九月而鋪成視先大夫諸有司所崇大如公寢者益庳矣以憇諸大夫有司以假道賓客使者膳宰致餐（熟食曰餐）

餐音飡

候者爲導（送迎曰導國語單子曰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甸人積薪火師監燎膳宰致饔廩人獻餼百官各以物至賓至如歸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長清趨而南平陰徂（徂往）而東交授互勞望孝里而歸之視遠如邇（左傳趙武曰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之是役也門屬之門堂屬之堂其个相偶其序相翼備矣而猶是鋪也能無廢矣先王之教在焉而敢以爲功無亦曰二邑之蒿荻自愛曾不遺一甓者蹠鑊又何執事之不閒矣錢君既修縣城稱保障（言其爲一方之

蒿荻音高狄

原缺

孰與縱之而吏真不職之吏貽害郡國哉是蓋公從叅政爲按察使時度
必入朝覲條者中吏得失簿無不關其手名實入入
相應者卽枉焉而躬自八年待調孰與縱焉而不懲
之益肆匪望之加甚之害及郡國哉此公之所卒因
以獲其故而所效者大也應上不獲其故公既告竣役遂代
蔡公左轄浙江稱大保釐畢命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註保安釐理也蓋命之以旌別淑慝之事未期月中丞臺若諸御史臺交章言
公卓異于上存大體拳場新政以達上之德意而宣
布號令董率百僚使大法小廉於以贊天子之寵命
而保成功非直守完鑰謹東南外府而已以方有顯
庸不具列周禮民功曰庸乃今按察使漳州蔡公代公而於
廉貪貞淫之行躬自有之也謂今按察亦有懿行與公同因暴公
之於按察使所效者大焉遂授不佞以具列者如此
廉貪貞淫及所效者大皆一一轉韻收拾
序事用司馬之筆行文得昌黎之神實大聲宏態
能曰且卓爾不群



堞音牒 堠音後 櫓音魯

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選卷三

濟南李攀龍　于鱗父　著稿
莆田宋光廷　稚脩父　校閱
男　祖駿　爾逸父　補註
　　祖驊　爾騁父

記

## 肥城縣修城碑記銘

漢書泰山郡有肥城縣應劭曰肥子國也肥小國子爵之國城周六里二百步高一丈五尺云蓋巖邑也地巖也左傳註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五嶺盤其北陶山據其西視郡城爲外屏焉屏樹也如樹塞門之樹所以爲蔽也詩大邦維屏國家分千戶所守禦其間念至深矣然而覆土耳只是土城先是邑令萬君則行築分東南北隅延石而堞之堞城上女墻也蓋先是城上只是土築今則壘石爲墻守禦者幸疲卒晝夜謹斥堠斥候堠省樓櫓無遺力而西一隅竟以先勞中廢守而堠望之譬城上守禦望樓也夫城盛也盛當是莊子人盛一心心盛之盛如財物其中四圍之容也亦取于盛之義一隅之隙全邑任之何彼此也在昔陶山之役動勤王師而今安可使從高臨下而窺以不

逞之心無論五領之爲踰備矣備外垣也踰備出淮南子詩見送濟南郡丞序言城築不完毋論五領如踰牆入易即城西一隅已可踰而入之邑人大中丞李公益嘗憂之謂今令吳江錢君曰南京蘇州府吳江縣此焉不延石而堞之即三面雖金湯無益也又何必環而攻謂東南北隅皆有石堞而西一隅未有也之金湯謂若金城湯池之固屬按察使周公先以叅政行部過肥子即肥城亦以爲言而錢君則慮事授司徒司徒掌役量功命日計工約日畧基趾趾城足畧行也行其廣狹分財用築作之具分之使均具餱糧餱乾糧也使得食三月而集成不愆于素不過于素所慮之期堞凡若干所句爲雉若干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

上句去太〔左〕宣逵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攀龍曰肥有陶山之役余蓋猶及見之邑中丞自父母之邦守不爲小按察使周公愼其四境云爾而肥是城守不爲小言城守關係者大也〔左傳〕楚囊尹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有味乎王公設險之義乎易坎卦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與其動勤王師也寧短垣是圖覆土而土堞之如塗塗附塗泥也附著也言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必不堅而難久也天之陰雨亟潰亟隕句見〔詩〕角弓篇隕亦潰義孰若延石之永逸

禦音語徵者非也是攝守禦而徵餘自叅政則錢君欲務與民而已而肥是城則依物而偶於政肥之所以有成城也詩瞻卬篇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周公名某錢君名某中丞公名某云

銘曰

天不可升地險丘陵見上王公設險註維休維戚肇自中丞周公居東于宣于藩借周公居東爲東人所愛幕之事以美按察周公且又山東最巧合匪除于庭而力于原除治也不惟庭中政事修治且巡行原野而致力于城築之事〔左傳〕武夫力而拘諸原有令知發大物是憑此又美縣令錢君知發東以築城綢繆牖戶百堵斯興皆見上註詩緜篇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言售厥謀用在不疑匪艮執事一簣之虧草彼巖邑何幹何楨楨幹皆築牆之木植立幹而後施板以築之也但此只借言此巖險之邑而有此城以何者爲幹何者爲楨實乃三人同心以城之也三人同此乃成此城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 内丘縣學田記

邑何學。以群士也。學何田。以群士於禮也。士相觀以群而廢禮由群邪也（觀觀法也群聚也左傳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今曾徒俎豆之義始諸飲食（禮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彼見室家之樂則戚於為曠（貧不能娶）糞埋不掩則其顙泚曰吾何有於為士也（貧不能葬）風俗之道士為政（風俗關於士習故曰士為政猶云其權在士也左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今尚何敢謂無恒產有恒心唯彼為能之即業已群。使日沔埒焉（占畢）無他技又何可使不有於為士也（佔畢見沈約甘七十序白首呻佔詞○言既已群聚而使之學又無他伎能何可使貧而無賴於為士）余往按部内丘（北京順德府内丘縣李子鶴時為順德太守故按部至此）至民間所謂漢孝子郭巨里中。里中即以所掘黄金事名矣（事見重修肥城孝里舖記）嗚呼曩令巨時能自託於上何至欲殺其子以食毋為孝也今又何敢謂内丘之無能為巨者則是田也。無常歲有常賦其士足計也（足為肄業之資）匍匐有喪（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與其易與其禮婚姻之故。不與其富與其禮（不至使貧不能喪妻）而又為之宴喜於飲食周旋於俎豆使相愉快於為士。（不至使嘆何有於為士）則







虞芮所棄而西伯以善養老者也（虞芮所棄特借用之○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何往為祗取辱耳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是田也凡八區東南北壝地各十二畝（是祭山川社稷之壝）邑厲壇地一畝（是祭無祀之壇）南四里舖地七十畝南宋家舖地八十畝東四里舖地十八畝。中丘驛地四畝。凡二百五畝余始按圖得之（想是清查出來）既乃過郭巨里中。思夫士不可一日廢禮也（應上群士於禮及不與其易與其禮等句）乃命以為學田而具諸籍中

# 張氏瑞芝堂記

苹音萍

援神契書名相傳以爲 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苹盛也（事類賦）潤華苹之瑞（註）白虎通曰王者繼嗣平則賓連潤達生於戶瑞應圖曰王者厥機有序男女有別則賓連潤達生於房一名連達象后妃有節也又曰華苹者其枝平王者政令均則生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苹盛也宋書瑞應志曰文帝元嘉中雙蓮同幹瑞應圖曰雙蓮爲苹 漢在元

篇中凡用○者皆切瑞芝字也

封芝生甘泉宮帝作齋房之歌以薦郊廟（漢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宮內産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則得人若董仲舒鄭當時輩儒雅推賢有踵在列以奉天下實稱治洽（班固贊漢世得人於斯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輿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也與）所謂九莖連葉同復此都歌辭（芝房）植才之應也秦人蔓瓜谷之禍（拾遺記）秦始皇欲坑儒客令人種瓜於驪山硎谷中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壓死 綺夏之徒有伯夷之餓于商山之下與薇自療患唐虞不豪甚大之憂（史記）秦時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甪里先生謂之四皓避秦入商山採芝而歌曰漢漢商山深谷逶遲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拘於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隱商山不出及漢高帝召之不應其首 則碩人之邁矣（衛風）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註）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曲陵曰阿碩大也邁亦寬大之意永長

邁音科

矢誓過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歌猶自誓其不忘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夫芝玄氣之精也因腐朽而暢靈華感則萌之美奚愛甘泉商山哉（言得靈秀之氣則生何擇于甘泉宮與商山哉）（爾雅）芝玄氣之精生於樹木者爲芝生於濕地者爲菌 張子其先中丞公嘗以言事忤逆瑾意三梃之不偃也好蕪既蘺（以鉤鐮芟草曰蘺）風紀茂遂（言劉瑾既誅而風裁亦隆赫也片日不偃既蘺茂遂及後而棫樸曄曄國香早麓藂叢草芧等字皆切瑞芝意）乃以指佞見知於朝皆謂人中有屈軼焉（軒轅氏紀）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 豐本遠條世麗東土（豐本美中丞根本壯固遠條美後世子孫蕃衍（詩）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椒聊且遠條且（註）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且歎辭遠條長枝也言椒之蕃盛而采之盈升因歎是椒也其條遠矣謂其枝遠而實益蕃也）祖孫奕葉棫樸之英十人（大雅）棫樸篇咏文王有作人之德而人心趨向之 每兄弟咏集詡詡之盛出則衣冠曄曄弗道（詡詡盛貌曄曄光明貌弗道蔽路也）士林榮之冲和漸於家而以峚國則人瑞者乎（宋鄭仁表德性沖雅居家接人與待交遊一心未嘗變節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世謂之人瑞）嘉靖丁未春芝産子舍（張子）之堂者五以示余而屬之記余見若卿裔矣（卿雲與慶雲同亦曰裔雲言芝紫色似之）若車蓋矣（芝員而蓋亭然獨樹似之）丹章而紺理其芝云以芳矣（丹紺狀其朱葉翠莖也○句法似（檀弓）子夏曰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

軼音佚　棫樸音朴　棫音域　詡音許　曄音葉　弗音弗　紺音灼

騶音鄒

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嗟乎是不可與岐麥卽麥穗兩岐見張公侍政碑銘玄黍黑黍也卽秬黍和鬱金香草釀酒以祭者又洞冥記曰去王門九萬里有壁草如麥名曰玄黍對以釀酒一合則三旬不醒飲甜水則醒也甜谿水如蜜東方朔遊此水還將數斛以獻武帝帝以投陰井井遂常甜而寒洗肉肌理柔滑龜祥褚先生云江南嘉陵龜在水中常巢於蓮葉之上王勝書文云胖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諸侯得我者爲帝王又云龍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昌大巨富鹿瑞格物論鹿獸多鬚十二辰及八卦惟鹿不然一千年爲蒼鹿又五百年化白鹿又五百年爲玄鹿蕃育靈囿以光騶虞之化乎召南(騶虞篇)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註)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豝牡豕也一發五豝猶云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不履生草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



逶迤音委移 見音現 禋音因

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卽眞所謂騶虞矣卽不欲宮童效異又何限崔巍逶迤之地崔巍指商山(詩)陟彼崔嵬謂土山之戴石者逶迤長貌指其泉則中丞公之後與乎子含慕先人芳烈國香自與桂花香謂之國香言其香之清貴也又昔人(詠桂詩)移來天上衆香國寄在梢頭一粒金隱見之間矣將離隱而見於世聖天子方肇玄禋綏明賜肇始玄天禋祀綏安也言始勤上帝之祀以安受符瑞之賜也嘉靖二十三年秋八月壬申內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凡六十有四雩壇靈黍五出者一〇三十九年總督胡宗憲獻芝草五白龜二上悅命龜曰玉龜芝曰仙芝禮部因請謝玄告廟許之〇四十一年四月癸酉鄠縣散官王全進五色龜〇四十三年五月乙卯上夜坐庭中御幄後忽獲一桃明日復有

濡音如 躅音竹 行音杭 藜藿音黎霍 蓽音畢

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未幾壽鹿亦生二子群臣上表稱賀〇又因芳貢芝共一百二十本何多瑞也天下曰濡旱麓之教旱麓篇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文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註)旱山名麓山足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遐何通此亦咏歌文王之德言旱山[illegible]麓則榛楛濟濟然衆矣豈弟[illegible]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賢才數發芳躅盈庭芝則有哉人中之瑞芝也躅猶踪跡謂行事之跡也芳躅卽芳踪中丞公於子含曾大父行也蓋子含之曾祖或是曾伯叔祖故曰行堂構莫美澤欲剪矣[illegible]孟公生于序翦盡也絕也敗孟子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義喻世業之將藜藿登卿相遺蓬蓽一畝之宮子孫荒廢也欲敗也不守者屢矣先人以布衣登中丞之位僅遺一屋幾不守也以蒿草覆屋曰蓬以荊爲戶曰



芑音起 紱音弗

蓽一畝之宮猶言一區之宅也子含慨然以在我有豐芑之謀出私貲以肯世業慨然謂在我當有先人世業之謀遂出私積贖回以留其業(文王有聲篇)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註)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不遷耳肯如肯堂肯搆之肯煥然若見祖宗草茅之舊讀書其堂上以振簪紱之餘響簪冠簪紱蔽膝之服人以知有中丞宅而謂中丞之世將復也乃子含之堂有芝是中丞之士未敝士敝見莊子而我

聖天子至德及遠矣可無記哉應上王者德至於地且挽顧聖天子綏明賜意

炙緋音欽　非　拮据音吉居

# 東彊縣劉村新建三官廟記

劉君雅，東彊劉村人。（北京真定府冀州東彊縣）村東南去邑三十五里。稱劉村，以族姓焉。村東南五里龍泉寺，劉東父某所建也。劉君所建其北，則某祠。又北則某祠，又西北則某祠。劉君嘗游於田矣，即民間疾苦，祭眉而藥餌起之。（此助疾病者。祭眉，即倉公傳望其色有病氣是也。）葬者匍匐衾緋。（此助喪者。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衾，被也。緋，亂麻也。）婚者拮据羔雁也。（此助婚者。〔詩〕予手拮据。註：手口共作之貌，蓋謂勤勞也。此只取勤於周急之意。古禮相見用贄，卿執羔，大夫執雁。婚用羔雁者，重其事而用卿大夫相見之禮也。焦氏筆乘：奠雁古禮也。詩云：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親迎執雁，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雁，昏禮既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士宜執雉，奚執大夫之雁？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雁失不再偶，可謂祥乎？冠禮三加幞頭，服公服，韋帶納鞾執笏，與此同義。）

暵音漢　暍音謁

夏月孔暵，（其燥也。〔詩〕暵其乾矣。）行者道暍。（中熱）河朔諸郡卒戍徒役，瓜期往代，得及其場圃，以蔭息其木下。（戍役得代曰及瓜。〔左傳〕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今人謂任滿亦曰及瓜，賀赴任亦曰榮赴瓜期。○淮南子：武王蔭暍人於樾下，而天下懷。）壺漿餓孚。（飢賑）

使去聲

者厨傳過使，（禮客使）轉相誦衆，視廬舍如歸矣。（廬舍即遷廬也。驛傳謂之遷廬，言傳遷之廬舍也。〔莊子〕仁義，先王之遷廬也，可一宿而不可以久處。〔國語〕單子曰：百官各



以物至，賓人如歸。）以社以方，穀臧農慶。（〔詩〕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註〕社，祭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也。臧，善；慶，福也。此詩述言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齊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告成地利，介言景福。（又曰〔詩〕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註〕介、景皆大也。農夫相告言農事告成之後，又禋祀四方之神，當獲大福也。）

此獨舉上天又以見從祀之神不爲淫祀

捍禦災患，載在秩典。歲時伏臘，（夏祭曰伏，冬祭曰臘。〔楊惲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我乃於三數祠集饗，髦（老）艾（幼）作斂主伯，（作，鼓舞也。斂，疾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鼓舞此男女長幼，斂疾於爲宗黨固守望之事也。主伯，〔詩〕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以輯鄉井，以聯宗黨，以固守望之好，杜侮予之禍，豈爲淫祀哉。（不當祀而祀曰淫祀，言溢於祀典之外也。）東彊當燕趙之郊，（燕北京，趙山西）諸郡之卒戍徒役交雜於路，悲歌少年，慷慨相向。（〔韓文〕送董邵南序云：燕趙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卽加饑饉，必多暴子弟。何可無寔（寔是）陳烈王之風也。（〔後漢〕太丘長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及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邴原、管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爲公孫度欲以烈爲長史，烈辭之。）

〔註〕同舟不 人未詳但 書見鍾會大於 之東今譯未也

同舟而濟江海者，覆於其各有一壺之心，何者？失衆之形也。（壺繫於腰，渡水不沉。〔語〕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是各有一壺，謂各有自恃心而不相救，故舟覆。）劉君

子衡家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爲一間右家令諸郡卒徒視廬舍如歸矣即流移逋逃操戈不逞又何可後事而備乎是廟也劉君有以處其中也有處其中則棲託之迹重而流移逋逃欲爲不逞者沮於嫌忌之勢矣棲託謂建三官廟可以棲託而託以固守望也



忬音預

傳

## 總督薊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公傳

傳不全載　只輯首一段　輯贊

王公忬者蘇州太倉人也其先始興文獻公導遷江東晉王導封始興公諡文獻至宋左司諫縉徙分水宋王縉乃晉公祐之曾孫懿敏公素之孫也至元夢聲爲崑山學正因家焉故崑山改太倉崑山縣名太倉州名夢聲之孫琳生輅武宗時武宗毅皇帝建元正德王倬以進士顯名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即輅子也倬生忬舉進士選御史不由行取而選御史

倬音卓

皇太子當出閣疏上重師道檢宮僚戒淫戲者三事蒸異數約屬世宗納焉世宗肅皇帝建元嘉靖又中貴人宋興行萬金求領東廠公論罷之

閒去聲廠火燄也

出監河東鹽法歲餘以疾歸間復爲御史按湖廣至輒劾方岳郡守貪不職者一人不及代也不及任滿即劾去時中貴人廖斌墳承天即安陸州世宗入繼大統陞爲承天府公謂曰貴人所不魚肉吾百姓者吾請事貴人魚人殘害之意晉書祖逖曰晉室之亂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入子魚肉吾百姓者吾請爲百姓治之不以及貴人

諜音牒

凡吾有所裁始終全貴人耳言以王子即中貴人牙爪也今無賴之徒往往充入宦署中爲之鷹犬還復按順天。八月虜數萬犯古北口。公具

聞

上請屯京城請屯兵衛京師而身往守通州。已而虜果大入

至通竟不能渡河而西。

上諜諸輔道獨完諜打探消息之吏京師曰畿傍近諸郡曰輔謂京師之羽翼也乃

超爲僉都御史經畧通州以東諸軍錄此已盡王公不畏彊禦之槩其論敘也亦以不能於嚴嵩故

贊曰大臣之處成功難言哉。庚戌虜犯　京師中外

洶音凶上聲水湧貌

洶洶。公先策必至以聞。而身守通州。使不得西渡河

巖邑翼翼輔以無恐翼翼整敕貌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肅皇帝嘉靖張皇備胡康王之誥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注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德之基命也左顧右盼念無可與所

立一總督河標一大將軍仇鸞而公以督餉參間。並見倚

重。尋視閩浙嘉靖壬子巡撫山東凡三月巡視閩浙提督軍務亡何改巡視爲巡撫旋

移大同公在閩浙可二歲凡一十餘捷功次三千餘甲寅移巡撫大同虜遁速已罷

則奉而南。倭遁已則奉而北。非不欲任久之以觀厥

此見王公在斯世之重亦構手命之端

成而



天子厲精方稱緩急圖輒效喜自拔士號爲大同得

人輿數寵之以遍帷幄之臣先是虜入大同殺大將獲其師無臣坐失律下獄議置代未決　上諭嵩中外臣誰負忠者嵩偃恐不知所對　上曰吾向所自拔者王忬耳遂手敕吏部朕念大同須得人其以忬往故事推置相用　手敕甚異數也度汝薊遼而公

拒走大虜者六。至有一歲三捷者會虜復入寇與總督許公某令兵徼戰之斬首虜百餘虜馬牛羊稱是捷　聞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明年薊遼總督楊公博入爲兵部尚書議置代　上度汝用公進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凡在大功者六戊午虜犯遼左我師一歲凡三

奈何不免嵩父子文致之也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嵩父子爲所陷抵罪公免之公子世貞又爲護繼盛喪嵩父子盛銜之矣遂虜孛愛數萬騎謀入寇我所遣諜多被殺公乃請援兵不聽虜竟入潘家口我以輕騎繞出賊前凡三日引去尾擊之捕首虜百餘事聞　上乃知前所請援兵非謬第錄諸將歐陽安等下獄而御史以嵩風旨且論殺安會御史方輅受嵩指御史鄢懋卿言公爲帥不任事負　恩當罷狀遂逮詔獄論殺公

間去聲

上自練兵之議起而間

以生奈何比年治師不中調發自期三歲也所疏十

三事具是矣。

天子方喜自拔士號得人度汝以薊遼乃有上言不

任事負　國恩當罷則誰爲之者激極而反大臣之

處成功難言哉此句應贊首句余觀世貞上疏訟父前功隆慶改元世貞詣闕下自訟父冤狀　詔復原職曰虜犯遼左臣父忬以總督督

總兵楊照輩便宜發兵擊破之斬首八百餘級（虜死逃歸以楊照大破之獲首虜八百有奇歯馬牛羊械器以千數故事獲首虜至二百即以捷聞至五百以大捷聞今至八百以蹶虜故上言之者）策定城池功施邊境嵩父子嗾削臣父功狀（嗾使也）竝薄照賞而塞

先帝嘉靖拊髀之明（漢紀文帝輦過郎署問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曰昔有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註拊撫也髀股骨）成化間

總督王越潛師出塞至威寧海殺首虜四百餘級封爲列侯（皇明通紀尚書王越諂事太監汪直每行跪拜成化十六年越偕汪直帥師巡邊出大同至威寧海騎虜營所在亟發兵襲之擒男婦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以大捷聞論功封越威寧伯仍兼左都御史汪直及越子任家人冒功陞賞甚衆汪餘陞都督王喜陞錦衣衛指揮）臣愚以爲比罪則避陽爲肘腋之寇於我爲必應量敵則掠出榆林塞於虜爲惰歸用師則楊照一部將計勝則首功過當威寧者多而懲其深入者惓慮敗則潛師出塞刼虜取捷者危越封而臣父不録令當

先帝之世無以春秋懼軍士而示天下以非常功（國語吳王曰若無越則無以春秋曜吾軍士〇世貞案此）不知遼左之役見以爲

狎戰而嵩得持之（惟爲嵩所持故雖大功不録）威寧（王越封威寧伯）以汪直與俱出塞氣奮人主同功一體（惟爲太監所善故有功得封二句奴傳贊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之決策是以建功不深（漢紀薛公曰韓信黥布彭越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將相不調和自古患之矣（史記陸賈謂陳平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乃與勃深相結以制諸呂二宋史岳飛敗兀木于朱仙鎮兀木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乃止時秦檜方欲和金一日下十二金字牌召飛還遂殺飛）

# 霍長公傳

霍長公者西河人也（今山西汾州即古魏西河地）既少孤而毋太淑人李年二十餘歲（嫠寡居二十餘）以故失不爲儒太淑人常恨之（恨不得使其子業儒）公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乎懸而不可知者祿乎昔在襁抱以有今日即使不肖孤列鼎而祭先君子孰與竭力耕田之逮太淑人存也（何秀本韓詩外傳詳見思業之暴孫音紛不願紛推也註）且爲儒不成必難中棄而妨遷業孤豈敢薄諸生獨以白首鄉校（老於邑庠）猶日呻佔（呻佔見沈封君七十序）如病嫗之就蓐使其父毋鮑瓜童之而



進退維谷（言進退皆窮也桑柔詩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坐自朽腐是爲從吾所好耳公由是稍治産所致太淑人丗毳之餘（毛毳帛布可以煖者一云即脆字則飲食之脆美者）云何施于偏族黨矣云何橋梁之役徧四境矣而産猶治也蓋公自計其力足以供丗毳則推及施于不使有一日之積云公素坦率煦濡與群處（煦濡即相顧惜之意莊子魚之處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然耻夸毘（板詩天之方懠無爲夸毗註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言天方震怒則人當斂飭戒小人毋得夸毗也霍駟達吉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雖狎必以義無大小無敢忿爭即忿爭曲直一聽公無後言者

人以此益附公公既貴有輿馬且年七十餘不以乘也毋出入安步里閈中（閈里門曰閈）無異布衣時曰吾幸未僊（疾困曰僊）庶幾與里閈故舊遇諸塗何可使其引避而轍迹畏人將無挾兒輩尊寵於車上僊哉（莊子列禦寇篇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註而夫者彼丈夫也呂鉅驕矜之貌車上儛言輕揪也名諸父驕其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唐堯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而由且不受此等小人所得能幾便驕矜如許豈知有唐堯許由之事而能與之合哉）有司鄉飲酒公嘗一當大賓後輙謝不往曰吾始不圖得從父毋之邦見唐虞養老以燕饗甚盛典也（禮記王制有虞氏養



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註燕禮者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爲獻數畢而止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也周尚文故兼用三代之禮春夏則用虞之燕夏之饗秋冬則用殷之食）一之爲耳而復抗禮邑長吏以煩官府僕僕起居乎（耳非也賈誼疏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公是時已封御史進中丞少司馬凡三命故自謂將無於車上儛云郭太淑人亦年七十以公之家而猶不輟麤糲之食（米不精者曰糲）曰吾與君子同事李太淑人糟糠不厭若將終身雖今暴貴七十餘矣何能異爲婦時也豈以吾

兒為不能事我者乎。其夫婦同德如此。

贊曰：史謂孔子數稱介山子然者，介山山名在西河今屬山西汾州介休縣（仲尼弟子傳）孔子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西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豈之推之後耶。介之推將從晉重耳出亡歸而不言祿者（左傳）僖廿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表其山為介山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今汾州猶有禁火臺古蹟祭介之推焉晉之多賢由



來遠矣。子夏既居西河之上，序詩教授。（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註）西河即今汾州所與友田子方段干木其人也。（周紀）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今汾州有三賢祠祀子夏子方干木霍長公家食不輟粗糲，安步里閈，不以輿馬，非故讓也。方其布衣時，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一旦使之俟駕而後行，式閭而後過，苦矣；品列而後御，味備而後舉，厭矣。厭苦之厭與上不厭厭字異句法本（莊子）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肥肉粗厚筋節卷急一旦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煩體煩內熱生病矣（註）田父可坐殺者言以田野鄙陋之人使其閒坐不待刀鋸而可殺之蓋彼

以勞苦為常一旦忽然安處之生病消骨髓也不然則一以抑損。豈謂坦率乎。猶有意於抑損便非自然西河之俗，蓋猶有蟋蟀伐檀之風焉。蟋蟀（唐風）篇名唐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故蟋蟀之詩亦言唐俗勤儉其民習終歲勞苦而不敢少休○伐檀（魏風）篇名魏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故伐檀之詩亦言君子非其力不食其厲志如此唐即今山西太原路魏即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其論為儒，非獨疾夫不成也。之推之母固曰：身既隱矣，焉用文之。註見上然以有激將來使假儒之名以自好者，非効效也於世，不得藉口耳。公之意蓋因以為訓也。既已三命乃鄉飲酒則謝不往，其出處大義迫斯可見。雖曰



未學，謂之學矣。此意實祝應傳中失不為儒意其斯以為質行君子哉。質行實行也（萬張傳贊）然則可謂篤行君子矣得其子而益顯也。（伯夷傳）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好去聲　嘔音甌

# 長興徐公敬之傳

公名東。字敬之徐中行之父始居約時。游邑諸生間。莫能厚遇〔主父偃傳〕偃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久之。授弟子室里中。非其好也。爲塾師於里中取〔孟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之義則曰嗟乎大丈夫生不能游大人以成名。〔屈原卜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即當效魯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令千里誦義爾〔史記〕魯仲連既爲趙却秦軍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又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游俠傳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終安能嘔



呻音申佔音占糈音所　是上聲　妻去聲　易去聲

嘔爲章句師坐帷中。日夜呻其佔畢。從群兒取糈自食乎。呻其佔畢見沈封君七十序白首呻佔註糈者卜而求神之米〔曰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是也此只是供膳月米會邑富人許翁女年二十不嫁欲求賢夫如公者。公是時年三十矣。乃脫身游女家。語本張耳傳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女家厚奉給張耳女家素長者。里中少年多侮之。即妻公。又皆來侮以嘗公。公問許翁豈負是屬而欲報之。然此易高耳。〔任安傳〕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註〕言邑小無豪傑易得高名也今我在也。

藉蹈　歩駢都從舞候傳化來

而彼皆藉吾家。令我不維是子壻。行皆魚肉之矣。藉蹈也以言蹂藉也魚肉殘割之意〔魏其傳〕魏其侯竇嬰與太后弟田蚡訟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亡何徼知少年家陰事以令里中。里中皆謂少年。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袁盎傳〕盎徙爲吳相辭行兄子種爲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時說王毋反而已少年家顧且因許翁奉百金願交驩公。公乃以所奉百金益市買牛酒。更召外家宗人及里中父老曰高會。大會也〔項羽紀〕宋義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

數音朔趣音促

數問其金餘尚有幾。趣買供具。曰里中少年豈不



共音恭　賈音古

多豪。然無奈此牛酒共具我何。言當盡此百金爲供具乃見豪傑公既已脫遼陽大賈某氏之阨。句法本〔宋家傳〕既除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而某氏曰操百金將進公。及見公。侍酒至暮口不忍獻百金。信陵君傳趙孝成王德公子無忌之矯奪晉鄙兵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公子側行辭讓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邑有豪亭父朱某者。好衆辱人。〔亭父見任安傳〕安留武功代人爲求盗亭父〔註〕言替人爲求盗亭父也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爲亭父掌關閉掃除其一爲求盗掌逐捕盗賊也公一日從旁數之曰。朱君太横哉。〔史記〕主父偃所言皆從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横矣偃不聽朱乃瞋目視公曰

椎音槌

客何爲者居邑屋至不見敬於若乎（郭解傳）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 乃大挫辱公公佯不問一日袖四十斤鐵椎謂朱曰不聞信陵君椎殺晉鄙事乎（信陵君傳）公子無忌既竊兵符欲救趙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力士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救趙秦軍解去 朱跪曰吾始以先生爲庸人乃今知之遂相舉飲謝而去（魯仲連傳）魯連既義不肯帝秦新垣衍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 時江南大饑斗米千錢而公門下多蒯緱之士（孟嘗君傳）馮驩客孟嘗君所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劒耳又蒯緱（註）蒯茅之類可爲繩者緱

蒯音快上 緱音侯

謂把劒之物言其劒把無物可裝但以蒯繩纏之故云蒯緱 然歲入實不足以奉賓客至鬻宅子錢家不令知也（又云）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出錢借人收其子母之息曰子錢言至賣宅於子錢之家以供客不令門客知也其豪俠如此 公始與諸兄同居及徃許翁家諸兄皆聽公去不收（無收恤之者） 十年之中公蓋再致千金即諸兄匍匐來稱貸公又未嘗以無爲解焉（其篤於親如此） 公嘗謂何知積著好行其德者爲享利（著讀音貯義同（游俠傳）何知仁義享其利者爲有德） 吾于人若棄之假人若忘之即有償者是自實其義吾不忍爲也（說苑）子思居於衛縕袍而無裏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

著音貯 好去聲 予音與

也如棄之子思竟辭不受 公蓋慕吳監門卒之爲人而游於酒哉（漢紀）梅福知王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註）吳門市即吳市在紹興府（刺客傳）荊軻雖游於酒人乎（註）飲酒之人 朋友相覩歡然道故飲可五六斗而醉二三（史記作二參（滑稽傳）淳于髡曰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出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註）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爲樂亦甚飲可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 客前奏琴未嘗不爲鼓一再行而據地歌矣（相如傳）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註）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 即長興令召公

睢睨子史語 無此參髡疑

公又謝病不能往（湖州府長興縣） 公雖布衣然見邑中長老好問民所疾苦嘗謂長興西從方山來可百里所（句）故不多爲陂（障水以灌田曰陂） 誠得瀦（蓄）水高下更相爲溉可令畝一鍾何憂暵哉（三十石爲一鍾（河渠書）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秦以爲然卒使就渠用注塡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暵乾也） 城南諸田即患苕水暴至然以隄善潰爾（苕溪在府治之西即霅于所謂天目之山苕水出焉是也） 築令廣一二丈所何慮不障又可樹桑千畝因掘土爲池可養千石魚（言陂池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貨殖傳）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齊魯千

陂音卑 溉音槪 苕音條

汙音烏茇音跋 桑麻 川千畝竹

即雖汙邪且不失茇牧其中獨奈何棄百汙邪下地田也茇乾草也謂民取茇草及牧畜於其中〔滑稽傳〕汙邪滿車世之利不爲乎河渠書故盡河壖棄地民茇牧其中耳公既口畫縣中事縣長吏愈益重公門外時時以干旄來〔鄘風〕孑孑干旄在浚之郊〔註〕孑孑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而來浚之郊以見賢者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句法本〔史記〕見遠陳郎中序西門君引漳水註今年公七十有九矣尚善飯遇客無所敢失〔廉頗傳〕趙使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即有從季子中行來者與許夫人爲夜灑埽早帳具至旦不倦〔魏其傳〕武安侯欲使仲孺過魏其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

大父行之行音杭

蚤中行未遊京師所交已多大父行知名之士矣〔史記〕鄭當時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註〕當時有才德皆祖父之輩與爲友也行輩也余爲即署中時中

篤行之行去聲

行嘗語余曰吾嘗諫家大人至篤行即所言邑長吏治渠事煩苦不爲也以大人之義與邑中長老共數百頃田何不成也言民既煩苦不爲何不自與邑之長老共斂金而通力成之家大

長上聲下同

人謝曰吾聞興百世之利以親附百姓者邑長吏之事也句法似〔衛霍傳贊〕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



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其爲將如此且吾邑長老居閒者終不語今長吏幸而聽我我又奈何從邑中奪賢長吏權乎其爲長者如此句法似〔游俠傳〕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註〕居間謂兩邊和輯之也

鄞音銀

# 杜長公傳

杜長公常者鄞人也浙江寧波府鄞縣附郭以文無害試補奉
化縣功曹史記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註)言雖爲吏而有文理不刻害
也漢書云何爲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爲沛掾是何爲功曹掾在家人時嘗稱詩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二句見文王有聲詩註云貽遺燕安翼敬也子指成王也言豐
水猶以潤澤生草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爲事乎遺其孫謀以安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
子可以無事矣曰信斯言也予幸逮事王父母祖父母曰王父母王大也
又以勤勞父母予奚賴焉其爲王父母供具供給衣服飲食
之具一視父鎬父名供具曰王父母固安大人供具矣三句
三用供具襆聯處學史記所執王父母喪父鎬無不如巳自盡者
而不知其所由辦也長公既收弟仲於維揚次弟賈於揚州
客死而以其喪歸葬而爲季有室以託姊子想是爲少弟娶甥女爲妻故曰託姊
子然後嫁從女者三如其女女卽孤葬不能喪者如其
弟仲卽族弟至筐篚賻賵至無暇日不爲厭焉凡喪而筐篚之禮喪
而賻賵之具仰給者多不以爲厭也筐篚竹器盛禮
幣者所謂實玄黃于篚是也助喪儀物曰賻賵白虎
通賻助也賵報也所以助生送死副至意也貨財曰
賻言以財物資助喪家也車馬曰賵自乘車馬而送
之也玩好曰贈以玩好之器物數陳而送葬也衣服曰襚以衣服裝斂死者也長公出入邑
屋少年輒自避卽所謂辟出入人皆避之也見徐敬之傳過而與之言則

長上聲　從去聲　賻賵音附奉

趣示敬也婦姑勃谿不出梱閾亦自曰將謂杜長公何
卽不使王彥方知也之意其爲人仰慕畏服如此勃谿爭鬬也梱閾門限也(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
言窄小之屋婦姑常在面前則易至於爭鬬同曹掾某患疾諸曹掾畢以
其妻故引去且止長公長公曰厥朋友疾病相扶持
大義而借小嫌以自解何以稱同舍兒弟人孰無急
難而坐棄之也每往必有所與俱每往問疾必有人與俱往亦避嫌之
意以解於衆所引去者執火竟夕身傳七劑七匙也劑湯劑也齊和諸藥味謂之
劑(漢)武內傳李少君遇安期生少君疾困叩頭求活安期生以神樓散一七與之服卽愈其妻顧
以此無間處衆始服長公達節云再補關谿縣屬浙江金

谿音溪　梱音閫　難去聲　劑音祭　間去聲

華府功曹關谿令謂奉化令曰大邑多君子今安得有
杜掾其人哉奉化令曰其人故奉化功曹也其取重
如此先是長公值槖中裝於關谿之塗畢以徵亡者
值遇遺金而拾之也徵卽(郭解傳)解使人微知賊處之徵謂暗尋訪也亡者亡金人亡者至謂
長公曰槖中裝都料也將輸縣而先門門未開而先至假寐
道左屬縣官出辟客倉卒遺之蓋五十金畢者遠矣
然此其地也言拾金者去亦已遠不可追訪矣然正是此處失之長公曰此其
地固在槖之豈遠乎卽畢以畀亡者亡者捐十金謝
長公長公曰十金孰與五十金爾豈以我無所置之

掾音院　辟音避

行去聲

也。遂辭而往。章公居仁嘗謂長公雖在功曹中，實行不可及也。尋授廣西龍江驛丞。有以藤自毒殺者，其家誣怨家殺之。郡太守謂怨家實殺之也，以具獄憲司，則移長公。（以具獄謂獄已成也。移長公謂移文使長公覆按）長公覆而輙見其冤狀。太守惡其反也，而笞之。（反翻同，謂翻其案使從輕）長公曰：憲司豈以廉武吏而移之驛，而乃撓於成案，重辱命也。（我苟屈於郡守成案不敢反，又懼辱憲司之命）笞之不猶愈於殺人以免乎。屬征蠻之役，幕府檄從軍，疾作而卒於邸。後五十年而孫思舉進士，遷青州太守，方爲長二千石云。

禨音機　叱音尺，訶叱也　詈音利，罵也　啗音淡

贊曰：越之俗禨（越今浙江地。禨，禨祥也。謂信鬼神也。覽張叔敖曰：荆人畏鬼，越人信禨）也。賢者惑焉。同曹掾疑長公不憚躬調護之，可與立哉。（有定見，有定守）及觀所詈云者，橐中語其調笑疏於此，嘗纍五十金若云者，自取之。望望然惟恐德我，又何可啗以利也。（史記沛公曰：秦將賈人子，故可以利啗也。以食餧人曰啗）有是驛吏，不難於不阿郡太守意，有是憲臣，不難以殺人大獄屬驛吏者。今無矣夫！今無矣夫！（程明道爲鄠縣主簿，與運使論易。明道曰：明公春秋猶其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一日運使以告伊川，伊川曰：以運使能屈節一主簿，以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即是此意）



冠去聲　亡音無　使去聲，下同　勞去聲

## 晉陽王次翁傳

次翁子使君名道行，弱冠擢進士，給事尚書大司寇省中。（新進士皆撥各部觀政，此觀政於刑部也，故曰給事司寇省中）爲郎亡何，使君補鄧州。（河南南陽府鄧州知州）余尋出爲鉅鹿郡。（北京順德府太守。順德古鉅鹿也）明年使君遷魏郡比二千石。（今北京大名府，即古魏郡同知。在漢爲郡都尉，秩比二千石）往來二御史臺若郡刺史，必直使君與使君相勞也。（相慰勞，不敢輕易之）雅已聞次翁爲人。翁名尚智，字哲夫，陽曲人。（山西太原府陽曲縣，即古晉陽）嘗補郡弟子員，不就。以貲假幹掾省中，十餘年，除薊州（北京薊州）之義豐驛焉。驛於京師東北諸邊爲孔道。（大道也，往來必由之路）次翁乃簿正廚傳（廚，飲食。傳，傳車），箠使諸走（走謂役走卒也。箠使猶言指揮而使之），約客至當御者往輪（班）。

此見次翁之幹局

（國策蘇秦說齊閔王曰：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分直與之約曰：客使至，則當直者往給其役，勿遲緩）蓋三年所，車馬捷於羽檄，使者應乎烽火。（羽檄烽火皆言速也。蓋往來給應之多）未嘗一日詣對幕府矣。（言其材足以辦，不致罪責也。李廣傳：廣從大將軍擊匈奴，軍迷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失道狀，急責廣詣幕府對簿）再遷北地之北峽關北漢障塞尉。譏客出入。（北峽關在順天府北，兩山夾峙，一水旁流，懸崖峭壁，連天津黃崖峪、東垣古北口、黃花鎭）明年棄官歸太原。屬使君已舉于鄉，視

數音朔　魁苦回　賈音古　語去聲

笥中俸纔二金。笑曰腆（厚）矣。一抱關吏何功於上也。尋從使君鄧州。使君問政。未嘗爲質焉。旁引成事而已（未嘗直指其事之可否。而以他事微示之）。及使君遷大名。乃輒不敢復問政曰。吾何能從兒子輩數數操郡長吏事乎。翁魁梧美髯長者（魁梧壯大之意。留侯贊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美髯美鬚髯）也。少不視產。而長翁乃善賈。（長翁次翁之兄）乃翁撫長翁子。則無不若己出。語人曰兒子某病。吾則終夜不能寐。然有過未嘗不譙（呵）讓（責）之。豈爲第五氏哉（言己與第五倫不同也。後漢書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寐。若是者。可謂無私乎）。卽晉陽長老。亦言翁俶儻狀。（俶儻豪俠有氣節也）（俶音寂。儻音黨）視仇家若不可解者。卒如初。不著於睚眦。（睚眦音崖柴。顏注睚舉眼也。眦目眶也。以睚眦殺人。謂舉眼相忤者卽殺之也。郭解傳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里中緩急。翁輒與居間（居間謂居中間爲道地和解之也。解傳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然計畫之耳。不必人人嘗施焉。以故里中曲聽翁。請言事不願金矣（不聽）。（若不怒一無德言。事不願金二無德）余猶記使君在鄧。嘗使人於諸郡。時徵當候太嶽祠官者狀（徵謂訪問之也。如今一應禮儀於各郡知會是也）。祠官方貴。幸余所爲候。輒不與諸郡同。人以報使君。



行去聲　數音朔　延使之使如字　亡音無　所爲之爲去聲

則使君從鉅鹿之所爲（時于鉅鹿大名）。次翁屬在鄧也。後使君從大名遷鳳翔太守（陝西鳳翔府）。移蘇州太守（南京蘇州府）。禦倭於城下。寇竟失利去。稱治行第一云。次翁雖不視產。卽在驛。塾諸驛。在關。塾諸關。（在驛在關。皆開塾學以教使君）一日越人裘生者傳過之。罷矣。翁輒奇焉。延使使君卒業。爲之有室。蓋三年。以裝去。（卒業使從受業也。爲之有室。蓋爲裘生娶妻也。以裝去者。裝載而歸也）次翁所爲使君亡慮十數師。類如此。以故弱冠舉進士。不十年三爲大郡。視曩俸笥中二金。實腆矣（應前俸餘纔二金笑曰腆矣。蓋薄收於身。取償於子。實厚而不薄矣）。廉吏何不可爲哉（漢延熹中碑書所載叔敖事與史記不同。云楚孫叔敖爲相貧。其卒而其子窮困負薪。一日莊王置酒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忼慷高歌泣涕數行。歌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王心感動覺悟。卽求其子而加封焉）。余惟世之君子。重與人爲善也（重。重難之意）。誠曰莫途窮。奪然後罷。遂然後去。斯笑之矣。至無所爲而棄官。則又從而極（窮）之曰。是先奪而圖罷。先遂而圖去。計之狡者也。是計畫無復用之。而竊輕富貴爲名高者也。是恐卒不可測。姑以自避。以緩人之

迹我。而將以復進者也。不知計即穫。亦徒爲罷去耳。身已隱矣。安用名高。〔左傳〕介之推曰身既隱矣安用文之 愈避跡愈著。夫又遑恤我後乎。〔詩〕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是三者故皆不出於患矣。何世之君子重與人爲善也。余觀文翁棄官歸時。年未五十。一抱關吏耳。此三者何以稱焉。言文翁一抱關小吏耳無罪可逐無名可高無復進可覬則何得以三者誣而稱之也



歙音吸 筴音策

# 何季公傳

何季公者名積。字良慶。故姓徐。系偃王後。即周穆王時僭稱王者徐子襃姓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得朱弓矢自以爲天瑞乃稱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 子孫稍遷歙之傳豁。歙州府歙縣 元末有萬億者。始易姓何。再遷休寧。縣名亦屬嚴州府 凡五世爲兆義。兆義生政。景皇帝時用鹽筴起。貨殖傳猗頓用鹽筴起〔註〕筴策同謂以蓍木爲鹽之策起家今鹽商是 應詔輸粟塞下。值虜大入。猝獲良馬以免。顚橐中裝百金耳。乃即歸而廢著以復。是兎解之術也。何以稱少有鬭智。即百金。不猶當奇勝耶。乃即至此皆季公言謂即以百金歸而營于里中便隨手盡何以謂少有錢財則鬭智乃以求勝也不如再往居塞雖百金猶愈於身爲賤役錙積銖累以奇勝耳○〔傳〕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註〕物貴則賣之曰廢猶棄也賤則買之曰著猶積貯也漢書亦作貯〔又〕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又〕夫纖悉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伎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奇勝之所致 遂返塞下。居數歲。果再致萬金。政生耀。耀生季公。公生逮壯。而伯若仲長已各倍公。乃兄弟與俱徧遊江淮吳楚間。所至雍容爲閭里率。相矜以賈。〔傳〕洛陽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又〕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價

長上聲 賈音古

（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道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咸謂季公有家約也（家約卽見上註）先是公父舉明經授長河丞公勸之往蓋三年以循吏稱載在邑乘矣（凡郡縣志皆謂之乘取晉之乘義紀載時事之名也）二兄之亡也公慨然曰曩吾以愛弟奉二兄江淮吳楚間舉橐中裝託我我今乃令諸孤無息業哉（無息業謂財不生息）蓋終其身無私藏亡何御史君受寧遠令（寧遠今陝西鞏昌府寧遠縣）又勸之往曰無念爾祖（文王詩王之藎臣無念爾祖註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使我得稱長河循吏子更能得稱寧遠循吏父乎自是寧遠君

覘音占覘也　彊上聲　當去聲　姒亦巳

卒以卓異聞。召拜南臺御史也公因就南臺覘御史君所爲治狀獨持大體矣乃趣（趣同促）還休寧營萬安里而老焉（左傳魯隱公將遜位公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縣大夫舉賓射必迎公（爲鄉飲賓）公彊爲出竟不再然閭里朞（朞服之親）功（大功小功服之親）待公舉火者十數家未嘗以居常謝客爲辭也（舉火謂待其賙濟而後得炊爨以食也晏子書晏子曰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公以季子金孺人以季子婦得當父母驩公自折節伯仲間事如長河丞所（視二兄如父）何得孺人亦以身下二姒事如姑汪孺人所也（妻視二嫂亦如姑妯娌相謂曰姒）其夫婦孝友如此御史君上續書公與孺人同封年各八十有一歲已孫五人曾孫四人矣御史名其賢今爲南京某部郎中云。

于鱗氏曰季公之賢也身治生而父若子皆以仕顯長河丞官薄耳其邑紀列焉御史貴倨矣（倨尊大之貌一云可以貴倨傲人也酷吏傳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輒謝（謝絕人事）雖賓射不再出（賓射者古鄉飲酒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鄉射之禮禮記鄉飲義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禮記射義古者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彼竊借寵靈以炫閭里者何限乃季公所以



先去聲

先後父若子以仕顯者有道哉（先後非前後乃先之後之也卽左右之之意）豈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貨殖傳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惟孝友于兄弟子孫修業而息之所謂施于有政者也（傳陶朱公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 汪從龍傳

韓首段　韓贊

從去聲　訃音付　儌音就　櫬音稱　裸音傳

汪從龍者歙人也。名雲（南京徽州府歙縣）其先汪華者。隋末以豪起。據六州。稱號吳王。唐興授總管六州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公。至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叔敖者。始自績溪徙邑之潛川。（徽州府績溪縣）叔敖生若虛於江南。經制使若海為從兄。若虛十二世生道壽。道壽生十有八歲。而其父士誠卒于客。訃至。（告喪日訃）輒往儌而輓以行。（儌借傳也輓引棺索也）盡儌乃焚櫬。裸諸櫝。錫相襲也。（路費用盡乃焚棺而以衣裹父骸骨藏諸櫝什襲甚固）槖而負渡江。乃中流有光屬於舟。龍輒夾繞舟。舟且覆者數矣。衆計無所出。則徧索舟中諸非常物為鮮。（蓋意有珍寶非常之物故龍夾繞舟也）有髹几、澤可以鑑者十。具以沈。猶是也。（髹赤黑漆色也几短桌可以几物者非几案之几言髹漆之几其光澤可以照人如鑑者沉之江而舟蕩如故）有丹砂煥如熛火者一斛以沈。猶是也。（丹砂即硃砂會要宋雍熙中供奉官于延德使高昌還行程云王居北庭北庭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煙氣湧起而無雲霧至夕光焰如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硇砂者著木底鞋若皮為底者即焦有穴出青泥出穴即變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而衆愈益恐時道壽偎伏莫敢動。卽再索舟中念與櫝俱沈耳。壽失光所在。（此亦一念誠孝可以孚豚魚者）汔濟。衆弗察其所負者枯

斛音胡　髹音休　熛音剽



累上聲　調度似太史公

骨矣。

李于鱗曰觀從龍自少與其父俱見苦為生。雖家累萬金。知財所從來。（越世家陶朱公長男客千金故殺其弟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朱公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及起為吏。権稅泰山。行諸祠監者。重有所棄。計其餘數。不下鉅萬。誠有所不能忍者也。以是得意耳。（從龍以太學生為山東布政司理問嘗権稅泰山供客間泰山館人各以其客自占至不敢匿一筭由是不踰月而稅萬金上宮之役並計諸祠時以監者覆視計簿籌構具諸祠凡數十所計杉竹數千值萬金乃盡削之止計上宮構具署緣數十金而已屬有司行祠事嚴諸工嘖嘖謂分作便也從龍固不許輒構上宮而撤其構構諸祠凡數十所轉相為用卽諸祠次第舉矣）雖欲學吾術。豈告之哉。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貨殖傳白圭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 張隱君傳畧

隱君張沖者其先鍾離人（南京鳳陽府）徙金陵（今南京）再徙吳門（今南京蘇州府）家世服賈云（服事也以賈爲事）以隱君卽嘗挾筴里中學一先生之言然畧大體終不欲數數佔畢閒（佔畢見禮記學記注）弱冠往試視業則息錢恒什倍（息利息也倍一倍而償兩倍謂利之所生息也貨殖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喜曰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傳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然我則不暇瑣之乃如（往）京師與燕趙游閒公子爲富貴容從諸佳麗人鼓瑟跕屣蹹鞠六博翩翩未厭也（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註躧一作跕利屣舞屣也蹹鞠六博見贈王元美按察序）及觀宮闕之盛官儀之美與所交賢豪閒長者游私且慕之曰所謂隱君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非深謀廊廟論議朝廷何以稱焉（傳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而胡爲失當年之至樂不自肆於一時（列子楊朱曰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蓋春年屬父元平公病則隱君心動趨歸家（廣元宗元卿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心動）



抵毘陵（[illegible]）遇盜請橐中裝（[illegible]）隱君懸橐覆諸地顧主記記諸故人所齎問遺其家者某若干并委之無吝色盜以君雍容睥睨故久立徵察君君亦恐有它謂之曰吾既已裝單（[illegible]）橐舉矣無已迹將在眉睫焉不腆千金由將不足以免之郎逢豪視詀要撓膕（[illegible]）雖畏懼畢辭如此身質以謝追吏小禮何所用而所我爲客則一何暴乎賊乃引去（[illegible]）君抵家元平公亦愈所記故人齎問遺者其家往視君被刦不敢問也君則自謂橐中亡恙矣然實已請去（請卽前請橐中裝之請實已劫去即自謂橐金尚在意在必償也）劊起視記償之爲損千金焉乃益治產折節爲儉與用事僮僕同苦樂

勝音升

不翅若自其手指出三千年間三致千金（貨殖傳曰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又陶朱公善治生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嘗曰不時散失無所藏之以故身所嘗施若所已責不可勝數（嘗施謂備嘗其貧苦而明錮施予之已責謂稱貸而貧不能償者焚其券而不責償）然終不爲德而少年附之輒爭爲用（游俠傳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少年間之慕郭解之行淨爲用）屬有天幸鬪智智勝爭時時會蘇是兄湧弟津以儒術起而隱君用俠聞矣（貨殖傳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註未有錢財則竭力營作以生之少有錢財則鬪智巧而求勝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游俠者以財力交輸人也）居閒田地之樂歲時祭祀



醵音據　塾音孰　灑入聲

進醵飲食被服自通也（進卽賻進文進之謂高祖紀任賀蕭何爲主吏主進註主吏功曹也主進主賦斂禮錢也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字本作費聲轉爲進宣帝數負進義與此同禮器篇周禮其猶醵與註醵斂錢共飲酒也錢之所斂者均周禮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則酒之所飲必均此六尸自爲昭穆次序行旅酬之禮如世俗醵飲之均平也貨殖傳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起塾於家曰灑埽治具度可供十人者使三子侍酒於前庶幾賢豪長者適我哉（塾門側之堂治具治飲饍之具也魏其傳魏其侯與其夫人夜灑埽早帳具候武安）晚尤好山水往往在虎丘石湖間（蘇州有虎丘巖有太湖湖中有洞庭山皆名勝）爲廚傳廢（置）一於舟廢一於車至卽其方

返卽其期叠蘇是不窺市井矣（廢一於舟本出莊子魯遽曰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註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上置一瑟於室中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也）

李于鱗曰王生往爲余談隱君家仲子獻翼兄弟故奇士也久之仲子以諸君所爲隱君者列傳言屬余余觀所論次隱君者梅子真臯伯通之倫與（梅子真卽梅福避莽變姓名爲吳市門卒者臯伯通卽隱居不仕舍梁鴻於廡下者）云論封殷鷹毋稱篤行君子卽弱冠遊京師自肆於一時斯亦誠理所取焉烏氏倮一鄙牧長令安得抗禮萬乘事



封音對行去聲　倮音裸烏氏地名倮人名

（貨殖傳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夫倮鄙人牧長禮抗萬乘豈非以富耶）及稱倭夷犯郡時隱君傾身佐縣官之急（縣官天子也平準書富商大賈或聚萬金而不佐縣官之急）以比於任氏之義公事不畢不得飲酒食肉以爲閭里率（見何李公傳容爲閭里率註）大體如此吾必謂之學矣日治具庶幾賢豪長者適我仲子故奇士其所由來遠哉（仲子故奇士應其前言仲子亡奇士以隱君交游多賢豪長者也故曰由來遠）

陘音形　行去聲下名同

# 武毋太恭人傳

極簡易却極紐纖不可不讀又不可草草讀過　太似司馬遷筆

武毋并陘人北京眞定府井陘縣姓畢氏處士宗伊季女也其先莒州學正忘其名以直言顯以直世其家湖廣參議黨孝行表里門以孝世其家臨漳訓導居仁名稱經師也以文學世其家毋自以世家女通內則孝經大義內則禮記篇名其言女子閨閫之法則歸邑處士用之名遺腹三月而用之亡年纔二十有四既彌月生子礪甫生民詩誕彌厥月註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而生也凡三十二年而礪甫舉進士除長清縣令山東濟南府長清縣入爲吏部主事凡十二年而毋封太安人又三年遷郎中而毋封太宜人又一年擢太常少卿而毋封太恭人是時毋年七十有一五年而王用三錫蓋殊遇也易師卦三爻辭云王三錫命先是礪甫在諸生中毋年五十有司上言節婦狀先帝令表毋里門矣攀龍曰余觀程嬰杵臼之烈殺身相勸也託孤爲難焉周紀晉屠岸賈滅趙朔之族朔有遺腹子賈索之不得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乃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眞孤在嬰與俱

耆音旨一極當　殺音試極傳當文字



拮据音吉居

匿名曰武後十五年武長嬰且實告乃誅族賈一報之嬰曰是可以報杵臼于地下矣亦自殺一寡婦人而提六尺之孤義不辱則毀髮膚以杜求者此形殘而行立計無巳感慨經溝瀆自謂永訖永長訖盡也此身亡而孤存亦非一作異計無復之耳季布贊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無論形虧而行立之爲無以自全即身亡而孤存亦爲無以自免也受其孤而使有所不可知猶爲重遺之矣殺身則誰撫其孤其孤之成否皆不可知亦重遺其憂耳既阻薦饑甫飴拮据薦饑年仍薦而至也虞書下民阻饑拮据鳥之治巢手口共作之貌喻人之勤勞更侵父兄輒貽不淑淑善也蓋亦諭之使再適天所不能奪也衆方用暴以孤爲辭是非示之以有累之形而誨圖之哉將何所不至也乃武毋故自有毋才云言爲夫立孤自其天性豈父兄族所能奪然衆方用暴而我苟以立孤爲辭是我示以孤之爲累而誨之使謀害其孤將何所不至也武毋守節堅又能斡處以靜即此便見有毋才礪甫又爲余言毋家代自有節婦蓋其天性也

# 錢唐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世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而成也世人皆謂守節可相勸勉而成是論節之固處可相勸而成亦可相靡而敗焉在其為天性哉靡摧折也言或待人勸勉乃守節倘或有人摧折之便不能守矣此非天性也方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姑相依至戚也至戚戚字作慼戚之戚言其煢煢孤苦至可憂者姑字屬下言僅恃一姑而姑亦諷使嫁之姑而姑諷更嫁之諷更嫁之矣乃凶歲復不能具饘粥供養如姑意罵詈日滿室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此姑靡之而不敗如就嫁之者亦是姑言謂自苦如是不如就嫁之便也如字作不如解左傳若愛重傷則如弗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皆作不如解日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諷更嫁之作使豪奴益肆侵侮傕產之睥睨而覬諸是圖危矣覬諸見劉毋茹太孺人序若覬焉之姑註不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此族長靡之而不敗孰不愛女太安人尚亦有父在父而父諷更嫁之至令踰年廢歸寧禮以自絕而猶未置焉詩周南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注古禮女子既嫁亦歸而問安父母往曰女何藏之深也則操梃梃杖劫之至令頭搶地觸几案血流被衰絰而猶未置焉司馬遷書見獄吏則頭搶地至令斷髮毀形以相示有父而悖如此者乎曰女何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此父靡之而不收人情為其子以婦為其子之孤以婦自為以婦而姑不然矣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有婦庇之以其身而族長者不然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已有令名於其女而父不然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太安人可以影響自解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之無子舉產而授族長者屬姑焉委之以不可知之子而且令父自絕於所適何負夫也言此三者皆可有辭於六難者曰姑且老可俟覲諸之謂何此難者之言諉姑老將死幼孤難託則季子業以孤寄之矣則毋雖嫁而孤業以託之於季子若又可有辭於夫曰是猶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而太安人卒能事姑立子若曰是可相勸而成也則三者所遇皆非人情誰勸之者卒能事姑以終成立其子雖靡之不敗矣今

聖天子下明詔厥高行見褒朱幡而守建昌者孤耶江西建昌府太守即其所撫之遺孤也漢景帝詔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車箱名車之蔽也朱兩轓者其所乘之車左右各一朱轓也續漢志亦云二千石皂蓋朱轓是靡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今謂太安人自存

以存其子太安人假無子將爲一訖計乎（一訖計或安太恭人傳乎語意概指傳貴自擇永託是也）勸之勢緩靡之勢急緩急非所論此余所以謂天性矣故語節而待于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墓誌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江君配恭人郭氏合塟墓誌銘　（行實不辯　輯誌銘）

志曰今之君子患自視太淺矣君蓋起家縣令入拜御史再按畿內以軍功受賞上書言事唯所論罷（初授直隸真定縣知縣凡四年以薦疏十有三徵爲四川道監察御史從幸承天除道濬潞河徼有司造州爲梁覆土其上列檻屬之而大駕以渡蓋自知縣時爲腹畫如此明年巡按隆慶劾奏大同總兵江桓下吏慶再入疑遂皆以提閒　賜俸一級衣四襲銀若干兩明年巡按應天奏罷府尹洪某及奏池州知府柯某與撫臣異狀奪俸二月以南臺御史奏辭遷太原府知府者三年以奏最贈父如其官母太恭人）仕宦至二千石出守太郡遷蹄代（民遮道而留者分直蹄代郡乃止）分臬西徼秉憲一方（知太原府三年遷陝西按察司副使整飭洮岷兵備凡一年歸濟南十有五年而卒）不可不稱得志焉嚮令實無所長徒芥蔕一第沮於自效（無所表見）謂不可覩非常之遇於繩墨之外而槩人以不廣何以自見如是哉（繩墨謂常法也司馬遷書何暇論繩墨之外乎）是爲銘銘曰

莫致之其孰覽之莫畀之其孰貢之（覽貽也豳風覽其很跋其胡載其尾）是器是容是幟是從（有是器局乃能容物有是旗幟立於此則民乃從謂有德斯能獲上治民）寧躇焉是託勿適焉是獲（躊躇審顧之意適）

(專主也寧從容收功勿專主必獲)約不劑能格不制才庚有開於將來(約縋約也格齊格也皆位不配德之意但庶幾開啓於其子以報若德耳)



拖音駝　殷音隱轟鼓其雷之聲隱隱然也

明故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范君暨配宜人楊氏合葬墓誌銘　輯畧　凡二段

按崔子元吉氏狀君諱瑟字孔和其先晉士會之後(士會食采於范故曰范武子又曰范會其子孫因以范姓)蕃武文宣獻以來子孫蕃衍於齊衛間矣元末有名思温者自東平(兗州府東平州)避亂於郡之天馬山(濟南府有天馬山)因家焉是爲濟南始祖云思温生常常生整整生勝勝生福贈君福娶馬氏實生君君生十餘歲讀書於芙蓉山嘗有二龍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者(莊子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室屋雕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諸生咸辟易走(項羽紀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註)言人馬俱驚惶開張易舊處乃至數里)君不動但曰我獨何觀焉頃失二龍所在(左傳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諸生由是咸奇君云何復聞天樂作雲中聲殷于庭諸生不聞也君乃竊喜益自負(高祖紀高祖斬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爲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註)負恃也自恃斬蛇事)二十二舉于鄉壬辰登進士第選庶吉士。君既征羌羌平(時拜陝西按察司副使分巡西寧道征羌平之)屬北虜旁塞

君欲乘餘威驅之，乃遣百戶李堂齎牛酒往風其王俺答不亥名曰：君移部乃直武威今陝西甘州是直武威，厭人耶？將遂欲與諸羌豪合也。使者乘障出，士卒侯望，寒苦久勞，君無益。天子神靈，諸羌豪先後旣授首見殺加以首授，幸不屯備南山，卽所請朔方奇士亡慮三萬人，尚在此張掖武威此地漢以前爲月支匈奴所據，武帝始立張掖武威酒泉四郡以斷匈奴右臂，今陝西甘肅等十二衛是。驍卒萬人，羌降兵萬人，不合將焉置之？量君所部不滿四萬耳，孰與漢卒彊也？卽諸羌願合，陿中豈得入？豈得從枕席虞虜乎？虜無以應。明日獻馬十四謝頃之。君輒出莊浪陝西衛名，則虜在焉。然業已疑君有伏兵，則走黃羊地名，抵黃羊則君在焉，虜乃引去。

余往在關中今陝西，聞邊長老言君所起湟中塞□百四十里，稱累世功紅崖之役，先利致敵，再策羌虜，一何雄也。范君今起西寧道時屬征羌兵旣出道遇暴風起於卓東入於其西，謂諸將曰：是何祥也？羌豈舍堂吉而欸黃厓乎？乃趨紅厓，羌果至，迎擊之，大破其衆。二月海復戰于紅厓，斬其酋長九人。八月又與戰，戮其酋長寫爾定數輩而羌平。屬北虜旁塞，君以策却之，虜乃引去。壬子，虜更寇三川，君將兵三千人往禦之，復破其衆於紅厓，是役也，斬首數十級，并斬脊騰狼台吉諸將益服。君多算云。事聞，尚書上其功，

未報。明年以他奏謫免其官向令以一儒臣卒謫去，何以自見乎？初以歲吉士授編修，失幾分校天下士，謫開州判官，歷戶部主事，稍遷至陝西參政，以卒罷人不知臣，後復起爲□□□兵使，竟敢爲此。猶復制於脣舌，尚書報罷，竟免官去。是鞅鞅耳，數先志，贈君善堪輿家言，實見芙蓉山徙焉，豈法故當叶龍祥哉？龍按卽上二龍見頭於漏之祥。是爲銘。銘曰：

孰是倚而伏之？孰是踦而復之？言其謫官復起。與其絓於口也，寧絓於虜。絓於虜猶可禦也，絓於口不可詛也。句法本武王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詛，音助，盟詛也。大事曰盟，小事曰詛。

頎音其　獷音鑛

明開封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王公墓誌銘

公諱紹，字孟宣，其先棗彊人（北京眞定府冀州棗彊縣）。洪武初，五代祖士賢徙爲歷城人（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曾大父恕，大父驥，父福。公生頎（長貌）秀，美顏辭。正德庚午，偕計遊京師（鄭玄注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註令與上計之吏俱詣太常也）。凡八上。嘉靖壬辰，領牧定州（北京眞定府定州）。州，畿內都會地，雜吏守，無良去者（知州或敗官或左遷無以陞秩去者）。公至，更約法，示誠信。及旬而善者安，釐弊幾盡；及月而獷悍息（獷，惡犬也，喻人猛悍難制）。蜀生卓某者道定（道經定州），遺百金之裝，索之塗。公曰：第往。

汙音烏

當有守者至，則守者一人至。生謂曰：百金雖微，不可攜而去乎？曰：人有棄子，公嘗不忍，爲泣活之。我即忍爾孳轉於公之境哉（見公能以德化人）。梁御史來按部，猝入獄，唯二囚繫焉。登上考去（御史署君上考）。先是州田多汙萊（汙萊見劉安茹太孺人阜），人不能市牛耕，公乃爲孔明木牛法，力得半牛（漢紀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在定三歲，以狀公最者疏二十有二。擢開封府同知。會朱仙鎮盜起（朱仙鎮在開封府城西），陷尉氏（開封府尉氏縣），公即日往擊賊，設伏扶溝下（開封府扶溝縣），約舉幟（旌）翼攻之（夾攻）。





訊音信　質音致　彌音冉　湛音沉

曰：賊果嚮扶溝，冐伏中，遂鼓而捕首虜，執訊以還。公蓋徹知賊家在扶溝，必重質子也（見公料賊之明）。戊戌，河決金相寺口，水出地上一丈許，石橋歸德間方彌爲河（彌，盡也，州間盡爲河也。武帝瓠子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二洪寘壅，漕粟不得從河上。議者謂自孫繼口至清河口百餘里，大興卒塞之，非十四萬人不可，使領吏且六百人，雜作治河卒，受平賈與伐買薪石之費，期六月，計十七萬餘緡。是時公實汪治河，徃行河，曰：是在我。即湛祭（湛，沉同。欲塞河先祭河伯而沉其牲幣於河，如漢武帝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然後令群臣從）

搴音騫　茭音交　橇音蔽　楗音建　鍤音同

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決河是也）。令水工表（表者，巡行營作之處而表記之，若今豎標表也。河渠書：天子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河渠），獨以徒四萬搴茭而自蹈橇理楗事（搴，取也。茭，乾草也。橇音蔽，以板爲之，其形如箕，擿行泥上也。楗者，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插接樹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楗，以草塞其裏，乃以土石塡之也。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泥行蹈橇，山行即橋。註：橋近遙反，一作檋，音菊，以鐵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云：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徒四萬亦勸赴事（勞上則下莫敢違），百餘里雲舉（言人眾多而齊舉也。西都賦：荷鍤如雲），各自以爲常見公。凡三月河隄成，纔佐吏數十，算九千七百餘緡而已（四萬視十四萬人，省佐吏數十，視領吏六百人，省九千七百餘緡，視十七萬餘緡，省三月）

〔覡成視期六月又省此見公治河有緒理之力〕績上賜爵一級視從四品時行郡得金紫乘五馬轓焉〔秩得比二千石也詩話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者乃右驂故五馬爲太守美稱通齋聞覽漢時朝臣出使以駟馬爲太守增一馬故爲五馬晉義之守會稽庭立五馬時人榮之○種首姦祭轓見錢塘名字公示節婦贊〕而毋夫人李且卒歸治喪比禫亦懸車〔致仕曰縣車謂歸隱於家遂車不出〕日弦誦吟嘯〔弦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節也誦口誦歌樂之篇章也吟嘯吟詠而嘯歌也文王世子篇春誦夏弦太師詔之〕檢古書文帖泊如〔泊澹薄〕者忘其嘗仕也公初工五言詩與劉選部天民名相及〔吏部曰選郎〕同郡邊公貢稱兩生俱俊傑其在京師而陽信何景明亦善公即雨雪逢人日江湖問客星〔是公二句詩人日見西清詩話都人劉克嘗與客論云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此意唯子美與克會耳起取書示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豕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八日爲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盛陰則災少陵意天寶亂離四方雲擾人物俱災也客星即使星非嚴子陵之客星後漢書和帝分遣使者二人各至州郡觀采風謠二人當到益部𥢶館吏李郃舍郃曰二君發京師時知朝廷遣二使到蜀否使問何以知之郃曰前有二星到益州分野〕搢紳至今傳誦之因知孟宣名也余惟吾郡非不代有顯仕乃推與後進薦寵下輩以是稱厚君子〔魏其傳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郡中士亦相與愛附公可謂與



斯人徒者矣即使徒致卿相以尊大取棄絕〔尊大如隋李諤自尊大〕卒老何足以易此哉銘曰
孰與游者當世士牧則仁人儒君子大千樂天今
已矣公安此丘貽後祉

歙音吸

# 明封文林郎開封府推官汪公墓誌銘

公諱文顒字存道新安潛川人也 河南府新安縣潛川地名 其先曰汪華家績溪 府南安徽州府績溪縣 爲唐歙州刺史封越國公 汪華者隋末以豪起兵據六州號吳王唐興授總管六州軍事歙州刺史封越國公 至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叔敖者始徙潛川叔敖子若容若思從子若海皆舉進士若海卽嘗爲江南經制使勸進康王者也 康王徽宗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二歲欽二帝說北行呂好問倡義立孟后垂簾王三不許以書諭宗澤遷復書請二聖語王悉渡河而北惟天王在唐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勸進若海亦上書勸進王大位以安人心王然之乃發濟州至應天府卽皇帝位是爲高宗 十三



賈音古下同　貲音資

世生彥仁彥仁生汝珍汝珍生公公家世世服賈往來吳越間卽衰老復聽子孫修業而息之 修業而息註見何季公傳 屬公早孤鮮兄弟彥仁公乃不復欲公行則請行歸視息什倍彥仁公又欲公行也則顧不爲行 始公之祖以僅一孫故不欲公遠行既行賈而歸息乃什倍又欲之行然公以後率任人爲賈不復身行矣 曰計不下席奇勝者不當如是乎 言不必遠出只可以智巧勝耳奇勝見何季公傳 及視其所使則無不人嘗相得轉轂殆百數賈郡國無不各如其身往矣 嘗貲同人貲相得謂任人爲賈而人與財兩相宜也此卽刀間之故智貨殖傳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惟刀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矣 嘗貸故人胡輔三百金至試無所長欲其術不告也 註見汪從龍傳 胡且卒公亟置酒故人子令彊飮食謝不收責且五年矣鬻地於汪循宗人所 故人子既負責及鬻地則又鬻之於汪循而公竟不責此見公之盛德乃汝錫則心欲之矣 汝錫宗人則心欲之若有快快移德於公者 快快移德見魏使君入朝序 公謂汝錫令若是迮而與叔父地叔父猶無受也 迮音作起也又音翟突然之意 願以異日請治垣舍 垣舍治舍而四圍牆以爲固蕭何居家不治垣屋是也 云何汝錫持循陰事以告公公爲致前地也卒鮮免 汝錫挾陰事恐循以要地故公爲之居間致前地以讓循乃得解免此見公負不責地不覬又爲人息爭益見盛德 公齎用旣饒恥溝壑 連下讀恥溝壑有朞功之親欠通卽子思不欲以身爲溝壑之說 說苑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故不敢受 有朞功之親宗族貧來售田卽使田售宅卽使居飮食必自祝曰天苟有汪氏尚及無悔 罪悔 於予身公身自爲塋者凡四世嘗曰吾何能效邑屋中豪越紼從他縣爭地以訟令殯者纍纍在堂寢而我哀絰就繫逮吾生平不讀相冢一字書也 大意言世人爭地以訟使

迮音[illegible]　齎音[illegible]也　相去聲

垺音列

（他者在礦而生者就其總罰通告祖家經拘忌圖本欲謀人墳地目我三四人敢通信相家書故不以爭地訟也）吳甲者嘗自鬻吳元家。故冒姓吳氏。後與其主

垺（等）富乎吳元將殺之不辭千金（雖以千金請罪而元之怒不解）客

曰以存道（字之）之義爾何不令居間（居中間爲道地和解之也詳見三次）

（余傳）公既脫吳之阨固奴畜之乃暮夜持金來郤之曰

吾往卽嘗爲商賈之事何至於爾哉此何異比部君

（公之于比比部郎刑部官掌句會賬城程費律時之物）在大梁爲理時所聽杜

給事事（推官理刑亦請之司理）杜給事殺人大梁中。使裝玉帶

明珠行公所。公心知比部君廉吏。問遺不得至前。則



賕音求

謂客曰卽吾兒受賕（以財枉法曰賕）不當致之大梁邸中乎。

不去今且以爾往論殺杜矣是時使公藉令揚比部

句音鉤

君名何不可哉乃大梁人愈益稱說公。初公年六十

時會病以句曲山人楊君來居數月大愈體復堅彊

如昔時。然一切不闗家事矣乃謂楊君治生者之於

騖音務

養生殊塗哉無論愚者多財爲害卽賢者稱明積著

之理（著亦作貯見吾貽傳）始亦莫不走利如騖（傳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兼并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爲財用耳 註騖一作流）

乃所樂觀萬貨之情（見張騫貨殖傳略）一人操息纍至輻輳（適傳）

（至蕃而貨人物歸之繦至而輻輳故曰富者必用奇勝）此有智盡能索耳終不餘

力而讓財精神不愈敝血氣不愈衰乎（傳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智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吾幸於前人得修業而息之

卽擇人而任時至道家所忌未嘗敢一日處知言哉

（傳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 又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忌）

公以嘉靖戊申十二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一歲

配太孺人方氏如孺人者一人張氏三子一貫郡庠

生先公卒一中卽比部君余同年進士。一誠國子生

二人皆太孺人出也銘曰



彊于宗家彌蕃兮恬于生身彌存兮尚有利于子

孫兮

# 明將仕郎趙君墓誌銘

（行實不載，第誌銘）

誌曰信乎吏之無卑也壩上之役束橐釜鼓皆朝廷一倉令執槩軍國持平分可自致效卑成尊（始君之以長史功曹掾除壩上倉大使也客有過而勞焉者君則謂客曰以君今則以卑職為之也以可因分自致耳是役也實卑事之□舍訂准謹束橐較於輿薪執槩不爽釜鼓然後已萬□取給家廩用諸弟轉穀歲）坐于賊中環視不動苟可安諸郡見危授命生而有所不用而後能用其生也孰與陳說利害使之自解之為從容（居一歲改小貞村巡檢屬有剽賊阻聚徐常關諸二千石不能禽制則檄君捕之君乃率卒往遇賊輒格鬬俘斬十數輩賊益悉衆拒捍君卒不及賊三之一遂為所獲坐君于中直兵在胷旬兵在頸環而視之不動也已乃從容為陳說利害曰固欲其安之也賊亦尋解事聞諸二千石無不壯君之為人者絳書交最不次遷矣云何輒棄官歸濟南則吳君世舉于鄉之歲也）君子曰解官之難於解冠也不能坐于賊中而能一朝長往耶奚自致有二也（言有節槩乃能禦敵又能解辭其自致則一耳）按狀君蓋記棄官之日宅不更鄰田不更畔身與太公恬焉顧所謂諸弟奔走徑賦者不以疲于棄官自諉（君之太公父也歸而奔走徑賦如故不以棄官之故以疲自諉也）可謂孝友為政克明大誼者哉結髮諸掾積歲試為吏一朝棄之無論其年可以為難矣（歸時君纔年四十八客有過而止之君又謂客吾已試為吏無卑者去不為吏）

（此見公之才）（此見公之大節矣）（吾言追吏更無一字不脫化幾於一經□吾□□作者）



（無以為吏……）余聞之殷少宰從游之士以長君則吾門唐子高焉蓋稱舉德性今觀將仕君之為人所繇來遠矣是為銘銘曰

孰尊是須而卑可踰孰安是斬而危可罹行之既

舒止斯有餘分不常在天自致則然曰君子之所

明大□先生謫君以茹墓誌銘

君名鑑以茹字其先長子人也（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蓋曾大父士誠始遷曲周焉（北京廣平府曲周縣）大父文（名）以高年起民間賜爵一級父景岩（名）爲郡功曹（功曹吏也）時則生君君爲兒時嘗問毋郭氏卽兒年及毋毋奚若哉曰是時尙且以纍（龍上聲）埋（土）壅（土）掩我地下矣君遂號泣（號上聲）終日不嬉戲弱冠（冠音貫）以訾（訾同貲財也）入爲太學生蓋兄事唐山馬健弟畜渭南李文進之屬（馬健北京順德府唐山縣人李文進陝西西安府渭南縣人）相與抵掌言天下事矣識者以謂卽以茹彊仕何國家不可爲（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及被徵詣京師則又見今所謂賢者卑瘲孅趍以得人情（日者傳司馬季主曰今公所謂賢者皆爲可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注卑疵卑賤也孅趨猶足恭）惴惴焉猶日懼以冒於罪罟（罟以喻獸者陷於罪猶人之於罟）無不包藏機心狙伺事會此非夫色厲而內荏者耶吾卽何異於鹿豕又安能效騏驥局促轅下乎（[illegible]）將伏尺箠以範我馳驅也是豈其意哉初豈願以其訾賈患也輒歸不復語仕進矣君性好施予卽

（孅音纖趍音趨　訾音貲　荏音壬）



毋外孫趙氏者毋綴緣之功也嘗以謂君君曰此其田二百畝趙氏何憂孤乎以余觀於以茹山居耕田而得食不責羽儀矣（[illegible]）起而爲吏身諛佞者寵利行不恤鄙夫身雖汙辱哉用居上爲右試官（[illegible]）又恐比周賓正（[illegible]）爲姦觸大罪怨及朋友（[illegible]）諛佞安可爲也念爲婞直奉法不阿動忤衆枉行危而毀成婞直安可爲也是則以茹哉（史記[illegible]）銘曰君子之屯（[illegible]）以保其身有孚于哲人兮（[illegible]）

（比去聲　婞音倖[illegible]也）

緡音敏 縋音墜

# 明處士龔公墓誌銘

處士諱彪字仲威少時嘗爲縣官輸租廣川（今北京河間府景州縣是）。王計吏以輸者塡委隸署處士牒以捐之遺令去矣處士竊念生平義不逋（負）賦稅即一旦出門輸租縣官何可輒令有離上抵負名。乃竟自請輸租也。父之又爲縣官輸租。詣　京師見遺錢百緡於道中縋相屬也（縋錢串也）稍稍致之車中。而逆旅人意且私之矣乃謂處士持錢百緡猶爲暴藏孰與易之金而橐中裝焉便也逆旅人固進處士固謝。乃馳及前遺錢百緡者視錢百緡亡其車中（言遺錢者至此乃知亡其所有）處士下自致之曰貫得無朽哉輒超乘不顧而去（此見公仁而廉）豪長者馮甲（馮音某甲）嘗假處士宗人粟三十斛矣處士不知也而宗人自馮所來言收債事處士曰吾即不能贍其族雖有粟隆之天（即詩頌其崇如墉意）猶之露食也（言不能自芘覆）且馮君不難指囷授爾何可使失要期乎（囷藏粟之倉要期要約之期吳周瑜求糧於魯肅肅有兩囷米指一囷與之）乃爲具三十斛賞償之馮亦不知爲處士粟也（此見公仁而睦）嘗謂諸子非其命求無益於得即當饜糠覈奈何欲啖麥飯亦卒

囷音箸 要音腰 覈音核 啖音淡



然喪七箸覆地上爾（[illegible]史唐王[illegible]得一金[illegible]取其[illegible]食於野野人以麥飯予之行數步得照麥飯置覆於地野人慫欲予之播弗顧曰命當饜糠覈予何敢啖麥飯乎遂行○陳平世家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註]覈音核麥糠中不破者也一云覈音紇京師謂麁屑爲紇頭）不然蔌蔌仳仳口約腹裁雖一錢們之汗出不能去手老至操財愈急（世間守錢虜訶較錙銖至老不休遲不肯予父未死已稱貸於人纔死即田產劍囊去矣正月詩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注仳仳小貌蔌蔌窶陋貌言仳仳而有屋則小者而豐大矣蔌蔌而有穀則窶陋者而富足皆言猥鄙之人能致富也們當作捫持也詩莫捫朕舌）其不才子亦已視產稱貸恣紈麗游飲（倩貸於人而美衣甘食）詬笑乃翁纖悉作荒（反笑其父纖細徒自苦耳）宛其逝矣即倒囊入息於子錢家（逝死也子錢家謂出錢借人而收子母之息者唐風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註]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閑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言今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爲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爲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牽也又引也宛坐見貌愉樂也）甚者卒失業市乞轉溝壑令里閈咄然相戒寧極慾於生前耳（里閈里門）吾豈（不之人見此不肯于蕩業行乞而莩死各相戒必慳吝纖悉人生行樂耳寧極慾於生前也）嘗不慮及是乎（此見公仁而達）處士侃侃性尤不喜巫祝（女巫爲人祈祝）嘗謂不[illegible]章焚之天終不雨（[illegible]壇于歲旱移公召縣子而問曰）

蔌仳音速 此 紈音丸 閈音汗 咄音獨

傴音羽 嫗音與 跛音波 媼上聲 音襖 祟音粹

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左傳僖廿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此與反其言必焚巫也乃雨**已則惰不力穡而徙以禳田哉不已疏乎**禳田爲田求福禳也滑稽傳淳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是爲傴嫗跛媼疾廢之婦**此不過是曲背老瘧跛行老媼有疾而廢棄者婦**以馮身狐祥厲鬼而頻行爲祟者**特依身于爲妖之狐惡厲之鬼而頻行爲祟以求食耳周國語內史過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註爽亡協合馮依儀匹也秦國策楚黃歇說秦昭王曰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鬼神狐祥無所食**彪安能以八尺軀磬折於前毋令其恐喝數切不敢仰視已而操吾豚蹄斗酒以往哉**磬折言跪拜而背曲如磬之折曲禮立則磬折垂佩恐喝以禍福恐嚇之也數切謂或面斥其名或稱述其行檢如數其罪而切責之也項羽紀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豚蹄斗酒見上禳田註**由是普濟之東巫祝女子凡以其土偶若桃梗人遷者數十家矣**此又見公仁而正一國風俗是巫祝所供奉以蠱愚俗者無所用之戰國齊策蘇代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處士其先棗强人**北京眞定府冀州棗强人**六世祖諱全者始徙章丘焉**今山東濟南府章丘縣**而成**子三**而士達**成子**而彥祥**士達子**而子整而昇**整昇皆彥祥子**昇卽處士父也**生卒子孫不載**銘曰**

**不唱於人寧聽於神**不唱不爲利所唱也豈肯聽命於神乎豈其遺錢不取而不喜巫祝也左傳僖三十二年史嚚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宜爾子孫振振兮**振振音眞子孫衆多貌周南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嚚音銀

# 明處士李公宗滿配黎氏墓誌銘

長上聲下同。

公諱科宗滿其字。其先南雄之保昌人（廣東南雄府保昌人）宋建炎中有祖二十八宣義者始徙家番禺焉。（廣州府番禺縣）高祖諱明廣曾大父諱緣富。大父諱秀紅嘗屬歲大饑盡輸其家粟數千石與番禺令以給貧民廣州上富人助貧民者籍欲為請賜爵一級不聽曰奈何以滿璽之身從父母之邪奪長吏振民之權（游俠傳郭解曰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秀紅生父政娶唐氏實生公繼室以梁氏生弟舉公生十九歲失父卽事梁無異舉舉



此公辭君問見老成之謙自非時流所及

卽事公不聞有唐弟既壯則從公言田宅。公卽聽所欲為田宅者而獨取其所不欲凡數年弟所為田宅者輒稱不便公又未嘗不輒易之（此見公之孝友）司勳君（仕封吏部考功司主事之子公之長孫）既舉進士邑長吏時時往存公（謂存問）公輒稱下堂之疾（周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雖足瘳猶有憂色曰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不謂諸孫勿言足不良行（良于行足疾故不）卽平生未嘗至城府昔賢所以加故人腹者直此耳（漢紀嚴光少與光武同遊學相友善及卽位帝使人以物色訪之三徵而後至卽以車駕幸其館與道故舊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去耕於富春山）至城府義不可無趨走孰與下堂之傷邑長吏使使問公年七十爵一級公曰自垂髫至今日。（髫兒童垂兩髦也）一廛之民終不能束帶見長吏矣（陶潛傳潛為彭澤令吏白當束帶以見督郵潛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遂解印綬而去）使又言邑長吏既重公。豈欲言事乎曰一廛之氓何知事何所欲言其長者如此（此見公之恬退）性尤不喜靡麗司勳君嘗為市一褐自京師遺公不服也以示諸孫曰吾老乃見西土之人衣禽獸之毛以生若奈何休其蠶織矣（詩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註此刺幽王嬖褒姒以致亂之詩言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不為惡哉））

上使挈下去擊公辭爵

此公辭官事



數音朔

（生卒兒孫不載）余惟人情少而自見苦為生難者必重棄財。何公不擇與弟田宅又聽易之（見汪從龍傳）卽令公之弟盡沃饒不能勞以嚮義（國語敬姜教子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不徹有廢著之形（此廢著與貨殖傳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當是不同著讀音貯也著其所積貯也不能勞以生則將廢）兼并家逐逐日月取之（易虎視耽耽其欲逐逐）則祖若父之產將在他人公何以稱孝友于兄弟以為雖數易之亦猶是在吾兄弟爾聽之誠是也昔者梁公實嘗言司勳家

如此因爲銘銘曰

我履我卽其儀不忒是以有友德言我之所行我之所就各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其儀無差忒而有孝友之德也 詩在我室兮履我卽兮又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明汪次公暨吳孺人合埜墓誌銘

次公生十四而無寵於父也有奴雎眦[illegible]父怒而不言公輒奮白梃詬罵曰奴無禮於家大人罪當誅左傳季文子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奴蒲伏卽匍匐受杖乃白罷之而里中壯之矣[illegible]比居庭惡聲不及犬馬[illegible]父疾爲侍卧起浹旬輒瘳父乃大驩[illegible]驩之日乃自燕代請鹽筴客東海諸郡中而昆弟子姓十餘輩亦因受賈從公賈音古下同姓生也子姓所生之子也亦卽是子孫之意兄弟之子皆在其中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公既饒弟姓亦各數倍然後報成於父也弟姓弟之子也周禮醢之定振旅公姓註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報成告成事也時東海諸郡部使者視鹽筴必召公畫便宜使公計畫其執便而宜於行者有司乃藉公爲鹽筴祭酒而浙東西皆知汪次公[illegible]漢伍被謂王曰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註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illegible]浙江古越地漢屬會稽郡[illegible]揚州唐隸江南道宋分浙東西[illegible]中貴人崑之守浙也欲賂於賈而誣之法[illegible]於諸鹽商欲[illegible]私鹽而宜之法謂吏賈督亡逃至括則獨疏次公名括卽括蒼今爲浙江處州府[illegible]以財力[illegible]此節俠得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公弟公曰奈何以

绐音殆　詒音怠　勞去聲

我殺季乃自諸吏景目而誰之（[illegible]）。若吾與[illegible]有不稱者，昔日之理[illegible]。公曰：歙賈豎汪玄儀也。且夕且千金爲壽，不忍須臾貴人耳（[illegible]）。景曰：吾聞守義，不聞玄儀。公曰：宇也。此中善視賈豎，故不名公。出則實無千金念绐之重，其禍即持券（字）貸（借）。郡爷千金，太守梁公許，諸會劉瑾敗，而景汝公得完諸賈勞公（慰勞公）。公謝曰：干支家言我生之辰適有天赦，果然（干支家即算命人也）。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海老焉，曰：安能白首刀錐爲二子虜也（[illegible]）。吾所爲修業而息之在此兒矣（[illegible]）。蓋中丞公已生者三年，及舉進士，除義烏令，乃大喜曰（浙江金華府義烏縣）：孺子試爲吏矣，服駒以轅，齒壯則良，騠軼雁行，吾懼其泛駕已（[illegible]）。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歲云。吳

騠音[illegible]

媵音應

孺人者，歙之長林人（長林歙縣地名），以大父吳公子公而歸公（子公謂孺人之祖[illegible]以孫女配），而吳公故客歐括（[illegible]），孺人則勸公受賈吳公也（[illegible]）。公行，孺人爲治室中（代夫理家事），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產十餘家，家質於孺人，孺人無弗應，而又不責其子錢（不與算利息）。居數年，諸宗人皆德之。會有故轉徙，則十餘家家屬孺人矣。公由是不問室中，至家大政積著之理，顧未嘗不取裁孺人，而往往片言定也。初孺人與媵黃氏（送女從嫁曰媵）俱未有子，有爲使物之術者（物鬼物也），有符呪能使之（留侯世家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即此物字），謂公父曰：何公之先府君有客乎吳公也（言有客稱吳公）？其謂府君曰：我之帝所，乞丈夫子畀吾孫。既得請，渡河而爲執輿耶夫（執輿之人耶一日），吳其所饗丈夫子仆輿下，左乳中石傷，吾因以石識之。異日洗兒，懸疣乃去（此使物者述吳公謂府君之言）（如此莊子附贅懸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注贅疣即瘊瘤之屬於形體中多生此物故曰附曰懸○此與左傳成十年晉景公夢大厲史記趙簡子得霍泰山朱書事相類）。又謂府君謝矣，曰：吾亦得請於汪氏之宗祏矣（此使物者述府君謝吳公之言謂吳亦得請於祖宗將與吳子矣　祏音石廟主石室），又爲客答曰：雖然，必以吾孫使先

疣音尤

一月舉之公所請者昇滕黃氏也（公……所請……之言）
弘治甲子正月封君良彬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踰
月黃氏乃生良植初吳公子汝公孺人而諸毋譏爲
謂孺人曰田家兒乃大而門又安用持歲鬹鑰如諸
毋爲也（……鑰於身歲……然下垂也卽繫鑰腰下行如環珮之意諸毋吳氏但以毋也）蓋吳公見汝公冠田家冠無苛禮謂
大而門矣言鑰者示諸父之有深藏託扃鐍諸毋（扃嘗）
（鑰也鐍鐍也……必攝緘縢固扃鐍）佩組自愛雍容而已而汝公將
不良于賈也（不言……失利而敗業）後吳氏中廢孺人偏存諸
毋而置其事云（……侮之言於不校）生七十有八年而卒爲嘉
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道昆督部閩越有平
倭功仲曰道某邑諸生封君卜下佛堂兆吉以某歲
月日塟公而孺人祔中丞公請志焉余曰新安俗矜
賈（新安……）卽同列財力相君（傳凡編戶之民……）乃所至爲鹽筴
祭酒畫便宜至令中貴人疏名求之稱汪玄儀自詣
吏玩孰甚焉（……不得名而自稱……） 太守救之不恡（于齊）千
金有所試其長非苟而已也（句法見……從……傳） 大哉修業而



息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其在中丞乎（句法見張）
（……君傳畧）是何能白首刀錐爲二子虜也孺人不責子錢
以規室南之產廉賈五之（傳貪賈三之廉賈五之羅大經云廉賈知取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故也）
俗之相靡雖女子亦奇勝耶（乃……奇勝謂用智……詳見何季公傳）至其與家大政決策片言亦其天性然也懸
疣之祥其應二世來之以德矣（傳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是爲銘銘曰
莫燬於勢而身是嘗之（燬其酷烈如焚也詩王室如燬）莫美於利
而身是颾之見取於業乃成謀得於失政乃行
維道則偕其人孔懷（言二人道同大可懷思也）言作之逑以伉
茲丘（丘實天作之善匹以伉儷於此周南君子好逑註逑匹也）

明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殷公配封太孺人郭氏合塟墓誌銘　輯孺人行實　輯誌銘

初太孺人適公時咸謂貴家女（孺人父諱四川保寧府通判）豈任椎布操作爲新婦乎乃孺人視嫂如嚴姑毋雞鳴起視其嫂不知也（見殷母太孺人序）公既與孺人脫身出（無家人生產）則愈益服勞節約以佐公更造（再造其家）即公意所欲問遺贈卹必從臾力贊務出其厚（從臾音聳勇讀從臾者非即力贊之意謂委曲贊成之也）曰吾安得愛簪珥篋笥俾君子困於義也（此善成其夫）檢討公出諸懷抱之中生不令持一錢曰兒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有識之後何以尺箠禁乎（卽徒鞭撻之不能禁）及就養　京師則謂檢討君今祿孰與既廩學官時若更修小禮曲意貴人左右之助何以稱通經術不失家世也（曾祖衡以永平訓導入爲德莊王教授尋進審理正贈其父旺如其官祖駿以大戴禮舉成化庚子鄉薦）寧課僮僕掘野以蔬而滌廁以爨不願爾有此矣（其子此善成）余惟師學廢則六經無顓門東海孟卿家世爲禮乃更使其子喜從田王孫受易孰若公家四世守曲臺之訓（大小戴曲臺人）釋褐而傳入說王者稱贊命之儒（曾祖衡以永平郡訓導入爲德莊王教授既之國審理南[illegible]與蕭體王上其績　天子璽書勞焉尋進審理正且四十載既致仕王自以師傅舊恩爲書保製贊寵托其家存問比卒而永平弟子員已請祀之學宮矣又禮孫于鄉明）四大臣一時出門下而儼然論石渠之署也（靈寶許氏大司徒莊敏公誥大學士文簡公讚于大學則襄垣劉氏大司馬龍大中丞夔兄弟出其門也貴主公亡宣帝集諸儒於石渠閣論五經同異）向使迭分更造怏怏有德色斯德州逆旅中恝然絕憐而收我之塋以自分於溝壑則豈獨其兄近若哉（公生八歲而父卒亡何母亦捐館舍公益不能就學而一聽伯兄所爲則脫身出獨取敝惡具數事財物盡與兄數年而兄盡破其產公輒復分與兄更造者數矣後兄在德州逆旅中病疫且革主人問即不諱孰收子者則曷不謂之也曰有弟愛我旦夕且至徒以[illegible]遇之少恩難於謂之耳會太孺人亦病疫且革或止公公曰業棣之二章奈何可令伯兄赫然在原隰而以內爲辭蓋舍而後裝及焉宿而後圖及焉且啄且訣以輿襯而返太孺人尋亦愈也）及觀翟君之事蓋其天性信義篤於信數如此矣（初公與章丘翟君洪者友雖已聘孺人然檢討君纔六歲耳翟君客濟南病焉卒無所歸公即舁于家視粥藥四十餘日卒矣公更爲具以殯諸客位而受弔者如兄弟之喪以致諸其子已於塟而竣）人亦孰不欲節約而卒以侈敗則所嘗施不當也與不期衆期於當厄（國策中山君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二）不然豈其一聽所欲問遺賻卹而務出其厚必死士（事見前段）不能矣公既收伯兄而孺人撫其孤及公與孺

人之喪宗人喪焉緦者以功功者以朞豈爲人人悅之哉宗人感公賜族之德緦麻三月者則服小功五月大功七月者則服朞年皆加一等以報盛德至其教檢討君通經術不失家世爽然富貴之際矣事見前誌○爽然猶超然好老莊諸家言而不惑於釋氏又何較然於晝夜之說也斯古稱同德者乎公既博涉群書旁及老莊諸家言而尤精於易數任南中嘉靖庚子屬且省試先期謂檢討君曰吾以是年得旨計吏中如大父成化庚子時延矣願吾得遂至如曾大父爲第五人也然吾亦以十月二十日逝矣援筆而識之壁已果如所言太孺人臨亦謂檢討君即吾不起勿徼福於釋氏此之謂同德易繫辭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陰陽也乃爲銘銘曰

神明之胄家是承既窠乃復以儒興神明之胄者殷氏其先成湯子姓之裔後以郭氏爲既窠乃復者其在武定有殊碑於郭莊之碑或稱將軍若千戶則金元以來已爲武定人也書曰從善者於公爲高祖矣嘗避亂蜀漢之間高皇帝之興也歸而處于今之永利鎮云藩禮肇修崇舊恩于時大臣騈作門爰在中葉潛德斁因心則友藐諸孤事俱見前誌因心非勉强也皇矣篇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其兄則篤其敬太史駿發世厥經取諸襁抱乎王庭翰林官皆謂太史駿發大興起也世厥經謂三世皆以禮經中也乎所期之信也乎王庭期其決科而爲王之神也鶉火式靈開氣先宜爾子孫萬斯年鶉火湯所都之分野殷氏祖湯故曰鶉火式靈凋南宜爾子孫振振兮下式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明誥贈奉政大夫刑部浙江清吏司郎中方公暨配贈太宜人姚氏合葬墓誌銘

方公既歿之八年爲隆慶己巳乃仲子子賓字卜得堂墩上阜堂墩地名將以其年月日葬焉而太宜人祔之也則謂余曰邑之瑞林故祖兆也墓域曰兆亦取吉兆之義先是族人鬻之先君子贖之而宰族人營葬其側以次當陵元故祖塚上爲非順也元故祖即仕元爲大都路使者乃受塚前隙地而先太宜人之偏在焉塋兆曰偏且十餘年危受水患然既以杜鬻者猶則先君子之志也則法也謂體其志也乃今所請爲誌誌諸堂墩上阜者矣誌曰方公諱祥慶字德徵其先出漢大司馬長史紘名至脩有惠誠者名爲歙令子淑濟名因家焉歷宋居環山地名四傳曰十七者遷忠堂地名又四傳則元大都路使慶孫也慶孫生全全生繼祖繼祖生重榮重榮生貴貿貴貿生永寧永寧生富清娶朱氏是生公公生恂恂長者於鄉黨出不具車馬所居纔蔽風雨布衣疏食晏如也甫弱冠會父當送戍于邊則請行不許請之行往役里中蓋二十餘年又不以任二弟視二弟生產不知

其不及也。里中而賦，必先輸以代償者，畢計而還者
舉子錢。（已之賦必先時輸納而貧不能輸者以子息還之又辭）辭曰：以
余在里中不能振諸君之急，而因以為利乎。
（對秦使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天下其孰能說之）後有賦里中競勸，惟恐
公先輸之矣。卒為置義庄里中，召父老以社伏臘有
事焉。（歲時會父老於社夏月伏祭冬月臘祭皆有事於社）常慕大父之為人，身
布衣而邑令朱君使攝彈室，命里中是稱平也，豈予
敢望哉。（居常慕大父為人言大父一布衣耳能使邑令推重里中稱平豈予所敢望）然結
林有訟者，（結林地名）以公居間解之。（居間居中間為道地和解之也）全其
家矣。而里中父老若子弟，蓋由是無復身逮于有司
（逮繫也）公生八十年，以予賓奏最，封工部營繕司署員
外郎。（主事也）明年辛酉正月九日，卒。父老奉主于社矣。
隆慶改元，予賓遷刑部浙江司郎中，
今上覃恩，加贈公奉政大夫，如予賓。姚自太安人加
贈太宜人云。太宜人者，諱壯貞，父曰道轉，母謝氏。二
十而歸公，逮事祖姑舅姑。既有二子，祖姑時已九十
餘，毋飯必為太宜人祝曰：吾願而年若余，而子若孫
若余而子，若孫之婦視而亦若而之事余也。（五而字皆汝也）



一浣衣經十餘年不易。（浣音緩洗）輒舉以誡諸
（紈綺言文繡也）見里中紈綺子弟，
子曰：丈夫生不能自食，竊父兄餘焰，夸詑鄉黨，此斷
榴被文繡者耳。吾不願汝
曹有此行也。今觀少保大學士江陵張公（張居正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人）
所為誌賢母，具是矣。（生卒不載）
余惟歙俗仕七服賈，而堊者卒治堪輿家言，（拘忌而信風水之說）
瑞林之偏瞶諸既鬻族舉德之卽嫌於陵故祖塚
上，而嚙河受水不難數千里，迭戍于邊而難胥於坏
土。安在其為堪輿家言哉。斯足
有子賓矣。佐賦公家，而里中勸輸。結林之訟者，私焉
君子曰：借令里中類如公長者，邑令拱手受
成，不以重乎。生自本業，沒秩于社中，而父老奉主于
社。太宜人自以祖姑之祝之也，誡諸子自食可
謂無德不報者哉。余往奉太恭人亡狀（不孝）
卒于大梁署中。予賓臨輒隕涕，以不逮二親之
永訣也。少保

公又云余往江陵過繕部方公爲工部嘗繕司主事時視權且滿不持一物去其清如此時以工部出湖廣抽分○權音角水上橫木所以渡人者禁閉其事總利入官司下無由得專有若渡水之權因名焉漢武之初権酒酤是也今觀子賓大梁署中時爲河南按察司副使何以異江陵視權時也其清如故永訣大矣以清明文毋令名也更大有以勵稱○是爲銘銘曰

昉音訪明也

祉是饗而兆以食祝是昉而誠以息言見誌中仲氏克諧以慰其永懷公生二子伯氏良明仲氏良曙即子賓維堂之墩然

猗音依

猗上阜之丸然墩上阜如彈丸然言小也宋史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句法似檀弓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木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乃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豈曰無瑜林之干兮不如於焉即安兮干木涯也易鴻漸于干是也○句法似唐盧仝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 瞿淑人墓誌銘

余曰淑人之榮寵所得於

備參詳見誌中

上何曲以備乎殷公以翰林檢討超爲春坊右贊善三年擢洗馬翰林隆慶改元徙侍讀學士尋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計一歲而三遷焉　天子覃恩乃淑人有今封命下三日卒于京邸得年四十有六踰月公改今官兼如故云弟三品妻喪無卹典公以積勞論推恤　上特降文諭祭禮部移遣山東布政司元布政使致焉工部下有司營壙兆起祠堂各如儀式矣已而　聖慈憫惻乃復驗暫解所署馳驛護淑人歸更賜金錢道路過喪兼弼兵職信乎濟南父老皆謂尹恭簡夫人以後未之有此也吏部尚書前太子太傅贈太保尹旻謚恭簡其妻亦加贈卹賜祭葬方淑人兒事公者三年而稱冢婦刑于



友于無相瀆焉而太淑人身女畜之淑人之父瞿公卒于濟南居五年淑人來歸蓋贍公與太淑人女畜之而使兒事侍郎公又三年稱冢婦矣念奉質其修之義恩結於心即不能輒爲公置妾鬱鬱令失志乃

使去聲

淑人勸日益力蓋自奉使歸濟南時年三十二而輒爲公置妾矣既生子又輒爲乳哺不知其非所出也人亦不知其所出嗚呼公自以太淑人遺孤所夙夜

樛音鳩

慮者後爲大耳淑人既貴正不難於樛木之風周南樛木詩註言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南有山木下曲曰樛君子指后妃斯公所繇委蛇於羔羊之節

召南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註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爲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数以絲飾裘之名退食自公朝而食於家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而精意啓沃無貳命也虞書啟乃心沃朕心左傳辭揚曰義無貳信信無貳命不然入則鄉唐虞之閫大道王法納乎

聖德出則參家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乃退食自公不忘夙夜所爲屢於太淑人者以奪於黽勉自效淑人與有議美狀安得謂內有益友焉十月之交黽勉從事不敢告勞惟是 上所降諭祭文固曰胡良臣眷懷方切而

訃音付告喪也

女士哀訃忽聞君之於臣分其大哉惟是淑人國猶賴之豈爲幸乎而榮寵得諸 上者不一而足也淑人少食貧猶云忍耐安貧粱肉粗糲而綺縞疏布粱肉以粗糲當布當綺縞既貴安焉至周困窮見唯爲惠郎傾篋笥無厭色必先宗人次太淑人外家次諸翟以爲差自稱冢婦至有毋道一視太淑人家法動則曰吾聞之先姑蓋四十年相承唯一德太淑人片帛寸縷必組紃就業淑人躬秉刀尺稱御之量太淑人比歲寢疾恭人夙夜祝北斗自代啖茹衣單茹菜也所食者蔬菜之屬所衣者單布之衣

綺縞音倚槁　差平聲　紃音旬　啖音淡



三歷寒暑朝夕上執饋數進必鮮見後劉處士墓表數見愈疏鮮註下至廁牏浣濯不以委諸婢萬石君傳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制有曰茂昭孝敬存于勤儉茲其槩已銘不載

# 明封太安人潘毋趙氏墓誌銘

（易去聲）（使去聲）（邯鄲音寒丹）

太安人者趙公玉之女也既聘于潘翁翁鐸疾（革急也檀弓曾元曰夫子之疾革矣）暫詣視粥藥不起輒留事承德君役以子（責封）時年十有五歲耳蓋諸娌不敢以其少易之承德君壽報府爲王中使叔程東阿陽穀間（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陽穀縣）出者幸半歲太安人奉姑李郎無不如承德君在毋前李遇之輒異於諸婦蓋三十年（言事姑三十年如一日）生三子子雨邯鄲令子震邑諸生子霓行人戶部員外郎承德君出者幸半歲郎三子又無不以事父者併事太安人蓋五十年歲己未以戶部君封太安人壬辰邯鄲君迎養邑中（北京廣平府邯鄲縣）明年戶部君左遷汝州（河南汝寧府汝州）走邯鄲道謁太安人（張釋之傳文帝幸霸陵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註慎夫人邯鄲人也走音奏趨也一云走猶向也）而太安人某月日卒矣汝州君復走邯鄲道與邯鄲君執紼東也（紼引棺索也引柩車而東歸）余惟太安人爲婦時十有五歲耳又暫詣留（向）猝不及奉無遺之訓承德君又季子乃使李無夙夜行役之感是爲倚其子（倚持其所事於婦如其子之在堂下豈不甚難）於堂下豈不難哉蓋五十年



（行施好並去聲）（吡音貲）（匽音偃）（壠音隴）（荄音該）（銍音質）

三子者無不以事承德君者併事毋是兼理夫道也人情嚴父而怙愛於毋非其道承德君出者幸半歲何以使三子有今日（非其道言若非承子有道則夫常外出何以使三子嶽立有今日）又不然豈其備百行集衆美而夫是不宜子是不令以爲太安人願乎必不能美據邯鄲君狀太安人性喜施好聞善言吡詈不出於梱（梱門限也曲禮內言不出於梱）正寢之夕大風仆屛匽（燕國策鑄諸侯之象使侍屛匽註屛廁也當作屛匽路廁補曰周官宮人爲井匽註井漏井所以受水潦鄭司農云匽路廁也）先是安人見二紫衣女子侍焉意獨奇之矣嘗謂壠值召暴於道莽然荄也（荄音該草根也取薪而併取其根）田者役用銍於巖間（周頌奄觀銍艾註銍穫禾短鎌也艾穫也言田夫治田并治田於巖谷之間）卽璧額稱曰語固有之墾田及青天斸薪及黃泉（二句言盡地之利也斸音竹斫也）其好聞善言如此卽漆室之憂國奚擇哉（魯漆室之女倚柱而嘯悲魯君老太子幼漢書劉陶疏云是以追悟四婦吟魯之憂矣於此乎奚擇何分別也）是爲銘（生卒不載）銘曰

以其夫子於姑以其子父於夫維茲壙之永圖（能左右之曰以言能成就其夫盡子道於姑雖不在而若在又能成立其子代盡父道於夫雖不教而若教）

明故封太安人許氏墓誌銘

太安人者許公璆之長女也其先鳳陽人（南京鳳陽府）從長興（浙江湖州府長興縣）四世而毋方氏生太安人太安人生十歲受劉向列女傳觀古圖畫問知大義遂善繪事其工無二（無與之並）見者謂吳興管夫人以來所未有也嘗曰刺繡制形圖畫制意形致欲實意致欲虛並伎相發若輟若起父益奇之年二十得承德君焉贅贅壻也（館壻於其家謂之贅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物也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猶若不欲遂適之承德君故儒俠（儒而豪也俠者以財力夾輔人也）好客日推解不視生產（淮陰侯傳韓信謝蒯通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太安人又為父言大人幸以兒承事徐君即里中豪不敢藉我家（藉我家見長興徐薇之傳）雖日推解好客即所授室弟子與里中豪獻牛酒為旦夕費未嘗假許氏一錢徐君丈夫也父之承德君遊日益盛生產日益微太安人乃日操作供具以為常至鬻所圖畫佐緩急而承德君不知其所繇置矣汝寧君（徐子與為河南汝寧府太守）於承德君為季子昵不令就外傳（內則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註〕外傅教學之師也書六書計九數）稍長猶自授章句即惰弗忍問也太安人顧誰讓不必貸 汝寧君亦父事太安人每夜呻佔（呻佔畢也） 則太安人以機杼相（相助也）助其 汝寧君嘗言比呻佔時聲嘗若從機杼中出者汝寧君既舉進士除刑部主事以甲寅封承德君及太安人尋行論淮上丙辰遷郎中克江南治獄使者（郎中刑官也）出便道兩詣太安人問所平反活幾何人（漢書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必論誦其爰書狀如目前（爰易也以文書易其口辭一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 張湯傳張爰書訊鞫論報）俯聽仰思各務有一二語自當而後已以自快也（自當謂當其意而心安） 汝寧君既再補郡（守汀州又守汝寧）不至汀州（福建汀州府） 今至汝寧矣誠以郡太守古二千石祿甚厚自吾為汝家婦魚菽纔自給恐居非命所當託（謂過於奉養）即不任饗徒以疾為爾憂若猶是齋廚蕭然在官與在家同也 由是為汝寧者數月而太安人必聞其政以莫不曰循吏云屬內考汝寧君有所中（有中傷之者） 當左遷解郡歸遂循不欲行者

使去聲 當去聲 中去聲

皆惟夫是躬亦惟予是相豈惟予是荷亦惟予是儀豈惟勞斯厚生困斯令名亦惟逸斯敗嘗提斯蹟成何有何亡義乃服屢進屢退道乃復卓彼明淑於焉貽穀（蹟亦敗也與躐同義穀善也貽子孫以善道也）

相去聲 蹟音積



明故封孺人賈毋魏氏墓誌銘

余爲郎蓋與孺人仲子衡（名同舍）（衡爲刑部郎）故得聞孺人孺人生十歲處士君（孺人父）於御史君有睍命矣（睍音睍）（況賜也）逾年而孺人不幸瞽處士君且將餽采返焉（采聘禮也古有納采之禮）御史君爲父封君言彼初固願有家也封君諱瓚孺人卒歸御史君曰從容請御史君置妾御史君又固不可時戶部君爲御史君兄方置妾京師孺人則復力請御史君御史君復固不可也御史君在

武皇帝時（武宗毅皇帝建元正德）九江盜起白（江西）擯鑾往破之（九江府攬持也鑾馬鑾漢耙范汸以厲清節爲州里所服嘗爲清詔使按察冀州汸發占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乾清宮災奉詔言退小人數事守北地又忤

武皇帝中貴人而軍儀遂不幸北地語在呂太史相誌中孺人一處士女又瞽卒使固不置妾是自孺人賢矣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俊孺人王舅也謂御史君古人所難（宋劉廷式初議姻人太學越五年登及第歸明定婚女已雙瞽矣女家貧甚不敢復言廷式涓日成禮女家辭曰女子既爲廢人不能奉箕帚或勸納幼女廷式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吾先許之矣雖瞽貧負吾初心哉竟娶之與偕老生二子皆相繼及第此亦古人所難者）

歛陰同 爲去聲 相音楠

役歎魏家兒稱爲御史君婦也知言哉孺人
雖自聵聵病乎御史君攜家人宦遊
數千里外垂十載非孺人安得無捆內顧也守準
言孺人自鍾美御史君使慮攝一家事諸僕若婢日
獻功孺人前如孺人指嚮往無不當御史君意即僕
若婢或不告孺人行亡當御史君意孺人役爲譙責
是非如見也御史君疾日革屬銜孺人曰是兒弱
冠成名矣索筆臥中書進士守簡七夜守準守
準二十歲果偁計遊　京師凡五上卒爲進士除王



事比部舍中（比部見推官）元是孺人夢受金鑪置笥
中也寤而生守準蓋夙昔私奇之矣
守準毋下第來孺人爲曰即金鑪事不兆可忘而（汝）
父所授簡上書乎袁靖丁未就養　京師又謂守準
今而後汝毋可持而（汝）所授而（汝）父簡上書往地下
無憾也日數爲守準道御史君進士時一蒼頭挾鹿
盧牀前持騎過故人官長身出刺褏中（褏與袖同）俸錢嗛
嗛不飲酒肉客來餽舍內共持一案飲

數音朔　褏音袖　餽音饋

食朝退即讀書終日坐何至如今出入列騶
從大笠騶道來呵胠篋吏次且顧
者門無歲時賀謁轉相王進
爲姓名尺籍上使者持之無不如左券無詘
家索賕金高會取日交錯戶外爲闇
稱貸與之如攜
者病也銘曰
嗚呼孺人旺德爾娛而家愉愉毋匱而宗



訏訏哉

亥殷卿補周王府長史（周府左司 南陽封府）以宜人從明年宜人還濟南尚猶時時傳勑諸婢妾不絕郎諸婢妾無不人人若宜人在邸中也（言治家之嚴）還濟南者三年封宜人封宜人若干月而卒隆慶戊辰七月三十日也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凡五十有八歲云子男一人郎復郡諸生娶德府儀賓副薛來女女二人一適進士于鯨一適邑諸生李應晹孫男二人宗周娶保定府知府陳輞孫女朝周未聘女五人一適太學生史本子史某一適前進士宜興縣知縣繼宗孫谷某餘未聘殷卿名郁周府左長史宜人郡之德平人（山東濟南府德州德平縣）父名某母某氏卜某年月日葬于某山祖兆云誌曰余蓋自弱冠與殷卿游狎知孟宜人賢矣奈何宜人之於里閈見謂自健也（男理陽教 宜健女理陰教 宜順女健則悍）夫自健之譽實近於悍奈何里閈之於宜人見謂自健也夫力貧支僨甘荼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言宜人信自健（宜人耐貧之健）困于捐館剪結而不變于裝橐千金郎不變于裝橐千金而家人稍入簿計緡奚百不失一宜人信自健（宜人廉而勤之健）憚於殷卿諸婢妾人人如在其邸中者宜人信自健（宜人整肅家政之健）然而太宜人臨新婦亦已莊矣至哺糜薦所而扈酒餉之殷卿禮宜人如賓（左傳僖三十三年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及其館于甥於髡髦而脫然無疑於愛子（甥婿也髡髦于甥尚以也鄘風髡彼兩髦髦者剪髮夾囟也毛氏曰夾囟故兩髦也 囟音信項容齋曰內則言三月剪髮為鬌男角女羈又曰髦者以髮作偽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係額上是也 鬌音朵）又何可謂自健也夫誼章章市譽於閈矣奈里閈何殷卿自狀宜人扣於蘇季余曰之耳於其妻也德宜人深矣（史記蘇秦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竊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 漢書朱買臣家貧常艾薪樵賣以給食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畫錦堂記云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然自二子之妻無似耳安有匍匐乞憐後車命載（匍匐乞憐季子之妻 後車命載買臣之妻）而能冀士千金叱裝橐唯恐其汙已哉何以有功於廉吏也（言二子之妻必不能如此）不知其婦視其夫矣何里閈之未有以槩於殷卿哉（言里閈未識殷卿之梗槩故不知宜人賢而以為悍）語曰弓彊于

彌衣靭于裏（于衣敝而于衣先敝 衣未敝而裏先敝 喩于衣勒柔弱也）此殷卿之所由腹悲也（心悲痛之乃爲眞悲）是爲銘銘曰

欲婦是圖視其夫欲妻是孚視其夫大誼用意此焉攸藏

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選卷三終



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選卷四

濟南李攀龍　于鱗父　著稿

莆田宋光廷　穉脩父　校閲

男　祖駿　爾逸父
　　祖驊　爾騁父　補註

墓表

徐給事中墓

公諱□字希文舉嘉靖甲辰進士□月□授鄞縣令（浙江寧波府鄞縣）是歲以饑饉餓□哉□入發賑

起者萬計夏旱用璧天□（云漢 圭璧既卒 寧莫我聽）龍見于雩（方雩而龍見雨也 雩旱祭也 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 蓋以山川百源能興雲雨故也）雨踵公至（即所謂隨車雨也 後漢書百里嵩字景山爲徐州刺史 境遭旱 嵩出巡處甘雨輒□ □海視其合鄕等二縣父老訴曰某等是公百姓獨不迂降乃迴赴之 雨隨車而下）邑遂以有秋（成熟謂之有秋 書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乙巳復大旱乃再雩而雨邑每火公不憚鬱攸（鬱攸火氣也 左傳哀三年司鐸宮火 于服景伯命濟濡帷幕鬱攸從之 註 濡帷幕於水中出而用之 復從火氣所向而爲之備）出必直風風以反（出而巡行火所必衝風而行 天亦爲之反風 風火 後漢光武時劉昆爲江陵令 縣有火災 昆向火叩頭 遂反風滅火 帝異之）其氣相感動類如此蓋治賦則具有

參伍（參伍謂參之以參伍之數）無產厚薄無不如手劑其槖中（如裕其槖中量之輕重）民至今無不均之患。開萬金湖若干頃，築堰東西鄉凡三十二所（堰壩也，以注水），瀦洩惟時（瀦音豬，瀦蓄也，旱則瀦之，水則洩之），邑至今賴之。嘗乘城見皆骼赫然在陴下（陴城上女牆，言見枯骨在城下也），輒屬吏某所樹所爲棺瘞焉而後去（漢書…所載類此），詰朝冢纍纍數十出其地上矣，不必盡見其皆骼赫然也（此見公之德化）。（纍纍多貌，…丁令威學仙化鶴，…石冢纍纍）繇是旁邑之民來歸者蓋數千戶，居則募兵教水戰，以儲餉以養其年。

或以淵藪逋逃諫阻之，弗聽也（蓋募兵恐徒爲無賴惡少之淵藪。武成：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註：紂殄物害民，爲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凡有罪逃亡者皆歸之，如魚之聚淵，獸之聚藪）。云何而海寇作矣，人始服其前識（前識先見也。謂老子…前識者，無緣而妄意度也）。日聽獄常數十牒，獄無留繫，庭無暴卒。歲厲疫則出囚，剋期入逮若固在焉（此即唐太宗縱囚法，上縱四囚家，期以來秋就死，至期皆自詣，上皆赦之）。性敏捷，一經目即更數年不忘，以故人不能欺，然亦不以欺人。其視百姓之害去之如仇讐，視敵政如匪澣衣之於體（匪澣衣見…），蓋三年人無能犯其守者。屬

歲歉，邑中豪家競相勸輸矣，莫不曰庶幾有事於公上乎。郡報檄下，則自取其償（民自償之），又若謂不敢以下民徵勞之，使神明令有宿義（言令如神明，使有宿諾之信），公卒聽之，亦謂不敢以其守妨賙恤之美俗云（賙音周）。久之，徵爲戶科給事中，凡三月而卒于官。父某，子克敬，世廣信（府）之永豐（縣，屬江西）人。鄞人薛晨時爲郡諸生，嘗館於其署，所次狀如此。余曰：萬宗之邑精物亦大矣，凡以令身自出之也（左傳子產曰：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雩而雨，火而反風者，天耶？歲一歉，家炤勸發，急公上而後食，人不自知其使之然。萬金湖貽數百年之利，流澤無已時（二句即上文所是有擊），即後之君子不以其居常募兵教水戰爲迂，而益爲斥守（益嚴斥堠以守），俟安能輒傳城下也？鄞之備（屋…之法）矣，以給事中何加焉？三月而卒于官，美先盡矣乎（言其才未盡露于鄞，故卒。左傳昭元年子產曰：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然未有爲令臣而遺力讓賢者也（謂遭時自奮矣，不得不盡也。賢者終不遺餘力而讓財），才不特數者哉（言才有餘而數不足）矣。

## 劉處士墓表

齎音資

處士名紹基其先崇陽之南谷人湖廣武昌府崇陽縣五世曰榮四者始亡命宜春江西袁州府宜春縣亡命有罪而奔命逃死也漢史張魚亡命國進學門校上榮四生祖才復如崇陽居祖才生仲文仲文生宜黃生吉吉生鐸處士其第五子也處士諸兄皆用訾貲司爲縣功曹縣吏處士曰趨縣諸兄裝齎之矣言其得諸兄心信任不疑嘗爲伯護家宦游蜀中乃歸不持蜀中一錢護送伯兄家眷至蜀全乎一無歸而謂伯彼且謂紹其廉吏弟誦義豈有窮時何更爲治裝中金令越境盡也郎令不與伯俱而往他所緩急又誰恃乎且謂伯兄曰人皆謂汝廉吏我亦廉吏第誦義且無窮但乃盛裝而歸以傷廉名且萬一道塗不虞起境都盡也就使無不虞之事亦恃有兄耳假令不與伯兄俱往蜀而往他所則道塗中緩急將誰恃乎此言所以不持一錢歸之故處士嘗侍疾於父鐸所侍疾父側父鐸所非處士侍不說也父患苦嗌咽喉不能喘息飲食下輒出不留其在診籍中診視脉也診籍即藥書諸醫藥試多不驗者處士則從人受禁方秘傳之方胾玄猿啖之病旋已也胾臠而切之啖食也食玄猿肉可止喉痛崇陽故無猿乃處士走索猿自禱三日不得猿刲膺進矣郎三日得猿自禱於天若三日不得猿刲己肉以進耳有此孝心遂得猿南谷

說音悅 嗌音益 診音軫 胾音士 啖音淡



數音朔 慁音混

去縣可十里所處士嘗夜爲父往謁醫道遇雨河漲郎馮河水且滅頂至乃大木從上流來處士率用濟河矣毋李且衰侍粥耳一歲中往來諸子家率不再三過獨謂處士乃數見愈益鮮使毋嘗食不爲愛兒所不恤久慁兒爲也陸賈傳賈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爲也註賈語其子以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我一歲中往來汝家及過他客處率不過再三過間或時時來見汝必令鮮美作食愼無以不鮮美之物久慁我爲也不鮮當作必鮮○不爲愛兒所當作句倉公傳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處士爲人在儒俠之閒里中少年多時時竊藉借假其名以行其欲攘其隣善田郎詳佯同爲隣人券而行錢處士家願得季布一諾季布傳曹丘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千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處士怫然曰汝不亦豪乃以我爲汝亦豪家可自爲之安用我爲郎令我署名其間我遂直汝哉空署我之名無益我終不汝直也其先胼胝手重繭足胝裂闢草萊且溉且糞沾曰甌窶拓之不餘穡力高地狹小之區曰甌窶滑稽傳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積勞至膏沃旅亞庤錢鎛言其先人勤苦開墾草萊沾沾然喜有此一區之地拓之不敢愛其力積數年之功乃變磽瘠爲膏腴肥沃之壤而率其旅亞之長幼具農器以耕之周頌侯亞侯旅徹載南畝註侯維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徹始載事也言男力長幼齊力

甌窶音歐 窶 庤音治 鎛音博

饁音葉　餉田食

於𠂤耕也（又）二）庤乃錢鎛奄觀銍艾（註）庤具也錢即銚鎛即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鐮也艾穫也言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計候出倣載如趨仕宦所倣載見上註言計其東作之候出而始事於耕如趨仕宦之途言急於耕也翹首望納稼期。言望之切也（豳風）十月納禾稼謂收成之時自田而納之於場也不啻欲堰苗起。婦子時時行饁田畔往來見士褱愉悅無不視若綺錦惜若肌膂俛有拾仰有取自禳世世勿離農畝也饁餉也農夫婦子皆來餉耘者（雅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是也綺錦肌膂皆珍重愛惜之意俛有拾仰有取二句見（貨殖傳）自禳自祈祝也一旦挾僞券數其齒責收之當令彼負其耒耜安從適乎以上言其先人治田之苦耕稼之勤望歲之殷自祝願世世勿離農畝奈何欲一旦責收其田當使彼負耒耜安往乎先是嫗某亦有田十畝

辟睥同　嫗音[illegible]　婦　相去聲　附音附　糈音胥

所句屬豪亦欲辟睨有之。及知處士所急者此嫗也無取也所急謂有難則急救之（游俠傳）郭解曰是人吾所急也言豪欲謀奪嫗田以處士故卒不敢取乃嫗則持券來遺處士。又謝不受矣處士又不受券益見非自利處士夙昔好堪輿家喜談地理向從蜀中來。唯一相冢書附後爾。蓋自食伎術行道間。千里傳糈。實不持一錢相冢書即地理書又術家有附後經即此也言從蜀歸惟有此書繫之附後自食伎術於行路之間故千里不齎糧糈米也處士取胡毋生子繒女。爲程伯驥妻。繒子景韶與余同進士。余爲郎。復與同舍比部中同爲刑部郎也比部見推官汪公墓誌銘自言已三男子矣。余謂處士毋論與



趣趨同　難去聲

里閭浮沉。即能趣人之急而脫於阨苦排難解紛各厭其意。使邑中豪相高矣能使邑中豪亦以義行相高不奪嫗田匹婦路遺不忍以其身爲溝壑指不受遺券事身爲溝壑見推官汪公墓誌銘恐彼以我爲非人也（刺客傳）魯句踐曰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得父母而事與不得於父母孰愉快哉得謂得父母懽心

瓏音龍

暹音櫼

神道碑

明封文林郎山東監察御史馬公神道碑

公諱瓏，字聲甫，其先真定人(北京真定府)。元有浙江行省平章政事者，家錢塘(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今葛領相傳馬平章遺址者，其故第也。平章生庸，守泉州路，卒，瘞西湖，卽智果寺東墓也。庸生林，紹興路通判，成浙江行省斷事。國初改理問，始徙湖州之德清(浙江湖州府安吉州德清縣)。成生震，震生禎，禎生恒，恒生六子，最少景暹，配姚氏，生二子，次卽公。公復徙仁和，籍焉(杭州府仁和縣)。蓋馬氏中衰矣。先是，公在德清，困於徭賦，而千金殆盡，乃鄉里少年益侮之。公謂吾寧雄於都會，自見耳。德清豪易與也(錢塘、仁和皆杭州府附郭縣，井邑浩穰，水陸之會，故曰都會。貨殖傳：浙江南則越，亦江東一都會也。淮陰傳：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暨公兄以臬曹掾滿歸邑(臬曹掾，按察司吏也)，公則屬產於兄，脫身徙仁和太孺人外家。雖仁和，然公自以大丈夫能廢千金之產，能致千金之產者也，使藉先業而息之，豈其雍容哉(貨殖傳：宛孔氏用鐵冶爲業，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手足之謂何，而又孅兄以爲利(孅音細



纁音熏

褎音秀

也，謂瑣瑣與兄計筭錙銖也。句法本檀弓「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來)，卽依外家，何必去德清。無何，通政君學乃大起，公輒不復厚治生，顧聘享經師，內交諸友，行修(自行束修)將幣(將奉贄幣)，一聽通政君所爲。羔雁玄纁無不腆焉(羔雁，贄也。取卿贄用羔，大夫贄用雁之義。玄纁，幣也。淺絳曰纁。文選：玄纁綱疊，羔雁成群)。其自奉苟無匱而已(延師則豐，自奉則儉)。嘉靖丁未，通政君舉進士，選庶吉士，則迎公太孺人京師。己酉，授御史，出按山東，則以公歸。癸丑，公封御史。甲寅，通政君復迎公太孺人。京師戊午，遷太僕少卿，尋改今官。庚申，復迎公太孺人南都。秋八月，太孺人卒，復以公歸。公歸之日，不復有心於世矣。謂通政君曰：吾再詣京師，望宮闕陵寢，知在天上，以爾韋布之微，褎然予大夫後，爲王吉士(褎然，服飾盛貌。庶吉士取書經庶常吉士之義)，讀書玉堂之署，著作館閣(宋史：蘇易簡爲翰林學士，太宗以玉堂之設，虛傳其號，乃於紅綃上御書飛白四字曰「玉堂之署」，以賜本院，掛於玉堂之上，方知貴矣。玉堂者，聚集天下名士爲群玉之堂，著作者，朝廷每有大制作，皆學士爲之)。既而冠柱後，立西臺(漢官儀：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冠一名柱後，以鐵爲柱，言其審固不撓，常清峻也。鄭都故事：御史臺在京闕西，故謂之西臺，其門北開，取肅殺之義)，持天下風裁，攬轡海岱，以臨真定(攬轡見賈毋，魏氏墓誌銘)，得以案章言百姓疾苦，激揚部刺

詩毛

史以下郡邑吏命曰正色抗疏之臣三輔之後髻髦如林三輔之後想是當提督陝西學政也今之陝西即漢三輔之地漢分京兆扶風馮翊爲三輔思齊詩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註譽名髦俊也言文王德不已動與天合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而成其俊乂之美也如林多也　俎豆邦畿稱文校藝以慰樂育之心

恩服自近始。一何雄也以吾擁乎爾而再詣　京師

躬饗其盛何必自其身致之始爾爲我約四方諸長

者朝夕與游及再詣　京師其子各以出補若罷去

一時諸長者視昔不能什之三又何論未若爾之有

顯庸諸長者皆封君也言諸封君之子或出補郡或罷官歸而諸封君什不能存二三獨我尚在而爾驟致大位有顯庸爾周國語襄王曰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壽以卿貳待年南都

長上聲



用儲大體　國家之寵靈爾者吾所欲豈但金陵之

勝哉吾欲爾盡忠報國不但愛此金陵勝槩地理志金陵古稱秣陵春秋楚威王以此地有天子氣埋金以厭之曰金陵吳孫權所謂東以赤山爲成皋西以長江爲黃河南以長淮爲伊洛北以鍾山爲曲阜龍蟠虎踞固本根本三吳爲東門荊蜀爲西戶閩廣爲南門通江湖控淮海是金陵之勝也始

吾爲爾行修將幣羔雁玄纁唯腆厚里閈少年方姍

姍音訕

譏笑我實謂爾於今日有不可知必者爾自爾有今

日吾豈忘之哉凡七年而公卒丁卯三月二十七日

也年七十有八歲公配即張太孺人二子長即通政

君三才娶賈氏封孺人次三綱太學生娶陳氏繼娶

張氏女一早卒孫男三曰應華亦太學生娶禮部尚

書高公儀女曰應萊殤通政君出曰耆孫三綱出也

書音其

孫女四通政君出者適諸生許三經官生高循學三

綱出者適諸生沈渭徐守圭曾孫女一曰鳳娥公事

兄既謹女兄胡少恤公孤女兄姊也嫁於胡家少時在家見公失父母而孤獨愛憐而撫恤之也故公深德之也公尤德之及通政君貴命之曰願爾

事伯猶父事姑猶毋也初公之伯景昌者公伯父以進

士爲大理評事謂公曰是當後我我欲立汝爲後評事公沒



而族人訟焉公不爲後也族人爭分其財公獨載其

主而時祀之以爲常公爲汝壻于張其長女贅者輒

附此爲曲終之奏蓋見此公高誼

背去公代爲養而卒塟之其厚倫理篤恩義出于天

性類如此至其足不蹈公府口不譚貨利負悼俗之

懐抱拯物之具而有不必施焉君子難之矣

表曰今之君子不階先業動廢千金焦勞中興自奉

非劣腆于修幣課子起家歷厥華要以守卿貳此方

其三命而於車上僔時也車上僔見二老霍長公傳不挾郡邑大

夫謬恭以爲尊重相如傳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相如倦游之臨邛臨邛謬爲

[illegible]而間執少年姍笑者卽許田宅明積著作 爲焦勞非劣得志而爲之何所不至矣積著卽積貯又不然悼俗之懷與拯物之具爲郡邑大夫上便宜言行事如蕃公龔郡邑大夫將請燕閒而不可得漢書[illegible]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明於治道郡國事有不便者輒褸褸陳闕下郡邑大夫日造請者以十數曹參爲齊相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躬致千金子孫息之孰大卿貳乘此大權坐失觀變之術貨殖傳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今之君子吾見亦罕矣而足不跲公府口不譚貨利乎三游兩都躬饗其盛爲



名高耳見封君特爲名高不屑爲厚利也韓子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註名高欲立高名也今之君子其矯者以小嫌爲鮮而辭不就不謂可以胏腑相示卒令其子不得承驩顏安其職於外如此又安能不復有心於世哉有子而有心於世有子而不復有心於世出處之大誼乎。

銘不載

# 明故任處士墓碑

嗚呼此明任處士之墓孔子題季札墓曰嗚呼此吳延陵季子之墓只十字便足不朽此起法之處士者家本平陰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大父讓以上墓皆在平陰祖曰大父讓其名也徙家濟南自大毋趙氏始濟南山東首府讓生鸞爲處士父時方在襁抱長遂娶于歷城張氏歷城濟南首縣生處士處士生毀齒而張卒毀齒八九歲替齒之時韓詩外傳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註齔洞條二音卽毀齒事父與繼母翟氏躬自負薪米比弱冠父又卒子如也曲禮二十曰弱冠子如子然獨立貌稍試爲功曹掾而文無害功曹掾卽主吏掾掾以才从木者非蕭何世家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註持法者或以巳意私怨陷人謂之害無害無深文巧法也然非其所



好尋罷去隱于酒人人不可得而識已酒人如酈生傳所謂高陽酒徒是也刺客傳荊軻雖游於酒人乎卽此然時時爲里中少年論事動厭足其意少年率伏處士有大畧凡再葬父母繼母如初葬儀而賓客之會葬者視初葬什倍矣性嚴潔無所狎侮所服御未嘗受纖汙生四十又四年而卒嘉靖乙未十二月二十四日也配姜氏校尉琳名之女隆慶己巳二月四日卒年七十又五歲姜孺人生有遠度度量弘遠不拓一乳不育輒爲處士置丘氏丘氏一

隔句獨 提句轉 發句解

不孔更爲公置丘氏則竟孔二子曰登瀛登洲登瀛
乙卯舉鄉進士翩翩美文辭亟從余誦處士也而請
題其墓不佞則惟齊雅多處士伯夷居北海之濱不
能以衣冠坐塗炭而顔斶曰清淨貞正以自虞濟南郎古
齊之臨菑人也顔斶齊處士齊國策齊宣王欲貴顔斶
斶辭去曰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
以當貴清淨貞正以
自虞註虞娛同樂也任君雖隱于賣漿家漿酒也信陵君傳公
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
薛公藏於賣漿家往從之游即里中少年狎侮如
匪澣衣邶風心之憂矣如匪澣衣註妾反勝嫡憂心
煩憒如衣垢汙不濯之衣慣不能奮起而飛
去功曹無害如將浼焉不屑其身耳矣必人得而識
之而莘伏之也莘第求其身之不辱無心於人之識之伏之特人自慕其義識之伏之耳
人莫大平父毋生則躬負薪米塟則賓客觀禮是爲
國勸孝情者也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后問使
者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
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毋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
也胡爲至今不朝也註北宮里名非王之北宮也命
婦則朝
姜孺人雖有遠度非公刑于安能一姬不乳又
一姬進哉處士卒後二子乃竟以姜孺人立處士使
之如在耳孺人之賢皆公刑于之化二子之立皆公式穀之貽何乃謂豈其娶
妻必齊之姜是又爲一國勸慈情者也此反而言之孺人姜姓故
何乃謂娶妻不必齊姜也陳風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註言隱居自樂隨寓而安無求

句句有根據而融化處亦其高才天縱不可及者



於世也嗚呼身致大誼此明任處士之爲墓而西北走
耶鄲道也走邯鄲道見潞毋趙氏墓誌銘鍾離業陽無恙耶趙使者
必且致任君大誼而高其不業於齊愈益重矣國策威后
又問使者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
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
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
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恤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
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
也註不業不得在位成其職業處士諱爵字天祿二
丘氏先姜孺人卒隆慶庚午三月十七日舉祔焉登
瀛娶張禮仲女卒聘薛天祐季女登洲娶齊承芳長
女而孫男五人震亨謙亨萃亨豐亨節亨孫女二女
一適邑諸生黃存性一未聘墓在郡城西五里溝之
南公以再塟其父毋與繼毋者之兆云

銘不載

祔音附

## 行狀

### 亡妻徐恭人狀　僕而艶

衿縭音今離　糊音胡　瓿音剖　錠柎音定付

亡妻恭人徐公宣之仲女徐公家本藩國列校王府小校徼也言其卑微嘉靖歲庚寅以適余衿縭不具言其貧無裝送也衿衣小帶也縭婦人之褘卽帨巾也女子嫁時毋戒女而爲之施衿結縭也東山詩之子于歸親結其縭明年余補郡諸生有宅一區大恭人逅遷而鬻其餘以糊口者三糊口寄飲食也左傳鄭莊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盡則栝棬瓿合細靡錠柎鬻諸市食盡則栝棬瓿合之類卽細微至錠柎亦賣以供食也栝棬卮匜之屬瓿罌缶類合盒同竹器以貯物者錠錫屬對也柎說文闌足也朝售



賃音任　煬音陽　嗛音遣

焉饔飧售焉殘無常飽矣恭人佐大恭人賃縫日賃借傭賃縫爲人縫衣也井臼宴然不火食故箕帚不湔隅晉書劉毅頎常告匱箕帚不湔隅薈一壁煬一竈撤壁以爨歷寒暑者數年無躁容丁酉余既廩諸生間恭人嗛嗛猶若不能適晦朔恭人愛姑雖飯糜猶勤瘁以供姑食若晦朔間不能具一膳奉甘旨嗛嗛見劉毋茹太孺人序所授弟子束修以上上太恭人雖徼必劑以復進始余與廬州別駕郭君爲諸生同筆研南京廬州府別駕通判之稱秦置郡丞以佐守左邊爲長史掌兵馬漢因之又治中別駕主衆曹文書唐六典後漢置別駕歷代皆有之通典從刺史行部別乘一車故謂別駕蜀志劉先主任龐統爲治中別駕分紀隋文帝改別駕治中爲長史司馬煬帝罷之置贊治又置通守唐志武德中又改贊治曰治中〇研硯也字見性理呂晦叔言謝上蔡自見二程先生爲克己之學有一硯平生極愛遂去之然猶往來於心其天資最高尚且如此以見克己之難也嘗過余而止之飯恭人薤藿以饗也薤韮也前蕭惟謹郭君察之假擔新新知之薪故庚子余舉于鄉明年置妾蔡妾姓甲辰第進士恭人隨侍大恭人京邸明年疾亟告告許假假歸隨侍大恭人歸濟南丙午起家復隨侍大恭人京邸丁未授刑部主事三年封安人尋陞員外郎明年遷郎中明年復隨侍大恭人歸濟南癸丑出爲順德府知府隸北京恭人自濟南隨侍大恭人之郡余丙辰



與音預　臬音業　長上聲

上績得封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戊午復疾技劾歸濟南則恭人再擁新婦侍大恭人矣再擁二子皆娶婦也越在田間凡十年隆慶改元聖天子覃恩遺佚諫議之臣交章大薦海內二十有二人與焉與焉謂已得與於二十二人中而余以一執臬吏按察司謂之臬臺臬法也自惟不佞方願與恭人終俱隱之誼梁鴻與妻孟光俱隱于伯陵山乃七月二十四日卒于正寢嗚呼敢狀之長者哉恭人生五十四年平人僕耳太恭人雖莊臨之然年已七十有二恭人猶尚踖若失太恭人意

蔥蔥然自訟（蔥蔥恐懼貌）本辟之而反及之命耶。（不宜苑而反苑）命使然耶性溺愛必躬視子之飯必飯子而後食即食必視艾家姑舉火乎（恭人女適艾芹者）蓋白首呴哺不恤其子之近苦饜而益勸。不知其不敢爲饕（饜飽也饕餘食也亦嫌食貌言）己若過飽而猶勸之食不知其不敢食餘食也乃五十輒自老雖狎必闒門與余語。（禮婦有請事於夫必闒戶而語闒在門內也）妾童言事必直致其辭不敢以諷然後應。一與之嫌終身督過不少假（寬）云嗚呼妻欲惠（慧同）乎惠斯惠御之孰與置人撲於室。之相忘也孟德曜（孟光字）綺縞粉墨嘗試梁鴻以觀其





志。七日不答乃出椎布於懷中何其惠也。（孟光貌醜年三十不嫁擇配必如梁伯鸞者鴻聘之出篋笥中綺縞粉黛以嘗其意七日不答女乃作布衣麻屨鴻乃笑曰詩所謂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是也遂同隱於伯陵山）然作使伯鸞（梁鴻字）偃蹇已甚鴻何能相忘於此即舉案莫敢仰視猶之儀耳恭人豈獨爲勝耶（猶之儀言其舉案之敬特外貌耳未必無憂患之心也外史孟光與梁鴻相敬如賓每食舉案齊眉莫敢仰視焦竑園時解案字都作几案說謬矣不知古書有通用假借者如孟光舉案齊眉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二案字即古椀字也詳見焦氏筆乘）無乃默默低頭就之乎蓋德曜有憂患之心矣恭人子二人曰駒郡諸生先娶曹氏女繼娶山西應州知州馬應奎氏女曰采女一人適歲貢生艾濟氏子芹。又子一人曰馴妾盧氏出也駒生子二一曰鳳翔聘鄉進士于鯨氏女一曰鹿齡未聘女一許邑諸生王見賓子衡外孫一人曰維高采與鳳翔先後殤（未成人曰殤）卜是年十月四日塟郡城西北馬鞍山之東陽祖光南若干步

## 祭文

### 祭三原王公

嗚呼不天下以仁而孰與爲大臣不天下以度而孰與爲大人方公之守維揚也饑饉薦臻溝壑斯民爰發廪庾不俟報章王恕陝西三原人知揚州府有異政屢辨疑獄歲飢發廪不俟報章揚民立石頌德滿九載超遷江西右布政使改河南布政使尋擢爲右副都御史恫瘝者身蓋已汲長孺之倫漢武時河南失火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對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之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以及拊循東南大水凶歲衆望僉然屬蠲

維揚即今揚州東南即南京

蔡註云恫瘝乃身恫痛也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也

賦稅公乃獨持其義而重國是計陰以免者十數郡而不億其麗洪武以來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五郡官田減半徵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時朝廷命王恕以南京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蘇松等府恕乃爲之損益田糧咸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乃闢三塘兮陂與繼川不爲沴是乃仁術遵周之制矣又公之起襄陽也大盜未夷荊棘王師爰獲渠魁搗其巢穴脅從罔治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言但誅首惡之脅從之黨則不治之實維龔渤海是儀儀法也龔遂以及開府滇中獞獠興亂闒茸作鎮誅求珍玩公乃匪敵是求而貪婪是按他莫敢問而持憲

襄陽府湖廣

漢宣帝時龔遂治渤海上古者盜賊盜之政也



斯憚乃沒郭英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恃勢縱遣其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間略逢遭一囚以兵是其後將近邊英紿其酋請先白守關者因說歸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既傳聞籍籍謂英勾引外夷窺邊朝議命王恕巡撫其地恕既至郎令按察司捕英治之英懼起并兜沒其資百千官城其黨至京誅之王敬用窮好不至盡是稱肅僚維周之翰矣緣妖人王臣凡物經其目即能竊去負錄爲錦衣千戶上命太監王敬偕臣採藥於湖湘江浙蘇松等處所至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復拘蘇庠諸生日錄妖書不休實欲得賂諸生陸完輩伺諸途欲擊之敬及臣奔匿以免適尚書王恕以巡撫至疏其罪惡大致激變之誅之詔械二人至下獄敬克淨軍斬臣于市中外稱快謂恕有回天之力林俊下獄於永昌寺也則自以其身之去就而廷爭乎極言敢諫之士成化惑於僧繼曉淫術發內庫銀數十萬折毀民居建大鎮國永昌寺大臣諫官皆不言刑部員外林俊疏諫上怒下俊獄擒雲南王恕言俊盡忠得罪恐人以言爲諱上乃命復職加恕宮保秦紘罷斥於安遠侯也則身以其國之是非而力挽其甄淑別慝之風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貪暴不法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劾之逮景下獄景奏詆紘紘亦被逮坐免科道交章論救王恕亦極言紘清忠不宜罷遂起紘爲南京戶部尚書社稷之事知無不言直聲動天下恕屢上言切直太監懷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何未免於好名之議也君子之心爲而不有用舍隨物化亦唯恃乎大道之爲公秉銓孝宗之朝大注明良之眷先是太監懷恩以直道黜召鳳陽王是召還預政恩

秦紘山東單縣人平生剛介歷官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家無餘貲子孫不能存者

弘治爲孝宗

素知萬安詭佞王恕剛直力言於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時恕已致仕家居乃召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〇秉銓 秉吏部之銓衡也 志在援奇舉而能先耿鉅鹿耿裕李襄城李裕張莊簡張悅諡莊簡彭惠安彭韶諡惠安何肝江何喬新肝江 制太原清節弘猷維時之彥豐芑數世之所培植海內善類之所推薦同陞要地頽俗丕變庶元凱之可逢高辛氏有才子八元高陽氏有才子八凱雖異官而同撰懼尾石之相含精題才而不援王恕考選官屬不受請託爲同事者忌 帝曰尚書元氣北斗漢李固曰陛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 寔維阿衡冢玆羣后何必密勿陟降左右恕宜入內閣上曰朕用堯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奏爾訐謨無不自牖易云納約自牖牖通明之義言因明以通其蔽也 其知遇以隆其業爲以久何二三執政指萬安劉吉 而莠言自口莠言害正之言也詩云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豈不仁者之未遠而孤立之難乎後哉亦惟止競雖人主之近戚而恩有所不能私即救秦紘劫御景事 亦惟黨正雖宰相之仇讐而權有所不能施弘治朝劉吉專政與王恕內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必從中沮之恕屢疏求退惟以懷恩在內知恕之賢吉雖嫉恕亦不敢加害 及至藩郡奉職無狀又未嘗不引咎以爲辭其邦士是式高山則仰詢諸故舊百蠻是長凡九閱月而疏二十上恕[illegible]

撫雲南誅郭英且上疏勸上不寶異物在雲南凡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 鬱鬱重臣不可爲象祇役天官吏部 心折前修簿考中正管被九流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任滿官員納米免考者飢荒賑濟免其赴部惟造須知功蹟辟册差人齎繳而已至是王恕爲吏部言考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令後考滿者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 尚論天造而此其好逑番番元老誰適與謀是故先臣李獻吉有言居則岳屹動則雷擊三原輩出忠良外植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佞幸請斂必極即疏王敬錢能事 斯其存亡禍福臨乎其前而已凜然有不可犯之色矣蔡介夫蔡清字介夫號虛齋亦謂公本治易涉獵羣籍學問益人垂老不寘侍講 經筵體履特異先未有事 安生忿懥斯其性與天道觀乎其深而已淵然立時出之地矣而況歷侍五朝歷正統景泰成化弘治正德三年卒年九十三贈左柱國太師 天下政足而望元老燕翼入座六部尚書諸翰林及左右僕射爲入座 後進扼腕而言世家美周召於當代謂唐虞其未遐也

# 祭縣令鄒君

老子身與名孰親也親疏字本此

井渫二句言掘井必如深泉擧賢必如高山言其志節也

順德逆命，正乃裕如。豐才嗇施，自得則餘。若夫欣戚係於用舍，是親世而身疏。言世人 能取愜於適意，可流動而不居矣。言有道之人 維先生英資秀發，幼齡矢志，浩浩鬱鬱，凰翔虎視。振俗障流，宗盟士類。井渫甯覆，高山深泉。周作孔述，聖熄明彷，學以辯達，竒能取忌。節空言之徒，競爰慨然，於小試。召杜新鄉，言如杜詩召信臣 卓魯陽城。言如卓茂魯恭 經綸散於理絲。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論理之也左傳治民以德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爕調寓於解爭。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解

朞月一句言爭交之速

螟蛉音冥零

朞月二邑，風雷千里。懸蒲在庭，漢劉寬蒲鞭示辱 卧轍當軌。武帝以汲黯為淮陽太守謂之曰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謂其才高望重不勞而治也 恫瘝爾民，見祭王三原文上疊 優游吾心。既觴且咏，言弦宓琴。言游為武成絃歌而治宓子賤鳴琴而治 昔十俊彥，名三齊鶱羽。閔子騫澹臺子羽 談詩避階，乞文環堵。及飾治於遐方，覬功立而脫組。組綬也解印綬歸也 卑官勿羞，賴乎就愚。事與義便，躍以往趨。執一於是，守關萬夫。樞要肆侮，螟蛉斯窺。螟即螟蠃細腰蜂也蛉即螟蛉桑上小青蟲也詩螟蛉有子螟蠃負之 依彼古常，毒其羣小。我違我歸，匪祿伊貞。句法本詩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來 故嫉



謀胡委詭也

言衮職有闕衮職王職也天子龍衮不能無闕故以衮職有闕為王職有闕也

諛者必忤，衆雖阨困而能亨。顉康濟之罔謀，胡委詭於尼止。既韜已以容藏，何美服之誨指。語云美服令人指美珠令人估 進以冠紳，退而韋布。非軒冕之避，榮恥衮職之未晤。顉康齊至此言其自然 彼名辱而華躬，顉賛裳以載路。仰茲令操，立懦廉頑。奚其為政，敦朴以還。言其節可風世 孰云繑異，愈堅末節。克家嗣徽，廸訓承烈。有翼垂雲，伏林未起。邦閭阜稱，喜難於子。末言其子之賢

祭尚書韓公

維公旣持丰采。亦崇經術。大節屹然。高名茂實。丞除銓曹。讒殄是堲。（虞書朕堲讒說殄行。堲疾也。殄絕也。言惡讒說傷絕善人之事也）陟

（平陽府名屬山西）

明于　朝。黜幽于室。地震陳言。極時得失。乃謫平陽。才浮于秩。大獄讞訊。藩王廸吉。擢僉大臬。（臬音業。法也。法司謂之臬）愈多異政。鉏彊洗冤。淅風用競。奏罷四府。宦豎（臺）斂手。亡何　詔繫不理。者曰顛沛必仁。　皇孚盈缶。

（皇孚盈缶。當取孚信其誠而釋之也。易曰有孚盈缶。言其孚信如缶之盈。誠實之至無空缺也）

旣歸杜門。彌與孝友。大同之變。畔者什九。公叅冀北。叱馭而走。（叱馭見大方伯允公太夫）

（冀北今北京）

人談笑賊庭。元凶授首。反側以安。（光武焚諸與王郎交通者書曰令反側子自安）驅此羣醜。是時冀北。便宜可否。萬夫一身。彼其何有。雖才應猝。氣亦足徵。

（上谷今屬北京保定府）

帝嘉武功。再陟中丞。總憲上谷。戎狄是膺。利用禦虜。則莫敢承。改督三晉。愈嚴備邊。圖上要害。（在我為要。在彼為害）于深于堅。兩移亞卿。執德罔愆。惟允勑法。惟明薦賢。

（三晉見今山西）（大司馬即兵部尚書）

尋以高第。召主南臺。掌大司馬。軍國是材。屢建大議。稱是良哉。旣乞骸骨。著述益精。胡天不弔。失此老成。其仰止。匪今懿厥前修。撫塡西郊。文獻是求。徒論出處之大較。而景餘烈以為休。何斯人殄瘁。逝者如流也。（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言賢人亡則國必危也。殄如脈絕。瘁如病危）

## 祭艮醞署丞馬君

在昔世家由禮爰彰貽穀（穀善也遺之以善）士不化於豐芑（豐芑見祭三原王公）國何賴於喬木也開業者艱承考者逸（易曰文幹文之蠱之高世字本意承考也）心危而得志損則失此夫武有不繩之憂（[illegible]詩繩其祖武）統或作之無述君子欲爲可繼而奚樂無疆之恤哉（[illegible]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言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也）唯君有祖早振文囿翕然儒宗德音是茂聲聞四夷身朋三壽（詩云三壽作朋如岡如陵三壽三卿也願壽考之三卿爲朋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壽考言慶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唯君則孫毓茲仁厚聿服清僚 宗廟用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既醇既裕如揖如授其在同朝之士見其容儀之婉順勿問名氏而已皆知其爲大賢之胄（子孫）矣孰不曰吾得以識青雲之良白眉之秀邪（蜀馬良字季常眉有白毫兄弟五人並有才名時人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此又切馬氏事也）是雖鵠鷺之訓（[illegible]）聿嚴而騏驥之驟不後昔遊太學無敢謂秦無其人（左傳繞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而今在仕籍益以信殷實由儁也茲何可使不久於代而嗟斯疾之不偶乎

## 祭楊少司寇封君

唯公所謂隱君子而逸民者哉（韓文公送董邵南序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幽燕古稱多忼慨悲歌之士（[illegible]）郎少年使氣容有肆而凌人（[illegible]凌人也）惟公其儀不忒是亦爲政悼哉司寇克紹其慶廷尉（刑部）司空（工部）二茲民命三丞柏臺（御史臺）耆聲諫評休有烈光用基式敬屬毛離裏（詩不屬于毛不離于裏）繼善成性當其還所遺於棄婦者盈貫至今漢陽誦不疑爲長者（漢直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郎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金郎大慙以此稱不疑長者）加之校所選於父老者一錢愈使山陰謂劉寵爲廉吏（漢劉寵爲會稽太守及召還有五六老叟持百錢以送曰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民不見吏故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爲人選大一錢受之）不言而教可承者志父子同心窮達一致九十四齡日閱諸編伏勝授書異代稱賢（伏勝濟南人故爲秦博士能治尚書至漢文帝時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晁錯往受之勝因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四子六孫星聚百里荀淑爲樂㜸美前史（荀淑有八子號八龍陳太丘偕二子一孫造淑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此言楊封君四子六孫似荀淑）不獨浚明有家者仰先民而漸世澤亦使觀俗於野者嘆王畿之多耆舊皡皡以徵帝力煦煦而近天覆某等方覩維橋之向榮（橋少也梓子也世說云伯禽見橋木高而仰梓木實[illegible]）

佇觀邦禁以有成乃與化俱逝詒斯令名則誰不撫燕翼未終而遡源自生以無堪於情哉



# 祭畢封君文

嘗聞陵陽而南浸江之邑其境清曠靡流尚輯作苦無凶歲服嗇無富人家稱隱君士稱逸民先生於其間也不位而以德尊不名而以義揚排難解紛慕魯仲連息爭化俗慕王彥方族相附如行葦之於本羣相持如候鳥之於長無論君子之至是邦善者之入吾黨莫不見閭而式執饋而饗將以觀淳朴於式微得耆舊於草莽也爰有譽髦實生滕下早承嚴訓聿追時雅謂余志在春秋乃登宗伯載用謀貽於弓冶離司寇其文則史藝成而上既明惟允法處其厚某等分曹而治麗澤以居每取斷於引經各獲益於教書屋言父教自出五聽帝心所屬鯉也過庭由也折獄道同者友案同者

官或遡之源或漸之磐朝錫命而夕考終木欲靜而風不寧是徒遺後以不報之情而示物以不厭之形矣



伏臘漢六月伏祭冬十二月臘

概如概量之概謂湧足也

室不去祿言莊宗族和睦處畫世守如祿不去公室也

## 祭趙隱君

先生代有厚產業乃鉅族幼安於倉箱之積而無遷技好詩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言收成之後不稼多也則求君以處之求車以載之也壯修於忠信之義而無怠穡服服事也言勤于穡事也千里則美處不徙仁于宗則和室不去祿盧城諸豪負勢任利父老有三害之恥周處少無賴鄉人苦之謂之日吾鄉有三害山有猛虎水有長蛟并汝爲三矣一至其門靡弗左右相視逡巡言事言其化諸豪璜山衆弟雄才儁智閭巷有二難之謠陳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爭論父功德咨於祖太丘太丘曰元方難兄季方難弟時謂之二難每親於身靡弗徐行肅侍協恭飭志言其化衆弟旱乾水溢指囷而授長吏周瑜求糧於魯肅肅有兩囷米指一囷與之囷員倉也郎郡庭徵辟亦跡所罕至歲時伏臘秩遨而聯羣季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註秩秩有序也左右之人各有序儀之盛也逮妣祖祠祀尤躬於自致是孝友篤之天性而淳懿概乎人情聘魯貫公入境而問俗若獲麥丘之隱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老人八十有三矣與之飲老人勸公一賤貨貴民二貴賢好問三無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悅載之歸而斷政焉見韓詩外傳瞻仰高士及麓而仰風悼茲蘭谷之英日用之常則樂衣食之遂爲榮我田既臧千耦其耘詩大雅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周頌千耦其耘徂隰徂畛千言多也耦

近耕也耘去苗間草也或作壟
求徂畛言耕夫將野無曠土也
言就爾居百堵皆作。

見歷城尹西鄰隨決八渠率
德政碑記荀荀弟如雲
築不

日成堅茨是恪（周書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註塗墍泥飾也茨蓋也）素封

漢書高帝曰其以沛為朕湯沐邑言其邑賦稅湯沐之費也

比湯沐（不仕之人亦有園田收奉之給其利比於封君曰素封此言其富比於湯沐邑之所入也）

黃髮詢廟堂（老人髮白變黃也詩詢茲黃髮）庚怙用篤多男且良八

慈為龍今過其歷（荀淑八十並有才名號八龍荀儉字伯慈荀緄字仲慈荀靖字叔慈荀燾字慈光荀汪字孟慈荀爽字慈明荀肅字敬慈荀敷字幼慈○過歷謂九子也下九雛可見）九

雛皆鳳世謂之祥俶載南畝侯旅克諧（周頌侯亞侯旅俶載南畝）

古無懷氏以道存生以德

（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侯維也俶始也載事也言長幼齊力于始耕也）儐于東序寔殷



安刑其民甘食而樂居形

孔懷厥仲承家紹儒衍澤昔從吾游崇心累迹嚴君

有動作心無好惡難大之

與依來朋莫逆觀直諒於分體遡洪深於濬源常慕

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

斯無懷氏之民（古帝有無懷氏此言其德似太古之人也）而誦其有道者

來命曰無懷氏之民

之言今其逝矣何以謂大德必壽未之思也豈或有

不忘者存邪。

## 與殷正夫祭張先生潭文

此文爲祭文中第一下句術排偶而縱

蕃先生斷斷自將（[illegible]斷斷如也[illegible]傳[illegible]如也言養道）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曰古是常（句法）

似商頌莫敢不來享[illegible]曰商是常 循循自推成人有德小子有

造（二句見大雅思齊篇）吾黨與裁嗚呼世亡誰披者章甫衆

乃恣睢我焉執矩不知繪事後素赤子大人蒙正於

聖功覺先於天民如有用者周官以往惟可語也性

上奇貫

命而上龍也少孤且貧未嘗無誨機憤自動困不復

縻故今猶夢寐其側誦習敬業如楚在背（禮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榎也楚荊也榎形員楚形方以二物爲扑以儆其怠忽者使收斂其威儀也）



僭也通家僭好道尊情愛（僭殷正夫名）毀齒就外灑掃應對（毀齒十餘歲替齒之時禮十年出就外傳外傳教學之師也）故今猶務求厥初模範是因

此歸功教澤

壯行未艾嗚呼先生遂使接跡　朝廷之間以縱觀

百官之富而追思乎比肩函丈之地巋然（師席曰函丈函容也左右舉間容一丈之地欲其解說之便也巋然高大堅固之貌靈光殿賦云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宗廟之美獨存愈歎一時身親受業

之人未嘗非齊魯之彥而碩膽乎合志同方之王靡

此道師教澤

然江河之趨莫援龍惟憲之司（司按察）僭惟詞之垣（翰林）

民生於三均茲爲義（晉大夫欒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師勞功半益著其恩雖搢紳布列海内之才未量而逕庭自愛天下之事可論信乎問爲邪焉入乎其室（謂已）其名世者出乎此門矣（謂發）鳴呼哲人既萎來者之悲（禮記孔子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言將死也）又安能無嘳然於君子不置而逝者如斯哉



## 祭尹商衡

（[illegible]）

曰世之論人者無亦僻哉臧否何常顯晦徒跡眩華紐習有實匪覈爾其情隱可原事微足繹豈無恃良友之殊知而遂使遺德之蚤歎彼乃轂擊（轂擊二句言負債不）負入克棟佐賄使氣揮金靡籍損賢滑愚（墨其券如山積也）脱然若釋（其志愚[illegible]）嘗一意而務就傾千緡以勿惜苟睚眦之與值雖多怨而放獲（[illegible]俠平生睚眦[illegible]）締好閥閲聯姻（[illegible]）郡伯（[illegible]）邦族稱鉅邑豪避席交不和衷淇焉楚貊勢重臨而益厲驕徹施而廣隙故譴衆以倨辭呶羣俠而取懌獨義屈於國士而色動乎倖策雖褐博而抗言亦振衣而引謫此夫亦馭富玩貴取順辟逆才有所不挫性有所不迫者邪余見其奉身宴安鴆毒匪阨（不爲安所阨）疾剥及膚蹙不至額（不爲利害所憂）置心冥曠瓠落自斥（莊子云瓠落無所容）垂成遽棄中道女畫則已視紛俗如汚已以生寄爲旅客矣雖稟貲之或偏已默合君子之至適則豈不與彼身爲物累心爲形役戚然若不終日徨然若不得（所求者懸隔乎）

# 祭殷檢討太孺人

孺人名族世家降淑自天別駕單澤有開必先亦既覯止思輯用光（覯遇也言女既嫁夫便思光大其家也詩亦既遘止我心則降）乃遭中莱伯嫂是將（伯兄也將事也）衮褐在笥糟糠在堂雞鳴視具蠶織曰常（禮內則雞鳴起視具具飲食之具供舅姑者）井臼操作不徒為養琴瑟靜好既翕友于人逸我勞孰終晏如人侈我儉孰終有餘盍巳自失其貴倨而不悆于厥初唯是君子夙夜敬忌未嘗𠯗言以相加遺婚喪疾苦是問是饋何有何亡務成其事眘珥糞土可捐非義（此見）使不困於急難以永錫乎爾類（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孌彼檢討孩提自奇（孌好貌詩孌彼諸姬）孺人自謂不肖恒斯吾其必盛于以轉衰弱不好弄而壯有為（左語衰吾弱不好弄）德輶如毛一錢勿持既就外傅歲五更師（外傅見前）在昔三遷異代同慈既官詞林愈嚴教思人以烜赫我以委蛇（詩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大夫節儉正直而從容自得也）始誰先容寵至不疑順取逆守工拙半之祿郎非贏饔飧不遺買馬得薪買奴得蔬物將棄而適用事可已而競時盍自乳哺勝衣無非無儀（詩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少小時無擅制之義也）其則不遠誘以其衷愛之能誨正以其蒙不儆然為大儒必隱然為名公元本所擬孺人聖功攀龍之於檢討處則同門出則偕計自公退食（見上）靡曰不諮交相定省如兄如弟手足一身壎篪六藝（詩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孺人盍嘗視猶膝下而將不億其麗也多大化一遷云胡不瘳桑梓殄瘁非夷所謀（命出於天非常人所能謀度也）其在攀龍與此靡依世德是求逝者弗居徽音是遒（遒終也亦歛而固之意詩四國是遒）無疆維恤無疆維休（見前）

祭良醞署丞馬君

# 祭何考公太孺人

其等聞諸毋儀訓之女，父則有若漆室之於君臣，（漆室之女倚柱而嘯……是魯君老太子幼）緹縈之於父子。（緹縈父有罪當刑乃自詣闕上書釋其父）而其雖值離亂，存義則身全，雖在貧汲，稱考而窺祀。與夫杞梁華周男下五乘之賓，鍾離宿瘤治稗二王之美，（鍾離女無鹽齊宣王后貌甚醜諫王以四殆宣王立是停漸臺罷經歌招直言立太子○齊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故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命後車載之女曰父母在堂妾不受教而隨三是奔女也王安用之王使使聘之父母驚欲洗沐加衣裳曰若是憂容更服王不識也如故隨使者至齊王以為后）又莫不嗣徽音於齊魯之墟，比懿德於海岱之里。（嗣繼也徽美也言能繼其美德之音也詩云太姒嗣徽音）蓋家傳而閭誦，或異世而同軌也。孰若孺人質之耳目可徵其實，遡之子孫可識其始哉。相夫於儒婦道乃成，撫孤而仁卒貽令名。考功之所以茂品藻之譽，擅題才之術，（楚卞和泣玉曰悲夫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即此題字）則誰與豫導其神發之智，不失其孩提之明，故清通簡要，欲養於總角之初，（詩總角丱兮）而立訓示慈，愈深於屬毛之愛。（詩不屬于毛）蓋士有披雲霧以覩之，莫不即音容而如在也。（晉衛瓘見樂廣奇之曰此人若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方其奉親入蜀，悼茲王陽長坂九折，白首是將。於時孺人不以蓬累為辭，而以忠臣相期，叱馭使前，安顧身為。三年理官巴人去思。所得賢智莫大於斯。今其逝矣，雖章服朝委，而令聞天終，使待銓衡者懷俎豆之教，（俎豆見孟母……孺人序三遷証）見經綸者思機杼之功。（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軻遂勤學不息）復以讀孟母開聖之烈而益彰我鄒魯君子之風矣。其等能不悼淑德之云亡，而俟世類於無窮哉。

瘤音留

相去聲

考功郎吏部考功司故云品藻云題才

叱音尺

逝死也

詩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以次，而封誥云時是皋法庸用次就也周公命康叔言亦教能以殺法數事是法與事矣然徇已不可也亦與眾共之勿同以能如此之私可也 **又曰以藩王室綏乃厥位** 之命 微子之命辛由典常以蕃王室永綏厥位此亦周公之辭言汝當辛由于典則之常上以蕃衛王室下以永安汝上之位 **是周公之所命也而必以丕惟耇成而必以辛由典常** 康誥曰丕遠惟商耇成人耇老也丕大也言以明德訓民汝商老成人者汝當大其心而遠思之以為訓民之法○辛由見上 **何也所以遺愛東人者也之子不**

是叉數句收上起下總說入朱公

**邁籩豆斯遠非周公之材之美巳奈何佑乃辟巡侯甸撫萬邦永康惟無斁** 無斁書曰俾不有周無斁 **也無斁為言遺愛也公為按察務棐彝而不必於用訖** 呂刑曰率乂于民棐彝典 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註云乂治棐輔彝常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言士師明刑于以輔治其民輔其固有之常性為耳故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此言朱公用刑但務輔民常性而不必盡法耳 **公為布政務正供而不必於用惠** 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言上不監費故於常貢正數之外無

存存問也

猶 **猶日存諸搢紳先生而進郡邑弟子與論焉曰得無失迪知之士** 亂臣十人大誥曰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言惟亂臣十人能蹈行真知乎天命也 **然後舉郡邑而顯治之靡保匪番靡釐匪皋** 非不保民非可以為陳時皋

斁音亦一番王室不治民非

**猶曰今為得若在昔無斁乎是都**

作拓 斷斷音閻

**御史朱公也濟南諸先生弟子故斷斷自信** 斷斷註已見系



泉先生章又

**自勸以急公家之誼而後朝食也** 左傳如此而後朝食 **雖無耇成尚有典常** 二句應上文然句法本詩經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二句

應上安得久求居此句

**是為習公公以習諸先生弟子者亦具是矣何患乎不得久居此也不然於搢紳先生望而拒之視郡邑弟子不可使不遜斯未能有先以為百姓望者雖**

以像以祀曰貌祀 詞之聲

**今貌祀亦於是有未致也豈獨以衮衣哉古之大臣官無間地澤無間時施無間人其為遺愛備矣濟南搢紳先生若郡邑弟子得朝夕公而事焉跡詩書以周公跡公以詩書得稱居東也然不系之司空而系**

收拾謹嚴以不以來三句尤巧

**之都御史者以嘗不以未以遷不以歸以習不以異勿諱乎其私之也不然咏歌之無從公奚取焉**

青州杜公家邦運愛卷引

蓋公爲青州（府屬山東）四年于今矣所臨諸令長時時各舉所爲縣者狀人職相得也（人與職相宜）所移牒若條爲記惻然奉宣恩澤使百姓咸知有明詔諸令長亦既傳相勸課惟恐詒曹對簿負大守共理効者（史記將軍青刀曰）而百姓耻逋租税遜于徭役誼相屬分相親若家人父子一堂之上四年如一日而治行稱長者四境之内雞犬相聞嗚加和吠加應也而謂無以致家大人之教悕焉不欲以治行自引諸令長愈益勸課百姓愈益殫於租役監司御史中丞臺交相勞也而薦書播至（左傳求諸侯而播至謂雜沓而至也）且以遷行猶之謂無以致家大人之教也是年太公年蓋八十云公且計以遷行將便道謁太公稱壽一堂之上而無以致其教奈何爲治行矣然公不言也先是迎太公青州而太公問爲青州公亦不言也然太公已見公御無長物事無長時（無餘剩之物無餘暇之時）私自喜之謂公曰吾往見爾大父爲龍江驛至爲按察使覈大獄而不離於及鄒太守（謂鄒郡太守之家也）征蠻之役幕府交檄從軍自蘭

谿功曹（浙金華府屬溪縣功曹吏也）擧五十金裝昇諸亡者御豈欲有長物事豈欲有長時乎吾不謂乃得見爾大父於子也信斯言也公蓋四年不忘家大人之教於此諸令長勸課百姓勿失其租役太公不知也然而祭廉諸令長其自潔以不取如將不啻亡者裝交錯就檄獨賢獻路不遑暇食猶爲守臣四年於此且以遷行更念諸爲縣新故無常令長者人職或不相得吾所移牒若條爲記法度具是相緣爲姦動必廢格吾豈敢知之哉閭丘先生有後乎何爲至今不祀也（法句）（似齊國策趙后問鍾離子無恙耶何以至今不業也）閭丘先生者嘗見齊宣王而稱選良吏平法度臣得壽矣者其人也賜無租役不謝焉（說苑齊宣王獵于社山見閭丘先生賜之田無租不拜又賜無役又不拜曰願君選良吏臣得壽焉使民以時役無煩苛臣得富焉使少者敬長長者敬老臣得貴焉公曰善）租税者所以自存其業徭役者所以自存其身而命縣於吏幸而賜之復以非法度不可爲久也選良吏以平法度斯租税正而徭役均百姓享數百年之利無窮時此不二千石所恃以爲聖天子圖共理而致家大人之教者哉始龍江公（郎其）

為太守覆獄而畀亡者金以貽太公而公更欲以良吏法度貽青州數百年之利以致家大人其計可以為久即紀以八十不與焉意在諸令長不言也乃諸令長以有言而余識之如此。

與去聲　識音志



## 答濟南父老報殷太史文（此為門生賀太史耳特變其題以示新）

正夫既授檢討者八年矣歲丁巳乃疏以郭太孺人歸濟南（府屬山東）濟南父老相與以弟子請曰檢討家自曾大父衡為永平郡（北京）文學（教官）徵授德莊王經誼（王府長史）永平後進皆從文學德邸中及王之國燾

天子賜璽書勞焉大父畯既省試則河南許襄毅公（許進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謚襄毅三子誥讚論俱尚書）以莊敏文簡二公從（南京戶部尚書誥謚莊敏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讚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論三人皆許進之子誥讚則從學於殷畯）其在太學又如劉大司馬龍大中丞夔兄弟（龍南京兵部尚書夔左僉都御史二人皆出畯門下）徒衆尤盛知名者也至今諸齊言禮者無不自出殷氏矣檢討家世傳業稱山東大師（大師見送襲懋卿序）今幸詣家願以相累豈無意乎吾黨小子哉正夫常稱學陋推讓未遑乃不得已於父老而許之為受徒數人屬太孺人捐館舍（謂死也棄館舍而去也）積至數十人攝衣臨藝是歲省試得中鵠繼宗禹者三人次年傑一謨者二人顧濟南諸生則業謂禮經多不受它經正夫各為持論如其家家不能難（即他經非本經此公亦辨論有理如其習某經之家即習某經之家亦不能難之以所不知）

勞去聲　已上聲　中去聲　它作他字　難去聲

然亦咸得以舉大誼如是者五年余晚以騎事正夫問詩數篇所受經卽嘗聞之張先所者蓋正夫結髮與余事同郡張先數年以家世故卽更它受禮云明年正夫起家以其官入說經學　裕王府中矣父老則相與請余曰二三弟子安從卒業乎卽中廢何以報檢討也余曰父老安從知檢討之相爲二三弟子者不愈益亡已時　國家設科射策二三弟子視以爲祿利之路則然矣莫不以朝受學弟子員卽夕効高第取右試官耳（日者傳云執空文以謁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吾業既與悟然爲此而又勸使勿亟其孰信爲故使二三弟子受學身自致當世吾猶人也効高第取右試官乎安能知之卽因以長躁進之心傷揖遜之美有寧中廢報我而已一以躁進使自致當世何不至也畔師孰甚焉吾所願其大者受經學如漢諸大師家次者卽若許氏劉氏諸兄弟以不忝家世吾豈願此於二三弟子哉檢討且八年亦旦夕遷耳又方今文章之臣欿然在奥突之間簟席之上不次當御以儒宗居宰相位一何醞藉此豈不夙夜在公之義而五年於家猶曰今朝廷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何限吾幸得請歸與二三弟子相訓故說經誼以增益不能游息卒業庶有用我往以是矣此自父老所見二三弟子雖亟自致以効父老然有不可知則以檢討身爲揖遜猶未失爲是也身爲揖遜而後乃今儼然總五經之耿論鄉唐虞之闕道以陳于　王前以爲
聖天子主器者重以感動二三弟子若離而懸之而實使自得之其相爲豈有已時用意至深父老安從知之也在昔有漢既以玄成爲淮陽中尉（玄成韋賢之子父子俱爲丞相）而孔次孺壽以詹事遷覇世大儒忌爵太過懼德不堪又何推讓君子猶之可以受而致安之無得不得由是矣　聖天子方日隆敬承之緒以有事燕貽（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天下自主器所有宰相自儒臣所爲正夫奚敢見焉而可無用推讓卽　朝廷用檢討意初不出此然正夫幸已備侍從守師傅猶且推讓不敢自見二三弟子身將愈益勸豈爲中廢無報乎父老幸歸報二三弟子也

長上聲 數音朔 篋音愜

為太恭人乞言文

不肖年九歲爲廸功君遺孤滄濵父名寳封廸功郎太恭人年二十有八歲襁抱二弱弟稱未亡人夫死妻稱未亡人祖母楊腽於前子憂不肖暨二弱弟長則當薄其產數不予太恭人志也數數欲奪其志令他適太恭人卽傾篋中一勿問之唯朝夕糊饘粥是命正考父鼎名曰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饘亦粥也希者曰粥言饘粥於是鼎之中僅糊其口而已儉之至也曰彼豈謂未亡人重捐生卽不忍此二三子貿貿食嗟來食相與僕羸轉溝壑也貿貿垂首喪氣之貌檀弓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飢者有餓者貿貿然來黔敖曰嗟來食餓者曰余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言我豈愛死特不忍此二三子食嗟來食反被篋楚卒轉溝壑也地下有言此二三子安在哉未亡人其尚有辭矣靡慝唯二三子焉依言我若死亡夫問我二三子安在我猶可有辭誓死不嫁獨二三子安托乎○詩之死矢靡他祖母楊持太恭人愈益亟顧若新婦太恭人亦愈益肅祖母楊病癰且潰太夫人溽暑身自浣湔傳藥底華而豫至疾將華而始有悔心宗黨無不難者蓋八年不肖知敬業事諸君子學記三年視敬業樂羣敬業則於所習無怠忽樂羣則於朋徒無睽貳然恒以戞羹失諸君子漢高祖微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伴爲羹盡轑釜客去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卽位獨不封其子太上皇言之乃封其子爲戞羹侯

慝音[illegible] 溽音辱濕暑也 浣湔音換 湔以水洗之也 戞音甲



饜音厭飽也 賈音古 僦音就賃也 煦音虛去 濼音洛水名 珥音二

太恭人歎曰爾何與仲多哉卽饜髡奴何異也髡奴有罪髡鉗爲奴者言汝所食與食髡奴者無異又何得享奠賓先是有詔不肖不能力穡服賈者兄嫂意難久居矣遂僦著出分爨而出各僦別舍太恭人所分貲僅支朝夕母子煦煦相哺也句法通鑑孔戣曰遂在處堂子母相哺煦煦焉相樂也取濟西田自濼水用易岱畝元年三什租季年乃什租太恭人泣曰吾寡且不有秋何賴哉書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有秋成熟也因貸息沒入富農還廬學宮傍屬不肖壹讀廸功君書伏臘行經師脩脫簪珥取給焉至十二月自行束脩於經師無所辦辛賣簪珥以給之也不肖奇蹇猶言偃蹇不偶罔所掄錄又家徒四壁立司馬相如家居徒四壁立徒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就此中以安立也太恭人困于女紅讀作女工最辱洴澼勿恤爲之指手至胝龜莊子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世世以洴澼絖爲事註龜背之文如拆不龜手者冬月以此藥塗手則手不裂如龜背之拆也洴澼木漂也絖綿絮也造綿絮者臨木打成以此藥塗手則手不裂故宋人世之以洴澼爲生業幸日一飰飰字飯卽再飧必鮮飽苕之華詩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二弱弟在窮閭與傭保雜作自賣舂薪水傭保南方奴婢賤稱也司馬相如與傭保雜作滌器於市中蓋七年不肖乃下帷授毛氏詩稍稍致糈養稍稍以束脩所得養其親比旣廩有儋石儲太恭人已戒令

洴澼音萍辟 鮮上聲 傭音庸 糈音胥米也 既稟音[illegible]

從游士貧者覿勿用篚矣（勿用束脩）二弱弟固猶曠不有室里婦約結縭者（豳風親結其縭縭婦人之褘也 毋或交而爲之施施衿結帨也）竊隣窺之莫不中輟采謝絶（采即納采之采）謂何可棄女於是也庚子不肖始應郡舉甲辰詣對策以第次晚得補司寇諸郎（刑部主事）時與二弱弟撫諸孫稱觴堂上太恭人言夙昔事未嘗不輒泣下罷酒也無以二三子不易至今日哉則唯大君子有賜言

（覿音笛 縭音離 褘作禕 帨巾也 易去聲）

## 乞歸公移

本職猥以草茅叨蒙

聖恩擢爲進士歷官郎中知府以及今職未嘗不誓以犬馬之勞答稱萬分之一即沒齒不敢自棄於明時者矣奈何贍依盛世固臣子戀　主之至情而諱疾曠官尤臣子不忠之大罪本職不幸賦質羸弱調理失宜到任以來所歷西延平慶等處（西安府延安府平涼府慶陽府皆陝西道）往還四千餘里考過府衛州縣生童六十餘處自夏徂秋忽成泄痢以致瘦瘠頓發肛門突腫坐臥俱妨下血即多元氣日損醫生任某等投藥將至百帖迄無一効再念本職檢閱微能非心力無以自効而頭目眩暈即臨卷必至失常況開科孔邇求賢大事一有謬誤人材所關命在旦夕實爲狼狽合無憐察本職迫切至情萬不得已乞爲轉　奏俯賜休致使本職得以殘喘生還仰承

聖恩之高厚即雖終無圖報而感激難忘矣

# 問西安三學諸生策

問九則安錯（九州之地凡有九品，何所錯厠而分別之）大氣爲舉（純陰純陽之氣誰舉而遣爲之）幹維焉繫（幹轉也，維綱也，天晝夜轉旋，寧有綱維係綴其際乎）隅隈安處（天地廣大，隅隈衆多，寧有知其數乎）谿谷丘陵山川多有何所刑德何所牝牡（淮南子曰山爲積德川爲積刑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詳見上層）厥上左旋下焉取夫右轉（白虎通曰天左旋地右周猶君臣陰陽相向也）清濁攸判夫何墳何衍（墳分也衍長也天輕清地重濁地何獨分爲九州天何獨廣遠而合爲一）何得以寧今孰發焉（孰散之使不安其所）何致以位今孰搰焉（孰亂之使不得其宜）何四極之相屬卒其異方（爾雅曰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謂之四極）雍何傾覆豫何逢長南北順隋孰知其里（隋長也南北順而長孰知其里數之多少天問云南北順隋其衍幾何）胡遵迹既化而厥壞爰止廣厚何坼儵忽焉合（坼裂也○莊子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重夫華嶽匪載匪沓（沓合也非地爲之載則孰爲之合山岳之氣而生草木）陽伏不出厥出安居陰遁不烝厥烝何如（冬月陽氣伏而不出夏月陰氣遁而不上烝）穀洛何鬬何神爭明（國語周靈王時穀洛二水鬬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曰夫山土之積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通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取於高歸於下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鈌以滑二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卒壅之王室大亂）梁山何朽何帝不饗（左傳梁山崩晉侯召伯宗伯宗辟遇絳人問曰聞梁山崩將若之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伯宗至如其言以對晉侯）子晉何諫后何庸（見上）伯宗何告侯何從（見上）氣何以復何所搖政胡臣事是修而代終以慶（易曰地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按此文全學屈原天問今附錄天問于後云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汚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荅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

寘音填　尻古居字　湃音泮

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
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
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九州何錯川谷何洿東
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橢
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
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啟何氣通焉日安
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煖
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
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



九衢枲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
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鯪魚何所鬿堆焉處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
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
繼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鼂飽啟代益作后卒然
離蠥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鞠而無害厥
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
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墬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
射夫何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

也　珧音遙　豨希上声　鉅音巨　茀音拂　從音縱　號平声　澆去聲　少去聲

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
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爲
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
鯀疾修盈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
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鼇戴山
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戶何求
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
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



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
何肆湯何殛焉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
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服厥
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吳獲迄古
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緣鵠飾玉后帝是
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
放致罰而黎伏大說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
女何喜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

恩音昏
鼂古晁字
挑徒了反

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
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德
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循迹有
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
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成湯東巡有莘爰
極何乞彼小臣而告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
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
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
飛孰使萃之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



之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
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昭氏
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
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衒何號于
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
桓九會卒然身殺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
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
封之金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
佯狂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冰上鳥何燠之

小白之兄糾子相攻身不得飲與刀殺無異故曰卒然身殺其之也

妝去聲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
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遷
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
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
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
戰何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
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勳闔夢
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彭鏗斟雉帝何



逢音風
兩音光

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
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兄
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電歸
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
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
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
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 問華渭諸生策

問潼關（在陝西華州華陰縣東左黃河右高山中一路可行秦之門戶）於殽函其猶重𨷲也（𨷲音建關𨷲也與楗同重𨷲猶北門鎖鑰之意）在昔彊秦建瓴山東（言如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如決霤（霤山下泉湧出者枚乘云泰山之霤穿石）每一出兵割地効賂有若儕拾（如拾地芥）山東諸侯合從而來止於一夫成列而進道惡爲觧（言道險不可行）則俛仰之勢異也（山東地卑故曰俛秦地高故曰仰過秦論云嘗以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今天下爲家聖天子封域殽函不異宇下（京畿視殽函猶舍下耳）山以東何患焉獨以北虜憑陵數入寇上谷北地間而先零諸羌往往窺西河玉關塞（詳見上卷）一旦変困秦人之卒空國出乘障矣（乘亭障以守禦）卽有若往時大盜嘯聚商洛者竊發其中鼓釆金鬻鹽亡命之徒（按察青州序見贈王元美）以爲有司者難（難留難也言抗拒有司也）扼潼關而據黃河之津則山東之援不至守武關以分掠漢中諸邑（陝西漢中府）則鄖陽之師不入西北出藍田以犯長安（陝西西安府）而稱屯灞上雖欲不棄華渭不得也此非王公自失其險而制於人之道乎二三子華渭之間人也（華陰渭南二縣皆屬華州）

其明發念亂久矣何以告我

# 李淑人大節辭

中丞霍公大毋李年二十餘撫遺孤焉既贈太淑人母既以孫貴受封故不得掩于 帝恩其大節無以自達于 上

先提起八個字作案首下貞節兩二分剖婦德

乃中丞狀之曰勤苹幽苦精白貞純用八個字須其貞節婦德是先大毋之德也夫惟八者備矣屹屹乎大節也哉方其夫以永絕弱子在抱亟低佪於一往而藐諸之謂何藐渺小也左傳以是藐諸孤跂予望之跂翹足也詩云誰謂家遠跂予望之

表其所以勉

中廢不可知若將置焉而旋復是顧顧顧念也詩業是顧是復以黽勉孰與効以大畢之爲成仁也左傳畢萬滅魏還晉獻公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後魏斯爲諸侯量力計期此伏彼起蓋有日月可處而我未之卽安者匍匐拮据不與焉勤矣匍匐勞瘁貌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惟茲孑遺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詩靡有孑遺言無復有半身之遺也煢煢在疚左傳哀公誄孔子曰天不憖遺一老煢煢予在疚

瘏痡皆病也

疚疾用勩忉怛爲勞卽底幾將來瘏痡

表其所以[illegible]

甚矣周南我馬瘏矣我僕痡矣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此借瘏痡以形困憊之意而逝者不返終身病之奚必形相拒毀體自絕始爲憯哉瘁矣塵閴閟侐閴深寂也侐清靜也魯頌閟宮有侐此借用之鼠憂不陽鼠憂幽憂也陽揚同不舒展也詩鼠憂以痒如在晦冥視聽玄默雖猶託于世未亡人耳百爾紛紜藏之地下凡事俱屏絕獨其

表其所以幽

所爲喘息相屬者細若氣微若聲不可以已是重蓄也幽矣可以已則舍生以之不可以已斯生而有所

表其所以苦

不得舍也難乎其爲心矣預防以自困致慮以自危旣秀方實植微壯長有不在我者而志毋窮焉以徼惠逝者拂亂煩冤芣此荼毒苦矣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云荼毒

表其所以精

立孤難於殉塋青後優於捐軀卽杵臼所謂死易立孤難之意二倫是經二倫夫婦毋子也大義以辨非託於難以竊便非假於優以苟存夫婦毋子無遺憾焉精矣惟精故能釋理大倫辨析大義

表其所以白

蓋亦其質固有之既自不飾亦自不渝不然捐軀殉塋本以爲潔而益示其苹猶可物采非素以爲行也死潔矣而猶有立名之心則猶有華采非白也光昭有家泯於無迹猶日白矣作色表飾之意倫足以竊便義足以苟存云爾恬淡是常不以作色

表其所以貞

操其所不得於舍生之心與其毋窮焉之志如天地定分之不可易如山河定位之不可移殉塋自奇立孤自正溝瀆之諒匹婦一朝舉之矣又不然非其性也勤瘁不將以損之幽苦不將以撓之

己音紀

乎貞矣激於始絕而哀於已事與操具猶言餘完而身亡

均之失其半也此夫各成其信非以爲名而意自惬不鮮於慈非以爲功而理自全故至于今無間然矣豈其習而便豈其守而存率之自是自致厥美不遺純矣屹屹乎大節也哉喘息相屬命脉以之神明之胄後世必復余猶及見中丞爲御史時主課天下郡國上計吏凜數卓然自廷尉中丞少司馬司寇徧歷三臺大績著著於太淑人有餘烈矣勤瘁幽苦精白貞純具大臣之道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要其所以純〕〔回應前句〕〔言中丞所狀大母之事遺即中丞所躬自有之臣道〕〔末一收掉尤佳〕

## 題太恭人圖

攀龍家有太恭人四圖先後出示家人其一則相視謂曰豈爲太恭人言不似 其一則競謂曰當爲太恭人似不似 其一則不時謂曰是爲太恭人也言似 其一則杜氏愷所爲圖杜初爲圖家人各言所以狀無不曰有所似太恭人者此初圖在四圖之外今爲生家草本是也 且而移之第二圖家人又言無不似太恭人者言絕似也 今稱杜氏第二圖而前三圖廢矣乃余以杜初圖似矣及第二圖成即初圖輒復若無所似者由是而知有所似不若無不似者之爲工然必相形而後眞得焉可以無似無不似而術神矣古賢無所具列列女傳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史記田横贊云田横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横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 漢圖休屠王閼氏於甘泉宮其子金日磾每見之涕泣然後去詳見漢書 史稱秺侯篤敬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羅功封爲秺侯今濟陰成武縣有秺亭 非其似必涕泣之無從非其似必漸哀於每見非其似必不難於去之何以潸然不能自已輒不得以禁中爲解乎潸涕下魏詩云潸然出涕言禁中非流涕地但以其似故輒不能自已 余見太恭人初圖蓋儼如也見

〔叙畫四圖而歸重在杜氏第二圖最肖用似字作血脉末後轉用後如字尤巧〕〔此正叙畫中難以形容〕〔屠音儲休屠匈奴所封國〕〔秺音妒日磾即休屠王子沒入官養馬〕〔武帝信愛之賜姓金氏〕〔潸音山〕

閼氏音厥脂 匈奴后妃稱閼氏

今圖蓋依如也太恭人稱未亡人四十年孰與稚佚侍閼氏爲羈縻痛哉乃逮今天子賜命服稱太恭人二十年歲七十猶尚良食（尚能飲食）撫三世膝下其目且未艾（艾亦訓老即未已之意）彼即七葉之貴何以易余哉（漢金日磾七葉珥貂）是故以余從其依如者而後知杜氏不可以一技論也



王氏即王楨 野洲生名維楨

祭酒謂祭先神以酒酹地也先食而祭之 古者尊長先用酒以祭地故曰祭酒 唐司成館祭酒 後爲學官以儒學優重者爲之我朝仍其制

## 王氏存笥稿跋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司馬遷字子長）其然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己立矣。安在引於繩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圖不知其言終日卒未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子長所逡巡不爲者彼方且得意爲之若是其自異爾奈何欲自掩於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章家即祭酒在著作之庭（即今翰林）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也且三



此一轉文巧

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違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貨殖傳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爲文章其微辭美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楊雄劉向所稱實錄者也（司馬遷傳贊云自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錄）大宗伯又言祭酒與北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爲祭酒重則是稿也海內學士大夫受而讀之者將益重子長之爲文章而引於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采

大宗伯即孫陞南京禮部尚書文簡公孫陞爲南京祭酒右副都御史忠烈公燧之子也

（要務君在弍）（使主壓）

風使者還且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酒於文章往往紙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奉胡言胡奉倭言倭即欲聞時政不亦輶軒所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著作者之志因并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二公謂宗伯孫公御史鄭公）



# 書

## 報董學士

（首言辱其三顧未報）

某不佞始偕計來京師（言偕計吏俱來也詳已見首卷）即海內諸搢紳君子言文章必言館閣言館閣必言執事未嘗不私竊慕之安得附青雲觀當代之盛也（史記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後世哉青雲士謂古聖賢立言傳世者非登仕路也自唐人用青雲於登科詩中其誤遂至今不改）久之乃辱執事三顧某於逆旅之中而不得亟見坐令從游之願沮於出守至今恨之未有以報此自執事能折節下士而士益以此重執事誦義無窮時（史記）

（此言辱其推其徒誦義無窮與不敢當）

顧某何人又至辱所推與謂其文章司馬子長西漢諸名家之流又謂其志行後儒也某何人而敢處一於此哉徒以在比部時（比部註見殷毋太孺人序）多拓落杜門稍類彊直自遂者爾（東漢朱暉治臨淮有善政民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它實無以自見即不自量有所著述亦復下里自好者為之（好去聲）（下里字本國策宋王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終未敢齒諸作者之列今不知何以當執事之心（當去聲）且執事以文學親幸之臣而不忘郡縣某理之治是豈獨為愛某也頃當淫潦為沴自京畿千里（沴音戾陰陽氣亂也言淫雨為災也事好問餓死人）

以骼音格 枯居也

孛骼蔽野而禦人白日（白晝劫人）雖有溝壑子道又無以佐公家之急而山東道塞使者冠蓋相屬於敝邑率

使稱並去聲

不能飭厨傳稱其意（飲食送迎皆極豐厚是爲飭厨傳稱過客之意也）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其在某上之既無莊助（漢書作嚴助避明帝諱）嘗吾丘壽王（五丘複姓名壽王字子贛二人與司馬相如東方朔等並在武帝左右）

從去聲

爲侍從之望次之順德又不可施以會稽東郡之政

華音花 戲去聲

（莊助爲會稽太守壽王爲東郡太守）即某摛藻如春華何益於戲最哉（二句見班固荅賓戲）誠自知不免於奉職無狀矣莫不林莽而



拮据音吉居

某拮据爲甚（豳風予手拮据言鳥之治巢手口共作之貌）官無蓋藏仰給鄰國方且奉中丞御史臺德意惟謹而何以策功名

將受厥明蓋麥熟而後穀之兆也

之會大水之後壤土膏麗錫我來牟將受厥明（周頌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於皇嘆美之辭來小麥牟大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也）此非所以慰執事隱惻斯人者乎過此以往庶幾藉

喘音舛息也

以喘息云爾其何人至辱執事也

報顧給事

諸生卽庠序生徒也

不佞某在諸生時已知　大廷之上有以直言動天下如執事者一人也私竊壯之何爲至今不錄乎（句法）

本國策已見青州杜公迓愛引

奉睹疏草首言曠蕩以承天休何大

壬巧卽書所謂巧言令色孔壬註云巧好令善孔大壬佞也好其言令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

賢愛君之度卒抑邪佞指斥壬巧又何謇諤國士之風然不知執事論學狀知爲廬陵（縣屬江西吉安府）毘陵（卽南京常州府）二君子所自友也出則王臣居則聖修　大政方新昭茲求舊安得復謂無得而稱焉而願必須臾

[illegible]音鹿

爲解乎不佞自棄越在田中（言致仕歸）念無以成大君子聲氣久矣安得諭及千里之外而寵以紀述以重不習（不能爲也）豈謂言公北學所嘗與多齊魯之間之士邪（子游姓言名偃吳人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所與皆齊魯間知名之士）不佞之於論學



肇音兆始也初也又正也 [illegible]

實不敢知然而論學美名肇禋盛典均之不可不具列而借以荅貺命云嫌以孤陋自請寘之矣執事幸憐察焉

與樊侍御書

躭音耽 躭同

攀龍狂愚爲郡無狀（無善狀也）值將上計中者躭躭（言欲中傷之者躭躭不已也）執事數語羣心沮服而反側重宴然矣（光武曰令反側子自安）顧猶攀龍所及知也他如彌縫積

[illegible]

小貶逕實虛聲凡使攀龍不得蒙訴當世而表見來茲者豈能盡萬一哉攀龍固有不報之德於執事者如

[褒音秀盈] 比而執事竣役一郡國吏復褒然疏中也(言上保本復上薦疏)[騎音恭] 也愛人寧復有已時邪即平仲脫驂(史記晏平仲傳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鄭莊推轂(鄭汲傳鄭當時字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厄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乎其言之也)泰兼之矣假令史遷而在(司馬遷作管晏傳贊云假令晏子而在予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況身受[忻同]忻忻執鞭其賜者乎攀龍殆無能爲報矣。

## 報宋侍御

昔在不佞謬惟附驥(史記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蓋謂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喻顏子因孔子而名彰)兼始視事同舍之雅(同舍謂同部署也)重辱高誼鮮儷焉(儷音利偶也)蓋猶及見冢宰許公所試足下奏疏抗挽時事侃侃骨鯁之風以今觀之登臺攬轡澄清西蜀(漢范滂爲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汗者皆望風解印綬去)稱名御史惟其有之矣(詩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宋時士大夫稱名御史者必曰唐子方)雖不佞自棄越在田間日爲壯之(壯其氣節)與有寵光何可極也。

## 與汪正叔虞部

契闊不奉嗣音(詩死生契闊 契闊隔遠之意)今豈胼胝爲勞也(胼音駢手坼裂也 胝音知足皮厚也)(詩恒爲劬勞)攺歲聞足下在桑乾河時幾不免魚腹之厄(幾剪死而瘞於魚腹也)[鼎音魁] 鼎然以粱上獨存也(賦云惟靈光鼎然獨存)審是將



無令僕病悸乎(悸音計心動也漢霍光曰田延年誠勇士也當發大議廢昌邑王時震動朝廷使我至今病悸)風塵下走有人乎謬公(謬公即魯)之側明年上計京師爲十日之飲(秦昭王與平原君約爲十日之飲)與足下大攄肝膽鮮綬去矣其在骨相足下視其情氣凌人豈爲暴貴者乎時者易失即足下雖有同室之鬪不可三日不見元美也子相(子相宗臣)明卿(明卿吳國倫字)亦諧夙好足下素稱折節何難於遊是酒人哉(酒人見長興徐公傳遊於酒註)弟厚有兄弟之好敢重及之郡邸蕭條其於高枕唯日不足主恩不可不知矣餘悠悠無可稱述足下前。

[相去聲下同] [易去聲] [好去聲] [邸音底也]

## 報亢方伯

不佞之居是邦也大夫之賢者不勝可事也而失計杜門竄伏草莽妄附不入城府之義遂致使海內一人如我公者亦阻於道左而無以慰干旄之私(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詩孑孑干旄在浚之郊言衛大夫乘車馬建旄旗以見賢者)不佞亦復不獲望見顏色受學清燕徒日就于孤陋奈何免自棄之誚於長者惟是必聞其政竊自淑艾以安堵餘澤而高枕田野(安堵猶言得以安受其餘澤)此所爲賜不可使知之矣不佞日爲郎時嘗過啟正甫即相與誦

[勝音升] [竄音寒] [旄音毛] [誚音樵也] [堵音睹]

已音倚下同　柳子厚黔之驢云技止此耳　淑艾即有私淑艾者

足下以至今日幾二十年。嚮往何如。不佞業已廢情輒辱不鄙。重所委命。不及面謝。不敏䇲爾屬辭。極無以揄揚太夫人萬一（不能盡萬分之一）。亦恃有嚮往我公者三數語。其內可藉以起居而已。然才已止此。幸笑而置焉。

## 與宋按察

某不佞辱惟夙誼。心竊嚮焉。以自淑艾久矣。而執事者屬領周大職方（今兵部有職方司掌地圖夆候四夷歸化之事）。于時胡越匪茹（詩玁狁匪茹茹度也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爲寇也）。簡書可畏（又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而不出帷幄之中。談笑以禦外侮。天下固想見執事爲人也。即不取卿貳廟堂之上。使四夷惴惴。汲長孺之在朝廷（言其戇直似汲黯）。而造事蜀中。爲壯遊邪（四川古蜀地）。不佞亦既祇役三秦（今陝西）。按壤大邦。咫尺德音。愈覺形穢矣（王武子衛玠曰與吾甥並坐若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不知鶩情何以自致。惟執事者有以教焉。

祇安祇敬也言敬事三秦之役也　咫尺言其近也

## 報賈守準

風雪之夕。孟津邸中。綈袍戀戀。故人者見耶（范雎曰以綈袍戀戀有故人意）。某數年辱同舍之好。察守準者何矣。雖德氣

綈音啼厚繒也亦音　嶌好古聲



縷音呂　捫音門　杌隉音兀臬危也

素甚高。即一言不相應。未嘗假顏色也（馮唐曰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不佞如其狂态四出。顧無異視骨肉。此其知遇豈時俗見乎。其有心。即一值守準哉。未嘗不縷縷所爲我聞有命者無隱也（詩我聞有命不敢告人）。宦迹不居。動輒如新（不居無常處也）。守準寧能捫舌不念某乎（詩莫捫朕舌捫持也）。以大庇入關校士。且三月。惟地之杌隉。亦惟其其尚有戒。單懷安堵。亦惟其爲守準賴焉（周書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係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係於所任一人之是也）。

## 與邢孝廉

栖棲即栖栖音西　膴音武厚也　拮据音吉居

某不佞即離栖棲。不自止。然窺於去就之間。得足下焉。可謂狷介不變塞之士。世之君子。居郎曰吾有未遇耳。彼何爲逐逐爲富貴容也（貨殖傳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非必膴仕。即旦與計偕。見有富貴之形。已先汩於拮据（拮据借鳥之治巢手口共作以喻其勞）。而執事獨自堅也。間有不自制。則名爲求仙。以滑其心。如執事者。豈不善學原思邪（原思即原憲狷介自守史稱其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

## 與青州林使君

長去聲

孔邇大政殊切瞻依（詩）孔邇父母 自棄以來日違長者塡惟干旄之寵儼然辱而臨焉 干旄見前報亢方伯書 所謂從天而下矣 趙涉說亞夫曰將軍何不出武關抵洛陽直入府庫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 其惟鄙陋仰挹風裁竊幸何如聞公秉筆郡志不佞四境之民也方且庶幾望見制作之盛何乃過聽詢于芻蕘（詩）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無亦以王公則嘗謬交某而屬非其任所不恤邪然公命之矣謹輯數語以示其雅所願以頌此公於不朽者無由而因以冒僭踰之罪苟堅制作君子之意矣而置之無根矣若所謂罪則



亡音無 它他字

亡論其不敢以不佞從它郡中奪諸賢大夫君子權 游俠傳郭解曰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 即諸賢大夫君子所爲創議與修者志將有在而世家相沿耆之耳目亦復待此而後發又所謂其事體則然哉愛人以德 檀弓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是所懇於長者其憐察焉王公

誌中有藝文一款

雄古所者迹可攷之藝文者似不但所寄二碑矣

報王崇義

某不佞曩與執事分符而出者今且四載矣棲棲風

淄澠二水名在青州府出

塵中爲五斗米磬折道傍 陶潜不肯爲五斗米折腰束帶見鄉里小兒 磬折曲腰俯伏之狀 孰與執事浩然而歸高臥淄澠之士也

與謝九式

僕也惰夫何足與言詩而辱 足下誼甚高即未能

已音以

一和巳又亡一介之使稱至意而猶見屬不置重之錦篇經緯繁密直奪七襄之巧者（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此借以言文章組織之工似之 絢然盈目何以得此於執事然不佞聞之襲君足下才力可以無遠不造而尤不棄芻蕘之見斯不佞之所有效於左右者也文有所必不可至語

強上聲 當去聲

有所必不可強與其奇也寧拙漸近自然斯公輸當



巧而不用者也 此借公輸以言不必用巧 此或有當於足下哉郢無正以輕重良馬上下九折坂無不極材盡技矣 郢無正即郢匠良伯樂也爲趙簡子御 假令攺轍乎康衢之間何有於一日千里也然後乃今芻蕘於 足下雖謬不恤焉

報張幼于

久不聞問日以耿耿 耿耿小明不寐貌也詩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曩讀許書見君家伯季交蕚同輝爲踴躍焉 蓋謂兄弟同登科也唐玄宗作花蕚相輝樓以居諸王 即知足下潛推大美將獨步千里也其惟二鳴編乎明珠在旁巳悲形穢冠玉其上重使心

勞不佞何以自免將無令觀者披華首簡而顏色自假邪即足下一顧力也（蘇代曰人有駿馬欲賣之見伯樂曰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此所謂一顧之力也）

## 報歐楨伯

以余致觀楨伯則必褎然一國士也豫推轂於不佞蓋嘗爲信宿之好（一宿爲宿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落落爾十年不遺一字書（落落猶疏闊也光武曰常以爲落落難合）彼一時也曩無以與進斯至今置之未爲不厚也乃足下崛起嶺南論交海內不佞未嘗傾蓋望見顏色（孔子遭程本於途傾蓋如故）何以槩於心而三勤存問務得報而後已此其尚友自信不回岳彼悻悻于牘之徼可以計不朽一大事哉奚啻千里（孫書讀曰干請也于牘同竿竹簡牘木簡言相勞問也孔子小大之智不離苞苴竿牘）但足下已游子與明卿間則不佞夙昔與二三兄弟周旋中原者惟此氣類足下何患不佞之終無以效左右乎。 諭引請謁江湖之語誠不佞僻性不可遷移然謂門墻太高則吾豈敢又使少年畫夫倒屣楨伯何貴焉（漢蔡邕賓客塡門聞王粲至倒屣迎之謂屣行倒穿鞋也蓋敬之甚）不佞所爲不同郭有道而同一弘獎風流如此（漢郭泰再舉有道不就因謂之郭有道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足下總角事黃君即青氷自許誰能易之（楊慈湖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此喻學勝師也）乃余所謂楨伯必褎然一國士也諸詩有格徵辭兼到其白雪樓黃河中岳 長陵陽曩師子南內等篇尤爲雄麗蓋恥爲輕便專求與象正盛唐諸公擅美當年（盛唐即杜子美李太白時詩文之極盛者）而足下所縣以羽翼二三兄弟者兩生有言（指徐子與吳明卿）不可使于鱗不知南海有歐生是矣情也公實遺化（言梁公實早死）不見楨伯于今日則又不佞河山之感（言交情之久如山如河因楨伯而有感也）而願足下自愛不淺

## 報龔克懋二首

先別計已耳此寂寥獨奈何朝撫笑於一堂而夕現若於各天一有欲言誰其爲郢人質邪（郢見上）匆謂夙昔之驩呼爲局非數也入夏內屬備所爲疾（內屬妻子之屬）呻吟發屋久之乃定不佞不能一日千城又奈何今歲爲田彊作解事頗有獲倍諸老農家秫畝七石酒本是足琴書靜好杯勺之餘攜持小豚犬於膝上（曹操見孫權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故今人謙稱兒子曰豚犬）嘔啞

溺筒不知其不可也 克懋視予豈不 聖世一逸民之放達者乎八月聞 幸太學克懋觀光(易觀國之光)値茲曠典勉之必捷秋闈南海之羽出疆而後珍 勿謂猶吾鄉舉里選也殷少宰亦謂克懋廷試褎然爲不盡一等者之首以付天官藻鏡愈精矣

## 報龔克懋

許殷卿不可謂不知我至其知我而信我懋卿一人耳不佞十年田間如一日懋卿蓋嘗窺我豈有望意於世也起而應運數之會輒不自量以犬馬未塡溝壑(言未死也) 欲復作秦中故態以報舊好 倏去倏就三仕三巳如調世然 不爲造物所羈而行藏天游終焉高引以身寄之卽不佞不恤矣所卽命駕之浙 蓋爲當路所以處我者之地小觀後命徵夢卜云爾 除目如雨不佞乃在積薪(汲黯曰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則又不但尋常視之甚以爲

陽喬所謂無因至前 且然且疑將收將棄久斯玩玩斯至矣而後不佞得以絕類離羣矣諸來者又奈我何不佞雖於處以是爲豫待也此唯下悃非懋卿知我而信我者不使槩聞不佞乃今一以安焉興盡而返耳(王子猷欲見戴安道至中道興盡而返)

## 報魏司士

曩唯欲領公寵而延款門下覩昔關中之後驩焉一堂者時也則十年於此矣非劣乃叨今命用刀筆吏案牘自苦安得若我公擁九鼎演丹經服食爲樂乎

## 報周司士

不佞何幸公之臨是邦而理之也謂父毋孔邇(詩雖則如燬父毋孔邇) 顏色斯日承之耳奈何不夙戒焉而適館則車駕出謁矣至今怏怏唯緇衣之愛未致(鄭風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此好賢之詩也) 而其無能爲役所恃以臣不逮用錫貢省者未請也戀戀可知巳

## 與朱大司空

公旣保釐東土有甘棠遺蔭焉(詩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之也) 而尤急于愛

養人才不佞如某自廢之餘人難倡始公蓋謬以對菲疏之薦章爲羣公望使某有終不敢自棄之心以有 今命一顧之力豈其微也 不然中丞大夫所臨豈少諸賢且達焉者而某乃褎然在列此何能忘之既已薦之而又勸之令欒於行以終前誼必効之國豈但吐握之節哉 既建百世之利胼胝自慰 天下人才幸甚甚不勝私願矣



## 報劉少司馬

某不佞汗不至阿所好惟是 朝廷大計其在于今獨倭與虜耳自公一人左顧右眄身掃平而塡禦之南北倚重功蓋半天下焉豈其微哉寵光門下之士而某誦義無窮特也賜示諸疏扼腕狀之三復其文閎鄺深遠 老成謀國務出萬全所以動輒取効報可相聞其力由是也 創舉三章蓋慮或有異見則公之心可易言邪然已辭詳法具足服衆論加以夙望翕然

就盛則雖其愛莫助之 而識者固豫卜公泰山之安與 國偕休矣不佞自縻越在田野孔邇干城幸豪餘庇（詩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又奈何不忍一日擁彗之役吹噓及之 不恤自累其明於公卿間何以仰荅萬一於是也承命爲序拙陋無以奉大典藉候起居云爾唯左右笑而置焉



## 與王中丞

唯是我公遘 今上改元之會總持風裁綱紀維新之政著尊國體養一代作肅之體以中正大觀爲當朝重（易曰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天下翕然壯之也某外藩掾屬（言如外藩之屬吏）日嚴入 賀上謁西臺聽公臨飭（臨飭見送汝南太守序） 憲度耽耽職用儀庭爽然思戾至今念焉起居燕閒吐餔延納一郎溫厲故舊不遺亟承枉幸未及繼見已於事而竣矣（國語云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伏退也）某既以不待失辭

長者未謝不敏而公之手教且及其所爲欲私之者意盡閔如有不能盡德音可誦也某何以有此于公而薦寵下輩若是乎匆亦延攀海內得士自喜若所謂王大參兄弟者其人感非常之遇而効一藝承藉光靈亦自某始乎長君世胄高才異聞揚馬後賢屢澤交映擁之膝下足矣猶尚接引旁求以共永譽可不稱休休之臣哉

## 與劉按察

不佞起家田間得足下不以爲鄙數千里託僚友焉得足下不以爲疏則官聯事居聯舍也朝夕繼見輿寢相聞在跡已然而意獨繫之此無他創合易德新知易恩此不佞所感於足下者不啻平生之誼矣出攝于海時也日相存問使不佞置內顧而安焉（得無內顧）入賀之後選升命之俾良于行均勿論已（良善也）辱賜雄文張誦中堂日爲三復獎與過情見者儼然因爲不佞此行所借以爲重不在一參政而在大篇矣（大篇指賀文軸）則何幸而有是於公乎

## 與蔡按察

士有初若涼涼而馴至不厭不合則已合則久要焉者由是相與以成同心之誼焉者由是而見所謂善交也足下其人矣某不佞起家自糜陋無以信乎朋友唯公謬相推與一再晤言遂示肺腑舉觀所指果多戒心使不佞免於取戾也足下愛我哉於越萬里（於越卽越地今浙江也）於海上何必中國聖人矣（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三譯來朝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矣）公其有意乎不佞之分藩而守也不任大願公其有意乎

## 與殷按察

先是不佞之越在田間者十載矣自陋以不奉長者于浙之役趦且甚焉（歸去來辭云將進而趦且）則公實在此不佞可以故人自恃而得免於後之君子使少年輩勿疑焉稱甚大惠姑勿論已卽辟衆而言時事動見千里至今一如所料不以疏而諱之出腹心相示（子厚誌銘去握手出肺肝相示）令某得辱意氣之雅以是不鄙何以報之公蓋自給事禁中望日傾朝（望日卽所云依日月之末光謂近君也）其於出參外藩緒餘乃爾雖按院首剡（薦剡謂之薦剡以此公爲舉首）

按曰：自……破格待之，何以盡公而至以不佞廁諸長者之側，使謬附驥尾以爲某重，顧以累公坐損所不恤矣。平生長者而天從之願，形穢自忘（形穢見與宋按察書），則不佞雖僭，亦不失爲知所嚮往之效，敢不益勵以求比迹萬一也。入賀，捐餽既以方命不恭，兼復小嫌，仰遺矜念，使大愛不遂所施，淺哉。頼已竣委（所委任者已竣事），東還視老母，計春之任以謝諸惠。然公已江右秉憲矣，舊知政之政何以告新知政乎？然不佞似更中廢者，田間戀戀，奈何，惟長者憐之。



## 與李僉憲

公既按河南，百度就舉，而法不借權要，精明之氣，達以風生，古之眞御史矣（宋唐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眞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乃輙遷去，使不獲竟其所施。國家求賢，唯是其才，奈何卓有成効如公者，乃輙報罷，而單及遺逸，以誒未試之虛名。即世之見，或以軒輊（詩：戎車既安，如輊如軒。輊後重也，軒前重也），而秉憲一方，大監羣辟，亦自隱然一重臣，又奈公何。然上之諸臺使者，次之藩臬僚友，交委而互議，不能徑遂其所欲致者有之，則公之心良苦矣。不佞私竊窺之，公不言也。公固不言，而識不佞私竊窺之，是知已者益深。公蓋嘗不得於意，而相示以色，蓋謂與余爲同心，何必言矣。古蓋貴浮沉，即使精明之氣，蓄而爲渾涵之度，公豈不願之乎。雖西蜀在萬里外，含飴而弄幼子於掌上，亦復甚慰宦情（漢章帝欲封馬氏諸舅，明德太后報曰：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乃止）。尚記不佞叨轉時，惟公以謂廢十年而起家，五月以參藩矣，云遲也，愛我哉。即有冐進適重余過，亦弗願之矣。是役也，已於事而竣，東還視毋，恐夙昔自棄之念復萌，將遠高誼，不無望於賜示者，謹先候謝如此。



## 與宋僉憲

自山以東稱閭閈，渡江而宦遊者有人哉。遵海而南，開府甌越，以陳臬一面者，公邪（書云：汝陳時臬事。臬，法也。此云陳臬一面）。乃崔公分藩而守，境土相接，互以犬牙屏翰萬里（犬牙言其地交錯，如犬牙之相制也），郭公坐而爲保釐主。不佞勉承大邦之命，使得藉公與二君子重，庶幾無大戾乎。然卓績異政，既以疏聞，甌越當不能久借長者

吳興劇地何以教不佞使無瘝是職而貽（頗借寇一時／年十九之義）
間閑之累

報吳道鄉先生

某輩自以狂簡睹今之俗郡守不復致士（招延士類）而士
亦不復附焉每歎在昔及門之寵曠古一遇矣間闕
廣平盧公柎髀當朝（柎髀拍股骨也漢文帝柎髀思廉頗李牧）又未嘗不
稱述先生命世之才節鉞一方　國家何憂胡（北虜）也
此自時輩所雅推重先生者不啻其常耳乃前以法
家超異取忌羣流不盡所長萬夫失望何也（易云君子知微知彰萬夫之望）不佞某十年自廢業已削迹（絕迹不行也孔子削迹於衛即此意）
乃忽有此小草渡江（桓溫問謝安遠志何以又名小草安曰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引此言其復出也）日不忘作秦中故態歸返田廬（見前又報龔克懋書）
不自知其不可者獻歲走謁諸院且圖起居丈下
而使者儼然臨況矣（況賜也田蚡傳云將軍乃幸肯臨況親其）惟是長者
之請猶限于舍館之私（即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之意）而寵諭之
頒顧早慰乎摳承之願（摳衣而承教）爲甚幸乎伏讀寬錄
有如天日彼已飛塵笑而置之耳

（柎音府　髀音皮）（長知字下　長者上聲）（使上聲　況賜同）（摳音驅　摳衣此乃兩手摳衣而行）

與吳道鄉先生

念公不報之德未嘗不欲千里負擔一謁門下也顧
以薄羈畏人兩過函丈而不敢入（師席曰函丈函容也左右席間容一丈之地欲其解說之便）則官之爲俗物可知矣雖翁愛我意已
及此而示衆以譾劣之形不肖亦不能自逭其罪也
然旋復復以疾作未堪摳承（已見上篇）不獨薄羈之畏人
者抵省百冗愈增惰氣視昔十載偷安不能奮飛矣（衛詩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言恨不能如鳥之奮翼而飛去也）向見三長兄英才雅
質均之大器鳳穴之毛無弗五采桂林之幹動以千
霄（鳳毛五采干霄謂樹木高言有賢父又有賢子也）翁撫之膝下經學相難
畢聞互發家庭之美堂構之樂快何如也（書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言父作室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爲之堂基況肯爲之造屋乎引此言其子之賢能承父志而成堂構也）孫輩留神推哺餉以珍果（韓信曰解衣衣我推食哺我）
使預含飴之慈加于骨肉曷敢忘焉

（譾音剪　劣音劣入聲）（逭音換逃也）（長上聲）（難去聲相難也）（飴音宜　和餳也）

報王按察

不佞孤於中州秉憲之役（謂河南按察使）即雖不敏而所願
大賢相承以蓄積衍者未敢以泉毀怠焉顧何幸乃
辱故人如門下者乎喜愧交并不知其所自託矣兩
奉雄篇決決大風（季札聞齊樂曰決決乎大風也哉決決弘大之意）唯公高

（決音央　廣貌）

才覦此末役搦筆過之所願嗣音惠示時借顏色必不負䨥言之報也(鄒陽書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謬承查公推藉加以門下蔽愛郎鄙拙見以爲可耳(言志其鄙拙也)其在某蓋嘗内省豈堪一言入梓而累二長者哉查公手標清粹不逃賞鑒儻再卒業門下所就豈但此也時念不佞嚮往同之其爲友誼篤施高致君子之情尤爲銜遇其傾倒門下從可識矣許史註於疑口而心跡未雪得無不遺憐察否更旋附候不恤覼縷(音羅呂與覼縷同)

報徐僉憲

不肖孤積惡斯極無論不得朝夕君子以勸終役也即公所迎養伯父母大梁(河南)邸中者下車纔數日耳而先慈乃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溘奄忽之意)竟以不返悲騅懸絕能不重某隕越之悲猶幸推愛百爾賻贈愍然勞之得大事自効爲如貫之誼也(詩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言我與爾兄弟和如塤篪勢相共如物之相貫)何以敢忘

報徐僉憲

不佞孤之不託于長者也念屬是時出則奉僚友之驩入則稱慶于堂上爲樂不遑而諭相勞也蓋謂有人焉儼然在哀服之中(檀弓秦穆弔重耳曰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一日之雅苦塊依依(禮記父母之喪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註云苫草也塊土塊也以草爲藉以土塊枕頭正爲親在土故不忍寢於床)覵彼祖臨載道(祖送也臨弔哭也)寒暑懸易矣而下存不置何以得公于此乎性自厚德不敢不知已

報楊憲副

不肖孤乃於茲值先母之變也何賭而非其慘然者乎猶幸　朝廷之寵某得以階葬先母舉大事(言得以已之官階封贈其母而行塟祭)而尊親之至人子由以自解孰使孤起家秉憲以長我臬中(按察法司故謂之臬)非必傳公乎大德久不報而老母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豈其自意竟不能一日待便任之吉而須更供役以効積悃也(河南按察使越四月而太恭人卒于署)乃辱慰勞追及賻惠(賻助也助貨財曰賻助車馬曰賵所以助生送死副至意也)戚然動兄弟之誼天之不弔而公實愍之至爲廢禮徹樂以隆不歌之寵(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某何足有此即士風之所歸厚自隗始也(燕郭隗謂燕昭王曰君欲致士先從隗始)重難圖稱矣

報方憲副

某不佞自筮仕以至起家所厚諸僚友未嘗不聰然嚮往願締四海之好也。又之跡定必間得一長者如公焉而事之托不佞于大誼于浙之役如殷中丞一人入汴更公一人耳不已難乎而忘之顧不佞所嘗誦公德雖未出口而翁中丞近疏實獲我心（言得我心所同然也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則某向所事而托焉固知千載一日也。秋冬先慈大襄（襄成也大襄成其葬之大事也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深惟遙庇改歲病勩（勞也）方圖閧問而使既儼然下存既追祭河上又申賻里中以爲荒隴寵榮（賻註見報楊憲副書）不佞薄劣無以揄揚爲報乃勤稠疊如此自惟有以戚公初意而已矣曲士之懷不敢以遂其硜硜奈何然汗赧殊甚愈難稱答統祈憐炤

## 報傅僉憲

孤不佞州中之役乃得託夙夜之誼於長者也（即夙夜在公之）在陳之遇驩若平生三接之寵餅罍用罄（酒多）珍餕間出（多未）酒于欸洽（湎沉湎也）從者忘興矣至今未報而先慈變作奈之何哉荒迷失計乃辱悠恤（南荊之將其郤人知之歎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憂患也湫湫愁隘貌悠悠懸危貌）不遠千里遣使臨

祭董之腆儀彤弓大帛不一而足（彤弓朱弓也）其薄劣何敢有是於長者乎。

## 報歸德潘別駕

不佞孤業已遙慈所由以扶柩汔濟者（汔幾也言將濟未濟也易曰小狐汔濟此借用之）其大節也天實不弔（不弔閔也）而公匍匐於河上（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執紼用勩（紼說喪之索勩勞也）致兄弟之誼者故人乎覃賻臨奠惻然此心

## 報謝祥符

先毋之變倉卒暑伏（六月）纍纆之外計無所出乃謝長者誼爲棺槨遠莫致之則足下會車以載式遄其行（式用也遄速也言速於行無道路留滯之虞也詩曰以陟其穢式遄其行）俾不肖孤得以當大事於什九匍匐爲勩（勞也）賻則稠疊（賻賵見報楊憲副書）儼然臨焉爲我心惻（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維親不忘敢忘足下乎

## 報張肖甫

攺元之歲先妻襄事矣（襄事見報方憲副大襄註）　帝命尋下乃先太恭人捐餼珥而犒邸走也于浙之役蓋奉檄之情（漢張奉慕毛義名往候之府檄適志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徵辟皆

逖音剔遠也 酹音列去聲以酒祭地也 驟音受驟驟疾又行疾貌 間去聲

不至泰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矣也　渡江周旋元美子與二君子鼓足抵掌未嘗不念逖矣西土之人非滇則粵（敎詈?）（王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廣東稱古南越古百粵地雲南古為滇國）安得厚集禺會壇王帛旗鼓以快平生成説不朽某云論　凡六月自藩入　賀再晤二君子雄飲海岱之間相視飛動卽舉酒逢酹亦惟二三兄弟遥驟驟生色如從楚蜀起者元美得足下代固奇而所代復不佞豈不益奇所以不與黨乃二三兄弟翩翩維新之會耻且彙征因以自兆俾免間耳過此則雖元美乞骸之疏行

跳音條跳也 囈音藝寐中語也 勞去聲 稱去聲 樂音洛

豈爲遺憾哉在昔學士大夫擬拾聽説掩其不技如元美所謂跳而匿諸理者不自知病癈矣（言如病中與夢中説）（語皆蒙囈無分明也）卽輒據顯貴終豈謂此輩效也足下自負才氣不欲居吳徐二君子後是天之未喪斯文又何患乎心神不自致也引示恒嶽諸篇（恒嶽北嶽也在北京真定府定州）合轍迹元美此相爲代之效甚明矣先慈所棄不佞孤於汴中垂踰年者兄弟之誼不忘使奠僻勞備至寵錫大享某何以圖稱萬一於此昔所出宰而掖鑾臨之樂哉其尚良食

卷四　報張賁甫　四百?　集

蚤音秋 嚶音嬰 胄音紂 也 帑音?

## 報孫金吾

不佞蓋猶及見尊翁伯仲之盛（伯仲當是餘姚孫鋌等兄弟）則私竊念之大賢疊興當自難乎其爲後也乃足下高才益光復與璽從兄弟嚶鳴聯翩（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嚶鳥聲之和也）三朝一世家矣（三朝謂正德嘉靖隆慶世家者副都御史贈尚書孫燧子都督僉事堪尚寶卿墀南京禮部尚書陞堪子都督同知鈺陞子禮部侍郎鋌刑部侍郎鑨布政使錝太常少卿鑛鑨子進士如法墀子亦舉鄉試）直暇詠言（直者論直侍朝也）輒蒙不鄙洋洋大雅之音乎不佞何幸使聞之今安得其人爲而晤語一堂之上以是尚友焉未能也

辟音闢 柙音匣

## 與趙仲鳴

不佞雖今薄游乎計惟中逐使諸君子謂不佞初自三秦拂衣者（前已見）非敢爲矯也盧城一別遂遠聞問抵浙趨冗爲勞辟之柙鹿豈能一日而忘在野（謝安曰麋鹿之性終戀芳草卽此意）自知此態是關福德然而性定之矣可奈何歸思之方永也

## 報戚都督

維齊在昔蓋多名將云士之談境土之盛者至義尼父莫敢抵齒固矣（抵齒無敢齒而議也）猶之稱師旅焉亦無

卷四　報孫金吾　與趙仲鳴　四百?　林

敢抵齒於我穰苴孫子者也　然兩家區區在二國時獨以鮮燕罷晉西破楚耳　非若今之彊倭轉寇東南數省殆遍唯公建大旗鼓掃清海上大小百戰無不奇捷遂壯

皇朝之氣而遥制江廣使諸偏裨得賈餘勇塡盪潢池功不且半天下乎不佞實爲傍之想見其爲人也辱示新刻觀公行事所設施者閎廓深遠



不佞雖未能竟其義恐即司馬法十三篇不能過也　足下起閭伍之中而弱冠登壇海上之役籌策既明矣　是書也政自論其行事所施設者尤非懸度　此何以讓穰苴孫子哉竊聞綏優　蓋在吉甫宴喜之秋　與汪中丞雅歌相和

而王元美雄才篇章交映是爲質有其文武焉如不佞越在田間惟公重望錫我桑梓既已竊幸何乃亦徧下存用須雝瑱而汪屬如此

又

不佞有浙之役則我公聲洽于海上古方叔之壯猷無過焉　未嘗不翹然願一望見顏色矣詎意假道還朝披覩長者驩如平生不常欵接謬辱清裁愈益贍注不佞至自拜表則公之美譽盈庭英實四達秋云高矣滇南宴然



近年以來其在于今羽檄交馳之時也獨非大將邪何公之先聲乃如此詩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公威蠻荆而玁狁來威

聖天子在上簡書非常之遇乃公輒試輒効以釋

聖天子北顧之憂而使邊陲被安堵之慶厥功茂矣不佞與里閈之榮施獲再望見顏色不勝大願無已則有閒問起居焉唯是珍攝膺寵以副凱旋燕喜之祉

## 報劉都督

始以前汛（見前與汪正叔虞部書）覘海，奉接顏色，乃茲畢役矣。契闊何如。唯是威望素崇，振及萬里，不遺一矢，海波宴然（即海不揚波意。見與蔡按察書），厥功大哉。東道之便，不佞敬勞將軍，即雖冗僚，安枕是賴，用感述焉。向再辱諭，欲以二鹿見餉，已知麾下士驩，馬騰暇而校獵，豫卜畢役無形之勝，用賈餘勇，今幸割鮮以犒從者，即若不佞謹致單醪云爾。新茶一觔，上充雅歠之清賞，以効別悰。凱旋奐有嗣請，不次。

（勞去聲　已音以　賈音古　觔音斤）



## 又

日過朱司空，抵掌談足下，今之大將也，惜乎置之海濱，而令勇無所施，徒以距踊超騰（即投石超距之意）日饗士爲樂耳。此公平生愛才，一時知名無不延納，今已入補，當爲足下游揚推轂無疑，猶曰其知人益可徵也。向得戚將軍書，言邊事掣肘，足下寧願之乎（掣肘見前送河南按察副使王元美序）。長君諸郎日玩膝下，二夫人與諸佳麗歌舞飲帳中，何如不佞磬折貴人門也（磬折，俯伏曲躬之狀）。

（將去聲　踊音勇　樂音洛　已音以　長上聲　磬音慶）

## 報李參將

詩有之，剛亦不吐，則公之拒伊庚人也，仲山甫之爲德焉（詩：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茹，納也；吐，吞也。皆言仲山甫不茹柔故不侮鰥寡，不吐剛故不畏强禦）。不肖孤扼腕言天下士，願交驩公久矣，在陳傾蓋，雅意一時，至今未忘，念不可報。先慈見背矣，方愧大梁署中猶尚淺乎其爲緇衣之愛也（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而作緇衣之詩，故記曰好賢如緇衣），未敢訃聞，而使者追及于曹，致賻惠焉（致貨財助喪曰賻），何以有此於長者乎。

（訃音付，告喪也　賻音付　喪平聲）

## 與黎都司

貽我來牟（句見周頌。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言天遺我民以來牟之種，以養斯民也），公蓋自淮徐千里而近矣，酌言嘗之（詩：君子有酒，酌言嘗之），乃沾汗如身在故鄉者，非投醪之惠耶（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有饋一簞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水，而三軍思爲之死，非滋味及之也），至今念之。與其矜南之奇也，寧北而俾處斯，又不佞託於長者哉。

（醪音勞，汁滓酒也）



## 報内黄王令

天縱之才，辟之飛黃（良馬）、結綠（良玉），其步驟符采，人盡奇之，不必卞（和，識玉）、樂（伯樂，識馬）矣。不佞承乏關中，得足下於髫齡（垂髫之年），蓋適遇之耳。自我不見，誰其舍諸，而敢貪

（辟音譬　樂音洛　髫音條，小兒垂髮也）

鑒裁即明於鑒別人才之意 此即其厚於而得其仁民之譽又即其政績之優爲得其秩文之優

天功爲已力乎（漢書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功以爲已力乎）況復不數年而舉進士出宰百里（光武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由是以躋崇揚烈載錫之光爲不佞重（皇矣詩云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載亦則也錫與也言王季既受太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益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使得以藉多賢蒙鑒裁之稱者哉輒辱存問是明不鄙雖足下性自篤誼然即所不遺故舊而加意百姓以爲百里父毋者可因識其循良之績矣既以緒餘成政（老子其緒餘以爲國家）而游息於藝文以嗣家學矣但仕優則然也近會王元美備述足下爲屬吏之最者狀云三郡一令矣此公少推與而獨極口足下也

## 與劉希皐

樂音洛 婆娑音和校

十年家居稱貸瑣屑不計子錢（子錢謂利息也）用濟屢空贍及病友方欲立逸老之會以樂（白居易致仕家居結香山社作逸老會）而高臥不堅復此婆娑（舞者之容此借言其勞瘁也）甚愧夙心矣

## 報鄧令

墉音庸 郵音尤 已音以

蓋既按餘姚夾江而城崇墉言言（句見皇矣詩墉城也言言高大貌）以爲壯哉縣也令非其人不可焉乃賢奉調郵亭則不佞察其氣已足以勝之矣册中數語更與所圖上



[illegible]音[illegible] 塡鎮同 將去聲 募音慕 叶音協

方畧相脗合俊傑之識匪爽也（諸葛公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八章條達老成謀國異日足下撫塡一臺以衆遐邇大體具是矣其優主將以重事權有非新進左武自尊之淺見（左武輕武將也）而存召募以固士志尤當今預防未然之遠慮所以懸絕乎潛奪行伍以苟目前節用之徼名者自知未叶羣議而不以嫌爲解諸子所不及也古人登常山而得符於代者則凡以躬閱視而使大勢在我耳（趙簡子知無恤賢又欲試之乃召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無恤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無恤果賢立爲太子）賢不由是哉錄致諸編畫列明楷裝輯整辭甚盛心矣外音韻六書數種仍希終惠不任望蜀之意云（光武曰人苦不足既得隴復望蜀）

由猶同

## 與張少坤

稱去聲 與去聲

人言不佞不難於不出而難於出其然乎皇天子過意病臣無以答稱寵命此其出而自嘗所由以見乎不出之類者備是矣初尚以鄗曼容薄游自喜乃復渡江輿盡力勉遁思（詩愼爾優游勉爾遁思愼者勿過也勉者毋決也遁思去意也此以賢者欲去不可留故言其不可過於優游決於去意而終不我顧也）抵浙

奔謁無暇起居失次深愧高臥之不堅丁躬自瘁夫何尤焉（丁當也當我之身而自取勞瘁將誰尤也詩耗斁下土寧丁我躬）郊別馳戀不任長者十年跫然之愛圖報無時耳（莊子去國十年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

長上聲　跫音空蹋聲也

## 與吳明卿書

明卿無恙其比歲伏枕之日半之既已拂衣業杜門一切謝絶客蕭然若未嘗有世上人者今彌年矣獨王生時時來不佞不得已強起爲袒既相醉耳（衣袒郎疏）足亦可相對飲酒無俗氣也春來殊憶明卿廢幾握手河山之間時事不必言卽未嘗不已如言者大率吾二人不如元美輩爲能太骯髒於俗態而已（骯髒高亢好直之貌後漢趙壹曰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言佞媚者親而好直者反見棄也）咄咄明卿奈何不忍一日之不宴而偃蹇自遠重令放爲豈所謂焉往而不三黜卽三黜又奈明卿何

恙音様憂也病也又恙虫善食人心故勞問者皆云無恙　跣音獮跣足也書曰若跣弗視地　骯髒音康莊平上聲　咄音掇驚怪之聲　焉音煙

## 與宗子相書

不佞近奏績書（郞考滿冊）當已見報唯足下左右之一老吏安能爲乎秋風且至東望愀然龍也奉職無狀大旱之後木蝗薦至雖其卧一日爲多（漢武帝出汲黯爲淮陽太守黯不欲行帝曰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方且首鼠牽於腐儒之見（漢田蚡怒韓安國曰何爲首鼠兩端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兩端一進一退也）不欲爲苟去以萬一人之憐我不已迂哉（萬一謂希冀其萬分中有一分也）向所示徐君云云者非敢自視大異不欲輒奪足下之愛夭者慊慊爲難爾今所有陳情乞骸骨而已（晉李密上陳情表乞歸養親漢宣帝時丞相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謂乞致仕也）仕宦四十郡守頭顱可知（謝永嘉日三十作郡頭顱可知遂棄官歸）三年不調意同於乘奈何躓躓無所取材差強足下又何恤焉

已音以下同　愀音秋色變也又音悄　差平聲　恤與卹同

## 又

元美來亟謂子相出遇都門之外信宿而去蕭然各有江湖之氣也壯哉（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在劉表坐上備與表論天下人物許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昔見元龍無客主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備曰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元龍何緣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表大笑）一日治州太守奉職無似囹圄空虛（言獄無囚人也）（囹圄秦獄名）讀十日爲布衣之飲（秦昭王與平原君爲布衣交及卽位欲與平原君爲十日之飲此言一日理詞訟十日飲酒）齋閣海內旁若無人郡城之樓不下百尺西望太行東望漳水北眺神京一瞬千里歸復雷雨乃歌黃榆諸篇以敵其勢則響振大陸秋色漂

囹圄音冷語　行音杭太行山名　眺音跳　漂飄同

颯頹乎沈醉遂極千載品物五子於中原右宗左徐泉吳郎之去國悼梁生之不祿不祿死曰不祿是時也曾皙牧皮爲未狂他豈暇論哉月晦與盡驪駒在道驪馬深黑色駒二歲馬也驪駒逸詩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握手洺水之上黯淡不語某雖僻惰旋亦自失也

颯頹音馺潰墜烈聲也 頹醉挽山壽言裕叔夜之醉也如玉山之將頹 驪駒音離居 洺音名水名也

## 與余德甫書

豈其然乎余聞之足下有毀傷新木之警蓋室被火也何天重困吾黨也不佞不淑乃歲七月爲駒也毋者竟以不起徐恭人生駒是歲卒句法本檀弓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毋匍匐裏事爲僂已極不佞魯之狂士一旦儼然衰服驅之人禮之中杜門十年忽賭弔客會葬僕僕四覗如處女闔戶矣見人則走乃知莊叟鼓缶亦哀吾生之常勤耳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亦甚乎莊子曰人且偃然寢於巨室我噭噭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郭使君古之遺愛鄭子產卒孔子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郡百姓之視其去如免赤子於懷至乃有此豈獲乎上它有道邪即仕宦之難何恨德甫之不理愈白矣不理即不理於口白元美杪秋得請使寄白芧今以館足下爲外律奉憶敢并及之閒者殊闊勉之嗣音

匍匐音蒲白 僂音敗 闔音盍闔戶閉其門也 缶音否莊子作盆缶瓦器耳 它他字 杪音妙木末辨明也又謂秋末也



## 與余德甫

自爲報閩中且三數載不得聞問契闊可知契闊隔遠之意詩死生契闊王中舍至始得足下不理於口狀而素產蕭索將若不能俯仰意殊不甚三夜大篇戞然無一凡語乃知足下自有所事不著常情即所可欲不遑暇顧今亡論足下心跡山川匆舍行將夙夜即出是罷之立言當世作不朽一大業無不可者豈其於龍尼此百六漢書音義曰一元之中有九阨陽阨五陰阨四陽爲旱陰爲水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有百六之會遂爾蕩然進退維谷必不然矣進退維谷亦言窮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而後乃今二三兄弟千里比肩守望相助德音不患不孔膠耳音孔膠某七年杜門於此何嘗坐自悶而令色萎黃唯是德甫稱同調哉自愛自愛江上雜咏吐哈老莊擁帙閒居超然人道足下庚幾無疾病何媮快至此極也

契音結 戞音轄上 著音著 亡音無 萎音威又音委 哈音歛以口歛舒也 媮音偸又音偷

## 與許殷卿

小豚犬老夫爾耳乃辱褓佩之寵愛我哉松霞之祥又何可當唯是日夜祝諸姬安得就館就館謂就舍而生產也爲足下更產一男子使豚犬在兄弟行益延世講乎

褓音保

河嶽之英取用弘多矣向謂李伯承忌不與我爲天門日觀之游今則果然元美亦未至魚疏之惠姑領俠之襲生書生勢自依依不失爲故足下何慮焉卒恐上書之念未已不廿一貧博士奈何近數過我手談相命不及時事豈不佞因而學之邪新篇殊覺適工神明垂應但足下彡悟求似即止不肯由所不似以致其似爲遠有所隔乎正甫方獲主器（易曰）佲閒政不寧賀者在堂弔者在門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與許殿卿

不佞適讀膚章知足下以其人相爲力不淺也不然豈其自棄十年于茲公朝大舉諫臣斷斷不佞如某一抱臬吏者滿天下（臬法也按察司謂之臬臺）獨安得濫與二十人之列必不然矣

# 附錄

## 贈李于鱗視關中學政序　王世貞

今皇帝創禮樂褒經術徵諸公卿侍從之臣潤色鴻業日相與賡（續也）歌乎盛矣而獨濟南李攀龍于鱗其文章高天下以遠故厭廢爲外臣不得與從事于鱗爲順德守滿考比二千石自如而是時吳郡王世貞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上之三十又五年于鱗乃始遷按察副使奉　璽書乘傳以條課秦博士子弟而世貞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爲文貽于鱗云（此叙于鱗視學政所由）秦封自非子（秦始祖）而孝公幾祀矣猶不得接冠帶盟非以俗寖故然耶至於小戎（此襄公伐西戎從役者之家人婦誇軍容之盛而致其思念之詩）黃鳥（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國人哀而賦此）蒹葭（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蒹葭蘆也）諸篇抑何其深文婉致也齊魯衛鄭其君子倚於辭相矜尚鉅麗矣乃見黜於仲尼而錄秦誓也說者謂豐鎬之間周之遺教漸焉秦王吞誅大雄首采李丞相（斯）言焚詩書尊法吏天下顉（音頓不休息貌）然而吏是師所存者醫藥卜筮種樹家言耳更覩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爾文

西漢都關中上言一時文盛不但關中

秦漢不重文而文反高今日重文而文反卑令人含之傷意

也無乃陽棄而陰工之耶（此序秦文猶有可觀）漢興治馬上以（馬上取天下亦欲以馬上治之）而自栢梁以來（武帝起栢梁臺）詞賦稱西京無偶者賈誼司馬相如子長吳丘壽王褒雄諸大夫東西南北人也則豈其秦土風是競七葉而後其衰也甚矣其不振於文也則亦豈惟秦（此言文衰不獨秦然）於乎天子非有挾書之禁困關六經而道路子史矣未央（宮名）馺娑（殿名）井幹（漢武帝立井幹樓高五十丈）之尾猶一二存者寧無先人語遺也千餘年來二華遠踞終南太乙高蟠而捕天欲灃吐滈不削其舊獨以百二之險（師古曰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士馬之富下瞰山東而已（此言秦地徒有其險）然吾聞孝廟時北地有李獻吉者一旦爲古文辭而關中士人雲合景附馳騁張揭（張揭即揭竿爲旗）蓋庶幾曩古焉父老言故相楊文襄公寔爲之師倡之獻吉諸君子時時慕稱楊公不衰也彼所謂師者訓詁割裂食宋氏之遺尚不能舉二戴何鄭以博甲乙第則可即諸君子獻吉一二而外亦豪舉耳烏在其能倡也（此段言獻吉之外亦未爲能倡）雖然千餘年來磅礴鬱積氣不得決楊公亦小振之亦難能哉（此一轉言楊公亦人所難能）于鱗

言山川遼遠之氣不產人文徒以險稱耳

彼美于鱗而先舉不能倡者最得抑揚法



爲文宗而令人思奮當何如

之爲順德視右扶風部貴人毛束以吏事且於文非職即有所著作重自閟不出而西河之濱跂響而思奮者比比今上以秦故選于鱗非少于鱗有所不足葢以秦山川令自致其造而已也語曰順風而呼不加長而應者衆言自上易也詩不云乎如壎（塤）如篪（池）如璋如珪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壎篪唱和璋判而珪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于鱗其有以牖秦哉世貞採秦風而得小戎諸篇也刪書而取可以誓者知其爲于鱗功矣（此段賦于鱗有以牖秦）

上選于鱗欲以古文辭造秦鱗以牖字得體

東譜宗旨

湯賓尹曰關中故秦地秦不與中國之盟舊矣及始皇并有天下焚書坑儒士不師古而吏是師然其碑制與金石銘猶然文也奈何至今日第以百二之險士馬之富下瞰山東已哉是在有以倡之獻吉能爲倡而未必有其柄今之假于鱗以柄也其大有造於秦已夫

## 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王世貞

歷下有李生者，治毛氏詩，釋褐尚書刑部郎。李生能為古文辭，奇士也，與予好，坐燕間語及已曩所以貧狀，與太夫人事，未嘗不欷歔（音速。歔，啼也）涕下也。李生之言曰：其也九歲而背先君子，二弟方呱呱（呱呱，泣聲也。虞書云：啓呱呱而泣）。蓋是時先君子先已娶有子云。太夫人為後室，而祖母楊老而昵前子，懼其童長產嘗瓜分以薄，而覩我太夫人之易欺也。我太夫人日夜抱諸孤泣曰：天乎，吾乃愛旦夕命哉，即二三子之胥顛躓無以報地下。於是自誓家束，不一問戶外事，而侍祖母楊益共謹如新婦時。蓋八年，楊殁（古歿字），而前子以昵故稍蕩其業，益恨有其童也。太夫人重嘆泣曰：天乎，其終恐絕李氏哉。乃廢著出僦金田，可粥者二十，租踰年僅十，租而又坐貸息，故廢著徙僦學舍旁，貧益甚。於是乃漸長，稍稍取遺書讀之。太夫人躬力作女紅洴澼（音劈）絖（音纊。洴澼，打洗也。絖，絮也。言為人洗絮度日。此二字出莊子），二弱弟則為人傭保給之。蓋女子更命併日食也（此序始貧時太夫人能見其大）。日余謬從有司，薦乙巳之歲，請告歸故里中，具冠服率二弟拜堂下，置酒，願得奉頃刻懽太夫人。顧愀然不樂，罷酒久之，乃念先君子與貧時。爾余聞李生言而悲之，且私以識太夫人礪節和行，順拂而甘苦，可丈夫氣焉（此序太夫人貴而念其貧）。亡何，生復來謂余曰：太夫人今五十而加七，誕辰近矣，其謂鮮所當意者，而得子之一言為壽，何如？余曰：子之壽太夫人也，將盛冠服耶？曰：然。致水陸旨甘脩髓耶？曰：然。力未悉率若婦二弟、聚諸孫列前後耶？曰：然。然則太夫人亦若乙巳之愀然不歡（此言據自前之貴以壽太夫人，太夫人亦不樂）。李生色恐不復對。曰：無恐也。子曩昔第而歸，亡自樹見太夫人，思懼予之沃而志瘠也，佚易思也，故戚戚夫謂為子戚耳（此又言前日之愀然念其子，以恢前貧懼其志瘠易思而戚）。于距今服官恪砥行誼，而博古善文辭，脩先君子業而廓大之，太夫人庸戚耶？且太夫人賢者也，其不以人情病人理固夫（此段言勉之而）。於是李生色少鮮，而予又前告之曰：未既也，子盍益勉焉。子之造與太夫人之壽日進，高明融顯，海內稱李母與孟母並，毋論河東氏焉。予歲得文壽之，不然，而予亦且更高產更厚，歲時伏臘窮數道

力(窮數追之力以爲壽)考鍾鼓(擊鐘鼓於堂)行玉(行有玉佩聲)曳紫縣
官俯謁如家人禮爲壽而太夫人愀然自若也子以
爲孝乎哉李生悚然起拜歸而語太夫人太夫人曰
善



## 贈李于鱗序

王元美

海內稱文章家不相下更齮齕(音倚紇皆齧也田儋傳齮齕用事者)勝
已者此其常云日(也前日)吾之使而南也于鱗辱之言
計于鱗所許亡過北地李生矣(陝西慶陽府漢爲北地郡李生獻吉也)
〔言于鱗首空同仲默昌穀〕其次爲仲默又次昌穀而其微詞多譏切某郡某郡
〔而退晉江毘陵二君子〕二君子(晉江王道思毘陵唐應德)二君子固蟄伏林野其聲方揎
柄所褒誅足浮沉天下士而其徒某某諸貴人日相
與尊明其道引繩批根(言有小人共排退之勿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
〔此言于鱗豪切處也〕生乎鼎之後棄之者而一旦覩于鱗所非是寧不
側目慳且指詈哉(此段言世人詈于鱗)吾歸不能持于鱗言示
〔于鱗文奇兒驟讀者不能終句〕人卽示人而讀者不能句若爰居之駭鐘鼓(有海鳥曰爰居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三日死)未
有卒其亂者(亂如關雎之亂)卽有能讀一二語而二君子之
聲固已中人膏肓(膏乃心上鬲下之處)而易其視聽將無難于
〔千古獨喻語是公知于鱗處〕鱗哉(此段言于鱗爲世所共難)嗟乎吾以爲千古所獨喻者此耳
子不能得之於父佗者無以奪而恩者無以致其效
且使所爲爭者必欲求勝而驅相易則可不然蓬累
而行乎宇宙之間洸洋自恣適已並足而又何難焉

言晨言于鱗焉二古所獨於人人各自適而不必難于鱗 夫于鱗之不勝二君子固當仲默沾沾氣弗克充志所長詩耳昌穀脩靡麗弱不習古文辭北地生習古文辭而自張大語錯出不雅馴二君子畢畢成章也度北地生諸公才未易當于鱗而于鱗名位皆貌少足以動人鄙語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又云利令智昏世澗希心好問一趨于鱗不女于鱗固無論遂如于鱗而睹其所鼓動而傳響寥寥如也又焉易其利二子者乎吾聞之君子不得志于今則欲信之後之心言指學者 既不得志於今庸真後哉則又欲徵之古所謂古者獨其言在耳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奈之何其持而勝之此段言于鱗不勝二君子者以二君子易學于鱗難學故利令智昏而卒難于鱗也 吾復游京師屬于鱗已出守順德吳興蔡某從西來過于鱗而論文其者故二君子友也其所持議與識亡以長于鱗則謂吾李守文大小出司馬氏司馬氏不六經隸人乎哉言司馬氏徒為六經隸役也 士於文當根極理道亡所蹈奈何委曲逐事變模寫相後也正見其為隸人也 吾笑不答嗚呼古之為辭者理苞塞不喻假之辭托辭以明理 今之為辭者辭不勝

當題各當而言二君子中見成就見不足歷歷言以人聽所鼓動而僕嚮者實自是群趨二君子知爭利然

信之後徵之古是千古獨喻處

蔡子謂于鱗文只模寫司馬氏不免爲六經隸役



跳而匿諸理假理以文辭 六經固理區數也言為理所聚 已盡理已盡 不復措語矣繇秦漢而下二千年事之變何可窮也代不乏司馬氏司馬文傳于世代代不乏 當令人舉遺編而躍如胡至今竟泯泯哉言司馬文人亦不易識 蔡子而稱六經具在則理具在 又寧作録中語喋喋而佔佔繁固奚當也世之文行者曰碑誌序記論辨固皆史變體也胃其名不睹音署日初出光明也 所繇苦而要之理亦宛矣此段言司馬文不易識必欲言理則可六經在不睹人文而要之理非也然李于鱗文其可必哉 或更謂如君言于鱗誠文人文人者易事自喜宜不稱為守令諸生相聚而訾易太史氏者非貨殖游俠耶乃其辨風俗要塞纖悉其民人羯音結羠音夷閹羊羠羊 與物土膏瘠所宜否介若指掌然令他書生局行人間白首奚暨明也而班氏稍能審於文叙循吏所以狀委致如其自叙亡憾此豈齷齪工紙上言者以人所不能明者而班氏稍能明之則太史氏亦不可輕訾 漢時君臣少用之為羣國守相彼其所因利巧中肯出吳公吳公治平天下第一 趙廣漢張敞 下哉天地之精英發之於文章而粗跡及政事亡二也應文人者易事自喜宜不稱為守句 子何以一時政事在一時 而驕吾千萬年文章傳之

可為太史公知己

文章吏治俱從司馬生議論

根極之論

吾故舉之遺于鱗即二君子之徒移自吾儕日於吾千萬年吾且卄之矣（此段言于鱗長於文與事乃其餘事）



# 李于鱗先生傳

王元美

（弇州與滄溟最善故其敘事皆據實而敘中間文法變幻詞法聯綿俱見作手高出晉漢之上）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故其爲于鱗獨著（此段原于鱗名之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爲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昔李邠母夢日入懷而生邠聰明異俊爲世大儒）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寡居惟與影相弔）且絣纑（紡績練麻也）不足以資修脯而自其挾册請益塾師爲之避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今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髫（垂髮）齓（毀齒曰齓）交晉江王愼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詁學間倒弁（冠不正也）而哦若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此段言爲博士時已）以古文辭自任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父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儁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獨居曹無事

内外此法敘成之也讙謂狂士爲無用哉　于鱗意不可一世學故取古名家言如尙書以後莊左班馬諸編無不爲之摘摭裁割以求合于前人之作而務闘勝見者反駭其好尙信乎陽春寡和之調只可爲知音者道耳

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
姑其役役者耳（史曰鐵中錚錚鏞中役役役言凡庸之人稱爲勝者）不以規
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尙書莊左氏
檀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摭（音執）
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
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
而服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
與尊賞者相半（世既叙其服官之初古文已著）而至於有韻之文則
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



建安以後諸公指曹子建陸士衡江文通鮑明遠十才名雖殊然彼其偏而于鱗收其全以見所謂敵之

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
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于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
得而爲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于筆端而
不見迹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
爲異亡論建安（漢獻帝年號）而後諸公有不備之調于鱗
以全收之即其偏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
爲王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廟守
文法無害而其文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
鱗藉藉公卿間（聲名藉甚公卿間也）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貴

富貴權于鱗

不爲名計出暑一嬴馬蹩躠（勉强而行也）歸杜門手一編
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
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畜之爲
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言則
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最

此段見于鱗號莊自委不欲株守一官故僕僕卑折于大人前非其素所堪

號公平柄臣子（嵩）之臣衛邊帥不通賄于以法欲置之
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立名致大將俄出守
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逆道事嚴
客莽（[illegible]于鱗即今之[illegible]音[illegible]小拜也淳于髡傳云[illegible]）



計獨是其類顯示歎服之也

帣韝（酒于前帣韝四字總是形容局曲奉承之狀）跽上有之色而進之則僕有
所不能晨興坐堂皇指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
爲興除脫若承蜩矣（莊子云痀僂丈人承蜩猶掇之也）于鱗之守順
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
之見也奏記（漢書曰時有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多古文
辭語爲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高自洗濯勤
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薦亡慮數十

前輩[illegible]至[illegible]也督牧其堂[illegible]

牒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丞相御史）以故得請白瑜志嘗錄
馬牧地歪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偷成

卒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承王傳於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方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關前後無得之量使者毋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栽桑浮于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題之滿三載贈郎寶如子鱗官毋張爲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辭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



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排衣東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爲特請予告（告者休歸之名）（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洗所當得也）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搆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山名）西揖鮑山曰宅無所溷（亂也）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旄屛息巷左納履錯於戶柰于鱗高枕何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

從靡閒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間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爲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啞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孔融）小兒楊德祖（楊脩也此二句乃禰衡之言禰衡與副善常對操稱之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也）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雁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伺于鱗閒迫起之爲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弇州與滄溟善敘事皆據實而談中間文法變幻俱見作手）會今上初大徵召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



嘗視海道冡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參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推亢爲和圜方互見其容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厭其遺要之創獲之語根極象表者不虛負也哉或謂其聲華不暢實位不配望

壽不竟志以爲恨夫漆園莊周玄亭邵康節杜門著書班固而生寥寥者豈一于鱗也哉藉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爲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鮮先嗚呼何恨哉

陳眉公曰元美與于鱗善亦心相許也于鱗亦云當元美見予時於稠人廣衆之中心知其爲予故其創獲之語尋觧人不得獨元美能觧之至今人亦知有于鱗先生者寧非其身雖死自有不死者存耶

李滄溟集選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李攀龍撰宋光庭所選光庭莆田人始末未詳王李二家皆以詩擅長文則不逮詩遠甚攀龍之文尤不逮王世貞光庭乃獨選其文可謂不善持擇矣每卷之首皆題曰補註李滄溟集而書實無註亦不可解